藏外道書

2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

第二册

李一七

北京圖書館藏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第二冊古佚道書及老莊注釋類目録

南華真經副墨	三
南華真經注疏	三〇三
南華真經評注	四九九
藥地炮莊	六七一

南華真經副墨

南華真經副墨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著

南華副墨序 一

南華者道德經已廼復測南華南華兼者道德經之註疏也其說建之以常無眚而出為於不為以破天下之貪執去太聖遠道德為後仁一而為也義可虧也見素抱朴少思寡欲淡寞而天下治矣且夫至人可為也物歆於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得已若乃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則乎於道也幾乎古之至人守宗保始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世出之法莫不緣此所謂以其生生治身而出於佐著適以滋毒而戕人善攝生者不輕試以妄之藥故曰上德

南華副墨序 二

不德上之風微儒墨並起各持其似以相是非上仁義崇聖智而首亂之民愛竊之以嘻天下二以故識去病焉以為先疾而施劑則是參乎纤餘以理天下蒸益自几濛以逮義軒莫不通於道而合於虛退仁義而賓禮樂明於本度係於末

數理之所以窮也性之所以盡也
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謂之大道
迄此古謂之俗學若乃斷言語絕
名相混混溟涬泯泯芒芒汎迴出思議之表
則竺乾先生譚之西方未始相離
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嘗謂震旦之

肴南華竺西之貝典也貝典專譚
實相而此則兼之命宗鑒妙竅同
玄實大乘之秘旨學二氏者烏
可以不讀南華兼緣督守中則衛生
之經也地文天壤則止觀之淵也
藏神守氣則食母之學也忘言

絕慮則揔持之要也有情肴信
則重玄之秘也無實苦虛則實
相之理也曰是則同之陋也忘
汞則苦相之宗也生死一條亦不
可一头則解脫之門也若乃采屯
文擷藝圃之華資其辯給懸河

之口貯採觚擇塵之倫又多取焉
嗚呼文字上起唐虞以逮鄒魯
稱性之譚精絕閎肆孰逾南華
矣亦其矢口寓言三反而若反從心
曼衍廢而中權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則惠施呿口公龍

稽吾季真揚子之淫又烏孤測其涯涘哉昔人郭象首註此經點畫支離多涉夢語儒齋口義頗稱疏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多是知千慮一失玉笑知從不死免高賜启予曰非助余仲尼犬

聖不妄望于人、而況其散寫于星霜欵寘聞素無前識而二先之則星乎與叟均之不白於天下矣

令卒業游歷江海佩之實囊三易歲乃脫草嗚呼拙道熟則庖丁之目全牛察認真吗九皋之埠無留良千載勿下知莊叟于誰欣若謂侮聖畔道言大而無當萬曆戊寅四月望日

重刻批點南華眞經法
標題
主意
冒祭 ○
精粹 ○○○○
段絡 —

南華眞經音叶
從四聲等韻參訂玉篇直音暨唐陸德明

南華經批點

音義隨註於本文之下以便誦讀有不可以字叶者但云某平某上因其字而調之則其音自出

南華眞經字畫
準諸家古本校以洪武正韻一字一畫毫不訛賸而其書法則宗顏魯公取其莊重古雅以見刻之不苟云

南華眞經篇目
虛字集卷之一上
內篇
逍遙遊第一
虛字集卷之一下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靜字集卷之二上

南華經篇目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卷之二下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恬字集卷之三上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卷之三下
天地第十二
澹字集卷之四上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南華經篇目

澹字集卷之四下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寂字集卷之五上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寂字集卷之五下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寞字集卷之六上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寞字集卷之六下

南華經篇目

則陽第二十五
無字集卷之七上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卷之七下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爲字集卷之八上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爲字集卷之八下
天下第三十三

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篇卷既不同而世代遼遠不復得見古人之全書姑準郭

本定爲三十三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亦從其贋入云

讀南華眞經雜說

南華經分明是道德經註疏欲讀南華先須讀道德經大要識其立言宗旨是經篇章雖多闔闢鼓舞一意貫串但其言突兀驚人其詆侮聖賢正如禪宗中喝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了貴在天下太平此中深意如何理會識者謂其深報佛恩於此悟入然後許讀此

南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爲氣習所使縱橫跌宕奇氣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王意如公孫龍惠子之說讀者但見其恣口橫說以爲漫漾無當却不知一字一義祖述道德却如公孫大娘舞劒左右揮霍皆合草書熟於道德者始可以讀南華

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別是一種却不可與菽

粟同味者然使竝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今儒者見其突兀以爲非聖之書掩卷廢之殊可惜也

南華文字中有平易可解者有艱澁不可致詰者讀者但當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詰其所不可詰乃爲得之若一一爲之曲說非惟支離破碎不得其旨而我會文艱澁之機熟抽毫臨紙忽焉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此害事之

南華經雜說　二

不淺者正如禪宗中謂鹽可食却不許汝滿口食也

南華宗旨不二法門也但見有名相分別心便不喜以爲竅鑿渾沌其詆侮聖賢正如司馬公謂好箇僕被蘇學士教壞了也

一部南華經止有三等說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者意在於此寄言於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言也寓言如大鵬社樹之類重言如稱引黃帝堯舜仲尼顏子之類卮言者舊說有味之言可以飲人看來只是卮酒閒漫衍之說寓言意在言外卮言味在言內重言徵在言先

南華經雜說　三

道德言爲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逍遙遊却如此放曠閒適蓋老子說心小莊子說心空心小是工夫心空是體段逍遙遊說生物之以息相吹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以息相吹分明是自老子天地之問其猶橐籥乎化來

南華經皆自廣大胸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俗而論正而若反讀南華者先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習見參之于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獨以其文也

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有真見未可輕議儒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此

一邊說也莊子所謂且也相與吾之耳已詎
惡知吾之所謂吾之乎
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亦謂之曰
可當時有此一段學問却是二氏了生死脫
輪廻宗旨莊子說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一夫
雄入於九軍佛言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便是
演說金剛般若今學者如何看此一句道理
妄加譏貶大造口業於已何益

學問只一箇究竟性命是切已的經綸變理
皆其應迹看爲之法幻妄不常顏淵問爲邦
那裏去試只一心齋坐忘却終身得力受用
不盡也一部南華歸究到此有爲事相皆粗
迹也
看莊老書先要認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樸
無名無相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德則物得以
生本然之體一而不分大要在人不起情墮

退之原道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謂道
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便是虛位不
若仁義實實在在故曰定名亦似有理趣然
以性空眞體而言清靜之中一物不着道亦
強名而已安有仁義定了名相是爲太虛生
閃電也論大道者不作是解佛語說金屑雖
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

明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謂心與天遊也逍遙者汗漫自適之義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橫生障礙此篇極意形容出箇一切不爲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君子不可無此氣節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

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爭得聖胎脫意蓋如此又恐人疑天廣地闊無所用其大耳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上聲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音團而上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又引齊諧以實已言齊志怪異之事扶搖風名爾雅古書名所言多璞云暴風從下而上也蓋鵬翼過大難以舉而直上擊海水爲鵬翼所擊也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去以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即去以六月息者即造化則以四時爲一息也海運則將徙南冥之海六月夏正之四月也天池之海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風去而諸家正氣註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音衰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

也亦若是則已矣一聖音耶

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之能外也此數句極精極密諸解皆之輕易說過至視下皆謂大鵬茂矣

馬如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野田間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皆氣而後動者比之大鵬去以六月其理則至同故曰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以到此分明摸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其色則是準則也一氣之所至故下之視上亦蒼蒼而已所以息相吹而生物莫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極故天之蒼蒼其無窮乎是以以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天彌地絪縕交密上之視下必蒼蒼而已矣正色猶言定色混兮闢兮入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之蒼蒼也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扶音

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

揄音余

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復音

杯水於坳音四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

之二蟲又何知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

乃今培音裴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上聲閼音遏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

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鵬鳥必得風方之厚蒼然後能舉故以

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餐夕飯也言適至近地者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有積豈知適百里者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撿枋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者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是自風積字面上換來

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音窘不知晦朔蟪蛄音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下小知上生下小年上生下小知大知上知小大知小年大年小年二句意亦又自小知大知上知小大知小年大年小年二句意亦相承以年小故知不及大知也朝菌糞芝蟬也夏生榮秋死故不知有晦朔也蟪蛄寒小故不知有春秋也知小大之辨也結上意

南華經卷一　六

逍遥遊一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爲符契文字妙處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小澤之小鳥未知小大之辨也結上意主下意

此小大之辨也

故夫知智效一官行聲比聲去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

樞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同數止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紀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夫音扶

此下正言大小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之信於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翔翔於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殆小廉小節也適爲宋榮之賢人也其人能恣

毀譽之情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所得用於世者已矣視彼之智行才德猶數數然數數未廣矣定其能辨故曰猶有間也雖然猶有待也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音如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平聲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音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上言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大人之事試舉堯由見意而後及於藐姑射之神人無功名之大而不大者蓋堯由是亦有天下使其二子往視之而其所見似亦幾於無辭而猶有未盡謙讓之意焉且視之則誰復讓之誰復辭之而二子傳舍讓之如棄疵斯其已無功名者疵雖然不見許是亦列子御風而行而猶有未盡也且燿火讓明浸灌讓澤則是猶有未盡於功與名之大而不大者夫已馬則誰若之誰復

去聲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音泰有逕庭去聲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音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音厲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文章之觀去聲聾者無以與上同乎鍾鼓之聲去聲乎文章之觀去聲聾音攻夫音扶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音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處上聲

此方形容神人之大藐姑射山名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德性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毋者故能辟五穀而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

逍遙遊一

逍遙遊一

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而龍遊乎四海之外出入冥無之間其自位萬物自理之可信者薰蒸而和致中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故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所存者自治神也故其見以為狂誑而不信也叔是汝之謂也德者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正者故一言世治之言求治於世而不知其治於神也堯舜之為人也敦厖也人是以無心於治世而天下治矣堯舜之為天下為事業一日二日萬幾之人也惟以神用弊而弊若然堯舜之為人也勞形用故一切外物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業皆在陶鑄中矣為非小陶大鑄哉物也孰弊弊焉以天下

子藐姑射之山汾音焚水之陽窅音窈然喪去聲其天下焉

此數句結上兩段文意許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爲是猶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四子道存師友故堯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窅然莊然之意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上聲我種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普口切之以爲瓢則瓠落音廓無所容非不呺曉平聲然大也吾爲去聲其無用而掊之

南華經卷一　十一

逍遙遊一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音平澼音辟絖音曠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去聲吳王使之將去聲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扶音

說到神人已是大之極了又恐人疑此種學問離世絕俗將莊蕩而無所用之乎故設此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也用之涉險可以濟置之閒曠可以全生蓋君子之學無利入而不自得者此所以爲逍遙也實五石之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舉也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呺然虛大之貌捪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

南華經卷一　十二

逍遙遊一

手不文理龜拆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以爲業慮以爲樽乎浮江者以大言何不慮以爲樽繫腰則兎沉溺蓬之心謂蓬高之見言短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處平聲其大本擁腫而不中去聲下同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聲上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音遨者東西跳梁不

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闢死於罔罟音古今夫斄音狸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樗患其無用何不樗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音扶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狌狐屬敎物之閑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機檻也言小者雖點而不免於禍斄牛大牛也斄牛雖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以況有此大樗之何不有之何鄉之也鄉本鄉也言有此大樗自合歸根之本以自樂且免斤斧牛羊之患無害者喻機點者雖無用而有害只閒曠無爲而自適廣莫之野寂寞虛曠之地無何有之鄉也言大而無用衆所同棄是以逍遙自在而無所困苦也

宜以況而小之有此大樗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何有之地無何有之鄉不能大之用而有害設或用之是以小用大言大用小也知不知如大知小知之淺小知不及大知之深小言二通也

篇末言此箇廣大而無用學問怎的有用處但汝自故有此箇廣大道實爲原本汝不見狸狌乎卑身以伺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夫知有大小見有淺深物論之所由以不齊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鬬主司是非意見起而道益虧矣不知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聖人乎哉其孰能辨之

所以至人憫其死是非以心鬬之以天均之以休之以滑疑之以物論之所由以不明之以我獨是之所非而非之所是而是之則是非果非其是也非果是其非也然果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其耦音偶下同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我勝若若不我勝我固非也而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音淡我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南郭子綦音其隱去聲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荅焉似喪去聲下同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忘形也蓋神與形爲耦也形如槁木無生氣也心如死灰無烟焰也皆嗒然喪耦之言前此皆人也隱几人皆自形骸軀殼上起念而予今日者蓋不然子游異而問之予綦荅言今者吾喪我矣女知之乎女音汝

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天籟天扶音

夫吹者我也怒者我也則怒者我也則怒者我也則

調調之刀乎
子游一聞三籟便要討箇道理故曰請聞其方於是子綦先爲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籟將暢而有噫氣者參參長風聲也是佳林木搥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口者有孔似耳者有孔似鼻者有孔似枅者有孔似圈者有孔似臼者有孔似洼者有孔似污者有孔似叱者有孔似呼者有孔似吸者有孔似叫者有孔似謞者有孔似宎者有孔似咬者有孔似前後風之前後陣聲也蓋以形容聲氣先後細叫者高而聲揚謞者下而聲留咬者吹而聲轉續于輕唱也喁重和者入而聲深者淺而聲濁實者深而聲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占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鬬縵音慢者窖音教者密者小恐惴惴之瑞反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如緘古咸反以言其老洫已質反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音扶夫音符
後和之變態泠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言風止則衆竅爲之不作皆衆竅爲之不作皆衆竅爲之不作皆

閒閒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爲
藩籬自謂心發光至於精而計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
耳炎魂交其接而爲營構之心魂生與形開言詹詹大言
炎精上而爲言則大言炎小言詹其旦晝之間而寐其
獨也寐則魂與物相交以知之見聞人事日以接而覺也
故能靜而應常應常而知常之爲妄覺則物我是非
不守宜而惡不善者人之情也勝者其意得矣緩者
其心閉固拘撓如守勝者之謂也以恐懼終始其殺
若秋冬以言其殺之人也厭浹肌膚其留之也如
以言其溺之也厭洫之謂也老洫之謂也大
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
覺也形開其發也殺其留之也深其厭浹也洫其
司是非之謀其勝之也如其老洫也固其殺生之
機也其留之深者其天機淺也其發動之情也巧
而心計之其言也佔畢其留之深也其天機之
淺也其發動之情也巧而心計之其言也佔畢
其老洫也固其殺生之機也

大恐縵縵小恐惴惴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大恐縵縵無遠慮小恐惴惴有近憂其發若機
其殺若盟其留之如守勝其老洫也如緘以言
其老洫之謂也大恐縵縵小恐惴惴其寐也魂
交其覺也形開大恐縵縵無遠慮小恐惴惴有
近憂其發若機其殺若盟其留之如守勝其老
洫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之謂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其殺若盟其留
之如守勝其老洫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之謂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其殺若盟其留
之如守勝其老洫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之謂也

喜怒哀樂音洛慮嘆變慹音遲姚音遙佚音逸啓態
乎樂出虛蒸成菌其預反日夜相代乎前而莫
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
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
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朕直忍反

以上備言小人心事此又以十二字面模
寫接物之情狀有喜者姚佚啓怒者怠者通上一等
者嘆者變者姚佚啓態者怠者通上一等樂者慮
人皆有如此情狀變態百出慮思慮也嘆

嗟嘆也變者反覆不定之意慹者憂疑不
動之貌姚佚啓也態是如此縱逸也啓開心也態
出虛而作作作止如蒸實不自由如樂之態
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萌所謂生
乎已乎此字即怒者之意慹者憂疑不
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耶已乎我知之已乎
矣旦暮之間是此其所由以生乎已乎此
其誰之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不是彼則我
不能自成故曰作家立箇暗號如禪家把此字換
所彼字言我不是彼非我無我則彼亦不能
自見譬之風然非我取他則彼不成響故曰非
無所取取是領受之意終不成響如此而論造化
不離已身似亦近矣其身爲朕朕兆也有眞
宰而特不得其朕即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
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
而無形

其所萌也必欲求得其朕除非是眞宰有形今也眞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已信只爲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形而可行已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眞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足爲此篇之斷案

百骸音諧九竅六藏去聲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遍音第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上言眞宰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節總言百以該之而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六藏皆人中之所有獨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歟而神明藏魂此亦數件有私親者乎其臣妾者乎其遍相爲君臣妾亦有眞君存焉如是皆有爲君乎不足以相治乎其不遍相爲君乎不足以我之相治乎其遍相爲君乎不遍相爲君乎以我之臣妾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此反覆問辭如此問辭如是皆有爲君乎不足以相治乎其

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厮
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神盡
力馳走莫之能止者所謂彈金珠而弋鳥
被衮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
輕重也且終身役役其所爲者皆幻妄不
常之事成甚功歸窮而不知所歸日暮途
落也到此處而不知從少得壯從壯得衰
年不死益夫而人不可老其形化矣賴有
衰得白從白得老聖眞汨佛只存得此箇不
哀乎大君形化而不化可謂之生芒然固
失眞君也且人之生芒然而無知乎其
芒之人而我獨芒然而獨以
人當如是之芒芒然其心與之俱化可謂
亦甚矣此等
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音預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
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哉　天音扶

若能認得眞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
無師成心者見成不假補綴乃天命之
之本然吾人之有之也是心也人人有
奚必知古今代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又一篇
蔡物論所以不齊之故皆由於此

夫言非吹也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
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夫音扶

前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眞宰
循此天然而只爲小人之一吹字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所以師成心也又
論到此方說本意言非吹也比於吹
下來成乎言之聲氣何以不比於吹故
夫言方說出聲氣所以不比於吹只
非吹乎心非有之言其非有言者特
是也此非天籟矣何人者言其
非也雖則人人言皆如此說

道惡音烏下同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夫道別爲乎隱而有是非爲乎隱而即有海意道無眞僞行奏之人雜之以夫小成游乎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是非未定得他是何等言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物生之任天之便言之而未嘗非有言耶其心也人之言無說乎哉蓋有心音者其亦有說乎其心與音者其則與彀異無則與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彀等籟此辯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體認而謂之善得之言外可也

會要意旨在老釋子氏所則也

大道原無我物我相他常人則見天人下已對立互生彼生何是非起是非既有我看之非彼物非我知之是亦因彼之是非出於自見不見其是驗之而不自見已則知物非彼生何是非出於彼是故曰亦因是也

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意見非道德之通之得之外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之說出於一是而是非之生也彼出於是亦因是之說也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之說出於一是而是非之生也彼出於是亦因是之說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既曰因是則是物無不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非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端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

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不相持不解便窮固矣

故窮非無亦物極一以此而應無窮非無亦物極一以此而應無窮非無亦物極一以此而應無

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若使不執有我不
可之人曰不可吾因
是由是見之於行
行之而成矣語之
物謂之而然矣然
乎然之而然也然
乎不然於我之然
也是知則是非之門皆天理之自啓
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不可之人曰可吾因而
然物則之固有物無物固有所然者物不可為是
可者不特一物不然無物不可為是所
別盖眼之觀故則凡物一有物無物固有所然者物不可為是所
自物則不皆通物一有高下美惡常性成毀自道
爾互融能無差而無二矣故曰道通為一
攝交無差而我不生意見不起意見而不可之此之謂因而
曾何彼此之可言哉至分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五

是也而是亦非非也而非亦是也惡乎然然於是非
也惡乎不然不然於是非也是而是則是也非而非則非也
且有成與虧乎故昭氏之鼓之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
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勞乎聲矣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
自是以非人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而寓諸庸是也庸
也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至也蓋無物不可無
幾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不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音鉏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
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六

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
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謂乎夫齊則常而可用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至於通則得則
道曰物推而行之謂之道不用則滯故曰至於不用而寓諸
庸庸也用也用之則通通則得得則適適至也不用其所以然之謂
道者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
則總物總自然而已是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
物總我渾然通而是而知其
一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音鉏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
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
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
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腾口說之煩愈求
其同而愈不可得甲曰然乙不可而不知無物為一不
可此曰不可故曰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公賦芧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

均均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
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
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此
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乎至有以為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
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
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無成與虧乎
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七

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一步以
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
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
未始有封也如疆之封矣而猶一也有封
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矣而猶
非也一也當此之時未有是非之分萬
始有是非而道虧矣道虧由愛之所成
非生而道於是乎虧體渾然未散則人心
尚淳質道之全體認此心寂然不
動之時便是未始有物之先感而遂通便
好之私故曰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自未始有物之先即無極也有物即太
知自未始有物之先即無極也有封即動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
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八

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去聲之也以異乎彼句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
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
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骨疑之
耀聖人所圖也為去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
謂以明

上言憂成而道虧此又自成虧二字上生
出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

迦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生方死之謂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以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此道昭文師曠惠子也三子者以其成者爲是以其所成者爲非欲是所非非是所是則莫若以明

故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可乎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其分也成也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意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

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夫音扶

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般然宗最忌有謂之則類與不類均是一偏言今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無始有也者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無始有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也者有無始有無

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爲立箇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爲是而有眇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胷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有左右倫義分辨競爭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在物曰倫處物曰義羣則有辨互逐曰競對辯曰爭即上文自無適有之事蓋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三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也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聖人也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外理無不立是非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及故論之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論之不議春秋爲大經大法也而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有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論議三者何異論是有非非聖人說道理議而不辯細較短長辯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知此則不辯也故曰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廉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音謙音寘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廉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音刊亦音完而幾平聲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音保光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也故曰大仁不仁大廉不嗛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嗛嗛自滿太勇者不以胸胸爲仁大廉等者不害於人此道而說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昭而不道言而曉曉然爭辯則必有不及辯者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著常繫一邊非大成之行也廉而清則近

於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爲勇矣故曰勇忮而不成其爲廉矣昭爲辯爲常爲清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機本固若虧則忮爲大露圭角幾於向方矣用是觀之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今天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悶往往強所不知大知者必不知其所辯以相示又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不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有不盡之意天府者注焉而不竭而受之而不知其所從來此則自然之有何竭之有此之謂葆光葆光即滑疑之謂不知非莊然一無所知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此章止其所不知最爲肯綮蓋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是無所容吾知處而藏其知於不知則是復歸於無始極復歸於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之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起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膾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褊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夫一出則竝照無私又進於日者乎寘之不辯而照以天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搆與逍遥篇同

齧缺問乎王倪音鯢音下同曰吾惡乎知之子知物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邪音耶　處上聲　決音血）

一篇縱橫議論歸結到止其所不知至矣又將此意大發揮一樣手而歸結於至人若世人之所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切人物各安其安各適其適而已世人則起美惡分別之念此常情一切正者惡之彼曰惡乎知其辨之非知耶箇是非不齾不知之知又深一問子則不知又知不知之知又知其不知之知耶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邪（去聲）予惡乎知惡死（去聲）之非弱喪（去聲）而不知歸者邪

南華經卷一　廿七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八

麗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音扶）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音教下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的音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邪音耶

此承上言至人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爲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九

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有言也無謂謂有言也其以爲異乎不謂之異也孔子行非聖所知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況乎人之言也我以爲妙道之行而非言是以爲孟浪之行孟浪之言妙道行焉夫道未嘗有封言未嘗有常因是而有是非因非而有是非果且有是非乎果且無是非乎道惡乎隱而有真言惡乎隱而無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十

明道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一

藏外道書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九

順事夫死而吾寧也得還造化別著受用又誤乎惡乎往而不可哉惡乎可而不可哉道行之而成物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卵無以有時非雞無以司夜未之或知也而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十

藏外道書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九

順事夫死而吾寧也得還造化別著受用又誤乎惡乎往而不可哉惡乎可而不可哉道行之而成物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卵無以有時非雞無以司夜未之或知也而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十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
受其黮音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音烏下同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
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異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
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
又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
辯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
相知人亦彼若與我俱在黮闇暗昧了受其
不得明白將使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
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者
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同乎若
者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不得如是則
我不若勝若若勝我我果是也若果非也
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也則是之
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寥闊難遇然他萬世
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透下意
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解辯才意
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相知人
亦彼若與我俱在黮闇暗昧了受其黮闇
不得明白將使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
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者
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同乎若
者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不得如是則
我不若勝若若勝我我果是也若果非也
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也則是之
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寥闊難遇然他萬世
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透下意
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解辯才意
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相知人
亦彼若與我俱在黮闇暗昧了受其黮闇
不得明白將使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
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者
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同乎若
者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不得如是則
我不若勝若若勝我我果是也若果非也
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也則是之
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寥闊難遇然他萬世

却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是
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然也
無彼之不然若果然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無是之異乎彼固無彼是之分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意不特可
以忘義義主分別無辯動振無竟言鼓舞振動於無竟吾身亦可寄
於無竟言無竟無竟則應事無窮若日出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
有碍安得無竟乎

罔兩問景曰曩音奴黨反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子起今子食今子夢覺音萬衍所

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音余下同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音附蜩翼邪惡音烏下同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音許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如字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邪音耶

齊物論二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而自足矣罔兩景之景曰子操之與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濟薄者問於景曰之與曰子操之與景曰我不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他亦不能主而然者也吾之所待蛇蚹蜩翼之類耶蛇蚹行蜩翼飛而翾乃所以不然不然所以然然則不能自行能自飛必有主張其主張以蛇行者蓋蛇蜩以蚹行翼以飛者之所以然而然者化所以然而然者在或在彼在彼或在此在我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造物者耶這箇所以動吾惡知其所以然的知其造物者之所以然而然者在我者還是一箇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在我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卅四

蝶然則周與蝴蝶有分矣蓋以爲蝶與蝴蝶分矣蓋以爲周與蝴蝶分矣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

不立封畛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不虧惡乎往而不存惡乎存而不可惡乎可而可惡乎不可而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言之而然物固然惡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然不然於不然惡乎然於然不然於不然惡乎然於然不然於不然惡乎

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性所謂始而來太已矣意蓋指此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太虛之體本自清靜其有善惡念頭猶如有形迹乎閃電非所以起著只宜有況復見之於行至當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爲經故曰緣督以爲經

人不思惡時是汝所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況復爲之而至於近刑思善主不思善人不許有進步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寂寞無爲常使一念不生即此不思善惡之中受天地之善名犯之而至於近刑名惡必近刑名因果者乎且善必近名惡必於不亦遠之又遠乎皆事之近刑名因果無著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如發芽

曰不看即此是也

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爲中訓玄教家至泥丸謂之子欲不通此督脉引氣而上行引年此去可以保身可以全生郤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體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爲去聲下皆同　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所倚足之所踦居反　砉然嚮音享然奏刀騞呼麥反然莫不中去聲下皆同　音合於桑林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音熙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音隙導大窾音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啓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忧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音疇躇音躇除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理有固然因其固然而應之大小目見耳聞之所及而不以心凌乎天理而處之即雖全牛之不見全牛所名之牛也道也非牛則技進乎技矣所以不過三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為之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乌介也天與平聲下同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字如陟反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去聲不善也

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刖足之人既以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欲以人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而胡為乎介也其天成也其天成之與人成之與人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貌有與也人之生也皆同天也與之形道與之生是使獨也彼獨有異故人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則不善

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蓄乎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懼憂不喜也今右師處於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吐藍反死秦失弔之三號平聲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去聲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玄解指窮於薪火傳直專反也不知其盡也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七

而哭者自至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所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玄解指窮於薪火傳直專反也不知其盡也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在大庖中一氣混沌續不絕滅於東而生於西庖如火相得薪則續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此者及今曾見有火盡時耶薪爲彼薪火喻元神薪非彼火不可謂此神火不可謂此火生生之意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緣督以可以養生譬雉畜樊中必倍情文評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解牛之刀利介者其刀刃若新發於硎文評

夫至人無恩不以懲懲之情係乎其人老子而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老子死而老子弟子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

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爲妙不似今之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子皆下乘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終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八

虛字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　重校

靜字集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遯世也夷明養晦和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夫至人無爲而無不爲尚矣聖人則爲之而無以爲故以仲尼伯玉爲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以身和心大爲立言之肯綮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一

已中得耶來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聲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去聲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諳若殆往而刑耳夫音扶下同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

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之所爲去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乙八反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江未達人氣名聞問音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上聲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去聲下同有其美也命之曰菑同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音烏用不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戶扃反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衛君輒瞶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衆議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三

人間世四

貴乎達人之心而悅諸人之言人雖不識與我爭未必心悅而誠服若之何不達人之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人之前則人將以不肖人菑之矣且若是則人將以汝爲不肖人也而惡用悅賢悅賢惡用不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衛君輒瞶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衆議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

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誹己也若始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所謂以此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龐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紂南反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子禮反之是好去聲名

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音戶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猶不能勝升音也而況

之所不能勝乎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四

皆求名實者也而猶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乎而況若乎

又自上德蕩乎名知出乎彼何爲者也是皆殺龍逢紂比干意來者欲名其身而下傴拊人上之民夫上不憂民而我反憂之是好名者也名也者相軋者也爭之所由生也名者凶器非所以盛德也故曰名者聖人之器非聖人而可以名其有爲善之名與拂上之情實夫有爲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用兵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虛矯爲厲鬼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猶不能勝乎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汝也當以語去聲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乌音可夫音扶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音紫其庸詎可乎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五

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言我外端而內謙虛以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得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爲人也意得而氣淵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積孔揚之色不定常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敬傒而爲之以爲尚也不做大成模案違傒而往怠傒惟其色莊也故采色而喜傒而怒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傒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名也者聖人之器非所以盛德也故曰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丘墟外爲厲鬼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猶不能勝乎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汝也當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乌音可夫音扶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聲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

所于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拳曲跽其里反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直革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音烏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音疊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音扶惡音烏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諜安也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夫其然今爾猶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莫知其則可以化人者使人不見其化人之迹也夫子欲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有意必固我者回先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邪音耶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皞音昊下同聲去聲反之實也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

如此可謂齋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諜安也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夫其然今爾猶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莫知其則可以化人者使人不見其化人之迹也夫子欲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邪音耶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若有而爲之其易之者皞音昊下同聲去聲反之實也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著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女今有則而爲之亦豈易耶有則易無則難則有意必易則已無則矣若有意而爲之信不欲宜不欲與皞天不宜道不虧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之實也天之實也故以心齋進回心齋者無二爾心無聽而以心聽之

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愈斂則氣息愈微則靈關愈徹故心靜則聽止於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道家火符之符一之曰符夫氣也虛而待物者也心止於一息順其自然則與天符暗合故謂之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千古聖學惟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夫子告回只一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未始有物也故曰容易勘過故不留此但讀者自覺其妙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汝（去聲）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去聲下同）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僞為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並如字）者也聞以無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瞻彼闋（苦穴反）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音扶下同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音智）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曼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

而況散（上聲）焉者乎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齋既若未始有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而無感其名矣故齋之後有回則齋之義一虛而無感其名矣故齋之後未始有回也得使謂得教而始

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於彼參以人爲馳馳駸駸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外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耶夫惟狗耳目內通而心知之明之德斂藏於內心無所知而知之思屏黜於外使聰則順其常以人間世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楚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楚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音扶下夫事同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音不易音亦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聲去哀夫子其行可矣一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之所當爲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無所逃盡吾處其順其逆不擇地所而皆安之斯得爲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爲忠之盛矣然是其忠也孝也皆在己之心使其事心無念務矣故自事其心者亦有遷而忠孝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入其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斯得爲德之至矣夫爲人臣子之義命君子如此乃爲盛德之人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便是義命所當爲者實盡吾職分之所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知有死生無變於己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此段道理最大議論甚正人謂莊子大可

言無當觀此寧不少省

丘請復扶又反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音扶下同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爲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以外交鄰國也鄰國也以鄰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於妄妄者疑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則傳言者必聽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言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

則多奇樂洛首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去聲者實喪去聲也夫音扶下同風波易去聲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去聲氣息茀音拂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乆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平聲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此下教以事當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始乎善者終乎不善繼之以不善不善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鬬力者始乎巧鬬力者故以巧鬬力者處今人戲劇格鬬之類以故以巧鬬力者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何者蓋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奇巧相尋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飲酒者初飲太甚則多奇樂樂而不知何者飲而常至於甚則多奇樂樂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乎諒乃故始乎諂終乎鄙然始乎訐終乎鄙然始作之不行所息然無君棄實言此遺故永敗始鄙而馬詐始乎諒常卒乎鄙其或之險生然口巧觀風所所圖而馬不苟之乎諒心諒可心剋職而而言此波由由作不苟之乎諒心諒善應核此出成者而則棄興事可簡心諒從生常卒乎終之大之於喻基可易也亂謀攸始拾事馬卒乎是乎鄙今應甚故是如之以以故之始拾事馬而是乎皆鄙而雖人言聽曜巧知傾曰所則故而是乎皆鄙尚在皆可其死言所覆言由必其其皆鄙初不彼苦不詞之偏慎矣實棄者起於將終作始以誠信相結餌知致其慎乎獸辭不擇正理漫也故則風也行言畢也遂至於知慎所其實在堪哉生擇好音忿氣厚實棄風波也行之馬也巨君於決裂懷之夫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五

其然吾將不知必知所終其終所也盡所以不事之命所哉終而成過以之命成而及若而以急率勸幹已行行可不慮其慎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始乎善者終乎不善繼之以不善不善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鬬力者始乎巧鬬力者故以巧鬬力者處今人戲劇格鬬之類以故以巧鬬力者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何者蓋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奇巧相尋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飲酒者初飲太甚則多奇樂樂而不知何者飲而常至於甚則多奇樂樂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乎諒乃故始乎諂終乎鄙然始乎訐終乎鄙然始作之不行所息然無君棄實言此遺故永敗始鄙而馬詐始乎諒常卒乎鄙其或之險生然口巧觀風所所圖而馬不苟之乎諒心諒可心剋職而而言此波由由作不苟之乎諒心諒善應核此出成者而則棄興事可簡心諒從生常卒乎終之大之於喻基可易也亂謀攸始拾事馬卒乎是乎鄙今應甚故是如之以以故之始拾事馬而是乎皆鄙而雖人言聽曜巧知傾曰所則故而是乎皆鄙尚在皆可其死言所覆言由必其其皆鄙初不彼苦不詞之偏慎矣實棄者起於將終作始以誠信相結餌知致其慎乎獸辭不擇正理漫也故則風也行言行也遂至於知所慎裂懷之夫其然吾將不知必知所終其終所也盡所以不事之命所哉終而成過以之命成而及若而以急率勸幹已行行可不慮其慎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始乎善者終乎不善繼之以不善不善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鬬力者始乎巧鬬力者故以巧鬬力者處今人戲劇格鬬之類以故以巧鬬力者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何者蓋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奇巧相尋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飲酒者初飲太甚則多奇樂樂而不知何者飲而常至於甚則多奇樂樂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乎諒乃故始乎諂終乎鄙然始乎訐終乎鄙然始作之不行所息然無君棄實言此遺故永敗始鄙而馬詐始乎諒常卒乎鄙其或之險生然口巧觀風所所圖而馬不苟之乎諒心諒可心剋職而而言此波由由作不苟之乎諒心諒善應核此出成者而則棄興事可簡心諒從生常卒乎終之大之於喻基可易也亂謀攸始拾事馬卒乎是乎鄙今應甚故是如之以以故之始拾事馬而是乎皆鄙而雖人言聽曜巧知傾曰所則故而是乎皆鄙尚在皆可其死言所覆言由必其其皆鄙初不彼苦不詞之偏慎矣實棄者起於將終作始以誠信相結餌知致其慎乎獸辭不擇正理漫也故則風也行言行也遂至於知所慎裂懷之夫

者豈易易耶必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苟爲不然則臨事而眩雜擾而憂者抑又多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

人間世四　南華經

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音厥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徒頂反畦戶圭反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而不可以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無町畦畛之人吾又何以知其可與其不可與

與之爲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撿我且詩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加點化入於無疵而法當如是其與之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蘧伯玉爲衛大夫之才美以犯人者不足以生物恐其殺之以全物之才美者乎不敢食以全物之才美者乎不敢食也不敢食以全物之才美者乎不敢食也蓋

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邪音耶

夫櫟社大樹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大用大取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大用也蓋不知其無用也以爲舟則沉爲棺槨則速朽以爲門戶則液樠然而泚爲柱則蠹以故歷年多而成形大也若不能自適人苦以木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於斧斤此物之一累也比干文木聚木橘柚果蓏之屬非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自掊擊於世俗大小之用各有所施而才之患亦除矣此神農黃帝之所法也至於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二十

人間世四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之前以小用大也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三年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而行之弟子何邪匠石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也至於此極也物莫不以其所無用者爲用而以其所有用者爲不用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汝幾死散人又惡知散木

南華經卷二　廿一

人間世四

匠石用理之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哉又況以彼物之有用者而觀之散人耳又焉知其不爲用之物乎且也若夢夢而進曰彼既以無用爲社何耶匠石曰已矣勿言彼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非托而今乃得之以爲大用吾與汝皆物也奚以相物哉而況於散人乎且若與予皆夢也予之夢又重以惑子是以來也予幸而既覺而汝又以夢告予是又重以夢惑也是以來也吾是以不顧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音賴子綦曰此何木也此必有異材夫　芘音庇下同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音舐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音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音秋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杙音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音善傷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上聲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上聲

南華經卷二　廿二

人間世四

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藾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大根則如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視其細枝則如藾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大根則如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視其細枝則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爲棺槨舐其葉則口爛爲之傷舉嗅其味則使人狂酲如醉

三日而不能已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人之所以不用以得全其天者以是果不材之木也故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二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音貴撮子活反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陛爲脅挫鍼音針治繲佳賣足以餬口鼓筴音策播精足以食筲音梢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音扶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楚狂則以歌隱世全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則不知用之用者爲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但利害以警世全鳳之生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大則以孔子則大當亂世所不廢亦有聖賢處世之道則見無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然世而鳳不聖豈若人哉以詔孔子之瑞物也今則大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萬世可世而鳳聖世文明之時僅免刑戮已福輕於烏羽而莫知載之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不易爲人臨於乎全德之代之衰耶來成者將欲開太平於無道而莫知避之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易爲人臨於乎全德之代之衰耶來成者將欲開太平於無道而莫知避之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而生吾趨何殆有聖不萬世而鳳可世而追挽出兮者警世全鳳之生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則不知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見木行也暇易爲人可世而鳳可世而追挽出兮者警世全鳳之生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則不知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伐而郤迷臨於乎全追挽出兮者警世全鳳之生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則不知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漆自曲陽人舉哉生也淳何鳳聖世賢之生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則不知用之用者之不知無用之用者爲天下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人間世四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以戕胡迷以禍全方天風如兮賢豈若人汲汲於聖賢處世之所不廢

玄膏以引火而自煎桂以乎山以乎吾行乎吾足乎吾傷吾以傷明其知出乎爭惟無詔入相入則鳴知止集虛惟道集虛虛者心齋

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辛以味辛以味以行乎吾傷吾以傷明其知出乎爭惟無詔入相入則鳴知止集虛惟道集虛虛者心齋

心天忠悅類忿不遷逆心與伐與無

甚下孝生妄實應無若不儲中和美蚩馬

慄大惡至死難由之成勸養傳不儲中和美蚩馬

之戒至死難由之成勸養傳不儲中和美蚩馬

飲惟行匪無巧風寧若伯形和匪犯意有順顓不莫爲玉爲不波言傳則事命之與情聞溢辭動而命之就出蹶宜至時

冰命事則傳言波不爲玉爲不莫欲若教致殆易偏其彼聞溢辭動而命之就出蹶宜至時

內與之彼其偏欲若教致殆易偏其彼聞溢辭動而命之就出蹶宜至時

熱義情聞溢辭動而命之就出蹶宜至時

兩而不言則剋幾或忘擇也

生而其傳太乎全之身至危報終哉入兒之則遺首

疑安身之全至危報終哉入兒之則遺首

闔爾狂驕乙爲社櫟今

鳳今鳳狂驕社櫟今

內篇德充符第五

甚矣形骸之足以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爲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爲貴雖然游於羿之彀中而不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王駘申屠嘉之類蓋眞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守宗保始爲事者蓋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成其大故以忘所不忘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加益於有生之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

魯有兀當作介後同者王駘音臺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將以其國從之吾又與之虛而往�mathematics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音扶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平聲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去聲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之吾所以知其天乎邪音耶

而又王之始以季化之以異異肝也宗亦
有焉張化也虛而樞結者而萬得遷化而
遺朗不其其宗樞變與之乎紐即紐所所
守不遷又惟不焉隨得而物化與之變能
根為鑄提挈陰率用陽主道持常造化有
物有命生始命曰無為故以師故宗宗根
大根立能宗問者夫一子也曰是自子其
知常化有物能變

則正受者止焉莫守夫人其却之未亦既
介衆命冬故故取宗子之無道化嘗莫遊
者生於夏受也鑑之曰常假彼而滅非於
之此天青令水於心人心而之守視一和
最彝則青於定流定心耳守為其喪而則
可之惟是地則水心本人其已宗其得不
知所彝松則能而也同皆宗者彼足未見
矣以也栢松鑑取人彼有是不之猶嘗有
正獨正所栢衆鑑人固之以過用遺增彼
如異何以居形於之不何知以心土喪有
各於者獨天心止心能獨得知若也亦此
正衆幸異下定水動以彌心得是此莫有
性人正於之則者心獨最也心而使非得
命也其衆大能以也異於夫耳已是一有
之覩生木端止求彼但彼心蓋常命而喪
正此以也何衆寂人彼哉亦審季物喪得

也能徵之識中散天如物不之求主始正
得命有所是而則地五寓能人名而也生
道物不知以以為萬帝六一能而不夫即
人之懼則心耳萬物官骸生保自動保正
也化之心生目聚同天象死其要心始性
將而實固於為則出下耳而未者故之也
擇生者未物象為一之目命始尚以徵正
日死孰嘗而人一原官下物有且一如性
而無能死死皆直性府此化始如士人即
登變之者於狗寄命之四乎之是而養守
假於哉此物象寓根言字哉始又雄勇宗
矣已如非今喪此宗聚者官者況入一也
登也是得也心於同也他天其守於以守
升已則保一妄六稟言奇彼徵宗九無即
也之信始其起骸同我處南也正軍懼保
假人受之知知之受與官萬將性將為保

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眞之意人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於事既無所肯則以物爲事所論守宗保始一知此篇所謂守一法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子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音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音詣中去聲下同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音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子六反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邪音耶

夫申屠嘉不見已之爲介亦幾乎忘已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有同席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喻鑑之爲設塵垢得以昏鑑之而已之過而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而忘執政之貴而徒謫人之過者嘉復之若謂不省已之過而以爲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不可此過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音現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音扶反方服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音扶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聲去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聲去老聃曰奈何而安之若夫人者能遊於羿天之下中之人也幸亦命也全有命存也馬以安之以天下之中央而正之以不得不然而相安而我以不幸中幸而皆幸不幸乎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惟知其所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惟知其所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全之邪彼何賓賓以學子之邪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等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悟之名聞不知幻音患悟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邪音耶

前非人趾與謀不及老聃之方以汲汲是汲汲爲馬已求教於子之人故教之以善人乃無或已有桎梏其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全之邪彼何賓賓以學子之邪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等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悟之名聞不知幻音患悟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邪音耶

縣不解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耶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上聲下同陀音臺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去聲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九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惡人醜貌人也無位而祿而濟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人之死無才全而德不形者也無位而祿而濟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人之死無才全而德不形者也無位而祿而濟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人之死無才全而德不形者也無位而祿而濟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人之死無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子食嗣音於其死母者少焉哀駘它之哭也不聲而哀不淚而悲無此三者而善戴不知其所由來者也使其形者眞可戴也是必戰有其具而死不資翼刑戮無而

人爱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者斯可用也知此則有在矣又復以破毀其全設喻天之可爱而可用者蓋必抵其手足不如全體新爱之以人不服役以胼胝人可者哉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平聲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去聲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方生方死生如環無端故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其始而但不可謂之言求也然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而已不可分之則指其謂降成下之意故曰不肖之

蓋知此故不足於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一之全體於靈府則是非心必受其變而先入於天道而還不可奈何而知其安之若命其安便與日夜無郤而知其和豫亦復不失其和豫之和而已矣

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去聲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不能離即一而不分先生無變之意

闉音因跂音企支離無脤音辰說音稅下說音悅同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豆肩肩甕甕音盎大癭一領反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

有所遊而知平聲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音烏下同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去聲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音似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音敖乎大哉獨成其天

闉跂曲跂也無脤無脣也甕甕大癭之狀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狀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音烏下同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精倚槁而吟據槁梧而瞑音眠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乎惠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去聲下同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槁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一能大彼已變化乃於是重宣此與聖人以審以爲日止日中衆人皆然惟聖人爲不然故曰聖人以不知爲知正所其不知生之非不之貌天之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不倚槁不徒能順其與自之形生理起本是非自完好惡逐本足中外迷眞勞乎形本無安於無立是觀不分曉

惠子非情同異之乃天天下以因其而乎之今之子非好精神非道與物相處乎形骸而又外乎子之神乎子之形精神非道與物相處乎形骸而又外乎子之神乎子之形精神非道與物相處乎形骸而又外乎子之神乎子之形

內篇大宗師第六

靜字集

大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爲故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知天之所爲故老子亦天之自然也而不以人爲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爲宗其旨意則在於以其知之所不知養其知之所不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爲旦夜窮達之故信之爲有命則非眞知自然之所爲者孰能與於此哉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此者不惟可以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爲知之盛也

知是知同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聲上音扶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音模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去聲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音教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音益言若哇胡瓜

天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爲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矣故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其所爲斯其至矣何謂知天之所爲天而生也人亦未始不爲天也而盡人之所爲又知人之所爲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盡其天年也可謂知天之自然也而以人爲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爲宗其旨意則在於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爲旦夜窮達之故信之爲有命則非眞知自然之所爲者孰能與於此哉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此者不惟可以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爲知之盛矣何謂以天年而不知養其所不知養生可以天年吾只知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故以其可見者知之作之爲外爲而不至於能知其所知而又又之爲有命之意若有生有死有化有不化有待而後當此之時安知其所待之不待而後當此之時安知其所待之不待而後當此之時安知其所待之不

反其嗜音欲深者其天機淺

眞人者知天之所爲而順其自然也古者寡用不薄也成全之謂眞寡不逆也成全之謂不寡不雄也所爲而不謀遷也遭其薄邊也故不取之安以通寡不雄成之謀遷也遭其薄邊也故不取之安以通寡不雄成之謀遷也遭其薄邊也故不取之安以通寡不雄成之

則不能與道合眞喜而受之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邪不相反蓋不訢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訢即承後常自懽喜快樂物無感感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爲樂而忘其爲先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死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嫡凄然似秋煖音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以國而不失人心澤洛音及通物非聖人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以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他音申徒狄是役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死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

鶩萬感不能撓也其顙頯者廣大寬平無悕感也凄然如秋溫和也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者也萬物之化生殺而藏之一喜一怒一哀一樂入於四時變而無常自懽喜快樂物無感感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爲樂而忘其爲先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死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以國而不失人心澤洛音及通物非聖人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以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他音申徒狄是役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死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

之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已其身是謂受役於物者故不足以務光以下諸賢是皆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以辭國以自沉伯夷叔齊以讓國以自餓其適者狐不偕紀之役人之適也申之適人之事無考然以務光辭國而不能自適其適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被髮以請因要皆事人而已其身是謂役人若

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聲閉也悗以本反
乎總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去聲下同
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
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
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七

冉舉古之眞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
義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
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
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歲眞人則與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八

乎其觚而不堅虛者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自然之貌張者大也那者喜貌崔者高下也言眞人似乎喜而不可已也謷然而高大者二句即一意連言之耳謷音敖

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而不可制也似世似好人似閉而機緘不可求也連不可測也悗乎其忘而聲音不聲以德下之貌以刑主肅殺體以禮爲撿括之爲翼以知爲時日悗乎其忘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爲故曰綽乎其殺道也義悗其忘所也

故。其好。去聲下同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至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者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三　一

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而已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預音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必夜而凡囿於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

也此箇實理主張於卓者眞者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爲父而順天者多天者少不知父也寄體之身而猶愛之而況其卓爲君者乎蓋眞即內篇所謂眞君而卓爲者也知此則知天視君父猶爲至親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之襲之可知矣

泉涸音鶴魚相處上聲於陸相呴音吁以濕相濡儒音以沫末音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平聲堯而非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音扶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於江湖雖其相呴相沫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爲得乎而非桀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化於道也一也人以況人離於道則一不能無譽爲乎此便是非毀譽而可以非渾論無別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而一不能是其一其不一者可以非譽

睡著不覺也是藏之天下之善藏天下而不得其所遯則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至之一者理藏天下之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自然則一物也是以天下之中一者人身便是一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永藏以其不一者虛幻之生喜悅也若欲充其所喜之理又以藏於天下之一者蓋一者真實之理故皆不得其所遯此便是猶有遯者便是不遯之一者真實之理永不得遯去者以其身爲身而以道爲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則無夭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物之大宗師係一化之所待者乎一化即萬化故曰一者以爲化樞故曰一化也

夫音扶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音希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音胚得之以處上聲太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馮夷音憑得之以遊大川肩吾音倫得之以處上聲昆侖馮夷音憑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上聲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許玉反得之以處玄宮禺強音愚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去聲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音悅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

至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無爲也而郤有情有信無形也今忽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此數語者千古直下論道之閫奧有情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也者此在吾
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
而不爲高在六合之下而不爲深六極之
下即佛書中所謂風輪持世界也氣母
者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而有
維斗星不
易其度也日月不

息不晦其明也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今傳言昇湖上升
君恭默思道之宮禺強北升方之神西王母之事玄宮者人
祖年壽八百故
賢相箕尾東
維及有虞下至五伯傳說爲列星
意者本此

南伯子葵問於女偊音禹曰子之年長聲上矣而
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
得學邪曰惡惡音烏可子非其人也夫音扶卜。
梁倚音錡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才而告聖人之道
亦易聲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
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
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
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嬰音
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音烏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
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烏謳於
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
反七南
疑始

上言得道此後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
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此才

字者意也蓋也故今此二力而言所以資籍運量以成吾道之指才氏有家言盡言法財兩濟缺一不成與能與所以之心對神生入死人瑩是天向悠也別物而難外近天下疎而外天下物親故外物迎而死殺於生不徹悠下易天而後能物易而徹而外生難外生之貞也生不去見如我而平也而朝易而徹朝而生清明生一勝且者生來而已旦悠外遠我三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可與心世天心不而物而也悠之而見與之外下與外物能心怕人下死死可獨也我物而難外近天下疎而外天下物親故外物一心有神殺言之道也而能物易而徹朝而生清明生心遊將活生道也而後能物易而徹朝而生清明生成其迎也者矣既獨能見後朝易而徹朝而生清明生之間成生不既獨能見後朝易而徹朝而生清明生憧一毀生死又則見獨無獨徹朝而生清明生憧心與者生死自解古見獨者難外生往方死心生解古今獨清外生來將生活者何今無者明生無一相而不以無

直泄道妙學者苟能會而悟之則所謂命宗性祖一貫穿過受用得力處不獨以其文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音扶下同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音縷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之反銳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音戾其心閒音閑而無事跰音駢躠音仙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音汝音烏下同之乎曰亡無同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音柘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
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 符音
矣吾又何惡焉 郤去

夫道無此生故能入
與意以生也惡心
與逐此有為無為生祀通為一與條者犁言皆入
言與之能眷為首造造化於生息無入有
造為意知此人首此是自来以於
物友矣此化於生息無入有
偉俄於生息無入有
哉而是存我以有
如子四七以有
此與人首此是自来以於
大有各尾故故未四發不
乎病相一以有始人明此
我于埶體此有有相死不
與祀悟則為也始與生生
造往莫無尻者以讓無者
物問逆悅尻故来論變乃可
原之於生尾以故謂之可

俄而子来有疾喘喘 欹川
上然將此其妻子環
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
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
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蟲臂乎子来曰父母
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
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 鞊矣彼
何罪焉夫 下音符同大塊載我以
我 亦音我以老息我以此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晉天不可
物也處世只為倚子寓主意作只出論知生誠知人生天
不哉不可勝天篇久矣吾又何惡不
可莊子勝天篇久矣吾又何惡不
念念相續以悅以至沒化頭生溺一一煩惱出入
故此簡悅聽其生惡然便念可以一一條刀遷之
此處順十二篇自發出化頓置以
三之地不消出野為添註
用之不消出野為添註
卿矣虛無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烏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音渠然覺音教

此段又發出所以無但化化叱避化者之人也將以造物又不知將汝奚適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化大冶鑄金金必欲爲鏌鋣則大冶者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以天地爲大冶鑄物而我於有物之中必欲爲人則造物者亦將以汝爲不祥人哉成然而寐蘧然而覺而已矣寐覺亦是替生二字者此段說着實脫洒可喜議論着虛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九

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中急難自脫脩行之人爲求斷此是以割愛學道今者邦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知父母命子何爲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大冶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鑄爲鏌鋣鋤奚之賢者必不命之冀掃六道升沉隨其業力果報臨身誰容捍拒莊子只說得他一遍生立箇方便法門不曾統爲衆生也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金剛經佛爲衆正如釋氏金剛上根之人一切惟識猛將箇生直下明了三界惟心更不爲立方便法門與人打葛藤去也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兆音無極挑兆總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夫聲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於宜反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二十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烏下同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於聲無有而外其形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命之彼何人者邪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也且相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音玄疣音尤以死爲決疣音換矣彼方且相與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

覆芳服始終不知端倪詣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工內反然爲世俗之禮以觀音貫衆人之耳目哉耶音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言無心也相爲於無相爲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言行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簡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反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桑户乃琴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化言汝已反其眞則無心矣無爲矣而我猶爲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猶者數辭二人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不知達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所起始也故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爲滋有意重在返始也故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爲滋僞首始也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此宜非世儒之道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夫子曰彼何人耶無脩而行無有無以命之曰是不知禮意不謂由彼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脩

敢問畸人曰畸人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矜細行之君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也夫以人中細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乎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音扶下同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音烏下同知不化惡知已化吾特與汝

其夢未始覺音教者邪且彼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如字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耳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音教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邪音耶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喪蓋之也夫子名盡之也一恠之常恠之一國也回一進於知矣一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入於名相之中知謂知其情有所不得已者夫惟簡逐於太樸而不得則當芟煩就簡至於無所有降而入於人之情有所不得而行所謂簡者今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復知吾特與汝與萬物同化所以順汝矣為所以待汝順以待之而彼世法中處順以待之謂方且不將所以

汝矣適皆化也化其等之化化其不將化化惡復知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如字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耳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音教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富否何如故曰吾之所見乎且汝夢爲魚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境吾庸詎知吾之夢爲乎天夢爲魚而不可據以爲實今之所謂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多不復生此顛倒惟異直俱在未覺之中耳

大宋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五

是說夢若是覺人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排知之也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之妙用者笑人不得而參之造適者適不及笑獻笑者不暇及於笑也獻笑不暇安排笑適一適也而天之所爲也去其安排而後入於天矣入於天而有方之外即天也物也

損心造適者不及排知之也

化則化而一天之謂之遊於人力之私化而一天之謂之自然之極也不及排知之也

意之極也因物之可笑而笑之謂之適人之謂天人謂天之謂自然也

此蓋自然而然而一適天之所爲也去其安排後入於天然後入於人而俟於後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朱爲軹音只夫音扶不洞音同疑音仝汝以仁義而劓魚器反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許維反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音貫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智皆在橐音託之間

助辭言汝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漬仁義之藩於逍遙而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汝將何以遊於逍遙自在之境乎無所撓以徙變動也即所謂撓無窮之變而徙於無何有之鄉也

何以資汝謂何以教汝也

言是非乃人所爲世法也奚爲來軹軹語助辭

無莊失其美人據梁勇士失其黃帝昔神之知之夫自君有言至道無窮其能使人陶鑄之人在有教之間耳今見使我劓汝以仁義之言以變動吾之天真成渾成完全其眞純一返其初補我劓汝以仁義之言以變動吾之德如此無已大以具之事未可生則應乎變不全生乃息黥補劓之人以其全生之道喻言汝雖不全之形而不

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不爲義即老子所謂生不宰之義鑿萬物而不爲仁不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鑿粉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萬物盡爲有時銷殺萬物有時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吾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焉於仁義之端是非之辯乎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南華經卷二　廿七

大宗師六

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學問自博文約禮尚守而未化曰忘仁義忘禮樂墮肢黜聰心齋坐忘是別是一段學問如何是又須知此箇忘字與外物忘忘亦是此意率是莊子一段學問之忘忘之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然又是又道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之自然矣方壺

南華經卷二　廿八

大宗師六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音嗣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音壬其聲而趣音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反芳服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

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成聲歌不私貧我不以此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得一句斷煞曰然固有莫知者之爲而爲莫之致此極者命也夫命則固有所與知者之所謂養其所不致而弗得也而後已之所謂命非自然矣方壺

南華經卷二　廿九

大宗師六

子輿曰子桑殆將反其眞而我猶人哉

一篇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成聲歌不私貧我不以此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得一句斷煞曰然固有莫知者之爲而爲莫之致此極者命也夫命則固有所與知者之所謂養其所不致而弗得也而後已之所謂命非自然矣方壺

彼何登脩彼無獨及子孟桑與
天人假然天形惡以貢孫尸天
爲究善守琴乎無誰往於非爲
徒貧咨禮張聞爲子來道天

莫越生自適大適其無眞人蘄適師昌始乾总通夫
知彼乾適宗者疑生坐
其然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
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
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
臥徐徐其覺音教于于一以已爲馬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一

養乃不有容不有悅有不
所有傳有情與不眞知
化許彼有歌記亦有平不知
所乃由惡相來不有信者
不無惡羊黮常易

內篇應帝王第七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
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
如此

齧音臬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
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
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
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
臥徐徐其覺音教于于一以已爲馬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一

齧缺四問即前齊物論中所載者
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大
最先故大道忌之齧缺因王倪之
從此有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有藏仁
得人矣而未及泰氏其藏仁以
出於天則非無爲自然可知矣
徐徐其覺于于徐行徐也于于
一以已爲馬牛者北僕此篇爲知
別也泰氏其知道乎從人呼馬呼
知情信只是箇混沌未分有情有
眞而未始入於非人蓋使知有情
不得謂之自然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
汝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
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音文負山也夫音扶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增弋之害鼷音奚鼠
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
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音文負山也夫音扶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增弋之害鼷音奚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音文負山也夫音扶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增弋之害鼷音奚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音文負山也夫音扶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增弋之害鼷音奚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雖行仁義可得謂之無取也
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無咎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音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音亦）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音畋）猨（音素）狙之便執（音狸）之

狗來藉（音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去聲下同）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於向道疆梁者勇於行道物徹者周知物情疏明者達可比明王徹乎比猶及也胥易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人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皆勞形怵心來人之田獵取也猨狙執太以捷而豹致之人皮以文藉田獵係也此物之才道而美質身而不能自適其適者也勤於學道而可比王治夫明王之謂焉耳明之自王乎不能自適其適者也此類之問明王之治夫明王蓋天下之功而比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似不自己而萬物自化而民常使弗特有高名而萬物莫可舉立乎不可測識之自天下萬世之名貸萬物為蓋乎不使民特有高名而萬物莫可舉立乎不可測識之自天下萬世之名貸萬物為蓋乎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上聲）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音餘）邪而以道與世亢（苦浪）

又必信夫故人得而相（去聲下同）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嗟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聲）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音向下同）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丑留反）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扶又反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音倪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逃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委蛇音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顓音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去聲其妻爨七亂反炊食音嗣下同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其已

又心一有也有自段有自立所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扶又反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扶又反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扶又反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扶又反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扶又反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逃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委蛇音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顓音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去聲其妻爨七亂反炊食音嗣下同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其已

於是踵是流水未定也故曰鯤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處三焉他日又來也不齊巫咸立吾未始出吾即吾宗禪家所謂未本性道家所以未始出而不宰之意體盡無窮而不為主知主即主也為知主此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無事任事矣大道長而不禁止之音教人有為則有窮而無窮無為則何窮之有遊心則入於無窮而未始有始也者以來所受生之理本來雖見在之法實無所得意猶見在之名無有得實既無有始有始以來盡其所受於天者雖得見佛說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故無見得何思何慮故不為謀府無主知即主也為知主此又發揮正意名尸之言主也名者主不為名主則不特無名之實者亦無為謀府遺而府無之言聚也吾儒只說不

終言終身以此為常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哉

三年不出以下直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

音智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直反

忍

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現音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乎物而不傷

既以立說話此又乎不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叔

妙之

任萬感也不傷謂不損本體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脈不斷看他文字起伏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渾然而無竅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

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談報渾沌之德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帝儵也北海之帝忽也中央之帝渾沌也儵忽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帝儵也北海之帝忽也中央之帝渾沌也儵忽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而渾沌死

游天難游聖渾無
心下比於心沌為
自以如無明化於
然亡鏡有王中淡

合嚮林垂勝虛以
氣疾心子物而應
於冲彊勞淵不帝
梁形默傷蛇委王

順物自然不儵神立物散乎不忽巫卻不窺不將鑿乎測

惱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永失真性聖賢吃緊為人往往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老子六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蓋謂是也而孟子之書亦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子南華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歸於樸為主亦有玄學大抵一意貫串所謂天德王道皆從此出法亦有出世法有禪學有世法有道德之經旨其有學者苟能虛心讀之久而恍然真不覺其手之舞之踏之者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王倪不知虞不及泰其德乃真正而行之

知亦無有藏仁要人出經式義不立矚式義七

南華眞經副墨卷之三　恬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而次第編之蓋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如破竹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駢拇篇以道德爲正宗而以仁義爲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句叫出予嫌於莊子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爲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

駢　步田反

拇　母音

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去聲下同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樕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音幸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二

駢拇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指也駢拇枝指生於手足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音甫弗之煌煌音皇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音濯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黃音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劣彼反結繩竄七亂反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屑譬平聲無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二

駢右指連合也拇足大指也駢拇枝指生於手足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譬無

仁而後義夫自名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也肉駢枝均於一無用是故駢於指也多方駢於五藏情者淫僻無用之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古之人以爲至矣是故駢於明者也

離朱是已多於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況離朱之聰者乱五聲淫六律金石而況師曠之枝於耳攓工倕之旋規矩而況曲直之自以爲至矣是故駢於手者也

駢於足者天下多方駢於枝於一無用是故駢於手者也

駢於口者天下多方於仁義之行而多駢於口是故駢於口者也

駢於心者天下多方於聰明之用而多駢於心是故駢於心者也

駢於辯者天下多方於堅白而多駢於辯是故駢於辯者也

駢於知者天下多方於知而多駢於知是故駢於知者也

駢於技者天下多方於技而多駢於技是故駢於技者也

駢於明者也

駢於天者也

駢於天者也

駢於天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好呼高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吻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許橋反也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五

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與續之則憂斷之則悲者頗同而意實不相類蓋手足之有決齕駢枝之故招之也使其無駢則無齕矣無決無齕庸於齕矣庸於決矣無駢枝之故無憂又何啼泣之有焉是啼泣之憂又駢枝之貽之也然駢者以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爲仁義以矜人之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者以有餘於數而見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爲仁義以矜人之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者以有餘於數而見不足於數而見憂其饒之雖不同其爲憂一也以況爲仁義者決不行仁義者決不能自適其適矣亦不自然謂之曰憂則必不能自適其適者非

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侵其德矣既不可虧而小天下也天下莫不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誘然皆生

分上添了箇爲善念頭是以避國而逃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先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處殘生損性與小人同爲善乃至論其極處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辨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褻眞也

且夫音符下同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

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者自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十

駢拇枝於仁而淫於義也余惡乎知仁義之非性邪且夫待繩約膠漆而固者侵其眞也待規矩而成者削其性也待繩約而成者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而然直者不以繩而然圓者不以規而然方者不以矩而然附之而不知其然合之而不知其一而萬世不離故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大明而不議萬物有大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以無爲也

駢拇枝仁義而非性命之情則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而爲最任聰明者不自見而見彼也自得而得彼也自是而謂彼不然也自見而謂彼不見也自知而謂彼不知也故曰其行於道德也跂跂然離道以爲仁者也蹩躠以爲義者也故駢於辯者乎堅白而敝於辭者乎儒墨而欲以奔命於仁義之間非性命之情乎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之間不亦悲乎故仁義其非人情乎

天下惑焉
廑招仁義
夷跖同篡
師曠非聰
性命之情
愧於道德

小惑易方
天下奔命
臧穀亡羊
離朱非明
仁義之撰
是以不用

大惑易性
先名先利
何問讀遊
自見自聞
淫僻之行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十一

外篇馬蹄第九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音核草飲水翹祁遶反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音洛曰我善治馬燒之剔反救力之刻之雒音絡之連之以羈馬檉音機繫編之以阜音皂在簡反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音厥後有鞭策音邊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音植圓者中去聲規方者中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不安飽於義臺路寢也藪草自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伯樂之善治馬而馬之死者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雒與絡通絡首胡為貿貿馬以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貿貿然則治天下之罪皁棧槽櫪也馬噬曰櫪馬縠曰飾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
音符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埴之就規矩與其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
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梁埏刻削
爲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
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二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無蹊音兮遂音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禽獸可係羈而
遊鳥鵲之巢可攀上聲是故禽獸可係羈而
及至聖人蹩躠音薛撇爲仁蹻音跂音第爲義而
天下始疑矣澶音單漫爲樂摘音敕力僻爲禮而
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音希白
玉不毀孰爲珪璋音圭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
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音遂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
獸成羣草木遂長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
之巢可攀及至聖人蹩躠薛撇爲仁蹻跂音第
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單漫爲樂摘敕力僻
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
尊希白玉不毀孰爲珪璋圭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三

夫填之就規矩與其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
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梁埏刻削
爲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
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
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隧遂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
獸成羣草木遂長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
之巢可攀及至聖人蹩躠撇爲仁蹻跂第
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敕力僻
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
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音遂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及至聖人蹩躠音薛撇爲仁蹻音跂第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音單漫爲樂摘音敕力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音希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音圭道德不廢安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音符𢍏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言聖人治天下之意遑遑踶跂皆從足蓋勉強不安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屈折手足之意以禮樂亂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疑與始分疑心以禮樂朴散則爲器之故純樸殘矣不殘之而先孰爲攘擿乎攘擿成而純樸殘而白玉毀矣白玉毀而珪璋就乎珪璋廢安取仁義乎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孰爲文采五聲混道之所由裂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四

夫下音符同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去聲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於革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古八反倪五弟反闉因扼音軛至曼反武半反詭九彼反銜竊轡故馬之知去聲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音步而嘻

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偏之矣故𢍏樸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五

踶跂好知爭利天下大亂罪在伯樂而天下之民乃始踶跂好知去聲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又言聖人屈折禮樂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去聲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相馬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情也馬知之自伯樂治之而馬知之有止此事而已而後馬踶踶善怒相靡相踶善怒之能百端要其皆折天下之性而使之以禮樂治之而天下不可止也此又言聖人屈折禮樂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去聲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嘻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玄音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去聲爭歸於利不可止亦聖人之過也

素樸乃得
安用仁義
伯樂之馬
好知爭利

整足奚爲
樸散爲器
詭銛竊轡
迈其純樸

道德不廢
工匠之罪
聖人之民
棄非廢世

外篇胠篋第十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大盜竊其私則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適足以爲大盜竊故絕聖棄知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扃儒讀免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之未也

將爲去聲胠音祛篋探匧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古熒反鐍音決此世俗之所謂知音智下同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音桀篋擔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

知者今乃爲大盜積聚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如字其然邪音耶下同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拜與其聖知之法而

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拜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二

胠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亦開也三者皆盜之小者言人將欲爲此輩而作防守則必攝其緘縢固其扃鐍緘縢繩索之類扃鐍鑰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已矣然固也是昔爲小盜防之而趨惟恐其縢鐍之弗固而巨盜至則挈之而去負趨而走也

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今爲臣盜積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音耶下同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去聲聲故跖反之石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去聲聲故跖反之石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去聲聲故跖反之石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去聲聲故跖反之石

南華經卷三　三

知其然耶昔齊之開國自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萬古一日可也一日田成祉其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之法而盜之蓋田成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此竊國者爲諸侯仁義存焉故竊國者爲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大小之都皆法聖人以治其國以利其民誠信節之以符璽仁義矯之以正理舉賢以輔之任智以使之揆一以治之故天下之人各保其性各治其事不敢相侵此至治之極也

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音耶下同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去聲聲故跖反之石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去聲聲故跖反之石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去聲聲故跖反之石

南華經卷三　四

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爲大盜守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弘子胥四子立義而死之以仁故跖不得其所謂聖人準其道以行天下也少以天下之而適以天下之害耳又四賢之害者

禁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萇弘周靈王賢臣剖腸曰胞吳王夫差殺子胥倒地曰驪子胥曰劒矻者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音寒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音剖擊聖人縱舍聲正盜賊而天下始治去聲矣夫音符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刑下同聲聖人而利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四

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爲謀然其道未始不相爲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脣齒自寒如魯趙同禍而脣之以者與齒同生而脣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以者伐者趙自閼與諸侯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趙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脣齒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興也故曰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音越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胠篋第一　南華經卷三　五

一法立一奸生斗解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僞而立之者也而皆爲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爲人覺故竊之大者不得而覺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去聲邪

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之諸侯皆竊之矣故反得國而爲諸侯今竊國者也而門也亦有仁義存焉非本心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也是也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如曰今之諸侯猶禦也之意

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六

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之利而於得國之以斧鉞終不能禁其不賞之以人人軒冕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爲是乃其不賞之以人人軒冕重利是蓋至而聖人之過也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而得淵則脫則脫取而隱龍出匿之人不可脫於淵而況窺盜其影而得聖人之抵議其非得聖人之抵議可本不可以明示聖法則人之陰施惟陽設之人人也不以得之則盜而得則盜之故曰國之利器非所以明天下也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七

天下所以明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音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捨斗折衡而民不爭殫音丹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音灼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音交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擢亂列工倕音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去聲鉗巨炎反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之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去聲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煽音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七

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之也擢折其指也工倕堯時巧人玄同二字出老子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以立其德而外適足以亂天下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光銷也法之此輩人所無用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驪音犁畜許六反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音希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音洛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去聲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音盈糧而趣音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好知去聲下同

上好知而天下大亂矣

則天下之利多則國家昏上好知則下詐偽

言古者以見今之往來語出老子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之風而歸咎於上之好知者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事矣

何以知其然邪音耶夫音符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去聲下同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音曾笱音鉤音嗟浮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音胥翠音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好去聲知也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羣然有柄之網曰畢前格木柵也捕兎鹿者用之知也者以知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有弓弩罾繒音增繳音灼施音弋加乎其上而鳥亂於空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加乎其中而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加乎其上而獸亂於澤矣知之所以亂天下也故天下皆知求其所已知而莫知求其所不知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燭山川之精中墮許規反四時之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音符下同蟲肖翹音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音符下同好知也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戶結反滑

胠篋第十

此段言好知也機巧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戶結反滑亂則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好去聲知也

解去聲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燭山川之精中墮許規反四時之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音符下同蟲肖翹音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音符下同好知也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戶結反滑

澹音田淡 無爲而悅夫嘼嘼音之意嘼嘼已亂天下矣

端耎微息而動之物蝡牛之屬也
也肖翹輕飛而動之物蠕蚑之屬也
何謂好知好知者率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不善而知不善而不知非知
求其所已善者求其所已知者求以不善而知善而不知非知
其所已善者蓋求其所不善而知不善而不知非知
者人也見在所已知之自以爲是者也人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已之本同
爲衆白解垢同施公孫滑
堅白解垢同施公孫滑
龍日以解垢同施公孫滑
亂極日以解垢同施公孫滑
言其稱知將與天下之辯持則爭爭則大亂
使上悖之辯持則爭爭則大亂
日月之明則爭爭則大亂
下燦爭則大亂
山則爭爭則大亂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十

川之精中蘊四時之施以至端耎之蟲實
德思慮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世人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存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試存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爲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德爲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之德爲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聖之德爲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思聖之德爲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慮思聖之德爲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之慮思聖之德爲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川之慮思聖之德爲只可氣一象二語老看得鳥獸中失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求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求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之求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之求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民之求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民之求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而民之求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而民之求治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擾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擾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攖擾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攖擾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攖擾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攖擾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攖擾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攖擾攘獨天下已亂矣結句不知不意爲之民而復末也古思而今傷不舍之結語二役一以夫寧而天下深味趣治而悅總等不闕德思之聖人物皆致命其性乘居之氣感召如此因

將亂辭爲盜而去防

負之而成竊之

絨扃堅固
防民之道
得國延世

大盜者來
聖以知仁義
賢以道誅

跖聖人以不道昌
民人至三代而下
三始可議
至堅含德之世
誰爲白同
人不其
始可
議德

爲利則短
大盜不止
削滅曾史
惴於玄同
知詐遽無爲
山川消爛起
惟上好知

爲彈則害
殘聖法
擾塞曠
獨不知
天下已
俗惑於
日月馳
惸辯

外篇在宥第十一　悞字集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之使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爲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以下乃始治之也以故無不悞不愉之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蒙二段乃治身治國之要以理天下者末復自治身而爲中出其緒餘亦足以治天下之末也其翻出之箇不可爲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不可以不爲者又自不可爲者而抑揚闔闢妙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

聞在宥音又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洛音其性是不悞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在季反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音符不悞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南華經卷三　一

在宥十一

在者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爲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之治矣有治天下無可治矣堯治天下有欣欣之治人之性是不悞也上不可添一樂字添一樂字人性是不悞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非德而可以對治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臧穀亡羊無論讀

南華經卷三　二

在宥十一

人大音泰同喜邪音耶下同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肆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聲上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音矯卓鷙音至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去聲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足罰其善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音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於陰善惡之情雖則氣并於陽太怒則不可互論然

其傷伐天和則一焉故陰陽幷毗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君子心不如無喜一喜雖足以快一時不如無怒一怒雖足以治天下以怒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成章者皆治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道不自得中性於是始有喬者有喬者特立而過於高詰卓鶩盜跖曾史之行接於天下之喬者皆銛擊人心而過於猛密卓者鶩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爲失眞亂性之民君子不能定爲賞罰舉天下以賞之人喜分爲善惡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柰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匈匈焉以賞罰爲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者置而不問而且說音悅下同明邪音耶下同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相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去聲邪是相於孽也說故去聲邪是相於開也說辯邪是相於非也說有邪是相於無也說無邪是相於有也說悖邪是相於悖也說悖邪是相於悖也

天德者以爲應迹心反生理加於德天德之即此處悅之悅聰之聰也悅聰耶是於性淫於色也悅仁義者仁義本天德理之所宜謂義則爲德之序謂言者屑屑爲有金玉之貌以聲音爲悅人之淫於有聲色也悅仁義耶是於性淫於德理也悅禮樂耶是於技淫於藝也悅知謀耶是於孽淫於開也悅故有之故悅辯有之辯悅有之有悅無之無悅無之無悅悖之悖悅悖之悖悅悖耶是悅於悖亂也悅悖者悅其反於德也悅德者悅其長於物也悅物者悅其成於事也悅事者悅其便於生也悅生者悅其利於己也悅利者悅其足於明也悅明者悅其勝於人也悅勝者悅有能也悅能者悅有持也悅持者悅有守也悅守者悅有喪也悅喪者悅其反於真也悅真者悅其離於非也悅非者悅其合於天也悅天者悅其同於帝也悅帝者悅其冥於玄也悅玄者悅其通於命也悅命者悅其窮於理也悅理者悅其盡於性也悅性者悅其至

其性命之情則此乱天下矣繙卷者屈曲而不舒之義傖囊猶言不可解也之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去聲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音現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七容反容無爲而萬物炊音吹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到此分明說出無爲老子一篇之宗旨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法之奇處以身於天下者以已之身爲天下之身而不以已私與天下之則朴然無爲而天下自化矣此老子所以託寄天下而爲之眞性得矣也加此然已後可以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五

崔瞿求反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於反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涼昌畧反約柔乎剛強歲月居反推四時運行消息滿虛一成一衛雕琢其熱焦火其寒疑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音玄而天僨粉問反騎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眞心也今之六亂人之心有二乎曰妄心也然則無體蓋因眞心起動而歸眞心圓覺經疏云念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覺自性不離本覺

本處即是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即是真如念即是宗旨同此上皆是因境而生心一或少人所無

雜念提而下進而上進而上下下或人心不已而夜相煎其係之也

菩薩則排之則排則抑則揚之則進引進也銷鑠其精神日以此箇恬澹素朴之心而百姓求竭矣

其動也則懸而天下大駭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聲知

南華經卷三　七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懸絕也念戾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蓋信乎其不可攖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古音無胈音肢跂音脂胫刑定反

其五藏去聲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音歡兜下侯反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音危流共工平聲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符施反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

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憂喪去聲而百姓求竭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聲知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音肢跂音脂胫刑定反

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馬者負不仁義之名而爲盜跖上馬者得行仁義之實而爲曾史故下馬者得行仁義之名而爲盜跖上馬者得行仁義之實而爲曾史故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憂喪去聲而百姓求竭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聲知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音肢跂音脂胫刑定反

其五藏去聲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音歡兜下侯反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音危流共工平聲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符施反及三王而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之鴆反也桁行聲去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音岐攘臂乎桎梏之間意音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去聲之不爲桁楊接槢音習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音鋭也焉於反知去聲而天下大治去聲故曰絶聖棄知天下大亂而天下之生也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是乎天下始人以仁義攖人心故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得天下若斲梏鑿枘鑿之

類皆所以盛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是乎天下籍籍大亂之所由起而天下之罪在於以天下之仁義而竊仁義之名者也是以聖人既不能以刑戮盛天下之亂而以刑戮盛天下之亂者也是以賢者伏於卑而不肖者陷於高上而萬世之後相望乎桎梏之間而大盜已起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竊仁義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利者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所以立宗廟治社稷修法律而以下齊國者豈有他哉非以此跂跂脈脈音陌音役以事其上者邪且夫殫殫音丹工而爲斧斤以斲削其性而後天下始人含其聰以黜耳目而天下始人離其朴以鑿五藏而後天下始人滑其德以淫六律而後天下始人攘棄其所有而悅夫曾史之行以敗天下之德者也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去聲

南華經卷三　十一　十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眩矣而佞人之心顓顓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宿原來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眞經之閱密藏也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此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焉也渾渾沌沌一而不

分爲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天之分悉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陰陽則後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後天奉天時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散之器此老下字新之散之抖所欲官者物之抖所散之器也殘者猶云朴未始以仁義攖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不待族而雨草木不之氣已彫喪矣蓋黃帝言自汝治天下而元氣徵於陰陽驗於人之三光符於草木著於人心有如此者實汝之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一

治爲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

族聚也蓊蓊便捷之貌

黃帝退捐悅全反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又反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音歐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音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著已之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窈窈冥冥至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去至道之精窈窈冥冥之語相爲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悉具在吾人若何而體之只在悉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二

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人神好靜而欲牽之清之人必神好清而心擾乎勞矣故曰汝形無勞汝形形無搖汝精則不能長生總之目視則精搖於目耳聽則精搖於耳心多則知多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自守形形將自化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下士聲女下音汝同括無遺聖妙哉數語只此數語并慕慕然如此蓋大道歌六神一出便收今論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鍵其思慮也如斯而論可知也吾爲汝而敗泯絶其知多知爲敗其體道之至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赫赫者發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至陽不可不知其赫赫爲汝而入於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於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登天而動故陰陽而有天極判而有官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動陰陽而太極定而兩儀分則陰中含陽陽中含陰陰陽之精互藏乎其中矣藏之又藏以爲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南華經卷三　十三

一爲作於子四爲其即則復其陰主乎天而宅吾之身即極要此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登天而動故陰陽而太極定而兩儀分則陰中含陽陽中含陰陰陽之精互藏乎其中矣藏之又藏以爲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在宥十一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女音汝下同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有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音符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泯音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華經卷三　十四

此段正荅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道不二之物以指而言也蓋先天道撲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却謂吾生有涯安得長世何陋之甚也故得此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爲王者上德行事

也爲皇爲王只在有爲無爲上照出非是寶語失吾道著猶生也爲土則見光下則爲土見光於土而反於土則化而昌衛言百物人但見其生返也便謂有終土非有極不知是乃失道之倫今夫百昌皆生日月參光而不變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去遠我者自去吾不知其來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所以長生久視之意諸解失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陛音甫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吐黨反然止贄反楷立然立曰叟何人邪下同叟何爲此鴻濛拊髀雀躍不輟丁劣反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濛拊髀雀躍掉徒弔反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

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浮游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上聲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爲的意思作主正謂天道以其眞治身而出宛然自遊視之即發地文畫字雲將曰東海之神鴻濛也雲將不得已而言發語助詞之貌然皆也寓言拱立自得貌指鴻濛氣象言不得已而言之意段段精穀何爲渾沌鴻濛養育羣民人生於天地之間正弗知答知也識不正正以六合佐五之一以胸襟活潑出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道大通合精合一之老聃見此以心傳心之妙故鴻濛答以觀所以散之之道池之虎濛鴻養育羣民人以弗知之意前問答夫欲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濛對雲將出宛然者想見其縕風爲的意思作主正謂天道以其眞治身而出宛然自遊視之即發地文畫字雲將曰東海之神鴻濛也雲將不得已而言發語助詞之貌然皆也寓言拱立自得貌指鴻濛氣象言不得已而言之意段段精穀何爲渾沌鴻濛

貌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汩汩然其作止自能飛魚自能躍容以天真非真機之自動故爲自知不能以又何爲狂焉雲將言我聞夫子倡狂之人其如體認力與乎其間既爲民之放也謂是則效之鴻自然而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滃鬱朕皷曰誠天有常生常經順拂而物成玄者玄而鳥於飛民之性也皆穆之夜驚與禽獸同羣義則亂之成解禽獸之情之徵也何者上古之民與禽獸同羣焉得羣而生無彼我之別也一言而治之則化生心之動故鳥性然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去聲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

嘗出乎衆哉因衆以窒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音覽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侥倖也幾何侥倖而不喪去聲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去聲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俗之人多以爲異己就此便說世俗之人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乎己所以不喜之人之不得其心而議我以爲人也既已同之聞出於衆人是人已不知之獨也見以有心爲主是者之國之以而治之也不必見其而治人國也一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夫音符下同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大孰甚乎不持自外物而言之耳不物之物而不則道物者方能物物故有大物連用二物字者上物字謂能主張綱

維乎是物也夫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

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頭言大人立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意盡其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大道窈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馬得有有也昔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有移若覩天地萬物之非物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我耶故曰大同而無己無己馬得有有也昔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有移若覩天地萬物之非物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故以有爲有者觀有者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禮樂紀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有移若覩天地萬物之非物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之故君子蓋自三代以下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有移若覩天地萬物之非物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滅以無爲宗則天地之友也此哉

故因華損益與時推移若覩天地萬物之非物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之人孰能與於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爲者天也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說斷中斷之滅相無有矣蓋無是無中無之道空無

則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上聲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結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相離無是非有中說斷而遺相大人立言以教天下無情而影之隨天下之而應聲無窮各得其宜也如配孔子與人配天合下之感隨而化也無端汝適復來吾以天待之下感而往而行適也道乎端各得而無方竭其最妙如此盡其所懷即寂以待無窮之因焉自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音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不爲者宅不可爲不因卑而遺不乎可物不故立言中語之道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乎義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禮主節制節節則止而不可以不過節制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已故禮雖節節不成文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雖向鉛中作三教聖人宗旨不殊至於知之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可以不高也則一謂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謂不分一而易焉以從道不可以不易也一謂不分一而不可以不易則變易以從道不可以不變則變而不可以不易則不可以不易則不可以不易則

有爲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爲爲尊可得謂之知道者乎在宥天下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曰大怒眺陰陽不恬不愉其反傷人也莫若無爲而已矣又曰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外篇天地第十二

此篇言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地厚日月星辰繫焉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衍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去聲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悟字集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五

黃帝叩道物自化焉之教

雲將遇天無爲有爲所懷

無知無爲不爲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一

以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去聲以道行。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君去聲而

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爲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撲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此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萬物者皆自然也德謂得也物者道也德者物之所以生也道謂導也導萬物之所以成也馬者上通於天地者也人者事也然而人之形而下馬者也故曰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無上下也精粗也技則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義則兼於德矣德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天此段所論極爲精當聖人而兼者合而一之義分而復起不能易也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正結上意通天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畜天下者不須有爲法天之道馬盡矣天之道無欲也而天下自足無爲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定淵靜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得而鬼神服然則所謂一者執有外於道耶而無心得者又何莫而非道耶

夫子曰夫音符道覆芳服反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枯音心焉無爲爲之謂天無爲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竹臥反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吐刀反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大道體夫道天之所以爲命者也故載萬物君子法天以體道覆載萬物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道心焉剖然之謂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道自然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仁故無爲無爲之則謂之同不同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可以入刳入後可以立紀萬化是故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道德成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物挫則可以綱紀萬化矣容洋洋乎狀大道

物累其心則體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
君子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
乎其事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謂任而歸之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音洛壽不哀夭聲上不榮通不醜窮不
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去聲不以王去聲天下
爲己處上聲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
重而見外之輕矣爲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內
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榮通難
得之貨不足貴也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
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
爲己處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四

不醜窮而死生同處之一而化齊也不
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
己處顯富有四海而不以爲富有天下而
不以爲顯則有之其明之謂也若夫所
謂乎明如中庸著則明之顯明謂光輝發越
而歸之大同若夫大死生之變大矣彼則視
之旦暮然旦亦暮也死生亦生也何易乎心
何變於己哉

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音符道淵乎其居也澹乎音覃其清也
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
物孰能定之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五

又述師曠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
鳴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淵乎其居
澹乎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不鳴得
能聲而鳴聲理而非聲者吾人之天機自
然之覺性亦無自有本有金石本
無以鳴語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聞和聲馬故深之又深而能物馬神之又神而能精馬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下意來蓋本原者道也道可聽而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視而視乎冥冥爾不可聞而聞見之中獨見曉馬雖則不可聽可視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馬故此獨見之中不外而行乎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可測矣有之外以泯聞見而後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處發見能供其求不時騁而要其宿大小語大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脩遠也而實近遠之體如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脩遠當作遠近或作近遠亦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音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也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得之知識離朱明察止見有形而能窮其理則清淨無心得道也喫詬口懈反口豆反善辯也索所白反下同玄珠象罔無心也無心猶隔一重關此則清淨無心亦無者更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蘧蒢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由曰蘧蒢缺可以配天乎吾藉被衣而要之被衣曰蘧蒢缺之為人也

聰明睿知去聲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去聲而火馳方且爲緒使去聲方且爲物紿音核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音符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音帥也圯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配天天下而問齒缺於爲君也書曰其由圯配上帝堯蓋欲讓哉言竅竅音鑿而竅鑿全渾池是故爲缺之謂之資賦之以人立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眞常之性矣故曰物化而未始有恒此皆又下有一知字有爲之道應若置之有爲名相之言缺之中其才所爲不能首與物化之妙有族後又何揚之而配天乎雖然

之有夫音符聖人鶉音淳居而鷇口豆反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音閑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揆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多懼者懼其生亂也多富而多事者勝心不已也多辱而多嫌其易侮也封人以是祝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不欲之心便有意必非自然也故封人教以處之之道蓋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累者多男子而不鄙不富而分之衆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矣何謂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迹皆擇不擇食而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復如是故天下有道則與物俱亨無道則脩德就閒以免濁世如此千歲亦不爲多縱使厭世而去乎其心度世非幻不滅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無殃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災水火風也如此則亦何辱之有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於下位亦皆寓言耳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音盍行邪暗無落吾事倪倪音邑乎耕而不顧

闔與盍同落荒廢意倪倪弱壯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聲去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冥音莫狄反合緡緡武巾反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

此之謂而等已始不此無之一一者此
段要無止說說之能辯上非話太若教又地造性命根
究泰名此老天物地之化自之始宗
極物老天物造之儒自上者無始蓋而示
性命之化自之儒上者無始蓋上老子也無名以
根始宗而示人以反還歸復
始物也無名即老子無名者此名上推出只說到無無
名老子只說到無無者此名所
謂之分陰陽以爲闔闢性命不也是則天
之諸動物動其動形神保然各於泰
所者既而仁之所以命於諸於穆命物用穆胎則物
德有之則儀儀合氏而生生植生生藏物諸於穆命物用穆胎則物
物天則則此謂形物之者矣物理胎則物用穆胎則物
同者之是神之形物理胎則物用穆胎則物
乃全謂則則元者成要者造者動不也是來
虛矣性所其性則生皆卵化動則已是來
者德故謂視一神理一者之鼓意蓋如此造化之道曰維天
神之脩性聽也言保謂之留萬物之出機化之道曰維天
迖至性也故動如也形成臣生寓而成形質者曰留題維
於則同於莫不合家謂之元形者有形留題維
虛也於物反形體保德神自之元形者有形留題維
則無即反神自之元形者有形留題維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晉易技係勞
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狻狙之便自山
林來立于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
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
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
天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聲可不
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玄寓同宇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聲可不
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玄寓同宇

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而
同於物其至德若此然而太物無無有心
於同終於有如何可其要則無心自心
自然盡之矣故合冢而鳴冢而鳴冢鳴而合此彀音已
也胡爲而鳴胡爲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
今之人所以不得如彀音者緣有心也
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緣人昭昭我獨若昏
若昏若愚若閽若人察察我獨若昏若愚若閽若人察察我獨若問意蓋如此如是
自然而不以已私與之順矣大順者順其
也脩性返德其道如此

此煩若烟火相著有放語言可離句逈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其功人聖智是離察衆必於所辯者則析理好求衆涕也有放言可聖謂白當必所衆言衆曰不之人離可子然指孔子治道之謂所治之道也適此之乃者則析理好求衆涕也有放言可聖謂白當必所衆言衆曰不之人離可子然指孔子治道之謂所治之道也適此之乃者皆在老不可堅之之其可也有放語言可者辭夫不子聖謂白當必所衆言衆曰不之人離可子然指孔子治道之謂所治之道也適此之乃者皆在老不可堅之之其可也有放語言可者辭夫不子聖謂白當必所衆言衆曰不之人離可子然指孔子治道之謂所治之道也蓋勞官子聖謂白當必所衆言衆曰不之人離可子然指孔子治道之謂所治之道也始心者之人析昭矣察謂然衆曰不之人離可子然指孔子治道之謂所治之道也也林易所而義昭辯焉不之人離可子然指孔子治道之謂所治之道也以形謂能之乎者之惡之言曰雖不焉一是則可謂我獨說也衆之道也才適人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累則山聖之間人林而則既不昏以昏捕烏默能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累必係之人而既不昏以昏捕烏默能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累必係之人而既不昏以昏捕烏默能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又如執扴狙之以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又如執扴狙之以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又如執扴狙之以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與累之間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與累之間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與累之間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衆者能者衆蓋所不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衆者能者衆蓋所不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衆者能者衆蓋所不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踐衆蓋所不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踐衆蓋所不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踐衆蓋所不既能又名以才藝名之而適事係也胥子過之人之天而寓我謂庶計庶適

狀則而所能謂皆形無首有言者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狀則而所能謂皆形無首有言者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狀則而所能謂皆形無首有言者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狀則而所能謂皆形無首有言者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狀則而所能謂皆形無首有言者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狀則而所能謂皆形無首有言者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亦曰謂則不所存上則一知名以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動盡形能謂體能保存天無形者言名以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衆無體能謂皆形無首有言名以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止然保存上存一知名以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亦亦神矣天則無趾者呼才默烏之故大以物繫而憂思慮知謀巧便捷之狶為人所屬其形德之容貌辭氣心術將為天下配道之人也

止豈者故之是民開共凡夫智默能適其見游心於是性哉若同異果自麥

衆能也有載能踐形無聲形者也與無形心無耳者聞自異

死獨如是與聲無形者雖有形心無耳者聞自異

亦異於之形而臭者也與有無心無耳者聞自異

死於人人而皆存也竅形而不耳者聞自異

衆生哉世所希則鑿無形而不耳者聞自異

亦但見希有是鑿無形而不耳者聞自異

生見衆有是無形而不耳者聞自異

衆

蔣閭葂音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設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荼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鋸郎音堂之怒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音升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蔣閭葂覿覿音糴遞反　許然驚曰葂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拯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亡頂反涬户頂反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閽蔈謂茶儉見季徹因舉昔之魯君者若過帝王之道不是以黨帝王之德蓋帝王之所爲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人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往投者衆於不勝任其耶於心是心揖心本於徹性樂於人性人之性也則順民心而教由此成俗由此易風者自聖人過爲之防以止民之失仁義禮法度於是乎始繁文縟節以惑民之心而朝徹不知自蕩蕩廣平之治何謂揖揖蕩蕩自然揖之而生疾註矣意既已正使其大若使謂各民得其所安欲棄其性同於德而弟而溟涬之其德所由大戒相得相忘若是則心豈有跂以跧之如此而故而復之藥之可試也而其治度於是乎民始釁遠易簡之理以化其民心則反爲妄也而朱子註意不爲也子貢瞞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户圭反鑿隧音遂而入井抱甕烏送反而出灌搰搰苦骨反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口節反水若抽救留反數音朔如沃音逸沸也湯其名爲槔音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音門然慙俯而不能對有間去聲爲圃者曰子爲誰曰爲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許規反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

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仰一作卬

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即今之塘坳鑿隧所以近水而酌甕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蓋爲子貢之械捷以機心存焉故不白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白也白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粹故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純白其神也定則日見其輕躁而言已故曰純白不定神發神不定者不可以神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爲宜乎心趨之而方且以不知目心以機械之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居道之所載也夫此機械之巧生於利同然趨之而

也神形所主也形全者神全人之道蓋全神不假言故曰形全則神全之道也其生也浮而不繫其往也不知所求之備哉而我能之益損於其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胡本反又作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音符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渾沌氏抱甕灌乎道德者也蓋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溉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於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故謂之無意於橫目之民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官施而不失其宜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不知所之也

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致命盡情天地樂音洛而萬事銷音消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藥以脩慈父其色燋反將進然聖人羞之

黙與溟涬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至德而歸重於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旨亦相似

門無鬼與赤張滿稚觀於武王之師亦張滿稚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去聲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去聲而有虞氏治之邪音耶其亂而後治之與平聲赤張滿稚曰天下均治去聲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禿吐木反而施髢音替帝反病而求醫孝子操平聲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爲悅共給以爲安以身寄托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惟泛泛乎若行而失其道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所歸財用飲食餘足其全德之而常若所從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所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稚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去聲而有虞氏治之邪音耶其亂而後治之與平聲赤張滿稚觀於武王之師亦張滿稚曰天下均治去聲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禿吐木反而施髢音替帝反病而求醫孝子操平聲

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故設無鬼及泰同旨離有遺論也雖然有虞氏之德不及泰同旨離而後治之者尊虞離而不得尊此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滿離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治之者對揚天下均而有治之耶音耶抑亂治之也無容於治之世雖無亂形而因以得人心已有亂萌矣故治之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消亡萬物復

上神者神人窅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能神人此使其一爲軀殼所累則又烏能洞煥曠蕩而無垠乎故曰天地之所生一也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致之和之亦賦之命者天地之發皆中節矣復情使盡也蓋情者性之動而蓋性之所發致命盡情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蓋性之所發致命盡情蓋意蓋揖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稚一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罹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氏之治而天下知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之所以推尊虞舜之德至矣但時之所值不得不爾蓋天下均而有治之者無鬼詰問天下均而有治之者對揚天下均而有治之耶音耶抑亂治之也無容於治之世雖無亂形而因以得人心已有亂萌矣故治之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消亡萬物復

悟之言天也下於是滿稚因無鬼之言而因有之言而亂而治之也蓋天下均而有治之者無鬼詰問天下均而有治之者對揚天下均而有治之耶音耶抑亂治之也無容於治之世雖無亂形而因以得人心已有亂萌矣故治之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消亡萬物復

何爲討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瘖之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癒瘖之治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髢病於無事之天而同脩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脩其慈父其色燋然無心與親之無恙之者恐其心之勞而事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處乞反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何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終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心民如野鹿放曠下之而已矣不自知其爲仁也實而不知其爲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爲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爲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爲恩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歆羨故無傳

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之所謂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音耶下同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諛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爲不使人有所行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未可苟同於世俗也今世俗之君親善者謂之善而親不善者不謂之善之道音導下同

爲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拂然作色而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定守耶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音導諛與夫符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知其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啻知其不可得也而強聲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聲夫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許甲反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缶缶鍾准本作垂鍾郭璞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啻知其不可得也而強聲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聲夫

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莫不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高出等夷人爲之也以譬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至心衆人之口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勝招之也衆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施公孫龍子明之人惠

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爲譬喻之辭以欲人之易曉飾辭者不欲直遂致爲潤色之辭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不足以聚衆而始終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導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夷人爲非物無高出等夷之心衆人之口至言不入於衆人之耳而不自謂之人惠施公孫龍子明之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

以至言以適於道其不及遠矣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踵惑而不前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者滕以二亟謂其足也以況天下皆惑於俗言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其不可得而一惑也故莫若姑舍是而勿推推則天下無人不知天下無人不知矣推而求之不知又不可得而推也然則天下無人而又不敢絕望於斯人蓋莊子處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有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厲惡癩也厲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本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惑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乃至終身不知之故設此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此莊文之三昧藉於文陣中殿後收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

去聲下同

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去聲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音符趣舍上聲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尹必下同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熏鼻困慘子公中去聲額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上聲滑音骨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鴝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泥塗同貧與遭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史盜跖行義之清濁不同然則狗利均失本眞蓋道以全眞爲貴眞性

壺繹墨音繳音皎皖皖環版反

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戶覽亦可以爲得矣

柴義有三一者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爲取舍也物之亂性者聲色爲最楊墨之爲儒雖視窮欲者有間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爲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則皮弁鷸冠搢笏紳脩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脩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枝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纓繳皖然目視而不

執犬成思若性蕩民丈人灌畦入素復朴混冥眢曠稽鄙周師導訣苟同困可謂得

技胥休心匪兄堯舜諄芒遊壑至德無思與形銷亡魯猶狼臂天下大感

大聖之治溟而弟淳池假脩渾上神乘光徹卑菟論虞亦瘍醫失性離跂

取動若然者不是罪人之交臂而反以爲困而反自以爲得則亂解其縛歷指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爲得矣蓋謵詞萬世之下猶有遭其諧作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玄古之君乃兼於天神知通於石以鳴寞寞精視乎冥冥聽乎無聲金而孰能配天祝

齧缺問乎道曰子�known道乎曰吾不知道曰物固不可知邪曰雖然請言其大略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生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深六極之下而不爲高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王德之人不離於德德同於初同於初而無有無有故實德不德不德而無以爲德有以爲德而未離於德德至同於得同於得而萬物無足者自然一畢萬物以生生非生也有待而然物不得不然待不得不生安知其所不生安知其所已生

事藝道德立之本原道漻乎清王德之人獨聞獨曉象罔可得堯禹讓於華德神堯禹勸於聖德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終

忙字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四　　濬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自然爲用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道之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極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之文浩然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音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王聖人即皇也帝即皇也帝王之德一也所以運焉者有所以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而已矣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之情者也

差等以邵子皇帝王霸言之

夫音符下同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音愉者憂患不能處上聲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臣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

由我行矣　由我出而道由我立法

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音遼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漠無爲此靜之意義也天地之平語道德著曠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焉至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則虛虛則眞空之中妙有生焉有生焉而萬分而敦化著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靜無爲也靜則動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也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能

入外虛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原此本原言天地萬物皆從虛出故曰知天樂下同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去聲天下其鬼不崇息類反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鏟音潛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音扶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下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爲自然此之謂天樂

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聲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羣動故無爲而尊也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即內篇所謂大本大宗師也天和與天爲徒者也和則樂矣故又謂之謂人樂只是箇無爲自然又引戾反天樂人樂然人與人爲天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數句來作印證此謂無誰曰不爲

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與天爲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故其生處動靜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此和樂之中瀟瀟灑灑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以爲鬼則不祟以爲謏則不疲一靜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已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學問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夫音符下同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

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知去聲雖落天地不自慮音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音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上聲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此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落與絡同謂包絡也窮竭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本五末此之謂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本五刑之辟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音催去聲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又自有爲無爲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爲器

庶事其用隳矣

此又自無爲中翻出簡有爲者爲臣道之當然然前言明此以此而舜之爲臣也則亦當無爲矣林屋齋以爲莊子不得如此拘泥非是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雖有所爲使無虛靜而淡寂寞無爲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爲器主之將日見其機變雜而

則有爲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故無爲之道要在於主有爲之法詳在於臣本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上聲先而少去聲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去聲變化之流也

夫音符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音潮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

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後乃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於天地觀變於四時體撰於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綱維以立人道之極昭穆之有序也以鄉黨尚齒而朝廷則尚爵之有序也以行事則尚賢而承乘之有序也

是皆大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發明本在於主有爲之法詳在於臣此段畧盡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去聲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去聲下同處上聲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許六反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去聲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本立而道德次之道德則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德而道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德之分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禮者道德之華而亂之首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各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襲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由其名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脩身各安其所以先之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音悟道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許六反

禮法數度形名比去聲詳古之道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變古今之變而用之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德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變古今之變而用之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德也

自道而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及於賞罰故此先之倒而言之也語之倒而本末先後不可以不察也

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先之倒而言之也語之倒而本末先後不可以不察也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者其末學也驟而說之皆治人者之所治於人者也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者其末學也驟而說之皆治人者之道也

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之道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萬物之本也

用天下之道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萬物之本也

明此以南面者堯之君天下也以無為為之主

明此以南面者堯之君天下也以無為為之主

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冥為哉

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冥為哉

天地而已矣

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去聲史有老聃者冤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
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於是繙音煩十二經以說音稅老聃中其說曰大
泰音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
問仁義人之性邪音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
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
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
愷音開待反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

音噫下同幾平聲乎後言夫音符兼愛不亦迂音乎無
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
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上聲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音傑
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
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
於周室以爲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冤而歸居孔子往依焉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汗漫也因問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性孰與仁義嫌其太謾之光子因問也因問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音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開待反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

此二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主之至矣又胡爲偈偈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也擊鼓而求亡子也擊鼓疑古有此俗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平聲趼音繭足聲趼厚皮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

崖老子漠然不應十七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音符巧知去聲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重趼謂足有厚皮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怠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虜爨以妹作味謂棄蔬於暗昧之地以妹解蓋意妹氏棄蔬似覺未妥不若直以妹解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踈棄之成綺明日復請教之端言昔者有議於夫子正以發其請教之端而作狀無崖亦儉嗇之徵驗也綺明日復請今者正爾卻矣聖言巧知聖神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漠然不荅所以於是成綺因不盡於前而積斂之狀崖衝額顙而不仁生熟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揭音桀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本其寂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且廣乎其有容淵乎其莫測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已具其曰形者曰德之末耳自與非至人孰能定之一切外蓋不足以爲之累不累操之何福之尚故有心不與之偕所以足爲無假則極物之眞而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即所謂遷所謂累所謂退仁義而賓禮與樂者此謂知本此謂通於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音符下同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而藏之視爲秘典以爲道載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道者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爲乎貴言傳書也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在於言人之所可貴者亦必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反符殄斲陟角反下釋椎直追鑿而上上聲問桓公曰敢問公之

所讀者何言耶音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音符下同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句准林解意指輪筍而言徐寬也疾緊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要在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黙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甘而不免爲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虛靜恬淡
堯之爲君
達本明宗
末在於下
五末非先
太平令主
聖臣告君
昭揭仁義
書貴載道
輪扁設譬

和天和人
要歸主君
九變次舉
曲士論治
天德出寧
老氏棄妹
言豈盡意
古人已徂

本在於上
詳責臣者
先倒孔成
後有而行
道聖藏興
書刺書夫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八

外篇天運第十四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爲而賤有爲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闢闢變化如風雲之卷舒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假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上聲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古咸反而不得已邪下同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雲爲雨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音洛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噓吸風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之淫樂風起北陰陽和氣所成故以爲造化之淫樂而勸是隆如蘊隆雲雨者事淫樂而勸是隆如蘊隆之隆雲雨露雷而已舉星辰雨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招音超曰來吾語女上聲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去聲下同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天運十四

如上細細徵問巫咸只以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潤而居無事者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於上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上篇本末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爲自然者也

商大音泰下同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

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莊子曰不然夫音符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仁道而舉不仁者以言仁無親者以言至仁無親者以言至直是突兀奇聳然亦有至理可想蓋虎狼雖暴而亦知有父子之親可見仁無往而不存何須石之所而元氣無陰幽糞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而元氣無不從焉糞壤無不由焉此造物之無私也問至仁而曰至仁無親蕩蕩乎大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可憎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可憎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也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故莊子曉之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也有至仁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孝者之所言非過於孝者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至仁之無親又乃不及於孝故乎

天下同音符

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忘我難使忘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兼忘德遺堯舜而不爲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故以爲難忘親易而使親親之不能忘我則是我無心也親亦無心也渾然一家也使親化而入於無迹矣故先以爲難猶一也渾然之中不見有可愛可憎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我之德遺堯舜而天下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名譽拜焉是以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南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也何者皆去之遠義不兩見故至仁則忘親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難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本於由衷愛愉色本於和氣愛孝難敬謂恭敬不識不知不知不知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故以爲難忘親易而使親親之不能忘我則是我無心也親亦無心也渾然一家也使親化而入於無迹矣故先以爲難猶一也渾然之中不見有可愛可憎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我之德遺堯舜而天下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名譽拜焉是以道不渝

不渝不可得而渝
孰得而拜之哉
壯門成問於黃帝曰吾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
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
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音清夫音符至樂者先
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
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音執
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音廷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一死一生一僨粉問反
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通作樂之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序者聲以正之則不亂故曰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先德而應之以人和而應之以心之謂應和之則自然五德之貌言理視聽思慮董之以五形和形和則萬樂盛一作太和形和則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音執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音廷其卒無尾其始無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阬音坑滿阬塗郤音隙守神以物爲
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
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
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梏老反梧而吟目知未聲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

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
移
女汝音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

有聲不得不窮順之自然而無不之於容止言其樂不過乎耳既乃所自見於四肢百骸而動無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已蓋如其地逐而無所倚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六極女汝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

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其精神揭而高明之謂自然之命者言樂其精神揭而高明之謂自然之命者言樂其精神揭而高明之謂

遊樂之謂其聖聽聰而無樂故樂昏則昏
則順於自然之命者順自然之情而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天機五官皆備
天人之此神則主如是故有焱氏為之頌曰
不得於心說者也
不見其形充滿天地無為而天樂
不聞其聲視之不足謂之天樂
無窮哉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於感則樂之德尊次以怠則怠
於懼則樂之德愚愚謂昏
於惑則樂之德尊次以怠則怠
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感
然而至於樂女欲聽之耳目
者人之至樂此不足謂之天樂
一徵耶

天運十四

去聲為妥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
曰何邪師金曰夫音符狗之未陳也盛平聲下同
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
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
彼不得夢必數音朔眯音米焉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
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音耶

下同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齧
是非其眯邪　夢音蒙
芻狗祭天解厭之物祭則棄之禮也若復
取而尊之則惑矣惑則生夢生眯夢謂魂
識顛倒眯謂目睛虧避今夫子取先王
已陳之名物羣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茲
非一徵眯之

夫音符下同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吐回反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音餘下同周魯非舟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音結者乎
引之則俯舍音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
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去聲故譬三皇
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音查梨橘柚由去聲邪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吃齧音臬挽裂盡去向上聲而後慊苦協反乃安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音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逷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

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而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無方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故應無方以故無窮而俞卻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治之應爲馬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無窮而變何必屑屑然以仁義爲耳目之於人哉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也貴馬耳猶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俗人以周公之義繩天下之人猶引柔使狙也必由古道必變今衣以周公之衣也而觀其求狙而不得其情不亦悲乎周公之所以教人臣子之道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

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而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無方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故應無方以故無窮而俞卻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治之應爲馬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無窮而變何必屑屑然以仁義爲耳目之於人哉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也貴馬耳猶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俗人以周公之義繩天下之人猶引柔使狙也必由古道必變今衣以周公之衣也而觀其求狙而不得其情不亦悲乎周公之所以教人臣子之道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子之終窮耳若眞謂帝王之道必不可行之於今則又痴人之前不得說夢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音貝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音烏下同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告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謂制度名數道之形而下者陰陽謂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此皆求之於外故久而無得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可傳之意景爲精切非苟以騁詞求勝者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職而何哉是之故必至於相誣也然則夫子之道窮也非窮而變何必屑屑然以仁義爲耳目之於人哉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也貴馬耳猶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俗人以周公之義繩天下之人猶引柔使狙也必由古道必變今衣以周公之衣也而觀其求狙而不得其情不亦悲乎周公之所以教人臣子之道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篇中重重譬喻皆憤世嫉邪極言世道不可挽回之意蓋以蚩古道之難復而哀夫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主謂於道的有所見止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道而正焉之正如魯子眞積力久一得夫子印證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不出之聖人不隱者作止語直待其自悟而後正之聖人不出多言以強聒默無非至教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邃音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上聲古反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音補逍遙無為也苟簡易以豉反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

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多取擅之已身若夷齊奪名於首陽之下比干剖心於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譬猶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覘之一刀兩段更無滯也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必受人之詬責我者全責我者備矣故曰天

鑒即殷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知止足之人蓋貪夫徇財烈士殉名奔者死權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此不知鑒非善保全之人也故謂天之戮民也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平聲之則慄舍上聲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恩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音咽滯為能用之故曰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人所用之器其心無變而心無所湮滯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湮滯也以是器然後不暗境轉而得遊於逍遙之鑒

若其心以爲不然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開闔影來天門者靈府也天門開則蕩蕩無礙而如如自在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音甫下同佐反糠音康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音文育噆音咂厖則通昔同夕不寐矣夫仁義憯音慘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聲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音耶夫鵠胡洛反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聲去不足以爲廣泉涸胡洛反魚相與處上聲於陸相呴音吁以濕相濡音儒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夫淨之體一物目與膚尚然而況吾心乎空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爲心還乱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者還其混沌之天而不以竅鑿之也且人之稟賦皆出自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爲優劣皆爲天下純全之朴一有造作則不足爲多矣今號天下而曰仁人義士不識其爲足

自然之朴乎爲名譽之觀乎名譽之觀不足以廣泉涸則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一何病也道德隆則人相尊以仁相尚以義何乱也不若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同合子又何規老聃哉

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舒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嗋合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居慮反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音符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去聲女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去聲其親殺色界反其殺同上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以證反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聲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非殺人自爲種上聲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尸居而龍見不常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而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足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當之故子貢以聲名爲孔子而孔子見之老爲先容而往見老子方倨侮孔子孔

下睽苦圭反 山川之精中墮音隨四時之施其知憯音慘於蠆音邁例作蠇又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子六反然立不安

大道無爲之世其民閟閟其醇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何者日月有明而不能以照覆盆今馬用智察察則上悖日月之明以爲明矣山川之精居方奠位今馬用智察察無故而濬山無故而鑿山川則下睽乎山川之精矣四時舒慘氣序自如今馬用智察察之爲

先事之備多未然之防寒暑不能擅其權生殺無以施其令而中蘷乎四時之施矣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禍憯於小獸鮮規無考註云小獸鮮規之蠆尾蠆蠆之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不亦可恥之甚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音干著七十二君無所鉤用甚矣夫音符下音同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邪音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去聲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奸音干也鉤如易弋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爲彼笑侯

白鷴音閑之相視眸茂侯反然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

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爲不遇也盍亦天下有以感而風化者乎不運上風自

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鴝鵒音瞿臞音渠傳沫細要平聲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夫以神相感者若白鴿以物類相感者有以氣相感是也有以形相感者雌雄相視盻盻雄鳴於上雌伏於下而生子是也有以命相感者雄雌同氣異形而生子是也有以感而風化者雌雄於下雄鳴於上而風化是也有以形而風化者雌雄於下雄鳴於上而風化

若然止之於不相與意正其無在外而上重宣此同化此所鵷之出靜於自然者正舉所得者互以化通
比正門言變若自上皇志反然重老人病仰烏亦子何之之不不自不不而可可神
古今水陸舟車異通
孔聖正其不可傳耳
無廬不暫不可非口
邊白烏乃失其之
鵠亂知治而至
大以迹非治黥
陳

執至洞居仁庭無事親樂
道斯可契
無公器
而陳主
不止
狗
風民乃化
之斯矣
仁義
惛心
神
駭
其
得
化
冉
遊
之
難
虛

外篇刻意第十五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箇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文中最近時好者熟讀詳味妙義自見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音非音為亢音抗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下同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吐回反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一

下為治去聲下同而已矣此朝音潮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拜兼者之所好也就藪素口反澤處上聲閒下音同曠釣彫叫反魚閒處上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吹呴吁音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同引而壽無不

悉也無不有也澹音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制也尚高尚也怨憤詘也詘枯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於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爲脩潔其身也無不爲而無不有即無爲而無不爲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故曰夫音符恬惔音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以豉反下同

天地之平道德之質只是以平質二字分貼兩邊無甚深義聖人休是一句言止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聲知音智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迕五故反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此數句甚有意味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虛一有逆與一有迕則有物交則征逐則胸中有世情而不得謂之粹迕與逆相似但逆細而迕粗無迕易而無逆難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乃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夫音符有于越之劒者柙君甲反而藏之不敢用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四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音盤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于越吳劒也柙而藏之敢輕用寶之至也況精神之爲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存眞而精不虧自全而神不離合於天倫

無聖人之德不爲賢士之行淵乎其無底也漠乎其不可測也

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五

外篇繕性第十六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通說下以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醇無疵

繕善戰反 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去聲下同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音符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音洛也信行去聲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乎

則天下亂矣

繕脩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治俗學障性思不可以恬養之義蓋能以恬養之則不可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求明道者以恬養知此一句最好乃繕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聲去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聲去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此句難解蒙晦其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德乃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其正各足蒙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

加人之德無益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
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於無爲自然之
天此大道爲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
語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冒之義也古之
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用
是道也故當其時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爲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音遂人伏戲音羲始爲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
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
興治化之流濛音漾涬音淳散朴離去聲道以善險

德以行去聲淳淳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
去聲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溺乃歷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去聲下同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
興乎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隱故不自隱

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爲知者以其性有所
以燧人故品順也爲德再衰則順而不一不順則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孫
坂泉涌危鹿也之師心識知也不足以定心天下之心從性之師心濛道與心
溺而復其初之人蓋不至是乎又心從心起心濛道與心流而民有之識以日
喪而反其本是乎又以始益起心識以日喪以微同不順是以其有已而
後人以品順也爲德再衰則順而不一不順則險德如心如孔子所謂危行孫
坂泉涌危鹿也之師心識知也不足以定心天下之心從性之師

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去聲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音洛全之謂得志

行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也大行則反一而無迹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人不以不知窮已皆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馬者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反性即反一也危然處其所言無爲也無爲者道也有爲則傷乎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也有爲則小識而傷乎德矣有傷則小行而傷乎全此者謂之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音洛下同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吐黨反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禦同其去不可止故不爲去聲下同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去聲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眞在我故富貴不可與淫而貧賤不可與遷達而彼此皆窮言與言寄來則樂無窮寄去則不在彼此無有加損之樂所在寄則樂而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也悟淡哉世人不知所以繕性悟和理出養知明之者之倒置之民慕未免喪已則全於性之不物之謂也方蔽蒙之未央荒今未知交養漠而善與去聲何性由與心

深根寧極小識傷德大行淫道非性命之情反一無以繕性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惑亂反正將以求致其明

時命大行窮達一也隱不以德行小行傷德德則不一道則不明隱不以道德險德隆盛德若一不以飾智是謂以巧鑿天倒置之民

知反其眞而我自富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篇論大不小小不小在人又不在人文字闔闢變化如生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在學問寃竟反真亦只是箇自然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語甚醇正下段畏匡邯鄲楚譏惠皆發此意

秋水時至百川灌古亂反河涇音經流之大兩涘音俟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爲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音符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音覩于之難窮也吾非至於于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夫見之大者則小爲自怠故以河伯窩言至百川皆盈灌於黃河濁涇之溢拍滿雨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上有牛馬水大而岸遠不復能辨河中於是河伯自喜以爲賓大之觀盡在於已及其北至於海東而望水天混涵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一

北海若曰井鼃音蛙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同墟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同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二

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音亮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貪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而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於大觀矣

註中部象一段可錄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平等也故謂大者快然謂大者爲至小者塊然謂小者爲無餘賢小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正之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大者無餘也故天地而因其所謂所謂小者無餘也故秋毫過乎秋毫矣所謂小者無餘然後感者有由而反各

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

若如惑之者之說轉以大小相負則相傾著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跑於勝負之境而跑天民之矜豈不失乎莊生之旨哉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音壘孔音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音提又徒兮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上聲下同一焉今卒吃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焉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界則世界又小矣計四海之在天地之大澤乎計中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米乎礨空乎計中國之相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萬而人處其一對物之一我處一中之不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

舊註生蚊育於四海之間不猶毫末之在馬體乎如是則益眇矣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名夫子語之以爲博是奚足哉而以之自多於水也地無以異矣

若曰否夫物量音亮下同無窮時無止分去聲下同

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夫聲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音向古字故遥而不悶掇專劣反而不跂音岐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
常也明乎坦吐又但塗故生而不說悅死而不
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
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如上說到至小地位更無進步看他轉身變換個是文字之妙然皆是他廣大胸中

流出常人說小便自菱蘭無擺劃虞即為
此上不解莊子所說大天地為一段小豪末此箇見識便自妄慈悲欲說為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謂妄生存亡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故言物皆無一定各自足故知者觀變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各証於古今而明於小大之有分之故觀遠以近觀之而知量之不小以遠觀之而知量之不大時空之無止察乎盈虛之無常而知量之有分之故而知終始之不可故以此觀之身在彼則彼者遠矣身在此則此者近之不得為之近而近亦未始不遠以是則遠之未始不近而遠亦何足多而近亦何足少大小一樣大亦是為小小亦是為大古者亦以寡為多故以多為寡大小一樣而証之知量之無所窮議而是而証之知量之無所窮議而是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六

言曰故吾各亦地者其時之此適知無
不故吾也至時之所何之無自足其不妄可生
外者之不大作為不也為方順也生可生畫
此則無自之麼適知謂大所之而也故不夜
而其窮適域名然之其而道則吾不可奔
得所時則窮狀其為不豪無我自悅即足其故始
此不之歎而今所妙知未執即足其故便若
箇知無然不我不其道之情道之妄也不環
學與止而得以知生也為我道知也物不以不
問未分餘宜眩者之計小亦即物禍夭可
又生之其其然作時人乎無我物禍夭可
自之無小迷之麼不之然執道之夫壽守
觀時常宜亂身指若所而情無各知疑以
遠其終矣而而邇未知其又方順物貳為
近道始故不欲未生不小何所也物其常
證理之性自窮生之若焉天我而之心故

見今今而勿前及之盈而喜平出妄生而不憂知分之無
而何知禍者而而失虛物盈則望跂不之即在為
終之物往不亦不固虛跂後以悶視過為今
始有之也陂不終不則故待是今昔去今
之不來而無憂虛足盈知而而無古之過去
不禍而往有知物為者其不知常不見去為
可謂歸者往分亦之造無得時今自在為古也
故其也必而之何喜化止則之有古也古
故沒而反不無足虛之其閼無時何然古即
者吾屈其復常為者自妄後止而古而即
一寧者生則明之造息自緻蓋為而後見
定而必也知乎悲化也息乎人古非之在
之不伸何生坦故之而察前之是今視之
陳棠其悅者遂得自盈乎道常以是今過
迹以死之物無亦消何造而情擬以亦去
也是也有之有不也常化弗從而迷猶也

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勘將來如是則
我雖豪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
足為之大故曰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此種公案莊子與
看過惟莊子乃能証此妙哉妙哉
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一生眞實受用不得草草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
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音符下同自細視大者不
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音與邠同大之殷盛也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
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七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
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蓋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河伯便以此問信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明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大者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形也今精論精粗皆有形也分不能分耳不能分不能圍皆數有所不能論也可以言論則不得謂之精矣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
為聲去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
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去聲殊乎俗
不多辟與僻同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齊
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
約音紀分去聲之至也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八

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

上言至道不期精粗此便說到大人體道之事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厭無取舍故其行也雖不害人而亦不以仁恩自取多其動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門隸為賤蓋門隸乃執鞭求利之人亦不以辭讓為多雖不借人以貪污為賤而不賤非玄同也雖不黷貨而賤之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污之行者亦不賤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見其可賤而亦不賤好爭矣而亦不舉事矣而亦不借人以舉事為多雖不借人以舉事為賤而不賤好爭矣而亦不舉事矣而亦不借人以舉事為多之而不以為賤世齊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殘之不能為之沮也聞曰道人不聞

之不能爲之辱也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大亦知玄同之者同於德自合如此老子所謂得而疎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賤與此同故爲天下貴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惡音烏下同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楚宜反下同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去聲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上言大人無貴賤大小一味玄同之內人問物之內人體有貴賤外分明有箇貴小賤大者大小爲小即小即大養箇貴小賤大者爲大即大即小自是一種故養其小而大養其大而小養其小而大養其大而小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大不知玄同之內人問物之內人體有貴賤外分明有箇貴小賤大者大小爲小即小即大養箇貴小賤大者爲大即大即小自是一種故養其小而大養其大而小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大不知玄同之內人問物之內人體有貴賤外分明有箇貴小賤大者大小爲小即小即大養箇貴小賤大者爲大即大即小自是一種故養其小而大養其大而小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大不知玄同之內人問物之內人體有貴賤外分明有箇貴小賤大者大小爲小即小即大養箇貴小賤大者爲大即大即小自是一種故養其小而大養其大而小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大不知玄同之內人問物之內人體有貴賤外分明有箇貴小賤大者大小爲小即小即大養箇貴小賤大者爲大即大即小自是一種故養其小而大養其大而小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大亦知玄同之者同於德自合如此老子所謂得而疎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賤與此同故爲天下貴也

情他好好不宇乎言爲而倪至觀其
如我篇小差丘芥不宙因的人不隨篇句衆句惡句甚
人說有大數山子因在人不知衆句惡句甚
皆人是好文字又我隨衆人事說喜他
則是非不何物妙小身之則則原他是件又如隨衆人事說喜他
之則萬有非不可至之高之則則原他是件如隨衆人事說喜他
相定萬有非不可至之高之則天雖地天沒件如隨衆人事說喜他
反也物之之可至之高之則天雖地天沒件如隨衆人事說喜他
而彼莫則辨得而小山則天雖地將沒事說喜他
不果不萬亦而倪大也雖地將沒事說喜他
可有無物復分貴亦則豪將地則事說喜他
相也而莫如也賤未豪未不之爲大的皆其他
無耶功不是推何有未之爲大的皆其他
則此之看以之至定時微稊我若是人
有果看因功而而也不我米言我不不見

無之功分定矣何以
必東之果爲東也使
西之果爲西也使
西者東者西者東
曰相反而不可相無
有而形無之後有
則何所據而稱有
分之不定即
其定也則
指正人爲邪但以
此不分之中
所以日妄有分而人別彼勝之所以負卒凡亦人未非因者有一以故不必

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
且語而不舍聲上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聲去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物惠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
如字惡烏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又設貴賤無常之喻以明貴賤之不可倪
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爲貴而在湯
爲賤在桀紂則爲賤而在堯舜則爲貴貴賤名也以白公則爲賤
武則爲貴貴賤如是則爭讓之禮桀紂則爲常又窒穴即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音其驥音
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狸力之佳音殊技也鴟音答鴞音梟夜撮七括
反察毫末而晝不見丘山小有所
技物或廢於彼性大有所
者於小猶之於今天下無常治之世理於前而
後若不明於天地之理非師其是而無
是不明於天地師陰而無陽其不情
矣帝王之禪繼

而觀爲莽爲謎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俗則人以篡繼而貴之乎默默乎河伯豈知之乎蓋一門小大之爲一家一門不可分也篇中意中生意言外立言重重照映如國師爲奕流急難着眼諸家箋解咸屬臆斷若非史氏爲之圖融曲暢則此老之意幾不明於千古矣

根參淮南子鴟夜聚蚤蝨而食之不失崖涘本作爪言鴟鵂夜聚人爪甲於巢中梁麗屋棟也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三

舍上聲吾終奚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以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紀偃反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楚林反差楚宜嚴魚檢反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音由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乎其無窮也兼懷萬物其恐域之恐反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之忍反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符音固將自爲乎何爲乎何不爲乎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四

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何適何從何者爲貴何者爲賤乎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也知毫末之爲丘也則差數觀矣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堯桀之自然而治之則趨操覩矣

無賤各足其分何貴何賤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多何少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去何取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是何非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生何死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功何名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自何人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

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所何自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多何少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是何非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去何取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功何名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自何人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

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多何少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是何非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去何取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功何名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自何人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

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是何非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去何取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功何名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自何人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

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是何非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去何取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功何名此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分何自何人此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如此

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爲而何不爲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音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

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即德蹢音躅丈益反躅音躅丈録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不知者以人滅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有不爲改轉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乃能順化故守理經理者謂盈虛消息之理謂盈虛消息之理者必明於權則所以善其用於正者乃爲自化若推而納諸曠墻犯桎梏陷阱之中而莫之達權變之人自取立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成又恐多曰無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德泰於爲名得謂已德者即天也無以得殉名謂已德者即天也

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踔音琛去聲踔卓音而行
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
子不見夫音符下同唾者乎噴普悶反則大者如
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音升數上聲也今
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
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
之所動何可易邪音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
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步東反然
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
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音秋或作踖足踐也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
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
聖人能之

夔一足蚿百足蚿無足皆能自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用也形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說此數重直是講思奇絶中間噴嘖之喻九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出箇用小勝以爲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目便文字不板樣如半開蓮花妙悟着得之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七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替入而絃歌不
輟丁劣反子路入見音現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
曰來吾語去聲女音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
人非知聲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
聲得也當時勢適然夫音符水行不避蛟交音龍者
漁父音甫之勇也陸行不避兕似上聲虎者獵人入聲
之勇也由處上聲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聲上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八

上聲而明仁義之行去聲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去聲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音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音余下皆同知去聲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玄芮反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於蘄音符下反几大音泰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音坎井之鼈音鼈乎謂東海之鱉必滅反曰吾樂與音洛下同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側救反之崖赴水則接腋亦持順以之反蹶厥泥則沒足滅跗附音還旋趺音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是直用管窺天用錐醉平聲指地也不亦小乎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九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七旬反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音老而水弗爲去聲下同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吐回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去聲不知是非之竟音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音爪負山商蚷音渠馳河也必不勝音升任矣且夫知去聲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鼈與且彼方跐此音黃泉而登大音泰皇無南無北奭音釋然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二十

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所白反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醉平聲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音寒甘反卜音伏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音怪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汇與莊同埳井壞井也甃井幹井欄也缺而成崖井壁接物者接腋持頤趺水則以繩引水出一篋水蛙踶縈小孔閉其口還也涸竭也極先也深也處虙踦也出槩也拘也回此四字分明如寫中虷也科斗蝦蟆子也水中孑孓蟲也赤蟲一年九遷而郤不能容也小足也時行也止也跱立也蹎跋也高踦也跂也跱也跂與企同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廿一

莊子釣於濮音卜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息嗣反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乎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二大夫先爲王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足而治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索也於袁反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仕俱反子知之乎夫音符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音戀不食非醴泉音禮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鴟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許伯反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音耶

鵷雛鳳鵷也練實竹實也鴟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以發一長笑莊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廿二

生直爲千古寫出鄙夫鄙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妙哉妙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音豪梁之上莊子曰儵音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音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一段甚有辯才子陸非魚安知非魚樂耶水之術皆以無爲而存將箇無字推到本始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於一機其有生老病死等如四時晝夜流入自然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濬字集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音洛下皆同無有哉無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去聲下皆同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南華經卷四　一

至樂十八

所下者貧賤夭上聲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去聲下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去聲天下見善矣未

南華經卷四　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

外篇秋水第十七

此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爲而存將箇無字推到本始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於一機其有生老病死等如四時晝夜流入自然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濬字集

南華經卷四　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二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三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四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五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六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七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八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九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四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五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六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七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八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十九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二十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二十一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二十二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卷四　一百二十三

秋水十七

此子莊子之辯才也甚有魚之與我非魚安知魚樂耶此一段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耳子非魚安知魚樂全矣子非我固不知我所知魚之樂也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

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音耶下同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以活身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音存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音鋌苦耕反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從上篇不以物害己透下意來發此一段急反之詞詰之與下篇天定亦定之術二無有哉正詰同音也今俗之所爲奚據從何去何作此四去聲積聲而讀一讀一意句斷其所尊爲者以物爲形也富者財爲用身之所存也貴者位爲權勢也不得盡用其身苦形勤作字類多爲形之患則不安身也固不亦外乎天下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自存苦形無用矣其爲形也不亦遠乎有憂之身爲憂之身爲憂也不可以活身無有哉竟此何疏自苦也而自以爲樂非之而不已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

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天下見苦只有苦樂二種狃於樂者見樂而不見苦自以爲樂將欲是之而定非之故曰無爲非果未有定是非蓋無定是非之至樂活身以爲非雖然無所爲於轉語而不可以是爲可以是其存苦樂者則惟無爲也

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然又須要認得
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
夫乎象帝之先乎芒芴而為之詠芒乎芴
象乎芴即沕穆而生萬物是天地之心也
義芴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眞空無
為而無有衆乎芒即混芒之義職職繁殖
也天地之無為而無不為則人也虛靜恬
淡而無為也則人能得無為而無為哉知
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音據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上聲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反古弔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此段正好與中篇養生主中秦失二號大宗師中子桑戶孟孫才等章參看盆

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同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竹九反其意蹙蹙圭去聲然惡去聲下同之支離叔曰子惡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死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柳瘍也味意柳多擁腫故以爲瘍瘤之喻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風火四大假合生者塵垢也解見末條此段郭象註好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

故能無憂測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囿於憂樂之竟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髑髏音瘐撥音竅以馬棰拙鬼反扣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去聲愧遺父母妻子之醜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有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音袁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現音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此自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復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眞謂莊子有生死歌厭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音耶孔子曰善哉女音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子曰褚猪許反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格猛反短者不可以汲及反深夫音符下同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

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煖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人惑則亡言人既惑於我之言則將謂我將不利於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顏子以危當時之諸侯短小之貌言之耳且女音汝獨不聞邪音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迓音而觴傷之於廟奏九韶常遥反以為樂洛音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玄去聲視憂悲不敢食一臠里轉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音嗣之鰌鰍音秋條隨行音杭列而止委蛇音威而處上聲彼唯人言之惡去聲聞奚以夫音符譊譊乃交反為乎

以鳥設喻謂齊侯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強之術則彼將聞樂矣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蛇音移魚聞之而潛入人卒寸忽反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上聲下同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去聲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夫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齊侯之不可說以聖人不一人之大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今所有所成而形有所能不同人之事知其命有所適不可同且一也故求實於名適義設於適因以求實則無不量而入之嫌矣因適而以陳名則無不得而不適之惑矣兩者條達而

則持福常在於己烏有人惑則死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髐音蓬蒿而指之曰唯子與女音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上聲有幾得水則為繼音黏之衣生於陵屯門迍音得陵舄音昔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音齊曹其葉為胡蝶音牒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遭去聲下其狀若脫反它括其

名爲鳩其俱反　掇丁活反　鳩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音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許兮反　頤以之反　輅音路生乎食醯黃軦況音生乎九猷音由瞀音茂芮反　如銳生乎腐音輔爨音竄羊羹比去聲乎不箄音算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攫扶也言髑髏沒於蓬蒿之中列子扶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之之道乎而固

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又何以死以不當故曰如此而有而後生生而有而以氣變而有形未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而生水間之蟲若蠙之衣生於陵屯陵屯之土得鼃黽之衣生於陸陵之土得小蟲之衣生於九猷九猷之生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陵足蝶生蟲土烏斯而來空黃皆蟲世不惟無蟲軦中亦聚彌足千無於胥亦烏箄願考類黃故能醯斯來日皮田之草而久多註也軦食以故彌者化無夫別名得竹聞書或生醯形曰化最而殼野名其鱗羊晉到不腐生相食爲爲爲其竈也根楼奚室此作蠙順感醯食強鳥狀之蓋化化亦張類遁腐輅多食醯健其若下草爲爲草華皆生蠙順見醯食而名脫若化蟭烏名虛閻說生輅此蜓醯乾乾名得爲螬足根傳筆者脊生蟲小者餘餘爲火蟲而鱗如博乃亦芮九相而蛾骨骨鳩之質葉楼糞爲氣多爲掇此之蠙化蠕蝴壤蝶也疑奚難率相猷飛血喜化化掇而弱又爲伏爲自於中酸生生此宿此

樂於青多直何受天言生二不之而其靈秀一誰臆應五馬而下其本謂誤謂本草久寧誤中不生亦人又愚之誣馬之愚人亦生不中備徵惜說於之馬誣之愚又人亦生不中矣蓋乎者海妙生先書弄謂馬夏程生所若造史未[redacted]莊皆五程箄謂是化臣免空而耳曰[redacted]他子草傳生之羊馬之謂有寂漸曰然不不故名疑馬竹蹄齒始元所之著繁則愚破爲如之馬則根人生之假處轉氣何弄審詭馬盛生生者參物始借忽而而解而天是恉齒心人青比則而和借然愈生曰下則之人也寧合不至胎則而靈人愚人南名參而註青也過於於不生人類意不華萬之林以寧其庶生狼借如雖可直敢爲世類庸爲亦根若蟲俗齊不之愚以謂乎至宋於鹿人草中則此物儒貴曰程此弄下知註本名連

出撓命大匪至史乎指與下入生乎人之
入蓬有累我樂重樂闢萬復大徑分又一
一指所有思活宣乎體物曰造自明反品
機闢成生存身此何等本萬機以說入造
化於造形物中同物間容義
而心發一皆所相化機到
子烏無達無作哉此氣出謂禪到一此
誨非復命爲亂順一生於火相生句便
女人何不樂辭其段長機傳生人是了
知養慮哀真　自要歸皆也相住人亞
化人復入不死了參是
可認皆於知相不反無
歡魚形觀以　也取出機其死消入所
乎不有化若　方天自正轟間假於歸
養陸所奚爲　壺機然見也生借機宿
乎生適惡樂　外養因人其反而可觀

南華眞經副墨卷之五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達生第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間所論藏神守氣斂精做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惜史氏疏不能盡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一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去聲下同形形不離而生亾者有之矣有生之來不能却
其去不能止悲夫音符下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
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平聲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二

情實也無以爲偁言無用爲此夫人莫不知生之當養而一有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造化便不得偁不務其無以爲者以爲養夫人莫知命竟故有折則生物有餘形養形必先於養形形不相離也養於備物試論之富貴養生必無可柰何者以俾免何者自然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爲天也雖曰成體而虧形全精之又精與天爲一矣

以挽悲夫此形養之傳舍果哉不可足尚以存生而不耳世人却但謂養形足以存生也而生之去不可得已者有形之不可以挽以存生而不可不爲形者也生之來不可止者有生之不可以存以備物致養形之爲哉不可不爲而爲之者在焉不爲而爲之者其爲也而有不然可不爲不爲而爲之者其爲乎何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烟音得而止焉彼得處上聲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音隙物奚自入焉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四

潛行不窒八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蹈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乎其先即未始有物之物純氣之始悉正在於此故惟純氣之守而成出有入無之妙夫孰能窺其所終始造而壹藏其性淫佚棄其氣之合紀道有所所謂化至是乃能測其淵機默而守之以惟物馬處身乎德遊乎萬物之度物之所者之所守而守之無所化而則神全故雖病而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音悟物而不惛（音昏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五

故曰遊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致虛極守靜篤（一無離字其之義天者物之德以通於天合者一而不分則天者全而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於天則火焉得而熱神無所郤（音隙物焉得而窒之也哉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火

夫（音符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音悟物而不惛（音昏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若不觀夫醉人乎墜車病矣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不知死生驚懼入乎其胸中是故雖遲（音悟物而不死骨節懼（音昏不入乎彼時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死生驚懼入乎其胸中是故雖遲悟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神乎天只是以天者全故氣全故神全故雖病而不死彼神全以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氣也

復讎者不折鎮（音真干雖有忮（音支之跂（音企心者不怨飄萬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著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

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六

夫乎天不忽於人將不幾迈於眞乎此亦自上一段文聖人藏神於天上透下意來別作一段是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音僂音縷者承蜩音條猶掇丁活反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音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丟反系劣彼反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側其反銖音珠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上聲身也若橛音掘株拘吾執臂也若槁苦老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七

痀僂曲背人也蜩小蟬也以竿黏蟬曰承掇手取也累丸於竿首至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之欲直內志一於蜩寧身如株拘之外復有他物者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則嘗問之黏物者蓋其言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物驚而蟬不見痀音僂音縷丈人承蜩以竿黏蟬也以竿黏蟬曰承掇手取也累丸於竿首至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之欲直內志一於蜩寧身如株拘之外復有他物者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則嘗問之黏物者蓋其言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物驚而蟬不見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音耶曰可善游者數音朔下同能若乃夫音符下同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下芳服反同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乘惡皆往而不暇以卹注之捌反者巧以鉤注者憚音瞀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此亦用志不分之驗觴深至深之淵也游人猶知有水但游於下物游人猶知有水如處平陸與之相忘耳汩人舟便自能操循云不習無故汩人也不利也不入乎心暇閑也注射而賭物也鉤帶鉤也矜憐惜之意有所矜憐則志分矣故重外者憐惜之意有所矜憐則志分矣故內拙言拙於用也與巧字對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八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音脹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夫子威公平聲拔篲似歲反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拔篲者拔連茹之草以爲篲師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謙言己不過養生如牧羊擇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狠悅養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九

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爲不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患以羊性如牧草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貪狖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音玄薄簾也無不悉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引二子以爲不鞭其後者也大抵養生者必定之以靜心於止而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藏無心於出而無見於無心而無出入心不於中也三者備而其名必極之於大家宜乎也縣薄謂懸幬必薄於門首閭至也高門大亦中也故曰備得其名必極之道至矣言至爲閭戶也

夫符音畏塗丈白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瞑也其如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音稅聶之惡聲去死吾特三月犗音策之患音汝十日戒三日齋音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九羔反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

乎彫俎之上則汝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聲下同

怡音爲病數日不出齋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音烏能傷公夫音符忿滀音旭之氣散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一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音甫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音熙詒之方之下者倍音裴阿鮭鞋二音讙音讙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音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音瘁之下者則汏音逸陽處之水有委蛇公曰請問山有夔野有彷徨音傍皇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去聲聞雷車之聲則捧芳勇反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音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甚也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二

謏也煩詒倦怠失魂之貌北方下之幽暗之鬼名蜚東方下之鬼名崇陽之精名罔象水之精名委蛇大澤之神名大丘土之神名土伯泰山之神名泰逢河伯之從者名馮夷雷澤之神名雷公雨師名屏翳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三

紀渻音省子爲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音影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此亦疑神守氣之驗已乎言已可用乎虛驕也猶應響影未見而尋鬬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鬬而欲鬬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而則卷消萬者爲在衆公箇註機一之鼓舞成一肝時思與一處之談之皇吞然霸之而之子君詒若皆句坐分馬瞻時相得明談挑有說而田可氣笑心則瞿然然善見皇鬼物曰終日見猛彼子鬼解勃而素所起然人其謂已將之而公與不者他知殆心乎中多傷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

欲鞭餘若故乘故解處以便一意便時思與一處之談之皇吞然霸之而之子君詒若皆句坐分馬瞻時相得明談挑有說而田可氣笑心則瞿然然善見皇鬼物曰終日見猛彼子鬼解勃而素所起然人其謂已將之而公與不者他知殆心乎中多傷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積故一駁之闘此心崇桓釋也簡頗是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積駕病者有矣自真者病發病乎中多傷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積長何意心其見他者不與英兆雄他知殆心乎中多傷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積遠不有矣自真傑簡之霸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積病者有矣自真傑簡之霸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積駕病者有矣自真傑簡之霸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積故遠不有矣自真傑簡之霸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積故一駁之闘此心崇桓釋也簡頗是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

而則卷消萬者爲在衆公箇註機一之鼓舞成一肝時思與一處之談之皇吞然霸之而之子君詒若皆句坐分馬瞻時相得明談挑有說而田可氣笑心則瞿然然善見皇鬼物曰終日見猛彼子鬼解勃而素所起然人其謂已將之而公與不者他知殆心乎中多傷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

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疑神守氣中來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於累五養而又不可以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大而可以應萬事此等說話可印證學問真傑簡之霸所多誠不又已又不能按是能說至於去先一兆已語特九發合欲投以此桓者在急然公不席言

孔子觀於呂梁縣音玄水三十仞流沫音未四十里黿音元鼉徒多魚鱉必滅反之所不能游也見

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上聲不同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胡忽反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

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與汨人操舟之水也沿流而救之旋入者爲渦流之渙頻同苦病苦也迫出出者爲汨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不以己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水只看一安字而皆順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便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居易學問妙哉妙哉

梓慶削木爲鐻音據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

守氣之道而又不敢以靜心齋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除巧拙齊七日輒丁協反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

鐻鍾鼓之縣兩端多有刻鏤驚若鬼神者疑其精巧非人所成也蓋工人亦知凝神

也無公朝音潮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音現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

其是與音餘

東野稷以御見下音現同莊公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

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爲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求猶責也夫精神爲用大矣太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蓋有見也稷雖善御而以百鉤責焉馬可乎故敗

工倕音垂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之實反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踰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曰矩者具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

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不以心稽雖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雜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能成規矣大抵學問最怕分心又怕有心但一而不熟而亦不桎者乃能入妙看莊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爲輿占

忘足屨反住之適也要音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

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矣故物物非物而物與物相適則自忘其物非難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物爲物不忘方

有孫休者踵章勇反門而詫敕駕反子扁符殄反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音擯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音烏下同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音符至人之自行乎哉長聲而不宰令汝飾知音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音烏昭昭乎若揭其列反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苦弔反無中道夭於聾瞽

跛彼我蹇反 矩偃反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先生之所言非邪不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音悅之爲去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音洛下同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音嗣之以委蛇音移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啓竇聞之以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甗音宴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註謂以異事告於子扁竇濱棄也忘其所聽遺其耳目隨支點聰之意塵垢之外

靜也而之也小物放以來爲淡而言妄言而彼不之境長固言之雖也而慷使所方壺見之惑不事窘而窘之雖史小容來雖之說也自非爲業是飄浮先而寂篇鼠而王爲寞已鴳食惑之無重鼷也之彼爲宣亦歟也固之此借孔食惑道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十九

無人雖出自交臺而爲木爲而陽謀陽行桎鷄

至靈雄德之勿行

馬刺異畏刀鐫雖逢孔者有者窮術何通

忘頡霸汪適水愈膚之無澤干適私鬼戈

外篇山木第二十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爲詳悉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寂宇集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本作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市主反子殺鴈而烹普彭反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上聲下同莊子笑曰周將處夫音符下同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音千無訾音紫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音亮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諸本作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道最爲詳悉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之其唯道德之鄉音向乎

此言處世之道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此言木以不材而得全鵝以不鳴而見殺如此木鵝無憑將何得所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也材則人忌我以不得以自見則人既不得以有材忘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

似有矣雖然非心則無也非道則無也故不免於累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自天而祖者祖未始有物謂名與如斯而已矣之有斯可無名與如是也常爲何意因以我故無累矣不以我故同乎人非而孰爲是而孰爲非人而不天者一也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居有人之情則是非行焉今舍蛇龍而人者夫孰能故同可居爲則龍蛇孰能常乎耳無尚無譽不譽無知無知其德其德則無得無得故不立名故不名大一大道運乎混冥萬物一也萬物盡然而以其所然謂之然以其所非謂之非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謂葆光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上之己而世則臨下矣矣人而人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尊則招之有從者廉是從者深乎
古有道之然自自以以已身爲萬物之貴則貴以其道爲人倫之傳則以不均而不以
市南宜僚力反遥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
山水二十　南華經卷五　三
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去聲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
除患之術淺矣夫音符攜丰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
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音闢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
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音耶願君
刻音枯形去下同上聲皮泥先音
之野
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箇隔靴搔癢說等閒在狐豹身上發出箇離成定學問可話
見此老句句寓言皆是說道狐豹以生皮毛累以將無
而致災君以魯國而生憂是有生之欲以將無
願君刻形去皮以無
其內而見外不見之外慮之以人
淨其外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胎則人人有張狸皮人人有
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箇魯國得之言意之表可也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
乎大方其生可樂音洛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
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
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故其民俗若此不
知藏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也不知義
無分別也不知禮無往來也猖狂妄行蹈

千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
以終始故可樂可葬去國而捐俗則負與
道相依捐俗二字最妙俗者世俗一
切有爲法也捐之又捐則無爲矣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
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音據無留居以爲君車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
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又爲羣弱之一人策蓋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
一尺竿頭回頭不得人能虛己遊世即所謂以無
形爲形骸所累若由坦然居則飢欲餐則飽
出則無車無糧之車足矣行矣此少便不
足患哉嘗謂莊子則此一將浮於海於無則之外其形骸無疑故曰無
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建德之國真可棄去人不遠曾君眞可策勵而行之

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謂有國見有於人謂以小事大以弱侮大國者以見大將虛已遊世
事強因勸之去國而舉讓國者以見大將虛已遊世
莫即廣莫如上語意既足又將虛已遊世
譬作結虛已遊世即所謂建德之國真
知此則所言無心應世也
是去人之野建德之國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去聲下同以爲鐘爲壇
但冊反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隊音遂王
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
閒無敢設也奢聞之說劍者說後歸於朴洞

吐東乎。其無識儻荒反芒莫郎反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音附。因其自窮。故頡夕黠反而況有大塗者乎。

斂民之財以鑄鐘宜之繇一何遲乎。故王子朝受命而夕趨事子如所謂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以要人之術蓋恐藏仁以要人之術蓋人之以之自生理本自完具加外乃心志之外以彫琢之術生於其政吾將於既彫既琢之餘而況有大塗者乎。

而儻乎其以復歸之故若忽而若疑也。芒乎其無知而無識也。芴乎其來者勿罪其去者勿禁而往者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承其所不堪。附我者如是一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音泰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去聲死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意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上聲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去聲裘褐戶割反食杼音序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杭音

意意玄鳥也翎翎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迫脅逐隊而行復不得以離其曹偶也不多蓋不得以離其曹偶也不多故人不加之而卒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

以才與鮮不以自貝人還推不以自貽其感者去功與名而不
還居夫道流而已未嘗自明古今盡其
夜逝者如斯默以也運之而不明居者
為妙也體道者居得行志而行名常平處行不
道此道之所以為道則幾矣自見自心自
知掃跡遊說之無轍環之迹也乃比於
常其行迹與物猶杜門無
萬世責立之名行也則不為天下先不得已
善之所為此無所求故人亦不求故人
至人之備於人故人甘以絶彼無故以
聞迹為善之哉所為是也夫子
華盲旧之游去其抑何以無
文而衣裘子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九

祸心而不珍奏口之味而食芻豢鳥獸之聲一而意同夫鳥獸異類也尚子
食不惡人人不惡之矣此重言孔子而借以驗道之詞若夫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音餘下同子桑雽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或曰為
下去聲同其布與赤子之布

益加進

假回曰出則累以則赤天合子之布為市則累蓋以天合者也聚者必離
一作殷亡謂亡命也捐璧負子原金若意布也言假人可林
泉初意若以千金捐之子赤子之布寡以時捐之而徒合其
市則出亡捐璧負子原金若以千金捐之子赤子之布寡以時捐之而徒合其
假回出則

以搞枝擊搞木故曰有其無窮奏音響故曰無敗梨開判也端揆則頭衺至也環視故轉其睛而視睛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已者過矣於是爲發已而或至於衰則愛已之理急爲定箇歌者能知此誰爲受者誰不受者誰徼求誰則知誰誰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也言推已而或至於衰則愛已之理急爲定箇歌者誰爲受者誰不受者誰徼求

由之故或益之而損之故或損之而益之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終也迎將以待之順其自然也故天人不相勝也是故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也

至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有天也衆人之所以同於己者以其有人也有人有天者天人合一正以蓋人天亦天也人亦天也天人一也今有人在於天中自以爲異於天而天亦以爲異於人故曰無以人入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音煩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反息蕩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音堂螂音郎執臀於計反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音歲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雕陵之樊人有妄二人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夫物無大小有所遂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螳執利蟬而忘其形異鵲從利之乃至感人之顙不庭也莊子又從而利之狀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螳召鵲鵲召我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而門人之問其故以不庭也莊子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欲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聲去聲安往而不愛哉

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美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則有遜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嗚呼既又為旅小子者可謂友德而不荒於其德乎賢而去自賢之行去聲去聲安往而不愛哉使其行賢則小子安往而不愛哉而無往非道也惜乎賢而去自賢之行非學不能識之而無往非美也

將欲全生盡年而天下有不釣之名欲保形體而天下有不離之患形固可保也名固可全也釣名不得全生保形不得

雖人而心則天也虛緣虛已而順物也葆真虛靜以養真也清者或不足於容物而彼則能容人無道則不待言語惟正容以悟之而波不肖之心自消順子之行若此蓋所謂蕩蕩乎無得而名焉者宜乎子方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聆其言儻然自失解形鉗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其全德而剖其形皮直以勢分之榮爲身累耳故曰鯤眞我累解形鉗口寫出儻然自失之意甚眞切莊子善體物情類如此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又請見也曰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又請見曰往也嘗音析見我今也又嘗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也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魯是人也又請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音下同曰吾固嘗乎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吾心悦夫音符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音符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趨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音耶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丑郎反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辯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田子方艸

南華經卷五　二

田子方艸

南華經卷五　三

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信不比聲而周無器而民蹈吐刀反之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音烏可不察與音餘夫音符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

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許云反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音汝下同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音預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田子方廿

步言亦亦不不子不不期於者化瞠乃至謂有
趨而嘗嘗奔言知於人無也若聖者密日
馳回辯言使而其親人謂而名故人察故
皆亦道也經信所信而與回直所夫此出
就嘗夫塵也不以而人位不目存子心於
馬而比然子言大馳也而喻夫子步亦步趨
為人親而回可馳庶夫子亦趨是夫子步
然之信民而周瞠無若為乎也化天不子言
而知而視其自也所以歸無也器不而其後
東之急之而神觀不遽不以然之器不比不言民
慕存為醒疾自此故也而比而周昭者可
於蓋丘曰而知然之歸無也然不而言後
而人之惡自此民而昭周昭者信乎言為
亦有心不不所若夫周而昭者信乎言為道
而不存目不位人而以回直所夫此出
於心子存子不不期於者化瞠乃至謂有
日密者聖若也無人於知言奔嘗嘗而趨
瞭察故人謂而名親人其而使言辯而回
出此夫所信所信而與回直所夫此出
於心子存子不不期於者化瞠乃至謂有
日密者聖若也無人於知言奔嘗嘗而趨
瞭察故人謂而名親人其而使言辯而回

田子方廿

汝又指回而言著著顯明之義盡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指所以生之然之者物則言者彼雖明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間而其待以故著以故為彼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色相形聲所求求之者物言者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以待盡固求以然以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肆者市不馬之地之者然以故為彼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見而言見之唐求以故為彼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如不我者宜馬求唐者有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以追也嘗拳且吾拳吾嘗而服語乎辯亦道者無有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可汝亦服嘗吾拳且吾拳吾嘗而服語乎辯亦道者無有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而汝相去遠服嘗吾拳且吾拳吾嘗而服語乎辯亦道者無有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相忘字便落矣吾拳且吾拳吾嘗而服語乎辯亦道者無有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忘亦何患即雖落矣無世也拳吾拳吾嘗而服語乎辯亦道者無有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亦故何患即雖落矣無世也拳吾拳吾嘗而服語乎辯亦道者無有已盡無雖顯之義著於所以著又之以化也而比而周昭者可用知可不不日以著有於惟有唐馬汝盡著義

以生之物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干熬乃牢反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現音丘也睨玄遍反與音余下同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去聲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音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必亦反焉而不能言嘗爲女音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發乎地陽生萬物生焉或有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月之推遷一明一晦爲日月之紀者宗即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爲之宗乎是

田子方曰　南華經卷五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熟者不動之貌似非人啥然以審其擇也老子言吾游心於物之先是以如此嘗爲汝議乎其將然未始有物之初渾沌一氣必之義也將者且然未始有陰陽之先則亙爲其根故至陰肅肅而出乎天至陽赫赫而發乎地陽生萬物生焉或有爲之紀即所謂無極之真超乎色相形聲之表者雖則不可見而其消息盈虛之運推遷一定一生爲日月之推且孰爲之宗乎是即所謂太宗師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音符下同得是至美至樂音洛下同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蘇上聲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如字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古没反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音界乎棄隸理去聲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疾之言惡也所以不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者自在

也夫人莫不有大常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乎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萬物一馬也以其一則眞常者在我矣故四肢百骸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是皆變代不得而物之故易之而不疾之介然用之而不勞則解此而已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至言以至人之心常在我不常在物知其有大常者在則皆足以累乎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吾心隸心隸音符

田子方廿

南華經卷五 八

水之於汋音酌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士音符聲馬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許西反鷄與音餘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徵夫子之發吾覆石音聲也

說音脫

全也

此種學問無脩無證以言語補助皆落筌蹄故復發此一段善蓋天地之德無爲自然而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自潤是何假於脩習而能之哉故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以國事屬之於是以德也不脩而物自至人之言能物物而不能離不能離乃所以爲眞常也或問不脩之脩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知天時履句音矩屨居具反古穴反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丁亂反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魯國而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田子方廿

南華經卷五 九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去聲圜音圓冠知天時履方者履句音矩屨居具反古穴反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丁亂反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魯國而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接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亦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孔子丈夫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上聲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食紙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音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音盤礴各蠃力果反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心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所謂一得以自適其性而肥之外無敢設者故牛皆得不入於其心則牛亦不知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欲殺舜而舜愈莊敬以盡事親之道也蠃與裸同蓋善畫者貌舒閒之神閒氣定意在筆先元君占而善之可謂知畫者矣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疑作鉤非特其釣有釣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音燭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髯音那角反馬而偏朱蹄號曰寓我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敖留反乎諸大夫壁子六反然曰先君也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壁子六反然曰先君也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卜人曰先君見夢君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平聲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音怪下同植散音賛長上聲下同官者不成德鍵音健庾解不敢入於四竟音境下同列士壞植散羣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泰音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臧丈人公望也一連下六釣字文亦奇言此丈人不釣而其釣蓋非特釣也常釣而以釣爲有事者也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百姓無主也號命之不可更也瘳治也其無他言當生民無主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典法無變令也偏令無出令無

出無專令也壞植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鍥斛不入四境不懷疑也鍥與庚同太公之政如此信乎足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大公不自然而一以有心爲之則猶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音耶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音汝無言夫音符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剌七賜反馬彼直以循斯須也

回之問亦是夫至人無夢況有心爲夢耶夫子於此有難於爲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田子方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二

列禦寇爲去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反竹九上發之適矢復寫反悉暫入方矢復寫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背逡七旬反巡足二分垂在外揖而虛車之竿工匠之技絕此偏嘗歷試小守諸巧若簡慣習水面危機便此成輦舞古墮也泉能黃天而氣專骨全神之處是射郎他平建學是神之氣弱神上非人外虛自賈危石臨百仞之淵若進若揮而是之是何等故知極至分毫之間而不能以目見也夫至人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凡才皆以其所長矜能而恃其所見以與世接而不知其所以然故雖有出乎羿之巧而不免於羿之譏也

田子方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三

伯昏無人其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而虛車之竿工匠之技絕此偏嘗歷術小守諸巧若簡慣習水面危機便此成輦舞古墮也泉能黃天而氣專骨全神之處是射郎他平建學是神之氣弱神上非人外虛自賈危石臨百仞之淵若進若揮而是之是何等故知極至分毫之間而不能以目見也夫至人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凡才皆以其所長矜能而恃其所見以與世接而不知其所以然故雖有出乎羿之巧而不免於羿之譏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眉間栩栩（音許）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來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音耶下同）以亡乎彼方將踌躇（直留反）乎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音稅）美人不得濫（盧瞰反）盜人不得劫（君業反）伏戲（音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泰（音泰）山而無介（音界）入乎淵泉而不濡處上聲卑細而不憊（音敗）乞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栩栩鼻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敖亦幾乎知道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令尹則我無與果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兩不相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爲之四顧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者何假論夫人貴人賤哉既以與人已愈有一句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白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音符）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田子方曰凡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君見道之雖亡不足以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未嘗亡雖以何害楚未嘗存雖存不以身外物爲欣戚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作亂辭

逝矣擊（順）子存也凡未嘗以雖亡吾存故敦（音弔）芒若朴（音泰）淳者百昌（音倡）肅生且也百非是說

夫子絕塵而去顏回端拱還坐仲尼蹴然曰回何坐忘仲尼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大通此謂坐忘顏回曰丘也願聞其說仲尼曰夫大通者同於物也無好也而化若機也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無始曰有物於此混然而成先天地生悠乎昭乎孰知其門有神無形有物無本有古今無窮有長有短有大有小有修有促有始有卒有存有亡有此有彼有盛有衰有名有實有情有信有爲有形有生有殺有反有報有處有名有實有情有信有爲有形有生有殺有反有報有處有名有實有情有信有爲有形有生有殺有反有報有處

得令壓縈
任彼來去　失凡奚惡　番共存以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溟晦昧迥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爲肯綮從此悟入則大乘法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下同何服則安道何從不知答也非不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而觀於大山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烏哀反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所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音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音符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之教

知無與無名無相無謂有狂屈知無思而得為之無邪馬老意於矣
北遊知無慮安知無知無為有無者知不無假
芒南華經卷五二知

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死爲徒
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
其所惡去聲者爲臭腐音附臭腐復化爲神奇神
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
貴一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四

造化之機成功生之死之莫不出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生生而不知其執綱維是其氣之聚散爲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渾茫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細緼有所附麗則塵塵相因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喻如漚

因浪發氷自寒氣耳則一氣爲之疑散則復歸於水知生死但以生爲奇死爲臭腐也而美之化爲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已何美可欲何惡可厭在聖人則處之一如不起分別所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皆一氣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五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郎首章之說更明白無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凡人言有大美則言之而四時天地有明法則議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妙用故曰至變達萬物無爲爲之而常自然也無爲故亦以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而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郎首章之說更明白無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而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郎首章之說更明白無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凡人言有大美則言之而四時天地有明法則議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妙用故曰至變達萬物無爲爲之而常自然也無爲故亦以

萬古此造化則萬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也冲漠無朕超於色相聲之外夫固無所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何所容吾言哉何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者觀此而已淵乎

六合爲巨未離其内秋毫爲小待之成體

微哉

與謀彼何人哉

實知不以故自持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

陰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稽而不得其心之於汝汝於神將何舍矣

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美道將爲汝居汝瞳敕紅反

美道爲汝居汝瞳瞳寐被衣大說

知北遊廿一　南華經卷五　六

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

物畜敕六反

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惛音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

知北遊

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内秋毫爲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此則浮沉上下日新而不已造化得此則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愆惛然若亡也油然不形也而神萬物自生自養自育而不知誰之所爲以是觀之天居然可知矣聖人以天行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也有以夫

譆欸開道乎被音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瞳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矣入將以度出也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將見德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時瞳瞳寐馬如新生之犢而不知其所往閱乎忘其所歸其

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言莫之逆於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視凝神内守不覺相對之解無心之言師彼人真是實知此理歌而去之質任之以解其實知之術自然不知其所以爲而行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也有以夫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音符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如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歌而去之質任之以解其實知之術自然不知其所以爲而行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也有以夫

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言莫之逆於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視凝神内守不覺相對之解無心之言師彼人真是實知此理歌而去之質任之以解其實知之術自然不知其所以爲而行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也有以夫

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始劣反也故行不
知所往處上聲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
氣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音耶

委積聚也夫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有
五交通成和之委形陰陽二有汝有天地之委和而生亦非
汝有天地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
委形神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也執汝持之天地往之其
虛也執汝有之天地之氣陽氣也執汝持之天地之氣也

知北遊廿

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復非在何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耶蓋知身非我有則執着此身以爲有常者妄矣知道非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而佛氏細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於諫閒音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音齋戒疏瀹音藥而心澡音早雪而精神揩音皆反擊音而知音智夫音符下同道窅烏了反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

邊際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至無也而至有生也馬至虛也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偏生也於無極之眞形馬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五生於精精之生於眞也其所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神即知也知即二五之眞形馬精神自出矣上知下知立矣上知謂聖人之本精字要有分曉則知命之所由精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精有之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形相禪而生物物有形而死生所來去其則不能以生生也不知何所來去其則不能以不死也四達之皇則肢體強之

健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是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徵見於外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則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況於人乎信乎其不可遨而得之也

且夫音符下同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音惠聖人之所保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音餘下同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上聲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音蔭醯音意物也雖有壽夭上聲相去幾上聲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

中國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出乎二五陶鑄之外直且為人謂其形直人而已將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反於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堯桀之是非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耳

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暗醯者聚也如人之有暗醯然欤曰生者暗醯而已人生百年直須臾耳何足奚非桀曉焉於須臾之頃乎蓋奚終有是非游心物初者直且與之相忘

果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言果蓏之物雖微而其理高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

不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與比倫然其所
以出於自然則人道可從而守之矣雖
人人之父之子而不違之則過之解之而君臣之
義無所逃之而不遭之則無所用之而
不有之矣是故聖人達觀其所蔽而
不以一己之所與王之所起而應帝
世之法莫不繇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同隙）忽然而已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二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音流）然莫不入焉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
其天弢（音韜）隨（音墜）其天袭（音陳）及陳筆紛乎宛乎魂魄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郤（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
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出者油然漻然
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則為生物所
哀其化而生人又化而死也則為
同類所悲而其哀生物悲其天
爾也囊（音陳）弓曰弢（音韜）囊衣曰袭（音陳）及陳筆
物之有弢袭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
蓋人之有軀殼如

所累解而窮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又如
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漻而
不樂者乎而我獨獨然
從而號之何為者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
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
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
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三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
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圓覺經云不形者之所
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身滅
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滅
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
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凝（音疑）議（魚綺反）商
量猶為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無值道不可
辯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默默不可
焉說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音烏）乎在莊子
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音耆下同）而後可莊子曰在稊（大西反）
稗（蒲賣反）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屎（音矢）溺（乃弔反）曰何
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乃弔反）東郭子不應莊（步歷反）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音喜也每下愈況

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求之於高遠則非矣故莊子因東郭之問而以每下者答之欲其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而東郭不知也於是莊子曉之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正於正獲之問監市乎履狶愈下則比之以爲下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當行者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知北遊甘

南華經卷五　十四

偏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遊乎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音閑乎寥遯音邈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音憑閎音宏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莫必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逃乎不必指定道之道也兼殺也特指之道則謂不相離故至言亦然周偏與咸三字何異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卻與糟粕煨燼何殊雖然我以其言更言道子以其問問道也將言與子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中而不知同合而論無所窮乎終窮者意遊入乎無爲大知之宮同不知合則我既無說子而乃無聞無爲乎澹而清乎調而閒乎寥聞乎無所往無往而不適則似有所至無往而適則似有所往也故不遠則近其所至無往而適則似有所往也故不遠則近其所至無往而適則似有所往也故不遠則近其

寂殺謂彼爲本未也而非本未謂彼爲積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意蓋指此

妸音阿荷音河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擁杵而睡妸荷甘曰中參上去聲下同參七南反午也日中參午之時也几闔戶晝瞑音眠妸荷甘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子之知道乎無窮曰吾知道乎無窮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音泰下同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此段亦自上透下大意謂不知泰清問道於無窮無窮以不知乃知之不知泰清問道於無為無為則無窮無為自以乃知之是矣既又問於無為無為而舉其數不知數之可舉乎不可舉乎不可知之則非道不可聞之則非道不可見之則非道不可名之則非道不可言之則非道不可知之則非道不可為之則非道不可待挾究無始重重掃淨直到不可問之則非道不可答之則非道不可答之則非道不可知地位而後始能為故無內而無外也而非內數之可舉乎不可舉乎不可知之乃知之過乎崑崙山之最高者太虛以喻此則非道不可過乎日月陵倒景而遊乎無窮也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八

問窮者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乎其空乎窅烏了反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謂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所之一邊既落於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有則清淨之中著了一物何從而得窅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搏音餘之反睡

大馬之捶之反睡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大馬曰子巧與音餘下同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去聲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乎物孰不資乎無不用者乎

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鍛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毫芒之失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十九

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即所謂唯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以長得其用蓋皆假不用者以為用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況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音耶下同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試神者先受之今之

昧然也且又爲言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無以應矣

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知北遊廿三　南華經卷五　二十

一問之物落其覺有此夫子時之須之出先障原障之故虛靈之然無物方之昧冉夫地無耳今有致則

於有天地之先在人莫求驟然以是爲問蓋亦因古之古未有有今而無爲吾難於思思慮

之時本不可以問蓋亦因古之古未有有今而無爲吾難於思思慮

求子直曰可知蓋亦因古之古未有有今而無爲吾難於思思慮

欲冉直曰可知蓋亦因古之古未有有今而無爲吾難於思思慮

冉求驟然以是爲問蓋亦因古之古未有有今而無爲吾難於思思慮

於有天地之先在人莫求驟然以是爲問蓋亦因古之古未有有今而無爲吾難於思思慮

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無以應矣

昧然也且又爲言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無以應矣

知北遊廿三　南華經卷五　二十一

不以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音耶下同

變樂未說性夫此說其然此人辯爲千上去悟鈍之適以處未一箇子對未畢發性便已先已不

討縱根弗遭得所悟直已曰已造矣已竟之便分有者明疑心以已造矣到未矣難先已不

曉未說弗貶之告矣到未矣難先已不何悟箇措需不子未未應未悟不得是性以亦下也者動不對有眞應再得是矣加蓋性

問不學如却此得不天是矣加蓋性辯肯之何說一於起她好猶思亦又

罷於事罷問機言見之絶言索有謂求中於喜怒哀

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邪物物者非

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邪物物者非

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

是者也

承上意遂撰出此段蓋大吾人眞

寶適去受用正在於時而此然須處要知得適來時也今也

之學去順也常氏之者安但而虛生事不能易生也

益於有老常氏之者安但而虛生事不能易生也

以生有老常氏之者安但而虛生事不能易生也

旦以益之學去順也常氏之者安但而虛生事不能易生也

滅已寂滅爲樂一切指棄有爲之法不
斷滅空論於其間不生不滅者以生吾人事則以知
唯知而生有時滅吾生不當生更作當生之滅
知須臾在本宛然體不化皆當更屬後人今人
道意之必緣聖人變化物也先天地生物者非天
大有了觀空中始得之謂有物也夫天地有物
所固我亦即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顏淵問乎仲尼曰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涉於有迹者回問無迹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外化而內不化與物遷化也外然後能化物如此化然後能物輕富貴

南華經卷五

廿二

知北遊廿二

南華經卷五

廿三

能與人相將迎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涉於有迹者回問無迹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外化而內不化與物遷化也外然後能化物如此化然後能物輕富貴

山林與皐壤使我欣然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音符下同世人直爲物逆旅耳

皐音羔壤音洛下同

天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人遊乎山林皐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慨然而悲矣感慨係之故曠然不能無哀吾生物之中而又有生事隨之吾不能定吾情之來吾情之往若是耶其去也悲夫哀樂之情不能止存也悲夫哀樂之無常以吾身直萬物之逆旅其不能留吾身以不常以故喜今人今日之日之不知今日之不遇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是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常遊之過而不知之不遇但知是今日之於之能無所可以其所以順世所知故已者人心日之勞不能能自悲世所知故已者人心日之勞不能能自悲世所知故已者人心日之勞不能能自悲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寓孚集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總之則一經之註疏此篇中有推本道德爲老子苦心極力之語大類張子正蒙疑莊子平生緒言纔拾於內外二篇之後者其不可解處諸家率多影響然已爲外史氏窺破八分矣尚俟後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音鳥罪反壘力罪反之山其臣之妾有名曰畏壘音雷反計反者去之其妾之子又從而悅之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音符下同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本亦作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丁魯反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賢人之間我其杓音的之人邪音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二

夜舍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其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爲知者也蓋老聃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地治也一作大穰以灑爲歲登者常人近日計不然西計不足則南面而往矣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小有人負有於以予爲者無道率爲妖靈而百姓自虛靜也至而言不悟爲淡知不知所寂人常所窮與自以然得而無小利亦無近功而不尸居環堵其功之而也夫馬欲俎豆予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三

夜舍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其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爲知者也蓋老聃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地治也一作大穰以灑爲歲登者常人近日計不然西計不足則南面而往矣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小有人負有於以予爲者無道率爲妖靈而百姓自虛靜也至而言不悟爲淡知不知所寂人常所窮與自以然得而無小利亦無近功而不尸居環堵其功之而也夫馬欲俎豆予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俎豆字自尸祝中杓之人以喻褊淺
豕子曰不然夫音符下同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遯
音旋其體而鯢五兮反鰌音秋為之制步仞之丘陵
臣獸無所隱其軀而鼈魚蠏反孤為之祥且夫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
壘之民乎夫如字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音含車之獸介音戒而離去聲山則不免于罔
罟音古之患吞敕恩反舟之魚碭徒浪反而失水則
庚桑楚甘　南華經卷六　三

蠪魚綺反能苦之人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彌小反
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
於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
莊筆乙反數上聲米而炊昌垂反竈竈乎又何足以濟
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音智則民相盜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音試下同父臣有殺君正書為盜日中穴阬音裝吾

語去聲女音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
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也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
祥妖孽也無所還無所隱言無
逾如福小之地大賢不居則
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
之世蓋已然矣堯舜大聖
人治天下而猶必假於堯舜
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
有所不能自已者先生也
不懌為賊哉於是庚桑
魚獸形愈大則取禍愈前愈速故函車警之說以

庚桑楚甘　南華經卷六　四

獸與吞舟之魚獨行潍山則深之以故全也
而失水則蝼蛄之所以自全也且夫
吞舟者不游枝流則不得大道者夫
高深者又物之所遠此乎且夫
利天下而高知之人而深知反物之
人天下則堯舜之所以此乎且夫
垣墻不可鑿而入則盜賊之則渾沌生
植籬之又如簡類髮者亂堯舜之
若此弗廣耶故舉賢則民米而
皆以知相盜矣任知則民相
量何示以善利矣任知則相
大亂乎利在天下民之趨利也甚
乎利在子下民之趨其父利也甚乎
是子有先棄父後其心分匿利甚乎
君先可而適以相軋則相殘
其先君乎天下之間所謂不知名器是者
天下之間所謂不知名器是者
正書天下之間所謂不知名器是者
之本尚於日之堯中行後而

舜之時而大壞極樂於千世之後論其世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於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寡強凌弱知罔愚與吮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矣

南榮趎音嗤楚于六反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聲矣將惡音烏乎托業以及此言邪音耶下同庚桑子曰全女音汝下同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

庚桑楚廿三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必亦反矣而物或間去聲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奔蜂不能化藿蠋音燭蜀越雞不能伏鵠鵠音卵力管反鸛鵒音鵒固能伏鵠其才固有巨小也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音盈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唯及惟癸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蹙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音智下同）乎人謂我朱（疑衍或字）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音接）之間吾因以得女而今（音汝下同）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去聲）父母揭（其列反）竿（音干）而求諸海也女亾人哉惘乎女欲反女情而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南華經卷六　七

庚桑楚曰

南榮趎贏（音累）糧而之（去聲）老聃之（去聲）沈（音審）三年而後入見老子老子曰子何不自以所好（去聲）與人而以所惡（去聲）接我趎曰趎也安敢以所好與人而以所惡接我老子曰子之眸子（音牟）不正則所視不精耳鼻不正則口竇（音豆）不端顏不順則脊不直脊不直則尻（音考）上（去聲）大（音泰）矣又焉得不直乎凡事亦然而知為（去聲）極（其）為（去聲）外（去聲）誘（音酉）其（去聲）德也不能勝（音升）任（去聲）德則不安於位不安於位則顛（音填）冥（音眠）乎人道而蹙（子六反）乎大（音泰）山蹙乎大山則傷其身以物（去聲）傷身（去聲）非（去聲）己（去聲）而強（去聲）為（去聲）之（去聲）其（去聲）不離（去聲）也悲（去聲）夫（音符）

南華經卷六　八

道德不能持而況放（上聲）道而行者乎

南榮趎曰請入就舍（去聲）假（音賈）先生之（去聲）館（去聲）舍（去聲）而卒（音猝）業（去聲）也（去聲）召（去聲）（音紹）求（去聲）即（去聲）心（去聲）（音新）其（去聲）所好（去聲）惡（去聲）（音烏）也（去聲）

南榮趎贏糧而之老聃之沈三年而後入見老子老子曰子何不自以所好與人而以所惡接我趎曰趎也安敢以所好與人而以所惡接我老子曰子之眸子不正則所視不精耳鼻不正則口竇不端顏不順則脊不直脊不直則尻上大焉得不直乎凡事亦然而知為極為外誘其德也不能勝任德則不安於位不安於位則顛冥乎人道而蹙乎大山則傷其身以物傷身非己而強為之其不離也悲夫

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南榮趎曰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即心其所好惡也

南榮趎曰聖人有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始六反)然乎能侗(通)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戶高反)而嗌(益)不嗄(所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音北)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瞑(音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爲與物委(威)蛇(音移)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音符)至人者相與交食乎

不留則奪於攻取心受外攘而繁矣就此憧憧頌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中尋不開一動於欲而不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攘而繆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矣就此網繆縈縈難斷故外捷而難解捉者尋求之義捷者牢固之義此等新奇之語如涉於感外緣難結必非食煙火者之所能道內外交攘則雖道德不能持言內外交攘則雖道德不能以自持況遵道而行者有於身者道德有不能於能以身則洒濯已乎發問欲其知道德有以自持況遵道而行者孰自無所鞭此殆其設言耳

里人甚也殽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病猶未聞夫子之言愈自驚疑是病而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無病自病者若吾自思慮營營心受內攘而繆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矣此等新奇之語如是矣所謂今不敢復進於是矣者本不待於卜筮而伏正福所倚禍所伏而後知吉凶乎此一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即道也故老子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常德不離乎一箇無字意能無離乎一即道也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常德不離乎嬰兒也能嬰兒乎即道德經所謂復歸嬰兒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即道德經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也能止乎即道德經所謂知止不殆也能已乎即道德經所謂知足不辱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即道德經所謂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脩(始六反)然乎即道德經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也能侗(通)然乎即道德經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兒子終日嗥(戶高反)而嗌(益)不嗄(所嫁反)和之至也即道德經所謂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音北)其德也即道德經所謂終日視而目不瞑(音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爲與物委(威)蛇(音移)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音嬰
不相與爲怚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十一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渾然無迹如上數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謂能所執着已解矣凍已釋矣中間查滓以下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至人之德不德已乎而老子曰非斯人若論至人之德不德相與斯世斯人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與人不與謀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化乃入於寥天一者

亦趨之身分所易及者此
處林靈齋解皆不得其旨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以下皆莊子雜著宇心宇也泰定者泰然而定則生慧矣故發乎天光天光者謂於事物之來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故謂之曰天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有脩而得此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有恒人舍謂人之所歸舍訓曰止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十二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夫人皆有能有不能於其所不能學則其所不能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能行則其所不能進行其所不能辯則其所不能辯也精至於知則不必知其所不知斯得爲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至其所不即是者是逆天鈞也必爲天鈞敗之敗作敗壞也則故者抑又誤爲而即是則鴻鈞蓋不即天鈞猶言自然也鴻大也鈞陶家轉輪也天鈞猶言天倪天然也必即天鈞猶棄也天鈞猶言自然也鴻大也鈞陶家轉輪也天鈞猶言天倪天然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然則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音烏有人災也

然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搞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所爲行不知所之常道此段學問即佛人災可免是已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音骨成不可內音納於靈臺靈臺靈臺妄者持而不知
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之爲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豫防常恐其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宜乎與人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有持猶言有生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罕覓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必不能以其所知而煩惱障礙其所從此起矣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十三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去聲業入而不
舍上聲每更平聲爲失

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脩詞立其誠然後言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於事理之情實不已而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餘不誠不信之中而不又屢屢更變以自掩不知轉更轉失所往所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衆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
幽閒音閑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

人謂刑罰鬼謂奪其魄而益之
孤獨行謂獨脩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音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止庸有光志乎期費行乎
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音古人也

人見其跂音其猶之翬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
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於虔能容人不能
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十四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於內內而無名君子雖爲譬道則光也闇子之則無名譽而其德則容大聲宏人皆仰之行乎無名者惟賈人而已人見其足以自全若是而衆人之費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餘不誠不信之中而不又屢屢更變以自掩不知轉更轉失所往所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衆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人謂刑罰鬼謂奪其魄而益之孤獨行謂獨脩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音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止庸有光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音古行乎

人見其跂音其猶之翬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於虔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十四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於內內而無名君子雖爲譬道則光也闇子之則無名譽而其德則容大聲宏人皆仰之行乎無名者惟賈人而已人見其足以自全若是而衆人之費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餘不誠不信之中而不又屢屢更變以自掩不知轉更轉失所往所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

人說之而夫人無容尚汗人不之能自量者容人一將身離之故無親

無親則與物睽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爲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於近利耳

可不戒哉

兵莫憯七坎反於志鎮音鄞音銀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此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兵莫憯於志嗔忿之心甚能自戕比之鎮鄞其禍尤慘無能避者故鎮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莊席之間干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陽豈賊人心貪則自賊耳如此則人當

懲忿窒慾持其志養其心而不使自失之悔可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去聲下同乎分者

成毀分合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甫小反末也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

累之也有以也所以惡於求備而無見於分故毀之則有以備則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遍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知道者則以不變爲吾當其毀則安於毀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成吾當其分則安於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生也氣之聚也死之徒也若相與爲友則吾又何惡焉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實鬼之滅而一也一即所謂不道道者存故謂是而不非堯桀之行而治之中是不在此而不出而更向於彼之謂也人皆謂是而

來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
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剽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窮矣而
有乎實理有實而觀之無古無今一如也
有長而無本末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
生實有乎先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勾相實
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成
繇是以謂之有乎已矣誰能不由此門天
莫由斷道也故下文見意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
是

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
有之先又復有無者焉即齊物論中所
謂未始有無也者是也聖人有見於此故
藏神乎是蓋惟藏則虛靜寂寞而萬有之
根基於是乎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音烏乎至有以爲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
有物矣將以生爲喪去聲也以死爲反也是以
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
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有

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
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
也

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終始溟涬涬涬而已此太極未分之先無物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死爲反謂以死爲反返其眞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意蓋至是而此意已又其次
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也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而亦何

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旨則楚
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戴氏也甲氏也著
氏也分也以族以封而著戴謂人推戴三
人所著也甲氏即齊物論中所謂喪我者
一嘗不哉

有生黮於減反也披普皮反然曰移是嘗言移是
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力盡反者之有
臘音蜡胳古來反可散上聲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
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去聲是舉移是請嘗言
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

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
贖節若然者以用爲知音智以不用爲愚以徹
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鯛音條與鷚
音鳩同於同也

此章謂人之見小而廣以一體同觀之義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相似也聚而成蠶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皆是非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言移之義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散之貌移即孟子所謂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移豈言之當乎雖然人亦有譬如臘祭之有臘所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亦自觀之義

廣桑楚芸

南華經卷六 二十

跟反女展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鷙五報反兄則以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平聲去聲上聲德之
選遣之

質即以有生也爲本之鍾義質漏如義以死以爲質之而盡以義以死償節於人之服山林以遊戲行尚身質節則以有生之直無我鍾人心非之移比常至將我非用得非爲榮而償節移於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去欲喜怒哀樂音洛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音與知音智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徒浪反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廿一

徹撤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繆同塞障蔽也君子之志也勃則當志於道德一有富貴嚴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文也理氣也意思慮也六者在心則網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渾不分之謂渾之以足以爲德之累道則虛精則竅多矣故足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無自然而已無去無就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胸中正正如各正其性命之正言適得吾體則靜而奪之故正則攻取不得不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漠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而一無所爲矣然豈復爲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之動謂之僞謂之失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廿二

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渾不分之謂渾之以足以爲德之累道則虛精則竅多矣故足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無自然而已無去無就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胸中正正如各正其性命之正言適得吾體則靜而奪之故正則攻取不得不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漠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而一無所爲矣然豈復爲四六所累哉

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爲德之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辯發越矣故生者爲德之光生者故性者爲生之質出焉故性之動謂之僞僞則失矣即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夫莊子分明是老子註腳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魚反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廿三

知者與物爲構而生謨謀謨生於意識知德性之知則不如是蓋德性之知有所不知知知亦知之睨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有所動又皆不得已而後動者故不得已而動謂之德動無非我即釋氏所謂眞我治謂五官效職百體從令此便是性之動者是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人爲參之德與我皆在內動與治皆在外名若相反而實則相順其名若相反而實與我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人爲參之德與我皆在內動與治皆在外者也相順謂外皆順於內

羿工乎中的去聲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音餘

羿工乎天而拙乎人夫音符工乎天而俍音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謂其有以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俍乎人無已譽謂其有以唯全人能之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名

噉蟲能蠢蟲唯蟲能天全人惡音烏下同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庚桑楚芸　南華經卷六　廿三

能即孟子所謂良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鳶之飛惟蟲能藏之躍能謂之鳴馬牛之蹄皆能謂之走其天性而不失其為蟲故曰蹄涔之蟲能天然而已謂之全能天者進物而言之則人為之天人之天而況吾天則終有我見斯不得謂之全人之天也知之始為人之天人為

神則順心著心
以喻有爲而欲
得已者自然也
已者壺外史爲
是方壺居畧作
庚桑楚廿三　南華經卷六　廿五

卷內見其跂名
人迫出入通成
有出生入天門
胡至禮於靜乎
天惟蠢於能同

物則入之
兵惛於志
所惡於分
藏心無有
移是則非
至爲無辭
無爲無已
惟雀可蘧

賈人期費
冠大於心
無本無竅
美厥靈根
鯛鳩也哉
大親則已
四六不溢
德之人欽

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
當者則必緣於不得已不
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於
作亂詞
烏不厭高
乃全其身
亂首唐虞
桑盡辭
庚桑此細民畧
南癸足以
生疑業
十日自愁
衛生而足
發乎天光
敬以滑成
明懼人非

南而不厭深
魚不厭善利
賢能善千世
末流千世
南見老子
內外兼
能抱一
莫知所圖
止所不知
備物而將
誠形發
幽虐鬼青

不釋
釋
深
利
世
子
乘
乎
知
形
發

南華經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聲好去聲下同惡去聲下同則性命之情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去聲同狗也下之實若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吾相馬也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有成材若郵音恤若失音逸若喪去聲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求武侯大說音悅而笑

夫山林之情自士虛適其靜恬淡寂寞無爲各安其所取而滋之則好反勞之哉而惡之則武侯適有勞於君之故無所病苦安其所外之以交則耳病對也止乖相少之所逐物則無日無鬼語甚焉而外者疾黜而去之然如如動如南之質目

融之遲山蹊之間觸所由之處也而蔡蘧蹇蹇之荒涼可知踉欲行貌位處也言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自不勝其喜況又聞親戚昆弟之譽歎乎側其喜又殆有甚焉者此段曲體物情以驗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笑魏國無人而前之所說從橫捭闔皆非人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音序栗厭葱韭久音符下同以賓音擯寡人久矣夫音符下同今老邪音耶下同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於是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去聲下同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去聲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好去聲和而惡去聲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來則當備酒肉之味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與以國社稷之福於是無鬼曰無鬼生下意氷言君勿謂萬乘以養其一也其不同儿天地之養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著所處異焉耳猶之一登高居下者有各足登高不能長居下者短也而君獨以爲高爲長而苦短者皆有生之所謂生而動之死地者也深思而則不得之病也而何夫是數蓧者其六根賊其天和不謂之病乎能免人之姦之爲言亂也今以聲色臭味之姦亂之則不自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音烏下同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反一盈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為義也仁義以為國無不可者而無鬼則以為不可者何也有心也何者有心故行焉是雖曰偃兵實害之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下以偃兵為心則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又為惡器也弗成可也又況幾而且多有心則雖為仁義而且以之諸侯之私者乎故有於偽無鬼借仁義以之成惡器凡造始於治之人於術以收其子女玉帛以人養之吾耳目口鼻之私人之才士於得以智為謀以巧取勝以戰殺人之多以快吾所傷其所戰獲不能補受其所勝之所得在乎不已多矣其所獲不能償其所喪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徐無鬼曰南華經卷六六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非夫昔之隱几者也敢問之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徐無鬼曰南華經卷六六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非夫昔之隱几者也敢問之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黃帝將見大隗五罪反於具茨荅祀反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音禹驂乘張若謵音習朋前馬昆閽音昏滑音骨稽音雞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音符下同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去聲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音茂病有長上聲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七全反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小童辭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八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聲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九

方明昌寓張若謵朋昆閽滑稽皆兼帝爲聖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已矣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已矣皆指牧馬而言自少而遊於自遊於六合之內之與并存有方之外物可見之者自少而遊於自遊於六合之內之與并存有方之外物可見之者爲天下者亦治其民之事而已矣今又且復遊乎無疑問有一無窮進得一步又有一步進得一步又有一步無盡進黃帝見童子之有知其非凡人也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亦言是寓言老子固請問之所謂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知其不得已蓋爲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雕無事返還歸復故曰爲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有道存焉敢問爲天下者奚以異於牧吾馬者而已乎去聲曰天下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其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以害吾馬者而已今於治百自然去其所以害吾身者則治天下者奚以異於牧吾馬哉故齒草飲水順拜曰天人也真吾師也作禮而退

知音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音洛同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辭音義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

夫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無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凌辭之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見故不樂然皆爲物所囿著也至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奚樂不樂我凌凌轢也詩如今之誶語

招世之士興朝音潮中去聲民之士榮官節力之士勞音洛同辯士煩乎辭音義之士敬容易之士說音悅同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洛音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貴際仁義之士貴證

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

務求得民之心者也簡官謂以官守爲業簡力之士則孟賁烏獲之徒也矜難謂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謂勝人之政荆軻之類也奮忠謂自奮於勇敢之士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名而止法律之士縱橫之士法家者流也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縱橫之士法家者流也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縱橫之士法家者流也廣其治世之具禮樂

聲冰夷聲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音符或改調去聲一弦於五音無當去聲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徐無鬼卅　十二

夫射者以鵠爲期故射則凡舍矢者皆善其爲巧若非有前期則可乎而惠子曰可此便是相反處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秉四人合夫當論公是而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知果孰爲得夫各是其是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學既不同論當亦然果孰爲正之則未知果孰爲得我果得夫是也而惠子終身不以完其求鈃音刑鐘也以東魏人寄而蹢閽者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亦然莊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

徐無鬼卅一　南華經卷六　十三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莊子曰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呈亦反其求鈃音刑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不以完夫莊子曰齊人蹢閽未始離去聲於岑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岸也而足以造於怨也

於宋以爲閼其命閼則也不以完蓋而不古者以
閉則完守門故子欲爲閼之則繩之必蹄之完
其完夫至求斫鍾則束惟恐鍾鈌壞而欲
責人辯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其備於物在惠子也不
自恕於己則遠求他人忘己之失則當故曰求
亦遺失而已矣將不歸足恐走吾造然足
而造然不去矣將不惠惠而闢不惠子與
闢人所擠可得乎適造吾闢人而卽之惠子
而闢可得乎適造然足而求諸人之備
於人也已亦遺失而已矣將不歸足恐走吾造然足
而造然不去矣將不惠惠而闢不惠子與
闢人所擠可得乎適造吾闢人而卽之惠子
而闢可得乎適造然足而求諸人之備
於人也已亦遺失而已矣將不歸足恐走吾造然足
而造然不去矣將不惠惠而闢不惠子與
闢人所擠可得乎適造吾闢人而卽之惠子
而闢可得乎適造然足而求諸人之備
於人也已亦遺失而已矣將不歸足恐走吾造然足
而造然不去矣將不惠惠而闢不惠子與
闢人所擠可得乎適造吾闢人而卽之惠子
而闢可得乎適造然足而求諸人之備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四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入聲者曰郢人堊音惡以
反鳥路反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
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
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
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
吾無與言之矣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五

蹏子耳不亦誠可笑哉持其知與天下之辯持其
猶以爲寡益之以惠子之爲人辯而寡
爲名則惠子之爲人可知矣又按求唐勝人已
舟二驗深可紬繹一人亦則可以說而不篇言惠施日以
則笑其雖夜半無人一人亦則將鬬其不失之也莊子一鬬
之文善於戲劇此類可見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六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
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
寡公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奚公曰然則就可對曰勿已則隘朋可其爲

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
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
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
已則隱明可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六

病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
設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何以托國公不
之意蓋已屬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人率多
可牙之爲人潔廉善士也廉潔之人已若者
唆哨而無休容之度故善不忘相臣之道受者
不聞人休有不聞也勿

給搏音博捷矢王命相去聲者趨促射之狙執处玉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傲音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上聲樂音洛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七

委蛇自得之貌攫捷見巧以巧自見也王射之敏捷之狀巧以巧而狙之搏其捷矢射之也射之者疾射之能若此甚宜乎足以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死故王顏不疑于騎之狙執死王顏顏以騎不疑于騎特其便以色驕人哉色字有而戒之曰惟此狙伐其巧恃其故至此殛也嗟乎汝無以色賢勞則有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之色尊上則有忘物慢之色忘上則有忘親賢友善鋤去在於自貶損去樂辭顯三年而國有不忘戒之右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顏顏不疑于騎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騎不疑王故殛其巧恃其便以色驕人哉色字有而戒之曰惟此狙伐其巧恃其故至此殛也嗟乎汝無以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上聲樂音洛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音徇然棄而走逃於深蓁仕巾反蛇音移攫具縛反搏音博捷矢王命相去聲者趨促射之狙執死玉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傲音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子入見音現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
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睨人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許穢反
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驚羊六
反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音烏下同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
自麥去聲者吾又悲夫下音符同悲人者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八

物之尤言夫子於人物之中猶之爲最而灰心槁形若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綦言之
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於山六之
齊賀其得賢也以聞我而國人三賀之
者然是以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著實人人皆
之所由悉也吾又悲夫人之自悉者人皆
明於悲人之悲而暗於不悲已之悲則所以自治者
知悲人之悲者其後乃日遠矣吾又悲夫
遠矣始覺所
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音商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九

古人於此言矣言古人飲酒於此率多以
言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
則言陳善納誨蓋啓夫子有言之教而夫子
人教者則於今則於此語之夫宜僚弄丸而
者得之則而技兵乃知天宜僚弄丸之事無心於爲叔
寢羽而技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爲叔
之丘亦何言之有哉願有喙三尺而
已也夫子之此言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夫凡言德總乎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
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而承上緒論道者先天道村一而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道

心爲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
知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
能舉之以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論
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舉其所不能舉
曰吾斯之謂道也豈不裂道
昧知而以其學術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稱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爲大之至大
人無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
海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
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廿一

狗不以善吠伐廢反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
況爲大乎夫音符下同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
德乎夫大備者若天地然奚求焉奚若不以物易已也
奚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音磨大人之誠

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夫大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
大備也無心自然而已矣知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
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
以物喪已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遂古而不摩於人之大
也此大人之誠也即釋氏所謂實際理地大人之大
於是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
相擇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口本反也爲祥
子綦瞿紀具反然喜曰奚若曰梱也鬼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廿二

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悉各反然出涕曰吾子
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音符與國君
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
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音耶下同盡於酒肉
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
爲牧而牂子郎反生於奧烏報反未嘗好去聲田而
鶉純音生於宋烏了反若勿惎何邪吾所與吾子

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遨古堯樂音洛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吾不與之爲惟吾與之爲謀不與之爲事不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一委威音蛇移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音賞焉凡有惟小聲始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大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上聲何而使捆之於燕燔音盜得之於道全而鬻音育之則難不若當渠殖聲矩平公之衙音佳終身食肉而終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

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之捆有國君同食之相常也惟人方自慶幸而致之也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之湮及於天下躬稼大萬世王而天下萬生田酒肉也而後而禽獲有所自來盡夫肝胥之而香味入於鼻口而無是非知其者也且夫自以爲有福厚之

之利仁義者而不知相忘而帝力之何有寡揖仁義者也是在利之後者衆矣以利相悅耶感耶揖仁義者也卷婁者孺也羊肉羶反設然也孺有羶行去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舉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聲上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之此之謂也

徐無鬼第廿四　南華經卷六　廿四

夫人而人畜而馬人之義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心罟招罾假仁義以慊其心假我之仁義一物散而義不足以利天下而為觀也觀之以仁義則愈利而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之言觀之斷制天下譬之一割人一等者知適以賊天下一斧斷制則一朴散而為器生意稱利於一割人一刀斧斷制則一朴散而為器生意稱利於一割人一刀斧斷制則一朴散而為器生意稱利於一割人一刀

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爲衆所苦蓋自三十登庸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開日衰猶不得歸息而日就卑於萬幾之煩此所謂卷婁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

是以神人惡去聲衆至衆至則不比去聲下同不比反爲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

承上言神人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歸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於天下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亮餘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

南華經卷六　廿六

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庶乎得其全吾之眞此之謂眞人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廿七

人然眞以人即神人以其不測也以其無假故曰神耳

於蟻棄知聲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知若意羊魚之相忘氣相造而不得已與代變其如字所使也以目棄聽忘其擅而將意之之也平此最聽心之無生時也不若也若妙者忘其擅乎意而於江湖人則也故爲之之不若

唯種上聲下同也能知止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故曰鵠不反

有所節解之也悲

以下數段皆莊子雜著緒言越王勾踐困棲於會稽之山大夫種為勾踐謀越越王勾踐既以越之中而成與越知越之所以存故能以其身事之以自殺其身何哉人固有所節也有所節者止也鵠脛長而黃不過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廿八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為句河也有損謂枯竭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河未嘗其櫻亂者以水有源本故也苟為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故曰守土也審審猶定也影之長短反則一視乎人故守人也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鑑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

目有所適鶴脛刑定

反

之意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廿九

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盲也耳之於聰也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之於殉也殆

則殆所貨聲如而一狗意有有人夕象緣人不礙將哉意有有好不成能世心目更之而功自及非不故至者取改殆容者一皆而迷於以清淵吾釋殆障虛一靜疑成人殆其朝殆耳聽好之以民望

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則其國必亾不知問是故謂不曾講求於是是以坐視其亾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特其所不蹍（女展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特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三十

夫足必取踐之地而後行者能致遠之警（去聲）也人之知必欲削而去之以不知解之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之知之所不知天之謂也其所不解而後解之解之不解不可解也其解之不解以解解之之謂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尺朱反）始有彼則其解此蓋如定則可以心融而吾視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大日則可以兼而體矣大均則可以緣而求矣大方則可以體之而天之所謂者大陰則解之而不可以恩慮之時可以潛之而不可以解之也者至靜無感之謂也

（此下應天理也）

從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

人事尚相遠哉故曰人事盡乃見其有天循自然乃見其有照照謂知之主張網維之其有樞（抳）始有彼則照之中有始有彼者是在冥冥之中非始有彼也彼無始也始之有始者也始之有始也蓋始之有彼也彼則非我也故雖知之其不知也解之解之不解以照之照此之謂聞之彼即我之聞也見其有樞抳之其有樞抳也非我也思慮之知也為大也是知之不知也解斯得之矣以知解之不知解之知之聞也見者照之照此之謂聞之彼即我之聞也見其有樞抳之其有樞抳也非我也思慮之知也為大也是知之不知也耶解耶得耶不解耶知耶

大揚摧音乎闔司盡不
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廿二

又為初機立箇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
也而為可今有旋宥以流轉以大閱行衆上頡下昭甫更昭也實頡謂升降上下滑滑所謂流動古及化不
蓋復哉有以大閱行衆上頡下昭甫更昭也實頡謂升降上下滑滑所謂流動古及化不
問歸於此商確不實亦代莫非此滑也實滑自古謂流動古及化不
則自實不確甫更昭也實頡謂升降上下滑滑所謂流動古及化不
外際惑乎更昭也實頡謂升降上下滑滑所謂流動古及化不
而而之盡無著實頡謂升降上下滑滑所謂流動古及化不
入不實亦代莫非此滑也實滑自古謂流動古及化不
與惑理問易是亦無理也實滑自古謂流動古及化不
不夫解是我而已虧之實滑自古謂流動古及化不
知是我而已虧之實滑自古謂流動古及化不
而之妄已虧之實滑自古謂流動古及化不
知謂惑奚損於自古謂流動古及化不
不大之以於此古謂流動古及化不
解不邪惑見然不及化不
而惑見然不及化不

古知禍風以抱滅暖缺善
今以長日心德性姝逃言
不不殆守復煬何濡主非
虧知成河心和殊需聖賢

盍不寃未其於杼及駭儒
亦解兮始平魚蟻汉此墨
問而有其也得棄柔怪而
是解摳攖繩計知婁徵凶

蔡咶人於以其役始頡奚
惑滑焉心變目羊品彼于
然有有守也視棄則僞行禘
爲實彼物循目意異

解者何嘗天壞但不學訛根
門可入耳方壺外則無辭亂
偹哉無鬼君神主兵誠知歲
以守萬爰孰童順魯惠桓隘
勞氣凝寡人與子比遂也公
之徇脩何於調其屬生解
天弄
下九几
太解
平難

空狗萬好亂七夫出蹻匝濕自寢德
谷馬物和始聖其害迷彼塗馬為舟千石朋伐則而運閫無害迷彼塗馬為舟千石朋伐則而運閫無
所投則而禍可斤舟
總兵

若屬神仁問遺奚何郢射自有
若警欲養許偽者為際辭我戒宜
以其民不義諸以時哉以貴有牧幾
自以若養許偽者為際辭我戒宜
人粗見止喙
其三非設資強貴有牧幾
窮民宜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何異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音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音悅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音耶曰冬則擁觸抱二音齟齬於江夏則休乎山樊音煩有過而問者曰此乎宅也夫音扶下同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

爲人也無德而有知音智不自許以之神其交一閒音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彭姓名陽欲因夷節以見王果王弗果曰我不若公閱休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冬則擁觸此蠢於江夏則休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夏則擁扇此煩於江夏則休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自悟曰是不已故夷王蓋公

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有不飲而自醉施立而自化者其於鄉於國有如此者彼其歸而居乎家則父子以正恩義以篤從容暇豫而一聞其所施之嘐嘐之厲即此幽閒之有謹譁其於人心與彼人心之美而無嘐嘐之躁競也其遠也豈乎哉章內二不若詞語之婉媚可諷

聖人達綱直周反繆丘侯反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

此言聖人盡性致命達綱之學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性致命綱之以盡一體之變者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心而爲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命搖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夫知音而所行恒無窮上聲時其有止也若

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故嘗夏乎知之所不及者以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即所謂生死之則時其止矣我將苦之何哉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爲得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去聲之亦無已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

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爲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其可以不聞而遂失故其終無已此皆自然也可喜也

舊國舊都望之惕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繙音昏上所有能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人之安則非自然矣此因上文師天所則之說而繙及之

入之者十九猶之惕然況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衆間夫聲者也

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舊觀故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綢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況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嗽諸其暢猶以十例之臺而縣衆間所蔽鬱而音聲四達衆間之間所間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必有異常者矣即合止棁敢笙鏞以間高者臺高則無所蔽鬱而音聲四達衆間之間所間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必有異常者矣即合止棁敢笙鏞以間形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為眞影響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隨成與物無終無始。一不化者也。陽同盍同嘗去聲

則陽廿五

環中虛淨無物之處点以隨萬物之成則無始無終無時日與物化而彼一不化者以為之樞紐盡亦也得此也止於其所則能止舍之言止也止於是乎舍是乎舍之言止也嘗舍止矣冉相氏古之聖君

夫音符下同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隨階行而不替去聲所行之備而不洫洫入聲其合之也若之何

夫人皆曰吾復命摽作以天為師矣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則其為事也若之何哉蓋師天而私感之謂心而順應之則不謂物者有天矣師天者無謂也殉物之謂也殉既不得謂之師矣非特未始有天也始有天矣未始有始有天也始有始有天矣其始矣安得夫未始有始有人非特未始有人也始有人矣其始矣安得夫未始有始有始而已始有始而已矣安得夫未始有始有無而已矣安得夫未始有始有物而無間此天地之心普於萬物而無心又不為物之所累故與世偕廢廢置也偕行而不離應變無窮者也故行而不洫洫流也如此則既不千萬物化合乎天而皆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以謂之隨成與物無終無始一不化者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下同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兩見現晉仲尼之盡慮為之名蘞盍法之傳之容成氏

曰除日無歲無內無處

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言天以湯以湯立教湯為君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以主教民言主司牧言司御司御猶云司職此人為之名也司御門尹登恒字疑作衡言人從之順衆故曰從之湯所為而欲司之而不固未嘗始登阿合亦御而不為之名也蘞行名可謂得而已湯不成之必一之從之道者矣其何以治之驅之教之隨之成之必一之從之道者矣其何以治之驅之教之隨之成之必一之從之道者矣其何以治之驅之教之隨之

而非相率而爲流散之行名則有見矣非相率而爲流散之行名則有見矣非相率而爲流散之行名則有見矣

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其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音敞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音現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音符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九

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之以道小大之辯也夫不自量力故晉人見說之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漿有神人焉其名曰謵音聶許甲反子路曰是稷稷音總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一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二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漿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三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四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五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六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七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八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九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一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二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三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四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五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六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七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八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九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一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二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三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四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五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六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七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八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十九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一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二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三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四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五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六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七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八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十九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五十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五十一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五十二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五十三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家也極乘屋也稷稷必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穆穆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聖人僕言其有聖德於僕謙之中故曰無窮焉其口雖言彼言而隱於僕謙而不盡其心者則與世違而不屑與彼譬如蟬蛻然形也以哉無人君無我則之道物然鄉之本知不小陷眼而觀左眼則小之又也小陷牛固小設為極小而觀之則小大之辯不可得而定也右角之蝸有國在左角之蝸有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梁惠王聞而惑使人問於戴晉人曰有諸戴晉人曰然君以為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惠子見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音責二音也吹劒首者吹音炊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五十四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賢者郤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總音何為者邪音耶下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音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著於己也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音扶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五十五

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他人曰藏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而有幾於道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一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音魯莽治民焉勿滅裂音列普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芑音起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耨音憂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音壓飫音玉足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去聲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之也是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二

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病來年變齊謂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心亦以其情者滅其性者離其天形者離其性也無生之性也滅其神者亡其聖盡慮之神也以衆爲言多也故鹵莽其性始萌以扶吾形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之其中忽起攻吾形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之攻吾形則其實亦滅裂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攻吾形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之攻吾形則其實亦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之攻吾形則其實亦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之攻吾形則其實亦滅裂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吐回反而強之解朝音潮而無休時欲其不盜不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之爲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女力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升音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下同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音符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復見之無乃爲盜乎太平之時天下有大菑而子獨先離之音罹憂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女力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升音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下同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音符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通前總是一意已以作爲栖矩之得也而我得古之使人君動必責已以作爲栖矩之得也而我得古之使人君動必責已以作爲栖矩之得也而我得古之使人君動必責

其是不之期道不以巧安足上也以欺信
死則敢也古途行人僞所力之敗不僞乎
鬬天不遠者紆故人繼取不用也足竊在
事下勝其天遠遠之蹏遠則足則盜非盜
之必欲人加而巡有途殫以不勝財皆不
而後狥誅以誰求上之自也欺以而蓋知
子途而之恐其知以出以至也於朝之能
者行不皆財勝不以殫途有巡而加人欲
有必足生不上以爲力而後狥誅以誰求
所於也於足之僞人猶誅至諸不罪敢其
不誰其不以任應上恐人之侯至罰向可
得責所足應則之者不之愆各至是前功
辭而由之上僞哉日足不今朝如人誰必
也可來故之知凡出以至也於朝之能欲
者而需不僞多避則省方聘有勝求
誰民則足生僞誅可方岳會罪任其
耶之盜以於其則乎之蓋同我因成
故所爲供不下以是典以之陷其如

蘧其反居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反起勿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而行六也十年知聖人四六十十之十而九六六年德之也十十始十六十化之者行則其六始謂是謂覺謂安詘也知之足十年六以人而之化十非之者所蓋其十非無亦化在未者化非無已知有蘧伯玉行年五十九非猶未年五化是化知之可非者事嘗是化知非物不而則五非自五無是非玉行年五十九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反起勿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仲尼問於大音泰史大弢反叔音符下同衛靈公飲酒湛音耽樂音洛不聽師涓曰是因是也伯常騫起虔反稀音希韋曰大音泰史大弢反叔音符下同衛靈公飲酒湛音耽樂音洛不聽師涓曰是因是也伯常騫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音餘然乎

萬物有箇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不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無根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不知而後知可之但虛寂而有莫知所不可不謂大疑乎知特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者如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力暫反而浴史鰌音秋奉御而進所搏博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冕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七

天下有稱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名有前定之名即舉衛靈公之得諡者而觀太史大祝

以爲因是言靈之謚是其端也顛而是之其意謂於人欲以橫流濫之以實之名爲天猶有禮賢之一者而稀有覺之讀之於大澤百材皆度也居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七

本無意義但因衆人物論所謂因是舉又因是之與齊名也伯常騫之名有前定之名有前定之名即舉衛靈公之得諡者而觀太史大祝

以爲因是言靈之謚是其端也顛而是之其意謂於人欲以橫流濫之以實之名爲天猶有禮賢之一者而稀有覺之讀之於大澤百材皆度也居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八

小遲問於大泰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去聲文武大人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偕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得其理而統之則萬物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得謂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也或合異以爲異或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爲異或同散同而成以爲異乃同中之異同馬相散爲百體立爲一體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九

則爲同爲合而也執內言心意我自時成殊見蓋訓雖者出拒夫後人則方一其異體始同之謂之同始吾有也著之既謂之同始體異然而官於得理心所自有意合之言者見然立後不遂徧天責不遵後立則稱績之職者異定有而出而以天下乎顯績稱其端遷而在取不者不自下之合會水馬其同正同也拱之歸有正可立拒外以公併道成正同也者天之所而執言何入爲言萬之河愉也主不同執不定者以者公公事言績異然之以矣之可一也故有言言萬亦土不而君爲載距距已聽自主則者物復成見百體不恩觀之逆之人外而自立總如山道無合也以也諸則他見之入不不里歸是異合馬爲而大經人立言者孰當之一所者而立私歲四有之言吾聽自有言原以不爲

此人潤位里之言此段與閒同異兩見只以不執不拒作主轉警轉精却與內篇何異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音泰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

少知曰道足乎中有異公調異而曰不可以曰同異名也今爲異設驗天下皆過言無者

承上謂之可以曰同異名也今爲異設驗天下皆過言無者

少知問中有大公調曰不可以曰同異名也今爲異設驗天下皆過言無者

音烏起大泰音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聲去就於是橋居表反下同起雌雄片音判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一

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調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無形者將惡乎生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也有物物之者與物有間矣有形者生於無形則無形者又將生於無形乎有先天地生者道可以有無言耶所以有形者皆出於無形而無形者安得有哉是以聖人有見於大始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而有無安排而去就之哉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音泰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也雞鳴狗吠付發反是人之所知也是人之所不知雖有大知音智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爲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而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雞鳴狗吠人所易知不能以意見臆其所將爲言若讀其將此理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至於無倫大小至於不可窮極或使莫之爲是論物而非之以論道也論物

則未免爲物所囿而
終有失信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
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何故言有過咎蓋言或使則明說有箇
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爲則全是冺然
聚散適然生死只說得一邊何造化--
響但都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
使物自乘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爲雖
物又似有箇莫爲之者說或使
近是但不曾說破有箇莫爲之者說或使
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
萬物而無心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

而言之方爲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
居也名實猶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
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爲
利無之以爲用此箇虛寂却是道之本體
萬物之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
以有物無過見類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
則愈遠矣季眞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忌已死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符胡爲於大方言而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
其有極

且物乘氣機以出入其生也不可禁忌其死也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其
一死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觀一
故曰或使莫爲皆是疑情也一爲疑之
假是以或使莫爲之或失則實或無失則虛終日言而盡道
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

止只在一箇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往而不返一亦說無窮無止只在一箇自然上定得與之同造化之故妙
虛無窮自然萬物無所止得之以是知之理之不本旨隨其始終要在物言之莫爲或使則不得不
無窮無則有說虛無則沉着落邊於自然見名是非道故相無所見爲說或使則所不知者提起道又過曾自道安名與者者
有有則無則一邊贅究而語言說道之道寧則胡而而不況不可得可上者說何起一有歸道一之言人之本體上莫字有說不於不歩人之以假上曰又過
無猶一是若言說者說語而贅究無則終日言之之其情而而物兄則則終日言於其情問
所足非道故相無所見爲說或使則所不知者提起道又過曾自道安名與者者
偏所足非道故相無所見爲說或使則所不知者提起道又過曾自道安名與者者
於言以假上曰又過曾自道安名與者者
其者者與名安道自所曾不使則無窮
理盡盡者是方得可上者提起道又過曾自道安名與者者
結物道乎使一有說何起一有歸道一之言人之本體上莫字有說不於不歩人之以假上曰又過
意足言故莫字有歸道一之言人之本體上莫字有說不於不歩人之以假上曰又過
正即而言爲說不於不歩人之以假上曰又過
以上答文所少知兩正家於之其情問

又恐人一落於言詮只在有言無言上埋沒
急以掃之極不可載物之語可載物之言
然此佛按我是亦不極言要言非有默言不足以載無載無載之道
義亦是而看不為指經段則經自不以言
何奚復所作得說法海也大如戴一句落於言詮只在有言無言上埋沒
謂以命以作節類何道而之極不可載物之語可載物之言
為描為謀節林印王亦透而禪儒發於是欲辭
盡所復多作亂透亦王印林類何道而之極不可載物之語可載物之言

讓聖德達天閱休
師聖德達天閱休
時師聖德達天閱休
告時師聖德達天閱休
其告時師聖德達天閱休
亦其告時師聖德達天閱休
有亦其告時師聖德達天閱休
芒有亦其告時師聖德達天閱休
若芒有亦其告時師聖德達天閱休

相周憂而
助至而
而一用
消體知
實見若
實之用
聞何知

仇湯鉶離殺日進不預不物或言
臺得角牲盜出德知定執生使而
縣尹滅橫多無而於不鳥不則有
樂傅鷂情行僞期知卜距起實疏極

井得環中
司御其名
後誰生民
蕪不在失
後莫生民
後蕪莫不
者乃在盜
司御其名
井得環中

隨聞聖聚得惟五帶合四合
物閱德貨奚彼九靈非儻而
之者之立在聖儻而為六所
成誰僕名已儻非靈公合止
物言之方并為六所可一意
隨聞聖聚得惟五帶合四合
物閱德貨奚彼九靈非儻而
之者之立在聖儻而為六所
成誰僕名已儻非靈公合止
物言之方并為六所可一意
在可議言或物不預不進日
其而使生執定知德出盜性角得臺縣尹滅橫多無而於不鳥不則有
議言或物不預不進日殺離鉶湯仇
其而使生執定知德出盜性角得臺縣尹滅橫多無而於不鳥不則有
極疏實起距卜知期偽行情鷂傅樂

南華眞經副墨卷之七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匹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慶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不能免而善者亦未必能免不惟惡者不忠者可必大抵天下只能不忠者亦未必能免而善者不孝者亦未必能免故均謂之外物而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其段正所難以知吾人當為其所有數存焉而不可必常理外理一者必皆之而後母曾參為父芸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槩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與木相摩即雖金性至堅與火相守木亦爲所爍克是也陰陽錯雜其氣鬬而不仲則雷擊霆奮若使中起火乃焚大槩大槩摧龍槩而者不東方之木老而折是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一心火動而百骸隨之已火之爲害如此意則見下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陳壑音淳陳不得成心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若縣音玄於天地之間慰音鬱泥屯利害相摩

所以修眞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不知有利害不干於耐心而生甚憂兩陷於變於世故甚憂坐亦不安不知道者則不遭不之中無所逃通蠢蜎蠢坐亦不安不寧若將脫利此心通蠢於天地之間欝瞀昏屯睡又害之相縣於枯魚之肆

憒音頹然而道盡

莊周家貧故往貸太音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害之場故自焚若此故道人養和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奇月者水煎熬之義不能勝五火也水不勝火即古篆文肉字也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勝火月字下得一火字下得一月字言不盡之者償之俱盡矣與之上連爲一段形而不中道夭折與道無爲於人有大利益欲與人靜消心自處恬淡道生一章發此一則盡道生乎有償然無蓋參看救世之鄉仁也後盡經其天年而宅之喻可

生事蕭踈窮途飲友仁者當亟趨之乃復爲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爲甚筆記於此見此世俗之益偷也

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音淄聲五十犗音界以爲餌蹲音尊存乎會古外反音蹲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音基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銜音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之肉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輇音權才諔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音扶揭其列反竿累力追趨灌澮守鮒五兮反鮒

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音玄令其於大遠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機械也犗大黑繩也犗制厭飽飫也飫曰制讀曰制也離剖之也乾肉曰腊小繩也灌瀆田中瀦水之也輇才小才也鮒鮒皆小魚縣令以待言者一縣賞令以待言者一郡小瀆溝瀆也鮒魚名也

熟讀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音盧傳音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儒音而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音披生不布施去聲存乎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髮鬢音壓其顪音歲顪兼入儒以金椎直追反控若江反其頤徐別反頰聲無傷口中珠

此段盜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剽竊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

所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呼儒者小儒大儒而儒之語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陂興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人言之也大儒暗指有珠之口中即事儒口之中有珠詩固有

於彼脩上而趨音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聲上去聲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智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音不忍一世之傷而驚改音萬世之患抑固窶其矩反邪音耶下同亡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去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音餘下同

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如字也聖人躊音躇躇音躇踏直居反以與事

進爲無名以至人相結以當一時之君中民不忍之行結以歡相引以名以隱謂以心腹相而往是譽堯而桀非桀之傷者莫若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不起豈與道相應今不知之反之無非傷也皆曰吾將反惡相忘於後與道相應之盛而不知其所爲寞無爲而天成

其有心也於無事而往見其成功之以無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持費力爲耳此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等說話儒者直謂其與接與沮溺丈人之類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習見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已論以習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窒於清江使河伯之淵予爲去聲清江使聲河伯之淵予爲去聲清江使聲河伯之淵予爲去聲清江使聲

之龜靈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口孤音吸龜七十二鑽左端吸而無遺筴音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去聲下同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阿門曲側之門宰路淵名龜爲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爲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以求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雖有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

蓋囿於數也神有生之前數定於其身則不囿於數矣

老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

雖有至知去聲下同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音提上聲下同小知不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雖有至知亦須畢衆智而後爲謀允臧蓋用知則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鵜鶘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鵜鶘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無情而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

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聲上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符音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音側足而墊音店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亦明矣

大至理之言無可拂擊故辯拂音弼去聲是玉折流遁之辭則塵垢之所該者不盡而遂言之所窮而無用人之用外天謂其無用者幾何爲無用而非大矣人之用片片者有限以有限之用足而無窮之天地亦以大矣彼則容足之外皆爲無用已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音符下同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去聲噫

其非至知去聲厚德之任與平聲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孰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虛嘗反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瀟灑一塵不掛雖未嘗遍跡於有方之外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與世俗相浮沉雖黎烝所謂持循安流遁入而省巾遊志能不以有家爲桎梏不以有身爲疣贅乎顧則見大抵世緣難斷厚薄之習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夫墮行之不遠若遁也覆墜之志決不能絕之反行只今之貴則貪富貴北面之尊遇而不喜人不知而不慍此其際遇之功於是而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孰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虛嘗反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音鼽延反口徹爲甘心徹爲知去聲下同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音耿哽而不止則跲音展丑協反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顧塞其竇。

天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熏於香則不知不相識則不知有分別非德也是皆夫人於能知也是而爭之然後能起之六根所起之六塵必須徹而知根本然之靈覺性復其本然之靈覺性六根門頭頭是障則爲識神奪於外物所塵如人所以哽者哽而不已則跲跲而遇爲者馳顧馳者爲遇面遇而留先世之功名世人不逸所易之欲與所謂持循安流遁入而省巾遊志能不以有家爲桎梏不以有身爲疣贅乎顧則見大抵世緣難斷厚薄之習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夫墮行之不遠若遁也覆墜之志決不能絕之反行只今之貴則貪富貴北面之尊遇而不喜人不知而不慍此其際遇之功於是而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孰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虛嘗反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則衆害生之物既爲物所跲足陷泥淖之迹也言人之中不能自拔而生特衆欲壅塞則生息微耿而不清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脩眞之訣無出乎此

夫物之有生者寡則生息之盛非天之存焉自非天之所穿日月安得而見耳此段文頗難澁其義難解以意逆蔽之理當如此

抱有重聲閬音浪心無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窣音突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窣音突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抱有重聲閬浪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窣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此言虛之爲用之所以行中一天一卑天尊卑定矣萬物各得其所安謂之大清之地則吾心即地之虛靜而不著人身身膜如此人心亦然各得其室有相爲游故曰勃窣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靜天師大道歌云要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眞精損筋骨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脩眞之訣無出乎此亦足以相發明矣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誰誰稽乎謀謀出乎弦知出乎聲出乎

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而名之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故溢謀者稽於誅誅者急義而有心於弦急乎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乎守守即知出乎爭彼此爭勝故人各用柴生乎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

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

而與物爲便官事果乎衆宜核實也衆宜謂衆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艾銍乃反

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日時謂以時日而雨有暘與久陰者不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是乎農人始脩銚銍之器於者過半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之到植皆蘖茅於腫發條於根而後接之也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太多更不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只一氣之相感而神同類易施功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音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病者焚和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一眞靜則火自降水自升眞氣自復邪氣自退藥餌之補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猶云翦滅朋黨翦滅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臧是康豫故曰皆臧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一以安靜鎮之則一止可以止遽衆止而事無不理矣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如其無逸之所蓋病而補靜補亦病而先晚矣佚人則不待病而先居於靜老而皆臧亦遲矣佚人則不待

老而先証於滅遽而止寧止亦殆矣佚人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則不待遽而先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駴音戒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承上而言勞者不問則聖人之事佚者不問則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可知賢人不問小人之事君子不問又可知矣駴驚同謂改百姓之觀聽

演以善反門有親死者以善緣求之意

門有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放存於窾音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踉芳附反河

聞之帥弟子而

演門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爲善毀費之而爲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之人以爲善毀費之而爲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半堯又以爲善毀費之而爲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半不得費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務著矣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而踉窾名之務著矣二子偏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有也名人不得而藏之爲名人無名人全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筌魚笱也蹄兔罝也在道則爲言說之學不自外入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

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筌蹄得是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不可說是篇已爲作亂詞也

老草凡六游神非竊東莊甚孝外之亦不可矣方忠遭剖戮因木彼鑿而龜譽此方生憂亦憂可必方生火實多滅生有不不則兩含作活鮒陷辛害相孽和戕晚成器焚其以大事去躊至順道而病到特道順至躊去事大以利王史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非佚之人所潔身言

以植强半息塵失用事無言躇興事矜汝躬如何任公釣魚而友弗顧大儒知困窮知與蚿蛇有所容心有天游鵬以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我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無以天下爲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夫子猶有蓬之心也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以戰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音支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去聲其子媒親父與譽平聲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五蓋反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歟得其久萬物皆種上聲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二

此篇先生自叙立言之意七能能者能也姑之與也已也
寓言者十九重已言者非其罪也
寓以相比而亦不論此非得已
言之謂彼我之情非我之所能
父信而不未知其直卮言日出
父物之論其父不未知其卮言
之而信之以其父譽之而信之
信而不信之而信之也已異又
信論其父譽之而信之也已異
同九者十之九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三

嘗言終身不言天倪和嘗不言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既未嘗言言也者無心曰嘗言任理之便即天倪和以

義陳乎前而好惡竝去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四

德至善何以致此宜莊子深歎其弗及也蓋莊子與惠子語猶覺有辯夫子則未見有與之辯者此宜莊子深歎其弗及也況於心以之自愧所以愧惠子也何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音洛後仕三千鍾不洎其器反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下同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符音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鸎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其音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五

其忘而已有哀乎彼無所縣於其心有所縣因其所縣而知其所縣而亦何足以攖吾前也何故因其哀而任其來鸎之大小若其心有所化必知其所化

親之罪夫子言曾子雖無所縣其罪以去其親之罪有哀乎彼無所縣者可以有雀與蚊虻之過吾念哉

子言之言受才乎大本受才乎大本受才乎大本而化則已謝是矣固引夫子則能使人莫不復此靈以生謂人莫不復此靈以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夫固靈以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夫子則能使人心悅誠服非盛服

本猶太初也復靈以生謂人莫不復此靈以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夫固靈以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夫子則能使人心悅誠服非盛服

覺之性以有生以有生而好惡竝去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惠子亦據吾夫子之言夫子六十而化則已謝是矣固引夫子之言受才乎大本受才乎大本受才乎大本而化則已謝是矣固引夫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音烏下同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自上文不知有生有死而透下意以來無爲有生爲無死而論人生則不能有富貴則有貧賤則歸於無爲而已故曰生有死也勸公以天有裝同爲人死爲也死也勸公以還造化人皆以生爲樂字一勸下也同言化人皆天殺墮其死也上意有自謂自也而寂滅爲悲心急意以勸慰要人解其死也上透下意有自有形始見其有倏也

見其無故含情之類不能無悲而不知遡其生陽之始實無所自而果然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惡乎其有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人據吾惡音烏乎求之莫知其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音烏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數謂日月星辰之數甘石巫咸謂人據理之類是也目聞見之所及者禹貢是也夫天地文理人據經以生則不能盡其變化之書圖定而終始有常故曰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耶音下同

衆罔兩問於景音影下同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則世出世法不外是而得之矣

有則出世法不外是而得之矣

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此一段與內篇齊物論之寓言廿七頗同但添上火日二句見貌之詞稍異耳

猶云末論言我之倪待而所待而乎倪待彼往來彼則我與彼俱往來則我動則之化而者者必也非有時而無日而夜而有而無屯吾形之蛇相一甲離也蛇於吾形之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罔兩景之旁淡者也景之形陰也罔兩之形陽也

曩子則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實非也蓋甲與蜩之蛇相離則不相聯屬無合亦不相待也

吾有待而然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邪

吾形之動待我之動我之動待天機之動

南華經卷七　八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九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一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

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

陽子居南之沛音貝老聃西遊於秦邀古堯反於

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音盱盱音虛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睢睢盱盱猶跋扈也

陽子居蹙子六反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煬羊尚反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睢睢盱盱猶跋扈也

陽子居蹙子六反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煬羊尚反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執爨食炙如人食之意道言和光同塵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二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三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四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五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六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七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八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十九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二十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二十一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二十二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二十三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二十四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因之曼衍所以窮年

和陳勸惡可志入天及服天有成化知人之心兒人之形不以心捐道不以形尋物不可以人入謹守而勿失因以曼衍所以窮天年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忘義無所終窮振動也竟窮也

讓王以下數篇皆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以為非莊子在山蘇長公以其著眼處只在語意非馳騁古今之文故耳

堯以天下讓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南同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

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音符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幽憂謂心有隱疾總在為物所累矣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

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

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下去聲同皮毛夏日衣葛絺音答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去聲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音符子之不能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音符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勞動貌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為而已矣

大音泰王亶音丹上聲父甫音居邠音賓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已舜讓數條總記一處不應以後復記北人無擇一條故斷北人條為竄入者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音輦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音符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亾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謂不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旨故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爲尊生之議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於利害之場之人甚正論此種學問人病煞有用處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音叟患之逃乎冊反素羔山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冊穴王子搜援音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音捨我乎王子搜非惡去聲下同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所謂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俱碧反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之所爭者其輕於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秦之與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銘誓約也攫讓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夫斷臂者且不攫

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爲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宜韓僖聞之而稱善也

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趨闔守陋閭苴麤也布之衣而自飯上聲牛曾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平聲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去聲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旋音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

顏闔者眞惡去聲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殉物也今世俗教雅反貴則雅反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殉物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此數語莊子自爲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其眞也故以其眞治身其緒餘土苴則有爲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平聲者輕也夫符音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爲謂事之所爲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爲非也其所以者之差也凡事之得失起於一念幾微之際可不審哉

君無乃爲不好去聲士乎鄭子陽即令平聲官遣去聲下同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音撫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音洛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音耶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夫聲而殺子陽

有好上聲讀謂有美德之士于陽嚴酷撫人道之人其粟本不宜受一旦于陽爲國人所殺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此昭音悅忉而從於昭王昭王失國屠羊說屠羊說列子同反國將賞從去聲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亦反屠羊說曰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音現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去聲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去聲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上聲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去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音符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

以爲人而教人則曰爲己此便是學問不眞實處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也

曾子居衛縕音溫上聲袍無表顏色腫噲音快手足胼薄田反胝竹尼反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竹九反見現音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縕之見言出金石之聲也袍衣之貌正冠而纓絕之短也捉衿而肘屨之納屨而踵決見履之敝也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此三句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形也道非莊子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之然粥之反六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洛音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秋小反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昨音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不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去聲乎不能自勝而強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去聲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以重生之說告之蓋知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未之知也故瞻子教之

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乃本然之性是也識神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始常使之以學道之人務一念不起萬緣皆空人而得長而不死學後吾降此識神而神受傷有重傷之甚故去人而得長生公子學之神元神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始常使之以學道之人務一念不起萬緣皆空人而得長而不死學後吾降此識神而神受傷有重傷之甚故去人而得長生公子學之神元神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始常使之以學道之人務一念不起萬緣皆空人而得長而不死學後吾降此識神而神受傷有重傷之甚故去人而得長生公子學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素感反顏色甚憊皮拜反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不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

孔子推吐回反琴喟苦位反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去聲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去聲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音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詰許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音洛下同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恭伯得乎丘

藜羹不糝絁莱而無米也藉謂煑夫子削然孤高之貌友琴復鼓琴也扢然奮舞之貌潁陽丘首皆山名此條多有妙語如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誰能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畆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去聲漫反武諫我吾

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音零之淵
復言舜讓可見文字寓入不若是而已猶言不惟寧是

湯將伐桀因卞隨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音務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去聲吾不忍數音朔聞也乃自投稠音同水而死

湯又讓瞀光曰知去聲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去聲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按三自沉着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爲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爲大道之所取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上聲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嗟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去聲下同而無求焉樂下音洛同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去聲下同以說音悅衆殺伐以要平聲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

闇周德衰其竝傷音乎周以全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而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周公也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以出治治而無求言盡其忠也如此樂與治民盡其樂也如此

一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帶敬而無心於變之我歸其治爲治而不求民盡與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五

攻爲政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之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功若見諸侯穴室樞尺朱戶謂穿人之屋樞戶之戶樞安有橫

更其行事也言其人國也以上乘之而下行之謂上古謀而民從之謀而不用則已阻之感而不行謂險而不揚志推以說之說周以易之易自可受也苟可放之於世直可以義不義

幸人國而又爲政而亂而遂下則用賄貨而成亂而收功見諸侯之盜而大盜乘之而竊國侯之門仁義存焉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仁義之門非仁義聖智邪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一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人橫聲去聲之反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人橫聲去聲之反

小國入保小城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音符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去聲先生往說之稅音

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敎其子爲人兄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敎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以攻反人陽腷古外反人肝而鋪布吳反之孔子下車而前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二

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音符上聲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去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去聲帶枝木之冠木遇枝節故可以爲冠帶死牛之脅許劫反謂革帶多辭繆音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古堯反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委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赤眞目聲如乳如樹反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去聲長上聲貴賤見而皆說音悅之此上德也知去聲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三

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戶旦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去聲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去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無稱之理臣請南使去聲三字同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去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

諸侯與天下更(平聲)始安得不上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音恭)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去聲)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音符)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音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平聲)吾獨不自知邪(音耶)且吾聞之好(去聲)面譽(平聲)人者亦好(去聲)背(音佩)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

恒民畜(不)　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千孫無置錐之地以其利大故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以其利小故也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音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音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羊亮反)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上聲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音卓)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弒音)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扶公反又音馮)衣淺帶矯(紀表反)言僞行(去聲)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音稅)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上聲)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弒音)衛君而事不成菹(莊反)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音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去聲)身下無以爲(同上)人子

之道豈足貴邪暗音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
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
慈舜不孝禹偏枯謂傳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
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與熟同
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上聲反其情性其行
去聲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
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去聲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音煩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
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七曹反慄俾搖反而乞者
皆離去聲麗也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

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流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立之所以說稅音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
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
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可以爲者艾乎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色又反死喪
去聲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
五日而已矣笑有不同若跖之笑無取也天與地無窮人

今著關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音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又反又也疾走料音聊虎頭扁音鞭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又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爲耆艾人而無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而以之重言其不然明矣故此篇之贋不攻而破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盡不爲行去聲下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

音符下同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汝行去聲下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設爲子張問荅子張之意主於爲名苟利盡不爲人行以爲名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何得何來利從何宜眞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眞有見之明見而信者在於取信於人故名之與利自審則夫士之爲名利者不在於修行所以爲名也豈眞爲名乎蓋子張務外故言苟得之言苟此其亦干祿門達之士未盡法者歟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九

子張曰若行則不信不信則人不任如之何人不任之宜眞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眞有見之明見而信者在於取信於人故名之與利自審則夫士之爲名利者不在於修行所以爲名也豈眞爲名乎蓋子張務外故言苟得之言苟此其亦干祿門達之士未盡法者歟

子張曰若行則不信不信則人不任如之何人不任之宜眞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眞有見之明見而信者在於取信於人故名之與利自審則夫士之爲名利者不在於修行所以爲名也豈眞爲名乎蓋子張務外故言苟得之言苟此其亦干祿門達之士未盡法者歟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九

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音弒下同兄入嬥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尾

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臧聚而比之以紕則作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辭可見紕勢爲天子未必其貴也窮爲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則所貴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卒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則拘而大盜則乎果不足賤乎其分別五紀人道之畫者宜莫知聖人者爲行乎哉將不爲行乎哉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

且子正爲去聲名我正爲去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本作鑑亦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孰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去聲下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一

賤盜則小盜盜國則大盜則乎果不足賤乎其分別五紀六位三綱之中之人道滅絕故疏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爲行乎哉將不爲行乎哉

子張曰子不爲行去聲名利將使跖戚無倫貴賤無義長下上聲同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拱鳥宂反 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音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羅同其患也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二

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爲名我則定於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以不鑒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束以求質成觀其寓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殉其所不當爲而殉其所不當爲則一也伯夷死於首陽之山鮑焦申徒狄廉士也介子推抱木而燔尾生與婦人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皆離名而就利然已矣故爲之君子而非之是無以異於盜跖也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三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則無貴乎有父兄之尊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不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先生爲丘往說之使其兄戒以大通之道跖乃大怒曰丘來前汝所謂道者巧僞事反而已矣今汝飾小辯文過以非之而幸其放免故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柳下季曰先生素有意於跖今聞跖之爲人也故以利說之恐不聽奈何

孔子曰夫靈龜五足蓍莖非不神也然而天下無龜蓍之國故曰至聖不能謀愚神明不能及無方聖人不能治無法今子之道辯足以飾非知足以距諫強足以反人此三者天下之害也若順吾言則上有全親之行下有安身之道若不順吾言則內有殺身之禍而外有滅親之名則吾言不可不順也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冬則多積薪夏則多積火民皆巢居兼火食茹毛飲血而無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有熊氐羌之戰於阪泉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而立群臣湯放桀武王殺紂而天下大亂自是以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此大不然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不顧其行不論其情不原其理不治其德妄稱古昔名曰文子是非不辯然不慙其心口辯而言流利其實中反非而已矣子之道毋乃太甚乎

孔子曰丘得幸於季孫季孫之利我者衆矣

跖曰丘之所以得幸於季孫者以其名耳名者實之賓也今丘之所以得幸於季孫者以其實耳實者名之主也今丘之所以得幸於季孫者以其實耳實者名之主也今丘之所以得幸於季孫者以其實耳實者名之主

力而有不能行耶或故推求正理爲理束縛
而不能忘耶知而生之人自以爲與我同時而
與我不同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爲必絶俗過能
意不已有此主等無覽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
中治天化同流合污故曰是非之分別
之是非之論人長生體安其所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以
自主而常安未有以危爲安者也夫
利之人恍然而寄之名利以
其有憊怛之疾與恬愉之疾安怵惕之
欣懽之喜不監於其心於
知但知爲其所爲而不

知爲其所以爲所以爲其所以養生者知其爲有此以不
也養生所以爲有比以不以其所爲者害人
子富而尚不免於患而不知此是以雖貴爲天
又況其下焉不免於患夫以至富至貴
無足曰夫音符下同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
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音協
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兼人之知未聲謀而以
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
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

而樂洛音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去聲去就
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
之知和曰知去聲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
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
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奪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
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
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平聲名譽也堯舜爲帝
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
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
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
彼非以興名譽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德者至焉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

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以我貪着然亦未見其故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之旨處不飲自放於禮樂之外是以常自知足不求不爭故不求故求之不足故求之爭乃若所求所爭則有四竸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天下而不自以為爭其求則求自以為貪棄其我者也有餘故辭之棄非外者也為天子富有天下為人豈戲人豈以為貪而棄餘而求益夫有餘而棄不足而求益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至尊位至重而不以外物耳以儻寄之物而為己有猶逆旅之過客耳故計其違度而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賢不可謂知利害之原也不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猶歸之有所名譽也非以興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與則非矣

盜跖廿九

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非以興名譽也不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猶歸之有所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與則非矣

盜跖廿九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亦又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全富人耳營鍾鼓筦音管簫音蕭之聲口嗛苦簟音

於芻豢醪力刀反醴禮音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倪音凝溺於馮音憑下同氣若負重行而上聲上聲趨於利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貪得無饜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去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上聲下同可謂苦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在遥反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許業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蹻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音以反之而不足故觀之名則不見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魯弔反意絕體而形爭此不亦惑乎

無足言必待賢知之名苦支體絕旨甘約以養其生縱得久長亦如久病長阨而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惡自安無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足言凡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其有甚者令富人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則其有甚者令富人

有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嗜於味言聲則色可知言其意能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爲之動不知以是感動以是知以是知之度忘其本分而爲之動不知以是感動以是知以是知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爲之動

俠或洩於下而爲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走遠市使之不得休則疲馬中必有傷者矣

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附無窮之求不得則憂悲愁其形神

貪罷以竭天下謂之不勢居靜則數搜而溺體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而不知足焉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疑乎滿心戚戚憔悴形神

澤則阿堵暴於耳目辱乎行則防殺

於阿堵暴於耳目辱乎行則防殺

可謂之不謂安意乎富者謂其樓疏則體亦安得

可謂之不謂畏乎故內則周

傷之禍故憂乎居則盛其僕從

一日之旦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亦不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八

見利不得覆轍昭然會不之鑒緣意絕體而爭此貿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跖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劍第三十

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趣薄而理道疎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今但爲釋其字義讀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音慕左右曰孰能說音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賞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說劍三十　南華經卷七　一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去聲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去聲也使臣上說音稅大王而逆王意不下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音稅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

周善爲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必刃反垂冠曼胡反衣瞋赤眞反目而語難王乃說音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劒服三日乃見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

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音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平聲設戲請夫子王乃校音教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

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之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谷音烟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淫又徒感反韓魏爲鋏古協反包以四夷裹音果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音智勇士爲鋒以淸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

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鷄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聲上殿宰人上聲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

斃其處也

蓬頭謂不櫛其頭故髮皆突然而上指垂冠束髮之冠低垂也曼胡纓短後之衣瞋目反文也衣短於後所以便事語難作纓聲平利誘其進也後之以虛開之以至鷙擊其勢必伏也設之以戲發先之以敦劒治劒也敦匝之敦劒尖也鍔劒刃也鐔劒口也鋏劒把也環食以示敬也如使虞敦匠作劒者非自愜者

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跖說劒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舉杖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音投揮也袂行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聲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平聲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平聲乎哉

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回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平聲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音饒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苦代反嗢吐卧反之音以卒相去聲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去聲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去聲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去聲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妻妾不和長上少去聲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音升任官事不治去聲行去聲不清白羣下荒怠

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勅音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挐撓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略一番春秋後倫以謂將子之所爲與子經略之所以謂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著平等之民

且人有八疵反祀知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音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去聲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音餘詐僞以敗惡去聲人謂之慝險此八疵者外以

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敗惡作好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隱惡之匿於心著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無善無否皆欲其悅己曰兩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拔之以長其惡曰諛拔
所謂四患者好去聲經大事變更平聲易常以挂音卦功名謂之叨吐刀反專知去聲擅事侵人自用平聲聞諫愈甚謂之狠胡墾反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上聲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

已
挂高掛也言喜爲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功有侵人自用謂侵奪他人之事而用爲己

孔子愀七小反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罹同此四誚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朔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

去聲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上聲下同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
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去聲惡去聲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
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
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
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
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上聲下同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
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
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
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懽樂音洛下同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
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不論所以
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

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乎人道也

反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此段所論亦似醇正祿祿與碌碌同老子云碌碌如石湛沉溺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七亦反船而去延緣葦間顏回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聲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去聲下同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

子猶有倨音據傲五報反之容今漁父同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平聲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惑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音洙

上聲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夫音符遇長聲不得眞故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

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於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之教已久而猶未能變化氣質

南華眞經副墨卷之七終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一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音務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嘗驚焉曰惡音烏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音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嘗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始以形開不言而出賓去聲者以吾列子既來曾音層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於虔反用之感豫出異也心且有感搖爾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音鵠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訹也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二

巧者勞而知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況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音敖同遊者也

饗賣饗者之家也十玉舉成數而言食十饗而五饗先饋謂取一半之值而以其半作餽處之敬之故食之故讓之也賣饗者可謂賢矣而列子則固驚焉者何古之愚人不以賢聖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愚人不知也今也內誠不解外謀成光而不耀則不能渾而無迹成光則此一段色莊而不解則動作也內外矜持成光此一段色莊而不解則動作也內外矜持成光此一段色莊而不解則動作也內外矜持成光

之餘利萬使其督保不保而汝汝昧汝
心以贏以薄乘之也保人所求見之者之謂曰保善將若必身爲將勞權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以享實飲食之饗人而警固病不於而難若以授盡之於見刀爲
其君保足之往迎之使汝病之杖者之意師意果於保哉若於保伯汝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君其人保人所求見之者之謂曰保善將若必身爲將勞權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我君其保足之往迎之使汝病之杖者之意師意果於保哉若於保伯汝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將必身爲將勞權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若必身爲將勞權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保哉若於保伯汝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哉若於保伯汝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若於保伯汝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保伯汝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伯汝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汝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之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何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委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乎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也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吾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國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輕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故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人而知而猶求特爲
而知而猶求特爲
知而猶求特爲
而猶求特爲
猶求特爲
求特爲
特爲
爲

保至於爲哉夫出大大道是以無事而無以有保彼其何猶意猶豫出自然即有本有盂爲常感所謂人而
者本生而十之甚民雖無感謂虞如也而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汝生而遊相毒我告者有甚無感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人莫覺又憂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既有又憂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有而憂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而而憂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之而憂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養之而憂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蓋養之而憂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莊數者遊心憂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文句矣遊常勞教莫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之皆憂者自不之悟昔者皆淺告所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有嘗勞也在若汝自天則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節叶暗若汝自天則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奏可應不汝君下惡人曰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者讀任虛乎於之復將謂讀見之出本才豫人將復之復將謂人豫心自出

鄭人緩也呻申音吟裘氏之地祇音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勘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臺視其良音浪宗也既爲秋梧之實矣夫音符音桐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察人之井飲者相捽于骨反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安不安衆人安其所安

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聲言鄭人誦讀於裘氏之地三年而儒術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言其利澤及人之速也又以潤澤之人各以其餘使其弟翟學爲墨者凡二人學自相雄長而父溺愛少子從而助之曰使十年而緩以不勝其弟自殺子夢於父曰使我教之墓乎我教之墓乎我之墓乎我之墓乎我

理而論天之報人也不報於人之力也彼爲人之天使彼爲人之天也天謂彼性分中之帶得也彼得之而報墨子之報人也不報於人之力也彼得之而爲墨故今成佛語得此謂一段墨矣之前世因今生作者是前世墨而今生作者使彼天也彼天者使之以爲己彰之共前世報之處與弟矣之前世報之處與弟矣之知段墨之前世報之處與弟矣之知段墨之前世報之處與弟矣之知段墨

小夫之知去聲不離去聲苞苴子餘竿音干牘音獨反必世精神乎竅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去聲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列禦寇竺　南華經卷八　七

苞苴竿牘以禮物相遺餽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不出乎此乃散精神乎竅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則無有苞苴竿牘安

車數乘去聲下同王說音悅之益車百乘反以驕子莊子曰夫音符處上聲窮閭阨於賴反巷困窘織屨槁苦老反項黃瞿古獲反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徂禾反一乘舐食紙反痔治紀反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音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列禦寇竺　南華經卷八　八

囷窘織屨謂窮居阨巷生事蕭條困窘與隕反織屨之業也槁其黃其藏者耳無潤澤而枯瘦狀貌憔悴志則陋矣困也若此而自驕猶自商也其昔之薄也何有哉俞汝昌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自下車之後而以今之所治愈下車之多也故從而舐痔則治愈得車下車之多也故莊子則因而以事蕭條困窘於瘦

有瘢劾反 劾由乎曰殆哉圾魚及反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忽性以視與示同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音符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順與音餘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去聲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虙不若休之

列禦寇卌 南華經卷八 九

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爲飾也以支爲旨以枝葉之言爲美也忽性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學蓋已受乎心宰乎神成窠臼矣夫何足以長民乎彼宜汝與子順與謂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下歟誤而可矣若可者憯可而有所用之則未盡之辭言誤而用之則可若審而用之則彼之學能使人離其實而學爲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使世慮不若休之休之言勿用也莊老譏侮聖人只在教人習於威儀文詞故流弊至此想其去聖人百有餘歲世一時學爲儒者大都離實務名好姱一邪亟遇亂源未免歸咎被東坡教壞知此夫子身上如云意然後許讀莊子

難治也施去聲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音古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列禦寇卌 南華經卷八 十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音信之離內刑者陰陽民之所以而不忘其施則將與天下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其天敬下施而信於民治矣今也施敬於人而不忘其信則是以有心應之應而不忘其敬則是以有心感天下而不忘其天則不得已而以有心給則欺天之則詐而僞天下而不忘其知則不得已而以有心待則天下皆以有心應之應

而繼反武諫有緩而鈌音胖故其就義若渴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寸忽然問焉而觀其知音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上聲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一

引孔子一段論觀人之術言人之情貌每相反有外若謹慤而內實盈溢者有內有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外若順懁急而能相達者有外若堅持而能相遷即相濟之意有外若和緩而內實鈌急而有始終若銳者而有外若堅持而不知退反速者故君子若渴者使之以觀其敬煩使之以觀其能卒寸忽然問焉以觀其知急與之以觀其信委之以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處之以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之情貌無以逃此矣

正考父同一命而傴反紅矩再命而僂反力矩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是而丘鉅再命而於車上僊三命而名諸父孰敢不諾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二

協唐許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而傴曲腰曰丘二命而俯伏曰俯三命而循牆而走循順也曲背曰傴曲腰曰僂曲脊曰俯愈下也考父之謙若此乃所以為法則孰敢不軌丘鉅再命而於車上僊三命而名諸父諾一命而僂再命而俯三命而循牆而走孰敢不諾皆名也二命伏而受命大夫也三命俯而受命上卿也愈高而愈恭故名之以諸父命而名之以諸父命而呼之以伯仲命而呼之以字其德愈恭者協鉅呂之儁也言考父之德愈恭而人愈不敢

道者無爲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有心爲之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有心德既有心亦復有目睫睫者眼睫雖眼之所不能足以害眼徐知真常應物雖爲六用之必然而欲從事於外而求藥於內視之學以求忘其所累多及其有累也則是病而學道之人墮其支體黜其聰明常已歸於朴復歸於嬰兒而後有睫失之者抑又多矣使與道相應否則以有睫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聲去也而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聲去也而凶德有五眼耳鼻舌意識也中德爲意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豈其所不爲豈知其所爲者也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三

不爲者近道而有以自好者爲伎倆也此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睫者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人豔反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優佚於戾反丈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去聲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公回反

達於知去聲者肖極者究而言之貌美則媚好有髮則蕭灑長而大則魁偉氣不委靡曰勇膽有決斷曰敢八者俱過人未必窮也窮此而窮其極則多以陵壯取敗故多以是抵觸人者人之忌之必有所假自立之親所假之物亦必忘之曰困心有所窮此忌之箇病根全在物過人上起所取於人倒不之免也物者之益者窮慧動一等人也知慧動則多責任達而郤有必達者也物之造物者之謂也人之生大於天知人最之一多者當是以俱心緣者不能不循多則不能通能不通則無容心矣又達蓋達則一而此之歎俠隨者理之論此箇三隨之亦之人義也不若能不能人受而造物亦忘之有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則病而學道之人墮其支體黜其聰明常已歸於朴復歸於嬰兒而後有睫失之者抑又多矣使與道相應否則以有睫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聲去也而凶德有五中德爲意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豈其所不爲豈知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四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人豔反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優佚於戾反丈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去聲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公回反

達於知去聲者肖極者究而言之貌美則媚好有髮則蕭灑長而大則魁偉氣不委靡曰勇膽有決斷曰敢八者俱過人未必窮也窮此而窮其極則多以陵壯取敗故多以是抵觸人者人之忌之必有所假自立之親所假之物亦必忘之曰困心有所窮此忌之箇病根全在物過人上起所取於人倒不之免也物者之益者窮慧動一等人也知慧動則多責任達而郤有必達者也物之造物者之謂也人之生大於天知人最之一多者當是以俱心緣者不能不循多則不能通能不通則無容心矣又達蓋達則一而此之歎俠隨者理之論此箇三隨之亦之人義也不若能不能人受而造物亦忘之有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則病而學道之人墮其支體黜其聰明常已歸於朴復歸於嬰兒而後有睫失之者抑又多矣使與道相應否則以有睫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聲去也而凶德有五中德爲意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豈其所不爲豈知

列禦寇世　南華經卷八　十三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下同以其十乘驕稱尺證反夏直更反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丁亂之夫音符千金之珠必在九重平聲之淵而驪力馳反龍頷戶感反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平聲之淵也宋王之

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子分粉矣

騎稱莊子謂見莊子而驕如有稱子之色者緯蕭以織葦爲業者子尚奚徵言必爲驪龍所攫無有遺類也取石鍛之碎其珠覺則其禍不測以比今之阿諛苟容竊取權勢者皆乘世主之不覺使其一有悔悟則此輩齏粉矣蓋庶之甚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去聲曰子見夫音符犧牛乎衣去聲以文繡食音嗣以芻音初菽音叔及其牽

列禦寇世

而入於大音泰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竈陰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音祇萬物爲齎音贐送吾葬具豈不備邪音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貪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貪食在下爲螻音婁蟻魚綺反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天下大患爲吾有身有身則有生死有生死則有欣厭妄生貪着無益也古之不可留厭然欣之不可避生死如其幻旦暮不夢其常是以等身火電光種種警念安不一而足無夢其幻非害法所碍滅則一故知生死之情狀精氣爲三教物之游魂爲變不測之書者然後不相關易大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不當於此生之不無相關者烏窮故何是反以故無云終一物了非一不當頭宗鏡云在矣圓則覺出門經時處順利之出世之蓋

以徵明者誰爲之使去聲神者徵之夫音符徵其徵也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

夫君子之立教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也終於不言也若以不平平人則其不平而已文獻足而後言無徵也終於不言不徵也若以不徵徵人則其徵人也已以是知不平之鳴不可以齊萬物和以稽天之

倪重人神力顧之公既篇甚方禦人將報
則言之則與持乾孫不終有見寇將爲人
非十聰天乎其慧龍平一輕良保之用
不七明性其所黠之而段重工齊汝之
平以誰自間見識徒理分條心
爲爲之之著平矣寓言十九微微外論之
平矣艾使耶覺有無非言不亦不可神微之矣以者之
寓則靈勝神有也不亦不可神微之矣以者之
言非不勝不亦不可神微之矣以者之
十心泛彼緩地
九籍外論之
知而言之七知物布寧心極憾微
小爲施內賊窮食
大知非清起究爲
太天睫外八何
布寧心極憾微

知人凡竽舐神曷凶大得
道而有牘痔者軼首達乘
亦不皮苞得弗三中者爲安
易天倆肖車齒命德隨驕特
勿龍皆乃使眞而達小不
言屠爲爲者人庸占達平
實底不形可無九三者爲
難用祥累恥刑徵必遭平
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淵流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末論惠施強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闔邪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去聲下同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

六通四辟（婢亦反）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音遍下五同）志書以道事禮以道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以道（音導下五同）志書以道事禮以道明之詩以道（音導下五同）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去聲）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去聲）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去聲）譬（匹賜反）譬（匹賜反）於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音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音符）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方以道術為名其所以稱於天下也必本於天兆之無謂貫於人也不即聖迹所以道術為術謂為術者離外有本謂精金之玩於曰玩之金精天者離外有本謂精金之玩於曰玩之金精天者離外有本謂精金之玩於曰玩之金精天

莫不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所謂以其真治身而首其明於土理天下故其明而在於以理心之法世傳之史尚多有曆數之散者則先王經世之志紳先生類能言之其數散於天下之百家析而爲天下裂此一段乃是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自以爲方術之多如此皆能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以備天下之一察百官之治以應上古之變造六經以明其行事見於世者多在於周秦之間皆學者之所時稱而道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則又應時變而言之其在於鄒魯縉紳先生能明之也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以道名分

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懽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鬬爭其爲道也不怒其爲學也尚同雖王未始用樂而獨以儉約爲事蓋自黃帝至於武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始而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洞棺三寸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敗其道之如何哉墨子之道如此則固不愛己墨子之心令使天下不堪墨子之道不遍於天下何哉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雖能勉強天下平常之心不可以爲聖人皆願爲之其去王道也遠矣天下之人豈樂其生而惡其死好其樂而非其樂使後世之墨者必非樂而不歌而非歌而不樂其道不能不異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夫

謂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則相反相應以尸之為人墨子皆願其道雖其不道為之則和合巨子上首弟子言大邾也夫有甚同於聖人意則毛謂勤苦其行非也今冀得為其後世絶而大邾之君好之以無跂下極其枯槁之謂苦橋拂進而已將使後之拂之上墨人惟其可也故曰今不能宗其性雖已術然來矯亂墨學之別派以應斟詩子之才士也不墨夫子蓋其能以之為人墨之人皆

著故引其言以訓之曰請欲然終是爲人太多自爲太簡今其言以子之一日足矣甚薄矣將之飯囷盻五升而猶不足自奉亦甚厚矣何師不得之飽天下而忘天下救世之士豈以己哉我非其人也

公而不黨易以反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去聲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田駢步田反

慎到聞其風而說悅音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聲去上聲已而緣不得已泠音零汰音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談苦迷反髁户寡反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聲去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直追反拍普百反輓五管反斷丁管反與物宛轉舍上聲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智慮不知前後魏五回反然而已矣推吐回反而後行曵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回也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

音符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去聲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音扶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音堀苦對反不失道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窾苦管反詭音鬼可然惡烏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輓五管反斷其

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反乎鬼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古麥反乎皆嘗有聞者也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二

大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趣物而不兩決然而東決然而西而西更無主宰者言若水之決東而東不立人我故云不顧不謀言不及物而物自然而知慮於物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原之如之於其是學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悅在一載之不其能起分別也不能其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道能包之不能辨物者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可有所不能萬物皆有所可不可有天下乎吾道中之一當隨物而應不藏不教則所宜而用之不教則天下不至之物故導物而教使各具天性則不然則有不至若吾之遺之故曰若當選選則而不擇材之所所可所不能萬不偏者矣棄物則不偏無私不始不終至公所緣於之選擇不慮去汰不然已知無意知之不然智之知識之故人開意蓋以所下數擇不慮無物而曰未教則之具天性則至則吾之遺之故曰若當選選則而不擇材之所所可所不能萬不偏者矣棄物則不偏無私不始不終至公所緣於之選擇不慮去汰不然已知無意知之不然智之知識之故人開意蓋以所下數擇不慮無物而曰未教則之具天性則至則吾之遺之故曰若當選選則而不擇材之所所可所不能萬皆混沌天下數擇不慮無物而曰未教則之具天性則至則吾之遺之故曰若當選選則而不擇材之所所可所不能萬知之終身不離大道奚旁皇周尾於是有魭斷之用而無際之辯而不及之知之所不知到之用而無窮之辯而不及之知之所不知到之用而無窮之辯而不及之

天下卅三　南華經卷八　十三

故之脫之知脫之使之知脫之使之軒然若行軒然若行軒然若行無譽無訾一無用之行無譽無訾一無用之行無譽無訾一無用之

世人雖以爲非而莫
予猶有取焉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說音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如充反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
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
其靜若鏡其應若嚮許丈反忽乎若已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
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苦兮反知
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
曰受天下之垢音詬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也故有餘歸去聲反燕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
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銳則挫作臥反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無所也若也所之失於知爲而彼容巧苟紀
居心顯若亡同之人其人谷彼獨與利免根
一焉水發而馬而濡雖皆取獨常人於
物無此無著無其取謙守弱不爭
自所便所靜得所居謙虛其虛其
之已外喬蹝後不雖下其之得也是
義矣至漠然以自云而得而也若無而居
紀是之然而受滿云不也與寂鏡所形即
紀皆福無有國足二爭未之乎其住形佛
法以而爲餘之之句也嘗同其應而物氏
也深彼而其垢義出又先其若也生物所
觀爲獨媒行人夫道引人同清若其莫
其根曰笑身皆人德老也而響心非住
言以曲世也取皆經于而得無苟故已心
曰約全人舒實取爲之常焉所乎其心言
古爲則之徐而先谿言隨者淆其動之已

頑不實之故事故即有是明積累曰本本
空壞者於以萬此有即以居常之粗末謂
而世實外濡化太始本聞蓋使也矣精道
非相即者弱皆乙也也其古胸故則粗末
所而佛道謙從在老永風之次曰不之謂
謂成氏之下此易于始而道洒以應則器
道實所用爲生則曰有悅術洒有有故道
矣相謂也表道謂天始之有一積積以器
又若實以焉虛之下也建在塵爲其本雖
引毀相空表而太有主之於不不有爲不
闕壞蓋虛謂用極始之以是掛足積精相
尹萬真不應之二以以常者淡所者以離
之物空毀事或氣爲太無閴淡以不末然
言則不萬接不五天乙有尹獨聖足爲不
在斷空物物盈行下太常老與人之粗容
已滅故爲見是萬毋乙無朕神不心既無

之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之爲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我有三寶曰慈曰儉得非以慈曰儉則折太銳則挫故嘗挫其銳破其堅虛心弱志一味寬容逐順而不敢過爲刻削之行其道可謂至矣故末復贊之云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哉尹關之官名聃老之謚名關著文始眞經與道德相爲表裏皆人間不可不讀之書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平聲下同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音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音儻不以觭音奇起宜反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音支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音傲倪音詣於萬物不譴音遣戰反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聲其書雖瑰古回反瑋而連於音瓌無傷也其辭雖參楚林反差楚宜反而諔尺叔反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音闢深閎音宏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悅音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己承之寂寞無形言清虛而無相無象也變化無常言住來而無住來也萬物一府言萬物之生死同狀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貝典未入中國而中國之人有此種學術若合符節莊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爲書其言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言變化無常的確大也無終始者不知其所終也不知其所始也又不老不死也不可欲以時或放言自見觭與奇同天下謂之觭人以沉溺之意以曼衍出其書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

者奇壯物瓌瑋可揚中叟可觀之而遂於
之其特雄情瑋縱深若自游解道以肆上
連也狀連環宛轉書狀雖相業
為書連其不不可說盡以南之其義非
雖相業從之驚世駭俗而違是以善體
而連狀瓌而連狀與獾同也瓌玉篇瑋
無傷也瓌瑋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
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音詣物
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
興起各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前無師
授不過騰辯博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曰
惠施多方多方則未免誇多天下卒雖
多方多方則未免誇多天下卒雖著書

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或寡矣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歷舉纪物無窮無盡之謂也至小無內謂之小
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不可積也
云不知其小小一無厚又云不知其厚其
指若是可積亦滿若指之意如小小一無厚
天天形超厚其大千里而位定又充滿天謂
地形於者有不大一可積之積也山與澤平
色形色色可一謂之表也睨音詣物方中方
睨物一體也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畢同畢異也

為覺化而泛本宗味於雖然物始物所脫略離也下理轉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宗而之者而即解不多妙解縣出泛無是遺只為
二字認得一其於世故之學之竭言雖是如此致理會蓋其應
道理則實字其物化不宗連化覺為
言寂本謂物化不宗連化覺為
人道理術則直實字其之而即者之而泛本宗味於雖然物始物所脫略離也下理轉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誇過術則直實字其之而即解不多妙解縣出泛無是遺只為
者為只遺是無泛出縣解不多妙解縣出泛無是遺只為
在物泛形乎無結於離有未於雖然物始物所脫略離也下理轉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著又昧變珠窮也物所脫略離也下理轉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書安無化乎不此謂謂略離也下理轉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上得盡無未致便順不世於其一得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見謂若常之謂是天瓌故下理轉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
得之無句盡乎是實莊叟非自他敘
句句盡乎是實莊叟非自他敘

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萬物一體也惠子以此為大觀說之以司化權而萬物畢同畢異以小同異謂如梅先生氣混沌分藏畢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有理但支離纏繞天下之中但要如此而已之理不止如此如彼畢竟如此如彼之理不止如此如此而已之強辯以與天下持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大觀說去聲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洛音之

天地人皆謂東南匯為臣妾無窮而不知其窮天地人滿足於皆知南方有窮而不知既謂之南方有窮乎形乎南方又有窮乎東南方不足於東南方者又以一形用者足也故曰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凡皆見雞足之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大觀說去聲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洛音之

易曰大觀在上此字只指汎愛一句今之講學者開口便說萬物一體是以天下之人樂而趨之却是落了惠子舊套然理却純正但行不踐言可嘆耳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下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踵女展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如銳反飛鳥之景音影未嘗動也鏃族音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誰謂卵無毛而乎生之穀皆有毛又以雞乎鴨毛不成雞是毛定卵中謂卵有毛何

也之三足人孰主張是以楚下有天也都於楚自郢以何神用者凡皆見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足也故曰雞有之可之郢天下者天下矣故之天下者天下之名未有此名之未有此名之可之郢天下之名未有此名之可以先有呼天也楚下有天下之名未有此名之可以先有呼天也楚自郢以何神用者凡皆見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足也故曰雞有之可之郢天下者天下矣故之天下者天下之名未有此名之未有此名之可以為羊馬有卵為胎羊犬為犬

時使其俱視至則不至窮絶矣故曰至
不絶與鼈短於蛇俱至而鼈走不率其
亦體不同方故言方則長於蛇矩以爲
之得謂之方圜乎故謂不可以木工但
不謂之圜方乎故謂不可以規矩方圜
可以爲圜方規矩不得謂之圜方矣凡
今以於地影也動者有待而能行不止
之鑒名實也實者不行之鑒者無窮者
弦則不得至其地則不得止是以鑒不
能自動也故曰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使不得謂之無有景未嘗動也
之鑒者無窮者也不可謂之無景無景
則自影地也動者乎其中矣
鳴之明意見以此求異於言矣
人語雖名疾而有不行不貫於止的然
惠子相問橫生瘦生種種精

辯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一得兼者故也皆乘曰夫
之不折蝡一矢孤有其一黃有色形
也言尺今言毋理物牛驪也與以可以
北不之曰駒何如而也馬色色狗以
方盡棰孤則以此三又也附而名兩
謂用曰駒不故此形有黃於合乎名
之者取是得馬處者驪馬體之故乎
棒之其駒稱之諸實黃也則三曰故
棰能半未孤有家也牛又一也狗言
蓋善則嘗矣毋不色也有者馬非犬
棰其萬有言者知者曰驪可牛犬則
有用世毋孤曰何虛狗黃析者黃犬
贅也用矣則駒解也虛亦黑馬形而
用棰之豈不無孤毋駒實然也為已
若鵝可理復毋駒是牛是黃三驪牛
日衣以乎為者未相豈三驪三

取之略而故理惟飾人下天下說天
其虞傍當日則人之下之大則自
半以此時與一不之心之競之抵以
而況須惠辯惠到然心而徒辯如為
更惠是者施理是易不特諔此最
施用施以相如人辯能特詭賢故施
節言他曰恢恐解者之只其應桓任之
其我人此異作也之意見辭終圜他
自之未其之持夫周勝終便身公左
負辯必抵說謂患而人身窮不孫右
如天賢也以相施已之嘵安窮龍縣全
此地也然惠勝而以不其言不聒不
是為觀我其施歷之舉下知叢能徒
蓋存增言之曰其不與天服能辯道
雄氣口曰

狗非大黃馬驪音梨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
毋一尺之棰章藥反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
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徒丸反公孫
龍辯者之徒飾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又音也惠施日以
其知去聲與人之辯特疑作
恢此其抵丁計反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

而無術者也夫宇雖者道也存雄非道也故曰無術則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畸紀宜反人焉曰黃繚音了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推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烏報反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音符文一

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音殆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乘也悲夫

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不能物以自明故終日於道爲曰其道深而塗也亦終幽昧此暗塞而漏而不通天地廣大易簡一蚉一虻之勞能以是則

畸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遂矣惠子乃不辭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慧之過人也既又徧爲之說而不休多而不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惟益之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其言心有物於以言之次蚉蜚之以故以言於道爲曰是一於人者此太而如而物是不止道不自而寅草而深其道塗也亦終曰弱於德而不能物以自明故終日幽昧此暗塞而漏而不通天地廣大易簡一蚉一虻之勞能以是則

影競逐矣惠子乃不辭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慧之過人也既又徧爲之說而不休多而不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惟益之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其言心有物於以言之次蚉蜚之以故以言於道爲曰是一於人者此太而如而物是不止道不自而寅草而深其道塗也亦終曰弱於德而不能物以自明故終日幽昧此暗塞而漏而不通天地廣大易簡一蚉一虻之勞能以是則

悲夫又按莊叟有所舉以下惠施之說雖說簡繞之外何史所測而馬令以恨不下不諸見其毛全書不類支離其說知註類皆妄臆然其知具眼者當何

於子六月二十六日去取也姑書此以去六月八日藁

戊寅六月八日脫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眞經注疏序

予友徂圭子既疏道德經矣識者咸喜太上之嫡派出始知其淵源然南華爲道德而發明也其文辭浩蕩其旨歸遼邈其底裏直探混溟始無始而終無終學者又恨迷復圭云齊諧者志怪也則鯤魚鵬鳥吾惡知其說安可踵前人之妄註數載以來復圭時潛心南華癸酉春頓悟其爲丹經之祖鯤魚卽丹經之水虎鵬鳥卽丹經之火龍二語參破一部南華莫不迎刃而解矣昔註自郭象向秀而下迄今焦竑園所集老莊翼而上何啻百種不知道德豈知南華經中有說禪處惟陸西星得其皮肉王聖諭中之眞色不色眞空不空仙佛殊途同歸乃骨隨也雖陸西星亦茫然矣莊子慨千載而下道術分裂而世界缺陷不以太古無爲之道提醒之必不能返有爲於渾噩蹉仁義爲道德況關心之習熾而功利之學盛將安所底止乎其曰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爲天下用而不足卽吾儒君逸臣勞之道也其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卽玄門食母之道也其曰以生死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卽釋氏不生不滅之道也學者細味南華之註疏非惟道釋二家不可一日無卽吾儒達而在上者有復古之志必以無爲之治爲最上窮而在下者有進取之心必以道德爲勝仁義惡可以其理不必耳目經語不必古今道掊擊聖智殫殘名法而嘗議之乎大抵南華一

經十萬餘言皆先行其言也故言言皆闕與昔人註南華豈惟不必行且未知而言故其所註多馳說而於道德性命如嚼蠟然予玩南華註疏有如食蜜中邊皆甜可謂前無古而後無今矣胡膏力方剛輒棄科場而訪道註疏大得南華之神後有讀之而朝徹者不可忘先知先覺問來學之功也昔朱紫陽註經書爲千古之的解今復圭子註疏道德南華亦爲千古之方解兩者皆新安人故予序之爲並不朽云

晉陵友弟鄒忠允頓首拜序

南華眞經註疏自序

復圭子曰道德經爲三教之祖太上憫人不悟性命之學無傳不得不化身作南華以洩其秘凡爲寓言猶詩之比體教人全性保命也重言亦借重於古人而欲人信彼保全性命之說也屢言千變萬化牖衆其詞使人悅於口因悅於心而索彼立言之正意自欲跳出世網而遊神於性命之域也其津筏後學者可謂至矣南華之註始於郭象繼之向秀終於焦猗園之老莊翼百有餘家倘隔山萬重卽聰明如李靑蓮讀南華而賦鯤鵬且認虛爲實其詞愈縱恣而背眞意愈遠無怪世儒指鸞鳳爲山雞視神龍爲妖幻也竊思易

之所謂老夫得其女妻如枯楊生稊也妙法蓮花經佛受龍女之獻珠寶也維摩經云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也靈巖禪師云百花叢內過一葉不黏身卽丹經取坎塡離之旨其有不合也有不同也入門煉已之異也易之所謂殊途而同歸無不合也無不同也成功究竟之一也易之所謂殊途也其也佛祖云我娘生我我還先仙師云先有吾身後有天潑圓先生之作南華蓋身在天地之先也予今之註疏南華敢云身在天地之先特知九天九地積氣積塊之所以然耳或問何物爲生天地予曰混沌以前不惟無天地且無五行獨有一乾金耳此金有氣無質乃造化之根也故能生天地因而生水爲五行之始仙家之金丹釋氏之金剛不過竊先天之乾金耳學者須知金水爲凡鉛水中金爲眞鉛但得有眞鉛以制木火之飛騰何愁無眞汞以制金水之沈重故鉛汞交而內丹結矣然則搬運一身之鉛汞者不知眞空不空眞色不色也旣聞大道之人當訪外護良朋尋禍地三者缺一必爲羣魔作障緣若果三千八百功行與天齊自然有鼎烹龍虎矣予先人程兩峯翁酷好讀南華每有超見因予過庭而輒以垂訓予曷敢忘焉昔人謂南華爲道德之註疏予今本道德而註疏南華眞醉者之初醒而夢者之忽覺乎予之不敢秘而以註疏授剞劂氏也其不敢獨醒而欲與天

下共醒不敢獨覺而欲與天下共覺乎倘太上與南華仙翁喜子註疏之勞早爲子作外護侶伴之合則赴龍沙之會爲有期異日召予以供呼鸞駕鶴之役未可知也然而不敢必也則予作註疏之心也夫

海陽程以甯藻沐拜撰

南華眞經注疏題詞

夫道德南華二經之在天地間也猶珠藏澤媚玉韞山輝而人間之有此經也猶把璞於山而懷蚌於淵也得寶而不見寶眞千古之一大恨乎友復圭子南生而北學入齊魯之科場而蹴於齊魯不知者以爲時命大謬也知之者以爲太上與仙翁正不欲其立功名於一時而欲其立言於百世爾故復圭得以知命之年而遊方外以性命之學而註疏道德南華經數年晝夜不倦非仙翁累顯神通復圭安能壯其精神愈鼓而愈旺乎然則世之僞儒有心怖二氏而口稱爲異端者有行無僞行而陽黜二氏以附僞儒者覩此註疏不愧欲死乎然則與不知何異剖璞見玉開蚌得珠乎何異太空一旦雲開霧撤而三教中人今日始得見太上與南華之眞面目乎天下倘有因而目而知索其精神者則傳神集之名爲不虛矣

同邑道友了凡汪伯修頓首拜題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宓注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此內篇之所由名也必內觀心無其心外觀形無其形遠觀物無其物斯可逍遊遙之域如列子之御風而行是也凡學道人雖靜坐一室神遊六合之外九天之上打破生死關世網不能羅解脫之後入金石不得碍蹈水火無所傷何所往而非逍遙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北方陽水北冥者北海也於卦爲坎日有魚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人之命根藏於腎鯤之右有日比字旁含腎竅陰中藏陽故魚名鯤不知其幾千里者喻腎至小能爲至大也天一生水人亦先生腎故首寓

言腎神之象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腎藏精能變化上升似飛故曰化而爲鳥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鵬之左有兩月字旁含心竅陰中藏陽故鳥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者喻心變化更大於腎也腎心二生火人亦次生心故次寓言心神之象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上二段第腎心之光景爲次於人爲腎中之水有眞火心中之火有眞水南冥者人地二生火人亦次生心故次寓言心神之象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而未有工夫至此方爲修道者着實用力處怒而飛狀其提起腎水無翼而飛也鳥鵬鳥也海卽北冥海運者腎水運動也怒字飛字運字從字甚有力是意行卽神行也南冥者南海也於卦爲離於人爲心爲火爲禾自腎而徙至心水在火之上也於卦爲離於人爲心爲火爲禾自腎而徙至心水在火之上也乃靜工顚倒收而不可窺看故不曰北海南海而曰北冥南冥者窈冥恍惚之義腎與心可想象南冥者天池也丹經云人腎中之水有眞火心中之火有眞水南冥者人心神水所自出之處故曰天池又云煉丹無別法但引神水入華池此之謂也齊諧者志怪也諺云人事參差爲不齊幹事未濟爲不諧今水火同宮而旣濟所以書名齊諧火上而水下者道其常也今水反上而火下故曰志怪如下文所言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皆怪徵也諧

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音團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鵬徙南冥言修道者之進陽火一月三刻刻有河車運轉腎水上升之象乃一月之火候非水擊而上三千里乎遞年除月小六日一年止有三百五十四日五年再閏分派閏月六十日於五年之內每年該加十二日半年加六日其一百八十三日冬至一陽從地起每日上升四百五十九里至來年夏至升八萬四千里而到天故曰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言九萬者舉成數也寓言人身自腎至心有八寸四分在人爲一身之天地水火之升降在天地爲半年之火候也一年十二月有十二卦值符十一月建子復卦一陽丑月臨卦二陽寅月泰卦三陽卯月大壯四陽辰月夬卦五陽巳月乾卦六陽而陽止矣非六月息乎丹家做之以進陽火五月建午姤卦一陰未月遯卦二陰申月否卦三陰酉月觀卦四陰戌月剝卦五陰亥月坤卦六陰而陰止矣亦以六月息也丹家做之以退陰符天地以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爲火候而丹家以子午卯酉之時月爲火候乃一年之大火候也野馬也塵埃音哀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天地間之游氣塵埃日中之飛塵野馬塵埃之或聚或散乃天地之

大呼翕爲一息相吹人身之一呼一吸爲小呼吸亦爲一息大修行人有閉息工夫此包天地人而言故曰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南華自北冥至此爲靜工以起手築基到神凝則清淨功成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蒼蒼非正色第自上遠而無所至極故見其蒼蒼若自道眼觀之乃上之視下不免有仙凡之隔亦若是之遠而無至極也故曰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水積之厚方有力賢水要積之滿方能起眞火而全眞覆杯水與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喻以卻病小術而冀延年此必不得之數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音裴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音遏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廣成子謂風者火也則積風爲積火明矣風之積也二句分明寓言火候不到羽翼不生羽翼不生未屬火故必入兩弦與半斤鉛

相配而後可以圖南南爲火圖南是進陽火也進進不已斯火候完而道成矣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音血起而飛槍音鎗榆枋時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長生大難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適往也莽蒼郊之邑果然適往有遠近是以食有多寡亦如見有大小故志趣有遠近二蟲指蜩與鸒鳩也何知不知鯤與鵬也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相承朝菌芝也蓂生見日則死晦夏生秋死即蟪蛄此因年有大小故知亦因之爲大小即冥靈之與大椿其年亦有限而不可以久問惟彭祖能以北冥之魚化而爲鳥圖南而飛上九萬里者也衆人欲以旁門小術而擬長生也哀哉

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風名羊角風曲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比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陸西星以爲既說齊諧又引湯問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不知齊諧乃金丹秘旨莊老非重出也恐人眞以爲怪而不究心故言之又言欲人深思而得之耳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下鶚下澤之小鳥喻旁門小術取效之速自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金丹大道無近功迴則二年遠則九載飛必九萬里而圖南與

旁門小衙大懸絕矣故夫知有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承上文小大之辨來知效一官者才堪一官也行比一鄉者行爲一鄉之望也德合一君者德足以取信於民也若而人也其自視滿足亦猶斥鴳數仞之飛自以爲飛之至也不知一步更進一步有宋榮子者能齊是非內外榮辱而猶不能有特操列子能駕空乘風行無轍迹而猶不能不有待乎風猶未也必乘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所謂朔遊北海寡蒼悟者而後可以言遊無窮眞聚則成氣散則成風者彼且惡乎待哉此之謂逍遙遊惟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者其庶幾丹家以子午卯酉爲四正之時而用功非乘天地之正乎春飡朝霞日將出黃氣也夏飡正陽南方日中氣也秋飡淪陰日已暮赤黃氣也冬飡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幷天元地黃之氣是爲六氣至人神人聖人無大分別須知總是一人第自其造行之極而言名曰神自其不涉杳幻而言名曰聖自其凝化不測而言名曰至白其無己無我相也無功無名無可得而名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音焦鷦僚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承上文堯聖人也許由至人也藐姑射之山神人也雖無窩下而卻有一步踩一步意自堯讓天下至陶鑄堯舜止重言屢出無非細天下忘名實用其精以治身視治天下爲緒餘也堯以日月時雨喻許由亦至矣致天下者非逃名也逃名而實也巢一枝飲滿腹之喻視天下更細於堯也謂堯之讓天下猶庖人之不治庖也以尸祝所以主祭祀性命所以主一身而許由之不肯代庖者言外便含吾身更有所主當世爲民之尸祝而何有乎傳舍之天下是堯雖欲逍遙而不得許由庶可以無往而不逍遙矣肩吾肩擔當也猶肩任也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連門外路庭堂內地言相去遠不相及也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音亦之山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音綽約若處子室女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汝也猶是汝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此等人之德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音祈所乎亂孰弊弊盡瘁爲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此承上許由之不受天下蓋殆於負擔者也若肩吾則有負荷之責故懼怖神人不以天下萬物爲己任而天下自治萬物自育之言殆凡人之不聾瞎於耳目而襲智於心知者也豈知神人有外天下之分量而後能治天下有拊萬物之謙見而役能育萬物故連叔然肩吾之所聞而歸肩吾之所見天下譬如一瓮也萬物皆如瓮中之醯雞蘇姑射之神方能運登發覆而出醯雞蘇人身在天下之外萬物之上其工夫全在神凝二字得來旁礴萬物是萬物皆備

於我也神人不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故能治乎亂堯舜亦巍巍焉有天下而不與故能治天下然堯舜猶以物爲事而物於物也之人也之德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爍而不物於物也彼其神奇精氣方且宇宙在乎手跳出陰陽之外而陶鑄萬物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堯舜雖聖亦陰陽內中人唐虞之事業不過塵垢秕糠爾安能離其陶鑄乎何所往而不逍遥也此實事也亦實理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音短髮文身無所用之陽窅音窈然喪其天下焉陸西星云此數語結上兩段文意許由無用天下爲猶越人不用章甫資貨也章甫殷冠名往見猶云聞見也所云心往者非也四子亦神人不可考泥之王倪齧缺被衣許由非之非也汾水堯都也堯聞見貌姑射山之神人如此故窅然自失喪其天下者心喪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

吾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音廓無所容非不呺音囂然大也而瓠音護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音平音壙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乃莊子之舊友也問答皆莊子一人之寓言惠子曾作梁相止知貪富貴而不知有性命之道故莊子以大瓠之虛中自全大樗之深根自固兩緻道理提醒之蓋虛中之與深根皆長生之道其說長不及贅世儒俗學惟知拘泥字句而不知其寓言者遠也五石者五斛也以盛水漿指前北冥之坎水也其堅不能

本無樹則樗木爲寓言也云大本拥腫而不中繩墨者喻語細行則杜聰返照而不可以威儀三千之規矩律之玉蟾祖師云記得通徧展手處干家說慚愧卽立之塗匠者不顧也莊子已教惠子猶然不悟而曰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音狸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音旁徨音皇彷徨猶云徘徊也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釋氏謂身爲菩提樹則大樹非草木也六祖謂菩提本無樹則槮木爲寓言也云大本拥腫而不中繩墨者喻語細行則杜聰返照而不可以威儀三千之規矩律之玉蟾祖師云記得通徧展手處干家說慚愧卽立之塗匠者不顧也莊子已教惠子猶然不悟而曰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音狸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音旁徨音皇彷徨猶云徘徊也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復圭子曰一部南華其精神全在逍遙而此一篇大旨其主意總領在神凝其教人用力處在北冥坎水南冥離火其著實得力處在鯤魚變化鵬鳥圖南河車運轉周流而不息也以日月計則有日日月月之工有一歲之工所謂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皆以月歲計者也坎爲鉛爲水屬人身之腎腎者水也水不厚則不能負大舟所以喻人當積腎水而變化鯤魚也離爲汞爲火屬人身之心風者火也風不厚則不能負大翼所以喻人當積離火而圖南鵬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乃作聖作仙之旨茲曰北冥鯤魚丹經代之以水虎曰南冥鵬鳥丹經代之以火龍也未聞以丹經爲

怪者胡爲莊老先以志怪自鳴哉蓋長生之道開關於道德而發洩於南華恐洩天機故以志怪二字籠絡英雄非宿有仙骨而得眞人口訣者必不解也三千六百旁門皆小知也能以鯤魚化鵬鳥而圖南此大知也小知之與大知其分量自別不有彭祖以久持聞其人安肯信北冥之水可以上升化鵬而圖南湯問豈虛語哉故有不安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事業而忘是非明內外辨榮辱者雖賢於善涉世之人而水烹火鍊之工夫未到故曰猶未有樹也列子御風而行此得道以後之事不嫌於有待若眞氣滿足以我之眞氣而奪天地之正氣可也御乾坤之六氣可也入藥鏡云一日內

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也彼且惡乎待哉堯聖也聖人推天下而不去則不能逍遙矣許由至人也至人御天下而不受則志在逍遙矣藐姑射之山神人也神人先凝神而後神凝無心於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眞其精以治身而塵垢秕糠陶鑄萬物者也堯舜特陶鑄中之一人之寓言也遥哉莊子與惠子最善凡其所問答皆莊子一人之寓言也若將虛中深根二意而明白言之便無餘味況南華爲丹書之祖尤不敢顯露乎實五石之大瓠寓言人具五藏之軀殼也其堅不能自舉喻人爲血肉所累而不能冲舉也不知造化之理具於指掌心不通造化者往往縮手無策大才而小

用之若有道氣之人掌上起風雲大敗越人者卽大小無傷兩國全戰罷方能見聖人之謂也豈其猶有蓬之心不能脫世網而歸江湖乎處江湖則逍遙矣夫慮以爲大樽空則空矣猶涉於器也浮乎江湖適則適矣猶墮於有也故更有進焉其曰大本不中繩墨者喻其不可律以大閑也小枝不中規矩者喻其不可責以細行也大本與小枝俱不中用暗含有深根固蒂之道人莫之知大而無用眾所同去則出世之人宜與世人落而難合矣莊子對惠子寫出一箇方外有道之氣象若有一見解則是狸狌之小而有用不免於禍患不如犛牛之大而無用物莫之害也苟能知無用之用斯進

乎道矣人居天地之中誰不於有處樹立顧畢竟歸于無所以南華仙翁教惠子于無中尋出有來窄處尋出寬來故曰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爲其無何有所以爲廣莫乃先天清虛之體不落後天形氣之方所謂彷徨乎無爲其側則動容周旋必於是也逍遙乎寢臥其下則風興夜寐必於是也若而人也方且出入金石故斤斧不得而夭方且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物不得而害凡人皆知有用不免爲用所苦而至人物無可用又安得而困苦之哉結局八語乃描寫仙翁之逍遙處自北冥有魚以至圖南鍊精還氣也自知效一官至陶鑄堯舜鍊氣還神也自魏王遺我至末鍊神還虛也

讀南華者須要會悟得此大旨他日方可並與逍遙遊矣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天地是物中之最大者人是物中之一物論不齊而思以齊之也是非特人我中之橫生意見耳不若兩忘而歸之自然然後爲眞能齊物也

南郭子綦音其隱憑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塔焉似喪其耦謂形與猶人與我爲耦喪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猶言何意見也形固可使如槁木外無威儀猶槁木之無枝葉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內無火性猶死灰之無烟焰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子游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是無我相也一篇主意全在喪我二字上立根基此人必不從形骸上起意見也女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陸西星曰籟簫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

所爲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眾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者故歸之日天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天地也噫氣其名爲風如人之噫氣一動風天地間因何有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號風聲也聲隨竅異言出心滿世皆是是且就大木一竅言之竅亦然道一而已而汝獨不聞之翏翏音流長風聲也乎山林之畏音偉萃林木搖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兩孔似口一孔似耳孔斜入似圈杯圈也似臼杵臼也似洼者形曲似污者潴水以竅穴之狀激者如水謞謞聲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謞者下而聲濁宎音杳者深而聲留咬音狡者吠而聲絞已上竅也前者唱于于輕唱也而隨者唱喁音愚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已上竅也冷風則小和小風飄風則大和疾風厲風猛風也已上風入竅穴之聲濟止則眾竅爲虛不開聲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前曰不聞任耳也此曰不見任耳

目也試看調刁刁則林木整齊而不動搖矣子游曰地籟則衆竅上文竅聲是已人籟則比竹管簫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天下之聲而使其自已也使其自已已出者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夫竅異則聲異故曰後有聲使風之來自已也咸竅之自取耳如竅而果能有聲也則怒而號之者其果風耶是必有所以主張之者不謂之天籟不可大知閑閑行所無事小知閒閒人我籌籌大言炎炎精光上爍小言詹詹整齊前後其寐也魂交魂與魄交而爲夢其覺也形開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巧於涉世之人也縵音慢者柔人也窖音教者險人也密者細人也小恐惴惴心事不甯大恐縵縵緩散自失其發若機括用計謀如機弩如箭括其司是非之謂也由我操縱其留如詛盟誓不敢動其守勝之謂也固執已見其殺如秋冬純陰用事以言其日消也天眞漸琢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猶言戲胥及不可挽回其厭也如緘音咸也言不可開也以言其老洫也洫深也言其機心愈老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生意陰謀用事之人一片

一團殺機

陸西星曰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透來此下摹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一意旨喜怒哀樂慮嘆變慹音指姚佚音逸啟態樂出虛喜怒哀樂以下等件共十二字人雖如此實不由人如樂出於虛作作止蒸成菌言窖如蒸成菌條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前即吹萬不同而莫知其所萌即其誰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指造化言雖不知其萌然旦暮之間得乎此物之所由以生也非彼無我非造化則我不能自成非我無所取化亦不能以自見是亦近矣離已身而不知其所爲使是使之者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眞宰主張之者朕兆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然造化所行信乎實有之只爲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有情而無形惰實也盡實有而無形象之可見也耳有情故能使人無形不得其朕兆家有言水中鹽味色中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備也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最親厚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爲最厚者私如是皆有爲臣妾互相役爲用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音第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眞君即眞宰能

役百骸九竅而不以不得而無遞相爲役者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情即眞君之情眞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得而無即上眞君之眞眞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之則凡耳一受其成形受之於造化也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也相逆相靡相順相摩也其行盡如馳態其所行而奔馳之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不知內重外輕所謂以珠而彈鵲反裘而負薪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茫音芒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終身役役於涉世而不能成出世之功徒然疲役而不知歸根復命吾不哀其死哀其不知歸也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此二句引世俗之言腐儒謂眞人之不死奚益於形化不如俗人皆知愛惜精神形骸無不化之理而精神有長存之道勗勉之所謂奚益者此其情神之所以日消也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或口是而心不以爲然猶在半疑半信之間今口言而心然之安其死而樂於趨也始而哀之哀其一人不知歸也既而大哀之言而率天下人盡不知所歸也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行盡如馳人之芒也其我獨芒此芒字乃天行健君子以自強而不息也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安得不芒於涉世而芒於自強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止開師古不聞師心況成心乎成心乃人人自以爲是家家自以爲皁隸之謂也知代知陰陽遞運五行更代也奚必若而人有成心之師即愚而好自用者

有心師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上文成心是一偏之心也此之未成乎心是併其一偏之見而無之東西南北必莫知所向往矣猶今日適越而以爲昔至安保其不以多歧而迷也是以無有爲有強不知以爲知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萬物原自無中來有中歸無所以名篇齊物今以無爲有物愈不齊故雖行所無事之禹必不能知夫言非吹也夫言聲之比風能言者有言之非之辨其所言者所是非之辨未定也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果有言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者耶其未嘗有言耶豈任天之便雖言而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鷇音寇將出之鳥音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有言而未嘗有言也亦似鷇音有說乎其無說乎蓋任天之音同鷇音亦與吹等卽天籟也道惡乎隱而有眞僞音惡道也僞者三千六百之旁門也眞者自眞僞者自僞而未嘗隱言惡乎隱而有是非夫有道

矣有眞僞則有是非矣是非然是者自是非者自非是非惡乎隱道惡乎往而不存言眞者以眞爲是而非僞則眞存矣然是非僞則眞存矣言僞而不可道隱於小成金丹大成而難遇非宿有道氣者必不信旁門小成而不成而易遇俗有貪生之念者往往獲效焉言隱於榮華言所以顯道而不忘榮者人慕榮華則道喪而言亦隱矣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當戰國時儒墨並行儒道以厚莊老引而進之於則莫若以則此明字卽書經哉生明之明爲是而非墨道以薄爲是而非儒誰能折衷其是非乎故有道氣者必不信旁門小成而不可道隱於小成金丹大成而難遇非宿有道氣者往往獲效焉言隱於榮華言所以顯道而不忘榮者人慕榮華則道喪而言亦隱矣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當戰國時儒墨並行儒道以厚莊老引而進之於則莫若以則此明字卽書經哉生明之明爲是而非墨道以薄爲是而非儒誰能折衷其是非乎故

腹內光景如前月一般則大藥生矣惟自己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彼天上之太陰初出於是也是亦因彼是宇乃人間之少陰亦因太陰一月一度而現一經也彼指上文明宇月由於庚乃始生明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雖然月由知月現丁月盈甲十五日以前皆月方生十六日以後月退辛月消丙月滅乙月晦壬則月方死也然死者生之根前月三十日方死矣來月初一月朔癸矣初三又出庚也非方死方生乎乃藥生之時候也方可方不可方可不可不可而可之分別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火候之老嫩有可而有老嫩亦有眞僞乃一定之是非也學人惟因一定之是非而是非之不得以偏見而是非之於天之行也亦因是也不由而照之於天不由是不由己見也照之於天者卽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人道火候之老嫩亦因天道遠人道邇又一是非也不知火候者以天道遠人道邇又一是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天道也此人道也知火候者以天道遠人道邇又一是非也不知火候者以天道遠人道邇又一是非也果且有彼是則人非天不因果且無彼是則天自天而人自人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彼天道也偶然止可代明而不可並出故莫若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指形也吾欲忘形喻指之非指終涉於形不若自父母未生以前論則形無其形安得有指乎馬物也吾欲忘物喻馬之非馬終著於物不若自鴻蒙未芽以前論則物無其物安得有馬乎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陰符云宇宙在乎手邵堯夫亦云指節可以觀天身子亦云萬物生於天地一指也經云萬化生乎人亦由馬負人向往不由馬而由馭馬之人故曰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實能掌上起風雲其穀熟則指馬非口說矣非道行之而成乎物謂之而然信其指馬之說然吾指馬之說操縱由我矣惡乎然然於然然吾指馬之說以爲是也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不然以爲未必然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然而然其說者多物亦多物固有所然也可其說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至於無物不然地一指萬物一馬之理也人人咸知其爲實事矣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莛橫梁楹直柱厲醜人西施美人恢大也恑音詭憰音橘決怪異念也然而莛楹終歸於朽腐厲施終歸於白皆恢怪終歸於無何有豈非道通爲一乎其分也成也其

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分則有人物之殊而隨有成之之道既成其爲人物即必有毀之之理凡物有成與毀者以形體而言無成與毀者以道妙而言即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故復通爲一一即中庸之不二不二則生物不測豈有成毀乎惟達者知通爲一惟達天德者知縱橫無一而無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庸即順生人庸常之道吾不用而未嘗不寓諸庸庸之中不用之中又用之用則變而通之通順爲逆也逆則得逆即成仙之道矣夫此大道皆仙師之所已試者也吾因是而得之丹房器皿便已不用一朝老而復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故謂之大道豈旁門之小術哉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一即道也豈勞神明而爲者哉今勞神明而爲一不一者亦無以異矣狙獼猴也狙公養狙者也朝三暮四升數也三升暮四升也三與四合共成七也尚欠三而無十數云割七補三之術此即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之語亦因是也即猶是已猶是朝四暮三之術也所以籠絡豪傑豪傑亦墮其術中而不覺莊老看天下人之爲名實所牽而易喜易怒者種種皆眾狙類也寓言恐人不悟復明言之笑貪名利者如猢猴之在人舞弄巾任有道之是非而不覺聖人亦未如之何故和之以是非均陶均也休乎天均者聽天之陶均聖人在名實之外是一行若人在

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何嘗有成與虧故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工於琴者之鼓琴也師曠工於樂者之枝策擊樂器也惠子工於辯者之據梧凭梧而談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有盛名者也惠子之據梧也以其知之明而明之詫於人彼非所明而明之人未分曉我之所見曉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公孫龍曰堅爲石言石不必又言堅白爲馬言白不必又言馬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綸琴絃也昭文之子不能傳昭文之業止能調和其綸而已陸西星曰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昭氏以鼓琴名其子終身彈不成聲師曠恁他聰明其人卻以盲廢技策而行兩人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惠子與莊子同時即惠施也極有才辯而以堅白之昧終皆是道虧也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骨疑之耀上文成與虧就鼓琴枝策與據梧言此無成卽虧也成與不成以知道與不知道言終身不知道尙可謂成乎若我則已知道矣尙不可謂成乎然自謂成者還是無成是物與我皆無成也意者在疑信之間故曰滑疑之耀滑者捉不住疑者見不透耀則見緣到底矣疑耀指大候而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聖人有所圖謀也圖此疑耀本庸常而又若明也分明是順則生人逆則生仙之道此理甚庸而人不知用況莫若以明凡三言之而茲曰此之謂以明欲明人道必先明天道當于哉生明哉生魄之理而講求之呂祖云有人問我長生訣遙指天邊月一輪達磨祖師云有人問我西來意水在長江月在天卽以明之旨也今且有言於此言此之謂以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是字指上明字也丹經曰坤與乾類不知其與日月類乎不類乎易經云物以類聚皆丹旨也類中有不類陰陽之分也不類之中實爲類一物各具一陰一陽類女與牽牛爲類女與男爲類陰陽之分也不類之中實爲類一物各具一陰

一陽也知女以男爲類者則知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音扶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始太始也有未始有始更有有始也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始總之爲無始也非無始之上又有無始也有有也者太極也有生於無故有有極也非無極之前又有無極也太上云天地間凡有形者皆幻也幻則有者俄而無矣然必有主宰是者故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說類與不類矣不知人亦知吾之所謂果有謂乎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之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承上有謂之言議論不凡非人之所揣已毫而小泰山者非秋毫果大而泰山果小也以秋毫有包藏而泰山無包藏也壽殤子而天彭祖者凡有生則有滅無生則無滅殤子已遊無生之國而彭祖壽止八百非殤子壽而彭祖天乎天地人稱三才今我既與天地並生則天地不獨天人雖萬物中之一物今萬物既與我爲一獨壽而我不獨夫人則萬物非有餘而我非不足此皆莊老躬行實踐之事與天地萬物爲一也何待言說既已落言詮矣又不能無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無窮雖巧歷不能紀其數適往也則無適有可至於無窮況以有適有窮乎天地間無有而不歸於無無中能藏萬有故曰無適有窮乎爲一部南華之胚胎有無極而後有太極凡言道者當從無字上起手仙佛皆能明其無以立根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金剛經云無所住而生其心故能長生吾儒惟於有上若腳不知有之究竟將安歸乎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

音軫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夫道無人而不可學未始有封畛以域之也亦猶言自爲標榜有儒墨之是非有諸子百家之是非有金丹大道與旁門邪境之足非有左有右各執一偏之見也有倫有義別有一種道理也有分有辯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有競有爭人宗一家而不相下也彼自謂之爲八德我乃謂之爲八畛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辯也者有不見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及也東西南北上下爲六合仙佛遊於六合之外聖人遊於六合之內其存而不論者經世之人不肯爲出世之語也其論而不議者經世之人不肯爲出世之談也春秋經世之書所以代先王之志有議論而無分辨一字之褒貶上至王公下至庶人然有分辨而不少假借焉即道無往而不在未始有封畛之謂也分辨不分辨之中又有分辨皆眾人之

見也而其不見者目在也夫大道不稱名也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
言而嫌大勇不忮大道無名不稱也大辯若訥不言也大仁無親不仁也大廉不讓不嗛也大勇不殺不忮也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
成言惟不稱則不昭矣冥冥無非道若以昭爲道斯道有不到非大道也不言則不及若恃其多言未免數窮非大辯也仁者有時而不必仁若必以仁爲常反不成其仁非大仁也廉者信理不必清若必以清爲廉則不信矣非大廉也勇者以止戈爲武若有形迹則露圭角故謂之方道原可方可圓而不拘於一定有形迹則露圭角故謂之方非大勇也五者圓之象也而幾向方矣前五者不稱不言不仁不嗛不忮皆圓如轉環後五者必昭必辨必常必清必忮則向方而不可轉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方者易知非至極也圓則人未必知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以

不言爲辯不道爲道者乎而仁廉勇不待言矣若有能知豈淺衷之所可測哉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中藏世界半邊個肉煮乾坤者也而人安知其所自出有道之士養愈厚而鑑不窮道益高而神益藏此之謂葆光即韜晦之意

故昔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宋句膾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天子當陽猶天之有日也今堯欲伐此蓬艾之小國即日光之不照此三國也天無二日豈有十日乎不知天上無一日無日第十方有有雲無雲之異故日光有照不照耳今十方無雲乃十處日並出則萬物皆照矣而況聖人進德於日何獨不照此蓬艾之間而不釋然於宗脥肴敖也韜音叨缺問乎王倪音詣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且吾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物有是與非斯人亦有知不知今併知與不知而相忘則是非混同物我可齊矣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音濕寢則腰疾偏死鰌音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怵懼猨音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草也蝍蛆音疽蛇也甘好食也帶蛇也鴟音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音偏狙音旦以爲雌猵狙似猿狗頭其雄喜與雌猿牝牡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音祥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血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起居食色人物各異物得其偏人得其正特對物言之耳而以道眼視之必無處之無味之味無色之色乃爲得之若驚失之而入無獨以元神而游而況利害之端乎是非猶其小也死生

利害則是非之變凡有起居食色者未有不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也其惟至人乎至人已出有而入無獨以元神而游乎無何有之鄉寒暑不能加風雷不能振陵駕雲氣馳驟日月方且跳出陰陽而又何有生死方且齊乎順逆而又何有乎利害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以世故爲事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不言之言有謂不言之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不着實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言妙道之行惟黃帝耳曾聽之目曾燭之蓋受之於廣成子也而邱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大早計其人利妙道倘早子輕易許之見卵而求時夜雞未出卵求其呼更見彈而求鴞炙方見彈丸求鴞炙子嘗爲女妄言之未可作眞語女以妄聽之未可作眞聽如何旁曰月旁其生明之理挾宇宙挾其造化之運爲其脗音吻合與日月宇宙合也聖人愚芚音屯若無知也參贊萬歲而一成純即道德經立天子置三公之意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呂吉甫曰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避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而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惟吾心者始足以與此自幼出亡爲弱喪久滯他鄉爲不歸復圭子曰遊塵垢之外乃出世之事妙道之行乃無欲以觀其妙也妙中有竅必先得其竅者而後可以行妙道軒轅黃帝蓋聽熒於廣成子者也胡今之修道者甫一入門輒謂長生不死不猶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者乎妄言妄聽妄聽妄言奚旁皇以下則非妄言也汝豈爲妄聽乎若何而挾宇宙消息之理以修身若何而挾宇宙消息之理以善性必與之符契而後已置其滑滑以隸相尊者須捨而後能登高必自卑也猶云脫凡近以遊高明也何眾人日以涉世爲事役役而生者未免役役而死芚芚也聖人愚芚保全其元精元氣元神也萬歲天子也大修行人入丹房而採藥必參贊一主持丹道者奉其命令如天子而後行持有驗不日必有一人成其純陽而得妙道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言人人皆蘊蓄此道可仙可佛苦於不自知耳其所悅者止知悅生而不知所以長生哉也其所惡者止知惡死安知喪失其本來而不知歸求其眞吾又惡知之哉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音祈生乎此段借麗姬之悔以顯死者之樂而生者之苦非謂死者爲眞樂第形容名利中人皆以起居食色爲樂自有道視之皆塵垢腐臭不可一日處也死且勝之況不死者乎上段以前如曰莫若以明曰道樞曰天府曰妙道曰萬歲而一成純足以金丹而

發明道德皆出世世語也所以點化上根之士此段以下如曰悔蘄生曰夢覺曰辨之勝不勝曰景無持操曰周與蝴蝶則必有分是以塵勞而儆醒眾生皆入世語也所以點化中根與下根之士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邱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至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飲酒屬陽哭泣屬陰田獵亦屬陽夢乎陽者必變而爲陰所以田獵應之也哭泣應之也夢乎陰之符也夢覺一關千古無人知解被莊老數語喝破文人誦過如看一場戲局非借之以資口談即藉之以助筆陣信是夢者比肩而覺是夢者有人乎無人乎豈知至人與嬰孩俱在混沌之境孔竅未鑿無覺亦無夢聖人仙佛跳出網籠之外獨清獨醒有覺而無夢狂者志脫凡近而行未逮亦半覺而不知其覺也孰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與日月宇宙合以隸相尊者莫逆於心而不知其所以然謂之道齊物論

而半夢今名韁利鎖中人爲造物所愚弄而不悔致後人哀前人復有後後者夢夢相踵一哀未去又一哀來哀哀相續吾不知何時而後覺也何人而能覺也宜以其言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人何必親見其面哉凡知解夢覺之理者即爲遇也旦暮遇之猶所謂見堯於羹見舜於墻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也邪其或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闇吾誰使正之既使正之既同乎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與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若與我者正之夢覺之說萬世而後方許有知解之人宜當時辯之者紛紛而不屈也若者彼也若勝若不勝我勝我不勝其是非無一定亦猶夢中說夢其或是或非俱是俱非無有知夢覺之解者以人皆在黮黑之夢中也將欲正之於覺者不知若是覺而我是覺也若與我既不可以爲正而我是覺也若與我既不可以爲正則同乎若與我者俱不可以爲正

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我與若既在夢中而異乎我與若者未必非夢也惡能正之況同乎我與若者猶然未覺之人也惡能正之不相知不能知夢覺之解也更將何待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夢覺之異同人我各自相負而不肯相下也以其具屬於人也人非天不因至於相之以天倪乃性命之端也必有一定之是不是一定之然不然而無辨也則性命之變化聲色不必待土張之者而自能化聲色有是理耶故知其解者必自性命上索其端倪認得端倪既眞則任其變化曼衍至於窮年吾惟和之以天倪而不變也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

音萬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一 程疏

義則可不可爲一貫音竟者終也猶云究竟也振於無竟即無何有之鄉也故寓諸無竟郎逍遙乎寢臥其下也二祖求安心之法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吾與汝安心竟即此旨罔兩問景音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卓然獨立之操守也與景音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不能自主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音附蚹蜩翼邪蚹蛇腹下鱗鱗所以主行者蓋蛇以附行蜩以翼飛而蚹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景待形形待造化亦猶之蛇蚹蜩翼也而其所以然不然吾惡乎知之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音許喜貌然蝴蝶也自喻快得意也適志意也與音余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音渠有形貌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音余恐蝴蝶之夢爲周與音余又以今者之莊周爲夢蝴蝶與音余在莊周以夜覺爲夢蝴蝶也蝴蝶之夢爲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曩爲夢裏之蝴蝶今爲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此之謂物化天地不物故能物物人爲物中之最靈胡爲而不化化物向有化人欲其打破夢覺關頭人夢中能變化其變化者魄也魂不能主之耳若有道之士則必先滅魄而畫覺後魂昌千變萬化惟我主張人奈何不知滅魄而晝覺夜夢以終身況併其所謂覺者而卒成一大夢也哀哉

復圭子曰俯仰天地孰爲大哉惟空大也空能載天地藏萬有空中有物物中之至大者心也此心超乎天地之上故可以貌萬物包乎天地之外故可以陶萬物南郭子綦似喪其耦無人相也已而吾喪我無我相也不言齊物而先言天鈞也而入地籟人籟者物情之不齊也夫大塊噫氣明是天籟也而入大木百圍之竅穴形象不同而竅聲亦異故因地名籟人籟不離比竹天籟虛之吹萬吹者風也萬物非風不生人爲物之最靈種種變態之不齊者眞君不存也人苟得乎眞君之情則不師心而自是道惡乎往而不存仰觀天道當察哉生明生魄之理所謂莫若以明也初三月出庚爲方生十八月退辛爲方死此之謂道樞得其樞者居環中以應無窮蓋天地之化責具人而掌萬物之由成在我手猶我之羈勒以御馬也任天下之可不可然不然而莫不復通爲一任人之各自爲喜怒各自爲是非而莫不聽休乎天均考之未始有物與未始有封之初且無是非安有成虧卽工於琴工於樂工於辨者同歸於堅石白馬強辨以終身也猶然無成與虧也故滑疑之耀爲聖人之所圖謀此疑耀在人道爲象罔在

天道爲生明乃火候也女與男爲類無以異於月與日爲類從有始與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以來而已然矣得其說者一粒粟中藏世界則秋毫非小而泰山非大無生則無滅故殤子非夭而彭祖非壽其原起於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則有之極矣有處不能着力必因無適焉探討其先天之母氣可與六合以外聖人道離與六合以內聖人言也故止其所不知卽前之疑耀與道樞是也張祖云任君聰慧過顏閔不過眞師莫强猜天府者玄牝之別名也天地人物從此而生亦生仙生佛之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固無滿竭之時亦無去來之朕可由而不可知當晦而不當露此之謂葆光庸詎知所謂知之非不知卽言者不知也不知之非知卽知者不言也人人自以爲得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自道眼視之有無處之處無味之味不色之色方可與乘雲氣騎日月超出乎死生利害而遊塵垢之外也此非孟浪之言乃太上無欲以觀其妙之道是黃帝之所狎聞而狎見者也彼已旁日月挾宇宙而與造化爲徒矣彼已脫卑暗而登高必自卑矣人知萬歲成其一純陽也亦知參贊之者誰耶莊老方且視生死爲一途怪悅惡之喪歸可生可死而必不忍令人生處於夢中而一不覺故以大覺而揭大夢也嘗蒙吊詭之號而猶期萬世後之聖人知其解而昌言之也時人不信而與我

辨甚至於爭勝負爭是非爭邪正而猶不以我夢覺之說爲是爲然也吾將惡乎待哉吾且和之以天倪則仁義禮知之端始乎微芒常卒乎曼衍窮年由之而不盡矣久之而忘寒暑不知年忘年也精義入神忘義也振於無竟吾據本無樹也寓諸無竟白雲深處是吾家也罔者無也兩者二也罔兩卽不二矣影無特操待乎形也形端則影端形枉則影枉此其所以然不然也道人去影其莫若去形乎前言畢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恐人不覺又設爲眞覺以覺之蓋蝴蝶之飛無違志也一入莊周之夢惟知夢中之樂局於夢也俄然覺在莊周以夜來之夢爲蝴蝶恐蝴蝶又以今者之覺爲夢莊周未有知其分也故能分辨莊周與蝴蝶者必知夢覺之解者也此之謂物化胡人不化須魄滅則魂昌而遊無夢之境不將爲西極之化人乎

內篇養生主第三

夫人一身心爲王四肢百骸皆是臣妾所以供王之役而神又是王之主宰世人凡爲聲色臭味之好皆云所以養生而不知琢喪其主宰實多主既不存臣將安附可見養生非養生也養其養生之主乃爲善養生者也

吾生也有涯盡也而知也無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以有盡之生逐無盡之筭危也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又爲知以救之眞大殆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緣督以爲經督督脈也人身有肝脾二脈脊脈從尾閭後上過三壇泥丸前下與肝脈會至黃庭是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全而生全而歸盡年也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庖人名丁也手之所觸肩之所倚以手用力以身就牛形狀足之所踦音紀蹎也膝之所踦音尼壓也砉然嚮然奏刀騞音畫奢然嚮然牛集九

无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宋舞樂名乃中經首之會經首堯樂名也中音合於經首之會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長生不死之道即聞道之道進乎技矣技自學道中得來以後皆寓言借牛暗合大道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一見而得其可解之處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到此時不用目而以神解也官知止而神欲行耳目手足爲官止不動也神行默運也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刀不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衆也庖月更刀折也在大軱大骨也言我技精好遊刃於空也以無厚入有間筋骨之交恢恢乎其有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鋒銳也入有間筋骨結聚處

喻世事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此心泰然也雖然每至於族筋骨結聚處吾見其難爲忤音悟出然爲戒著心加意視爲止行爲遲停視而遲行動刀甚微謋音胡然已解如土委地如土崩之易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音酬躇音除躊躇熟思審處也滿志快意也善刀而藏之滿意暗應神遇善刀暗應制折此段喻人處逆

道者以心契而不以知識識也

李士表曰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又曰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已刖足之人爲右師之官是何人也惡乎介也獨足也天與音余其人與音余天生其足而使之介也抑人別其足而使之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與之形道與之貌必有兩足也以是知人而曰天者天生時要他獨存一足人之貌有與也天與之形道與之其天也非人也人人皆兩足而彼獨足知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一啄音卓百步一飲何等甚適不蘄不蘄猶不意也畜乎樊中爲人所拘束即無飲啄之慮神雖王不善也神雖居中而王以令眾體然心何如澤中十步百步之樂

勞日拙而神捽之逸言人之不如眾體之逸老聃死寬言人之喪其祖氣秦失弔之秦失其人弔其失喪祖氣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吾吉甫曰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誠則哭死爲不情

為不情此弟子所
以疑其為非友也曰然是吾
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何弔之不用情如此
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子子氣也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母母氣也彼其所以會之所以
會合人心者必有不蘄言而言不求譽而譽者不求哭而哭者自至不蘄哭而哭者自至是遁天倍情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忘其所始
也視生死如來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常情以生為樂而死為哀是哀樂非內出外入
帝之縣解縣音玄帝天帝也以生為懸以死為解又云以有係者為懸解也懸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
養生之要也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窮盡也以薪燃火指薪觀之薪有窮

盡而世間之火傳不絕未嘗見其盡窮
內典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感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語甚精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相反哉如死生之如一者乃為善養生者耳
復圭子曰篇以養生為名首尾皆寓言養生之事築基以清心為本故先戒人不可以有涯之偽生而逐無涯之妄念以自取危殆被禍懷玉而入不知無近名也斬滅三尸而無罪無近刑也督脈乃坐功之起手處自尾閭後上三關至泥丸前與壬脈會而降黃庭緣督以為經也人能識此內工終身用之而不盡庖廚也丁火也不言解龍解馬為二物屬陽

也而解牛者坤為牛也凡言牛指一身之陰也以吾身之陽神而與羣陰神戰用吾之慧劍莫不一一中節始而所見一身之大關大竅皆迎刃而解無有巨細與我角者彼旁門小智之士鑄劍不鑽即月更戚更一鋒刃何益哉十地數也九天數也今臣之劍乃得天地之精陰陽之髓鍛鍊而成已解數千陰魔矣此劍益磨益銳萬里誅妖一電光也宵有厚而不入間而胆礙者乎族乃眾人之不知養生主者吾見其難為不可以道論也吾以有涯逐無涯之說戒之一行一止欲以吾之慧劍而解族人奈族人不受解吾劍徒委之於地猶然四顧躊躇而有望於人不得已乃善刀而藏之不復言養生也文惠君因言技而悟道易悟也哉人有四端猶有四體介一足耳喻言人之琢喪其四端者是無足之人不能行也澤雉欲啄自如一入樊中喻人在名利樊籠神思甚苦不如散人之逍遙神雖居中而王亦多勞瘁不如百體之逸也天地篇云可為眾父而不可為眾父父老聃乃眾父父也老聃死喻言人自喪其先天之祖氣也子是子氣在我母是母氣在彼哭眾人不知以彼先天之母氣而伏吾身之子氣也似亦言乎不得不言哭乎不得不哭蓋人生受於天陰陽之患為天刑忘其所受性命之本來雖欲遁天

刑惡可得哉何也天下惟忘死生者乃可以出死生亦忙出死生者乃能無哀樂人生於世不知跳出陰陽之樊籠者皆木强人也其線索皆懸於天帝之手提之則生不提則死哀樂不能入之人造化不能拘天帝亦爲解其懸而壽與天齊矣火氣也火附於薪而無盡期不可謂此火非彼火人一氣也氣必寄於形凡人也人之傳子孫者特傳氣耳形以傳形不可謂祖父之神爲子孫之神形如薪而有盡神如火而可傳故仙人傳神不傳形蓋悟薪者形也火者神也養形者養生也是留薪也養神者養生之主也是留火也仙佛之長存特得天地之眞火如日月之光也刀者月初得日之光以象偃月刀也牛者亥位上十月坤卦爲牛也十一月變一陽解成復卦而牛受一刃十二月變二陽解成臨卦而牛受二刃正月變三陽解成泰卦而牛受三刃二月變四陽解成大壯卦而牛受四刃三月變五陽解成夬卦而牛受五刃四月變六陽解成乾卦而牛受六刃皆上弦之刃也　五月變一陰是牛受七刃解成姤卦六月變二陰是牛受八刃解成遯卦七月變三陰是牛受九刃解成否卦八月變四陰是牛受十刃解成觀卦九月變五陰是牛受十一刃解成剝卦十月變六陰是牛受十二刃解完復成坤卦此屠牛垣一朝而解

十二牛之說也解盡其道圖成無復解矣　又何以謂之十九年十者地之數九者天之數故復卦在子以至於乾已皆謂九也姤卦在午以至於坤亥皆謂十也是以十合其九循環一年故曰十九也海陽有弄九子諠程易明先生甚精於易學予問易焉先生曰學易必要觀象得象斯得意得意斯忘言道乎唯唯而退

內篇人間世第四

世間人皆以世間爲樂而不知其遊於苦海之中不知回頭永無到岸之期南華本出世之書也而此篇曰人間世者欲人透入世間事乃能出人間世爾仙詩云一局着殘人亦省七弦彈破世間空卽此意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輕也其年壯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蕉言野無青草民其無如矣之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不必治也亂國就之治其亂也醫門多疾就而求治也願以所聞思其則則法則也思其處之也庶幾其國有瘳音抽愈也乎仲尼曰譆音熙若殆往而刑耳殆幾也幾於往而就戮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救顏回欲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救惡雜多之爲擾而不救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以應物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暴白人之行以救人且若汝也亦知夫德之所蕩蕩除而知之所爲出乎戰德蕩乎名則幾求名則喪德知出乎爭戰用知則起爭名也者相軋音乙傾奪也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保身處世之行且德厚信矼音江慈實貌未達人氣不識人之性氣名聞不爭避名望高人不與我爭未達人心不識人心事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暴白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必謂暴人之惡而貽害於彼菑彼爭名而反害我若殆爲人菑夫汝殆往而爲人所害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夫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而自售有賢者可用惡用汝而求其有以異而自往乎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今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必將乘汝之輕身而以智巧鬬汝求勝於汝而目將熒之汝爲其所眩困則目眩而色將平之色靡求平口將營之口營營自解釋容將形之足恭也心且成之順成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彼將關捷而汝順從之不暇則捷益多長其惡也始順成之而終不知所止極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所謂殆往而刑者以此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厖紂音胄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音羽拊人人指人君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傴拊憐愛之也上不愛民而我愛之是逆君暴虐之性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音濟陷也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禹攻有扈音戶國名國爲虛厲國爲邱墟死爲厲鬼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其拂上之情實是皆求名實者也好善之名拂上之實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好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勝他故與衆攻之而故乃空手而化哉雖然若必有以也汝欲往必有所恃雖然若必有以也汝欲往必有所恃而曰端而虛外端嚴肅內謙虛勉而一純一其德則可乎曰惡惡可甚不可夫以陽爲充孔揚衛君得志滿盈爲充盛甚揚彊禦之色充采色不定忽敬忽怠忽喜忽怒常人之所不違畏順之也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容與快暢也觀人之所感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音紫而不化訾卽端虛而勉一外合於我者而不違我因求以快暢其心欲人逢其惡也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子欲以大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訾卽端虛而勉一外合於內而不可訾議其庸詎可乎言不可用此以化人曰不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合德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我也皆天之所子皆天之所生而無分別而獨以己言蘄音祈求也乎而人善之蘄

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純一不喪天之本然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與人爲伍擊音棨耕苟也跼音計長鞠跪也曲拳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聖人之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音疊諜汝事目方法太多終是不安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罪則無矣化則未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音暠天不宜汝道有此三術而爲之甚易耶第未免於師心與自然之皞天不相似顏回曰回之家貧

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純一不雜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陳詳道曰有思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子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符天符也亦道家火符之符順其自然瞎與之合也聽之以氣則廣大流通用形而非用於形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合氣合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教貽教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忘我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謂樊籠也世網也而無感其名不爲虛名所動入則鳴可與言而言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言無門無毒不開一門不發一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一宅不二法門也寓於不得已則幾矣叩之乃有聲也叩以無事爲眞宅有爲爲應迹也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觀不聽官知止而絕迹猶爲易也內視之謂明返聽之謂聰神欲行而無行地豈不難哉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爲人使者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非僞乎爲天使者海底金烏天上日

止止人之有知者以知嶷寘其心則無缺無缺則不虛矣惟無止之知之知如明鏡止水中無一物在外物之來而無不畢照亦猶室之閑而虛則生明而容光必照虛室生白郎丹經之虛無生白室寂靜發黃芽也吉祥止止郎丹經之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此止與虛知止之止不同乃元精元氣元神打成一片郎丹家之神室也而不能止其處者郎於日打坐而元神不在腔子裏謂之坐馳耳惟王人有耳目之形而無耳目之情不通於外而通於內化且幽可以役鬼神胡明而不能撮羣情哉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眾人也且可以範圍萬物樞紐帝王而況其下者乎葉音攝葉公子高沈諸梁字子高葉邑宰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禮貌雖隆情意疏慢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慄卽戰慄也鮮不言以懽治方得成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刑罰也事若成勞心成事則必有陰陽之患災病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以上述孔子之言

吾食也執麤（音粗）而不臧（美也）變（音弁）鼠無欲清之人（內（音納）下事簡無欲清涼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音余受也使之命喜懼交戰於胸中五臟結成冰炭矣）吾未至乎事之情（未親見其行事之實）而既有陰陽之慝（惡）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兩患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不能勝任）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經大法）其一命也（受之於天）其一義也（人所當）爲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往也）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有險）地（有順逆）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事心如事君父）哀樂不易施乎前（施移也時有哀樂而此心不移）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義命所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孝至忠盛行人世之事也不知悅生惡死則行出世之道矣）邱請復以所聞凡子其行可矣

交近（本國）則必相靡（順也）以信（隣國）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假使）以傳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國之君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過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過也）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不信也）莫則傳言者殃（兩邊皆歸咎於傳言者）故法言曰傳其常情（上止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愛此則教以爲使之道曲盡其理）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人間情狀全自全也以兩喜怒不生而安於無事也）且以巧鬬力者（賊相拘者始乎陽任其自然）常卒乎陰（便用機械此下教以事當愼始蓋以善始者未必能善終況始不善乎）泰至則多奇巧（戲太甚則有過常處）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初筵秩秩）常卒乎亂（載號載呶）泰至則多奇樂（太甚則生情以爲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鄙詐生焉）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始以苟簡從事其終必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言者風波也（夫人無行無得亦無喪有風則波生人有言識論風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而有行則得名者少而喪名者多故曰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大凡禍福皆言語以爲階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異名雖喪也而實名之主與實者一也不惟實不至而主亦剝牀以膚矣）故易以危（猶作實一喪也實者名之主與名異名雖喪也而實不至而主亦剝牀以膚矣）故忿設無由（忿設之言多無根由）巧言偏辭（花巧之言偏獸死不擇音氣息茀（音排）然於是並（音並）生心厲（夫無情之言譬之野獸蹴之窮地則厲之心以應之）劓（夫真則得眾信則暴音氣息拂然且生疵厲之人任焉劓者劓劍也核者綜覈也至極也劓核太極是以不肖之心待人而人亦以不肖之心應之人情也亦物理也涉世者熟思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於此猶不加省改而莫知其然也）

則禍患之來莫知其所終）故法言曰（引書就奉使事上說）無遷令（不改君命）無勸成（不勸成事而遷令勸成則其事必危）美成在久（兩君相好非一日可成）惡成不及改（夫言者風波也風波易以作惡行者實喪也實喪易以成惡）可不愼與（音余愼言愼行也）且夫乘物以遊心（物之感而遊心於無物之天託於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吾心之中正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必過度加益以報命於君耶）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以聽莫之爲而爲之莫之致而致之命此豈人臣之所易能者哉）莫若爲（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蹟（縱其敗度）而問於蘧伯玉（名瑗）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奪其監）與之爲無方（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以繩之）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言足以飾非足以詘諫）若然者（如此之人）

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諸已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平易近人使人皆可親形就也涯岸不立渾然一團元氣心和也雖然之二者有患猶覺有患害就不欲入溫而理也和不欲出內文明而外柔順也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音厥自古諸臣媚子往往形就而入四意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和而至於出則有合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之聲爲妖爲孽與之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無疵則雖與之無方其勝己妄生妖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不至於危國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嬰兒無知識也亦與始順之詞彼且爲無町畦音挺畦無町畦以圉無町畦喻人之無準繩也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無崖流蕩忘返之意達之入於無疵言彼放蕩不檢我且陽爲承順陰乘其覺悟處一加點化便躍然無疵矣汝不知夫螳螂乎連發三喻欲使量敵而進無犯怒心無伐美才然後無道之儲可傳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幾於危身昔楚莊王見車前有一蟲怒以爲勇敢者勿後天下之壯士聞風因聚於其庭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順其情也故其殺者逆也乃至於爲虎所殺者逆其情也夫愛馬者以筐盛音成溺適有蚊虻愛馬之至適見蚊虻嘬之僕御卒然拊之出馬不意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致馬驚怒決去銜勒毀碎其所愛以盛矢屎也以蜄音脤厌泥器

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言狂如病酒也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亦以是不材故精神凝聚因人不壞而天獨存也宋有荊氏地名者宜楸音秋柏桑其拱兩手所圍所把一手所據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弋所以棲猴猿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大家之麗棟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音善槯者之全豬者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物之材之患也故解古巫祝書名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又一說謂以人爲巫祝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以此三者爲不祥乃以此無用爲大祥也支離支體不全貌疏者頤音移隱於齊脅也肩高於頂頸之狀會音膾撮指天會曲頭低故髻指天也五管在上五臟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兩髀音陛爲脇髀人大腿也脇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之狀也挫鍼音針治繲音解衣音策以箕播米也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音食十人上徵求也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徵不及之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役不及之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無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世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成功也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生全生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能有福輕乎羽全生福也莫之知載禍重乎地

傷生福輕於羽殆易於載避禍重於地胡不知做避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何暇臨人以德何必畫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郤曲自枉其直以傷吾足乎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二句忘己猶物之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二何衛美求用之喻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世間事也胡世間人知之無用之用出世事也非出世之人不能知亦不能言篇內言虛結尾言無虛無一字丹經萬卷不能外焉此莊老學問之大頭腦處世儒惡知南華爲丹經之主乎

復圭子曰一部南華全以出世爲主自古出世之人必先看得人間世之事透然後能斬釘截鐵以爲出世之舉故此篇復以入世之事而寓出世之旨凡所云顏回仲尼顏闔伯玉楚狂皆莊老以已意而託爲其人之言令人之信從也顏回不往治國而往衛國行獨之君以救衛民此亦人間情也而未得人間道也故夫子教之以道不欲雜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治人不外以已之德與知而治之設有相爭與相軋之事則人不治而祇以召禍矣當知行獨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其天性也仁義繩墨之言逆拂其恣睢暴戾之情非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乎故桀紂假好名之說以殺其臣堯禹假用兵之威以求名實而猶不勝回將何所恃乎所恃者端而虛耳終不能化衛君甚揚之色所恃者勉而一耳終不能格衛君容與之心卽能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與古爲徒僅免刑焉而欲

以化人不能也其惟心齋乎若而人也耳目化而心思亦化所謂煉精還氣也故以氣聽至心止於符則煉氣還神煉神還虛矣虛則六通四闢任物之來而待之無所隔礙天下惟虛能載物而道又集虛故舍虛別無心齋矣絕迹猶爲人使以有翼飛有知知也無行地則純爲天使以無翼飛無知知也人身有神室卽瞻彼闋者之虛室也實則不祥而暗凡夫也虛則吉祥而明仙佛也吉祥止止止於虛也所謂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也鬼神且不能出其範圍又何偏君之不可化哉顏子上根利器故教之以出世之道葉公則下根鈍器日以涉世爲事者也其使於齊供職可免人道之患欲跳出陰陽之外以免其患則難與言矣謂子之事親不可解臣之事君無所逃自事其心者齊死生忘好惡視奉使第供職之一事非揣情不外於喜怒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雨主喜怒無由生而使者不難成命而返何今之使者非以巧闢卽以力鬬亦猶飲酒者始治而卒亂也人能察始簡畢巨之理無爲風波之言無爲實喪之行無致人之危如追窮獸無竭人之情以激不肖況爲使亦有成法奉君命如奉尺璧無遷令也任詞命不任利害無勸成也甯將兩君相好之命不將兩君敵讐之詞非止愼於爲使之道亦以養吾心中正之理欲免人道之患甯出此乎至於莫之致而致

則有大司命在此其難者人不能爲也顏闔之傅衛太子止慮保身之無策不知無方有方之末盡道故夫子示之以正還虛矣虛則六通四闢任物之來而待之無所隔礙天下惟虛能載物而道又集虛故舍虛別無心齋矣絕迹猶爲人使以有翼飛有知知也無行地則純爲天使以無翼飛無知知也人身有神室卽瞻彼闋者之虛室也實則不祥而暗凡夫也虛則吉祥而明仙佛也吉祥止止止於虛也所謂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也鬼神且不能出其範圍又何偏君之不可化哉顏子上根利器故教之以出世之道葉公則下根鈍器日以涉世爲事者也其使於齊供職可免人道之患欲跳出陰陽之外以免其患則難與言矣謂子之事親不可解臣之事君無所逃自事其心者齊死生忘好惡視奉使第供職之一事非揣情不外於喜怒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雨主喜怒無由生而使者不難成命而返何今之使者非以巧闢卽以力鬬亦猶飲酒者始治而卒亂也人能察始簡畢巨之理無爲風波之言無爲實喪之行無致人之危如追窮獸無竭人之情以激不肖況爲使亦有成法奉君命如奉尺璧無遷令也任詞命不任利害無勸成也甯將兩君相好之命不將兩君敵讐之詞非止愼於爲使之道亦以養吾心中正之理欲免人道之患甯出此乎至於莫之致而致

內篇德充符第五

道家以修德爲根本養氣鍊形爲築基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三人雖有修德之根本矣天刑之安可解是德尚未充卽爲才不全而不能德不形也其惟哀駘它乎尤夫與之處以下是寓言得藥得丹之術卽爲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此人乃爲知爲孽四句下德有爲之聖人不能爲不謀惡用知四句上德無爲之聖人也及其成功下德亦與上德同歸德充於內而道氣符於外也至末曰天選子之形子徒以堅白鳴是惠子有愧德充於內安望其道氣符於外哉

魯有兀當作介獨足人也者王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受魯國之弟子半於夫子也立不教坐不議卽夫子子欲無言無行不與之教虛而往虛心往求教實而歸實有所得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文體不完爲無形元神完固爲心成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何但也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也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常人也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常人以死生爲大變至人視死如晝夜而心不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人失物謂之遺天地覆墜言天之覆墜遺於地也天地自覆墜我心自不覆墜何會與之俱遺哉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人之生也謂之假萌面目借爾形骸夫人至無假之時形喪而神亦遷至人視無假如解脫而神長存不與之俱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造者造無爲有化者化有爲無命物各有命也至人視命物雖化而我自有不化者以有主在也守其宗者是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人以異心起見卽肝膽可以爲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吾與之

況其遠者乎亦猶父子如路人同舟如胡越之謂也人以同心起見雖萬物與我爲一體況其近者乎亦猶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謂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若然者旣視萬物爲一則吾身亦一矣耳目可互爲視聽是不知其所宜也遊心乎德之和則不以耳聽而以心聽不以目視而以心視所謂聽其所聽不聽其所不聽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也所以異於衆人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其足猶遺土也有一有不一則有得有喪指守其宗而言也獨得而人非獨喪指守其宗而言也眞君旣存則百體爲假土無往而不在視喪足如遺土猶勿遺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勝之哉彼指王駘知守宗而得心亦不過得人之常心耳人何爲而群彼爲最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守宗之心定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松柏得地正氣舜得天之正命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雄入於九軍有進而無退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一將求功名而自要於君者猶若是而不懼生死而況官天地以無形君有形故官府萬物以無物藏之府庫直寓六骸象耳目首身雙手雙足爲六骸寓寄寓也物爲我之象取象於聰明也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郭象曰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宜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假合彼升於假合之上人則從是而學其道彼何嘗肯以教人爲市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以同坐出入爲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于見執政子產自稱而不違不避也子齊字法並也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位欲處物先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求廣其見也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乎也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其不自量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自陳其過以足爲不當亡者眾人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不當存者鮮矣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遊於羿之彀音構中喻天下之微中也作行險者然而有不中者幸免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拑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王人之知命遵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邪抑我能自反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形骸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郭象曰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其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乎子產蹙然不安貌改容更貌曰何及矣不能復全其足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於足者眞君是也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責其不謹不及天地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蹶音新以諔音叔詭幻怪之名聞以爲善救惡爲求非常之名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皆刑具名聞爲桎梏有生孰無名故以可不可爲一貫者本來無可不可安得有不可解其桎梏其可乎解陸西星曰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詭名此不二法門只是解粘去

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謂一定而不可易也魯哀公問於仲尼仲尼曰衞有惡人醜貌人也焉曰哀駘音台它名也丈夫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以下皆寫言採藥採月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先也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字法月圓滿之意人之腹又以惡醜駭天下和而不唱不能倡事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且而雌雄合乎前人事勝負皆來質成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主也而寡人傳國焉委之國政悶音門然而後應無意而答氾音泛而若辭寡人醜乎自醜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

人而行寡人邮字法曼也焉若有亡如有失也若無與樂音洛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是何等人而使人愛戀若此仲尼曰邱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狍音豚于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少焉眴音瞬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以爲日之瞬不見已也不得類焉爾形之傴類已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有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眞可愛則哀駘它之可愛者必有在矣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音殺全歸何望儀物之備翣乃喪禮通用非專佈不爪剪不穿耳又設喻採擇嬪御不剪不穿其全形也予以垂至尊之眄取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新娶妻之人不服役以胼胝其手足恐無以結新昏之懽形全猶足以爲偶而況

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天之降才渾全已之成德不炫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如環無端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有一定之則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故不足以滑音骨和不可入於靈府滑汨沒也和卽發而皆中節之和靈府卽靈臺精神之宅也誠知其未始有始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今使吾德有始而先天之本體又何至滑汨沒吾之太和於靈府也耶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而不失於物議兌卽道德經塞兌之兌爲口使日夜無郤音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常人不畏物議一隙之中皆以心鬬者也彼則心也冬融夜氣象與接爲搆日亦四時皆生意在吾心乃爲太和不滑沒於靈府者也是之謂才全此固和德不察於物交之感使是才全才全者不以外物動其心德不形者德盛而人自化耳何謂德和全此性中和德之修也德不形者物見哀公異日以告閭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法也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邱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閭音因曲跛音陂也跂音支離形不全貌無脤音辰無脣也說音稅衛靈公靈公說音悅之而視全人不如之視全人反其脰音豆頸也肩肩細小貌瓮瓮音盎大癭之紫大癭

長德長愛其德長而形有所忘而忘其形短人不忘其所忘形也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所當忘者形也所不當忘者德也故夫忘形者非忘形也忘不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心有所遊而知爲孽以用智爲菑約爲膠以拘禮爲固德爲接以德慧爲商爲工爲商以技能爲行貨聖人不謀無思無慮惡用知不斲質任自然惡用膠無喪渾然全具惡用德不貨深藏若虛惡用商魯虞云蛣蜣轉丸蜘蛛結網女蘿不斲之膠也鷁鵒林藪魚鱉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四者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養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爲也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四者不用有人之形故羣類聚於人無人之情是非付之於物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陸西星曰

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萬乎大哉浩然天遊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

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以人之形色相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以人爲增益於所生之外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謂人有情欲之感因託以有身今不益生何以有此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好惡者人神主之也身者藏精之府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所謂滅

動心不滅照心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今子外乎子之神則不能抱神以靜矣勞乎子之精則不能無搖女精矣槁梧琴瑟也瞑睡也以外神勞精之人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雖曰有人之情猶然人也內傷其身實多矣天選子之形聰明智慧獨加厚於子子不能以德充符而欲以堅白鳴豈能磨不磷而涅不緇也哉

此篇以德爲內而形爲外形可忘也德不可忘也德以守宗保始爲本靈府乃藏神會精之所即人之神室而爲守宗保始之處也凡養德者必自此始德既充盛於內自然效驗符合於外而天地爲吾之官萬物爲吾府庫矣首言魯有兀者王駘以爲人當忘形之喻彼之所不全者形也而其所全者神也故從之遊者得其不言之教心成之道凡人視死生爲

大變神人則視死生爲旦暮彼自變遷也我自有不變不遷者在任命物之化而吾守其宗耳即丹經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眞也膳附於肝肝司謀慮膽司決斷內無宗主者肝膽且不供職何啻如楚越乎能守其宗者視萬物與我爲一若而人也耳目互宜遊心和德得失渾然又安知有足之喪水惟止故可以爲物之鑑人亦惟宗厥止者可以止眾止松柏以得所止而冬夏青青舜以止於正而窮通一軌非保其未始有始之故我者不能守其宗矣勇士之所保者氣也而猶以一氣冠三軍況至人之所全者神也先有吾身後有天故天地可官無物之中而萬物森然故萬物可

府足雖喪而心不死前曰奢乎無假假者形也此曰擇日登假則直超乎地水火風之上矣次引申屠嘉之兀與執政並行並坐論德不論形也子產責其不各行各止見勢不見德也鑑以止能鑑人之形不能鑑人之德則申屠嘉爲可鄙賢人取人以德不以貌則申屠嘉又當物色之矣況足之存亡不知者以爲吾過乎知之者以爲命實司之豈惟一足凡名實之途得者以爲巧手達者以爲羿殼遊其殼者必爲羿所中然而有中有不中者非其智得也命通也吾聞德內也形骸外也外內之不相及久矣遺內而索外賢者固如此乎又引兀者叔山無趾以爲全形不如全德之喻令人之尊生尊

其形骸也孰知無趾之來猶有尊於足者存尊德性也非尊形骸也其求全者大矣天地猶不擇人而覆載夫子可擇人而教誨乎嗟夫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夫子也故欲以誕詭幻怪之名聞爲名之所桎梏也凡在桎梏之中者悅生一心惡死又一心不知生從何方來死向何方去能悟來時踪始識去時路死生原一條也以可爲是必以不可爲非不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可中有不可不可中有可可不可原一貫也釋氏云舍惡送何去取善令誰守本此庶不爲名聞所縛乎

哀駘它至末乃玄門入室採藥之喻丈夫思而不能去願與何謂德不形水峻則流平則停人所取準焉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彼以成和爲修物以不能離爲德不形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哀駘它足以當之

衛靈齊桓悅支離大癭而不足全人者以全人特全其形而神不全也以爲人當忘不當忘之喻遊心遊也聖人有所遊而雌雄合乎前者孤陰不生孤陽不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犳子不食死母愛其神而不愛其形也喻人止知食後天之母血而不知食先天之母氣也賤而死者喻旁門採戰者之喪生也刖足之履無爲愛之喻無德者即知採取之法必不能得藥猶無足之人不能行也爲天子喻主持丹道者不剪不穿喻入室之御女未琱未琢渾然一先天也取妻者取

鼎也止於外者不得與之見也不得復使者不得別役以勞其神也採藥尚爲全形而全德則全神事也又有進於此者矣築基鍊已結胎脫胎咸宜謂之才全被禍懷王謂之德不形若而人也任世態之變遷歲序之更代而晉鼢尉之太和不變不代豫通於彼而不失其西方之兌氣兌爲少女爲毀折有黃婆以監守之使兌女不走失日夜而無御也不與之接是冬藏也接則與物爲春以彼先天之母氣伏吾後天之子氣採藥得丹莫不有時所謂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水峻則流平則停人所取準焉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彼以成和爲修物以不能離爲德不形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哀駘它足以當之

衛靈齊桓悅支離大癭而不足全人者以全人特全其形而神不全也以爲人當忘不當忘之喻遊心遊也聖人有所遊五句取坎填離後天之聖人也以築基之知爲孽同伴之約爲膠眞色不色之德爲接法財兩備之工爲商聖人不謀四句乃童眞修鍊先天之聖人也不必穿鑿惡用知未嘗斲削惡用膠原無喪失惡用德不必法財惡用商四者先天之母氣原存謂之天食又惡用借後天以還先天哉若後天之聖人則不然有人之形形若槁木也無人之情心若死灰也故

有類聚而無是非所以用後天而還先天今惠子徒知益生爲有身不能愼汝外閉汝內反以好惡傷其生精神營營終日不宿德不充於內而欲以堅白鳴於外可乎哉

內篇大宗師第六

爲學日益師知也人各一宗師也爲道日損師不知也天下之大宗師也故能一水火一生死一其不一而與天爲徒其學問從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得來其工夫從忘仁義忘禮樂墮肢體黜聰明養定乃入於不知天地不能貸我司命不能限我豈非大宗師而爲天下萬世之取宗哉

知天之所爲自然知人之所爲者至矣以人合天然後天人兩盡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元精元氣元神是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不知人所以鍊精鍊氣鍊神知之所知者神也至於不知之神而不神者性也鍊神須鍊不神神養而侯之不知之處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終年而難於著力矣不夭特順之耳止可謂眞知雖然有患猶有未知有所待而後當知之盛而不可謂眞知雖然有患猶病患未必其果知也而待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夫說知天知人者未必其果知也而待其天年之後而後定其知不知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天非人不因所謂人之非天乎人非天不成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人全生之人也眞知識全生之道也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豪門貴人以勢力求道吾亦不畏其雄而不逆寡幽僻靜室一二侶伴可以全眞而逆之不雄成豪門貴人以勢力求道吾亦不畏其雄而成就之不驀士驀音模惟眞人與眞儒而後學通天地人士則尋常之士也與之言全眞之道必不信故不驀士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道弗悔道若不成猶其在天而不得其得而不得也共得其得而不獨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登升也維摩經以地水火風爲假合若而人也出聖入神而升於地水火風上之大道也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一呼一吸爲一息踵腳底心湧泉不得其得而不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登升也維摩經以地水火風爲假合若而人也出聖入神而升於地水火風上之大道也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一呼一吸爲一息踵腳底心湧泉故曰其息以喉眞人之呼吸則自湧泉穴起蹻步穿膝後過尾閭通三關至泥丸下重樓至黃庭爲一息故曰眞人之息

以踵與口鼻之呼吸較覺其息深深吾自方上得於至人不敢秘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音蛙
以踵息之理而與衆人言以支吾人若蛙鳴也其嗜音欲深者
必不服常多嘘吉口吉也爲消長蛙鳴之人純是一團嗜欲埋沒
其天機淺了造天機與古之諸踵息之道彼必不信此機字即爲
物皆出於機入於機之機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音欣
音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
始必窮性不求其所終物之感人無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物之感人之逐欲
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
無所則天理滅矣眞人故不爲也
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
志於道也其容寂不動其顙頯音瑰廣大貌
機以滅魄似秋道成滿腔生意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此即其神
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初學用殺

心不怨之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凝使物不撓屬之意也莫知其至此者何人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化存神之聖人異有親非仁也
害不通非君子也不通利害倘伏之機何以爲君子
而自得若求名則失實矣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
常人喪眞而亡身爲造化所役也若士亡身爲名遺名
而眞不亡豈爲造化所役乎若狐不偕下聖人務光讓國伯夷叔齊扣馬一節
箕子被髮佯狂徒狄三人無可考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舍己徇人猶彼偽我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義則
大公而又不朋黨若不足而不承不足則若虛而又不奉承與乎其虛而不堅也
淸爲同通坱爲堅滯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而非滅質郰郰乎其似喜乎

心曠神怡也往乎其不得已乎迫而後應也適乎進我色也
於面也與
物委蛇而同其波其似好閉也悗音忘忘其言也眞人
大爲似世間一廛人也有時乎縱恣自如不受凡人之制約
也有時乎不覩不聽似與世人絕也有時乎自寒其兌養氣
忘言也以刑爲體先鑄刻也以禮爲翼養其刀
守也以德爲循三十功八百行皆是德也以知爲識錄已得丹各有
時以德爲循行皆是德也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斬三尸
後斬天魔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欲刀主入口而羽翰白生
者必先蓋人道之所以行於世也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學道得先時亦不得後時也以
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云知學道之人而無德如無足之人不能行也有德而循之
以入道者如與有足之人行乎於邱坦然平易自有不疾不
之也一凡人之所不好者亦此一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者道也即金丹也得此大道之一則凡萬有不齊皆不
能越此一之範圍眞人登天下地貫金石一其一與天爲徒
入水火俱無所礙豈非一其所不一乎
純陽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半陰半陽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
人純陽與天爲徒戰退羣陰豈有陰陽相半
與人爲徒者與之角乎故曰天與人不相勝也死生命也氣數
之命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如旦之必夜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
也死生有一毫人力不得物之常情耳
若眞人則造化在我豈有不得與乎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
愛之而況其卓乎父生其身無不愛之天大父也凡人皆知以
身者神也非身也可不思天爲父而愛其身而不知身卑也尤有卓於
所以愛之乎愛神須滅魄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
君安其身無不賴之事君當忠也夫人猶知以死報之而不知君外也尤有切於我者非君也

乃眞宰也可不思所以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音以濕相
死之乎心死則神活矣
濡音儒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先以魚之不足於水者而相愛
是非毀譽不如忘是非毀譽皆
所以起下善吾生二句之意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釋氏大道無難惟嫌揀擇本此意非譽皆生於不
堯桀之分哉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又安知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形生老死皆我也哉勞佚息非
我也造化主之也凡人惟聽造化
不能善吾生所以不能善吾死若眞人則生不徒生有養生
之術爲善吾生死不徒死有死心之道爲善吾死心死則神
活矣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物之大者莫過於舟形之大者莫過於山壑
澤能藏之而不能守之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不知也
走昧者不知也卽冲虛經云造化密移暗覺之哉之謂也夫
天地間有有力之力人也所負能幾何有無力之力虛空是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一 程疏 卒 牛集九 十四
也力能負山川亦能移山川
非心通造化者孰敢言之哉
藏小大有宜藏者出機猶有所遯遯者
入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大以藏小
小以藏大物各有宜有所藏必有所遯者理也夫藏天下於
天下孰藏之哉虛空藏之也今之天下猶昔之天下今之人
物非昔之人物豈非遯其所藏哉而人
不得其所以然物之恆情大抵然矣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一犯人之形喜
其得以爲人便思所以順適其形者千變萬化無所
不至止知爲樂之計而不思爲脫形骸之計何耶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逃而皆存藏神於形無負可施無往可遯
曰遊日不得逃形神相守故曰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
皆存
之所待乎聖人始以形藏神編以神化形故自天至老自始至
終無不善也人猶效之以爲師而況大宗師爲萬物
之樞紐而一化之所待者不思是則是效耶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從前未
道獨久無其久而老無其老
猶音喜
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
氣母猶韋氏古之帝挈天地言整齊世界也太易者未見氣太
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襲繼也世個子繼
父職謂之襲職伏羲得之以襲
氣母得此道之母氣而長存矣
維四維斗星得之終古不忒不易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一 程疏 卒 牛集九 十四
其度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不晦
具明堪坏音胚崑崙山
神人面獸形
得之以襲崑崙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清冷傳云馮夷華陰人服
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
肩吾泰山神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軒轅氏也鑄九鼎
鼎成之日上升
顓頊音旭得之以處玄宮帝高陽氏也玄宮北方宮也
月令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禺強音愚得之立乎北極北海之神名手足乘雨龍龘龜爲之使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西方仙貌美山海經云人面獸
身未必然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姓錢名鏗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傅說高宗賢相東維在箕斗間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騎箕
尾爲列宿今尾上有傅說星猶韋氏以下十三句得之得此
道卽大宗師也見帝不得不可以爲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
不可以爲日月星斗山川仙眞聖賢不得不可以爲仙眞聖
賢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音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音烏可猶言不可子非其人也非學道之人也夫卜梁倚音錡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聖人卽神仙才卽財也道卽神仙之道富人有志於長生是有聖人之財而不知長生之法是無聖人之道也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得乘得所非財不可女偶知有其道而無其財是貧而閒道尙不得外護故欲得卜梁倚而教之則彼我皆可以入聖矣不然以聖人之才亦易矣卜梁倚有學道之種緣故有其貲斧輒爲有聖人之才設彼無其財我卽有其道彼亦難與入聖矣已得爲道未得尙爲法財兩用同也惟我抱聖人之道教彼有聖人之財者是爲法財兩用同與入聖甚易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卜梁倚而待以告之傳其聖人之道也三

物忘交接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忘富貴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三七日而後能外生三七皆天之數也天爲太虛一物不着故云守之三日七日九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物外生也天下疎也物則漸近矣生則又切近之至者也故外天下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如字又音潮頓悟也徹而後能見獨外生之理止可自見而不可與人共見故曰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視之猶且暮也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丹經云欲求長生不死客煉性當如活死人石杏林云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以神居氣內丹道自然成釋氏云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卽此旨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音嬰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丹經云心死神活魄滅魂昌役生者養神而不養形故不死生生者養形不養神故不生憧憧然以將迎成毀亂其心不寧亦甚矣惟殺生者無將迎無不將迎無毀成無不毀成已入於大定之境非大定不能定不定故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也猶金不鍊不純玉不磨不光人不釋氏居塵出塵之旨盡本於此

攖寧二字磨鍊得透自然成具爲眞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書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誦讀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目瞻心明曰瞻明聞之聶許目聶心許聶許聞之需役需也需役聞之於謳吟咏也於謳聞之玄冥有氣之始玄冥聞之參寥無名之始參寥聞之疑始無始之始前段自外天下玉見獨愈入愈精以入世間出世此則自副墨語言而直窮到參寥疑始蓋以文字上尋性天因彰性天之所自始以至於無始愈求愈多眞所謂玄之又玄者也可謂得老氏道德之神矣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音翹尾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首脊尻只是首中卒也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存豈在七尺之軀哉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不違也於心遂相與爲友俄

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大也哉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音俱也曲僂音縷身也發背瘡也上有五管瘡發處有五管頤隱於齊音臍肩高於頂句音勾髻也天陰陽之氣有沴音厲戾也其心閒音閑而無事跰音駢不能行貌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而子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音翹予因以求鴞音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音翹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不以外物談造化而寓以吾身委之於造化順其自然而無好惡之意凡三變幻筆寫出

機入機之光景有如畫圖不覺令人會生之念化爲烏有矣且夫得生也者時也失死也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知惡死不知悅生此古之所謂縣解爲

死生所係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郭象曰一不能自解則眾所不解無解之矣故無解則無解是謂眞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吾又何惡死求生哉（道理）子犁往問之曰叱（音化）避無恚（音答）化哭泣以驚將化之人（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爲何物將奚以汝適使汝何往）以汝爲鼠肝乎（鼠肝蟲臂只是言其化爲微茂至賤之喻）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翅音施）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逆也）彼何罪焉（彼謂死也其死之速由於我之悍非死之罪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解在本章之前）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音莫耶）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以天地爲大冶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以死爲寐）蘧然覺（以生爲覺）今夫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

言此則爲獨行人矣故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合乎自然故曰天之小人人反呼之爲君子養其形骸而不知性命者多是富貴之儔爲天之小人而者此人中之君子也而天必賤之爲小人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盡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彼於哭泣之事於不得不簡之中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生故不知死故不知就後不知死故不就後故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化已乎郭象曰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己化而生爲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爲知已死之後哉故無

變無夢且彼有骸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化不化等夢覺故夢中有覺而覺中未必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且死生寢化彼與吾之所同也彼之所謂既如彼鼎詎知所以乃三字奇甚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吾之所謂又如此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適然而笑不暇及笑獻笑不及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排既去純任自然則雖人也而亦天也寥天一即不二也太極也大宗師也金丹也意而子見許由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

來爲軹音只語助詞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毀道德以爲仁義似黥之破玄同之以爲是非似劓之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仁義是非乃世法也出世之人聞此言謂汝先入之言牢不可破猶受黥劓之傷也彼他教壞了何以遊於逍遙自在之境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籬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瞳子曰瞽有人之形故有眉目顏色瞳子曰瞽有人之形故有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夫已有所簡矣彼於哭泣之事於不以聞美資不足以聞道也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丘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夫未入鑪錘三者猶有美名有力名有知名一入鑪錘則美者失其美力者失其力知者亡其知鑪錘之功大矣哉言汝能有道而化人使人人去其舊習而自悟在夫子陶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而補我則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昔受黥劓而傷性非自然也今於鑪錘而悟本來之面目安知夫造物者之不去踢跌而還我以本來乎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計由自述其師之德整音齊整也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邱也請從而後也陳詳道曰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寂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蓋同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

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非此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桑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音嗣**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音促舉其詩焉言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子桑爲淋雨所病而餓口無資安於貧而制於命亦士之常耳何足掛仙翁之齒頰哉不知句句皆寓言也卽孟子之所謂古近而指遠也玄門頓倒坎離水自下而上爲水火既濟天地不能負我故無病今淋雨十日水自上而下爲水火未濟況十乃地數見其一身皆純陰也安得不病天地爲人之大父母天乎人乎二語見天定勝人此凡夫也人定亦能勝天則仙佛也天地無私貧我隱隱見人之自取其貧要人身首爲乾而腹爲坤凡人不尋出吾身自有不貧者在

知發殺機不能天地反覆爲天地百精神耗盡至於貧極而聽之司命求其爲之者而不得要人做下德有爲之工夫不可不爲王子去求仙也然而至此極者要人知物極必反之理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命始由我不由天矣蓋玄門顚倒乾坤爲地天泰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則司命不能制此之謂大宗師而人胡不宗師之也

**復圭子曰凡學道者非有知不能入道非無知不能得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者天性也着一毫人力不得有知可以人力爲而全性不知不可以人力與而養性勿忘勿助是也故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古之眞人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不傳非人不得其人雖過去而不悔苟得其人未嘗自私其所得人知其登高不慄入水火不熱不寒而不知其知全者眞也已超於地水火風四大假合之上矣謂之寢不夢慢無憂食

不甘猶其小也眞人之工夫全在踵息二字其息深深直自湧泉穴起與凡人之息以喉嚨欲深而天機淺者異矣生乃造化之出吾機始也固不知悅死乃造化之入吾機終也亦不知惡非吾心之與奪與四時流通萬物合宜者不能也若而人也殺之而人不任德所由殆與狐不偕諸賢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又異矣吾見其不比不屈不堅不華似喜似曜似彰似晦佯爲無側之厲人深爲有捫之朕舌捷無刃之鋒振無鬲之鬻乘天之時循人之德惟守此一而已亦可以一不一惜神甚於惜身死心急於死君棄衆不分非樂雨忘以善生之術爲善死之道藏舟藏山藏天下猶有所遁藏神於形無負可施無往可適欲形神相守而長存者其誰耶惟恃有自本自根之道在鬼神不得不靈天地不得不生高深莫與並久老莫與京帝不得不可以爲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爲日月星斗山川仙眞聖賢不得不可以爲仙眞聖賢卮有聖人之才才與財通有財無法安能得道女偶有聖人之道告乎有聖人之財者其於得道亦易矣三七九皆陽數也三日而外天下以出世爲心也七日而外物無人相也九日而外生無我相也漸外漸近一朝豁然頓悟惟我猶見而人不見也視古今猶旦暮死生猶瞬息故能入於不死不生此禪學之所宗也呂祖云人

能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其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之謂乎有將迎成毀軋有宙不宙無將迎成毀則無宙不宙故其名爲撰宙靜處鍊氣閒處鍊神何嘗不宙撰宙也者撰而後成其爲不死不生之人聞讀副墨丹經也洛誦之而後見得微聞許之而後爲需役歌之咏之皆文章也而實性天也玄冥爲有氣之始受形之初也參寥爲無名之始受性之初也猶涉於有也玉間之疑始爲無始之始併有亦忘矣牧正禪師云迷時須假三乘教悟後方知一字無卽此旨子祀四人以無爲首初也以生爲脊中也以死爲尻卒也有鑪錘者然後形骸意氣知識皆化而爲烏有上義不義至仁不仁大老不老極巧不巧吾與若神遊而已因有仁義之化左臂以求時夜化右臂以求彈鴞炙化尻爲輪化神爲馬安命人不敢違父母豈敢悍陰陽乎若金之在冶而躍冶人之在型而期人皆不詳也有能識天地造化爲大鑪冶者必能悟生死之大夢覺也子桑戶三人以無心無爲而友視死爲反眞歌尸爲禮意遊方之外與遊方之內者不相及謂生爲附贅懸疣則生亦槀人矣死爲潰癰則死亦非苦矣若而人者視身爲假合肝膽耳目非吾有又惡肯有世俗之有哉子貢問夫子何方之依不知魚在水而忘水人在道而忘道天下有畸人之人而後有侔天之人有天之小人而後有

時處順其懸自解敢與造物爭衡哉俄而有哭其子來之將死者不知陰陽陶鑄鼠肝蟲臂惟其所化東西南北任其所命人不敢違父母豈敢悍陰陽乎若金之在冶而躍冶人之在型而期人皆不詳也有能識天地造化爲大鑪冶者必能悟生死之大夢覺也子桑戶三人以無心無爲而友視死爲反眞歌尸爲禮意遊方之外與遊方之內者不相及謂生爲附贅懸疣則生亦槀人矣死爲潰癰則死亦非苦矣若而人者視身爲假合肝膽耳目非吾有又惡肯有世俗之有哉子貢問夫子何方之依不知魚在水而忘水人在道而忘道天下有畸人之人而後有侔天之人有天之小人而後有

人之君子顏回怪孟孫才居喪不戚不知其猶以哭泣爲繁而思以簡之視生死爲先後之序化不化爲一定之理身可損而心不可損形未死而情不可不死則夢魚夢鳥厲天沒淵莫知其情之變也適也亦猶造適不及笑而人不知其適獻笑不及排而人不知其所以笑凡屬於人者爲安排安排一去天然乃見而神遊於寥天一卽疑始也大宗師也失道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則仁義非天然也故曰剔汝以仁義有仁義斯有是非則是非亦强名也故曰剔汝以是非惟有鑪錘者然後形骸意氣知識皆化而爲烏有上義不義至仁不仁大老不老極巧不巧吾與若神遊而已因有仁義之黥所以回曰忘仁義而黥息矣因有是非之剔所以回曰忘禮樂而剔補矣已而曰坐忘墮枝體黜聰明卽易之艮其背不獲其身也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卽易之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舉子桑爲淋雨所病子輿裹飯而往見與氣滿不思食而食丹者異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見與聖人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者異舉其至此極者命也見與手握乾坤口吞日月者異大宗師卽人之元神也人人有之而人人不知宗師之故仙翁多方爲人指點之耳

內篇應帝王第七

帝王治人者也亦得人矣而必出於非人如壺子之無壽者相然後可保其混沌而爲帝王合應之道也

齧音臬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知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太樸是也故王倪四以不知答之齧缺因躍而大喜此知乃大道之所忌因其不知有悟而喜行以告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之帝人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懷仁以結人之心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天也不出於天則非自然無爲可知泰氏其臥徐徐行貌徐貌其覺于于自得貌一

南華眞經一　程疏

道藏輯要　牛集九　十四

而合也禍伯秀曰眞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便聰者代聰明者代視知者代謀勇者代捍吾則端拱無爲道合乎天而人自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式義度人以義爲程式以法爲尺度敢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性離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聖人治外乎正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謂正性求諸己也而後行則加諸人矣爲治不遍確乎盡性命之能事不強人以所不能也且鳥高飛以避繒音矰弋之害鼷音鷖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會二蟲之無知夫鳥鼠二蟲尚知高飛深穴以全性命曾謂斯民之不若而必挑亂其常性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天根人名遊於殷陽殷山之陽

至德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使我不樂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造物生人以治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音浪之野汝又何帛音請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厭不屑也不屑遊人世思以出世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空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埌造道域也欿厭在已出入無迹豈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其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常清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不見其鬻于于自得貌一

南華眞經一　程疏

道藏輯要　牛集九　十五

作爲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遊心氣作爲而無容私此上古之治也陽子居人名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於道彊梁勇於力行物徹知周物情疏明疏通明達學道不勤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形怵心者也若人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勤於學道而不自適亦此類耳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以皮之文致人之田獵猨音袁狙之便執斄音狸之狗來藉猨狙斄狗皆以有用而致死胥徒之更技係工技之居勞事者役係隸業者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强梁疏明之所自取也陽子居蹵然改容貌之貌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施也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有高今古之名而莫可舉使物自喜化國之民日以舒立乎不測所存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簡無爲自然意鄭有神巫曰季咸善相者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言驗列子見之而心醉心服其能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既盡也文外也而固得道與音余注

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若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卵胎于雌而胚于雄無雄之卵不可抱又奚以卵爲兆呈于色而生于心無心則無兆 汝也 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汝未嘗道則有心而心有心而亢張于外以取信于世故人可得而相之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明日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 如灰已濕而火已滅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 將生機萌于九地之下 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萌芽也震動也正定也日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杜者閉也德機即生意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 瘳愈也 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權動也即權衡之權杜閉中動機已露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先不曰地壤而曰地文此不曰天文而曰天壤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天壤用字之奇處游心于虛空也 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機自踵而發踵即眞人之踵善機即生機猶言好機括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齊動靜不定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呂吉甫曰地文則陰勝陰太沖之氣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猶平衡故謂衡氣機也太沖莫勝與天壤地文皆是觀名意 鯢桓之審爲淵鯨魚也桓盤桓也審處也淵靜深不測也鯢魚盤桓之處乃靜中微動喻天壤善者機 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 止水全然不動喻地文杜德機發于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 處三焉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 吾見其杜權矣 吾無得而相焉 吾無以天壤 吾見其善者機也 吾見其殆見吾衡氣機也 吾又無得而相之 吾又無以地文 吾見其殆見吾杜德機也 吾又無以太沖莫勝 吾又無以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 吾又無以善者機 吾又無以衡氣機 吾又無以天壤 吾又無以地文 吾又無以太沖莫勝 吾又無得而相焉 吾又無以示之 吾又無以地文 吾又無以天壤

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
沌死陸西星曰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
土德也水能滅火能燄故名之曰儵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篇寓言卻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
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爲二帝者曰宜收聽返觀和合混融方
爲報德奈何以聲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七
竅開而渾沌死乎此篇渾沌人人有之自形生神發之後知
誘物化因六根而染六塵而起六識于是逐妄迷眞去道日遠矣

復尖子曰此章大旨本老氏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來欲
今之帝王舍應亦如此也盡藉缺問於王倪治天下之道四
問而四不知舍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意烏知不知之非知
一見壺子而以爲死矣豈知壺子將生意藏之於地文不震
不定自杜其德機耳再見壺子而以爲有瘳矣豈知壺子將
生意升之於天壤機發於踵悉現其善機乎三見壺子而以
爲顏色不齊無可相焉豈知壺子示之以太冲莫勝不動不
靜爲衡氣機也壺子之道其有淵源乎機發於踵爲鯢桓之
淵不震不正爲止水之淵氣色不齊爲流水之淵壺子之九
淵即淵泉而時出之淵僅露其三未嘗其中藏也四見壺子
也狂接輿之所謂欺德是已何異於涉海鑿河而使黿負山
乎問聖王之治形端影端令人各正其性命未問其知出於
烏鼠二蟲避害之下也猶未也不觀無名人身在造物之內
神遊六極之外謂之出有入無也亦可謂之處壙埌之野也
亦可不以天下爲事者而强問以治天下之道彼未調天下
之人而先調一已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而已治矣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猶未也陽子居以嚮疾疆梁物徵
疏明者爲學道不倦而比明王不知自聖人視之不啻如胥
易技係之勞苦也亦猶虎豹之文而來田狸之所謂明王何容易哉鄭有神巫能知人之死生禍福者知
均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也有道於此功高天下而已不居化
貸萬物而民不恃不惟難名亦難測不惟無迹亦無響亦無迹老氏
無雄之卵雖衆雌不能抱也知鋒顥在外雖立視易窺測也
特皮相耳不知壺子能自爲死生故季咸
一見壺子而以爲死矣豈知壺子將生意藏之於地文不震
不定自杜其德機耳再見壺子而以爲有瘳矣豈知壺子將
生意升之於天壤機發於踵悉現其善機乎三見壺子而以
爲顏色不齊無可相焉豈知壺子示之以太冲莫勝不動不
靜爲衡氣機也壺子之道其有淵源乎機發於踵爲鯢桓之
淵不震不正爲止水之淵氣色不齊爲流水之淵壺子之九
淵即淵泉而時出之淵僅露其三未嘗其中藏也四見壺子
也狂接輿之所謂欺德是已何異於涉海鑿河而使黿負山
乎問聖王之治形端影端令人各正其性命未問其知出於
烏鼠二蟲避害之下也猶未也不觀無名人身在造物之內
神遊六極之外謂之出有入無也亦可謂之處壙埌之野也
亦可不以天下爲事者而强問以治天下之道彼未調天下
之人而先調一已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而已治矣順物自然

朴已復志玄同也無爲名自去無爲謀府謀不集無爲事任事澌解無爲知主知渾忘體無窮而遊無朕渾然一寓若虛之至人也至虛莫如鏡物來而不蓄物去而不留任其自來自去而我不傷至人其庶幾乎南帝識主火德也火能明亦能燥故名儵北帝情君水德也水能澤亦能流故名忽中央黃帝正位居體土德也旺於四季火得之則熄水得之則止故其名爲渾沌人身之水火會合於中宮之土故曰甚善報德之法無過於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而已奈何投之以聲色臭味日鑿一竅未免魂漏于眼魄漏于鼻神漏于口精漏于耳意漏于四肢孔竅鑿至七日元神喪而識神用事一

身皆純陰也故渾沌死矣不知復卦之陽以七日而來復大修行人乘此七日之後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則五氣朝元矣此之謂報渾沌之德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甯註疏

外篇駢拇第八

道有內則有外內篇有題目外篇各以首句摘二字爲題先言外而後及內故曰外篇所以發洩內篇未盡之旨也駢拇一篇謂凡有增減造作無論善惡皆失本然之正也通篇一意

駢連合拇音某足大指連二指枝指手左右多生一指也出乎性哉生而有之而侈多也於德非人所同得者故曰侈附贅懸疣音尤瘻癌也出乎形哉生于有形之後而侈於性比于初生則爲剩矣故亦曰侈多方多端也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五性感動列于五藏以配五行而非道德之正也卽駢枝附縣者皆爲無用之物喻仁義多用者皆非道德之正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整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過大以五藏之情淫也僻偏也於仁義之行而多方駢枝於道觀仁義等于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白與黑黻黑與青之煌煌非乎以駢明爲非而離朱是已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用明之人則以爲是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以多聰爲非而師曠是已晉樂師用聰之人則以爲是○離朱師曠自以爲審音辨色爲聰明之盡而不知大道之極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何有聲音何有色象是以善體道者返視收聽喪耳忘目歛其聰明于不用而復歸于樸枝於仁者擢音濯拔也德塞性以收名聲謂拔擢德行茅塞性真以收取美譽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不及者難及也法禮法也言使天下同聲附和如笙鼓簧以奉此難及之

法非乎以枝仁爲非而曾史是已曾參史魚二子忠孝之盛亦以枝仁爲是駢於辯者蠐瓦滑稽如蠐瓦結繩估屈如結繩古人章句點窾句讀自證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強辯之名堅牛步言解者堅無用之求以自異而倣跬倣疲也跬半步而行堅無用之勞如疲倣者牛步而行楊朱墨翟是已以駢辨爲是故言非乎言終其身勞于辨博以此無用之言互相推奪爲非而楊朱墨翟是已以駢辨爲是故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皆多駢旁枝俙言餘剩也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呂吉甫曰道在不言則辨非道也瓦貴踳比而累之繩貴係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詘而窾窾之間倣行跋亡以喻無用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所以駢于辨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正正即易經各正性命之正自然而然之意今之駢枝于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所受于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故合者不爲駢不以枝爲合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音岐不以合爲駢則不以枝爲岐長者不爲有餘不以短爲短

正則不以長爲正則不以短爲不足長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不以長爲正則不以短爲不足陸西星曰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爲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爲岐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鵠鶴續鳧者無以異矣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凡此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也意音噫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多憂謂設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人爲易天下自易其性故三代以下未有不爲外道易性者小人則以身殉利天下則以名殉名是以名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音策執卷也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投瓊曰博不投

日寒埶猶今投于 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制字者以羊從言爲羺羊從大爲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爲大道之喻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爲于性分上添不能強其志也盜跖死利蓋善念頭不能強其志也 天下盡殉 殉身以從曰殉 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齊伯夷于盜跖非夷可貶也所以哀夷之生殘而性傷也進盜跖于伯夷非跖可褒也所以返已殘之生已損之性而聖狂同盡也然則黃南華者可不訪仙師道友而求所以全生保性乎哉

且夫屬音燭附著也 其性如俞兒 黃帝時人即易牙能辨淄澠之水 非吾所謂臧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於五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俞兒師曠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乎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渾然天成而不分 而已矣 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修行之謂也臧於其性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稱述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不殉外物 吾所謂聰者非所謂其聞彼也 聞彼爲聞聲 自聞而已矣 自聞爲聞性 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得外物自得爲得性命之情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適人爲巧于涉世以悅人自適謂心曠神怡何所往而不自得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禪家狂犬逐塊幻花又生幻果即是這箇儒家默識默成不言而喻即是這箇

自得自適淫者浸淫太過之義僻者頗僻一偏之義 余愧乎道德 莊老深得太上之道德而曰愧乎道德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也 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 仁義即爲道德之賸枝附懸故曰上不敢爲仁義之攙 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此淫僻只是太過一偏之謂凡見彼得彼適彼皆淫僻也皆莊老之所不敢爲也其所爲者何在乎返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惟知保全吾性命而已矣安往而不自適也 復圭子曰此章以道德爲圭宰性命爲本體不增不減爲面目仁義爲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何也大道廢而後有仁義故必閒離朱之目而後人不傷于明矣塞師曠之耳而後人不傷于聰矣杜曾史之行而後人完其道德在我皆古之制矣蔽楊墨之口而後人遊于玄同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矣彼正正者不

失其性命之情談何容易哉正正即的端也悟眞篇云學仙須要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乃全性保命之術舍金丹而求長生皆旁門也非正正也安能不失其性命之情哉惟此正正之道可合而不可爲駢可枝而不可爲歧可長可短無不足惡用續無有餘惡用斷行仁義而多變似與斷鶴脛續鳧脛者類矣三代以下爲削其性而欲去鉤繩規矩爲侵其德而欲去繩約膠漆勢既有所不能爲失其常然而欲黜禮樂棄仁義夫人未必信丹經云人至死日爲無常故常然者長生也即金丹也此物可曲可直可圓可方可固可束此物可以生人而人不知其生從何來此物人皆可得而人不知

其得于何地故古今不二者一也一卽金丹也純陽也不可虧也稍有虧損則非不二矣小惑者人猶可易一方術以指其迷而復其性若大惑者終身不辭與之語金丹之大道必不見信併其常然之性而易之矣安能不失哉眞人尊生保性忘利忘名忘家忘天下故不失其常然若夫人存一殉之之心雖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所殉不同而傷性則同猶之讀書與博塞不同而亡羊一也死名死利不同而喜與跖殘生傷性一也夫會史與俞兒以仁義五味爲嘉臧而嫉與離朱以聲色爲聰明豈知眞人自有眞臧不在仁義五味而在德與性命眞聰眞明不在聞彼見彼而在自聞自見何也自

聞自見者返聽內視金丹雖自外來乃離宮眞陽走入坎宮故眞人借彼先天之母氣以伏吾身之子氣是得我之得而非得人之得金丹一得羽翰自生可以朝遊北海暮蒼梧是自適其適也視見彼得彼適彼者總之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不能自得其得自適其適也故上不敢爲仁義之操懼爲駢枝附縣也下不敢爲淫僻之行懼與死名死利者同歸于盡也君子曰失道德而後有仁義無仁義則必有淫僻莊老雖不以道德自居不知仁義與淫僻對既不敢爲仁義則必淫僻矣又不敢爲淫僻必爲仁義矣未有不仁義不淫僻而中立者莊老顯然居道德之中而不失其性命之正俯視世有拘拘以爲仁義者陋亦甚矣

外篇馬蹄第九

此以用智治馬而馬失其常性以起用仁義以治民而開民爭利之端反失其常性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音核草飲水翹足而陸馬立時每有一蹄跋立者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即王者之宮室無所用之此喻人適眞性不慕顯榮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伯樂天星名主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名之燒以鐵剔刻以刀雒以之剔之刻之雒音絡之燒音絡首曰羈絡足曰縶編之以阜音皂棧櫪也槽櫪列于其間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排布其列前有橛馬啮僪馬櫻之憂而後有鞭箠音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此喻人慕顯榮便失眞性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也陶者燒窑者曰我善治

埴磚瓦之坯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木匠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繩鉤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埴刻之就鉤繩爲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有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亦猶治天下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得常性故一而不黨均齊專一無所偏倚命曰天放曠蕩自適于天然之中即天行天鈞天遊之類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音田質而重也其視顚顚莊而直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言水陸之路不通喻無他岐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羣生成若是故禽獸可係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人物兩忘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識開則道德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情欲生則文飾繁而民性得矣無知素樸便是常性故曰得及至聖人蹩音蔑撇蔑淫也爲仁踶跂爲樂摘僻屈折奉持爲禮而天下始分矣疑且分則黨而不一不一則太樸散故曰純樸云云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此一段說得天花亂墜令人聞道者應接不暇自道眼視之乃莊老追思上古之世神遊汗穆之風太樸未雕犧樽貴而土鼓汙樽而杯飲禮樂未興文采未著犧樽珪璋何貴來五色五聲何自至其三皇之臨蒞乎止有道德而無仁義降及五帝則不能不文明矣文明之開則聖人毀道德以爲仁義性情之辨而後有好知之惑焉

仁義之過斯有爲攜樽以下六者之事而技巧不可勝窮矣以上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罪聖過總結上文下復即馬以喻而申言之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相摩擦也怒則分背相踶馬之相踶必以足向後故分背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衡軛前横木縛馬頸者也而馬知介倪介音戛倪音詣介倪猶睥睨也闉扼闉音因曲也曲頸扼扼拒不受銜銜猛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也詭銜詐受其銜竊轡偷韜其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蹩跂高揭張揚之貌若馬之翹足也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各聘趨向之若馬之詭竊者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好知爭便是死名死利之階此亦聖人之過也一句收煞全文三箇過字

緊楫
叫應

復圭子曰民與馬雖殊性也牧民與牧馬不殊道也故世有伯樂止可言知馬而不可言善治馬吾觀其燒剔刻雒鬣之
卓棧之智多而馬有二三之死饑渴馳驟整齊鞭策之威備而馬有過半之死何以異于陶者詮其善治埴而埴中規方
中矩乎何以異于匠人詮其善治木而曲中鉤直應繩乎不知加之以規矩鉤繩而埴木之性亦已離矣今之治民者法
網密而趨避巧反自謂善治不知其琢民性也滋多故善治者知織衣耕食民之常性也一而不黨天之所放也遐思至
德之世民有填塡之行顛顛之視而山無蹊隧之跡澤無舟梁之通故禽獸得以成羣草木得以遂長禽獸可係羈而遊
物不爲人害也鳥鵲可攀援而窺人不爲物害也人可與禽獸雜居族可與萬物並處天下盡君子也惡知有君子天下
無小人也惡知有小人惟其無知所以有德同乎無欲所以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治天下者至今法之可也奈何聖人
以仁義强天下而天下之心始疑以禮樂强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疑與分而太樸散矣樸散則爲器夫人盡知犧樽珪
璋之爲宗廟光也孰知殘純樸毀白玉之爲識者悼乎人盡知仁義禮樂之爲全民用也孰知廢道德離性情之爲至人
憂乎人盡知文采六律之悅耳目也孰知亂五色淆五聲之

爲大雅傷乎總之無工匠則太樸不殘無聖人則道德不毀
兩者皆識吾尤不能不爲聖人過也欲知聖人治人之過與
伯樂治馬之過將無同乎伯樂非不知食草飲水馬之性也
非不知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之知止盡然而猶必
以衡扼銜轡相加者恃其治之之巧故不必服而求其善伯樂
之罪也此不可使聞于赫胥氏之時其民何民也居則忘知
行則忘行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此何等氣象也禮樂未撰其
心仁義不感于懷道德存而民性全也及至後世聖人有禮
樂以正其身而祇以啟民之好智有仁義以安其心而祇以
啟民之爭利智識多則瓦解之象著利風競斯土崩之禍成
回視至德之世聖人固功之首而實罪之魁也

外篇胠篋第十

通篇主意以聖智治天下便有盜聖智者以仁義治天下便有盜仁義者不如兩亡而盜自不生乃可還世道於醇厖

將爲胠音祛開也又云發也從旁開取物也篋探以手取物曰竊發也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徽繩之類固扃音炯管鍵音決鎖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木爲鼠竊之備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舉也篋擔竊而趨唯恐緘縢不固也併挈而去亦欲其固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爲大盜積者也從旁說來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言世俗所謂聖知者有如此眞聖知者固不然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耕

方二千餘里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齊大夫田恒也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割安邑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齊國私量大而公量小田成以私量貸于民而以公量入于已是借聖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即借聖知之心以爲盜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觀齊田之竊國盜邦之用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智皆聖人立法以招之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加二字至字到至聖又深一步說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桀殺比干剖紂剖萇洪胠音祛又云刳腸曰胠周靈王賢臣子胥靡音迷吳王夫差賜以死棚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賢者不足以自恃而竊聖道者或以自利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爲盜者必有五德而後能服羣盜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聖道不爲盜用之則爲害盜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楚伐魯以其酒薄也梁伐趙以魯不得援也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泛言天下無聖人則盜跖不識道而竊五德以爲盜矣非眞謂屏聖而容盜也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竭涸也夷平也郭象曰竭川非

以虛谷而谷虛夷邱非以實淵而淵實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生盜起聖死盜止只是說大盜能假法以濟其私凡喻利小人皆是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復出也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復有所資益盜跖也向秀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不日新章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一法立便一奸生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權稱錘衡也爲之符璽符音孚符節也又軍符古以竹爲之人用銅各留其半璽音徙天子印章之後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竊鉤腰帶之鉤金也竊之小者誅有司猶得以按法而加誅大者人不得而誅反得國而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

知邪既爲諸侯亦以仁義守之故逐於大盜大盜既竊法而得國昭揭也故人人逐此而爲之揭明假此以圖諸侯之國諸侯竊仁義幷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探遂其貪得之願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盜以得失爲利病不以勸懲爲榮辱故難改其盜竊之心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立法之過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爲人獲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諸氏云聖人當作聖知蓋聖人立法而使人竊法者總是不該以利器示人也但天下既知利器又從而愚之亦不能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音擲投棄之也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陸西星曰此爲天下渾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又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殘削盡去也盡去聖法而民樸鄙之心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音丹盡也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也擢取也亂六律鑠音灼絕竽瑟而天下大亂矣高下相傾長短相形前後相隨此等說話皆不可與局士道之擢亂六律鑠絕竽瑟而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攓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大巧若拙雖是承巧一邊說來其實自計多含蓄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乖矣同歸于玄妙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累矣不聽是非而心不亂人含其聰則天下不鑠矣鑠消散也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人含其知則天下大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皆役心十外以立其德而以煽亂天下者也煽音扇熾也薰灼而撓亂之此數人者自逞其巧使事止于能智止于知德止于得安用立所不遝于性分之外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歷引崇古帝王皆無爲而爲今之不然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音犁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民結繩至此皆老子之言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蹻音盈裹也負也糧而趣音趨之暗指孔孟及蘇張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好知者以智謀相尚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好知則非自然之道故云無道則天下大亂矣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鉤釣也餌魚餌網罟魚網也罾音曾笱音苟以竹取魚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所以施羅網羅也落罝兎罟罾網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頡仰詩云飛頡而上曰頡滑滑亂也堅白堅執以爲白解垢解散其紛如垢之脫也解垢同異而辨之者堅白同異公孫龍之書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務外以求異而莫知非其所不善人指也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自然易曉者皆大亂此正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生亂故上悖薄蝕日月之明下爍崩山川之精中墮毀四時之施喘耎音軟徼息而動之物蜎牛之屬之蟲肖翹飛揚之物蠉蛾之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天下罹而效之未免失其故我則彼爲亂主矣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用者不過舟止于壑耳止于

試觀三代而下至于春秋戰國何等氣象之民而悅夫役役人趨而超人等氣象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舍夫種種不識不知皆種種生來合下之已亂天下矣舍夫種種以下六句括盡一篇辯意而諸也之佞佞則純用口舌而悅人矣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嘵嘵之意傅曰多事生之讐多言德之賊古以悅人役役多事者也嘵嘵多言者也嘵嘵

復圭子曰莊老慨道德滴而世教衰思已洞已豚復歸于樸所以發揮老氏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之意傷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使天下紛紛皆爲利往天下逐逐皆爲利來小則有肚篋探囊發匱之盜大則有負匱揭篋擔囊之盜何也世俗之聖智祇以爲大盜資耳而眞人之聖智則不然夫盜貨之大盜摘玉毀珠小盜不起其俗無疑信故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其

猶其小也又有盜國之田成子不惟盜其土田以享其利且盜其聖智之法以守其國昔者龍逢比干萇洪子胥四子實有聖智之名反以殺其身盜跖無其名盜仁義聖智勇之五德反以成大盜則聖人也者善人窮之以成其善惡人窮之亦以濟其惡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由是之則人知聖人原以化盜不知聖人所立之法反以生大盜末世法網太密吾而剖擊聖人之法欲其效天網之恢恢也末世盜賊成市吾而縱舍盜賊之寃欲其効解網之遺風也眞川竭而谷自虛邱夷而淵自實矣聖

人之法已死而不用則大盜必無有竊其法者聖人之法猶存而不死則大盜必侵侵起矣故聖人之法愈多則盜跖愈得之以爲口實也一法立斯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仁義聖智者不人所以防天下之僞而大盜并鍾僞以掩眞矯非以爲是竊鉤者可誅而竊國者無誅況諸侯之門而竊仁義聖智者不獨一齊國爲然愚觀四海九州不一姓也分茅錫壤不一君也豈非逐于大盜以竊國者比肩雖有軒冕弗能勸斧鉞弗能禁也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欲復開闢之初其國無帥長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其民無嗜欲故摘玉毀珠小盜不起其俗無疑信故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其

時樸未殘爲器故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其風不知畏忌故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不如塞師曠之耳欲反聽也我返聽則天下舍其聰而不累矣膠離朱之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舍其明而不鑠矣擲工倕之指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而不感矣御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擲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吾猶及記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而下神農氏而上凡十二帝也結繩之風不改甘食美服樂俗安居國有雞狗之音而民無往來之勞何今世之人日以奔競爲事趍其所親而親其所疎諸侯掃境以迎辨士方軌而至豈非上人好智之過乎好智而無道天下

于是浸浸大亂矣但以機心生而禍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
于是有弓弩罔罻之事遂使鳥亂于上魚亂于水獸亂
于澤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游說之士箝鼓人心方之弓
弩罔弋其禍尤慘刖爲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索之于玄遠
也而不知求其所已知失吾心之眞聰明也皆知非其所不
善爲狂爲愚也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聖智仁義刑名以不祥
上應造化下及昆蟲矣卒舍種種無知之民而悅弄競諛佞
之風釋夫恬淡清虛之理而悅啍啍多言之意不知啍啍之
亂天下也何時已哉使司世道者人人而如漆園之用心也
何思世界之不太古乎

外篇在宥第十一

此篇以至道全身以無爲治天下復自無爲中翻出
有爲又自不可不爲者而爲之以不爲方爲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者優游自在之義宥者生養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爲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不可以法制整齊之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移于外物其德也性德兩字皆自然之理三教同歸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言不必用治也莒莽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人性上不可添一絲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痹痹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則不愉樂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長治久安者天下無之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痹痹焉不愉樂者不宥之之故人大喜邪毗益也助也有餘之病於陽大怒邪毗順也寒暑之和不成調也其反傷人

之形乎氣序乖則生病使人喪衆使人如此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
方寸長中道不成章作事半途而廢不成條理氣候失宜則
戚戚傷形性德淫遷則傷自然之理蓋手是
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於是乎天下始喬音矯好高過當詰責人過密而窮辯也卓特立過猛擊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面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猶洶洶奔競如波濤相逐焉終以賞罰爲事彼方趨賞趨罰之不暇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而且說音悅明邪是淫於聲也有心而好之之謂悅說聰邪是淫於色也性命之情不特爲賞罰之所亂何也情靜之中

不蓄一物達天德者以爲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珥蔽故悅明悅聰是淫于色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爲仁義則爲悖爲亂如金屑眼中砂粟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助也技謂伎倆淫荒于樂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爲聖者謂滋荒是荒疵病謂疣病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明聰仁義存可也亡可也安于自然雖有不爲累禮樂聖智存可也亡可也安于自然雖有不爲累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音粥曲衷之貌倡音昌多事貌之貌囊多事之貌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重談其事跪坐以進之不以爲亂反尊崇之愛惜之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

敬慕愛其傳鼓歌以儛之敬慕愛樂手舞足蹈樂吾若是何哉夫若是矣吾其如之何也以上反說以下正說在宥天下只是養身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二字乃一篇之宗旨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重也以身爲天下愛我之身爲天下之身則可以託天下而後天下之身則可以寄天下而後天下可以寄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解分解也五藏五性也無擢其聰明擢抽拔也無拔出聰明以先天下尸居而龍見尸居獨處末變化也而天下之變化在焉故龍見不在田而在尸居淵默而雷聲淵默靜存無震驚也而天下之震驚出焉故雷聲不神動而天隨之神甫動于此而彼之天輒在天下在淵默神動而天隨契乎我如谷之傳聲影之隨形也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炊如以息相炊之炊累積塵累也坎累若滯塵之自動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任之而已何暇治哉崔瞿問於老聃曰汝愼無攖掀亂也人心人心排

下而進上排抑之則陞下引進則向上上下囚殺其係如囚恐怖如殺淖音綽約柔乎剛強淖約柔也所謂至柔能制至剛廉劌音貴彫琢雕琢磨蕩磨治蕩蕩其熱焦火起燥急心其寒凝冰起戰慄心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語其奔疏之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僑驕而不可係拘制也者其唯人心乎居而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淵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故曰無攖也者貴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之於是乎股無毛也薄于自奉脛無毛勞于跋涉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苦心也以爲仁義矜其血氣東其筋骸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不勝心人人隅智矣堯於是放驩兜

於崇山南裔之山投三苗即竄也於三峗西裔之山流共工官名即窮奇也於幽都北裔此不勝天下也又無奈天下何堯舜且然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駭其放伐下有桀跖不仁不義上有曾史行行義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同已則喜異已則怒愚知相欺愚知而以相教信相讒誠僞互有其黨而天下衰矣玄同之德衰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爛者糜爛也猶腐壞也漫者漶漫也猶泛濫也德本大同人人共一性命皆可以長存自大德不同旁門誤人種種而性命之眞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竭盡也有心防有心者斫斤音酌句制焉繩墨殺焉制正而後斫之是殺也馬蹄音啼音籍猶踐籍也皆是重其刑罰天下脅脅脅音協迫也相脅迫而天下始喪矣吾又何暇治天下哉炊如以息相炊之炊大亂罪在攖人心聖人既以大山巃嵸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孤立無輔今世殊死

非有罪者相枕也辜不同而同以死臨者桁楊長械也所以加人之頸及脛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足半離地攘臂露臂肆口而談乎桎梏之間意音噫歎詞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揖械中橫木用桁楊必用接揖方所以制桎梏者其事相須有仁義聖知必招罪戾儒墨恐難俛俯苟免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音虓矢也今之矰箭先聲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十地數陰也九天數陽也前庭丁十九年此又曰地之精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山名之上故往見之曰張木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精卽無極也卽元始之精以治身而緒餘可以治天下國家人能得之則宇宙在手吾欲取天地之精精者先天一氣也取

精之法安在吾祖曰揔地揔天見天光種得金花果是强而玄門又有採日精月華之法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官謂陰陽爲我之官無不効職而順令也陰陽既調則羣生自然各遂其性矣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汝也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未散之樸而汝也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樸散之器也自而汝也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族聚也雲行則雨施者常也草木必黃而後落者理也今夫百昌皆以生有盡百昌皆不待先時而至乃陰陽不調之故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荒廢也日月滿虧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而佞人之心翫翫二字說盡殘物心事便捷貌急遽求成之謂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音閑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

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問治天下而問治身故善之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精神也窈窈冥冥不落形象至道之極精神之極處昏昏默默不着聲臭無視無聽此道視之而不見故無視聽之而不聞故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天君泰然則百體從令也必靜爲坐功之本故必靜也然心源不清恐有坐馳之病故必清也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要之多視則精搖於目亂聽則精搖於耳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無視無聽無知則精不壞而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慎汝內固其神也閉女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爲敗派絕其思慮也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我爲女遂於大明至陽之上矣則見至陽之原也爲汝遂于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至陰之門矣至陰之原也爲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之原則肅肅乎而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陽之原也

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爲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天地有官陰主靜而陽主動天地有官官謂陰陽爲我之官無不効職而順令也陰陽既調則羣生自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一卽先天眞一之氣金丹也以處其和得天地沖和之氣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也彼其物無測也人皆以生而人皆以爲極不知卒以爲終不識陰陽則此生有涯彼其物無窮不變也而人皆以有盡遂以爲有盡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上德行無爲之道而爲皇下德行有爲之道而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見日月之光而生入土壞之間而腐今夫百昌皆以生於土而反於土不止于人而爲神奇神奇化而爲臭腐臭腐化昌盛也猶言百物皆然臭腐化而爲神奇神奇復化而爲臭腐故余將去汝離塵俗之意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吾與

日月參光與日月合其明吾與天地爲常則天地爲楷也人有宜而迎我者知愚汝內之道其形猶楷龠引龠長生之道必不信也人其證死而我獨存乎人畫死遠我之人也我獨存存于守一以處和也雲將雲也東遊過扶搖之枝風也一云東海神木而適遇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也元氣自失貌儻然立拱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首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遇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指鴻蒙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猶狂放佚之狀不知所往遊者執掌詩云執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容儀也無妄朕又何知以猶狂之僞世而欲觀無妄之眞機以觀無妄甚不相入故終以爲不知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猶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不能却其從今則民之放倣注也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經常逆物之情常情亡天弗成不成就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解散也機心一動致鳥皆夜驚而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有爲之治足以治人噫治人之過也有心治人之過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言三代以下流毒長久歸矣始去也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言汝此心自養便是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見不必亂天之經逆物之情自有無爲而可以

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言不分倫類大同乎涬音幸溟涬無氣之始解心釋神解去有心釋神釋去識神莫然無魂此魂乃識神遊魂也識神既解釋則遊魂自無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萬物云云比道德經多一萬字則道德經也不止草木併人在內矣常人以丹田爲根特一呼一吸後天之根也而先天之根則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所謂先天之祖炁是也須復其根如嬰兒之不識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渾沌死而大道離無問其名無聞其情物固自生物本無名我不生分別而問其名物本無情我順其常然而不竭其情則物固復根而自生矣物即道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前面皆矯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爲異已故下文便說世情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者以同出乎眾爲心易常也其心以爲已之間見同出乎眾人人不得議我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易常出乎眾哉何常超出于眾哉因眾以審所聞因眾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間見以不如眾技眾多也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音覽乎三王之利仁義聖智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仁義聖知之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決辭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天下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可以主宰綱乎是物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元神默運是謂獨有與天爲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視大物之貴不可同

日而語大人之教下三句狀其無情之感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扣兩端而竭焉之意爲天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處乎無響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揭天下而適道也復之往來也撓撓擾擾往來自如撓以遊無端則有終無始凡物以有始有終無終無始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旁依與日無始有始無始也大同而無已與大道胎合無我也無已而已哉以有爲有者以無爲宗天地之友仙佛是也非獨有之人孰能與于此哉因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爲兩端故下文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遺物爲賤觀在宥結尾篇議論何常與吾儒異乎賤而不可不任用也者爲貴則人爲畢然終不能離人也故不可不因因相依也貴而不可不貴者承上貴字說來道爲貴則物爲賤然物終不可遺也故不可不任道也匿隱昧也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爲者道也養主分別似與渾然之道相遠然却不可不居道本無親疎仁雖主于親愛然亦不可不廣節而不可不積三千三百非一時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者禮也中大中也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禮主敬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道人事却當自盡故曰不可不爲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助長則爲而不爲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德不期崇而自崇出於道而不謀有心圖度則失道之自然不謀是率性之謂道會於仁而不恃有所恃則有邀結于民非仁也不恃是利之而弗庸矣薄於義而不積可義可不必義薄于義也變而通之不積則不踏襲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白然應禮非由忌諱也

拔於事而不讓當行則行無所迴縮也齊於法而不亂與民畫一無小更張也恃於民而不輕民雖可恃不因不輕身以物民因於物而不去物雖可去不因不離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揭天下而適道也復之往來也撓撓擾擾往來自如撓以遊無端則有終無始凡物以有始有終無終無始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旁依與日無始有始無始也大同而無已與大道胎合無我也無已而已哉以有爲有者以無爲宗天地之友仙佛是也非獨有之人孰能與于此哉因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爲兩端故下文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遺物爲賤觀在宥結尾篇議論何常與吾儒異乎貴而不可不貴者人爲畢然終不能離人也故不可不因因相依也貴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爲者道也養主分別似與渾然之道相遠然却不可不居道本無親疎仁雖主于親愛然亦不可不廣節而不可不積三千三百非一時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者禮也中大中也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禮主敬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道人事却當自盡故曰不可不爲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助長則爲而不爲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德不期崇而自崇出於道而不謀有心圖度則失道之自然不謀是率性之謂道會於仁而不恃有所恃則有邀結于民非仁也不恃是利之而弗庸矣薄於義而不積可義可不必義薄于義也變而通之不積則不踏襲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白然應禮非由忌諱也

拔於事而不讓當行則行無所迴縮也齊於法而不亂與民畫一無小更張也恃於民而不輕民雖可恃不因不輕身以物民因於物而不去物雖可去不因不離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揭天下而適道也復之往來也撓撓擾擾往來自如撓以遊無端則有終無始凡物以有始有終無終無始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旁依與日無始有始無始也大同而無已與大道胎合無我也無已而已哉以有爲有者以無爲宗天地之友仙佛是也非獨有之人孰能與于此哉因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爲兩端故下文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遺物爲賤觀在宥結尾篇議論何常與吾儒異乎貴而不可不貴者人爲畢然終不能離人也故不可不因因相依也貴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爲者道也養主分別似與渾然之道相遠然却不可不居道本無親疎仁雖主于親愛然亦不可不廣節而不可不積三千三百非一時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者禮也中大中也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禮主敬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道人事却當自盡故曰不可不爲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助長則爲而不爲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德不期崇而自崇出於道而不謀有心圖度則失道之自然不謀是率性之謂道會於仁而不恃有所恃則有邀結于民非仁也不恃是利之而弗庸矣薄於義而不積可義可不必義薄于義也變而通之不積則不踏襲取之弊應於禮而不諱白然應禮非由忌諱也

人者皆有爲也而愈不治則莫若無爲而性命之情得矣必先知貴愛吾身之性命而後可以託寄天下之性命內葆其五性外塞其聰明不動不言而龍見寓于尸居雷聲藏于淵默吾之神動于此而人之天隨於後從容無爲而萬物咸得其所如吹累焉在之宥之也非暇治之也推翼以治天下而後能臧人心老子何爲曰汝愼毋攖人心夫人心方寸耳可排之而下亦可進之而上可繫之如囚亦可制之使殺可以淖約而柔剛強亦可以廉劌而施彫琢可以不火而熱亦可以不寒而氷近可使之遠遠可使之近靜可使之動動可使之靜可內可外可淵可天人心之儻驕而不可制有如此昔黃帝之與唐堯猶以仁義攖人心規法度而不勝施及三王放伐逆施而天下大駭自桀跖曾史出而儒墨紛紛起矣於是有喜怒憑知相疑相欺也者有善否誕信相非相譏也者盛世嘗復有此乎吾見人各德其德而性命之眞喪矣人各懷一知而百姓之求竭矣復有斲鋸繩墨推鑿之加而天下愈不可支矣夫聖知仁義曾史所以制法而安天下性命之情慽然而法有所不及施則謂聖知之爲桁楊接槢也可謂仁義之爲桎梏鑿枘也亦可謂曾史之爲桀跖嚆矢也亦可總之治天下不如先治吾身故黃帝謁廣成子於空同之上欲取精於天地而養民人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不輕

以至道告之者何也爲黃帝之治陰陽未調以致雲氣不族而雨草木不黃而落日月有薄蝕之患而安足以語至道黃帝於是退而齋戒復稽首於廣成子而問治身長久之道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象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聲也無視無聽者內視而返聽也抱神以靜心若槁木也形將自正形若死灰也人心好靜必靜而後不牽於欲人神好淸必淸而後不擾於心無勞汝形養外以保內也無搖汝精固內以壯外也乃可以長生神長生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則精不搖于耳目猶有限也心無所知斯精不搖于心而神自當神守其形形乃長生愼汝內則內不出閉汝外則外不入凡人爲道不終皆是多知爲敗故以一語喚醒之欲識人身之陰陽當先明天地之陰陽而後人身之陰陽可按也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而至陽之原則在地我爲汝入於窈冥之門而至陰之原則在天丹經云凡人欲作大羅仙須知陰陽顚倒顚此之謂也分陰分陽則天地有官矣陰舍陽而陽舍陰則陰陽有藏矣內不出而外不入是愼守汝身也吾身爲純陽是物將自壯也物卽丹家之藥物我惟守此先天眞一之氣以處於太和之中故千二百歲而形不衰此道無窮無極上德行吾無爲之道而爲皇下德行吾有爲之道而爲王失吾道者神奇化而爲臭腐亦猶百昌生于土而歸于土

已耳吾將舍子而去入無窮而遊無極與日月參光與天地
爲常人之近而當我者猶緡之愈引愈長也人之遠而背我
者猶夜之愈昏愈暗也人其盡死若何而死也而我獨存何
爲而存也亦可以深長思矣雲將浮雲也以喻人生之血氣
或聚或散也鴻蒙元氣也以喻人生之眞氣當長存也雲將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鴻蒙始而辭之以弗知恐知識之
開大道之漓也再問猶以不知答之其曰浮遊不知所
求無定求也猖狂不知所往無定往也以無定求無定往之
見而欲合宇宙之六氣以觀眞實無妄之理朕又何知焉雲
將三問而鴻蒙乃曰亂天經而逆物情乏天弗佑驚乎鳥獸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豈非治人之過乎雲將固問而鴻蒙乃
曰心者性命之所統會也已與百姓之所同得也汝能心養
而自在自宥卽所以在宥天下是徒處無爲而物自化也墮
爾形體者養心不養形也吐爾聰明者黜其聰明於不用也
倫與物忘視一切人皆作平等觀也所以然者何也其道直
通平淳溟無氣之始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卽內觀其心而心
無其心也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草木之復根易知也能伏
氣鹿運督脈二蟲尙知復根以引年人本先天之祖氣所以
生而爲根非重性命而輕財帛之奇男子安得聞仙師復根
之秘訣呂祖云欲求天上寶須用世間財非有知不能入道

又云各復其根而不知非無知不能得道也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復根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恐得道之後加一知識則
渾沌鑿而道不爲我有矣凡丹經所云鉛汞龍虎等號皆強
名也吾惟復其根而不必問其名之有無學道者萬千而問
道者百不得一吾惟養吾心以復吾根而已矣必問人情之
眞僞則故物自生而還吾先天之精氣神也閒在宥羣生而
各以復根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不知世俗之人喜同而
惡異安知其同衆方能免物議哉夫夫也止知效三王仁義
聖知之利而不知有仁義聖知之害爲其存人之國者少而
喪人之國者多有土者不可不知也有土者有大物而不能

物物明此道者其緒餘以治百姓而其精以治身獨往獨來
元神默運是謂獨有而能自復其根者也不更貴於有大物
者哉故大人有形影聲響問答之教也行乎無方顯不滯之途
咸宜者也處乎無響示不言之教無心之感爲天下配而
也挈汝適欲天下亦如吾之無響無方耳若而人也往來出
入莫知其終烏覩其始形神俱妙與大道合安見有已無已
則一切俱無惡得有有故覩有者昔之君子聖賢也覩無者
天地之友仙佛也故任物因民爲事陳法皆覩有也居義廣
仁積禮高德亦覩有也道本與時爲變易吾亦與之爲變易
天本神而寄於人吾亦盡天道於人事故聖人以下雖亦是

視有總是有爲中之無爲性命本之於天聖人觀其所自來
不受天損亦不藉人益不助也繼之者善爲德聖人成德不
見其增有時而崇不累也出於道而不參之以人謀會於仁
而不恃之以爲恩薄於讓而不積之以傷性動卽是禮非以
避譏而爲禮當行卽行接於事而不讓晝一者法也不亂而
更張者亦法也可恃者民也不輕身以狥者亦民也當因者
物也不去物而喪眞者亦物也天者德之元道者事之宗故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道有天人無
爲而尊者天道也亦主道也自然而然也有爲而累者人道
也亦臣道也非自然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爲爲尊

可得詞之知道者乎此之詞在宥天下而非治天下也

外篇天地第十二

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性而修是謂至德在去智與累而已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呂吉甫曰道生一而至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詞主張綱維乎是者人爭離眾而其主君也天地主萬物人君主萬民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非德無以成德天爲玄天君爲玄德大予稱朕朕卽玄也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惟無爲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爲固爲人道而非天德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觀言而天下之正以萬物之應備陸西星曰夫天德卽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爲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模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

泯觀則無擁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陸西星曰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無上下也無情粗也故曰技兼云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爲精當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老子所作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通一而萬畢卽一粒粟中藏世界之詞也凡人必心有所失然後有心得皆後天也我心原無失渾然一先天安有所得自然與鬼神合其吉凶故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劉音栝心焉去其知覺而後可以入自然之道也無爲爲之之謂天爲之以自然而後合天然之道

無爲言之之謂德有心得者必不洩露於言矣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聯異以爲同也行不崖異之謂寬有彼此分途則窄無彼此則寬有萬不同之謂富官天地而府萬物故謂之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有大小大德者綱也小德者紀也大德不虧而中若細行必檢執之謂紀而已德成之謂立卓然自立不爲外物所搖循於德之謂備道原眾善悉有故循道則備道全美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不以外物累其心則體受而無虧全君子明於此十者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外輕而齊萬物一生死矣則離乎其道理心之大也韜藏也包容之義心大故事無不容浩乎其爲萬物逝也逝往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俱無窮也若然者下四句言不以身捐道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貪下四句言不以物捐道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己私天下之權重矣

而不以爲己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虛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管見云王天下不以爲己顯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德虛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管見云王天下不以爲己顯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割心之極致與夫子曰師言夫道淵乎其居也寂然不動滲乎其清也澄然不清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無耶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以爲有耶金石不考則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而非聲聲者以感之則亦無以自鳴萬物孰能定之即是道乎以爲有耶金石不考則不鳴金石本有能考者他聲何以不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嘻能定之舉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考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道也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清淨未嘗着於事爲色相而故曰融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原初也如水之源然雖融通於事而事王能撰物來能應所謂淸淨則在躯志氣如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通於神則淸通無礙故曰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邊致也乎天下歸往之謂帝王天下也猶言配帝以要也之許由曰殆哉圾殆危也乎天下歸往之爲

人也聰明睿知給敏音拂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恃其聰明睿知而窮鑿以應事故謂之以人受夫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而欲以人勝天方且本身而異形身我也以我身與物對先已而後人也方且尊知而火馳自尚其知而露其精光如火之遠馳也方且爲緒使自此天下日多事不勝免爲細事所役使方且爲物絃音胡物所束縛也方且四顧而物應道貴乎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則非靜矣方且應衆宜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矣夫何足以配天乎此皆有知有爲之道未足以配天也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其祖也可以爲衆父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衆父則又高出之矣缺之才可以首

南華眞經 程疏

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之始也所以衆父者出而去道之遠故不可以爲衆父治亂之率音帥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治亂者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蓋君道無爲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所以不免有禍害堯覩乎華山名華封人守封疆者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懼其生亂也富則多事勝心不已壽則多辱嫌其易侮也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堯有不欲之心便有意非自然也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女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音淳居無常所居而鷇食鳥初生者爲鷇音口鳥行而無彰迹無心自然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少壯老也如楞嚴恆河沙之喻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世變愈趨愈下借堯舜禹言之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音盍行邪無落吾事落荒廢意言無廢吾耕事也俓俓音邑俛首耕之狀平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無無乃主張此無者有無名天地之始也所謂無名天地之大德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無極與太極對是有之上有箇主張之者爲一一之所起不惟無無有而亦無無何有形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爲物物德之爲言得也天地之大德日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未形若有分矣然陰陽闔闢往來不窮却又分他不得是則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命本靜而運然亦無形象可見也玉元氣留聚于此則鼓動萬物之出機而物生矣有物必有則而理斯附焉謂之形則器不離理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神以君形然非形不棲則形體也者所以保護其神第四肢百骸與元神並運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儀則即神中之性也而理亦何常離器乎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性即是德何必反德失性而後修修即湯武反之也故曰反德後天之學到亦同于先天之初而本體無一毫之造詣故曰同乃虛虛則何所不容故曰虛乃大合喙音啄鳥喙也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一詞也民心雖愚合之則聖豈不與天地合德乎其合緡緡音泯與昏同若愚若昏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其合也緡緡然膠合無際若愚若昏老子所謂
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
然而不以已私與之也修性返德其道如此夫子問於老聃
曰有人治道若相放相似也可不可然不然以我之可明彼之不
可以我之然明彼之
不然言不
苟同於衆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玄寓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離分析也辯者之言堅白異同紛紛我能離析
若揭日月懸之天宇非有過人之才智者不能老聃曰是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易謂庶人在官更番直事技係謂居
肆計功皆勞形怵心以才藝自累者也
執狸之狗成思狡狙之便自山林來執狸之犬人思係之便捷
之猿人思捕之見聖人不
以才智自見終亦
不以才智自累也邱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不能
聞與不能言者何物卽無極
也前所云泰初有無無是也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
有趾卽白頂至踵之謂也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聞也無
心是無學道之根器無耳是未遇仙師若何而與天地合德

天地同久之道未聞也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形者何物卽無極
骸也精也無形無狀者何物氣也神也凡人勞其形而搖其物四體百
精不知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故精竭而形盡矣形盡而形
者亦與之俱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其動止死生廢
起未嘗異於人此又非其所以也所以卽無形無狀者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
以卽無形無狀者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已爲人物之統曾天又爲
已與人物之源頭末世爲治者多以已治人以其知有物也上古以人治人胸中且不
知有物又安知有物之從出而爲天乎豈惟形骸不隔物我
無間方且墮肢體黜聰明併已亦忘之矣名雖爲人而實遊
于九天之上人物不能出其範圍中也既曰忘天而又曰入
天者譬善汨者忘于淵而後能入于淵也蔣閭茲見季徹曰曾君謂茲也曰請受
教辭不獲命旣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所言陳之吾謂曾
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而無阿私心無偏黨也民孰敢

不輯音集安也季徹局局然大笑貌笑曰以下言有
心之害道若夫子之言於帝
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大事也則必不勝任矣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
衆自持恭儉用人公忠心無偏黨民各安堵不可謂非善治也
然而帝王之道貴無爲而賤有爲故季徹笑問茲恐其所行
未必能如其所言有似螳蜋怒臂以當車轍識者知其必不
勝任矣又似高其觀臺能登動人物投迹于一時者雖衆却
不能瞻仰于久遠也蔣閭茲煩音濮爲貌然驚曰易曰震來虩虩註
謂蜥蜴虎進退多驚茲也
沇花同若於夫子之所言矣問此言而不知也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猶言遺風願言其畧之意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化導之意如草木之搖蕩于春
一般全無作爲處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有爲之志而皆進其
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聖人順民心之自然使
之自得其性成教易俗

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滅其相賊成相賊之心而進其昭
徹獨見之志大順大化若性之固有而忘帝力於何有矣
若然者豈兒堯舜之教民滇滇音幸俛首甘心之意然弟之哉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大聖之治若是則豈兒堯舜之道而弟滇倖之德哉
蓋堯舜有心而出治滇滇之民無心而自然者欲者
聖人欲民之同歸于德而各得其所安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將爲圃畦種菜蔬曰圃畦圃之界限也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
音窟勞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
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朔如泆音逸湯言取水之逸也其名爲
槔音羔桔槔也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
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機械器也

羽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機心存則方可援擧而不純不純故不白也白如虛白之白純白不備則而可以載道純白不備則日見其紛紜而搖搖靡定矣道奚由以載哉吾非不知蓋而不爲也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神生猶言神發也蓋本體純粹自然光明透徹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賢希聖也於于聖也孔丘之徒也借聖人以自重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奚爲之意者邪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賢希聖也於于聖也孔丘之徒也借聖人以自重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奚爲之意者邪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

迹故使天下懼此征伐之患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音余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願何爲計有虞氏之氏爲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願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也分明是亂而求治於虞也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堯而施髭音替病而求醫無瘍何以藥爲不堯何用髭爲不病何用醫爲喻亂而求治者孰若無治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爲愈哉孝子操藥以修慤父其色燋然聖人蓋之採藥以療父心非不善終不如無病不藥可無憂色矣蓋者蓋其心之日煩不如渾沌氏無心於治之爲愈也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尙不使上如標枝高處而無臨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不知以爲義忘義也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忘仁也實相與以誠而不知以爲忠忘忠也當事得其當而不知以爲信忘信也蠢動而相使五役不以爲賜忘恩也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獻議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總形容上古風氣見武不及虞庄氏之用心則上古可坐致矣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詰問之詞正言其必然也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世俗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導音導諛之人也乃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不忠不孝之徒甚大故不肯受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不肯受詆之名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世俗之人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已已惡導諛之名終身爲導諛之實何爲君親謀則是而自爲謀則非耶合譬飾辭聚眾也庶爲譬喻令人易曉巧爲淫色令人易蔽聚天下之學者而歸

之已是終始本末不相坐猶言別有一般道理各自不相掩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襲儒者之衣冠文物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也與夫人之爲徒適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眾是亦是眾非亦非與庸眾爲徒而又不以庸眾自居非愚之至乎知其愚者非大愚也愚於理而不知愚於治術乎儒惑乎釋大惑也惑於事而不惑於自見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猶曉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音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惑吾不知其惑於道術乎惑於治術乎儒惑乎釋惑乎道惑乎儒者止知述唐虞三代之德尙有爲也而不知太古之世猶有無爲之教則儒惑也禪家止知明心見性不知性命雙修然後爲眞釋則釋惑也旁門止知枯坐導引以求長生不知大道不離陰陽然後爲玄之又玄則道惑也莊老之作南華經諄諄然以祈嚮與人言而誰從之不亦

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大雅之音非里巷之曲名也俗言勝則里巷之耳所樂聞折楊皇荂里巷之曲名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止住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至言之時俗言之勝招之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缶秦樂瓦器也設有二人擊缶鍾以爲音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不行矣此以樂喻而今也以天下惑無人不惑也余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天下惑是惑於治術與道術也余欲以予之祈嚮無爲與金丹大道而強之柰天下盡大惑終身不解不可得而強之何故莫若釋之而不推求之何也不推誰其比同也疑比者和同之也疑意蓋不推已知天下無人矣而又望其誰與我同憂哉莊老憂世之心有如此語意含蓄似結非結正文章家三昧法也膺之其似已也膺惡人也申添一之字文法便古雋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人之醜惡人之字文法便古雋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惡人尙自知其惡乃大愚大惑之人至終身不解不靈曾膺人之不若矣百年之木在山林於

性無傷也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木之所遭雖有貴賤之異而均爲賊其生生之性則不異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之污二者雖所殉有利義之殊而失眞則一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慢音俊中顙氣味上達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音骨泊亂也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郎寄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爲失而反以爲得自我言之直因而已矣可爲得乎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鴝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夫楊墨以一偏之說自困者也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鳩鴝在籠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

舍聲色以柴音恣積也其內皮弁鷸音冀冠搢執也笏紳大帶垂者修長也以約其外有係以束其外內支盈於柴恣柵塞外重纆墨緾約也晥然在纆緾之中支枝拄也盈充塞也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外束縛於衣冠之纆緾晥音版晥晥然明也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手也歷指因其指也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下所以嘲萬世而下無道德而富貴者內多欲以自欺外巍冠以欺人上得罪於君不知此無爲而治也下得罪於民併有爲之治亦不克稱也前得罪於聖賢內多欲必不能外施仁義也後得罪於名教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莊老指之爲桎梏之罪人擬之爲監檻之虎豹所以輕賤而痛惡之者極矣然往往有善終者何也不能逃理譴法譴而必不能逃理譴法譴人王司之可以倖而免理譴天王司之所謂免人道之患者必不能免陰陽之患即天網恢疎而不漏是也

復圭子曰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

得而並稱焉蓋天地雖大無私覆載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天生天殺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各君其君而民其民其主君也君有侯王之分原於其德之大小爲之者人而成之者天天爲玄天而君有玄德故曰玄古之君天下乃三皇之世無爲也其德則天德也其道則天道也持此道以觀言與分則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持此道以觀能與泛應則百官稱職而萬物不害天地人合而爲一者德也推之萬物而無不準者道也以居上治人之事宜簡安能與全民用之藝技同繁乎莫若技兼於事聽其事之自然也事兼於義因其義之當然也義兼於德本之於繼善成性也德兼於道出之無極而太極

也道兼於天自然而然天者天理也故無欲而天下足萬物天然也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無爲何淵淨也天下足萬物化而百性乃大定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卽識得一萬事畢之謂也無心得而鬼神服卽道化能役有識不能役無識之謂也一卽道也道雖覆載萬物惟君子爲能去其知覺剗心而載道焉故君子有無爲之爲無言之言愛人之仁不同之同不異之異無不有之富無不執之紀卓然自樹之立衆美咸具之備不以物挫志之完若而人也明此十者金自在山珠自在淵外富貴齊天壽一窮通平隱顯視萬有第臟腑之故物而何有參差視死生第晝夜之夢覺而安見殊途此

道寂然無聲也而冥能聲天下之聲以道爲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以道爲定在考者備考虛空何以無聲是萬物皆不能定道之處所也惟王德之人知之學有本原故其知如神其德普博故其應物亦圓人知有形生於無形而不知德立則道自明視乎冥冥有獨見內視之謂明也聽乎無聲有獨聞返聽之謂聰也無物之中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神神此何以故將以爲無乎無能生有蓋有供有則有限無供有斯無窮將以爲有乎有終歸無蜕聽而無所歸必易竭時驗而要其宿斯事有宗能大能小能長能短能修能遠此道保之而不失上德無爲純乾之體也失之而思還其故物下

德有爲取坎塡離之人也黃帝遊乎赤水之北丹經名爲產藥之川源發乎崑崙之邶而南望旋歸宜得大道而反反曰道其玄珠者何也仙師云玄珠飛到崑崙上子若得之求罔象又名太陰玄珠又名朱衣仙子絳烝丹霞又曰南天赤鳳髓紫府火龍脂曲江春雪海屋蟠桃瑤池天酒賜美金花總不外此妙相身中包含混沌先天之靈返還命寶之丹此珠不可以知識求不可以明察見不可以議論探帝使象罔乃能得之象則非無仙家之真火候也此勝自此以後天下未免多事伯成子高之辭爲諸侯而耕也殆超然免於評論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然則太初之無卽太易也有無無又所以主張此太易者太始

者形之始也有無名即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纔言無便與有對謾言有便一之名起矣尙爲太初氣之始有一而未形至一即太初也物不得不可以爲物及其物得以生謂之德德之爲言得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未形之時蘊蓄胚胎分陰分陽各有修理可以分別然根陰根陽却又無間分絪不得則是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凝也留動而生物萬物之出機也物既生矣則生生之理隨物各正一成而不可易者即太始形之始也既有形矣必有形形者神也形與神爲君神以形爲宅故曰形體保神神即道家之元神佛氏之元性也各有儀則謂之性如有物必有則也修性者冀反乎德德至則同於太初之無無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何所不容何所不納故乃大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合喙不言也鳴言也既以不言而言則言猶不言矣即與天地合德可也宜其縉縉然若愚若昏如是則謂之玄德行且入於無礙之境而同於大順矣即老氏乃至大順之謂也夫子問於老聃問治人之道也可不可然不然鬳智以求異也離折堅白若懸宇使心事昭然也何異以形相易以技相係疲爾形骸驚怵心神猶猶大被繫猨狙入檻皆罔技能而致患耳見聖人不以才智自累也予告若以所不能問與所不能言

者倘物則性與天道也凡有首有趾白頂至踵也可謂有人之形矣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間也可謂無人之情矣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踐形盡性之聖人也盡喪其無形無狀者則凡民也然吾所謂盡無者動止死生廢起人之物於物也而其所以然則天也夫惟忘物者爲能忘天亦惟忘天者爲能不有乎已而天人合一矣視天梯若掌中矣是之謂入於天將問蒐之告魯君恭儉用賢心無偏黨閉以爲安民之道至此止矣而季徹笑之者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猶危其觀毫以招眾往而不知其不可久也夫帝王之德貴無爲而賤有爲其治天下也移風易俗而民不知若然者豈兒毒舜之道而焉演淳之德哉不過欲民之同歸于德耳演淳乃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即雲將篇大同乎涬溟也至堯舜則有爲也子貢遊楚反晉見漢陰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蓋爲子貢之機械夫機械猶小也因而有機事所遺累不亦多乎機事猶外也因知其有機心所黜梁不亦甚乎太上云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清靜則無機心虛室生白放無極神光照徹十方矣若有一毫機心內存則純白不備而神生不定猶言神不守舍也大道之所不載漢陰丈人豈屑爲此機械之事乎猶教子貢以忘神氣無心也墮形骸無我也必先治身而後能治天下見終不肯以才智自累也予告若以所不能問與所不能言

子貢始悟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非聖人之道也敦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也而豈識有機械若而人也惟行吾心志之所爲而不知有非譽其德全也凡聞其機心機事等語未有不爲丈人所搖動者故我謂之風波之民夫子一聞其言謂丈人爲假人事以修渾沌氏之術渾沌乃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守其一而心不二治其內而所全者德也不治其外而所忘者物也丈人惟純白備而入於太素無爲而還之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也今非渾沌之世予與汝何足以識渾沌之術哉諄芒者諄諄芒芒有意於治世之人也將之大壑大壑

即海若也適遇苑風者風化之寓言也大壑之爲物注焉而不滿歟其無涯之量也酌焉而不竭形其淵泉之深也吾將遊焉然則至治將何如官無曠職舉無遺賢人各抒其情實而無浮行無心爲人而天下自化一顧一指而四方之民莫不至應侯志若德人則不然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安有非不藏美安有惡四海之內共利其利而悅共給其給而安失之如嬰兒之失慈母如行人之失道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從來德人忘功也若神人則更有進焉上神乘光所謂入於窅冥之門是已此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窅冥之門是已此渭照曠光明所燭山河大地無所不照而神人不自以爲照

也惟有心贍神怡而已致命使山河大地無人不各正其命也盡情使山河大地無人不各得其情也天地樂上下與天地同流也萬事銷亡靜而與陰同德焉萬物復情動而與陽同波焉消者不知復者不知消之復之者亦不知此之謂混冥其神人之忘已乎武王革命之師不及有虞之揖遜何待赤張滿稽而後知之亂而後求治是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也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總不如無病而不必藥無亂而不必治之爲愈也故聖人蓋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無揀擇也上如標枝無臨下之心民如野鹿亦無仰上之念有端愨實之事而無仁義忠信之名蠢動互相役使使者不知爲所使者亦不知是故太古之世行而無迹非無實迹也不着迹耳事而無傳非無可傳也不留傳耳季世之人亦知不諛不諂爲孝忠之盛面從君父之言行爲孝忠之衰何獨人詔而諂人趨而趨而不謂之導諛乎已已惡導諛之名終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乎已已惡導諛之名終身爲導諛之實世俗固無定見庸人不足道也又有一等好異之士合讐儔詞聚衆講學其說曰相矛盾標榜以取媚而不謂導諛學其學者亦是其是而非隨其愚而不覺知其愚者不爲彼所愚也知其所惑者不爲彼所惑也惑者少猶可以不惑而易惑惑者多恐併不惑而亦惑矣大惑者終

身不解則無解之日矣大愚者終身不靈則無靈之時矣而今也以天下惑儒無真儒性命通三教天人達一途者誰乎道無真道自古神仙栽接法能知人老有醫藥者誰乎釋無真釋人知觀音坐蓮上能知蓮裏產觀音者誰乎雖有真人以大道解其惑必不信也何也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假二人一擊金而一擊鍾人必惑於新聲而不適雅樂矣厲之人猶自知其厲何大惑者不自知其惑也犧樽青黃以鬱會史之修滑中之斷以鬱盜跖之污性修反德而德同於初乃所以爲得今亦惡分別會史盜跖於其間哉夫真色不色五色亂之真聲不聲五聲亂之然則五臭熏鼻五味濁口趣舍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彼楊墨者不問道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夫無道德而富貴者以趣舍聲色填塞其胸次冠弁搢紳以拘束其四體內充盈於柴柵外重之以纆繳人見其自苦如此而彼自以爲得則罪人交械指與虎豹在囊檻亦可以爲得矣夫夫也讀南華至此當解其外約脫其內柴倣一識象罔之道友與之共索玄珠同登崑崙也又何難之有哉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自然爲用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天以一氣周流而成就萬物帝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王以一識推而聯聚萬民聖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帝以一德洋溢心智腹血脈與一世相貫徹而撫服四海明於天運於聖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謂六合四方洞達無礙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爲基所謂明道若昧也昧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挽音曉心者故靜也其本自靜非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撓之不撓則靜矣鏡則定而慧生焉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靜乎

乃一篇主張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非枯灰之靜矣鑒鏡均明也水靜生明所照有限心靜生明其照無窮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止則心中無物故虛虛則眞空萬分敦化川流脈絡分明自有條理所謂倫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虛者靜之生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謂責成於已蓋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則俞俞俞俞也悅樂之意無爲則能靜能應常靜而常愉愉憂患不能入而精神完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有德無位之名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音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所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萬益如此靜而聖動而王卽內聖外王也無爲也而尊尊道莫貴於無爲也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靜則不動矣而能使羣動故無爲而尊推索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天和與天爲徒者也人和與人爲徒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和則樂從生焉故曰天樂人樂莊子曰吾師乎靜指虛靜吾師乎齏音齊萬物而不爲戾萬物變化生死日新非吾師之暴戾也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仁者無不愛至人無恩故人不知其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巧者爲之妙耳無爲故無所稱巧乃莊子所師此種學識猶破千聖傳心之秘此之謂天樂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其生也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若萬物之變化而我未嘗死靜而與陰同德陰不能生我所謂死動而與陽同波陽不能生我所謂動陰陽在我手也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謂宇宙在我乎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鬼此見人日祟不祟言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精神不倦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矣爲哉天樂而已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天地道德不過無爲之理而已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無爲則以一人用天下而有餘有爲則以天下用一人爲之用故有餘有爲則以天下爲之用故不足俱指帝王言故古之人貴乎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則不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而運斧者工也臣能任事而用臣者君也蓋君道無爲臣道有爲君逸臣勞之義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道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其宜而無爲之理可坐致矣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與絡同包絡也天地不自慮天下爲之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天下爲之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下爲之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天地不產不長而萬物自化自育帝王無爲而天下自樂自利孰居無事而主張是孰居有事而運用是則道以提挈之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

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又自無爲有爲翻出本末示人說有爲爲末當知無爲爲本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則臣當無爲矣又言末在于下詳在于臣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等差刑名名物比類例也詳緻悉也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音催衰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五末之本而靜虛無爲又保精神明心術之本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先者在虛靜無爲而已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荀子譏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觀此則莊子豈不知於人與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則以天下用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俱指帝王言

先者先當後者後故曰行也何曾與儒異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芽也區別也有狀盛衰之殺非一時而盛也一時而衰言其有漸次第差等也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昭穆有序朝廷尚尊官職有序鄉黨尚齒長幼有序行事尚賢承乘有序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語道說此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此發明本末要詳之旨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性命之極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而末學自可次第而舉而道德次之祖老子失德則行道而有得焉者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道德而後仁義次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職守也蓋樸散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以彰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其才職而任使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否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省察明則是非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非明則賞罰加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處之各得宜賢賤履位官之各當其才仁賢不肖襲情襲如禮記襲裘之襲又如襲職襲爵之襲君子小人各露其情實也必分其能必由其名名當其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事事協於理而無容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所先者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學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後萬物生故知五行之變者則制之以紀之聲名以發之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九爲老陽必變少陰賞屬陽罰屬陰五行原從陰陽中生故知陰陽之變態者然後能行彰癉之權以賞善罰惡而示人駭而語形名不知其本大道也駭而語賞罰不知

其始道也倒道而言不言大道而言形名迕音悟道也說不說大道而說賞罰者人之道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程疏 奚 牛集十

也治安能治人駭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也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書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川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宥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咸宜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有常雲行雨施天何心於物哉而萬物自成所謂天道運而無所積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下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于周室欲藏其所著之書以爲一代之信史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藏名史有老聃者周史官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繙者反覆經旨以說老聃中其說言方及半而老聃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性本靜虛之中寂然湛然一物不著者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與物同春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兼愛屬仁無私屬義老聃曰意幾乎後言猶失言也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拙於抱樸矣凡此已極也又何偈偈音傑勞力也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逃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逃其亂也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音繭足跟厚皮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妹作昧老氏主儉當以鼠壤有餘蔬而棄妹是不仁乎生熟物而積斂無崖是不以儉也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退也言向有所訊今其心退然安意受教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不答答之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譏刺也於子漠然不應是以

人吾自以爲脫焉巧知神聖之自以爲弗及脫失也不及意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不知者謂太白若辱雖人呼我爲牛馬犯而不與之較也知之者謂德合天地名爲呼牛呼馬實爲牛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名者實之賓苟有其實斯人應以此名加故不受名者再受其殃吾服也恬服福非別有不喪之服故暫以此服老氏本色而服吾非以服有服名以加人人不美之名猶被禍也老子自言禍吾服也吾而愚人也被禍懷玉自是老氏本色履行遂進趨步而前也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崖崖眾貝也而目衝然視之高也而顙顖然顖音仇額中央高而兩頭銳言高露也而口闞然口呿之貌言張口也而狀義然貌跋言自矜也似繫馬而止也身定神驕動而持發也一舉動之間便持發若機括渾是機事所當機察而審熟察而詳審渾然一

心也知巧而覩於泰特巧而驕泰見於外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樸矣凡以爲不信凡此十者皆不實之徵遜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爲窮窮盜所得何足道哉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無不容不可測即中庸費而隱之義形德仁義大道無形及其形而爲德仁爲義皆非形而上者也神之末也末對本而言道之主宰爲神道無本以虛靜恬淡爲本道無末以形德仁義爲末非至人孰能定之定其本末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捐音柄而不與之偕神之定者外物不足以撓世累彼自操柄我自行志不與偕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所以者何審乎無假而不以利遷耳究極物之眞實而能守其本耳無假即眞也本也神也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外天地出乎天地之外遺

萬物不與萬物爲伍也此乃出世之事不溺不焚而神何困之有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以仁義爲後而非所先故曰退其所主者道德也以禮樂爲賓其所主者性情也此乃至人之根本眞實凝神處而心大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貴語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言而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專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皆不足貴故曰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以形色名聲得意其可以書言得乎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知道者不

求之言與書求之言與書不知道也老子此段欲人忘象忘言不惟結上亦以起下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人名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音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糟粕爲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要在不疾不徐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陸西星曰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黜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家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誦其言而忘其味是得其糟魄而失其神髓不免爲輪人之所竊笑矣

復圭子曰道何物也動靜互爲其根者也善言道者靜處不可見而先言其動天得其常運者而成萬物帝與聖人得其常運者而天下歸服此皆道之運用也有動者以爲道之流行必有不動者以爲道之主宰則聖人之心靜也水靜猶可以明燭鬚眉平中准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靜字乃一篇之主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裏面有運用工夫而不徒爲頑靜矣若而人也天地不出其範圍萬物無逃其洞察謂爲天地之鑑也亦可則我命由我法自我出

而道由我行矣夫靜生於虛一靜則無所不靜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所取平道德之所究竟帝王聖人之所歸休休則虛實相生虛則動靜各得靜則以無爲而無所不爲無爲則心閑愉而外患不能入長生久視道在此矣此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乃萬物之本不惟我得之而爲君舜亦得之而爲臣帝王天子有此德不虛王於上玄聖素王有此道不虛處於下可退而表儀乎山林亦可進而顯功名於天下可以靜而聖德隱亦可以動而王業著無爲而羣德不能與較尊樸素而百家莫能與爭美此之謂大本大宗天地人不能外也則天和人和天樂人樂亦從此生也莊子之師是

何人者耶分明指太上言藏生於殺故羣萬物而不爲戾施澤於不知故及萬世而不爲仁履歷不能考故長於上古而不爲壽乾坤萬有性其所陶鑄故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皆無爲自然而然此之謂天樂若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與天爲徒默與之契是故其生死動靜與造化卷舒又此和樂之中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不祟不疲一靜而王天下服萬物聖人之心可以畜天下矣嘗知帝王之德之主而以精神二字貫之則裏面有運用工夫而不徒爲頑靜矣若而人也天地不出其範圍萬物無逃其洞察謂爲天地之鑑也亦可則我命由我法自我出其才無爲也而天下之才咸願爲我使故用天下而有餘有才而自彰其才有爲也而一人之才不能以周遍故爲天下

用而不足第無爲誠足貴也在上秉之爲恭已在下秉之爲
曠官有爲亦可善也臣下行之爲敬事主上行之爲代庖上
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古今不易之道也
可見莊子之學亦與吾儒同而非偏枯於無爲者矣故古之
明王有落天地之知而無自處之心有雕萬物之辯而無自
說之詞有窮海內之能而無自爲之事則天地之化育一帝
王之化育也帝王之無爲一天地之無爲也故天之神地之
富盡歸於帝王之德配天地者無爲配之也馳
萬物而用人羣者無爲用之也識者以無爲爲本有爲爲末
而上下分無爲爲要有爲爲詳而主臣又分故不知五兵五

刑爲德教之末何以索德教之本不知禮法鍾鼓爲治樂之
末何以考治樂之本不辨哭泣衰絰爲哀之末何以究哀之
本此五者皆精神心術之所流露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可
見有爲爲後而無爲爲先吾觀之五倫咸先後之不紊者何
也聖人取象於天尊地卑之位取法於春夏秋冬先後之序
也夫萬物化生尙有隆殺盛者不頓盛衰者不頓衰而變化
有漸豈聖人尙親尙尊尙齒尙賢而無次序乎道之大原出
於天故必先明天道而後知道之原行道而有得者謂之德
必明乎道德者而天道始爲我有矣出是而仁義而分守而
形名而因任而原省而是非而賞罰各以次第而明者其相

因之序也由是而愚知而貴賤而仁鄙而不肖處宜履位各
露其情而不惜力必循名者何也咸由明道德之大事上畜
下治物修身不用有爲之人謀而歸無爲之天道也故書曰
有形有名即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之謂也治天下者所
不能無而第不先之耳古之語大道者必須知五行生剋變
化之理而後形名可議不然本之不知末於何有須知九爲
老陽陰陽生剋變化之機而後賞罰可談不然始之不明終
於何有即有強而語形名賞罰者特知致治之具而不知致
治之道也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聞堯之用心

憫頓恤哀寡慈幼而雖猶以堯爲未大也本天德以審民
同日月之無私照與四時爲順度若晝夜之有經民無不知
也雲行而雨施澤無不被也舜信合乎天而堯猶合於人也
自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取法於天地者也孔子西藏書於
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而後聃嚴其太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仁義眞人之性也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未有拂天地之常悖日月之明乖星辰之列亂
禽獸之羣搖樹木之立而能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若揭仁義
以示人何異擊鼓而求亡子鼓愈疾而亡愈遠噫仁義亂人
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今視子非

聖人也疏有餘而欲無虧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可脫焉昔子呼我牛也而亦牛呼我馬也而亦馬有其實者也有其名而弗受其名者殃必及之吾終被褐也恒服此服吾非別有不喪之服故以被褐之服而愚人也士成綺蹴行遲趨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口闢然而狀義然與大辨若訥抑抑威儀者又異矣身似騁馬而意馬未驅其發若機括未發而機心術知巧露而泰容覩凡此皆不淨之微也若而人也其邊幅易盡也底裏易窺也即有所聞所見亦猶取之學問耳惡足以言修身夫

子曰凡物能大者必不能小惟道大無終而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神矣哉道之離名也即形德仁義特其末耳惟至人者能貌世界薄銓衡屏寵利任真而動假寻本而亡末神遊乎天地之外超乎萬物之上無往而非道德耳視仁義猶後也禮樂吾窺也其心惟定於道德而已至人往矣而神亦往僅有書以遺於後世人貴道因貴書不知書惟有言語之存語以達意意之所向仍有書不盡言不盡意者無乃貴非其貴乎書之不能盡道亦猶形色名聲不足以得人之情也信哉知道者不求之言與書也求之言與書者不必知道也而世豈識書之不足貴哉後引輪扁之

對以爲書不足貴之証桓公讀書於堂上彼其所貴者書也而輪扁問之曰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糟魄二字此莊老爲千古後學傳神處學人當尋糟魄之真味何在真味即人之真性也真神也酒以澤而成糟魄人以雕琢而失真性哀哉輪扁申其說曰斲輪雖小有道於此運斤徐則甘而物不堅固運斤疾則苦而不入木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與手習也而應於心與心合也口不能言者不徐不疾之數存乎其間俱是心領神會臣不能以喻其子則他人不喻可知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則他人不受可知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此語深深有喚起後人須於不可傳中尋出可傳之物來方爲會讀書人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有糟魄必有精神二句冷語非嘲桓公也嘲萬世之後讀南華者止思窺其詞華而不知大道有長生不死之術則雖讀南華猶未讀也夫

外篇天運第十四

重重做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貴無爲賤有爲重道德輕仁義乃其大旨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天以氣運而不息地以形處而不動日月之行皆有定所第往來代謝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似有爭所之象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主張綱維猶涉有爲居無事則全漠然無所爲矣機緘如有所係屬也即太極也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也得此默運則居無事而化育自成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蒸而爲雲醞而爲雨隆氣所成故謂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土言雲雨有雨必有風以繼之東北陽方西南陰方必東北方陽氣先起自下而上後西南以陰氣

迎之所謂陽從陰則雨至矣故風起北方而後或西或東有風自上而彷徨四圍噓吸風之呼吸也披拂風鼓動之貌此風雨所以交作造化必有主之者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西方陰氣陰從陽必不雨也非知道者孰敢言之敢問何故巫咸祒音招起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古常天有六氣五行以佐元宰而成歲功則天地日月雲雨風露主張綱維等皆是物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順之順造化之無爲也

九洛之事九是九疇洛乃洛書也事即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 治成德備而聖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上皇即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不必拘拘鴻荒之世也

大泰音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兩問而莊子兩答一座皆驚而不可以驚獨坐言至仁無親則如周公之誅管蔡石碏之誅石厚是也後人子相親則世有父不慈而子不孝者愧矣之處兄弟父子有周公之誅管蔡石碏之誅石厚是也後人公之不幸而不能行管蔡石厚之誅者亦愧矣一說至仁視萬物猶一體合親疎而皆愛之故曰無親

太宰曰蕩問之無親則徵之以天人人事也天天理也言桀非人不備而六律五音與天地之氣候相表裏也 行之以禮義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 建之以太清太清者簧氣之元建之爲主而清高下常取節焉所謂

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貌言視聽思也應之以自然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非得無聲之樂何能發揚雅奏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四時萬物合乎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言其節奏之妙自四時迭起至不可待又言作用之妙循環無端變化不窮且作且止而莫知歸宿之地流光其聲言其聲流動而光瑩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所謂美哉洋洋乎者蟄蟲聞吾樂之奏便驚若雷霆而光瑩始作所謂發舒鼓舞不能自已也其卒無尾樂雖終而餘音似嫋嫋不絕故無首始非突然而始自有轉揚圓轉之妙故無首一死一生無死無生一僨音奔一起無僨無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爲常則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始終相生統同變動而不可窮故不可執也無間死生僨起待者求其歸一而未得之謂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竦聽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同爲變化不主故常愈出愈新在谷滿谷在阬音坑滿阬聲氣之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屆其盛如此塗郤言點其聰明而甯一其心志以審音律之節奏也以物爲量量之守神言默守神以定鍾律之短長其聲揮綽悠揚寬綽名曰高明之樂是故鬼神守其幽能使鬼神安位日月星辰行其紀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吾止之於有窮吾之樂止乎其不得不止流之於無止而又行乎其所當行乎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無所容思望之而不能見也無所容見逐之而不能及也無所容足儻然自失也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琴也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人之知力各有所限也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

音蛇音移女音汝委蛇故怠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身如虛空故怠也大凡見人作爲自發非思慮所及者則振發然撫然其狀如此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故若混逐振刷其精神調之以自然之命調之使混於自然樂之混逐音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之相忘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林林同樂而形跡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狀幽深昏默又若無聲而天籟之自鳴者動於無方居於窅冥動則無方所居則窅冥分而不可測或謂之死或謂之生萬或謂之實或謂之虛之道倚於槁梧琴也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人之知力各有所限也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

散徙之不定不主故常也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節奏之妙匪夷所思人皆稽之於聖以爲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天之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元神不動而五官互効其聰明而官骸俱忘也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音悅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音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言欲聽之耳目無從接也而故惑也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則精神竦惕疑其樂之爲鬼爲神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怠則固探索而心力疲竭不得不棄去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卒體其樂之節奏疑非人間之應有故惑惑則着一毫知識不得故愚愚則雖落後天而猶不失先天之本體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愚爲載道之器而非道以載愚也可見愚之一字乃莊老得道以後之妙悟揭出以示人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音太師名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結草爲狗祭天解厄之物喻隔者所學古昔陳言不能用於今世盛以

蘇者取而斃之而已將復取而濟以醫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音蒙魂識顛倒必且數音朔瞋音昧瞋廐避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音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瞋邪芻狗祭則奉之已則棄之若復取而尊之則惑甚或圍生夢生瞋今而夫子取先王已陳之名物挈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是非夢瞋之明徵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古今非水陸與音余周魯非舟車與音余今斲音斫行焉於音鳥是猶推舟於陸也以古之周道而行於今之魯國是猶推舟於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順應之道以應世而不窮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

而可以執一乎且予猶不見夫桔音結槔音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應物不窮者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猶相梨橘柚邪音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吾試按齊楚吳燕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昭虞武象異樂而皆悲是以聖人因時而制禮義禮義者隨時而變者也故利可以利天下則求全責備者不怨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今之道不相襲而皆可以治天下故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紇齧之齧齧盡去而後慊快也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音顰同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音奉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古今異宜而治不相襲必以古之道變今之俗以求其同是猶猨狙之狙而衣周公之服也夫心之窮也固宜重重譬喻皆極言世道不可挽回之意蓋以慨古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耳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禮樂制度道之形而下者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故也中無主而不止道難有所聞於外而中無定主終非眞得不能止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學皆能虛在我縱有所得而外無正則無以印證而不行於外自悟入者聖人不出聖人不多出言以強聒之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自口耳入者聖人不隱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夫齊饑死比干剖心皆取名多之累也故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大聖大賢隱身非難而隱名爲難仁義先王之邊音渠旅也草舍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覩音睹而多責仁義體之草舍止可以聖人因時致宜爲民立法故伏羲神農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求全責備者之意以遊逍遙之墟

無爲也乃得道以後事所謂及其無爲眾始知也苟簡易養也坎中之陽原爲離宮之物能知取坎而填之者不染世塵之垢而處方可逍遙食於苟簡之田此苟簡之田乃坎兌之方家家有之不必耕種而自收惟仙家能立之逍遙能食之立於不貸之圃此不貸之圃乃乾離之體止可自給而不可以假人惟仙家能立之逍遙乎天矣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假託皆不久處之意以遊逍遙之墟

離易也不貸無出也無出二字有深意呂祖云正心收住黃龍機即不出之義古者謂是採眞之遊旁門採戰御女僅知採其後天不能延年者何也爲其所採者假耳眞人則採彼先天眞一之母氣所謂借假修眞而換骨爲純陽矣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夫狗利烈士狗名夸者死權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此而不鑒非善保全之人故爲天之戮民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音因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不開矣怨恩取與諫教生殺爲政之具所用以正人之器惟利害不關於心生死無變於已者故能當機而斷更無湮滯也正者正也所謂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人有不信其然者季世之執政也若而人也人欲填滿其縱意橫心所念無非人門鬼路上走而天理不存生機閉塞故曰天門不開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音文盲音亡嗜音齊囮吶也膚音虛不容眯且嘗而況吾心乎物且與虧尚不容眯且嘗而況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爲心亂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則通昔夕同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夫清虛之體不容一物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爲心亂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天下有無名之樸無失之者遺其混沌之天而不以竅鑿之也放風總德皆無爲之教也天下已失其樸而救以仁義何異建鼓而求亡子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若相忘於江湖日人之稟賦皆出自然如鵠白烏黑音吁以濕相濡音儒以沫音末不若相忘於江湖其僕何所加餘名譽之觀無所加癰魚處陸而相吁相濡則病矣不若處之江湖魚相忘於水也使天下失其樸而相吁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

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而正之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之爲物可見而不可見者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卷舒神氣而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予口張而不能嗋與協同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現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應而發動如天地者乎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吾又何以說夫遊者可以說遊矣夫遊者有以遊也夫有以有也而不知其所以有也謂之天人也者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則是非不得於身是以堯舜爭之堯舜爭之則民不安矣民不安則不樂矣不樂則不善矣夫堯舜之知治天下也其猶使民有所繫而後可以治也夫繫而可以治也是乃堯舜之所以憂也而天下奔命焉不亦悲乎夫奔命者不暇接物而不暇接物則不知其他而不知其他則不知其親而不知其親則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親陛九族平章百姓是也民非之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親其親其餘皆降殺而民不以爲薄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尚賢故民爭競民爭則殺盜非殺人殺盜者無罪人自爲殖而民不非也請禮焉隆於其親其混沌之天而不以竅太樸未散民始有天開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變其大道爲公之心人有心而兵有順人有機巧之心兵有順者詐人者死而殺人者有順以歸於順也殺盜非殺人殺盜者無罪人自爲殖而天下耳舉人人各有譽備是以天下大駭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故大駭異之儒

黑皆起（憍讓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如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是也）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今以幼稚之女爲婦倫薄之俗又何言哉與禮記大道爲公一段意相似）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大道無其政閎閎其民醇醇自三皇上悖日月之明（日月雖明而不五帝以智治國則有爲矣）智察察以爲明（智察以智治國則有爲矣）是上悖之也（悖逆也）下睽山川之精（山峙而川流自有定位今用智無故鑿山而濬川是下睽其精也）中爨（音竄）四時之施（四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也）其知憯（音慘）於蠆（音邁）尾鮮規之獸（蠆規小虫小獸多而喻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有爲之治喪其真性所矣自然而已矣絕聖棄知之意）孔子謂老聃曰（南華眞經程疏）丘（牛集十一卅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道藏輯要（南華眞經程疏）丘（牛集十一卅一）者七十二君（以陳迹干人宜乎不遇則必爲彼笑）論先王之道而白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音干）明周召（音卲）之迹一君無所鉤用（鉤取也猶言取用之意）甚矣夫人之難說（言遇音稅）也道之難明邪（音耶）老子曰（言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吾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固宜矣予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陳迹乃感之以無迹乎）夫白鴡（音鵜）之相視（以目相交）眸子不運（不動也）而風化（此以神相感而生子）蟲雄鳴於上風（陽唱也）雌應於下風（陰和唱和相交）而風化（此以氣相感而生子）類自爲雌雄（類物類也此一類或有雌無雄能雌者亦能雄彼一類或有雄無雌能雄者亦能雌是也）故風化（凡物皆氣所生風化者言生子也物生無一定之迹不可拘泥如此）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性命皆一定時不可止（流動也）道不可壅（活潑也）苟得於道（得其陰陽與根

道藏輯要（南華眞經程疏）丘（牛集十一卅一）

復圭子曰俯仰宇宙天運於上易知也地處於下易知也日月一往一來似有爭所之象亦易知也寒暑之中主張是而綱維是者誰乎居無事而能靜以制動者誰乎意者其有機緘莫知爲而爲耶意者其有運轉欲止而不能止耶雲可爲雨而雨亦可爲雲隆施而淫樂是者非雲非雨也必有居無事而主爲行雲者陽從陰則雨北方陽方也故風起北方自下而上一東自上而下噓吸是者風也而所以噓吸者非風也必有居無事而披拂以佐雲雨者巫咸紹所謂天有五運六氣以綱維此造化是也帝王法之九疇洛書宗之治功成而聖德備天有常鑒而人有常戴非上皇極

治之世無以加此皇降而爲仁故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以虎狼爲仁則人駭以虎狼父子相親爲仁而人亦駭乎故曰以至仁無親則人疑謂孝爲至仁之緒餘而人亦疑乎故曰以敬孝而知有親不如以愛孝而忘親我孝而相忘於孝不如使親而相忘乎我孝而能忘天下不如使天下而兼忘乎我則世有大德堯道舜行不爲奇利澤濟世不爲恩而區區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自見者亦微矣故至貴至富而在我則何有乎國爵國財道德有於身而至願在我又何有虛名虛譽何也爵財名譽易渝而至貴至富至願不渝也北門成觀黃帝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聞一也始而懼既而怠卒而惑使人神不定口難言而心不安若何也

非僅聲容而已也天人相參禮義節制而聲氣之元一本乎太清非遠求也蓋至樂雖先應之以人事不可不順之以天理雖行之以五德不可不因之以自然故善作樂者未調樂而調四時未和樂而和萬物則盛衰文武之有倫者象四時之遞起也清濁陰陽之相和者象萬物之循生也其流聲可以發蟄其始卒難尋其首尾始終相生變化無端欲求其歸一而不可待女安得而不懼吾又奏之以和合陰陽明晦日月其聲之短長類參影柔剛似氣序無變化也無不變化也有故常也而不主故常也聲滿坑谷神守其量

謂之爲揮綽之音可也謂之爲高明之樂亦可也故問吾奏者鬼神安於幽日星順乎軌所以然者皆由吾之樂止乎其所當止而行乎其所當行子欲着一意見而不能逐之以步武而不及非立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不能知其妙也以知窮力屈之後形若太空身弛而不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其樂之元韻與天命同流行其中之條理與動植而並生雖金石交作絲竹遞奏若無分又若有分如天籟之自鳴以方所拘之而不得以窈冥測之而不得以死生華實擬之而亦不得但見其流動變化非尋常之聲也意者其聖人乎惟聖人達樂之情而知天之命天機不必運而五

官五効其職此樂非人間有也可謂妙不容言矣聽之雖聞
視之難見其聲之充滿無所不包其音之精微耳無從接而
安得而不惑夫樂也者始聞之而懼繼聞之而懼驚惶震惡疑其爲鬼爲
神體故黑朕聞之而怠心神並竭無可奇尤怠故遁卒聞之
而惑以爲盡善盡美而不知美善之所自來惑故愚巧者人
用事人則去道遠愚者天用事天則與道近故云大智若愚
之見安能獨斷而獨行故由中出而悟入者聖人亦與相安
愚可載道而非道以載愚也孔子西遊於衛師金與顏回曰
於無言由口耳而外入者聖人不惜言詮以指其歸名公器
夫芻狗之未陳也重神明不得不重芻狗及其已陳也若與
也且不可以多取況仁義先王之遽廬也豈可以久處哉故
未陳之芻狗而同珍彼非以覺爲夢必且昏於明也今夫子
古之至人即眞人也假道於仁所謂金樊不慈仁也託宿於
取先王之陳言而誦習何異取已陳之芻狗而與弟子遊居
義所謂木愛金順義也以遊逍遙之墟則一塵不染矣呂祖

寢卧其下耶其不得志於宋衛商周猶曰是夢也而困於陳
蔡與死爲隣是非其眯耶夫水陸異路舟車異行夫人知之
也古之周道不可行於今之魯宜亦夫人知之也今欲以周
道而行於魯是猶推舟於陸可行乎不可行乎强以古道而
行今者徒勞無功未知時無方吾亦與之爲無方可以應物
而不窮也知桔槔之俯仰而人不非則可以悟治世之道矣
故夫三皇五帝之不同道而同治猶相梨橘柚之不同味而
同適口知禮義法度之必應時而變通則知古道之不宜於
今猶狙狶之不得服周公之服也里婦之不得効西施之顰
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亦得

道乎孔子曰吾求之度數道之形而下者五年而未得吾求
之陰陽道之形而上者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夫道眞心
悟不可以言傳至尊莫如君親道尚不可以獻而進之至親
莫如兄弟與子孫道亦不可以告而與之者何也中有主則
見定以無主之心安能守不變之道外有正則行確以一偏
之見安能獨斷而獨行故由中出而悟入者聖人亦與相安
於無言由口耳而外入者聖人不惜言詮以指其歸名公器
也且不可以多取況仁義先王之遽廬也豈可以久處哉故
古之至人即眞人也假道於仁所謂金樊不慈仁也託宿於
義所謂木愛金順義也以遊逍遙之墟則一塵不染矣呂祖
云掘地尋天見天光即苟簡之田也此田在坎兌而不在乾
巽朝種而暮收者也故曰食於苟簡之田呂祖云種得金花
果是强即不貸之圖也此圖在乾離而不在坤兌貸人而不
貸於人者也故曰立於不貸之圖何所往而不逍遙矣呂祖
云嬰兒日食黃婆髓姹女時殽白玉杯所以苟簡易養也旨
祖云正心收住黃龍髓張口擒吞白虎漿所以不貸無出也
旁門採戰僅知採其後天採假而不採眞也至人則採其先
天眞一之母氣以伏吾身之子氣張三丰祖師云一點靈光
出渾身粉汗香雲時乾我汞換骨作純陽即採眞之遊也何
世有貪夫殉利烈士狥名夸者死權不知變古以取天之戮

等與至人相去遼矣怨恩取與諫教主殺八者皆正人之器非利害生死無變於已者不能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人門用事而天門何由開哉失道德而後仁義故老聃欲孔子舍仁義而進道德曰播糠眯目則不知有四方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知有大道矣吾子語我以仁義則不知有大道矣亂莫大焉是故不如已雕已琢使天下相安於無爲之風也矣必以仁義教人若建鼓而求亡子聃夫鵠之白烏之黑乃自然而然不足辯也名譽之觀無所增益於人之性不足廣也處陸之魚而得濡沫何如相忘於江湖失樸之民而沾仁義何如相忘於道術孔子歸而語弟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也者變化莫測龍無體以合而成體潛龍也龍無章以散而成章見龍也龍無潛見乘雲氣而吐納乎陰陽飛龍也老子其庶幾乎又何所容吾言而規之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卽龍之散而成章也雷聲而淵默卽龍之合而成體也發動如天地卽龍之乘雲氣而登乎陰陽也茍作皆粗迹也而所以迹則先王無爲之精神也得其粗迹而遺其精神是見迹爲履之所自出而認迹爲履也可乎哉豈夫子借龍言而子貢便就老子言耳遂以夫子之聲先容而見老聃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而爲聖人一也先生獨以爲非聖人何哉昔舜禹之相授受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武王逆故曰不同老聃曰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反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則不一矣各親其親之端開矣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反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則不親矣所厚者薄之漸起矣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欲力追上古也誰知混沌大鑿孕婦不踰十月而生子子不踰五月而能言未至乎孩而問誰而民始夭則不競矣懷知而不以相教之風萌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以復醇厚也人有心而兵不順殺盜者無罪類聚者爲常人心駭而儒墨起夫婦不遵始作之倫幼女可使之爲婦則不變矣數代揖讓之傳又已不終局矣名曰治之實以亂之吾見上不得與日月並明下不得與山川耀精中不得與四時同施使萬物莫安其性命之情而猶然稱聖其有恥乎子貢立且不安而致復言哉孔子謂老聃曰世之人皆盜丘也丘治六經有年矣于七十二君而不一遇何人之難說而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夫今俗之不合乎古亦猶古道之不宜於今也今子所執六經乃先王治古天下之陳迹而欲治今之天下不亦迂哉不知有爲之制作皆粗迹也而所以迹則先王無爲之精神也得其粗迹而遺其精神是見迹爲履之所自出而認迹爲履也可乎哉豈惟古今之治迹不同而萬物相生之迹亦異白鷴以目相視而風化神相感也蟲之雌雄以上下唱和而風化氣相感也又有物類鼃黽無雄蛭蝪無雌互自爲雌雄而亦風化也乘時者有定生而無定迹無不易也無不變也而不易不變者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爲生死而不爲陰陽之所生死以我之動靜爲陰陽而不爲
福先禍始之陰陽何以能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
起哉則以其無意必無固我去知與故耳此所以天不能災
物不能累人不能非鬼不能責視生死若浮休謀慮若雨忘
韜光融信寢覺一致神粹魂王非虛無恬淡者不能有此天
德也故悲樂喜怒好惡皆有道德者之所禁也而無憂樂變
還無迕逆物交可以想見其盛德靜虛淡粹之至矣焉肯勞
其形而耗其精乎觀於水之性以不雜而清莫動而平則知
所以養神矣我無駁雜以握其神則神常守我無二三以亂
其神則神常守我淡而無爲者爲神之體動而天行者爲神

之用養神之道曷以加焉知寶愛者猶藏而不敢輕試懼其
鋒之易折也況吾之精神放之則彌六合與天帝同功用卷
之則退藏於密吾神惟守此純素之道而已守之既久則不
知神之爲我我之爲神惟有此一耳天得此一於穆不已聖
人得此一其精與天通故聖人貴精良有以也然則素而無
所雜者謂不雜一之精也純而無所虧者謂不虧一之神也
能體純素精神完固謂之眞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此篇爲性命而發俗學俗思性命交喪惟深根甯極者性反而神完樂全而志得與倒置之民異矣

繕苦善修治也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骨亂也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惟深根甯極不得而俗思不可以求明俗學俗思四字極中季世腐儒之病俗者對眞而言言俗學俗思不可以復性非明性俗思亂明凡爲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若要發蒙必離俗去欲以恬養知乃繕性求明之要訣也知者人之覺性也恬者無爲自然之義人能以恬養知則定能生慧即吾儒之不逆不億自然之先覺也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如我有生之初本來無知無以知爲則恬者常自恬矣始猶以恬養知之久則知即恬恬即知故曰以知養恬知和合眾善而成也道理也眾善無不有條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音洛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性者仁義禮樂之所自出也若不出於性而第求之仁義禮樂則逐末忘本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徧行是徧得外而遺內非遺仁義而徧於禮樂也彼正而蒙己德蒙人所同德冒如覆之義不可以己之德蒙人之德未免自炫露而彼物自正德則不冒德者人之德也冒則物必失其性也爲所冒者見人而蓋人之德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古之人上古之人也混芒混沌初闢之光景指治世者而言澹漠則指古人所治之民而言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簡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欠缺故曰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何時也意者其天皇地皇人皇之時乎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音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知有

理之可順則順一者漓矣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已則離於道矣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川知有已則離於道矣德以行作意爲天下而興其教化非無爲自然矣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心與心識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日以心相覺察也陸西星曰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爲者以故品爲德衰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叛泉涿鹿之師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心應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以文滅質以博溺心爭逐於末而忘其本是以無以反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大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愈降道愈漓非交喪乎道無由興其身而弗見音現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伏身閉言藏知無道則愚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所謂恬淡自然不見有爲之迹也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根極性命安以待時此存身之道也修身俟時之義古之存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又當反一而無迹不以辯飾知不強不知以爲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窮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危然處其所言無爲也反性即反一無迹也所謂反一無迹也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大道自有正途識小行小識旁門也旁門徑徼女之術於已爲損德於金丹爲損道故曰正己而已矣平時了性臨時了命已外無求樂全之謂也謂得志有傷則不得謂之全所樂者全則快意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之來不可圉其去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去留在彼而不在我者曰寄儻來寄也在我者曰有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一致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倒置之民向秀云以外易內謂之倒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程疏

牛集十二

馮圭子曰此篇爲原性而發性無知也而無不知也若緣性之俗學未免失之有爲其去初愈遠背欲之俗思未免失之障隔其背明愈甚名曰開之實以蔽之迹似屬之祇以蒙之故古之治道者欲發蒙而啟蔽惟有以悟養知而已何也悟者不受天損性常定也定則生識悟者不藉人益性常靜也靜則能覺此知悉從悟養中來回視有生之初其有知乎無知乎養之之久則知即是悟悟即是知與悟交相養而和也非俗學之所能緝也交相和而理出乎性也非俗思求明而取蔽也此性一全則無不全其和含眾善則爲德條理感備則爲道能容爲仁能理爲義能明親爲忠能眞純爲樂能信順爲禮皆性中之所有行則並行而不可偏行者也有正

人之德而已不露人亦陰被其正而物各得如以一人之德而蓋人之德人能不失其性乎故上古之人居混芒之中與一世之民相安於澹漠遐想其時陰陽調鬼神安四時順萬物育羣生壽不識不知人盡然也雖一二有知以知遇不知亦無可用其知也至一之世何嘗有作爲乎即有所爲猶莫之爲也自然而已自德一衰於燧人伏羲其治天下順則順矣而不能一也德再衰於神農黃帝其治天下安則安矣而不能順也德復衰於唐虞其治天下治化雖流醨愈遠樸愈散失道而德失德而險使民去性而從於心天下從此擾擾萬緒起矣我一心彼一心心心識心全是識神用事而人心不

一之極矣先王知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有文物以紀之博議以辯之文滅質博溺心而民始惑亂皆俗學俗思安能反性情而復其初哉由是觀之世非道不治喪道則無世矣道非世不興喪世則無道矣奈何交相喪而不互爲興也故有聖人之道者德既隱矣故其身亦隱何必自隱哉然則古之隱者非故伏閉藏也當時命大謬藏乎其所不得不藏也古之見者非故行所無事也當時命大行無乎其所不得不無也深根即道德經之深根爲得藥事甯極即道德經之固蒂爲得丹事而待者待天詔之宣召也此窮而存身之道乃玄門之要旨不知性命乃存身之本也虛心又所以求反其性命也故古之存身者不知曰不知不以辯飾已之所不知也知之曰知之不以已之知而窮天下之不知也不以知窮德既而得道有知終歸於無知也但見身存而性反性反則神全矣又何所作爲哉旁門三千六百乃小行小識小識傷德有損人益已之德固不可以小識也小行傷道亦有淫邪亂正之嫌道固不可以小行也惟有正已而已矣正已者何所謂煉藥但尋金丹水大小無傷兩固全是也其神全則可樂初念遂則志得故曰樂全之謂得志以軒冕對窮約則軒冕爲可樂以性命對軒冕則性命尤可樂故古人不以軒冕爲得志謂無以益吾之眞樂也今人以軒冕爲得志知有軒

冕而不知有性命也古人知軒冕爲儻來寄也寄則聽其忽然而來亦聽其忽然而去何古人無不得志之日而今人有得志不得志也何古人有樂無憂而今人樂之日短不樂之日長也則以喪已於物亡形也失性於俗亡神也性命可存且不能長存又安能保軒冕之長存乎狥外忘內謂之曰倒置之民固宜

外篇秋水第十七

此篇以形有大小喻道無大小以物有精粗貴賤喻道無精粗貴賤以物有短長終始喻道無短長終始必達理明化窮通一四方出死生齊物我不惟識見大而學問亦精微可謂玄之又玄而大道爲我有矣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喻學自外至而未達乎本源也涇音經水名流之大兩涘音俟水涯渚水中可居曰渚涯之間喻道不出於兩旁中央而學未至無所不見也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自負其爲天下之大觀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所自來也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海中爲洋向若海神名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喻也之以少自多者萬分之一也仲得其百耳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局於己見也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大方猶言

大道百尺竿頭進一步更有一步也北海若曰井蛙音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井中之空處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久近之所定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方術之所制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狹小也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卽列子所云渤海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是也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

自多百川總歸于海天地細海則各有量也大者至足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各知其極物安其分若觀大不安其小視小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場矣豈莊生之旨哉陰西星曰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儻者方爲知道之人又曰無以人滅天以小不勝爲大勝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於大觀矣以下解自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稊音啼米孔穴之稂米者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天地無窮而四海有窮以四海比壘孔穴四海也天地間惟有一海同流四方中國特海南一撮土之上浮耳比之如稊米於中國也物有萬而人爲萬物中之一物耳人卒盡也九州穀食之

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天地無窮而四海有窮以四海比壘孔穴四海也天地間惟有一海同流四方中國特海南一撮土之上浮耳比之如稊米於中國也物有萬而人爲萬物中之一物耳人卒盡也九州穀食之

今有時而爲古是以勿歧前觀之待而不得則問追而勿及則歧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鯛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觀未生之前是也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大大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大小字面損作精粗重重入細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見不眞耳非無形也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不明見不眞耳非無形也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不可圍也自大視細此勢之有也有無形有不可圍此勢所必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一涉精粗便有形迹無形者數所不能分別亦不能窮其數之所不能窮也一入無形便不可圍矣豈惟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論意致皆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菩薩論不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默則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鯛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觀未生之前是也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儒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菩薩論不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默則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鯛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觀未生之前是也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儒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菩薩論不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默則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鯛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觀未生之前是也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儒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菩薩論不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默則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鯛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觀未生之前是也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儒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菩薩論不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默則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鯛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觀未生之前是也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儒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菩薩論不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默則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鯛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觀未生之前是也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儒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菩薩論不二法門而卒示之以默則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故得失不足爲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者必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定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鯛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以渺然之身究觀未生之前是也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足小天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儒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功分不同而辨有無差數不同而名大小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孰知是非之不可爲分而細大之不可爲倪乎昔者堯舜讓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堯嘗之讓武白之爭篡義之分爲貴賤亦因其時不可定以爲常也梁麗屋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大小各有所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物各有所能也鴟鴞音答夜撮蚤蚤音早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故以殊器殊技殊性之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天地陰陽相爲對待是非治亂相爲循環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情理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程疏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禮三代殊繼詖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惡知貴賤之爲一門大小之爲一家乎信乎其不分矣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當於末始有物求之曰門曰家言貴賤小大之所從出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既無是非貴賤則我何所適從而辭受趣舍亦無歸着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有貴有賤皆世諦也因有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加何得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謂其荒唐而無當哉曰何謂貴志與道大窶慎毋以世情拘而志與道爲梗也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反衍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則齊參差則不齊與毋執一而與道相背馳也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音診域既無分別以道心爲王則無私德私福此心廣大則無私畦町

是非之不可爲分而細大之不可爲倪乎昔者堯舜讓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矣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物有短長自齊物之見而論則無短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死生者物之終始而道無終始也故不居其成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數有虛有滿不敢守其定位也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止者時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苟有爲不爲於其間則聽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齊耶阮聽其所爲又何貴於學道北海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程疏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推知道者能達而明之明夫進退存亡之道物外誘也已性命也當物外而志內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消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有道德者不爲福先不爲福始而察之審之謹之之功多也知天人之行知天內人外則達理明權本乎天位乎得位得猶言立德也蹢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德立則蹢躅屈伸皆自得如此則知化知天知人知經知道之要也理之極也說到此處則知老權就謂其荒唐而無當哉曰何謂天人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音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四足乃天所生者牛馬自然之謂人勝天急轡三無以字人爲形容天人最妙又恐鑿竅者以人以禁止之故者有心而爲之一若有心便非自然自然之謂

仰給 卽天也得卽已德喪於爲名者多矣知天知人於此謹守勿失明乎內外之分則性分之眞反爲歸之我矣 驪
惽蚿音賢足出也蚿惽風風惽目目惽心夔一足辻百足蚿有形者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王猶以形用者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矣 夔謂蚿曰
吾以一足跿音卓踔卓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音吐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任其自動莫知所由遊連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音弭疾徐之節進退之妙乃天機也何可易耶言非人力所得
也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稽而行則有似也今子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
南華眞經 牛集十 程疏 十六
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蹈音秩踏足踐也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翟音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
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自古王人多甘受挫折含而大順之境無礙之宇非小不勝爲大勝之驗乎若目一開便見不似風來有漸若心則無思而無不通又非目所及盖忍而志不責其後道成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程疏
三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
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
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得失二字皆指君子言 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憑父殺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 田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南華眞經 牛集十 程疏 十七
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音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
使奠音鴆山商蹉音渠駔河也必不勝升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適其利口）蒼龍非埤井之讎（音蛙與余且彼蹎（音此蹎也）黃泉而登大皇（天也謂極深窮高也）無南無北（火南水北是有南有北也今顧倒於虛而水火同位南北無別）奭然四解（解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無東無西（木東金西是有東有西也今金木東西合一則無東無西矣）始於玄冥（水也）反於大通（大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之以言辨不求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未成丁之夫曰餘子）之學行於邯鄲（音丹）與（音余）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但）匍匐而歸耳（匍匐邯鄲國中所能之步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但匍匐而歸也）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開口）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逸逃逸也）莊子鉤於濮水（濮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焉（遙意先容）曰願以境內累矣（猶言請累先生之身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衣巾全藏以盛之）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曳生全神以自適斯旨）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槩華又何足羨昔陶隱居畫二牸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鞿羈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鳳雛也）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竹實也）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音黑鴟恐嚇奪己食而嚇鳴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喻自己爲鳳雛惠子爲鴟梁相爲腐鼠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石絕水曰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魚之所樂忘水而因道而因以知魚其曰子非魚云云者不知能盡其性者必能盡人物之性也其曰子非我云云者借其不通物性者以詰其必不通人性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反復辨論皆作體上探索矣）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之濠上也（子既已知吾之知魚樂而問我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居濠之上而過焉則濠之下其樂不言可知也）

復主子曰通爲（以道字爲主能悟道者可以窮極大而定至細包精粗忘貴賤化有無達理明權知天洞人全眞照物一以貫之矣不觀秋水之時至乎百川灌河（充滿溝澮河伯自以爲天下之大觀無過此矣及至北海望洋向若而嘆曰我及至北海望洋向若而嘆曰我若非至子之門亦不信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矣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虛與時也（夏出各有所局者限於時也）曲士難語大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始可與言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春秋昔若水旱一致吾方存乎見小又奚以此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蟻孔之在大澤已爾計中國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已爾計人處萬物中

之一物猶毫末之在馬體已而世界之小如此而五帝三王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海若不以水自多名高學博者亦安可以此自多也然則將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古往今來遞爲更也分無常盈虛得失原迅速也終始無故生寄死歸若且喪也計人之所知者人也其知有限不若其所不知者天也無知而無不知其生之時形也形則有所必倣不若其未生之時神也神則有死而不亡者由此觀之毫末非小而天地非大吾身不爲不足而天地不爲有餘信然則小無形而大無邊乎不知細能精乎大而視不能盡乎大大能包

乎細而視不能徧乎細有大小則有精粗矣有精粗則有形矣有有形則有無形矣可以言論意致者物之精粗也不可以言論意致者物之超出乎精粗精粗也故大人之行無敢美無取舍爲利害很廉貪忘貴賤屏是非融細大方放一道人也果且有間乎有得乎有已乎果且無間乎無得乎無已乎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胡河伯猶然未忘貴賤大小之倪也北海若曰天地之間惟道爲獨尊以道眼視之物無貴無賤也皆作平等觀以物眼視之貴賤咸其所自取也皆作奔競觀以俗眼視之貴賤不在已也皆作炎涼觀以差等之眼視之大小有因天地毫末互藏也皆作推移觀以功分之眼視之

有無有自東西各見也皆作一定觀以趣向之眼視之是非不昧乖桀異向也皆作善惡觀故自昔以聖人而行讓爭之事雖凶化爲吉以庸人而行讓爭之事雖吉化爲凶猶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騏驥可以千里而不可以捕鼠鴟梟可以夜撮蚤而晝不見邱山獨不問有是必有非有治必有亂此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智者知之故師天必師地師陰必師陽也河伯欲分貴賤大小惡知貴賤之爲一門大小之爲一家乎奈何河伯不悟而莫知所適從也北海若曰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以道心爲主則無私德福此心廣大則無私畦町矣萬物同冶短

長其軌孰此道之無終始者以御無窮視物之死生也數之虛滿也年之往而不返也時之流而不止也不出消息盈虛之循環終始之範圍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與時變遷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順其自化而已河伯曰然則何貴於學道耶北海若曰道有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權迷者狗外忘內恒以物而喪身明者全內存外不以物而害已豈水火之所能熱溺寒暑禽獸之所能賊害非待相薄而後勝之也則知道者遊於先天而後天自不相及矣故曰天在內我可得而主之人在外我不可得而必之有德者知天知人本乎天學有宗也立乎德行有根也欲屈伸之自如者惟有明

理達權而已河伯欲究天人之所謂不知牛馬之四足爲天毫無與乎人也絡馬首穿牛鼻爲人毫無與乎天也故曰天勝人毋以人滅天毋命造故毋以故滅命毋名負毋得毋以得狥名謹守勿失謂之眞人夔憐蚿蚿憐其足之多也蚿憐蛇蛇憐其無足也蛇憐風憐目憐其無形而疾也風憐目憐其不行而至也目憐心憐其神無所不到也聖以一足不及蚿之使萬足者亦猶噴者大如珠小如霧雜下而不可勝數也予動吾天機不知其然耳蚿以眾足而不及蛇之無足者亦以倚旁而行者純用天機又安所用足哉蛇雖無足猶有形也風則無形而終歸無何有人可以指而勝之亦可以踐而勝之然天下之折大木飛大屋者非風不能也豈非積眾小不勝而爲一大勝乎自古得道之聖人亦往往似之孔子困於匡謂子路曰命不爲我之諱窮而免時不爲我之求通而得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時命大順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命大謬也人知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悟各有所安不知聖人之勇則無所不安矣公孫龍自多其所學於其所行知可困百家辯可窮眾口今屈於莊子因問其方於公子牟公子牟曰子不聞坎井之蛙謂其樂於東海之鱉乎自以爲趙水踩泥於井幹之上虾蟆與科斗莫吾若也吾擅一壑之樂可謂至矣引東海之鱉入觀不知其舍一足不能

容也乃告之海曰若亦知海之遠且大乎高且深乎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海不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海不加損堘久不推移多少不進退者非東海之大樂乎人無趋世之見而欲聞達者之言何異使畚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矣不解極妙之言而欲闚一時之利口何異於坎井之蛙自多其樂於東海之鱉也必見笑矣且彼是何人者耶繞踏地便登天無南無北水火濟矣水火金木四者解悟而舍歸於土難測其涯涘矣無東無西木金交併矣始於玄冥坎水上升而其究五氣朝元反於大通矣子乃欲以小知小辯究之何異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乎何異學步邯鄲者未得國能先其故步匍匐而歸乎公孫龍如不去恐失其業矣莊子釣於濮水非臧丈人之釣而其釣莫釣也楚王使二大夫曰願以境內累先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巳死之神龜王藉之以笥巾而藏於廟堂之上不知此龜願死爲留骨而貴乎願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亦知其願生而曳尾也莊子曰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則立功之小不如全神之大之一徵也惠子相梁恐莊子之來代已相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曰鵷雛仙禽也樓迹於海島而止足於梧桐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鴟得腐鼠自以爲天下之美無過此矣仰而見鵷雛之過曰嚇恐鵷雛之奪其食也今子謂我爲代

于相毋乃以梁國而嚇我耶則立名之賤不如保眞之貴之一徵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嘆儵魚出遊之樂而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人性物性兩者皆昧也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是咎其不通人性者所以不通物性也惠子未聞道者也其曰我非子不知子者有人相也又曰子非魚不知魚之樂全者有物相也欲無人無我請循其本本者本性也吾性一盡萬物皆吾性中物也則儵魚之得所亦吾性中之一物樂也故我不以魚知魚我於濠上知之也則貴賤之爲一門小大之爲一家之又一徵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此言至樂非世人之樂也惟有活身之物及其無爲眾始知也而後能脫乎出機入陸之外

天下有至樂音洛指道遙遊也無有哉反詰之詞言決有也有可以活身者指先天母氣也無有哉以下正詰之詞今奚爲奚據奚處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總提此四字作案後分解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懼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服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已得有損於性而反以不得爲憂非愚而何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備舉富貴者壽者善之不長存者以爲世俗豐富貴者壽者善之不長存者以爲世俗豐至足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厚積身死而財無用非外其形

而何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其形者不失本來面目而已貴者終日營爲思慮以固寵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之物竟不之思非疏身而何人之而何形也亦遠矣遺生而後忘憂忘而後生可樂兩後形爲我有憂患之身慮無不死之術求爲引年非遠生也即音節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人故曰忠諫不聽蹲音存循勿爭當遵巡却去而勿與之爭故天子否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烈士好名止知活人而不知活身諫爭適以殘形不成矣無有誠言名善之必亡也有言外意引人當更思尋活身之物與其爲烈士毋寧爲眞人孰樂孰不樂也有志者思之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

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舉趣者諰諰音點然如朔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四者世俗之觀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眞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眞名也）天下是非未可定也（以世俗之樂爲是則不見其樂也以爲非則不自以爲非是非果不可定）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升經云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爲衆始知何等快詩至無爲庶幾可以長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天地酬醒萬物化醇）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

（人能從有爲以至無爲則凡胎亦化矣）

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箕踞鼓盆之所以儛音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言爲能不槩然與世人同悵也）察其始而本無生（得氏無生之教本此）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一氣也氣至而聚生氣反而散則死）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生死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指知覺運動言先有形而後有此知覺）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以天地爲巨室猶言地爲大槨）而我嗷嗷音點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以上論死不足哀此種無情與問究

竟性命者得力且在此處生死關頭說一箇無生法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亦無去生死第與寒暑晦明代謝相同何足

隙倚）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支離忘形滑介忘心言二子乃識化也冥伯死者之稱觀之者即下顧其化也）崑崙之虛（音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瘍也柳多瘤腫故爲瘍之喻）生其左肘其漏（隱也）隱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四大假合）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人居塵中猶魚居水）死生爲晝夜（人生之有死生猶晝夜之循環必不能免）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馬郭象曰先示有情然後諭至理以遣之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莫自絕於

（遠驅之域而迷於憂樂之境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音觸髏髑髏音曉然有形（槁音擊也）以馬捶音垂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南華致髑髏王問可謂拘見世情惑端兩髑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此）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郭象曰莊子非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也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生死之情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間爲勞惟趣死生者可以論其大

樂矣）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音蹙）嚬頻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顰洲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

居而問曰小子敢問回聞之齊夫子有學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邶音梯井繩也短者不可以汲深論齊侯短小之見不可以大道往說之也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受命自然不可勸成賦形定分不可遷適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煩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是不得性命之大道也已惑不過不聞道人惑則未有不喪生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音秋鰌由隨行音杭列而止委音威蛇音移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音饒爲乎鄉音注譊譊多言以鳥設喻謂之若戰爭攻守之事當強之術則彼將樂聞矣鳥之齊強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齊侯不可以奏舜黃帝之道說非所喜而喜則篤以比人之非所言而言則惑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入人卒音猝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人有賢愚事有古今故不一不同名止於實義不爽而不危矣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持名實不越則有係而不累理適用則滿去而不危矣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音蹇遂而指之曰此段言天地間生物種各不同不是以小喻大正謂雖大無異於小也只是無小大無異耳攓音蹇遂而指之曰賤意而行文整齊中有不整齊不整齊中有整齊極妙惟予與女音汝而未嘗死也嘗生也言而固未嘗生也若果以予爲得生乎果欲乎若果以予爲得生而養乎予乎生而養乎果欲乎生而養乎予乎果欲乎

果以子爲得生而養乎予乎果欲乎生而養乎予果欲乎若

也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夫人止知求活於一時非直活也不知有不死者而後爲可以活天下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觀其所爲所據所避所處所就所去所樂所惡而天下之人情得矣以富貴爲善爲貧賤爲惡爲下者未有不以形勞聲色衣食之爲快樂也以貧賤爲下者未有不以形勞聲色衣食之艱爲憂懼也自知有可以活身而視之其爲形也亦愚矣使富而可以不死則苦身疾作而多積財者朝爲財有餘而身不得盡用也非以財貨爲內而形體爲外乎使貴而可以不死則貴人晝夜思索多方以爲固位計謀爲固位雖固而身不固也非以爵祿爲親而形骸爲疏乎使壽而可以不死則人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自少至老憧憧曼無不死之術而不知求活身之道非以蓬島閬苑爲適而袖悅摩尼爲遊乎使名而可以不死則烈士忠諫當能保其形胡爲善與不善不垂立活身與活人不兩利而乎有竟以殘形而成名也善果存乎不存乎富貴善世俗之所樂也樂者未必樂無爲之樂世俗之所苦也苦者未必苦故曰至樂無樂非無樂也其樂不在外而在內也至樂無樂非無樂也其樂不貴名而貴貨也而是非乃大定矣天下之至樂孰有過於活身哉活身至無爲而有不長存哉何也天清地甯不過以無爲而萬物化吾且不知無爲之從出又安知無爲之形象萬物有也

無爲無也無能生有天地得其無爲故能無不爲天地也人也分而爲三若合而爲一人孰能從有爲以至於無爲則至樂活身雖與天地並存可也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譏之以爲太甚莊子曰不然夫死者人之終也吾因其終以追其始混沌初剖朕兆未萌有天地而無萬物無生也而安得有形無形也而安得有氣自太易變而爲太初爲氣之始太初變而爲太始爲形之始太始變而爲太素爲生之始今又變而之死猶春夏秋冬之遞爲循環也生爲晝壁死爲夜寢於巨室而嗷嗷然隨之者可謂通於命乎安知今日之死不爲他日之生故止而不哭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滑介叔俄而柳生其左肘始而惡之者人情也既而曰予何惡以理遣情也識人爲假借地水火風四大而生總不離塵垢之中方死方生方生方死遞相爲晝夜化也我與子觀於冥伯之丘觀化也而柳生其肘我亦化中人也未能超乎造化又何惡乎化之及我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之形因而問之曰夫子不貪生失理未必罹此患也不有亡國之罪斧鉞之誅未必罹此患也不有不善之行以遺父母妻子之醜未必罹此患也不有凍餒之危或春秋故及此未必罹此患也而蓬蒿爲之塞也死則無此矣子亦知死之樂乎死無君臣上下四無職要職詳之勞無春夏

秋冬則無寒暑侵人之患人生小年也死則以天地爲大年
元會運世爲春秋至極雖南面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
信曰吾使司命復若形骸反若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
乎髑髏深顰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
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曰緒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
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成於一定而形適得之本來
命長者不可損之使短短者不可益之使長吾恐回與齊侯
言黃帝堯舜之道而不得更益以疑人神農之言止知事求
可功求成肉求於性命而不得已惑不過不聞道人惑則貪
功名而喪本來未有不死者也安能活身而獲至樂哉昔者

海鳥至於魯郊魯侯迎而觴之於廟奏九韶具太牢鳥乃三
日不食而死此以己養養鳥非以鳥養養鳥也不知養鳥者
自有深林曠陸江湖鰌鰿羣其行列也委蛇而安處也若
人亦與九韶之樂鳥聞之而飛者歌必聞之而走魚必聞之
而下入獨相與還而觀之豈惟鳥性與人殊魚非水不生人
處水則死者其好惡異也故能有聖凡之不一事有正旁之
不同名不虛揚也必止於實義不虛附也必設於適內求於
已無所往而不可是之謂條達則不惑而福持則可以活身
亦可以活人泉此猶出死而入生也更進一步則有不死不
生之道不觀列子之指觸髏乎曰惟予與汝同居大造之中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命之情其緊要在棄事而遺生其養氣全神忘外守中則達生之功夫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人知生之當養一有徇外之心非養也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人知命之當安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知無奈何而安之則凡所安者無求於外也達生則足以知天達命則足以知人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備物可養形而不能養神故富貴而夭折者恒有生全屋在而主人去則生亡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與形原不相離形雖能離乎色則物之不形不化者皆得以勢而窮我而後能不物於物而安得止而不入乎先卽未物之先造物之始也彼將處乎不形之度大藥一得丹房器皿便委而棄之不可戀也而藏乎無端之紀藏神淵默其端倪不可測識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根抵造化樞紐萬物出機入機在我也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一性養氣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德通於天而生物者也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有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形如屋養形者譬如屋字整齊外體也而以此爲足以存生恐屋壞好而屋主人不能住則世間人備物何足以養形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養形雖不足爲而不爲則無所御矣物焉得而入也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全故氣全雖病而不死神全於酒猶然而況神全於天乎天只是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聖人藏神正藏於此藏神正所以守氣也復讎者不折鍭千雖有忮心者不怨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鍭千飄瓦皆傷人者而不折不怨以物無心也無心之不取幹於世人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攻戰殺戮之慘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與天地合其德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天與我本同一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爲人散則反於無始人之未始不爲天也舉造化之機轉移在我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矣子列子問關尹關門令尹名喜曰至人潛行不窒音執蹈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音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貌象聲色物也我亦物也物與物不相遠焉能不室不熱而遊於萬物之上乎惟無物而後能不物於物物於物我既先不物則天地萬物之變不入乎我我何故焉搏之不得名曰夷夷無色也聽之不得名曰希希無聲也

揣之不得名曰微微無形也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者無形無聲無色之謂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紀綱萬物之謂也

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天一也有天之天乃接生有人之天乃採取之旁門吾開之適賊生矣命之正道吾開之則長天人合一此乃全眞保命之道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音僂僂音縷曲背人也者承蜩音條小蟬也其爲物舍卑飛趨高潔其鳴以時不持竿而黏蜩音奪以手拾物之易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音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黏蜩時也累彈丸於竿首不落則失者錙銖而黏食而無求得形解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猶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累三而不墜停審二丸在竿首不落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月累丸二而不墜五六月用手停審則失者十一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猶掇之也而無復失吾處身也若橛音掘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承蜩之時外體欲直橛株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內志欲常心一於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內忘我外忘物物物我兩忘奚啻承蜩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則神散用志專一而不分則其神完固凝聚而乃夫痀僂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不散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音耶曰可善游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舟覆於淵如車却於坡覆舟之却車之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惡往而不暇閑也以瓦注者巧注射而賭物也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殆音怠瞶其巧一也而有所矜憐惜也則重外也凡

道藏輯要

道藏輯要

外重者內拙不止於注亦不止於操舟大凡以外物爲重者必喪其中之所存操舟乃志不可分之喻而復舉若陵車却爲注三事以喻之此喻中之喻也莊子之文類此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腐音祝學生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腐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音邊之羊已前行者不須鞭惟其在後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不爭利於民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音懸薄簾閭閻小戶也無不走也往來奔競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既先養內則其後當養外既先養外則後當養內二子之養生皆猶牧羊而不鞭後也仲尼曰無入而藏內不入即壺子之杜德機也無出而陽外不出即壺子之衡氣機也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柴立者獨立也中央者陽神下藏于氣穴之中此穴有內外兩竅識得此竅中之竅乃藏神之府化胎之源摘制鉛汞而大藥產于其中不入不出爲柴立三者若得法其造修道之名必到至極之處始而得藥得丹既而脫胎換骨可作飛天仙矣夫畏塗險於山川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衛生之知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食色二者人之所不能無亦人之所易受其害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知有形之畏塗可畏而不知宴安鴆毒其可畏甚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以臨牢豕室簽音策木柵

也說音稅孤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糗音臭養也汝十日戒三日齊音齋白茅以白茅爲藉加汝肩尻音翹尻也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孤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狹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豬音象之案有汝俗音呂簋也犓音帝之上聚倮音菩也之中則爲之爲孤謀則去之以生爲樂自爲謀則取之以富貴爲榮雖死不顧所異孤者何也所以謀身不同於謀孤者何也欲累之也意謂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孔子自喻以邪而喻世人以孤其意可知桓公田微也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音甫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詔音怡佁音似失魂之貌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公憮音撫然自嘆鬱結而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水名神名竈有髻音詰竈神名其狀如美人而衣赤衣戶內之煩壤百內糞埔之餘壤雷霆鬼名處於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鬼名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鮭音蛙甕音雍盛音蛙蓋鬼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洟音夷鬼名象水神名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郎有裝音壯遽陽鬼名豹尾虎爪馬首處之水有罔象水神名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郎有裝音壯遽陽鬼名豹尾虎爪馬首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鬼名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鮭音蛙甕音雍盛音蛙蓋鬼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洟音夷鬼名象水神名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郎有裝音壯遽陽鬼名豹尾虎爪馬首處之水有罔象水神名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郎有裝音壯遽陽鬼名豹尾虎爪馬首處之水有委蛇大澤中之神正而一足野有方皇音皇野神名狀如傍皇名狀如蛇兩頭而五采山有夔山神名狀如牛而一足野有方皇音皇野神名狀如傍皇名狀如蛇兩頭而五采澤有委蛇大澤中之神正而一足野有方皇音皇野神名狀如傍皇名狀如蛇兩頭而五采山有夔山神名狀如牛而一足野有方皇音皇野神名狀如傍皇名狀如蛇兩頭而五采澤有委蛇大澤中之神正而一足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音劇笑貌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

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沿流也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河塘之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同馬云齊回水如環也汩水湧波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不任己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因習而成自然長乎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與水相忘水而安於水性也習久而成自然長乎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與水相忘水而安於水性也習久而成自然長乎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與水相忘然成乎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音據鐻鼓之縣也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爲非人所能削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耗損也氣耗則

心動心動則神不專故不敢耗忘利也必齊音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名也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忘我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忘公朝若無忘勢也其巧專而外滑音骨消如是則吾之知巧專而物之滑心盡消泯矣然後入山林取材也觀天性形軀至矣察木之天性與木之形體已至爲鐻之材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未削之先吾目中先成一現鐻然後加削不然則已而不削也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音余因物付物以已之天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中規言圓也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文弗過也百往百返皆復故迹回旋如鉤也顏闔遇之人而反善御者直中繩圓中規如鉤文勝然所謂

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鉤百謂圓規不止而至於百故知其必敗饒晏日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遠民不窮其馬故無遠馬馬之蹶敗由銜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倕音垂堯巧過也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工名也旋而蓋規矩蓋猶矩精巧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指與物化全不留心雖不以心稽而心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桎耳靈臺心也心不爲外物所繫曰不桎

陸西星曰此言純熟自然之妙只以手旋物自合規矩卻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合規矩矣○復圭子曰學問最怕分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桎者乃能入妙看莊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與奧旨況學通三教而且悟性命金丹之大道者乎忘足屨之適也忘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內純一而不變外應物而不知所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陸西星曰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矣故履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而後能入於化矣有孫休者踵門而訐謂以告於子扁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過世賓指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內遺其耳目則外靜總爲隨支點聰之意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虛靜悟淡之境逍遙乎無事之業寂寞無爲之道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其任白爲非有恃而爲之任其白長非故宰而長之雖爲而爲之以不爲也之以驚人修身以明汙修己之身以明人之汙之愚言其過於炫露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音頗躄

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彼固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音悅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音威移從容自得之貌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欿啟所見小算間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鼷鼠鴳鷃借小物以喻之彼又惡能無驚乎哉言而惑王雱曰至生之

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大牢樂鳥以九韶鳥必驚逼仄所以慮孫休之感也

復圭子曰生有理有情理者生之所有情則能養生亦能喪生惟達人務生之所有而養生不務生之所無而喪生斯之謂達生命有性有情性者命之所可奈何情則可保命亦可殘命惟達人務命之可奈何而完命不務知之無所奈何而殘命斯之謂達命人知備物以養形何世人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人知借形以寄生何世人形存而生亡者亦有之哀哉養形者多而存生者少聽其自來自去而不能止也信養形之無益吾以爲莫若棄世謝絕人事之因緣別尋世外之天地無憂也無累也金丹大道流戊就已取坎塡離至

正至平得藥不過一年便與造化更生而原幾長生久視矣然則何事之不足棄而何生之不足遣哉形勞而不已則竭故欲無搖爾精非遺生不可夫形全精復者乃內外交養之人與天爲一者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眞人者天地之肖子靜而合則得天地成體之理天之未始不爲人也動而散則得天地成始之用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形固精完是謂能移所謂其始也以我接爲工夫其究也以脫胎換骨爲了當精而又精者所謂再安爐重立鼎煉神還虛天地亦包於虛空豈非反以相天乎若而人也可以潛行可以火走可以遊乎萬物之上而不窒不熱不懍者何也則驅殼脫盡獨存元神所謂純氣之守者也若有貌象聲色之物皆屬後天而不能至乎先天必物之造乎無形而止乎無化者爲不物於物而有物之物焉能禦之彼將不色中色而處乎不淫之度不空中空而藏乎無端之紀萬物各自爲終始而至人先萬物之始而始後萬物之終而終不過一其性養其氣合乎天地之德而通乎造物之機緘耳若而人也其天渾全其神不虧聲色之物焉能礙之哉試觀醉者之墜車猶能全其天者物焉能傷之乎復仇者不折鏡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使人人而誠如鏡瓦之無心則天下無攻戰之亂矣人之天

矯揉造作旁門也天之天金丹大道正理也開天者採其先天無損於彼而有益於我德生也開人者採其後天有損於彼而不能益我賊生也賊生者天必厭而棄之吾果能不厭其天乎賊生者人必忽而絕之吾果能不忽於人乎不庶幾爲宇宙一眞人也哉承蜩有道未學承蜩而先學累丸即學射者未學射先學視之理也累丸漸精則承蜩漸不失此實理也非喻言也承蜩時外體欲直身臂有如槀株槁木內志欲一惟知有蜩而不知有天地萬物何患承蜩不猶拾之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豈惟承蜩即爲聖賢亦此道也痀僂丈人得之以承蜩有志者得之以作仙作

佛何不可乎觴深之津人操舟若神若汝人則不必見舟而便操之者何耶彼水不能溺利害不入其胸次故能齊淵陵一舟車不惟不知有舟覆車却且不知有萬物之介吾懷也惡往而不暇則外輕也亦猶賭者巧於瓦注憚於鉤注殫於黃金注非巧有不同也則鉤金能令其智昏徒見金而忘巧也豈非外重者內拙乎莊老加一凡字甚妙聖賢仙佛只是內重而外輕凡人不敢以聖人自居者因外重以致內拙爾羊與陽同音仙家多以養羊爲寓言蓋本莊老養生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句來此句極難會心內外交養原是大修行者之的派第此有所先則彼必有所後鞭者意策勵

之謂也羊之前者既行故不必鞭前而鞭後單豹先養內而後外張毅先養外而後內皆坐不鞭後之病以死然則養生將奈何吾以爲莫如煉已煉已眞如定息凡人氣有吐納則有出入無入而藏則內不入矣無出而陽則外不出矣無出無入此是閉息工夫柴立其中央者存神於玄牝也即悟眞篇云鑑形閉息思神法也能閉十二息爲小道百二十息爲大道至千息去仙不遠三者若得其道必名爲眞人人知十步殺一人爲畏塗不知畏塗不在道塗而在食色之間故祖庶之上飲食之間而能知戒則爲仙爲佛不知戒者未有不喪生者也人之所惡莫如死爲盜謀者必願食糠糟而居牢

狹不願加肩尻于雕俎之上胡人爲野合則不畏死於滕楯之上爲盜謀則知避死而趨生自爲謀不能如爲盜謀者何也則惡死之心奪於爲功名之心也人知生爲人而死爲鬼人鬼二途也不知鬼神體物而不遺視之而不見者偶見於桓公焉因而致病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似以鬼神爲無矣又曰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隨其氣之上下能令人怒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能令人病似又以鬼神爲有矣既曰有則無所不有豈惟沈竈戶內雷室東北西北皆有鬼神也水卽山野亦有鬼神也澤有委蛇見之者殆足以霸桓公與之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正見公不自傷鬼惡能傷公也若此者皆由氣不足之故術故有紀渻子爲王養鬬雞之喻此是凝神養氣之主理凡學道者須潛心理會而後大有進益無論養德卽養勇者十日而虛憍恃氣其剛易折也又十日而猶應影響其燥易挑也又十日而疾視盛氣其猛易衰也又十日而致虛極守靜篤不可以利誘不可以諛取不可以怒激望之似木雞其神完也察之其德全德全者氣全也於虛實戰守之道無不了了於心胸誰敢有與我敵者總見輕試者取敗積養者氣足也氣足則橫行天下可矣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能遊龜鼈魚鼈之所不能遊不知者以爲鬼物知之者以爲蹈水有

道也道不外乎故與性命吾始乎故未狎水也長乎性則與水習矣成乎命則與水相忘矣偕入偕出止於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吾以安於陵爲故無奈其生於陵何也以安於水爲性無奈其長於水何也以然而然無奈其死生制於命而不制於水也水性且以順其自然而生況人性哉削木爲鐻小技也梓慶猶能以養氣而全神三日齋忘利也五日齋忘名也七日齋忘我也不知有公朝忘勢也然後外滑消而巧專然後入山林而木性得然後成鐻完而可加手焉不然不輕爲也此之謂以吾心純一之天而合物自然之天器之形而下者得神之形而上者以造作之即不謂之人而謂之神也亦宜東野稷以御而中繩中規圍驅鉤百而後反顧閻預知其必敗者爲其馬力竭也然則養生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併務乎知之所無奈何者必無成矣即一御猶有心以合規矩者又有工倕得之心而應之手以手旋物而自中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者不知指之爲物物之爲指也其靈臺一而不桎於規矩者忘乎規矩之規矩也履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故一適則無所不適者而後爲忘適之適乃眞適也孫休之自反者以修身已潔赴難已勇而所遇不時未免有怨天尤人之念扁子詔之曰夫至人者其肝膽耳目與人同而忘肝膽遺耳

目與人異居塵垢之中而遊塵垢之外入有事之境而逍遙無事之業雖內有所作爲而不恃其能與汝飾知以驚愚異矣雖尺有所長而不倚之以自任與汝修身以明污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者又異矣汝得保爾形骸全爾九竅亦幸矣又何暇怨天哉若孫休之所問皆入世之情而扁子之所言則出世之法以入世爲是者不可告以出以出世爲是者不可告以入孫休聞至人全生之語毋乃爲養鳥以太牢欵鳥以九韶乎又非哉鼷以車馬樂鴻以鐘鼓乎吾恐其驚而無當也

外篇山木第二十

此篇論全身遠害之道其要只在虛己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與人間世並看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世之以材累者多矣）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音恕）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鴈以不能鳴取殺者凡夫也言外見鳳鳴於丹邱者眞人也）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有材而不自見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深居而閒出以遊道藏輯要）

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而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大道本無物我世人妄有分別是非蜂起而道德離矣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消息盈虛與時變遷也）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賤也）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或升或潛位無常居自和其光也）浮游乎萬物之祖（游心於混沌之天太始之初猶云眾父父也）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音耶即物物猶言不生物不物於物也則物焉得而累我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情性情也物賤而人貴功名暫而性命永此萬物之情也倫類也傳傳習也有入於世者則傳入世之法有出於世者則傳出世之法此人倫之傳也）則不然合則離（合則勢聚必有間而離之成則毀（成則功高必有忌而毀之者）廉則挫（廉則圭角露必有挫而挫之者）尊則議（尊則觀望者多必有從旁議之者）有爲則虧（有爲則功成故有虧之者）賢則謀（賢則多智人必有惡而謀之者）不肖則欺（不肖則愚人必有欺之者）胡可得而必乎哉（材則如鴈材不材則如鴈均之不能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必無患也）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不拘才不韜能無肯專爲與世和同此道德之鄉也）

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焉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學道修業國無廢祀野無遺賢可無患矣而居然不免是以可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罟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倪而喙仰而四顧深居而閒出以避患也而竟不免猶豐狐豹之自累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音耶即）吾願君剖

形去皮（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刳形所以去皮）洒心去欲（心不白則欲得爲之染洒心所以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天下之大解脫也又何累）其生可樂（音洛）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法門之宗旨有志學道者誠能剖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而仙佛可立成矣又何必更求秘密語哉）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無物之始即所謂淨土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無文飾也）知作而不知藏（無蓄也）與而不求其報（無前我也）不知義之所適（無分別也）不知禮之所將（無往來也）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任意而行暗合大道）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生可樂即詩云樂土也死可葬即文王澤及枯骨也因與俗去之捐之則無爲矣）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音據）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

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貴貴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岸愈在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陸西星曰又爲屠弱之夫沈溺愛河不能解脫者加一鞭策蓋人無車則困無糧則飢皆爲形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真其晴欲出然而之而無礙故曰無倨倨故形無留總留居則無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真君之欲則無糧之糧足便是遊于逍遙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從此浅江浮海瀟洒窮源愈遠愈深愈往愈遠彼送者到岸而反君自此獨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爲鄰尚何離羣索居之足悲哉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而爲君則累民之憂故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吾願去君之累人也不除君之憂於人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猶言廣莫之野即無何有之鄉也

船來觸舟雖有惼急也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音翕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即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孰能害之觸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怒矣故去累虛已可免憂患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音玄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也朝受命而夕趨事臣之職也三月成壇必有藏仁要焉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自一乃心志之人曰自伐者無功不能成功者必有功名功成者隳即成功而亦必墮名成而不去名必反爲名所累

名成而還與衆人道流行而不明居者庸即成名而亦必損孰能去功與名而不名處處則人莫見其功莫見其所處則無一日不流行推以與人則有而不居矣得行而不名處處則行而不自明其所處則無一日不流行推以與人則有而不居矣得行而不名處處則行而不自明其所處則無一日不流行推以與人則有而不居矣得行而不名處處則行而不自明其所處則無一日不流行推以與人則有而不居矣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平生無求備於人故人亦不求備於己以備善責之此至人之不求備人者也而子卻何以聞爲喜哉孔子曰善哉外何敢更設他術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人之生理本無造作加以雕琢終散朴吾今睹當人爲之後復思返乎太朴之始倜乎其無識既其知識也儻乎其忘疑去其心思也芒乎芴言紛紛也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音余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地名人之亡與音余林回亡者姓名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泉貨謂之布以其流布如泉也與音余赤子之布寡矣若以千金之璧爲累則赤子之累多矣赤子之累多矣若以千金之璧爲於金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指璧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喻弟子之相依者要皆一時之交利合之徒常則相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

何或乎交益疏而友益散也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音員棄知弟子之指讓之虛文去而眞意流於前此弟子之親愛益加進加進也異日桑雽又曰曩者舜之將死眞冷舜之小也有天下而不與冷于性也及其將死天下傳賢不傳子冷於情也非眞冷乎命禹曰汝戒之哉以下絕學棄智之九至者形莫若緣無逆也即有緣之緣情莫若率眞率則便緣則不離合也率則不勞逸也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其質之自然至讓無文矣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音絜結帶也係履而過音戈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音敗病困也邪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善騰躍之猿其得

柟音南梓豫章也攫音蒦之如蒦之附木然其枝而王長猶神姿壯也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睥睨猶邪視也及其得柘棘枳枸音矩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加急下着一不柔字便見其筋骨之硬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音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證驗昭然孔子窮於陳蔡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以橋枝擊倫木故曰有具無數有其聲而無宮角不合五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擊者之聲與歌聲犁然而可聽顏回端拱還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恐其推己而至於過大已而造哀也愛已而造哀也愛已而過於過哀曰回無受天損易貧而樂也天能損我之過而不能損我之遇而不能損

我之道故無受爲易無受人益難富原非本來爲人益驕則受其益矣不驕不淫爲不受益甚難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爲始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歌者人而所以致我歌者人耶天耶吾不知其爲誰耶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運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飢渴寒暑窮桎不通此天之損我者天之所行非人所得止運之所泄非人所能塞吾惟與之偕行與之偕逝不敢以其拒而去之也臣不敢以違君人其敢以違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人自有生以之物皆外加也其名爲益吾不守四端而用四達之途以邀倖於物爲有利於己爲喪我後凡非本來者也君子不爲盜盜故君子不爲竊竊猶畏人知而竊

地取功名曰竊故賢人不爲　吾若取之何哉有性命之命則在內爲吾故外吾若取之是盜竊而不知命者也　故曰鳥莫知於鷾鴯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居人間之堂上則以春社來秋社去一往一來氣之所使忒南或北若或驅之而不能自主爾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禪者造化代謝之義造者造無而使有化者有而歸無既不知其禪之者又惡知其終始我方觀化化且及我不敢與化爭也惟有守正以待化耳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人也

人者天之所生故曰有人天也然天之所以爲天則又造化爲之主宰故曰天亦天也非謂人與天一耶　人之所以不能有天性也

有人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加損至於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爾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聖人晏然即所謂粹然見於面盎於背體逝而經即所謂惟聖人然後可以處

目大連眥一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大也觀視目大貌眥一寸周回顙額也

大翼不逝遠難目大不視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視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音意執草自蔽而博之蟬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指蟬見螳螂之利而不視逝不視忘其眞性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

嬋召螳螂螳螂召鵲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告虞以罔犯其栗林之禁故逐而誶責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戶庭閭

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戮辱也不出戶庭益悔之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愛之也而美者賤憎之也　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則有驕妒之心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則有謙遜之意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吾安往而不愛哉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循理天下之所樂推

復圭子曰山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前已累言無用之用也今重言之又曰鴈以不能鳴取殺則涉世者奈之何周將處夫

材與不材之間似可免禍也然而非道德之正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凡物有成虧斯有毀譽而至人無成與虧則亦無譽無譽凡物分聖凡斯有龍蛇而至人聖凡莫測則龍

耶蛇耶皆不得而名時有消息吾亦與之爲消息而不專主於進時有盈虛吾亦與之爲盈虛而不專主於退而惟與太和爲運用身在後天神遊先天豈惟爲眾災災且爲萬物祖奚豈惟物物而不物於物且有物者不得而累我矣吉之人自行之者神農黃帝是也此皆出世法也不知入世之法安知萬物之情人倫之傳乎合不與離期成不與毀期然未有合而人不離之成而人不毀之也離不與挫期尊不與議期

而玄覽即清虛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言已不當違俗而犯栗林之禁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戮辱也不出戶庭益悔之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惡惡者貴愛之也而美者賤憎之也　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則有驕妒之心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則有謙遜之意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吾安往而不愛哉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循理天下之所樂推

然未有廉者不招挫尊者不招議也天下無爲不虧已方有爲圖其成人且從旁撓之利其虧天下賢無全德已方好修而慕乎賢人且乘間謀之汙其行天下不肖亦有一得之長已方附乎與能之例人且多方凌之阻其進惟遊於道德之鄉者超乎萬物之上不與萬物伍而物焉能礙之彼魯侯者以學道修業敬鬼尊賢求免患而不得此其所以見譏於南宜僚也夫豐狐文豹山棲穴處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閒出求食定也然猶不免於網罟者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胡不外淨爾身毋與接爲構內淨爾心毋日以心鬬

而遊於無人欲之天則天不能禍而地不能災矣今天下人人有皮毛也人人有情欲也讀南華者盍不自省焉南越有建德之國猶釋氏所云西方極樂之國也此一段寓言爲釋氏諸經之鼻祖皆就人之一身而言天下未有愚朴之民而不少私竇欲者亦未有竇藏之民而不忘人之報者不知義不知禮人以爲猖狂而妄行孰知古有亡於義之義亡於禮之禮乃所以爲蹈乎大方其生可樂而元神不損也其死可葬視形骸如委蛻也非去國捐俗安能與道相輔而行哉魯君慮其道險而無舟車則纏於冗費而甯知節用即我之法車也又慮其無鄰而無糧食則溺於愛河而甯知竇欲即我之慈航也知節用則不喪我之元氣知竇欲則不琢我之元精元氣元精固而神愈王任其涉江浮海皆神行也江海無崖吾之所往亦無崖而不知其終窮吾今悟道則昔之少費穿欲皆爲送君之舟車既已得道則今之舟車皆可自崖而返而釋氏所謂到岸不須船者蓋本於此君其遊於寥天一而與凡遠矣惟與凡遠者乃與道鄰不然非負有人之累即抱見有於人之憂安能與道遊於廣莫之國哉其國有至寶無心於寶者得之不觀虛舟觸舟雖偏心之人不怒如以有人之舟而相觸未有不怒者怒不怒而係乎虛不虛舟虛且無礙況人能虛已任其遊世內世外未有不免害也衛之北

官奢賦欲爲鐘三月而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疑其有自利之心而問曰子何術之設奢曰自爲一鐘之外吾無敢設他念也奢聞之大道剖而爲器猶朴也自雕琢施則朴散矣吾今雖當既彫既琢之後猶思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不知有文彩也儻乎其怠疑不肯多着工也知之者以爲此鐘不雕不琢不知者以爲萃乎芒乎而爲此鐘也不過爲送往逆來之號爾孰知來者勿禁其擊也往者亦勿止其擊也強梁者以爲不必擊吾從之曲傳者以爲當擊吾亦隨之因其自起自止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猶云不妄費作無益以害有益也而況有大道者可無復朴之志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吾與子言不死之道夫

鳥之畏人者其常性也獨東海有鳥其名曰意怠飛必以羣棲必依人宜其不免於患也然而彼進不前而退不後則網羅無可害食不先而取必緒則藥餌不能害其行列必處主人之堂則外人不能害意怠非能不死也第合不死之道耳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誰不知之予今之被罔也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陳蔡之厄人駭昭昭揭日月而行則陳蔡之賢知忘宜其不免此患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功名者衆人之功名也故一人可得而立之不可得而伐之與其以伐而致其墮與虧不若以功名而還之衆人之爲得也窮則道明雖爲有道之流而不明居達則道行即爲立名之人而不名處猶然無知也無能也爲純純常常之人耳閒有比之爲狂者彼又削迹捐勢功成而退已無責備於人人亦惡乎責備於我焉此至人之不求聞達者也吾又何以聞爲喜哉孔子曰善哉以下孔子不必有是事怡爲大修行者苦志了道之儔的也故辭交遊去弟子逃大澤粗衣菓食深山所居之人如此至于人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則得道以後事異類且可化而況同類乎孔子不得志於魯宋衛周陳蔡七日不火食所缺者火也故以之閒而親交疏間於子桑雽曰假人有亡者曰休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爲赤子可以市所市能幾何吾知其非爲布也爲千金之璧爲吾累赤子之累甚於璧也則或

人之所未解矣林回曰尺璧雖重利也赤子雖輕天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之時而不能保其利必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之時而天不可解必相收也相棄之與相收奚待智而後辨哉天下有君子淡若水之交卽有小人甘若醴之交有淡以親之君子卽有日以絕之小人彼親友人也非天也無故而合者則無故而離散以人也非散以天也孔子于是絕學指書令弟子不爲揖讓之虛文而情愛彌篤昔舜之命禹曰天下凡有形者皆有情形易離而情易勞故形與若緣而因之則不離情與若率而易之則不勞又何必文物以紐之聲名以發之哉似併廣夏之書亦絕而捐之矣莊子衣大布之衣補結繫履而見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也莊子曰有道德而不能行者之謂憊衣弊履穿士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貧也非憊也君獨不見夫騰猿乎其王長於柟梓豫章也雖善射者無所施其巧及其危行側視於柘棘枳枸也肋骨非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雖便捷者未足以展其能也今周所遇非時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困於陳蔡七日不火食所缺者火也故以槁枝擊槁木而歌厥氏之風其歌雖有具而無數有聲而無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識者咸知其不怨不尤也仲尼恐顏回之推已而至於過大宰已而至於過哀乃曰凡

人有眞宰本至完也天定之矣此先天也而無爲後天所損
猶易也亦至足也人成之矣此眞人也而毋爲世人所益則
甚難也今日吾困於陳蔡於事爲始俄而變遷又爲局之卒
矣人事之不停與天道之周流一也夫今之歌者其歌誰耶
歌天乎而吾不受天損歌人乎而吾不受人益始信吾命有
所制矣何謂無受天損易矣飢渴寒暑天地有推移而吾亦
與之爲推移後天而奉天時也臣且不敢以逆君而人其敢
違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矣名位爵祿乃外加已之所無非
益已之所有人不明盜之卽暗竊之君子賢人之所不爲也
而吾何爲取之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非其所處則目不妄

視非其所食則口不妄食戊已不爲巢知天也畏人而襲人
知人也春社來而秋社去知時也何謂無始而非卒夫造化
之禪代往過來續吾不知其禪安知其終始吾方觀化而不
敢與造化爭衡惟有守正以待陳蔡人之自退爾何謂人與
天一耶天非人不因今日所遇之人而皆天之所使故曰有
人天也人非天不成今日所遇之天而人不能貪其功故曰
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其天此何以故性存
則天存性亡則天亡也惟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偕行體逝而
終與天偕往天人無分世之爲聖人能有幾哉莊周遊於彫
陵之樊有異鵲自南方來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

何鳥哉翼大逝難目大覩希衆賞躍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
方得美蔭而忘其身不知螳螂之在後也螳螂執翳而搏之
見利而忘其眞不知莊周徒知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二類相召也而竟忘犯栗林虞人之禁以取其誅
責也乃省悟曰吾聞守身者內外交養今吾守吾形焉耳爲
一鵲之故而忘身犯其禁何異覩濁水者不知其濁迷清淵
者不知其迷乎人能鑑於清淵卽知利爲害之所倚矣而美
中有惡亦猶是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二妾其一
美而一惡惡者寵貴而美者疏賤陽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

美者不忘美自以爲美則有驕心吾不知其美也惡者不忘
惡自以爲惡則有謙心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識之天
下無往非道也無往非學也使人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爲人之所愛哉其庶幾遊於道德之鄉乎未有不免於
患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全德之人曰擊而道存視四肢爲塵垢知死生爲晝夜不能以利害入也雖天地覆墜萬化起陷未嘗離於自然也

假修爲而自能物物而平藏之人不釣之鈞伯昏無人不射之射凡有不存之存而始可與言道矣

田子方文侯之師待坐於魏文侯數音朔稱鉛工人名文侯曰鉛工之里人也稱道數音朔當與之論道理往往

師邪音耶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名之里人也稱道數音朔當與之論道理往往

往當於人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誰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子方曰其爲人也眞全假也人貌而天貌雖與人同而天心則純乎天理虛緣而葆眞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徙物而虛已而順物物而虛以養眞也

多大聚而不足以容物彼物物清而能容物之無道者正容以悟之則所告有不待言語而意已喻矣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言哉曰始吾以貌取人子敖於其行眯於其言而目擊道存之意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步趨馳以馬爲喻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視貌若乎後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步趨馳辯求之言語文章之間及也至奔逸絕塵瞠乎其後也

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不知於言而人信之不知於親而人親之不知於己而民歸之所謂神化也莫之名位而民歸之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不得故口鉗而不能言不得故形解而不能動口鉗而不能言二句摹寫眞境然自失之意求諸行事之迹而名位而民歸之

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二句摹寫眞境然自失之意求諸行事之迹而名位而民歸之

吾所學者眞土梗耳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十梗土木所爲之人也與我眞人也

於知人心言其習於來學而昧於本師也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見人

夫魏眞爲我累耳向使眞爲我累耳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

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嘗往見我今也又請見我是必有以振動也可振動我心也我也出而見客又入而歎其

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威儀動容

周中規折中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從容動容也若龍若虎有文章也其諫我

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交淺而言深則非所謂親於知人心也此所謂賊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也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以目寫目王道盡在神會之中不待言語而意已喻矣繩墨詰曲與諸菩薩論不二法門獨文殊默而無言維摩

詰亦無言正得目擊道存之意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步趨馳以馬爲喻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自撞直視貌若乎後

夫子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

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步趨馳辯求之言語文章之間及也至奔逸絕塵瞠乎其後也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不知於言而人信之不知於親而人親之不知於己而民歸之所謂神化也莫之名位而民歸之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不得故口鉗而不能言不得故形解而不能動口鉗而不能言二句摹寫眞境然自失之意求諸行事之迹而名位而民歸之

然此正是乎其後處仲尼曰惡可不察與音余詞審察也此心之存否夫哀莫大於

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以本來之良心不存爲心死故可哀若人死特形死而良心未必俱死故次之與

立門以死其情慾之心爲心死者不同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由東西以定南北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萬物待是以定方向不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以出作入息也萬物亦然有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人待日之出入以爲出入造化之於萬物本如是待日行

者機也待日行虛度萬物之出者機生也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一受造化之爐鑄便爲軀殼以待其自盡皆由心運於物日夜無一隙之閒則又安能知造化之終始其此之謂不知命 嚚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耶以是日徂凡人之有形者皆有命也不知命者皆在規矩範圍之中徂者往也雖至大盡之日面未必合乎規矩邱窟蒸然成形之始知命之後無往而非規也初始以規立乎吾前而爲待徂之日哉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音余交臂得其象貌也失之失其眞宰也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廣肆也著著形骸也所以著者有盡盡滯於有而所以著者無盡不落於有彼得吾有著之已盡矣而遂求之於有如上文言之後而不可追是求馬於唐肆而未必得馬猶求道於有而不能得道也肆爲市之處唐爲無壁之屋以便馬出入 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

忘服佩服也體體盡聽是甚忘也吾嘗語汝使勿失於吾甚忘之言矣雖然汝奚思焉思猶言余慮其信然與音余慮其爲日眩不明又信其爲眞然也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一身心而後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物初乃未始有物之先遊心於此所以慙然似非人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言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舉不開也解心忘言斯近之矣欲其得之於意言之外也 嘗爲女音汝議乎其將將者且然而未必然近也至陰肅肅陰修陽舒之氣至陽赫赫陽舒之氣肅肅出乎天

陰根也赫赫發乎地陽根也陰陽也雨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物生之大綱可見而其細紀莫可見消息滿虛消滿虛即盈虛也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非有爲物之初者哉爲之主張乎是哉 孔子曰請問遊是游問遊心於物之初者何者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命者天下之至美道者天下之至樂先了命而後了道故能兼之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莫貪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遷而不失有美道者天下之至樂先了命而後了道故能兼之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莫貪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遷而不失其大常也其於死生如駭獸易數魚易水暫爾小變又何疾焉 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人莫

不有大常知大常者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能入矣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音骨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凡人每以生爲常死爲變至人既視死生爲大常而喜怒哀樂不能入豈惟死生凡天下萬物之變皆不能入也得其一則萬物之榮枯來與吾之生死同耳且等四支百體爲塵垢等死生終始爲晝夜而莫能滑吾之一意乎棄隸皐臣隸賤大常也而況得喪禍福之小者何足以介吾意乎棄隸棄也凡人棄軒冕者猶有爲名之也 舊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凡人心而未必眞知我之貴於隸矣隸如泥塗必如我身之貴於隸矣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隸可棄而身不可棄常也常在我則我貴雖有小變豈以所喪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故也則得至美而遊至樂矣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音脫焉

敦有能離言論以求道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汚酌也無爲而才自然矣水之善利萬物也有所遺而已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爲德順其才之自然而已馬不假修爲而自能物物孰假修爲而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此種學問無修證之而自高何假修證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自流而已至人不事作用自然之無主

是眞畫者也胸中有全畫文王觀於臧地見一丈夫釣非持其釣乃釣道也常常如此持釣自適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不忍生民之無主於是旦而屬諸侯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頎音祈乘駁馬而偏音編朱蹄一蹄號命曰寓而政於臧丈夫庶幾乎民有瘳音抽治也乎諸大夫蹙然動貌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而不可他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夫而授之政典法無更不變法度也偏令無出無專令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壞其所樹之黨不養徒眾長官者不成德不使民見德鉏首庾斯之間不居功也鉏鋤治不疑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可以及人乎非自然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太公之通思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爲之則損德多矣顏回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純之也性諸大夫而不自任已盡道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須臾不可識循情以用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于之盛節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置鍋也引弓滿鍋射之法也指水其肘上前手過肘平可置

杯水于上言定也發之適矢復留方矢復寓發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機去而方來之矢又寓于弦上言神速也當是時猶象人也當射之時而身之不動如木偶人然用志之不分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以巧用非不射之射也以神用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音俊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而不爲動者神全而氣定也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天之上泉之下極之八極且斥之而不變非強之也中有養耳此所以能審安危之機而自得所謂不射之射也今女怵然有怕音帕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怕目者外巧也中殆者神氣不充足也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三十五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三十六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三十七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三十八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三十九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四十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四十一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四十二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四十三 牛集十一 一八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三

四十四 牛集十一 一八

道以聲聞道不如雪子之以目存道也天下之不可以容聲而求道者幾人哉即敏如顏子猶求夫子於步趨馳驟言語之間而夫子亦逸絕塵非步趨馳驟之所能及也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位而民歸又非言語文章之所能及也意者道不在口而在心乎故夫子曰人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不知心聞道則生不聞道則死心死甚於人死也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人因之以作息夫人一日之存亡也眷日行虛一度冬日行氐四度動植待之以卷舒萬物一歲之生死也夫苟吾爲軀殼之吾惟與物爲役役且不知其所自始安知其所自終今吾爲知命之吾規方

由我而出何前途之不可往夫道有基者有則有矣有所以基者則非有矣而必求之於有是求馬於麃肆也安得有馬乎故吾不患不得道而患不能忘道不患一人不忘道而患不能與汝俱忘道蓋故吾爲成形之吾不變不化者也不可不忘而眞吾爲知命之吾無始無終者也忘者忘而不忘者自不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似喪其耦而孔子以爲遊物離人而立於獨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何也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故必屏心知杜口言方可與汝議乎其將至人不言已往而言將來未言人道而先言天道至陰肅肅悽慘之象也至陽赫赫發舒之象也肅肅不出於地而出於天自冥至

至而下降也赫赫不發乎天而發乎地自冬至而上升也陰陽和而萬物生大綱著而細紀藏消息盈虛其造化之密移乎晦明日月其造化之彰著乎有天道即有人道生不生於生之日而必有所萌待之以死也一生一死相爲終始無端而莫知其始無窮而莫知其終不有爲物之初者孰能主張乎是故天下之至美莫如命而至樂莫如道惟至人先了命而後了道故得至美而遊至樂孔子曰願聞其方老聃曰凡人每以生爲常死爲變而至人視死生爲大常而不動念豈以喜怒哀樂易心謂天下有萬物而即有吾吾爲萬物中之一物其與之

同者榮枯死生之理而不與之同者忘形骸超死生之見而又何有乎得喪禍福乘隸者猶知身貴於隸豈以貴在我者而爲變故所失乎不見有得喪禍福則必不知有喜怒哀樂無心患者自有妙解足徵爲道之至樂矣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其孰能說此道者老聃曰不然天地間無往而非水也人日取酌焉彼之才自然而然無爲也而無不可爲也至人之德亦猶水之利萬物無修也無設也而物不能離天地不修而自高厚日月不修而自照臨至人不修而道同天地日月孔子出而告顏回曰夫人所處小則知亦小所聞大則知亦大始吾之於道也其猶醯

雞與止知其中之廣耳向微老子之發吾羣也安知天地之大全也幾虛吾一生矣魯本多儒而莊子對魯哀公曰魯少儒以儒自有眞不在服也公亦知儒服之所取乎冠員冠以象天者知天時履方履以象地者知地利帶佩玦以解紛者事至而斷有其道者多懷玉而殺褐無其道者往往服之不衷也公蓋號於國曰無儒道而有儒服者殺無赦而魯果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子儒服而立公門公問以國事隨叩隨應無不叩而無不應卽千萬而不能窮莊子曰然則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餘皆僞儒也可謂多儒乎吾以是知千古以上惟眞則能動人也古有死生不入於心者以

而致秦穆公與之政百里奚是也古有死生不入於心者以完廩浚井之餘而致陶唐氏之推位虞舜是也古有畫史未舐筆和墨而動宋元君嘆其爲眞畫解衣槃礴贏是也古有持其鈞有鈞而不鈞者常鈞也臧丈人是也文王欲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欲置而棄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日之所思者臧丈人也故夜之所夢者亦臧丈人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命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其有瘳乎遂不卜而授之政無變法無專令三年而列士壞植散羣兄徵無偏無黨上下之大同也長官者不成德足徵公爾忘私視國事如家事也鍥解不敢入於四境足徵諳

侯信其不欺視吾國如彼國也文王於是尊之爲太師問之曰此政可以及天下乎文王乃無心爲民之言而臧丈人則疑其有利天下之心遂不應而夜遁顏回曰文王其猶非至德耶又何必以夢爲言也仲尼曰凡人見其偏不見其全斯可譏議而文王聖人也虛無不周已盡之也又何可論剌焉彼直以順人情於斯須耳而其深意固非末學之所能識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弓滿鏑肘平矢逮身如木偶自謂得射之道矣有不射之射神也汝猶未也試與汝登高履危虛實相半若能射乎御寇伏地流汗安敢射也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橫無八極故安危不入於心而能爲不射之射今汝猶以目而窺見上下四方神氣不足故安危皆得以入汝之中而不免於殆矣孫叔敖三爲令尹而寵辱不驚以致肩吾之問孫叔敖曰吾非能過人也獨聽來者之自來不得而卻之則得非我也去者之自去不得而止之則失非我也此其所以不喜不憂也且忘貴賤亦忘彼我貴果在令尹耶則不有我矣貴果在我耶則不有令尹矣方將蹔躇凡物之去來猶是也方將四顧凡人之得喪猶是也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忘言語忘聲色忘威武忘帝王視死生如旦暮也況爵祿乎若而人也其

神可透山入淵其氣可充天滿地其養可處瑣尾而不排此
特不失其先天之元神元氣耳眞人以此道教人而神愈王
楚王與凡君坐楚人謂凡有三亡徵凡君曰凡之亡也有不
與之俱亡者不足以喪存楚之存也而有不存者不足以並
存由是觀之凡之亡中有存而楚之存中有亡則謂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亦宜明乎凡楚之存亡小則齊得喪大則
亡死生視隨支體如委蛻也非目擊而道存者安可與語此
理哉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通篇以無知無爲無修爲主其斷言語絕名相釋氏諸經多宗此意

知知與無爲謂狂屈皆假設之名也 北遊於玄水玄水乃產藥之川源即黃帝所遊赤水之北是也 之上登隱弇音紛之邱而適遭無爲謂焉設爲無言之人名以形容直起頓悟之旨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汝也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佩服也 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此不答正所謂不言若使知答則是墮於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去道遠矣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闗音缺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猶是言也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皆皆應聲也 予知之將語若汝也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雖未答而答念未忘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道之爲物何名何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得 知聞黃帝曰我與若汝也知之彼指無爲謂也與彼指狂屈不知也以不答之故是耶 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是此意 狂屈似之以其有答之心似其得其似 我自指黃帝 與汝指知 終不近也以其答言之障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致者招之使來之謂道無方體何可致也至德經 故聖人行不德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故曰爲道者在我何從至也 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爲出入甚微德則無爲而仁猶可爲也義則分別太甚虧之始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損者倒而去之之謂先損其知後損其不知以至於無知無損而復無爲則仁義禮樂就非道耶）欲復歸根（反於道德）不亦難乎其易也（所以易也）其唯大人乎（唯大人者損之又損反於道德之微處也）生也死之徒（生死相爲循環而其所以聚散則人有生死而其所以生死者亦造化主之也與死生爲徒者即是與人爲徒未有人而能逃生死者也吾又）死也生之徒（之徒微處則不知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何必慮其有此患哉）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

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豈推人有生死萬物出機入機亦與之爲一萬物本無無能生有豈不神奇而可美有者不恒有俄而歸無豈不臭腐而可惡此特死生爲徙之變態耳）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得此一氣以升降萬物得此一氣以生死聖人得此一氣守而聚之不使之散故長生不死豈不貴一哉）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又設爲知再問所以翻起下文不知爲是忘之爲似不近爲知之故也）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不損神也）將來舍（眞主人舍常存）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德美則將而同於初道居則止而集乎虛）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新生之犢止知已生之知覺運動而不求未生之前之故舊爲何如所以形容有道者無心之氣象）言未卒（說音悅）狐韲缺躠（躠音蔑）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人實知此理）眞其實知（眞主人舍）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無爲謂無言者狂屈忘言者黃帝有言者所以有近不近之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無爲而無不爲有大美也四時進退有漸而先後不紊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

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無爲而無不爲有大美也四時進退有漸而先後不紊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夫孰能有此（前疑後丞以道佐人主者）曰道可得而有乎（道之與我何有）我何有哉（媒媒晦晦即良賈深藏若虛至人盛德若愚之謂無心而不可與謀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道之與我爲二矣舜之此問將以道擬而有之身也）曰汝身非汝有也（委積聚也人之一身）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人之一身）

乃地水火風四大積聚而成形天地一氣耳氣無形氣聚則有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二五之精妙合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既日生亦非汝有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性者生之理命者生之氣既有生則性命自附麗焉所謂君子此道也然而主之者天地也非人也孫子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剛健之氣形形相禪無有窮盡如蟬蛻然故行不知所往處不動而爲陽也陰陽天地以之生物者人之行止飲食皆此氣爲之皆非我有也又安得有乎道哉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音齊下戒疏瀹音藥而心疏通不滯而知屏絕智識夫道窅音杳深貌之義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無生有虛生實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倫理也有倫有象無形者皆自無形中出精神生於道二五之精太極之神皆自無極道中來形精之凝由於陰陽之媾精形質之凝由於陰陽之媾精

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知其生則知性之所由出命之所由立故九竅者胎生九陽數也陽氣赫赫發乎地故得九數者卵生而天飛八竅者濕生八少陰也陰氣肅肅出乎天飛故得八數者卵生而地走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此道往來無窮通八達皇然而無一息之停止邀於此者四枝強健也思慮恂音荀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能遵得此道者肢體強健思慮通達耳目聰明心不勞無爲也應物無方則無不爲矣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音余四句只是形容強上強下無非此道耳且夫博之不必知閒見之多名理之障也辯之不必慧智慧之開大道之聚也聖人以斷之矣斷其源以返于約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舊聖人之所保也若人有知有慧而不加益無知無慧而不加損舊聖人之所保也非將至之所務也非

爲聞道之人乃聖人之所保舉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音巍乎其終則復始也大道如海之淵深而無損益又如海之周旋而無終始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此道渾然皆在內人之所不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彼其外與音余道連萬物而不窮則君子之道渾然在外人之所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余道連萬物而不窮則君子之道渾然在外人之所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余道連萬物而不窮則君子之道渾然在外人之所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余道連萬物而不窮則君子之道渾然在外人之所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余道連萬物而不窮則君子之道渾然在外人之所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余道連萬物而不窮則君子之道渾然在外人之所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余道連萬物而不窮則君子之道渾然在外人之所可得而見者也萬物皆往資焉

道而將至者之所從事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衆人之所能知能言皆非道大同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大凡可以言論者道之粗也不可以言論者道至也故道之所至則不落言詮而不論纔有論則涉影智而道不必至明見無值兩物相遇曰值見道明則與之爲一故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言者無言圖以無問爲方爲保道自得之境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夫道無不在問者每每求之於高遠故莊子因其問而以愈下者答之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指定所在而名之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音辟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螻蟻未而先出穴知陰陽也稊稗不種而自生爲五穀之賤喻人欲爲大道之衆物所通也甓瓦器已經水火堅於瓦屎溺非造也而屎溺之窾則修道者之有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皆實際語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也取正

司市之賤官名履狶音稀之問於監市市魁今當行者履狶大豕也以足踐其股則知豕之肥瘠也每下愈況履狶下比況愈明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期必也詞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何物非道器原不相離豈有逃乎物而謂之道乎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也以爲言異理一之喻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音閑之道方無終窮與於漠而清乎調且閒乎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也必遊乎無何有之宮合同而論無何有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鄉合同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我無言子亦無問矣寥已吾志不逐物則寥虛也究竟至虛一之妙則吾之志已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吾志不逐物則無所往焉而寂然不知其所終也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即去而來不知留止也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吾已往來而不知其終也彷音傍徨乎馮音憑翼以遊心於無窮吾安所困哉人于大道之中相忘于不知其終窮也物物者與物無際際故與物無遊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際猶言遇也不際之際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皆實際語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非字

道藏輯要 爲玄伯而非禪門之所取宗哉何音荷玄陶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懷道人也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音眠宴閒宅也荷甘曰中參音驂開也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暴矣貌然放杖而笑曰天推尊老龍知予僻陋慢訑音移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言無復以大言振我耳奔音掩掩堋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藏者正是收視返聽知而不言所謂冥冥者神農於道萬未處一猶知藏其言況體道而化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體道者有見于直言筌耳冥冥豈爲道耶何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若并無無之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

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無窮以不知答泰清之問是矣既問無爲問非所問也爲失問無爲舉道之數以爲知道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者皆强名也泰清以之言猶是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卵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不可以强而名不知是得道而言亦忘于道亦忘于知故曰深知之是見道原不可以數散殊也故曰外矣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道原不可以數散殊也故曰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可問問而非也道不可見而見之不形乎形者見無物也道不可言而言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見無物也道不可聞而聞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

有所一體本無死也因生而死木無生也因死而生各有一體猶一木也一理也造化之自然也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凡此生死變化皆屬後天復提起詰問有先天地生之物而後能物物也此物物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便是有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所以猶涉于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所以不得先者有物故也有物則以物相物終無窮已聖人于性空之中添了愛緣古今輾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取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將迎則有心矣敢問何以無將無迎而遊于無心之天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外化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必有然後能化物如人內有定守不化者也而後外可輕富貴齊死生外化也今之人內無眞宰爲人欲所化外爲名染所定而不能一貴賤忘生死外不化也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也而況今之人乎圃圃宮室道盰衰而遊之者師故以是非相盭音齊相奪曰盭也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聖人善處萬物韋氏之囿黃帝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盖少其居盖狹矣不能盡內不化之道至於儒墨之師皆是非之事也與之相忘于是非同與之辨猶天之藏垢納汙老氏之和光同塵也此之謂不傷物小則愛人人愛敬人人敬大則遍化存神而物焉能傷之不隘其將人迎而我不隘其迎所謂人將亦將人迎亦迎而我無將也山林與音余臯壤與音使我欣然而樂與音余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爲外境所役故哀樂得以人其舍遊山林臯壤之間始必怡然而樂樂極生哀循環之理也其來莫禦禦其去莫止哀樂全不自由直以吾身爲物之旅舍耳物常在而吾身不常矣夫知遇而不知所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陸西星曰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不能知而免以爲知不能然而免以爲能庸可得乎爲計日拙爲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于筌蹄至爲不牽于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齊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復圭子曰此童發明無名天地之始一句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句知者有知之人也而無爲謂則不言之人也知問于無爲謂曰天地間一道也以何思何慮而知之何處何服而安之何從何道而得之而無爲不答者不知答也又問于狂屈狂屈欲言而忘言答之念未忘也問於黃帝黃帝曰道之爲物無知無不知不可以思慮知無安無不安不可以處服安無得無得不可以從道得不然何以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知道無方體不可以人力致德本在我未嘗從外至道德仁義禮遞失而遞降也至於禮之名興樸散爲華天下始得以僞亂眞矣故爲道者日損損其知又損其不知以至於無知斯無爲而無不爲也待樸散

爲器之後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惟大人與天爲徒無生無死若凡人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聽其氣之聚散以生死特與人爲徒耳豈惟人爲然萬物之出機入機亦與之爲一也生則神奇死則臭腐俄而今者之臭腐化爲來者之神奇俄而來者之神奇復化爲後日之臭腐物異而氣不異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凡人得此一氣聚自聚散故有生死聖人得此一氣聽其自聚自散故有生死聖人得貫一耳非黃帝不能達不知者之合道忘言者之近道而有問有答者之離道故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忘美四時忘功萬物忘成聖人通天地四時萬物於一身無作也而實無不爲也無不作也天下有神明斯有百化有至精者而後有死生方圓之粗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六合不爲巨無大不包秋毫不爲小無細不入天下有浮沉四時有運行似亡也而實存似形也而實神莫之爲而爲乃大道之本根也韜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汝形不欲勞視不欲妄而天和自至知不欲起度不欲亂而神自來舍德將讓汝美道將讓汝爲祇覺今是而昔非何必復求其故哉韜缺睡寐已遊于忘言之天矣被衣大悅而去日韜缺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似無知也然非實知此理者安能與日並新與月同晦無心而行天行也而不可以人謀參之彼何人者耶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丞曰汝身非

汝有安得有夫道獨不知有身則有生有生則有性命有性命則有子孫天地大父母也身非汝有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乃二五之精妙合成和而後有此生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乃造化以理着之爲性以氣凝之爲命兩相附而後成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乃薪火之傳不知其盡是天地之委蛻也即人之行止飲食亦天地之彊陽運動人不得而有之安得有夫道耶孔子問道於老聃老聃曰汝齋戒非祭祀之齋乃心齋也先須疏淪而心不留一物也澡雪而精神不染一塵也掊擊而知不着一識也方可與言其崖略夫道徹隱徹顯昭昭顯也冥

冥隱也天下未有顯而不根於隱者道徹內徹外有倫外也無形內也天下未有外而不從內出者充滿宇宙悉精神也精神藏則無形無象而道爲太始精神露則有名有物而形爲精子九陽數也眞陽起于地故有九竅者胎生而地走八陰數也眞陰降于天故有八竅者卵生而天飛此道往來無形迹出入無門戶四通八達而不止息至人得之形王而神靈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造化得之天地常高廣日月萬物常行昌故與其用知慧而爲聖人之所斷毋甯黜知慧而爲聖人之所保也其廓無涯其運無端萬物資始資生焉而不窮不有至人非陰非陽而跳出陰陽之外安能遊無物之初乎

惟反於宗乃可以齊天諸一聖狂遁之而不逢者不如過之而不守有心於調停之德不如無心偶應之道此帝王之別也人生天地間光陰如白駒之過隙俄而出乎機俄而死者生俄而生者死物方哀其化吾謂天爲之解其嗷人方悲其死吾謂天爲之墮其袭魂魄既往而身亦同歸孰知有身形也有不形之形與身俱來不與身俱去學可得而務論不可得而至故以目遇不以口說以耳聞不如以心聞聞無所聞而得無所得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必欲問道之所在則螻蟻道也知陰陽也稊稗道也不以僞亂眞也瓦甓道也從水火煅煉來也屎溺道也從此竅可化爲神奇也道

雖不著物亦不離物第求道於有不若求道於無故相與於無爲者淡且靜也漠且清也調且閒也往來無迹始終無端道其物乎物有際也而道無際際以有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而不際之際則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阿苛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而老龍吉之死以無言傳無言之教也神農得之矣奔蜎甲之曰道無形聲視之聽之非道也謂之冥冥亦非道也以道不啻無而實無無也然則無窮之不知台無言之教而無爲欲知道以數於貴賤約散之間是乎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何也知則露而無蘊故爲淺不知則茵而不發故爲深弗知則內矣知之外矣何也知之僅得其象

故爲外弗知獨含其神故爲內然則道豈惟不可聞見亦不可言故强問道者不過窮于外而强應之者則窮于內矣故惟見徹宇宙者然後能神遊乎太初下視崑崙與太虛爲體我且包乎天地之外矣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無乎光曜視之無可視聽之無可聽搏之無可搏曰夫子其至矣乎我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及爲無所有何從而至窅然空然之境哉吾觀大司馬之捶鉤者且以有用而假不用之神況乎無不用者未有無所假而能資萬物者也再求欲求知於未有天地之先始猶以虛心而神存既着一識神反爲識障宜知未有天地無古今又安有終始無祖父又安有子孫總

之皆無也知無則知有矣無能生有天地間本無死也因生而死本無生也因死而生知死生之無待則知死生之體矣有先天地生之物物而後有後天地生之物物之相物也無已而聖人教之以人倫其添愛緣也亦無已顏回欲以無將無迎而遊於無心之天仲尼曰古之人知外與時俱新無不變也無不化也而內有不變不化之持操今之人中移于窮通內化也而外非逃貧賤則趨富貴矣外不化也故必以我之與物俱化者而後可一其所不化化不知也不化亦不知也吾無委靡而退亦不求多而進此之謂遊於無將無迎之天稀韋氏至黃帝圃改而爲圃矣有虞氏至湯武宮改而

爲室矣道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君子之與儒墨合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況於今之人乎有是非則有相傷惟聖人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人將亦將人迎亦迎所謂不隱其將迎而我無將迎也吾獨嗟世人以身爲萬物之逆旅山林泉壤能使之欣然樂而外感亦能使之悲哀樂之來不能禦去非能止知有其過而不知有不過知有知能而不知有無知無能此人生之所不免也而欲免以爲能遊能禦豈不悲哉故至言無言至爲無爲大知無知不能養其所不知而欲以小知齊大知大失無爲謂不容知問之意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夫道不欲多多則雜故名曰雜篇首言至人託之高深乃能自全次言至人內捷外捷之兩忘如冰解而來釋能知未始有物斯爲知之至而移足不足言矣故必忘人而後可以爲天人怒出於不怒爲出於無爲而後爲聖人之道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畏壘山名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梗然仁者遠之左右之事楚者以經畫爲知以慈柔爲度擁腫之與居鞅掌皆去之莊之鄙純仁棄知之意也擁腫臃腫不材之貌鞅掌猶言無所事事相而致力于之爲使鄙樸不修容儀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屬楚之邑衣食所以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氣象不凡故怪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謀也

明欲尊楚以爲君也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介僕而不樂也弟子異之怪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楚之所以不釋然者以天道自任也夫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不居其功不過行其大道之所當行而已矣吾聞至人體與道爲一居環堵周圍小牆也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至人情虛無爲百姓任天而行不知所往乃所以爲道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閒我其杓音的之人邪音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俎豆字自尸祝上生來今畏壘之民相與尸祝社稷由我之袁袁有以自見而愧于至人多矣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爲賢我安能釋然于其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八尺常倍尋之溝巨魚無所還其旋體而鯢音兒鰌音秋爲之制步六尺仞七尺之郎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

蘗音業狐爲之祥妖蘗之狐以小即爲善喻地無小大皆有所尊也且夫賢賢授能先堯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堯舜大聖一人治天下而必假于賢能況畏壘乎夫子亦聽其尸祝可也而笑以不釋然哉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音含車之獸介音戒獨行也而離山川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音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深者物之所以自全況全形之人而反不遺此乎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指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鑿垣墻是雕墻也則渾朴傷拙舜之違於道也若此簡髮而櫛音節數米而炊喻其所爲者細而非大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三

弄 牛集十一 一六

道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一句逆了下却解此理不控而語甚奇舉賢則民相軋音乙皆以賢相傾任知則民相盜皆以知相欺奪之謀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揣盡本世好利之民情下二句皆好利之流弊子有殺父臣有殺君知有利不知有君父爲人君者何樂以利而爲民俏也正畫爲盜日中穴隙音郤壁也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莊老前無爲賤有爲聚賢任知末免有生利之萌芽故大亂之本兆于堯舜之時特隱而未見

南華真經程疏三

耳後世奸臣賊子民急君難不出莊老之先見何遇溢之有哉南榮趎音啼庚桑弟子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德過堯舜而不爲其無迹也至矣趎之質形俱不化也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胡不直使道而南榮趎懼音遽然顧其後不悟所謂俯來之意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忘答失問乃迷覺之一大寇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三

牛集十一 一七

人不小迷不能得大覺老子曰何謂耶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老子之道絕聖棄知絕仁棄義則反愁我已越欲爲其道故首舉三者以問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絕之不可不絕不可將安所逃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音接目上毛也之閒神人覩人之眉目使知其心吾因以得女矣得其情也今女又言而信之聞其言而益信眉睫之所得爲不爽若規然失神貌若喪父母若喪考妣失所天也南榮趎贙音汲然而求諸海也言以短小之物而測深大之域汝亡人哉喪亡性情之人惘

惘乎心無所歸之貌女欲反女情性而無出入可憐哉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正所謂貧人不知袖裏有牟尼珠也眞可憐愍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假館而卒業名其所好求其所是去其所惡離其所非十日自愁好惡交戰于中而不能決非人制我乃我之自困而自愁也

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灌灌欲速請入就舍假館而卒業名其所好求其所是去其所惡離其所非十日自愁好惡交戰于中而不能決非人制我乃我之自困而自愁也

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即就也天鈞即鴻鈞也不即是則拂造化之理而逆天矣天鈞必敗而棄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將之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慮豫防常恐有不測之事而又存諸中者敬應于彼者通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若是而萬（眾也）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非人之自致）不足以滑（音骨）成不可內（音納）於靈臺（惡有自人召者未免爲德之累君子當反之於心今眾惡交至天而非人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以之入其心哉）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則主而忘乎其爲主矣畢竟人心無主則虛主而不可持之以爲主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舍作捨）每更爲失（君子修辭立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使舍舊而圖新猶之可也今也業已誤入不能舍舊從新又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音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明有人誅幽有鬼責其能逃乎則惟愼獨而已學與吾儒戒慎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藏券于府而不務名行券于外者志存乎務實而不務名行券于外者志在乎期費則人與鬼一矣）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凡人只見有形之成毀而不見所以成毀者非有形象無形也故此心營營而不定如能煉精還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是以有形象無形也必定能逃乎陰陽之外矣）出無本入無竅（出乃道之顯諸仁萬物之出有本而道無本也入乃道之藏諸用萬物之入有竅而道無竅也）有實而無乎處（有實不可以方所求無處也）有長而無本剽（剽與標同道本虛也虛能生實不可以古今求無本也）有宇而無竟（宇上下四方曰宇有出而無竟則人疑于處而不知所出）者宙也（宇果有處所乎往古來今曰宙果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實而無處者有宇也有出而無竟者有宙也）

心之謂之志一念不謹則貽笑大方之所謂情欲之攻慘于戈戟是也）冠冕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冠大賊也猶或可逃祖席之上飲食之間乃生殺之機一或失節即善遯避者不能逃陰陽之冠于天地之間非陰陽之賊我也乃吾心失養珠瑕其精神始也水火未濟而不能既濟究也日到日消陽氣到盡而爲純陰則死矣是自到自賊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道本大通無分無成無毀無備而無不備何言乎通也猶百川之通海山溪之通氣道通之也通乃無所不到之謂待分則有偏有不偏矣通乃其卒無尾之謂如毀則限于數而不能超乎數矣大凡力量有不能到之處者不得不分力以備之待備而復精神貫通也若大道則自然周也若君子惡分者惡備也非惡備也惡其精神必待檢點而後周也）故曰（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是出也有先天眞陽之氣一兩每一歲長一兩至十五年長十五兩合成一斤眞陽之氣所謂純陽也及至情竇開而眞陽耗于祖席之上矣故奇男子不惜貲財訪仙師尋伴侶求一接命之術以反純陽而出陽神不知道者其眞陽知出而不知反則輪于鬼趣矣故所見莫非鬼也）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知道者既出于人世而得是反還元陽之道則死而不死謂之得死凡物有生輒有滅惟得道者生無其生而滅無其滅歸于虛豹滅而實歸于滅則人與鬼一矣）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凡人只見有形之成毀而不見所以成毀者非有形象無形也故此心營營而不定如能煉精還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是以有形象無形也必定能逃乎陰陽之外矣）出無本入無竅（出乃道之顯諸仁萬物之出有本而道無本也入乃道之藏諸用萬物之入有竅而道無竅也）有實而無乎處（有實不可以方所求無處也）有長而無本剽（剽與標同道本虛也虛能生實不可以古今求無本也）有宇而無竟（宇上下四方曰宇有出而無竟則人疑于處而不知所出）有宙而無窮者有實（有出而無竟則人疑于處而不知所出）而不屈動而愈出（不屈動而愈出則又實矣）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宇果有處所乎往古來今曰宙果

有終始乎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生死出入皆實有也而無形象之可見既云有矣則必有生死出入之門矣門即衆妙之門也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于無有所謂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所謂無有也聖人有見乎此人法雙忘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能所俱遣其藏神于是也而萬有之根基立又何有陰陽之忠識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太易者未見氣也安得有物乎語至于無物更無有出其上者此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夫爲者有物即太初有形之始也有形則有生如有我矣雖死生爲一物即太始有形之始也有形則有生如有我矣么有無死生爲一體也而守之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吾將與之爲友矣

又其次曰有生則有死生爲體死爲尻是也三者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于宗極之內者有生有死生爲一體也喻如首尾也喻如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三者指無爲首生爲體死爲尻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氏也以人所推戴而著也甲氏也以有封邑而著也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戴也甲氏也昭景氏也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氏也以人所推戴而著也甲氏也以有封邑而著也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

亦何嘗不一哉有生無間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移是之說釋氏以爲寄胎投舍玄門以爲地身入身總之皆換尾移居也人所不當言雖然此亦大槩道理耳

然而有可知者亦有不可知者也

臘祭名著之有脆音皮牛蕞也胲音該牛百葉也胲是指也可散而不可散也移是有可可知不可散之于烈豆者有不可散之于烈豆者

觀室者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遍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周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周徧也於寢廟又適往也其寢安也之所焉爲是與移是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蘧蘧然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分知恩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已爲愚而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用故爲辱此今人之移是若古人則不作是觀是蝴與莊周夢爲胡蝶與覺則蘧蘧然

起敬而生移其神考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楊是之說起于有生滋起執爲名乎執爲實乎因以已爲質使人以已之體質使人以已爲中師而法之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備師而猶不悟亦甘心焉若

奪之故靜靜則定而慧生矣故明則表裏瑩然淸淨變化故虛虛則恬淡寂寞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陸西星曰天下莫不由道而貴德故道者爲德之欽降末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成章而光燄發越矣故生爲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性爲生之質本性之動而動則百爲出焉雖爲而實無爲也加之以人爲則僞僞則去失即老子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謀也**接也知者謀說也知者之所不知順也天下有有知有不知智者之所知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其所能者淺謀也不若其所不知渾然無我如赤子之既視無分別見迎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動則已動皆我德性之作用以我自然之知而治人穿鑿之知但與人不合而實長桑若曰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甘名則相反于實爲順道也**事工乎中徵而拙乎道臧輯要**南華眞經程疏三

使人無已與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吾其平人夫工乎天而僞言其平人者其平人順也**唯全人能之**僞善也善中則善取與聖人不能進名酒是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于天而拙于人矣**全人惡天全人者盡人之技巧惡天者是惡天地之**全人即至人非此人不能天人兩工**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蟲有四部人爲毛蟲之長鳳爲羽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龜爲介蟲之長能蟲者各盡其蟲之所當然也能天者各盡其天使其然故毛羽鱗介四蟲皆不能離乎天也四蟲之中較重毛蟲故下文曰全人惡天

無全功也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天之天不壞不斲純乎自然誰敢惡天人之天未免貪天功以爲己力君子猶惡之而敢干盜天工以爲人力而不惡之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雀亦畏之**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音炮**人籠俞**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而可得者無有也**非以威力得雀湯與穆公以勢王之業得俞尹百姓莫若使胸中洒洒一無所好惡得而有之者**介者**兀足之人**拸**音俞後**畫外非畏也**畫刑徒髡鉗之人**吝**而不懼**遁死生也**

書畢服也拸者棄意介者以外毀譽猶能去畢服而弗服行屏以遁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忘人者乎**夫復有**不傀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故敬之而不言循之而不怒則爲出於無爲矣**大和者造物中和之氣人得之以生者無喜無怒與天爲一矣然非無喜無怒也怒是其怒者本自不怒非有心之怒也見至人出而有爲于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欲靜則平氣此二句乃道學人門之要緊工夫平氣即調氣也調之人而閒息心不期靜而自靜矣心之本性原好靜常動則逆其心而神亦不寧惟順守其心使常在胸子裏而不以接構滑之自所存者神矣**有爲也之而出爲於無爲也不得已者自然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復讐子曰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思欲返仁義而遊道德爲無爲之學乃太上之教也庚桑楚獨得其道尾閭大穴仁知者爲伍即絕聖棄知之意也以其道少試於畏壘使畏壘之民疑其爲聖戶而祝之社而稷之不可也故南面而不釋然獨不觀於天乎春氣至而萬寶成天何意生成哉不過行其大道而已矣夫至人亦猶天也不出環堵一室而百姓自化不知有主人也今庚桑楚猶使畏壘之民欲殂豆彼於賢人之間有爲也而非無爲也涉乎小安不爲杓之人耶與絕仁棄義之道異矣所以不能釋然于老氏之言也胡南榮趎止知巨魚之不可脫

於淵巨獸之不可離於山堯舜不能廢尊賢使能以利天下而不知函車之獸介而離山豈惟無所隱其軀且有罔罟之患矣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豈惟鯤爲之制卽螻蟻能苦之矣故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於深淵也亦猶鳥獸之不厭高魚鼈之不厭深而已矣堯舜之道而猶未至不足以稱揚也恐令後世之人必生穿鑿之事而長遶嵩之見何異於箇髮而栫數米而炊安足以濟世哉夫堯舜之所推重者賢知也舉賢則民以賢相尙而彼此分任知則民以知相角而盜賊起此二者非以厚民乃教民之好利也況民之好利本自甚勃利端一開將來必有弒父弒君之禍正書爲盜之事人與人相食之慘未必不自堯舜生之也南榮趎欲托業以及無爲之治必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而後可胡爲以目耳與言辯者比見聞以心形與狂者比得失不能踐形盡性而欲聞道珊故庚桑子曰子亦知物化乎夫舜蜂與越雞物小且不可以化大況吾之才小安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三見老子之所神人見人不但見其貌而直見其心老子曰子何與人鄙來之眾也其所以提撕之者至矣南榮趎懼然顧後尙不知其所謂也致疑於知思之間而不能棄知也致疑於仁不仁之間而不能絕仁也致疑於義不義之間而不能棄義也胸中紛紛而未決果偕來者之眾也

老子曰向吾已見若於眉睫之間冀必汝之言而後得其情哉世之亡人未有不思反今汝亡性情欲反而無由入吾甚爲子憐也南榮趎於是召好去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子亦洗濯而心乎夫洗心者無鬱亦無惡乎猶未免有惡也外爲聲色所韄而不能解思欲制之于外外內交韄有道德者尙亦不堪況子方倣道而行乎南榮趎曰人苦於不自知耳里人有病而以病爲病猶未甚病也今趎不敏欲問大道曾如倓樂者前病未去而新病復生趎不願聞也惟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子能載魂魄抱一而無離乎能未卜先知而誠精故無知乎全生莫如嬰兒故衛生者其能不失兒子之故物乎則長生矣何以明其然也兒子終日嗥與人同而彼獨咽不嗌其和至也終日握與人同而彼獨指不屈其德共也終日視與人同而彼獨目不瞬神不在外也行行止止而無意必可方可圓而無固我衛生孰有過於此哉若而人也蕲爲物欲所蔽如水凍爲冰今而頓悟所謂冰解凍釋者德循未至也夫至人者外內無韄亦無外內擬量道與人同食地之毛同爲普天之樂而已哉夫虛中無物不有亦無利害怪異能攖其所有以有爲爲應跡以無事爲自然其往無執蕲其來

無能所是爲衛生之經已如求其至惟爲兒時行動任天身
槁木而心死灰不知有禍福故禍亦不及若非兒子須定
能生慧慧則人貌而天行天則可久而有恒人歸之天與之
窮而在下謂之天民達而在上謂之天子人之所能學能行
能辯者人也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者天也故必以知養
其所不知而後爲至矣彼有內外交盡其備藏彼此敬謹而
無失猶有不調于衆心者天也非人也何足以累吾德而納
于靈臺哉夫靈臺也者操之則存又必操而忘其操然後反
身而誠不誠則言行皆妄雖欲寡過其道無由矣故必明無
人非幽無鬼責者然後能獨往獨來譬之於券藏之於內者

雖無名而充實自有光輝藏之于外者志在于廣貨第爲賈
人之事已耳孰知中無一物何其窮也天下惟無物者爲能
物物故物莫不入焉彼有苟且而役役於物者身親交喪人
物兩失君子不可不愼立志也不親兵刃之下所殺能幾人
若以計攻則屠戮之慘甚于鋸鑊況又有以學術殺人者其
流毒尤無窮也此小寇也知幾者猶能避之寇莫大於陰陽
無常日到而智巧窮安能逃于天地之間非陰陽之能賊人
也夫人之心有生殺之權能殺人者亦能自殺非殺之于名
利飲食之間卽殺之于衽席之上胡不捐人間之財以求長
生之藥轉殺機爲生機以跳出陰陽之外而反坐待陰陽之

也哀哉豈知道無成毀而分則成毀矣道無備無不備
而分則有備有不備矣人又何必於求備哉若而人也止知
求備於外而不知求備於內一身之元陽琢喪殆盡既已出
矣猶愛貲財而不思訪道友以反還元陽甘與鬼爲鄰而不
悔也不知出而得反還之道者死而不死謂之得死滅而實
歸於滅者卽是鬼道矣何也天下未有有形者而不歸於無
形者此一定之理若道則不然萬物之出機本於道而道之
出豈有本乎萬物之入機入於道而道之入豈有窮乎出則
實矣然而無處所則又虛虛則復實過其道無由矣故必明無
四方曰宇果有處所乎往古來今曰宙果有終始乎天門恢

恢有影無形萬物生死出入所不能逃非無非有所謂無有
也況并其無有而亦無之乃聖人藏神之所而陶鑄乎陰陽
者此古人之知必爲未始有物之先而爲知之至也若其次
有物則有生死生果爲喪亡而死果爲返眞乎未免有生死
之分已又其次認無爲首生爲體死爲卒渾有無生死而一
之者乃爲吾友也此三者有首體尻之異譬乎楚之公族分
之爲三而實則不一而一也人以一氣凝聚而生何異銾底
之烟凝結而爲甌俄然披去之其名曰移是知道者以爲撓
屋移居然而有可知者亦有不可知者釋氏之奪胎投舍玄
門之拋身入身皆本乎此譬如臘祭之有腜胲此不可散之

於俎豆者亦有可散之於俎豆者以不可知而并疑其所可知是因其不可散而疑其可散者也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起敬而生移祖考於是之心觀假所則起怠而生移晦息於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知者也況冥冥之中昭昭之上豈無主宰乎移是者其說以生爲本人咸知師知就是而避非狥名求實而死節移愚爲知移辱爲名此今人之移是也何異蜩同鷽鳩之見也譬如無心而踈人之足者疏則必謝而親漸亡者禮可加于疏而不必加于親也故曰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總之皆道德也人能徹志勃而解心謬則德之累去而道之塞通矣君子不

見可欲則志不亂不爲誘所惑則心不迷不爲情所牽則德不損不爲才所使則道不經而胸中正矣正生靜生明生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尊則德貴生茂則德輝性附於生而彰於爲爲而僞則性失是純任知謀與接爲搆矣若德性之知則動而無動耳目悉化而爲精神睟工乎中微其可能者人也拙乎使人無已譽其不可能者天也聖人則不然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非惡天也惡人之天開而賊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之天開而成生鼓萬物而不爲天人乎天天下惟無喜無怒者爲能同乎天和亦惟怒而不怒者爲而同歸於無爲若而人也談何容易欲靜莫先於平氣氣平則無所不平矣欲神莫始於順心心順則無所不順矣欲有爲而恰當莫如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自然合乎聖人之道矣終止衛生之經而已哉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以嗜欲起性命分明爲性命而發由魏無眞人所以武侯不問眞人之言胡不近反之性命而乃遠思愛民假兵知牧馬與牧民一道即知士品雖殊而踐形盡性則不殊儒墨楊秉之各自爲君也不如調琴者以一弦爲二十五弦之皆知暖妹濡需卷婁之不同而於失性殘命則同知物與物之相守如磁石之吸鐵一知則無不知又能以不知爲知此之謂眞人之知

徐無鬼魏隱士也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也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之苦居廟堂者不知山林之適而反以爲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乃借其意而反之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徐無鬼非山林非勞廟堂爲勞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逐物喪眞內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音韋好惡則耳目病矣耳目無間見則外者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內外交病君之道藏輯要

可勞莫甚焉武侯超然不對超然猶惘然不悅其言也少焉有間也徐無鬼曰武侯

上士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譬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馬走曲直方圓合規矩喻國士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喻天下士也天下馬有成材才自足不須教習者邮音尤佁人所馭可驚也若喪其一凝神定氣之意若喪可止也若是者超軼音逸過也絶塵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武侯大說音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反覆操縱其說開之從橫太公兵法藏於金版六韜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音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流非之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舊相知者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僅識面者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其鄉人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此段曲喻人情以喻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遇其人分明笑魏國無人夫逃虛空即空谷也者藜藿柱塞也乎廼音良欲處生廼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踉音良行貌位也其空

聞人足音跫音空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音磬欬音克者乎跫然行人之聲也喉中之辭曰謦欬久矣夫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以腐儒之空談與國士之勳說人主厭聞久矣宜魏侯之不啟齒今夕聞人之言空谷之謦欬而喜大悅而笑乎徐無鬼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慈韭音久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營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則先生老矣若肯就養則當備酒肉以養之

若有意于寡人則相與以圖社稷之利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笑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無貴賤之分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貴賤所養之同猶登高居下不可以爲長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異神好清靜耳目鼻口好嗜欲和而惡姦養神與養耳目鼻口之君猶一國之力以供嗜欲第魄許之而神魂

不自許也夫神好清淨惟清淨則與五官調和而有體莫不從令視聲色臭味皆姦賊也神惡之不容而豈肯爲其所幸

引也 哉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今以聲色臭味賊

而何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君獨病之何哉於此可以深思而自得矣 武侯曰欲

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息也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

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但不可有心爲之有心爲之

則殆不成殆危也不以有心爲仁義反危始而不成 凡成美惡器也即欲成美名亭

其利者少蒙其害者多非惡器乎 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也哉仁義之不

可僞爲也君欲爲偃兵之形而適以造敵鬻之形 成固有伐變固外戰殷鬻之形一成未有不招

之禍列陳兵也麗譙宮闕徒驟于編廬之宮一戈矛而方寸之內皆戰場矣 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

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

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 殷心也智出戰爭自智謀而生以此求勝快耳

日之私是乃與神交戰吾神受傷亦已多矣形疲神勞其戰也果孰爲勝乎 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

情而勿撄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去其仁義之僞而反修道

德之眞誠則與天地之眞情自相應與萬物之眞情自相拂民自脫于死又惡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

隗音委乎具茨之山 人隗大道也不見之貌具茨山是有茅茨以蔽心故命七聖皆往或可不迷耳 方明爲御一聖諱方而言道之方所也二聖諱同寓言道也爲御者輔二人知若啟而行若冀也

昌寓驂乘二日爲昌寓者宇宙也三聖何以名昌寓謂日在宙而行命昌寓驂乘取爲永日而不盡

道阻且長耳 張若謂朋前馬四聖爲張若若者順也順乎道之自然也謂者習也雙月爲朋五聖名謂

昭者謂諦盈虛消息之理故命若與朋乘焉以爲引道之大也 昆閽滑音骨稽後車六聖昆閽以司守爲

省七聖滑稽多辯之人談言微中或可以合道命在後車將以載道使道而可收也七聖莫不載之而歸矣 至於

襄城之野七聖皆迷襄者除也乃隱書曲城而至且塗也仍望

者七聖也今七聖皆迷非迷于長生之大道耳 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

塗焉無所問塗非路無行人也無知道之人耳童子乃未離未

冠爲仲不言牧牛而言牧馬者謂其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問塗非問路也暗指

金丹大道與言不知是道何道而爲長生之塗也 曰若知大道之端的

也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

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牧民與牧馬同 又奚事

焉不必多事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仙師也 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乘何也日

身之何車亦與日車同輪而不息必從大道中過而不明之 予又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

是我聞意本此 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

調民雜治非也 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

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眯乎汎令之生存乃訓馬雅

不樂洛音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音歲淩誶問也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人惰樂于自見而喜于有所試一無所試則才無自見矣故不樂獨樂其性之所偏故爲物所囿招世之士興朝以天下爲己事招招而立于朝廷之上中民之士榮官利常之士以爵祿爲榮筋力之士矜難有力之士勝人之所難勝敵人之所難舉而敢之貴際法家之上長于治世者章縫之士飭其容止者仁義之士貴于際時而行道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是皆有爲爲之者也自喬于憂患中而威武不能屈兵革之士樂戰搞梧之士宿名士之任事者皆以戰爲樂士之苦節者得名而止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

有常居之業則旦暮勤百工有一藝之巧則壯比合也農夫食力商賈歸市故非兩者則不比庶人精則精神王通前後所論皆易于物者錢財不積則金者變權勢不尤也九思則夸音誇者悲勢謂僅勢力之徒樂變謂喜于張以自蔽者此去處諦話淡寂寞無爲者何當天境迫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聖人德時之用則轉無爲而爲有爲後天而奉天時也比於歲功日時之序有變有易而化工元氣不隨物而易存此便是爲而無爲之意若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汩沒于萬物之中而無所歸復則逐物喪真矣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可射以的爲前期必中者皆羿矣人之是非以理爲準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是則人人皆堯矣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楊楊朱也秉公孫龍名與夫子爲三果孰是邪或者若鄙遠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爵鼎而夏造冰矣鼎遠曰是直以陽召陰召陰冬至陽生故人喜熱而當爵不如夏至陰生故人喜冷而履冰不栗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調刻廢留也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大陰陽相召未奇也堂室兩處各置一瑟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几鼓瑟者必鼓一弦則一弦動爲其非音之君也若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于黃鍾之宮其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正理不足爲奇且若是耶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觀其後以相壓惠子不知道以無窮而未始吾非而未始吾是何如耶莊子曰

也則矣若矣抗其詞以相爭勝以聲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莊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觀其後以相壓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欲其詞以相壓惠子欲爲其完其求鉼音刑鍾也以戲劇莊子以束縛已子不欲其完而求鉼鍾則束之縛之必求備于物也其求虧子以束縛已子不欲其完而求鉼鍾則束之縛之必求備于物也其求虧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亡也子亡在外則當急求他國而乃求不出境終亦遺亡而已謂惠子不知深究情徵遠討訓典徒執規規之辯終亦必失也夫楚人寄而蹠音隻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咎而足以造於怨也楚有蹠其足而寄跡爲閻人者不能自歸附舟而返夜之半足未離岸而與舟人鬬忘其濟已之恩適足以造怨果可以爲是乎謂惠子亡其眞宅之歸而與人強爭是非爭勝負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音惡泥也漫其鼻端若蠅翼薄之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嗋目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

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立不失容不惟不動且顏色不變見郢人者不失容之人則匠石無以施其巧故郢人死而匠石無爲質矣質也質如繩準以繩爲質之質非立質也

惟一惠子之雄辯差足以引發生平胸中之奇耳而不卒自悟其墓而悼之其感慨可知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死也則寡人惡乎屬音燭托也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潔廉之人多有容之度又一間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以我聲與下且逆乎民強人以所難而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

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人之勢而下忘人之畔我惟知反己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察察以爲明隰朋之行勿已則隰朋可以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音威蛇音移自攫音捉便捷之貌抓音爪得之貌攫却抓捷之貌見巧乎王便捷王自之敏給搏捷矢狙之搏其捷者亦世給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狙見執矣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音傲傲于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名雖顏而師道德以鄉色師其道德以鄉人去驕傲之色

凡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齊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賀其得賢君我必先之先有以自見于外彼故知之我必賈之自衒自售彼故鬻之若我而不賈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賈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物累則形其有不厌乎心其有不厌乎

徇名而喪實者吾又悲夫悲人而不自悲者吾又悲之吾又悲夫悲人者悲人之喪而人所悲者吾又悲之其後而日進矣其後道日加進不爲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而陳善納誨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聞聖人有不言之教未之嘗言未嘗以語人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鄧人投兵市南有熊宜僚者善弄丸鈴楚與宋戰宜僚披劒受刃于軍前弄丸鈴于廟堂之上敵國一軍停眠遂勝之孫叔敖安寢恬臥養德于廟堂之上敵國不敢犯鄧人投兵無攻我也故在邶頤有喙音諱三尺凡鳥喙長者多孔子前僚在孔子後蓋寓言也邶頤有喙不能言彼之謂不道之道二子所爲此之謂不言之辯夫子自反乎道之所一識得一萬事畢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大知不知故知之所不知爲至道無異名而德有四端故道之所一而德不能同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雖有強辯不能舉不知以示人名若儒墨而凶矣儒墨而凶名雖眞不儒則儒之賊名雖墨而眞不墨則墨之賊名雖儒墨而凶人也亦可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儀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

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蓋大無名相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有心爲之尚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爲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載德則所謂下德執德其可謂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之備何假於外而求何所遺亡何所舍哉不以物易已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誠即釋氏所謂實際之理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堪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爲其人也爲祥

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閒之而泣是樂福也非望禍有道

之憂惟知者能知之此子綦之所以憂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

以識之而梱祥耶盡於酒肉人於鼻口矣而汝也何足知其所自來酒肉也吾未嘗爲牧牧養羊也而羭音逾牧羊也而羭音要西北隅若勿怪何耶酒肉膻腥非所致而皆爲怪

所與吾子梱也遊者遊於天地與天地爲徒與世俗爲伍不與天吾與之邀樂音洛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事功也

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自然也而不以物與之相撰吾與之一委音威蛇音它移而不與之爲謀謀慮也不與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有功于物物乃償之此其常也今吾無事功無謀慮無怪異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撰委委蛇蛇不見有宜人之事而反以世俗之幅偪之福怪徵也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殆非我有怪行而得此俗償之罪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即怪徵也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

返爲道德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

徒梱之相撰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謀慮也不與

安于卑汗而不知安于卑汗而有需待負于勞利故以豕蝨名之撰疏遠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豕之毛日

髭蹄之曲曰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喻人之拒旦與之同禍患猶豕蝨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由此塗而進者與之同禍亦必由此塗而退者與之同禍也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卷婁者聚也卷婁自詘之貌言修德之人人歸而已勞苦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聚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山不生草木曰童曰舉之童土之地山不生草木曰童曰舉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牟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之行亦羶也而後堯舉之舜曰蘧業于萬幾之煩不得休息則爲所苦矣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衆至衆人所歸也情不一則不比而離和同矣不和同必思以同之則有所損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音養也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得以養德而全眞於蟻棄知言無心于天下庶於羊棄意蟻微物也而有慕羶之仰是不能忘情于物矣羊至愚也猶以氣羶而聚蟻則不能無意矣必如魚之相忘于江湖斯得矣三喻可稱奇絕表眞人之忘情也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不過閒其所閒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繩也循以日視目不過見其所見以耳聽耳不過聞其所聞如循環然而我無怨尤之念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無爲自然而不以已與之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得者何物得此不生不死之道也其得生而失生哉蓋凡人心生則神死故日得生失死眞人心死則神活故日得死失生藥也均之爲藥其實堇音謹烏頭也也桔梗也雞壅艾實也豕零猶落也是時爲帝者也帝君也用藥亦遞爲君用者得不用者失矣何可勝言謂不止于上三品之藥物而已也句鉤踐也以甲楯音盾三千棲於會稽唯種姓文名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悲知因之存亡而不知其身之生滅豈尺有所短耶故曰有所適夜能撮蚤而晝不見泰山目有所適

也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鶴脛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者止而不過之意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謂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虱與日吹而晒之則水易涸皆於河有損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物也審水生于土而不離土影生于人而不離人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鯉大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翌皆一定而不移故日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人審猶定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也故以順天下此謂眞人德煬音養也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得以養德而全眞於蟻棄知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所謂人心惟危也凡能其於府也殆靈府豁然一物不首一有所徙皆足以殆吾之府釋氏以能所爲障礙陰礙非殆乎殆之成也不給及也改禍之長也茲甚其故世人溺于聲色心思之欲如寶然自安其危而利其災不亦悲乎及其未殆而改之可也殆及其已寶不亦悲乎成將不及改而禍日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由人自取以之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爲功能故不覺狗彖而喪心耳殆之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身爲國精爲民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耕其糈而不知止也其國必亡而身從之喪也不問是者謂不講求於是而莫之救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蹍亦踐也足之所踐雖無幾然必有餘地而後可以致遠若容足之外視爲無用而削去之其何以善博之功耶人之知也少雖尖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之知不過聞見而其知有限然必無知者而後能無所不知德性人人所本有吾不恃聞見而恃不知之中有心領神會德性之根源則知天矣知大一一即太初氣之始是也均天地間飛潛動植無極也渾淪未判一團純陰所謂陰含陽也而爲大陰即太極也渾淪已判乃混沌世界綫有陽便分陰而爲太陰即太極天地開矣知大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件件有名目矣萬物各具一太極也知大均一物無陰陽而爲大

均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是也知大方八方之風氣不同師曠考鍾聲而知是也知大信盈虛消息之理歌南風而卽知楚之不競也知大定造化有密移者有一定而不易者如四時之不忒之道知大定而不易者如四時之不忒治亂之循環至矣人能知此上七者則無所不知而知無以加矣大一通之大一道也一以貫萬也大陰解之天地間陽明而陰暗然暗中藏明乃眞陽也明中藏暗乃眞陰也故大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楞嚴經云處明不見暗中之一物處暗能見明中之萬形大本此大目視之兩目所見能幾何太不窺牖見天道卽大目也大均緣之上云不出戶知天下其小也不知道非一人之道乃天下之緣因也釋氏以兩人相遇爲有緣何緣之所同得而爲大均凡志同道合者爲有緣無論天下卽尚論古人亦爲大均之緣大方體之大方無隅渾然與我爲一體然天地無體以太虛爲體我心能包虛空是虛空無體又以我爲體也大信稽之小信或有一分行持則有一分效驗十分行持則有十分效驗皆可爲期或以命令稽考若大信則人之一身與造化通修道者以言語爲定非大定持之乎盡有天凡學道者陰不盡則與天遠惟陰盡而後陽純天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循有所以不啟齒而笑而反笑於狗馬之說也徐無鬼曰吾聞越之流人去國漸久其見人也愈疏而愈喜非好疏也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也夫逃虛空者山逕之間不聞人聲而聞足音跫然而喜況有兄弟親戚之謦欬于側其喜又當何如今魏侯廟堂之上羣臣皆凡品久矣夫魏無眞人而性命喪故亦無眞人之言與吾君道而性命之學莫傳矣魏武侯欲以酒肉而養賢爲社稷之福可謂能養賢乎徐無鬼曰凡人皆以君居廟堂爲樂吾以君爲神瘁而形疲也蓋人有貴賤而養無貴賤亦猶登高者不可以爲長居下者不可以爲短何也形渴而神清君竭一國之物力而養形于形爲一時之快于神爲拂其清淨之常久之神瘁而形亦疲矣故君非勞我而

後知之凡物之解與知皆可以着其才情知識而道則無所用其才情知識故以不解解之而後爲眞解以不知知之而後知爲眞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涯而不可以無涯又爲初學立箇方便法門蓋問則自外而入與不解而解不知而知者何啻天壤但下學鈍根非問則無門可入耳造化之理放之則彌六合不可以有崖卷之則退藏於密又不可以無涯頡音潔滑音骨有實頡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實卽化育流行造化之妙若無而實有也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虛化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損何有則可不謂有大揚搉音角商確也乎闔不亦問是已何不問是

我勞君也武侯求其說而不得以愛民爲仁偃兵爲義可乎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姑息者慮也偃兵造兵
之本也爲防弛者危也此二者不惟不成其爲仁義即欲成
美而受其利者少蒙其害者多非惡乎甚哉仁義之不可
僞爲也君欲偃兵而適以啟釁其形一成未有不招伐生變
而外戰者雖然兵固不可偃而亦不可生也君無以靡譆之

問而起戰陣無以錙壇之宮而布騎射夫兵爲凶器亦逆事
也巧計也詭謀也勝負之機也君雖可以此而取勝哉天下
未有不緣戰而殺人士民非人土地者戰而不勝其禍不可
言即戰而勝而君之形神亦已弊矣故與其決勝負于郊原
不若決勝負于方寸使欲消理完渾然眞誠應天順人而民
自無死地矣又何必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七
聖輔之而迷其大道寓言人有七竅聖智且迷見大道不可
以知知也而迴童子童子無知也惟無知者爲能知道故黃
帝因問治天下之道小童曰予少而有迷瞽之病有長者教
予乘日之車則不倦矣遊於襄城之野則不迷矣告若以牧
馬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夫黃帝因牧馬而知牧民亦去其害民
者而已矣夫人情之所偏亦有害也知士樂變辯士樂序察
士樂紛皆過於自見其長者也又有招世之士願與於朝與
中民之士以官爲榮者無以異勞力之士矜人所難與勇敢

之士不畏憂患者無以異戰危事也而兵革之士則樂之名
虛幻也而枯槁之士願宿之民難齊也而法律之士思齊治
之修容止者必其好禮樂者也欲乘時者必其負仁義者也
此數者譆乎士之品農夫固于草萊故其所比亦草萊商賈
固于井市故其所比亦市井庶人有常業則安于生百工有
精技則壯于氣貪夫狥財夸者慕勢與人爲徒者樂更張紛
紛然內外馳而不思其性命之情也哀哉莊子與惠子曰射
不必中的則人皆可羿也是則人皆可堯也然則
儒墨楊秉四者與大子爲五其孰是耶抑若魯遽耶彼謂其

弟子冬鑿鼎而夏造冰者爲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道也乃
堂室各置一瑟鼓此宮而彼宮動鼓此角而彼角動猶爲音
律之同也又改調一弦而二十五弦皆動者以黃鍾一聲爲
眾聲之君也且亦若是耶惠子猶然不知其非而與儒墨楊
秉抗也可乎譬之瘖人爲子求閭不欲完子而欲完鍾求亡
子不出乎方域而聽其遁失楚之閭者忘羽人濟已之恩而
反與之爲仇也甚矣惠子之強辯也他日莊子過惠子之墓
顧謂從者曰郢人有以堊漫其鼻如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
成風聽盡而鼻不傷郢人不失容宋元君間之欲使試其技
匠石曰吾能運斤以郢人爲質非立不失容者無與施其巧
自若人之死吾亡吾質亦無可與言運斤之道矣今惠子已

死與吾對談者何人乎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寧人欲屬國於鮑叔牙管仲曰其爲人廉潔善士也不如已者不能容人有過者不能忘恐上之倖乎君而下忘可使之治國也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其賢而下忘其畔恥其君之不如皇帝而哀人之不已若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世之以賢臨人視朋之以賢下人者其得失遠矣國有所不聞慮民窮也家有所不見憂國卹也吳王登乎狙之山眾狙皆逃有一狙焉以見巧于王而被執嗟乎狙猶以伐能而取殛況乎人可以色驕人哉顏不疑於是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南伯子綦隱几而坐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形可使如槁木而心如死灰乎南伯子綦曰吾嘗居山穴之中自以爲人不知也齊君一見我而齊國人三賀之我不怪彼之知之而怪我之先自貴也不然則彼惡從而知之又惡從而離之哉嗟乎名之著實之喪也吾悲人之喪實者又悲人之悲人者又悲人之悲人而不自悲其悲者與道爲愈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市南宜僚受酒曰古人嘗以此進言仲尼曰邱聞有不言之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鄧人投兵皆未嘗言也邱願有喙三尺烏容言哉彼二子爲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道雖散之

而爲萬而總歸于德之一言之所知有限而休乎知之所不知無窮道止于一而德則不分途也知極于不知而辯則不能以恍惚遷也吾恐儒墨分而學術裂矣惟聖人者出而與造化爲徒有大美而不居其功其道大故其人亦大觀之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乃知聖人不自大愈增其大夫大則備矣胸中包羅萬象萬物不爲有餘一已不爲不足一時可也千古可也而大人之誠與之爲不磨于綦以八子問九方歅九方歅曰相也祥將食與國君同子綦出涕而九方歅以綦爲卿福于綦曰歅亦知酒食之所自來耶吾未嘗牧養而牲生于奥未嘗田獵而鶉生于宍且

得謂之怪耶不得謂之怪耶夫人有世俗之功即宜有世俗之賞今梱也有事功乎有謀慮乎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無其功而獲其福殆怪徵也而我與吾子未嘗有怪行吾是以泣無何而梱爲盜所得則其足而鬻於齊爲閽者終身食肉而終九方歅之皮相雖有驗而怪徵之說果不誣矣人者又悲人之悲人而不自悲其悲者與道爲愈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市南宜僚受酒曰古人嘗以此許由當堯之世而思以逃之曰堯之爲人也藏仁以要人吾恐適以啟後世不仁之端今之聚民者不過愛之利之譽之去其所惡而已皆仁義也仁義可行之以示公亦可竊之以濟私譬之假貪夫者以網罟其爲害也不滋甚耶亦猶一人初操刀制器以利天下不知覩爲一割之頃朴散爲器而利

之之時已寓賊之機矣非絕聖棄知不尚賢者安知此道
哉莊老看天下三品人雖有暖姝濡需卷婁之不同以言乎
失性殘命則一也所謂暖姝姝爲此黍妖胡爲者也有
不知道無我相亦無人相暖暖姝姝濡需者猶豕豝擇疏盪乳股而處之自以爲安不知屠者一
旦鼓臂操烟火而薰與豕俱焦也然則天下有托身豪門由
此域而進與之同禍亦由此域而退與之同禍遲滯觀望爲
此濡需胡爲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
舜有羶行故人歸之而招堯之舉至于衰老形勞心瘁而不
得休息兢兢業業何乃自苦爲此卷婁胡爲者也是以神人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棄蟻知棄羊意同魚忘故目內
視耳內聽心內存其準如繩之直其變如環之循純如天運
之自然而不以人參之古之眞人知心生則神死得非眞得
而失爲眞失甯心死則神活得爲一得永得而失非果然有
所失也猶藥有君臣佐使之宜且時爲帝也況於人乎大夫
種能知越之以亡爲存不知敵國破謀臣亡乃其身之所以
愁也故曰鴟目雖明不能晝見鶴脛雖長不可使解風日雖
有損于河而不能涸有源之泉水之守土也人知之影之守
形也人知之至于物之守物如磁石之吸鐵也乃一氣之制
服也非知道者曷敢言之世有目窮于明耳窮于聰猶其小

也至心窮於狗則未有不爲靈府之累者視外誘之攻我不
以爲已賊而反以爲已寶聽其精竭身亡而不知講求性命
之道也哀哉知足有不踐之地而後可以壯人之踐則知人
有不及知之知而後謂之爲知天道原於一大一道之始也
道舍於陰大陰道之母也道竅於明大目道之神也道統於
同大均道之布也道散於方大方道之殊也道應於時大信
道之徵也道司於契大定道之止也故知大一則數者皆知
矣故物有通必有不通而大一則無通而無不通物有解必
有不解而大陰則無解而無不解視有到必有不到而大目
則無視無不視凡緣有遇有不遇而大均則無遇無不遇凡

物有體有不體而大方以太虛爲體無體而無不體凡信有
可稽有不可稽而大信則無稽而無不稽凡定有持有不可
持而大定則不出中央以應無窮無持而無不持此之謂人
盡天純定後生照冥冥有主宰斯昭昭有倫類似解不解似
知不知故以有涯求之不得而以無涯求之亦不得俯仰上
下莫非造化之昭著也進退古今不見造化之成虧也疑其
無則惑於有疑其有則惑於無非有非無有不惑也者而後
能大不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此篇引求富貴人於道德之中欲其以聖人爲師而見本來面目清自埋於民而陸沈毋離性滅情而亡神宜爲由中出者虛而不着毋爲自外入者執而無主天地間一陰陽而已非相照相蓋相治卽相代相生相殺非謂莫之爲而爲卽謂爲若或使之二者一偏于虛一偏于實不知非虛非實非默非語乃爲道之極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周初時人遊於楚夷節楚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不悅而歸彭陽見王果楚賢人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隱士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音耶曰冬則擁鼫音刺也鼠于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無恆之意爲退之德有進之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不以名節自許神交惟勢利之人固頤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皆達于富貴若與之相與無益而有損夫凍者假衣於春鼃音渦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苦凍而無衣則假于陽春以爲衣而自暖傷暑而成暍則披於冷風而自寒人之相與必以冷熱之相與必以冷熱之相與必以冷熱

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典相氏古之得道聖人也環中不是虛說環中即立化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有人知此竅打破黃婆屋也故得此竅則道可以隨成年與天齊安有終始乎無幾無時猶言不多時也且精化爲氣氣化爲神與物俱化矣猶有一不化者幻身也闔嘗舍此幻身則可以登雲天矣）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師天者無心而順應殉物者有情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天無爲也人有爲也非惟無有爲無無亦無人何始何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流其合之也若之何（凡與人同者多不耐久涉世應接不暇者必多失足今雖與世並行而不疲弊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而未陷溺其合自然合道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恆作亙湯司御門尹登陽伯爲湯司御猶司牧也）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伊尹爲傅而不局于規矩隨高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夫名者實之賓有實乃有名也）之名蘮道藏輯要（南華眞經程疏三）

音盈法得其兩見（音現）仲尼之蘮慮爲之傅之（之作此蘮作餘實正也名餘也法當先正而後餘今尹爲湯司此名特操其法之餘不過欲湯得其名因以求其實使兩者並見耳後仲尼之徒盡其思慮爲時君之師傅亦無出于名實而已矣）容成氏曰除日無歲（歷名三百六十有零積日成歲若除一日則不成歲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無內無外（容成即黃帝所命造）

田侯牟（齊威王）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爲（爲之問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而行刺是盜之賊故衍恥而願攻之）二十萬爲君攻之（以萬乘之君而行刺是盜之賊故衍恥而願攻之）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而走）然後扶（音伏）季子（魏臣）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

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魏誠非齊敵而衍顧爲誇大之言以築城爲喻）華子（魏臣）聞而醜之（醜其未聞道也）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伐齊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亂人也者不免于有見又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惟求其道則不滯于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惠于惠（施也）問之而見戴晉人（梁賢人惠于薦之於王）戴晉人曰（設喻）有所謂蝸（音瓜牛也）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蝸牛）君曰噫其虛言與（音余）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小矣而左右兩旬之觸蠻則又小之小者知所爭之王小則進于不爭矣）君曰無窮（太虛之間也）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跡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亡乎（今以四海爲大以太虛視之若有若無王微眇矣故曰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以中國而視魏魏小矣梁其所都視所都之地則梁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視王之一身則又愈小矣）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天下因蝸也王固一觸蠻也奚以異哉故曰無辨）客出而君惘（音敞）然若有亡也（茫然自失者始知所爭之不足爭也）客出惠于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音涸）也吹劍首者吹（音炊）血而已矣（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吹之猶有嘻然之聲若劍首之竅無音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人之前譽猶一吹也（堯舜聖人也道聖人者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堯舜且無聲況蠻觸乎大哉聖人止以小梁國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賣漿之家）其鄰有夫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不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疵乎萬物生出非無根無門但即有名有狀者物也所不知即無名無狀者物也根也門也無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爲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始乎自疑終乎自決即非與曰非也之意伸尼問於太史大弢音韜人名伯常騫猶豫二人名曰夫衛靈公飲酒湛音耽樂湛樂音洛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何以謚之爲靈大弢曰是因是也因國人之同是而謚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召對也而進所之處拘偏扶翼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拘偏扶翼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以爲肅賢也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終禮此其所

以爲靈公也猶譁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子孫不可憑藉遂爲靈公所奪而埋之奪見未生之前此名已定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況古者前日大叔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猶靠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證固非人之所能爲也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邶里之言太公調曰邶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人物雖異風俗則同會異以爲同合姓名爲邶里散則以爲異散邶里異爲同也散則以爲異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體之爲馬百體指其一處不可言馬總其百體合而爲一方可謂馬喻異不見道合而爲同方始見道是故邶里積邶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邶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邶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是以曰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外入者主而不可執定一已之見立言者也中出者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已之見立言者也聽人之言聽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四時運行而天無私也故歲成五官効職而君無私也人故國安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惟道無名故無爲所以不能窮其爲而無不爲矣此何故以時有終始而道無終始世有變化而道無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凡物作爲有名者必有所作爲多私伎倆窮而不能

消似無分別天下禍福有不當至者是爲有所拂然而禍福當禍福亦有台應者則爲有所宜猶人之面相雖殊有禍當禍福當福而爲正者亦有不當禍而禍不當福而福爲善者君子當福而徼福冀天之差德備而未必獲禍過值其拂不爲無德而比于大澤百材皆度乎大山木石同擅大澤之中木石雖異而同萃乎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于同此之謂邶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言于邶里則天下可知少知便以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而爲道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于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物不止于萬而以萬稱約而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形氣矣止天地陰陽舉其大者耳道本無名強名之公又強名之大人因以大號之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道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斯而辨道

不猶狗馬之大小遠不相及哉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少知問不得與道比故疑于無物而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調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懸象著明照也陰陽互藏其宅蓋也陽舒陰慘治也四時之氣代謝生克循環不窮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情有萬物乘氣機以化生有生則有情矣欲惡取舍突然而起雌雄分合動靜有常矣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情欲起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因之以行運則因之以

雖皇不若春和而凍解也暍者必願風颯冷不若冬至而暍消也慕進者必假資于權門權門雖焰不若悟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威而且猛非伎人而有正德者安能撓其不正以歸于正乎故聖人者出窮而能化家人達而能化王公與人常樂道而塞兌不言人亦飲其和而自醉況與之並立而交于不各正與之同居而設施不咸宜者乎若楚王之勢不啻冬之寒暍之難故曰待公閱休與之同見楚王上有助乎君下有益于友盡規之也人知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不知聖人止於能自盡其性靜處見其復命動處見其煉神謂聖人與天爲徒也可謂聖人爲倫類中之真人也亦可何世人不滿百年而懷千歲之憂大夢未完而鐘鳴漏盡付之於無可奈何者多也人有美色爲人所喜猶聖人之愛人爲人所畫鑑與告並能彰人之美而彼若不知不聞美卒不因之有損則好好色者人之性也若聖人則無愛而無乎不愛有其實者必有其名雖至仁無名聖人不自知其愛而人莫不安者好德亦人之性也夫旅棲者返故國見故物而喜況內照者得見本來面目其可喜又當何如故古之真相氏得環中之竅則道隨之而成其年雖永能化精氣而不能化幻身何不舍此幻身而作飛天仙乎師天而不狥物惟聖人爲能忘天忘人忘始忘物正行而不倚旁行而不流不問湯爲司

御尹執權衡以爲萬民傅乎彼其莘夏命也不固于規矩也不過成湯之功以著千秋之名耳孰知名乃剩物也君得臣見爲知人臣得君見爲擇主而仲尼之徒猶嗜其思慮以爲萬世之師傅也亦聖人愛人之心不欲萬古如長夜仲尼曰也千古若少一仲尼必不成世界三百餘日而除一日亦不成歲功內有賢師傅立於下而後外有明良興于上若無仲尼之徒以師于內安得外有碩輔以佐聖主乎公孫衍因齊侯背約而欲興師以雪恥此季子又恥衍之恥也猶壞已成之城而徒爲胥靡苦耳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醜其不聞道乃曰君子之事其君甚不可以有心爲也善言伐齊者似太多事亂人也善言勿伐者又似不事事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者又似無歸着亦亂人也然則若之何君亦求之道而已矣道何物也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也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曰環天下之大猶一蝸也環天下之各國其國猶國於蝸之左右角者曰觸氏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且爲虛言乎爲實事乎君知以意在四方上下爲無窮則知遊心于無窮而反于四通八達之國甚眇小也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則魏小于魏中有梁則梁亦小于梁中有王則王亦小信斯言也則王與蝸角之蠻氏有辨乎無辨乎君始自失乃悟其所爭之不足爭也客出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聲吹劍首者映然而已矣無聲也竽瑟人之所譽也道竽舜于戴晉人之前譽猶一映也安得有聲譽乎孔子之楚見有夫妻爲人臣妾而登極者子路曰是人髮亂而穢穢何爲者耶仲尼曰是有聖人之德而隱于僕隸也自埋而自藏聲銷而志大雖言而不言入世而玩世是陸沈者耶抑爲市南宜僚耶子路往請召之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不下而先知知邪之揚已且惡聞其言而況肯目擊之乎子路往視之其室已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慎終如始政之經也撫字心勞民之主也耕耘而鹵莽滅裂者且有鹵莽滅裂之報況爲政治民乎莊子問其言而得治形理心之道焉

彼眾人之遁天離性滅情亡神者皆鹵莽其性也內之欲惡爲萑蒲蕘雚似以扶吾形不知欲惡熾而天理滅矣上遊下漏將安所底止乎栢矩學老聃之道請之天下遊之齊見一辜人解衣衣之號而哭之曰天下有大菑子何爲而先離莫是爲盜耶莫是殺人耶天下有大榮而爲人所趨斯有大辱而爲人所病貧有大憂而爲人所稍斯有大散而爲人所爭今之爲政者以所病招所爭欲其不盜不殺人此必不得之數也古之君人者有善則歸之于民有不善則歸之于已凡有所失必退而自責而可望于今之人哉匿爲物而愚不識猶小試之也大爲難而罪不敢則責人以不堪矣重爲任而

出未嘗以持正而外距天無私氣故歲成君無私人故國治
大人不私才故德備道無私物故無名無名故無爲惟無爲
而後能無不爲即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總不出禍福二端
即塞翁失馬禍兮福所倚故以拂而得宜者有之若自殉殊
面之見以爲正矣兩反獲差者亦有之又福兮禍所倚也譬
之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
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辨
哉夫同異不足以盡道亦猶物曉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
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
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又安可與

無名者比哉少知因疑于無物故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
太公調從起處說起太極分兩儀便有日月相照也陽升陰
降陰降陽升相盪也陽消而陰長陰消而陽長相治也四時
遞更相代也盈虛消長互爲生剋相生相殺也萬物有生則
有情而欲惡之最初起者莫如雌雄之分合然而皆良知也
故曰脂有卽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齊不知者以爲名實
之可紀精神之可志而知之者以爲物態之次第氣運之驅
使也惡知窮則必通終則必始物之常理乎況言與知到至
處止能誼物而見道者直究夫物之未始有始也者而辨論
息矣故謂道爲莫爲又謂道爲或使兩者皆偏孰知道無言

言之非也道無意意之非也無小無大吝吝冥冥其中有神
可謂爲或使可謂爲莫爲乎將以涉有名實爲是墮于物也
將以涉無名實爲是又墮于虛也大抵不可言不可意者道
之精也一着于有無則可以言言可以意意者道之粗也有
無莫大于生死未生不得不生已死不得不死生一氣也
死生可觀而理不可觀世有以或使莫爲起見者皆疑情也
假設也吾欲觀道之本先天地之始而無始本可觀乎吾欲
觀道之末後天地之終而無終末可觀乎有窮有止者物也
無窮無止者理也物有終始而言斯亦有本道不可有以其
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本無名不

得已而假名之耳彼或使莫爲二者之論皆非大方也同一
言也若言足以達意則一言亦盡道況終日言乎言不足以
達意多言數窮祇盡物耳終日言冥益乎故欲窮道物之極
言之不是默亦不是吾言而未嘗言非言也默而未嘗默非
默也非言非默乃爲議道之極而無以加矣太公調其知道
乎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物外則伐生損道有竊利者有盜儒者均之不知神聖自全之道惟得意忘言之人而始可與言內而忘外

外物不可必凡不言性命而言形色人與物皆外物也外物有成必有虧無論善者惡者忠者孝者不孝者均之不免而不可必也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紂倀臣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吳王殘之裹鴟夷而浮之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周靈王臣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爲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殷高宗子也

宗子逐於後母而曾參悲誤斷瓜根大杖幾死以木與木相摩則然木火同倡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本至堅見火則流陰陽物之不可必者有甚雨焉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陰陽交作或焚樹木所謂水中有火也乃五行之不可必者有甚雨焉陷而無所逃至人修眞五志之火一時俱伏不知道者甚憂雨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通人事陰陽之患雨者交相陷也鬻音育陳悸悒不得成自安也心若縣音懸於天地之閒慰音尉昏音悶沈屯音鈍抑鬱悗音悶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利害交戰燥急心熱甚於焦火故焚傷其至和之氣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徵頗然而道盡月水母也尚在天涯喻遠水不能救近火於是惟有頗然哀鯢而生道盡矣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

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猶云水官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若然可活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貨粟明養而不必務有餘意魚以水爲天所與者惟水則失其所與而無處所矣枯魚蔌魚也肆處所也生者亡於活身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牛也以爲餌喻經世者期於大成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鉛音沿沒而下驚揚而奮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之乾肉也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音椎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厭飽飫也輟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溝水之不可必者有甚雨焉陷而無所逃至人修眞五志之火一時俱伏不知道者甚憂雨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通人事陰陽之患雨者交相陷也鬻音育陳悸悒不得成自安也心若縣音懸於天地之閒慰音尉昏音悶沈屯音鈍抑鬱悗音悶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利害交戰燥急心熱甚於焦火故焚傷其至和之氣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徵頗然而道盡月水母也尚在天涯喻遠水不能救近火於是惟有頗然哀鯢而生道盡矣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猶云水官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若然可活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貨粟明養而不必務有餘意魚以水爲天所與者惟水則失其所與而無處所矣枯魚蔌魚也肆處所也生者亡於活身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牛也以爲餌喻經世者期於大成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鉛音沿沒而下驚揚而奮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之乾肉也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音椎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厭飽飫也輟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溝水之不可必者有甚雨焉陷而無所逃至人修眞五志之火一時俱伏不知道者甚憂雨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通人事陰陽之患雨者交相陷也鬻音育陳悸悒不得成自安也心若縣音懸於天地之閒慰音尉昏音悶沈屯音鈍抑鬱悗音悶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利害交戰燥急心熱甚於焦火故焚傷其至和之氣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徵頗然而道盡月水母也尚在天涯喻遠水不能救近火於是惟有頗然哀鯢而生道盡矣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猶云水官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若然可活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貨粟明養而不必務有餘意魚以水爲天所與者惟水則失其所與而無處所矣枯魚蔌魚也肆處所也生者亡於活身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牛也以爲餌喻經世者期於大成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鉛音沿沒而下驚揚而奮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之乾肉也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音椎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厭飽飫也輟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溝水之不可必者有甚雨焉陷而無所逃至人修眞五志之火一時俱伏不知道者甚憂雨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通人事陰陽之患雨者交相陷也鬻音育陳悸悒不得成自安也心若縣音懸於天地之閒慰音尉昏音悶沈屯音鈍抑鬱悗音悶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利害交戰燥急心熱甚於焦火故焚傷其至和之氣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徵頗然而道盡月水母也尚在天涯喻遠水不能救近火於是惟有頗然哀鯢而生道盡矣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

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猶云水官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若然可活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貨粟明養而不必務有餘意魚以水爲天所與者惟水則失其所與而無處所矣枯魚蔌魚也肆處所也生者亡於活身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牛也以爲餌喻經世者期於大成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鉛音沿沒而下驚揚而奮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之乾肉也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音椎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厭飽飫也輟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溝水之不可必者有甚雨焉陷而無所逃至人修眞五志之火一時俱伏不知道者甚憂雨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通人事陰陽之患雨者交相陷也鬻音育陳悸悒不得成自安也心若縣音懸於天地之閒慰音尉昏音悶沈屯音鈍抑鬱悗音悶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利害交戰燥急心熱甚於焦火故焚傷其至和之氣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徵頗然而道盡月水母也尚在天涯喻遠水不能救近火於是惟有頗然哀鯢而生道盡矣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

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

金椎控(開也)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詩禮乃古人口中之珠世儒教子弟窃而取之又欲其不失古而無損惑哉)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長也)上而趨(促也)下末僂(背微僂)而後耳(耳帖腦後)視若營四海(蒿目而憂當世)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身矜持也)與汝容知(動容知慮)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音傲)萬世之患抑固窶(窶耶抑其知慮不及此耶)邪亡其略弗及邪(驁放也不忍一世放心憂萬世豈其命當)惠以歡(為自得甚可醜也常人之行)為慈相結以隱(以恩惠買人之歡為自得甚可醜也常人之行)中或施恩於人所不知相結以隱也(以耳語耳相引以名也或推心置人腹)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程疏四 三 牛集 十 川 川)而非桀(此習俗之移人兒人雖有知亦當與眾謀之)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有用之所自出也)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有用之所自出也)容足耳(容足耳然則厠側)然則厠(音廁)足而墊(音店掘也)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足之所步踐地幾何必有餘地而後始敢於徐行潤步若掘斷地至黃泉則人有用之所自出也)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程疏四 四 牛集 十 三 人)容足耳(不敢行無用之用此為最著)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即雲遊也出家之意人生根器有利鈍故遊有能有不能胸次曠洒者自然是出世之人塵根太重者自然是入世之人)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音餘)覆墜而不反(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今獨不然而後可以與遊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吾貴有賤名為君臣易世之後何貴何賤故至人等為浮雲而廟堂之間無轍迹也所謂人有能遊者且得不遊乎)夫尊古而卑今(大抵世緣難斷私欲易牽流遁之志乃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音喜)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音枯)龜七十二鑽而無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丈意不彼人夫有古今學無古今尊古而卑今者俗學也上遡猶韋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夫孰能禁其不波波相逐乎惟至人知之遊於世而無所偏倚順於人而不失己居塵出塵也彼教不能遊也至人豈惟不學之即時或承不能遊之意而我自我也彼自彼也豈爲彼教所移哉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音鼾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眾害生人耳目口鼻心知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隨甘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則相蹂踐得失交戰眾害因之以生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穽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陰陽而左右不殷氣不盛也天爲人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人隨自塞其竇俾與元之氣不能與天同周流也哀哉胞人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人穿其孔竅有升有降胞音包有郤無郤乃入其中有名無名皆入所出有出有入名入無名出無名出入無見是謂天遊存乎心者忘其所忘忘其所存不忘乎所不忘忘乎所忘其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且爲知者忘之其以無涯隨有涯殆已而且爲善者忘之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有堂閼音洫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窣音突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陸西星曰此言虛膜也重閼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心亦然中常清淨便爲之爲用胞人身腑太虛故曰心有天遊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後長幼各適人心而無天遊則六鑿擾不然則婦姑勃窣而怒爭矣以況人奪終無盜已六鑿即六賊也元神被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見大林丘山即以爲善也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誽音弦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而如水之滿也表暴不藏則名之溢也誽急也御下急則人思以智巧當之故用稽彼此交爭則智慮所由出也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爲梗官者司也謂司事者或宜於一人而不宜於眾人則不可果決惟眾宜而後可果斷行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春雨時苦草木沛然而怒生生之速也農人當此時尚知修田器以治田大修行人不知做仙師設丹房器皿以採藥而接命也獨不聞草木之子入土曰種根入土曰栽折彼枝而插此枝上曰到植草木無知尚可以老而接嫩況人乎故祖師之插梅者柳亦本乎易之枯楊生稊耳子得仙師之傳而知其然惜人未有信而不疑其然者而不思接命何也靜然可以休老盪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逸作者之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天之穽也非人所能補背城滅音蔑可以逃而不可以遁藏輯要、

佚者兼神聖而言神聖不同迹賢人君子不同義利之分矣駴與駭同聳人之視聽也問講求也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可知君子賢人小人則不待遽問者不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惟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爲謀是故有遇而不問者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音陀甸之肰音仍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百仆二音河演門地名善毀哀者上之人以爲善毀哀之而爲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遊堯紀他甸之而踆窈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沈何爲哉則二子始作俑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大不得而慕之焉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魚笱也蹄兎罝可以取兎者既得則無用矣以言寓意得意則可忘言矣惟忘言之人與言而行不言之教矣

復圭子曰天下物有內外內者司必而外者不可必也若禍

自外來忠佞同盡如以忠者爲必報與則伍員不沈於江萇弘不化爲碧如以孝者爲必達與則孝已不憂其逐而曾參不思其傷豈惟人事不可必木非火也木與木摩則火生而然金非水也以火而守金則金鎔而流猶爲順也如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駭雷雨交作水中有火大槐可焚此天地之水火也而人心憂甚則水生焉溺於淵猶可遊也兩陷於方寸之水無所逃也棟宇焚於祝融猶可救也利害相摩心火生焉不能解人心之火聽其無可救藥而已哉和甚多月中之水不能解人心之火聽其無可救藥而生理絕矣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欲侯邑金以

三百貸之莊周作色曰周昨來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安得升斗之水而活我哉莊周曰我將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作色曰我失其常處得升斗之水則活耳與其遠而待西江之水來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近而得生之爲愈也然則養生家身中有眞水不能醍醐灌頂而五氣朝元也惜哉任公子爲大鉤巨繩五十犗以爲餌投竿東海大魚食之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而腊之以爲後世諷說者之驚告況矜小說以干縣令者不如大道以經世也又明矣詩禮古人之陳迹也而所以迹非詩禮也精神也今人誦讀古人之詩禮者何異於發古人之冢得其臭腐而不能得其精神也小儒曰未解裙襦是未見其

典籍也口中有珠即詩禮也小儒有詩識大儒曰詩詩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是嘲其生不能救世而僅以詩禮傳後也千古而下有讀其書者曰無傷口中珠是譏其陳迹而遺其神理也可乎哉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於途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召而來仲尼至老萊子曰丘也去而矜與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曰夫子之謂而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於一世固而變萬世者非其命之窮也乃其知之不及此也不知以利眾人之欲者申民以爲德之進也以名引人以隘結人者是與善而非樂也晉以爲不

如雨忘而無毀無譽故急欲反斯世爲虛虛故急欲反斯世爲虛虛故急欲以仁義而驕人者適以蹶人之眞性急欲以仁義而驕人者適以蹶人之眞性急欲以仁義而驕人者適以蹶人之眞性無爲而後能無不爲彼澤不及一世而欲齊萬世徒勞而無功也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窺戶而言曰予爲清江使者至河伯之所適有余且漁予使而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因訪漁者余且召之至曰漁何得且對曰得白龜焉命獻之殺之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數也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而不能避刳腸之患亦所不及也故一人之知不如萬人之謀亦猶魚之知長鵬鵬

而不知畏網耳何也小知之害故去小知則明有善者反爲善之累故去善則德善累兒不必學言而自能言與能言者處也何也不能言者大言之根也無用者大有用之基也足之所踐其地幾何其不踐踐者乃踐者之大用以爲壯行之本也無用顧不重與莊子曰人之視還有利鈍出世之士遊于方之外且得拘于方之內乎入世之人志在方之內且得遊于方之外乎夫靈蘧遊即流遁之志決絕之行非至知而有覺厚德而有道氣者不能非覆墜而不反火逸而不顧者不能吾視塵世一時之君臣有貴賤而易世何貴何賤故廟堂之上無至人之轍迹夫古之不能不今亦猶水之無

平不流也惟至人可方可圓正行而不倚旁行而不流非一故道不欲經營則猶噎者之哽而不通其食必爲人所診而百病集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一升一降氣之上下也天固與之人固鑿之何哉胞無重閒此一氣不能周流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而不安不然神擾者何喜得邱山之善趣者吾神果靜世途自閙吾心自寂何善之有哉德不欲溢名之溢者必自累也謀貴容與稽乎誠者必其卻下急也知識出於爭競執滯生於拘守司事者宜於一人不如宜於眾人之果決也春雨日時陰陽和也草木之興沛然何異於怒而生

平種植者固多而倒植者過半草木無知倘可移接莫知其然而然人知接木之理當知接命之道我命由我不由天矣靜功可以却病滅慾可以休老大定可以止遷勞人之所務也逸者未嘗過而問焉神聖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其未嘗過而問者均以德言也君子小人則以義利分矣其未嘗過而問者道不同也宋人居喪有善毀而得譽者窶人因毀而死譽半許由務光均固讓天下之語一洗耳一投淵和堯與申徒狄固之因而踐水沈河皆名爲之崇也孰知至人無名乎筌蹄所以取魚兎既得魚兎則筌蹄可忘立言所以達意大意已得則言語亦可相忘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崇無言之教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此莊子自敘其作經之旨人當以悶道而先人如顏成子游學道九年而臻大妙之境不可如影之待形甲蛻之離而不復合則影滅然待之中又有待焉不可如影之待之則影又滅矣人之形體猶影也生猶火日也死猶夜陰也元神去而軀殼存何異蜩甲與蛇蛻乎而強陽安在哉噫老此喻提醒人當急急覓個伴訪仙師而求長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音支言日出和以天倪此篇先生自敘立言之意寓言猶詩之比體所言在人事而所指多在大道卽孟子言近而旨遠之意郭象謂託之他人寓言非也所言者淺故十言而九見信重言猶借重上古帝王大聖大賢之言以取信者十居其七也卮言猶卮酒易於入人之口以況卮言易於入人之耳也和者和合也天倪者人天性之端倪也以人天性之端倪而出合人鼓動其性天耳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

人之罪也談性談玄人多不悟故不得不爲寓言藉外物論之卽下根鈍器聞之必悟矣故談道不可以直言猶親父之不可與其子也非吾之好爲寓言取其啓耳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也止也言人之常情故借重古人之言以止之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我以耆年爲重者以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經緯天經地緯也本末大道之本末也此而先人則人信之人而不聞道則是無以先人也太上云識得人跳出塵無人道也之道乃天何以生人人人也不然則亦一陳人何重之有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卮酒也以美言入人之耳曰卮言日出日新而不重復之謂和如和羹之和曼衍如草曼水衍生息不竭以此言而消歲月也不言則齊言則辯於一理齊與

言不齊齊者一也一則忘言矣若一而有言則不一矣言與齊不齊也不言則一而不齊也不言則一言則一設涉於言則一而不一矣故曰無言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得其自齊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終身不言非滅聖人有有言之言有無言之言此則言其無言故如未嘗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默也聖人有無言之教卽無言若有言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然天下之可不可然不然皆有自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我無不然物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凡人所謂可不可然不可然所可則物之無不然無不可者可得而齊所以能久也若非我以自然之言調和眾口而與之同爲是非寔能要諸久遠哉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

倪也又自物理而論貽那滋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然皆自無始以來形形相禪始終循環莫可得而比擬者要皆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有至齊在焉是之謂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勤志卽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莊子曰孔子謝之矣已謝去此事而其未之嘗言此不足以言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夫才受於大本是天降之大才非小有才之才也且其才皆由性靈以生德以濟乎才也時而有鳴以彰志皆合於音律時而有言以簡義陳前不能淆好惡是非不能混皆是以言教也止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諍音悟迕也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不以口服人能使人心服而不敢迕不謂以此言而人心乃定

矣吾立定以心服而定天下之定道其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而及彼至人心服之教乎已上皆孔子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三釜之粟祿之薄也親及而亦樂後仕三千鍾不洎音計及也謂以厚祿不及其親也而亦悲吾心悲親不及祿雖厚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音玄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成子游謂東郭子綦其音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大妙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野返其朴也從順也是非好惡無所逆也通者無我無人無障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不適生則有為死則無為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夫人皆以其死也有自也謂有大司命以宰之也而生陽也俄而自無而有疑其為無自也而果然無自乎不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必然之理夫人惟聽造化為陶冶耳適者往也惡乎以生為得所當往而適其生乎惡乎以死為不得所不當往而不適其死乎惡乎不敢與造化爭衡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歷數謂日月星辰之數人據謂圖書禹貢地理之可據者二者猶不足以盡天地之理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以為無命耶窮之不知其所終以為有命耶遡之不見其所始以為無鬼耶屈伸往來氣機不爽以為有鬼耶善未必福仁未必壽造化之妙不可知者如此眾罔兩影邊淡者問於景音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稍問之詞叟稍問也必稍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我之俯仰行止皆有所待汝獨不知其所以然耳予蜩音條甲也蛇蛻音脫也似之而非也甲蛇一離不復聯屬形影則離台有時火與日吾屯聚而顯陰與夜則代去而隱屯聚而顯陰與夜則代去而隱彼也吾代之而去也眾罔兩故稱曰叟叟若隱有影也陰無日與夜無火吾代之而去也眾罔兩故稱曰叟叟若隱之謂罔生於影影生於形俯仰行止隨人而已富知所以蛇已化而蛇在以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也影得日與火則形以為來往影不能自強健必待形以為強健及問強健者果能長強健否乎知此則知形形也我影也影待形也而形則何所待乎有待者必有待待者待形操其權而況待者又有所以主張之乎形者非彼之所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待者乎彼形也我影也影亦罔兩也皆為幻相而非真實也有志之士何不訪真人跳出有待之外自為解脫而步日月無影乎陽子居姓陽名我字子居列子作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音管漱音嗽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音閑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教之不可故老子曰而睢睢音疽張目盱盱音虛張目皆傲狀而誰與居人將畏雞而誰與處而疏遠也大

白若辱道高之人心中無一毫點染內懷玉也而外被褐和光同塵使人不識若辱也盛德若不足道高而心愈下德盛而志愈謙不自滿足也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敢問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主人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陽炊也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同一煬矣也一舍者也始而避不止於不爭既而爭不止於不避焉以故始而露其卑穢而深自韜晦故人視之以爲尋常矣復圭子曰南華老仙自撰立言既多恐人殉迹而失眞宗乃自說破其立言之法有三寓言重言卮言也使人知尋其正脉耳凡言人事寓言大道十中有九欲人保全性天也凡言帝王聖賢有徵而可信十中有七欲人之不疑也卮言如卮酒在手和天倪而出令人爽口因以爽心不覺鼓舞而興起

也此何以故以人之根有上下器有利鈍也故就性天而言性天不若藉外物而論性天之易明也即親父不與其子之說也寓言也就肩言而醒肩人不若借聖諦而鐘肩人之悅從也即是同而非異之說也重言也人之以年先人而聞道不先吾終謂之陳人而不謂之先人不如以美言曼衍使人知窮其根源也卮言也道有言乎無言乎言者齊乎不言者齊乎吾以不言爲齊則言而愈不齊矣吾以言與不言俱不齊也毋寧言而同不言乎終身言未嘗言嘗齊不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齊言也可不可然不然均之有所自吾無然不然也吾無可不可因其物之然不然也吾無可因其物之然不然因其物之然不然也吾無可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有

其物之可不可也物物有天物物有倪吾以卮言和而出之則天下之言齊而久遠之情得矣號物之數謂之萬形不一也而相禪同造化之所循環形不倫也而天均同天均者即天倪也人之所以成性物之所以成物不外乎此耳莊子與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不惑適澤化而是非亦化聲爲律言爲法利義不滑好惡是非合宜服人之口非辨而服人之心爲難也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其先仕而心樂樂親之與養也非樂三釜之粟也其既仕而心悲悲親之不與養也非悲千鍾之粟也即此猶係心於悲喜也其去哀樂不能入而固緣不介懷者尚隔一膜矣顏成子游進乎東郭子綦之道一年而復還乎太朴二年而與道不違三年而撤人我之障四年而情識不著五年而獨往獨來稱氏之如來本此也六年而天即我我即天與天役便鬼神與鬼神合其吉凶也七年而天即我我即天與天地合其德也八年而忘死生心經之不生不滅本此也九年而大妙與道合眞即太上無欲以觀其妙也生則有爲猶有私而不爲者死則無人不然乃大公也死陰也人之死不死於死之日其來蓋有自矣而生陽也以爲無自者不知死生同途陰陽一理惡乎適惡乎不適也在天有歷數之可按在地有圖書之可據天文地理甚爲彰著也昭昭生於冥冥終無其終而始無其始故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有

倫生於無形體物不遺謂之無鬼不可不見不聞謂之有鬼
亦不可同兩生於影影生於形俯仰行止皆隨形也影外微
陰非一故曰罔兩生於影自謂也予雖有影而不知其所以然
之故形之有影猶之蛇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以此爲
比亦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則影生陰與夜則影滅吾之所待
者非火日耶而況乎又有所待者火日乎形體乎彼火日有
來往吾亦與之爲來往彼形體有強陽吾亦與之爲強陽形
影且爲幻也況強陽亦非眞也又何必問其孰爲眞乎孰爲
幻乎陽子過老子於中道老子仰天而歎曰吾始以汝爲可
教今不可教也陽子至舍盥洗漱巾櫛膝行而前曰請問其
所以不可教者何也老子曰嚮者視人者不於動容而於眉睫
而睢睢盱盱目中無人人誰與之居者大白若辱不露一鋒
顖也盛德若不足不矜一知識也吾教子止於此矣陽子斂
容易色曰謹受教當其未受教之時此一陽子也公與妻胡
爲而執席執巾櫛舍者煬者胡爲而避席避席及既受教之
後亦此一陽子也舍者胡爲而與之爭席豈止不執席而已
哉良由太上數語默化卽良賈深藏若虛盛德不足若愚之
意也可見道德揚於外不若藏於內與其使人知之者淺不
若使人不知者深也陽子一言而頓悟易悟也哉

雜篇讓王篇第二十八

蘇長公謂讓王以下數篇非莊子所作予謂中有數段非
莊子不能作恐有漢儒竄入語不全非也其
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乃
莊子內聖外王之學三語可以蔽至部南華此篇愚引滿
富貴而重生者安貧賤而樂志者第惟北人無擇卞隨務光
此三人藐天下富貴不知不取不知此三人逆知今日有捐讓他日必有征誅有征誅必有篡弒有
篡弒必有屠滅有屠滅必有改封建既改封建必有革命
夷庭夷凱中華之漸高士先甩故預赴淵以杜其漸且卽
南華所謂絕聖棄智而民不亂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意
也此等遠見非學有淵源而大有道氣者安足以語
此後有聞風而興起者自伯夷叔齊而後不多見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
只是爲物累耳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
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上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
養生上所以爲道德之書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
下者而治天下方不爲天下所累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
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無心於天
日衣皮毛夏日衣萬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
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喧何以
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通也
高蹈先生郡守李袁爲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自過其過
故不適人之適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地名農農夫也
石戶之農曾倦捲音眷捲音捲

勤勞貌乎后之爲人葉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葉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爲未至風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人也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傷生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免此二患乃所謂尊生也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逃乎丹穴南越曰丹穴爲丹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搜無意於國故可託以國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子華子魏人見昭僖侯韓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者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音卻之攫而取之也則右手廢斷而去也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曰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天下也兩臂之與身孰重君曰臂重子華子曰以臂與國孰重君曰國重今以一國之重而與臂重相攻韓必不勝魏必不勝兩者俱傷而相與爭侵地此所謂以重相攻之勢也君無乃傷乎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而可以其銘

有天下憂關尹者且不攘之何則貴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爲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貧布之衣而自飯牛喂牛食也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音余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誤也聽也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音旋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昔顏闔者眞惡富貴者也富貴非可惡也亦顧其時何如耳如堯舜在御則廟堂之上不可無皋夔而猶然爲顏闔之行吾恐其非惡富貴也或者

祇以藏拙耳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視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呂祖云萬物皆是假惟有一道眞此眞字學者不得草草讀過在天地爲太極在人身爲先天眞一之氣自情竇開則眞氣喪故玄門有採眞之遊眞以治身也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爲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家國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草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陸西星曰所以之謂心之所往

所以爲謂事之所爲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爲非也其所以之者差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遣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音撫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爲人嚴酷忿人折己反以爲人教以爲己教當爲人反以爲己子陽怒責國人逐獨狗而殺子陽禍不及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復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音現之屠羊說以存國而勇不足以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大鄙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大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居屠肆而守義若說者不當以屠羊曰之矣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蓋屋草不蔓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一室破甕爲牖褐以爲衣上漏下溼匡坐而弦鳴琴也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音洗履冠裂如花而曰華履不著根曰縰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趍音緻趨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學當爲己而反以爲人教以爲己教當爲人而反以爲己仁義之慝依仁義以爲奸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原憲所言語語皆規子貢也子貢卽善捽亦不能不愧屈矣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虛浮之貌手足胼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冠久而敝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納履而踵決見履之敝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有節奏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忘形牛集十三 ㄎㄧㄣˊ

忘利凡有志者皆可能也至於忘心非心齋坐忘不能故下文云顏回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齊堅也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邱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足乎己無待於外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在我者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責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邱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邱之得也不知者以回之不仕爲回之有所得而夫子用行舍藏與回同心故不曰回之得而曰邱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王之象魏門也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知生之爲重則生山君名牟之外無足重者志在富貴則不能忘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牟蹔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也）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勝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蓋則見境生情所以學道之人先要降此識神不然則清淨之中不勝擾擾而元神惡之欲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而已猶言不窗惟是此傷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魏牟商乘之公子也其隱處窮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而謂有其意矣（一念不起為緣皆空而後眞性始得牟以公子學道視棄市之士蓋習猶深故勝之愈難所謂身雖隱而心不隱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傘不糝純菜而無米也）顏色甚憊（音敗）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凌糅之意）之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斗集士名文）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琴）而弦歌子路扢（音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仰夫子之道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山名）而共伯（名共伯修行及周厲王名和）得乎丘首（山名）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斗集士名文）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琴）而弦歌子路扢（音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仰夫子之道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山名）而共伯（名共伯修行及周厲王名和）得乎丘首（山名）

之難請侯請以爲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旱扈焚十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日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濁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不若是而已猶言不窗惟是此淵爲二人之掌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音務）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祖兵須力狀君須忍辱）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音朔）聞也

乃自投稠（音周）在潁陽（水名）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汲三自沈乃蔡洗耳與汙牛口之風而過焉者也君子之所不取昔人謂三代之後士惟恐不好名執知三代之前士有好名如此之甚者乎）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倍其祿）就官一列（重其爵）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遁時自利也不以人壞三段乃上下正明周之不然所以歲萬世之爲人臣者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貨而阻兵恃威阻撓人之兵以自固其威割牲而盟以爲信不能以德爲信而割牲以代之揚行以說衆不能見而民莫不說而必自陳功德以悅之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推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吾聞古之士遁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閽閽德衰其並音傍乎周以逢涂炭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如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太宗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至

殷未臣其君者國有子弒其父者比用慕逆之風將何底止故夷齊不俄於他山而餓於首陽者何也蓋君明臣直百姓熙隆陽舒用事之世也主暴臣逆世界愁苦陰慘用事之世也夷齊之餓首陽而死之心祈聖主當陽反斯世爲唐虞回陰慘爲陽舒耳嶠世天下爲人臣之懷二心者愧萬

徒盜子曰此以讓王名篇輕富貴也蓋其所重者不在富貴而在生也人苟知生之爲重卽天子可藐天下可輕矣豈輕

以天下讓許由而許由不受者不以天下之大人其耳也讓子州支父而支父不受者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支父不受者不以天下易其生也以天下讓善卷而善卷逃入山者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又以天下讓石戶之農而農攜妻子以入於海者謂至德之士知有其

身而不知有天下嗣是太王亶甫遷岐無以養人而害人不惟自尊其生且知百姓之生尊也惟尊生者可以寄貴不以外物而賊生惟尊生者可以寄託而損生胡今人雨者喬失終身不解也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逃乎丹穴追而後起不得已而後爲君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韓昭侯盜不有天下而不肯廢左右手者卻雨僨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雨僨韓又輕於天下君胡爲爭其所輕愁身傷生而不顧也顏闔不受魯君之聘使者復至而先逃此豈惟輕富貴且直惡之矣若顏闔者可謂得好惡之眞也由此觀之萬物皆是幻惟有一道眞此眞乃人生先天眞一之祖烝學者須尋倡佯訪仙師覓外護以返還此眞烝乃可以長生久視若帝王之功家國天下之事業偶者以爲奇覩而眞人視之特緒餘興土苴耳完身養生者之所不屑也視富貴雖可欲也不啻如一雀生尤可欲也不啻如隨珠世人舍所重以徇所輕何異以隨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乎列子不受鄭子陽之餽粟非惡粟也惡其不出己見而信人言以餽遺安知他日不以人言而罪我此其所以不受也故後鄭子陽之難作而禍亦不及焉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從之遊後昭王返國賞及屠羊說詎知屠羊說之所見有超乎爵祿之外者曰大王失國彼失屠羊大王反國彼反屠羊以故業爲爵祿而不

以外加爲爵祿若而人也不敢任受失國之罪故亦不敢任
受反國之功耳昭王嘉其品欲常常而見之屠羊說以王爲
廢法而輕下士也不聞命焉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
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以三旌
較屠羊其貴賤懸矣以萬鍾較屠羊之利其貧富又懸矣然
而終不可貪富貴而致吾君有妄施之名不受盜以屠羊終
焉原憲居魯茅茨而桑樞甕牖而褐塞匡坐而絃歌其自得
可知矣子貢軒車往見原憲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
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憲
獨愧希世比周者學不能爲己教不能爲人借仁義以文其

奸而飾輿馬以驕人者吾不忍也子貢其何詞以對曾子居
衛袍縕形勞烟火希舉冠纓斷絕曳縱而歌商頌聲徹天滿
天徹地滿地其聲鏘鏘疑出於金其聲確又疑出於石天子得
而慕之不得而臣之諸侯得而師之不得而友之故養形者
忘利煉精還氣也養志者忘形煉氣還神也至於致道而忘
心則煉神還虛矣孔子以顏回之貧而勸之仕不知回不知
其貧也有負郭之田五十畝供粥之所給郭內之田十畝絲
麻之所資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有夫子之道其樂在性天而
不在仕進也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知足也不以利而
傷行善哉回之自得也不以外失而有懼善哉回之內修也

不以無位而取怍用行舍藏吾與回有同心不惟回之得而
亦邱之得也中山魏公子牟慕道而居江海心猶未忘魏闕
求禁止之術於瞻子瞻子曰子能知生之爲重則外物皆輕
矣胡牟明知之而以生與外物較其數不勝也瞻子曰夫人
神好靜而欲牽之神不勝攝欲必爲元神之所惡子强不從
者而從之不能自勝一傷也强而抑之又一傷也故曰重傷
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火食弦歌鼓琴
未嘗絕音子路子貢以爲君子之無恥孔子曰君子當其通
時非通也通於道之謂通當其窮時非窮也窮於道之謂窮
今邱有其道而無其遇何以爲窮當窮而道在遇難而德見

歲寒霜雪然後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子以爲憂而邱以
爲幸也孔子反琴弦歌故子路執干而舞其所得猶淺也
子貢乃撫然曰吾今而後始知夫子之道猶天地吾安知天
之高也地之下也道之有窮通猶天地之有寒暑風雨古之
得道者無往而不樂所樂非窮通也視窮通爲寒暑風雨之
序耳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邱首古之人又有甘窮
死而不甘於通者一見於北人無擇謂屠羊說羊說者胡爲而遊
嚴廊羞受舜禪而盥投於清冷之淵再見於卞隨謂湯伐桀
而與我謀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乃自
投稠水而死三見於舊光以不義之祿爲不可受無道之土

為不可踐況肯尊居民上乎乃負石而沈於廬水若而人也非惟不知有窮通且不知有死生三人之心何心哉逆知揖讓者征誅之漸也放伐者篡弒之始也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故以一死而挽愈趨愈下之頹風後有聞風興起者伯夷叔齊是也其始而之西周也以西周有有道之人也已而不受周之爵祿也猶不能忘情於神農之世祭盡敬而不祈福治盡信而無所求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則不利其壞可知不以人之卑自高也則不樂其卑可知不以遭時自利也則不願逢時又可知今周獨不然殷好亂而周好修殷無識而貨聚周用謀而財散殷人畔而心離周人聯而信結其作誓以要眾也征伐以市利也何為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乎獨不聞上古之士其遭治世也以一身任天下而不辭其遇亂世也欲苟存於旦夕而不忍吾與其傍周以辱吾身也何如遠避之以潔吾行乎於是逃之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二子之於富貴可已則已非為苦節不可貞也亦非恥為含垢以立虛名也身處商周之交世界缺陷君臣分絕吾欲以涉然之軀率天下諸侯西向返周為商力既有所不能吾欲隱忍以商臣而踐周之土食周之毛義又有所不可惟有死之一字可以贊化育扶綱常俾當時後世簒臣凜凜然而改心易慮則夷齊非聖之清也實聖之任也非當聖之任也實聖之時也即至人上聖居夷齊之地處夷齊之時不得不為夷齊之餓也後有作者弗可及已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意淺語弱展卷便知爲漢儒所作古德喝佛罵祖爲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無乃效尤而過者乎首段詆毀帝王譏侮聖賢處無大意味中段託爲滿苟得謂矯飾以全忠信不如直情之爲愈末段託爲知和不貪不廉之說平爲福有餘爲害之語可謂窮南華之皮相而未窺其精神識者以爲何如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謚惠至孔子生言也）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穿人之屋啟戶樞）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道（南華眞經疏四）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季言跖之強暴非禮義所能化誨）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日申時食也）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枝木之冠皮爲冠謂華飾如枝繁也）帶死牛之脅（以牛皮爲帶郎革帶也）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述曰丘得幸於季（謂與下季相親求以自適也）願望履幕下（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音眞張目也）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悅）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能辨諸物才能可辨名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悅音牛集生 多 一一四七三

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

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天下完全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音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音卓）鹿之野流血百里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衰尤氏強與榆罔爭王逐榆罔榆罔亦諸侯之一也蚩尤氏九冢鹿之戰征伐之所自起也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弒）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

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音稅）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高也）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音弒）衛君而事不成菹（音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祇（音祇）毀夫子教人非）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

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音煩燒也）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窄張其尸曰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者皆離（離麗也泥輕著於名也）名輕死不念本（不知本眞之性）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音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耶之所以說（音稅）我

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駟（音四）駿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耶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邱所謂無病而自炙也疾走料音聊虎頭扁音鞭虎須幾不免虎口哉須作鬚此戰國策士之言若莊子所作必能代夫子折伏盜跖而豈作此狀邪子張問於滿苟得亦是寓言之名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子張學干祿故復託之曰盜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歟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滿苟得以滿其欲者子張之意主於爲名苟得之意主於爲利盜亦盜跖之徒觀其嵎言謂但求乎苟反於心豈眞有見義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爲者乎分

明是爲名利而修行也苟得則以爲名利者不在於修行而在於無行故名利之大者其幾在無恥而多信故觀名計利而信其眞在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盜跖窮聚之人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而比之孔墨則辭可見勢爲天子未必貴窮如匹夫未必賤士而修耶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之門義士存焉苟得以言行之貴賤幸無定論昔者桓公小白殺音弒兄入嫂而管仲爲

臣田成子常殺音弒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小白不義而管仲爲之臣田常不義而孔子受其幣使夷吾孔子立論必賤二君之所爲而豈作此悖反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子張學干祿故復託之曰盜不而行臣而下之言與行大相君臣父子夫婦將何以爲別乎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五倫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湯放桀武王殺紂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音的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盜者兼愛孰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滿苟得以仁義之名求得我但爲利而已不假矯飾之名也爲名爲利皆其眞實道理故不順不監吾日與子訟於無約訟質成之意無約假設之名也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殉利殉名雖清濁不同然舍其所當爲而爲其所不當爲則一而已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爲小人殉財必逆乎天既無爲君子從天之理眞君矣無爲小人則必反殉乎天矣無

子必不背理而殉名若殉時而獲名則盜跖爲此君子從天之理而不得名也若枉若直相爲天極君子相之爲天極之有陰陽四時之有消息也雖堯舜人事之有枉直君子相之爲天極之有陰陽四時之有生殺也雖堯舜面觀四方與時消息人事之有枉直君子相之爲天極之有陰陽四時之有生殺也雖堯舜而意與道徘徊乘眞道徘徊猶逍遊也乘眞道逍遊猶順眞道而行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雖有天下不以一身之利害而改變其操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雖有舜之世不能易其操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雖有桀紂之世不能改其操也無轉而行不改其操無成而義不以一身之利害而改變其操也無成而義不以一身之利害而改變其操也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雖有是非不隨世而皆直而無枉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以爲是非不隨世而皆直而無枉君子因而是直非枉無成心也執圓機以爲是非故謂之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雖有是非也猶然無是非矣無轉而行不改其操無成而義不以一身之利害而改變其操也將失而所爲將失自然本眞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趨赴於富求殉其成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比干剖心子胥抉音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名焦立

乾棄蔬而槁
洫水之士申子不自理中徒狄抱
棄之河幼而失
恃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
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罹同其患也比干至此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正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
意請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爲愈無足問於知和曰
人卒到底也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
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音洛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
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無足志在興
體樂意此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積而能散惠眾
周物貧人倚之以爲命乃能全身無患耳陶朱三積三散意
固如此以我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之道而
子獨無意於富貴豈知有不足耶抑行有不力耶將故推正
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

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尊無主正所以貶古今
之時時變是非之分分別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天爵以爲其所
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察其胸中無定主則隨俗
治化同流合汙以媚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爲偷來之
名利豈長生安身樂心之道舍其重且貴而爲世俗之爲非
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惻愴之恐欣
懽之喜不監於心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知爲
爲而天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知有
人爲而不知有天理雖至貴爲天子猶有損身之患況其下乎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
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此設貪
利窮美窮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
名之言無足者訓其不知足也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
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
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德而賢者至焉皆富之利也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父之威嚴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
能辭之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人心樂而身安意向此性也以此
爲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
未見其超然而獨辭者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
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有餘不足之辨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
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在我有所不
端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謂求在我也德足有餘則身
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以爲廉謂棄其在外也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陸西星曰有餘而棄不足而求貪廉之實非在
外也反而監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貴如天子
富以天下直外物耳以傷寄之物驕人戲人豈常度哉
故計其遺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辭而不受非要譽也堯舜
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雍揖遜也不以美名而
不與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
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
以若是名而無柔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
名而天下之名自歸之無足曰必恃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必恃賢知之名苦肢體絕甘旨儉約以
養生縱得長生亦如久病長阨而不死
者雖生何益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

也平則能保滿則必溢物皆然財爲甚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無足之意自安體樂理以告之耳營於聲口嗛於味違意上來知和推諸物其常度忘其本業可不謂亂乎 侅 凝 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爲侅或洩於下而爲溺行負重而登高可不謂苦乎 貪財貪權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負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澤則馮氣而潮可不謂疾乎 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 馮恃也恃此以爲誇也 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愛矣滿心感感憔悴形神可不謂愛乎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備也 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此而尚不覺悟及禍患之成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 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 故觀之台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當此之際名利俱失擾攘其身心而爭此賈禍之物非惑而何此篇所設三段節而淺至

盜跖是也以下季之聖百世之下聞風猶足以興起胡有一弟曰盜跖不能才養不才任其爲盜聚卒橫行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諸侯震恐萬民愁苦孔子謂柳下季曰父詔其子兄教其弟理也今先生有一跖而不能誨邱請爲先生說之柳下季曰先生所言乃父子兄弟之常也如季之所遇則兄弟之變也且跖之爲人也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可順而不可逆先生即往說亦無益也夫以聖人猶不能化其弟況中才而涉季世之末流安能奈不聽父詔之子不受兄教之弟何哉孔子不聽往見盜跖謁者入通盜跖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邱非邱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擅生是非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謁者復通孔子曰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少長貴賤見而皆悅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今將軍兼此三者有意聽臣請爲將軍造城數百里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此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邱告我以大城眾民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湯武皆有天下而後世子孫今將何如有巢氏之民不知衣服神農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耕食織衣無有相害之心今子修文武之道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盜莫大於子而乃謂我爲盜跖何邱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無全德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主武伐紂文王拘此六子者其行甚可羞也夷齊餓鮑焦槁申徒狄沈介子推爝尾

生滑比干剖子胥抉者告我以人事者不此過矣天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限之時而託於無窮之間何異騁驟之過隙也耶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歸到魯東門外柳下季曰邱得無逆汝意乎孔子曰邱所謂無病而自炙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士惟修行則人信而任之不任則不利故名利皆假物也獨有一義眞爾若棄名利而反之於心則士幾無行矣滿苟得曰藏垢納污者富行乎於人者顯無恥之人多爲名利之魁如以旦晝之所爲反於日夜之所息則士又無心矣子張曰以滅跡而比之桀紂則惟以宰相而比之孔跖則辭

可見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如匹夫未必賤也非以貴賤爲貴賤乃以行之美惡爲貴賤也滿苟得曰桓公小白田成子常士論所不齒而士行則下之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止論成敗不論美惡也子張曰子不爲行必將混疏賤棄貴賤亂長幼五紀六位將安所分辯乎滿苟得曰長子可殺母弟可流堯舜安在疏戚有倫也桀可放紂可殺湯武安在貴戚有義也季子可適管叔可殺王季周公安在長幼有序也儒飾辭墨兼愛五紀六位安在有別也殉利殉名雖清濁不同然捨其所當爲而爲其所不當爲則一而已也知和曰平爲福水平則不流有餘爲害水滿必溢也物莫不然而財尤甚多聚者必多散也今富人窮其口耳之欲奢

侈無君父之尊而有君父之威聲色權勢心不待學而樂焉欲惡避就兒不待師而辨焉知和曰知者明其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天下之至足莫足於我故不爭天下之至無莫無於我故不求不足故求之非求其在人惟求其在我所爭在四端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棄之非棄其在我誠棄其在人雖捐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故以貪廉之實而反監之凡儻來之外物皆害性也古之人有辭天下而不受者善卷許由是也無足曰如必苦肢體以爲高絕甘旨以養生則雖生猶死也知和曰平爲福水平則不流有餘爲害水滿必溢也物莫不然而財尤甚多聚者必多散也今富人窮其口耳之欲奢

於意而荒於業則性亂矣氣失其和平之度逆於上而溺於下則情苦矣縱其貪於財勢之求溺於色而濕於氣則形疾矣問知足者不辱聚財滿於阿堵知利而不知避能貪而不能舍不求辱而辱自至矣問財行嘗如流水必欲積至於無用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知進而不知止無憂而戚憂必聚焉廣積招賊賄盛寇至居則嚴爲防衛行則盛爲僕御無畏而懼畏必集焉凡此六者而能先覺猶可救也及其患至雖傾宿昔之所積聚以利而易性此必不得之數也自古喪國喪家亡身亡命之儔往往坐此弊也哀哉

一部南華專爲性命而作此既以盜跖名篇晉以爲跖不得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音稅大王下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音稅大王而逆王意下盜之道也猶小盜也非大盜也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故善爲盜者盜天地陰陽之中氣以爲人復盜先天祖一之炁以全生所謂掘地尋天是也莊老豈見不出此而乃區區如和之所云而已哉其爲戰國策士之僞筆也又奚疑

雜篇說劍第三十

此篇卽非莊子所作亦戰國時人文也漢儒無此筆力若爲莊老手筆必云天地間有三尺之劍第一武夫之雄耳有純陽之劍非至人不能操也世人欲保全性命必自築基煉己始其名曰鑄劍劍成先斬自己妄念所謂魄滅則魂昌也而道乃成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音聖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音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以此爲從者之奉敬進而不知所以教周故不敢受也今乃賜周千金周竊怪之不識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音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音稅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頭故髮髻皆突然而上衣短于後垂於冏撮也曼胡之纓無文理者短後之衣使作事也瞋目而語難瞋音嗔怒貌勇士憤氣也冏音迥冷也胸言不利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大說(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鴟鳥將擊其勢必作也)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劍戲也)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治劍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劍突也)齊岱爲鍔(劍刃也)晉魏爲脊(劍中厚處也)周宋爲鐔(劍口鞔也)韓魏爲鋏(劍把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自燕谿齊岱以至勃海恆山喻天子之劍)

(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德以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直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諸侯以一國爲劍言士者民之望也智勇居先故爲鋒清廉居次故爲鍔賢良國之幹故爲脊忠直國之紀故爲鐔豪傑所恃以行者故爲鋏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矣)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指趙文之所好而教其失有王之意)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其所上之食以示敬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毉其處也

復圭子曰天地開之武藝惟劍爲長技有有形之劍歐冶所鑄制以金水配以柔剛萬里誅妖一電光也況吾身有無形之劍係天地之根陰陽之骨乃吾身之眞金眞水煅煉而成

內斬三尸外滅百魔愚者以此劍殺其身眞人以此劍飛其神何趙文王智不出此卽喜劍何爲哉門下有三千客止知擊刺之劍耳好之三年而國衰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乃以千金奉莊子與悅王之意止劍士者左右曰莊子當能乃以千金奉莊子與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曰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請治劍服治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曰子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不敢輕擊刺也開之以利誘之使入也後之以發迫而後動也先之以至令其應接不暇也願得試之王夜劍士七日得五六人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

子曰臣有三劍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以非金非錫非銅非鐵其鋒甚巨以燕谿石城爲之以晉魏爲之其鐔甚銳以周宋爲之其鋒甚厚以四夷在外不能包非四時在內不能裹渤海常山其繩帶也五行刑德其刺論也以陰其開也以陽前後畏威上下四旁披靡以此正萬邦何諸侯之不匡以此尅海內何天下之不服此天子之劍也若諸侯之劍非鍥鉏非干將其鋒不在劍而在智勇其鐔不在劍而在清廉其脊不在劍而在賢良忠直其劍之鐔也豪傑其劍之鋏也此劍所制不惟前

無其前上無其上而下亦無下旁亦無旁上法圓天而與日月星爭光下法方地而與春夏秋冬並行中和民意而四鄰之民無不安堵此劍一掷如雷霆之震驚四封之諸侯無不賓服而從命矣此諸侯之劍也至於庶人之劍不知有劍術

即劍法雖善其鋒甚易折也況劍法有善者有善之善者善者曰吾能制人之死命善之善者亦曰吾能制人之死命兩善相持一擊一刺必有一人失利而命殞於三尺矣果何補於國事劍事已畢矣大王以諸侯而好庶人之劍竊爲大王不取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此篇以全眞爲主身非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之分則不可與四者之憂獨有守眞爲無累一眞不催可以保命亦可以動人天下至人爲能下人不積不情不得其眞大哉眞乎人物所由以生死世人不務眞而趨假者天下皆是也明亦讀南華者有人而學南華者無人耶

孔子遊乎緇帷黑林名之林休坐乎杏壇壇值有杏故云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音喻揮也袂音滅衿也行原以上距也至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漁父問弦歌而聽欲以申其說也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立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揀選其理以教人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平等之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音余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音余子貢曰非也容乃笑而還行言不告而去且行且言也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謂其離道之遠危眞二字乃立言根宗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音余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攙也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向而立孔子反走迴行數步而後迴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卯微言也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音核唾音吐之音以卒相丞卒終也謂終其言以教我也尊寫過眞客曰嗚甚矣子眞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邱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完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吾人事也以子之所以爲子經略此下正經子之所以處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一職人各憂其所事不相陵奪也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屆音烟謂不繳也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庶人有身者故以身爲憂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守也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倫序也後倫謂朝覲失其序也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諸侯以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擾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天子以天下爲憂今子既上無諸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己事而強爲之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離析人之交親而賊害之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包藏禍心口佯以譽之而其實所以毀之使人墮其詐而不覺所謂口有蜜腹有劍也故不曰惡而曰惡乃惡之匿於心者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喜爲非常之事以立大之功所謂叨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用私智獨拍其非侵他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者也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狠很拒諫者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他人有善以其不同己也亦以爲不善此自矜之所以者也此四患而始可教已正所謂經子之所以者也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邱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邱不知所失而離罹也此四謗者何也容悚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朔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處陰處靜以爲進道之喻也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辨析仁義不同之理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觀動靜之變隨時之宜適受與之度節受之節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講明性情之理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漁父之意以夫子爲人而不爲己所以得誘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猶誠在內而有諸己必能感動於外而通諸人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矣功業哀樂四者俱至迹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無擇味也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喪與其易禮寧戚之意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禮者文飾于外故曰世俗之爲眞者天命自然之理故不可易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也不知貴眞不知天之所以與人之所以受也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音沈於人僞而晚於俗祿祿與碌碌同此亦同流合污之意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音沈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究其居也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延綠葦間延迎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聲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音據傲之容今漁父音甫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聲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言其沈湎於禮義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下人又必要精誠人而未聞眞人之教終身有損而無益故長傷身人而無眞人之教益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出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萬物之生死皆在一道之中吾尊其道所以敬之不尊敬則不足以得其眞

復坐子曰道之所在不敢廢而尊無江海而閒自適其適吾以保全吾眞而已昔孔子與弟子遊乎緇帷之林弦歌鼓琴泰曰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貢曰孔氏者佩服忠信躬行仁義修飾禮樂明察人倫上有益於世主下默化乎齊民固非有土之君亦非侯王之佐竊乃且行且言曰仁則仁矣吾恐其身之不免也丈夫惟心逸形適者而後其眞不搖彼孔氏苦心勞形祇以危其眞耳嗚呼其涉世日深者乃其與道日遠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漁父引其船

顧見孔子孔子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先生有緒言而去邪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邪也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去吾之所有而就子之所爲者以經綸之可乎天下之人不過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而已故田疇不治公私不給長少無別則庶人之憂官有曠職下猶懈怠紛未就緒大夫之憂忠臣不在廷貢獻不供職天子未悅媚諸侯之憂也陰陽未燮理諸侯未懷柔人倫未整傷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非其

人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毋乃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總佞諂諛賊憸險謂之八疵叨貪狠矜謂之四患人有八疵四患內外交病窮通之所疾也故必去此疵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再拜曰丘之不得志於魯衛宋陳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猶以爲行之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可以休影處靜可以息迹愚亦甚矣今子之所審者人事也而幾於不免莫若謹修而身全吾形也愼守其眞完吾性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精誠不諠於哭怒笑而也人物還之人物何所適而爲吾累乎請問何謂眞客曰眞

哭怒笑亦足露精誠之一端也強哭者雖悲不哀而徒悲不能令人戚也強怒者雖嚴不威而貌嚴不能令人畏也強親者雖笑不和而虛笑不能令人悅也故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故有其眞於內者其神輒動於外君子之所以貴眞也若人也以之事親必爲惡孝之子以之事君必爲忠眞之臣以之飲酒必爲懽樂之賓以之處喪必爲悲哀之主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惜哉子之早溺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曰敢問舍止所在客曰是吾徒之可與者吾與之同

臻於妙道卽無欲以觀其妙之妙也非吾徒不可與者愼勿輕與之以漏泄道妙庶免天譴乃刺船而去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待水波定而後乘車子路問曰萬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漁父若非至人不能下人而與之言妙道吾下人若不精不誠不能得眞詮而身名之不全大哉道乎萬物之所由以生死人事之所由以成敗今漁父之聞道先乎吾吾非尊漁父也尊道也敢不敬乎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此篇以箭晦爲主故巧者勞而知者憂知道易勿言難中言人心之險不可測度有誠者有驕者有投淵而取珠者有衣文繡以入廟者有不奪彼而與此者前言無能者虛而遨遊來言愚者恃其所見止知用功於外亦見人非有知不能入道非無知不能得道耳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音務人伯昏瞀人曰奚方道也而反曰吾驚焉見人威已即違道故驚也曰惡烏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漿同而五漿先饋以貴發之家止取其半餽之可謂敬賢矣列子爲之盛德若愚恐人知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解化也列子自謂誠積中而未化謀動也謂舉動不能光而不耀故人得而見之以鎮服我也至人不樂表見類如此使人輕乎貴老貴者老者人之所敬今移貴貴之心以貴老我是貴老居下而我反居上矣而鄧音盈其老我之名迹愈南華頭經疏四之患矣夫奬人特爲食音嗣養之貨多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程疏四 牛集十三 メ与

其所愚整積也積而久之名迹愈露必不能逃當世之患矣而鄧音盈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謀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正整所患處吾是以驚婺人以飲食之故求刀錐之利猶見而敬之況萬乘之主見之其有不以國從者乎此所以驚也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視謂汝止矣不必出遊也人將歸向於汝爲師保矣未幾履滿戶外則從之者衆所謂保汝全汝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豎也杖歷之而言也齊人之井俠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齊人即齊民猶言衆人也陸德明曰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爲功而怨其父不知祖之能乎顧監立其杖而於顧也立有閒不言而出竅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古人席地而坐必脫屨而入急於迎齊不暇穿也 壹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請不發言以救正我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鴟用之感豫出異也使人保汝易使人無保汝難汝焉用保爲哉人之感動豫悅汝者由汝不能自畸卓異表見於外而致然也必且有所感發以動搖其本性無謂謂無人言之者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且與汝遊者故能以大道之言盡忠告細巧之言盡爲人忠汝又不自覺悟者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爲相問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人之巧者必自勞智者必自苦惟爲道日損者去智巧而無能故于外物無求飽食喜遊心無繫舊而遊於無物之初也歸結在一虛字鄭人緩名也呻吟誦讀聲裘氏之地祇音支之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之賤其親如路人者蓋指弟之學墨而言也齊人之井俠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力則乘天矣乘天我之罪也故曰天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安者自然之理天也所不安者有爲之迹人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知之易勿言難者謂忘言也知道而至忘言則與天爲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爲矣古人純乎天而不人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朱泙音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音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無龍可屠故巧無可用寓言道不可學學之至有伎倆則終無所用矣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行險僥倖以不可必之事爲可必故多爭順於兵故行有名不名之器不戢將自焚也小夫之知不離於人而不能無心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言勿必故於人無所爭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名不名之器不戢將自焚也小夫之知不離於人而不能無心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言勿必故於人無所爭眾不必故於人無所爭順於兵故行有名不名之器不戢將自焚也小夫之知不離於人而不能無心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言勿

而觀其能卒焉問焉而觀其知盡興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凡此九徵者皆南華之緒餘土苴也君能徵此以用人而天下治矣

不足乎平

正若父

音甫宋之公族孔子十世祖

一命而僂

一命卑也曲背

再命而俯

大夫

三命而傴

卿也伏

循牆而走

不敢當路考父之謙如此

孰敢不軌

誰敢不取以爲法

如是

凡此九徵者皆南華之緒餘土苴也君能徵此以用人而天下治矣

凡夫

一命而僂曲背大夫

再命而俯伏

三命而傴

乘車

循牆而走

考父之公族

孰敢不軌

誰敢不取以爲法

如是

名諸父

呼諸父以名

孰協唐許

孰能同唐時之許由哉德與之不協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視內視而敗矣

有心爲德未免害德既有心復露之於眉睫而德愈僞矣然後從事內視欲以眞易僞是禿而施髢祇見其敗而已

凶德有五

眼耳鼻舌心

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咈音節其所不爲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程疏四

牛集十三 上一上

者也

言眼耳鼻舌之害不如中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者言我有所能也以我之能而請人之不能則此心又不能通曰囚心

不可學道

窮有八極

極究言之謂八極也

達有三必

必決言之必也

形有六府

形謂六者表裏於外府藏諸於中也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美貌修髯身長偉大氣壯詞麗勇力果敢因以是窮此箇病根全在過人上大抵過人者人恆忘之取於

人不有其身等爲逆旅視猶

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

忌之此窮之所不免也

繇循偃侠音鞅

循隨也偃仆隨倒之義心不能通曰心

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繇有所敝曰畏三者之人俱不若人而却有必達之理亦是以

謙而受造物之益非謂八者皆背

窮而今之達者皆此三等人也

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知慧多明通於外勇敢一府也則多怨憤仁義一府也則多責任達生一府也則造於實際傀然而大解矣達知一府也則知天知人天之自子也達命一府也大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口吾遭之蓋遭猶有委命之意隱則無容心矣或問達

生豈命何所分別生則性也命則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爲德之賤也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眼法眼佛眼皆在心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其色驕如

稚子

子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以織蓆者而食者其子潛音下入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音段碎其珠也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音梨龍顑音含頷所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必爲驪龍所擾無有遺類也今宋國之深也使驪龍而寤子必齏粉矣喻人之求富貴皆危機也或聘於莊子莊子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遇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必爲之流涕矣子能得珠者必遇其睡

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音泰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與免罷之喻同意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至人不有其身等爲逆旅視猶邱苴夢幻泡影石火電光徵破生死關頭烏鳶何親哉螻蟻何疏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亦不平矣萬物之理可驗我以不驗矣陸西星曰屈言曰出和以天倪則非不平之平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以爲耆艾則非不徵之徵矣明者誰爲之使耶毋亦其天性之神自然之徵驗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

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無心先覺況愚者恃其所見則逞聰明矣入于人未免穿鑿知識上增知識其功夫全在外而乏內照安能反其性命之情故是可悲也）夫明與神何所分別第用明者以察察爲明而神則

復圭子曰至人被褐懷玉其道愈高而其迹愈晦列御寇之齊驚於食漿之家使賣漿主人知其賢以一牛餽遺必其鋒韻太露故人知貴之重之況萬乘之主必以彼爲賢勞而不以國從者乎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能欲自晦則人將以汝爲師保無所往而不可戶外之履常滿矣伯昏瞀人不言而出列子贔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一藥石之言乎伯昏瞀人曰使汝爲師保易使汝不爲師保難已不表異人孰感

而豫之已不賈撼人孰從而稱之知者不言莫汝告也言者不知又爲人患也世有莫覺之人而後有大覺世有莫悟之人而後有大悟世有巧勞知憂之士而後有無知無能之士心牖神怡不以口食爲累泛若一虛舟而遨遊於宇宙者也其不令人喜亦不令人驚者乎有鄭人緩喜學儒三年而道成蒙其澤者河潤九里仁及三族使其弟翟學墨一日儒墨不相下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異日而緩見夢於父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良莫良於儒吾之良不可見而精神已化爲秋柏之實矣故視秋柏即視予也夫學儒學墨者人也而所以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者其人之天也造物不責成於人

民已雕已琢雖返其朴安民之不可以有心治也猶施惠於人不可不忘也猶商賈之不見蘭於有道也孰有內外金木之訊凡懷刑之君子俱能免之陰陽之患非眞人能陶鑄陰陽者安能跳出其外而免之哉孔子曰山川猶可升而航也人心之險過之天猶可以步數推也人心之不測更難知焉天猶有四時旦暮之期人之厚貌深情安有定期哉故非遽使之不能觀其忠非近使之不能觀其敬非煩使之不能觀其能非卒然問焉不能觀其知急與之期則言易爽而信可見委之以財則守易鬰而仁可徵告之以危則操易變而節可知醉之以酒人之所不暇檢點人而有法則者自不淆雜之以色尤人之所不能強制者也而有道氣者自不亂九徵至則人之賢不肖得矣正考父商彌高而彌下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人猶或可能也至三命而俯循牆而走非甚盛德不可及也其孰敢不軌亦宜矣如凡夫職益升而氣益驕一命而自矜有呂鉅之狀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其視許由不受堯禪者大懸絕矣何也德不可不爲也又不可有心爲也德不可不內視也待其露於眉睫而後內視恐眞不勝僞祇見其敗耳凶德有五眼耳鼻舌心是也然四者之害不如中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故君子不可不愼所好也八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不常一珠九淵之僅得所以喻處

道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多患也人能忘犧牛之不得爲狐犢鑒治桔槔之疎烏鳶而親蠛蠓蚊蚋也則必不奪彼而與此無人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非平者亦至有微驗也若有人我眾生壽者相是持不平之心而平之愈不平矣是持不徵之心而徵之愈不徵矣且人之聰明誰不如我以我之神合人之神因以人之神徵我之神然則至人非用明也用神也離人入天故登彼岸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莊子後序也歷敘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後列諸子而莊生自爲一家末附惠子其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道術於一方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又皆以爲至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神謂人之本性降衷於天者明是人心之靈覺聖即內聖之德王即外王之業其用無乎不在其體原於至一此道術之大也下文曰宗曰精曰眞即所謂一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而以無爲爲宗畸於人而侔於天者曰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本眞純粹無以入有與神相合不離於至人復加故曰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三句言天人神人至人之事以無爲爲體有爲爲用以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也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

以名爲表謂名爲標準日表以參爲驗參者三也三生萬物以萬物爲數驗以稽爲決考古以準今其數一二三四是也一二三四者五行之生數也不言五者以五爲土旺於四季也百官以此相齒百官之相序者此也以事爲常事有常職以衣食爲主民有常業蕃息畜藏養民之政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蓋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出而爲王即外王之業以法爲分法謂法度有所區別曰分以名爲表名謂名器有所君子也下言君子之事百官以此以下至此所謂外王之業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之純古人之其備若彼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百家各執其一曲以自喜如耳目口鼻各適一用而不能兼純全之

道備之者寡矣稱神明之容容指道之在外者而言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內聖體也外王用也道不明不發人各爲所欲爲迷而不反則知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而朴散而爲器矣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慶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譚宋大夫禽滑釐墨翟弟子聞其風而說之此上論理此下即事悅以繩墨自檢束而儉以備急用古之不道以侈不飾以靡不以觀度數爲睥睨也道術有如此者翟之徒乃聞而說之爲之大過大過於儉也已之大順已止也已止於儉篇名言其著書立教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大順者爲順於人情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如帝王傳下理天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養生送死皆主於不怒爲道推廣其說以爲博主於不立異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此其所以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音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自黃帝以來禮樂皆有定則今墨子獨生不歌是毀死不服是毀禮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薄道固不可教人亦不可自處不必待其道之敗然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哀樂之不近人情如此是果同類者之所當爲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生勤死薄其道太朴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墨子獨能任之如天下何非王天下之道也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溝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音託耜而九雜同雜天下之川雜音卒下之川脽音肥無胈音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木履曰跂麻履曰蹻服用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名之弟子五侯之徒散出於五侯之門南方之墨者苦獲一人已齒人鄧陵子一人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音厥不同相謂別墨墨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音紫相反而訾以觭

音偶不仵午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墨家號其道成者爲巨子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爲之尸謂已乃墨學之別派相訾則相反相應則和合巨子者即法嗣也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同於聖人之勤苦其行則非也爲之太過已之太甚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刑尹文皆齊宣王時人聞其風而說音悅之作爲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善惡宥音又以語人命名也之曰心之行以聏音而合驩心之用以

不蘄易而無私決然無主不先立主意趣物而不兩萬物理趣歸於一致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音問廣開其風而說音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天地亦萬物中之一物故齊物而天地其首也天大地大皆有能有不能則知物之有可有不可矣若擇而選之則有不徧教有不至則教而使之則教有不至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遺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治汰於物治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撥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知謀之人皆曰如而我不知者將薄夫發知之後鄰於鑿混溪音係課音課沌而傷之者也謀無恥骫獨行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謀無能之貌縱脫皆推拍音晚輓音遠斷與物宛轉椎以拍之輓以斷之隨其自然而用舍是與非若可以兔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音危然而已矣無是非無知慮無先後魏然不動而已無他能也絕聖棄知故能魏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若羽若磨石與物宛轉而無心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是以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此何以故蓋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惟無與故無豈乃所以自全也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故常自言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蘄音魁然而有餘其行

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綽谷在下而能容乃大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即取生取後也受垢即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爲實以虛爲實所謂取虛也無藏而有餘即德而不德所謂不費也人皆以福爲福己獨以無福爲福）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德所謂不費也人皆以巧爲巧己獨以無爲爲巧人皆以

窺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根者根極之義紀法紀也觀其言曰古之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所謂約也太剛則折太銳則挫故常破其堅挫其銳以容物爲是而不過爲刻削之行其道可謂至矣夫博大眞人尊之之辭）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音余生與音余天地並與音余神明往與音余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清通無象往來無住以無相爲宗以無爲爲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直與天地並行而神明往來者也）

南華眞經 卷四 三十四 牛集 十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道藏輯要

（天地並神明往來所適古之道術在是）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虛通曠大見於已謂天下之沈溺混濁不可以端莊之言語之故因之以曼衍質之以寓言必以重言眞之以廣之此三言者非我之罪也）

南華眞經 卷四 三十五 牛集 十三

道藏輯要

（天地無棄物與道爲體者亦無棄物故倪於萬物不譴是非而以與世俗處（莫之終始故其言恣縱而不黨同於人不恣奇立異以自表見於已謂天下之沈溺混濁不可以端莊之言語之故因之以曼衍質之以寓言必以重言眞之以廣之此三言者非我之罪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天地無棄物與道爲體者亦無棄物故倪於萬物不譴是非而以與世俗處）

南華眞經 卷四 三十六 牛集 十三

道藏輯要

（卽微睨也不敖倪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與世俗同處卽安相忘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其書雖瑰瑋而連狎（瑰瑋奇特之狀連狎相從之貌）無傷也（言其書雖若鄙世駭俗而卻善）其辭雖參差（音初）而諔（音卓）詭可觀（體物情連環宛轉與物不違是以雖瑰瑋而不傷）

南華眞經 卷四 三十七 牛集 十三

道藏輯要

（參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中卻有深思可得之理故曰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一

之中皆道理充塞世不可無者）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此等見解不出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宏大而闢深閎而肆故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宗主字也調養也養性之功有作有爲已而無爲則自適矣上遂猶言上達也遂其上升之志而與天爲徒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萬物之幹結所謂不壞世法而成實相者其理不竭其出無窮也其來不蜕謂形不待蛻而後解也此書深遠未易窺測可與叢者究雖以芒昧之見盡其義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一偏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多方猶云方言也多方未免詰多辭屏其所聞之書雖有五車之名而其道則舛駁不合於道其言不中不當於理亦不能成一家也）

南華眞經 卷四 三十八 牛集 十三

道藏輯要

（舛駁不合於道其言不中不當於理亦不能成一家也）麻（音思）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內者其辨物之意曰大無外小一之中而有大小之分此使是無內的矣而又曰大一小一於同一之中而有異異中之同啟辨端矣）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厚無則薄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千里是千里之大卽無厚之積也此言大與小同也）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天高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亦可言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下有澤亦可言平日方中也而睨視之亦可謂睨物方生而歸根復命亦可謂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一物各具一太極大極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謂小同異萬物統體一太極統同之中有旋異者在此謂大同異蓋大不出小之積而合小亦可以爲大則無異矣）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天地東南灕爲巨浸茫乎不知其涯岸不知既謂之方則滯於有形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適越者啟行雖在今日而其神昔日已先往矣非今日適越而昔來乎連環所貫貫於無環非貫於環也若知環之所以連則識環之所以解稽氏

參禪云猛虎項下金鈴誰人解得曰解鈴還用繫鈴人卽此意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世之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天地雖大而以汎愛觀之則天地亦萬物中之一體耳惠施以此爲大觀而曉天下之辯者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音底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人亦樂而宗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必有主張是足者是爲三足郢本侯國而僭王自郢始是有天下之號犬羊惟人所命若未有名稱之先而呼犬爲羊亦可矣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形之所訛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眞也故犬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烏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楚人呼蝦蟇爲丁子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人知天下有溫泉而無寒火不知有蘭邱有涼焰又有火生之蟲則火不熱也山輸不展地自不見指不至至不無口而空谷傳聲非口乎輸不展地自不見指不至至不絕地自不見指不至至不

絕鼈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天下之物方則滯而不動圓則活而不滯輪圓也故不展地而行之速目不能自見指不能自指目指指者至則指日不至鳩絕矣蛇形雖長而命短爲方圓之至而其體則不方不圓者龜形雖短而命長規矩爲方圓之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故不圍枘圓卽鑿之枘也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烏飛於天影落於地但可謂鳥動而不可謂影動鏃矢之去雖疾其離弦則行其中鵠則止然離弦而未到不止也鵠而已中不行也非不行不止之時乎北人呼犬爲細狗謂其身之瘦也而其實狗不可以爲犬黃馬一也驪牛二也文始經曰形可合亦可分一夫一婦二也合之共生一子非合乎馬牛合可生一騾非黃馬驪牛三乎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失母一尺之棰音垂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黑白之分一定也白狗黑駒生於母言孤駒可謂有母乎一尺之棰不爲長也其數之窮折而爲二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展轉數之則

人散之爲萬而統之於一神得之以降明得之以出內聖得之以生外王得之以成大哉一乎天下之治方術者雖多而未有不原於一者也世有天人倚之以爲宗世有神人聚會其元精世有至人完保其眞純世有聖人領略其道德失道德則仁義禮樂矣非君子焉能勝其任乎故有名法以整齊之有參稽以考證之官有常度民有常業天德王道兼該並舉有道之時道德一而異術不能鴈道之在歷數者有司守其法太史紀其實道之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儒接其統百家之學揚其波軌知道術每與治術相升降者也故天下大亂而道德亦不一矣得一察以自好之士猶耳目鼻口之不相

通何以知天地之美萬物之理古人之全乎人各爲其所欲爲迷而不反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於是有騶翟禽滑釐也者矯侈靡之風而過焉者也養生送死皆以毋爲道做上古禮樂未備之時而不與中古帝王之禮樂同其生不歌而死無服也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王天下者可如是乎奈何以禹自方不知禹當水土之未平不得不以身先天下而墨翟之時非禹之時也後有論墨經者以得其道者爲巨子之聖人雖腓無胈脛無毛而不憊也則道之一裂也於是有宋鈃尹文也者好爲人之風而甚焉者也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別善惡宥不及上說其主以禁攻下教其民以寢兵其爲人

而不知自爲也雖饑不忘天下未常苛察以求人亦不假物以自益謂戢兵猶爲外而寡欲乃爲內也其大小精粗總之有人無已之學也則道之又一裂也於是有彭蒙田駢愼到也者聞不慮不謀之學而往焉者也謂天地覆載猶不能兼萬物而無可不可其棄知去己也恐知爲鑿混沌之毀也其笑天下之尙賢也恐有是非而適以啓爭也故必推而後行曳而後往甯爲眞毋爲方求以自全足矣故無眥無譽一道術之精神者其關尹老聃乎彼其道以無有爲體太一爲主濡弱謙下爲表空虛不毀爲實其心無物而能物物可動可靜非水之善下鏡之忘形不能狀之空谷之傳聲不能似之且淸且和不失爲得常隨人而毋先人甯守雌而毋雄甯守辱而毋白甯取虛而毋取實不以多藏爲有餘不以無積爲不足不以有爲爲巧不以無爲爲拙人皆以福爲福己獨以無咎爲福自治不厭其深根而甯極治人不厭其簡約而易遵太剛則折堅可不破乎太銳則鈍銳可不挫乎其藏垢愈多其容物愈寬其道術可謂至極而莫以加矣關尹

老子眞古之博大眞人哉嗣是有問其風而興起者莊周是也以無相爲宗無爲爲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知天下之言非悠謬而虛遠則荒唐而曠大非無端而莫終始則恣縱而不羈不可與莊語也故不得不託爲巵言曼衍如草之繁曼必有根水之流行必有源也天下凡物皆假其眞獨有性命之爲眞寓者寄故託古大聖大賢之言以爲重使人知性命之爲眞寓者寄也所言雖近而其旨則遠故不嫌於廣譬曲喻使人深思而自得其正意以天地爲精神萬物爲逆旅上與造化爲徒而下與外死生者爲友窮其本則弘而深究其宗則達而上冥必脫其形骸而後上升乎此可與識者道難與世味之人言

也道術至惠施豈止分裂且外騖究其言雖多而不中以大無外爲大一小無內爲小一猶近似也謂千里爲無厚之積也可乎謂天有時而卑山有時而平亦近似也謂睨視爲日方中也可乎物方生者爲方死非無理也謂小同異者而洛於大同異也可乎無窮必有窮不必定在南方也身未至而神先往不必定適越也連環非五金之環乃人身中之玄牝其白如綿其連如環大修行人必知解此之環而後可以解脫惠子與莊子善亦道聽而塗說也燕北越南可以爲中而不必爲天下之中萬物當愛不必泛愛也天地同體不必一體以爲大觀也毛不生於卵雞二足而有使足者

存卽非天下而僭稱王則有天下犬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首尾無定稱火有鼾則不熱矣山出泉則有口矣輪轉也轉之遠則不展地矣目不能自見指不能自指短長不以形則龜可使之長於蛇方圓亦不以形則規矩無方圓之體而有方圓之用鑿不必圓枘而無枘則不成其爲鑿飛鳥有影筋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影動矣行甚疾而亦有不行不止之時同中有異故狗不可以爲犬合中有分故黃馬驪牛三皎皎者易污則白狗可黑天下無無母之駒而孤駒則不可以言有母萬物無有不竭而以尺棰平折之日取其半則無窮讓之時此皆學於惠子者也亦猶桓團公孫龍止能以其

辯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惠子自以其善辯爲最賢曰天地且爲我辯生色止知守雄而不知守雌有道術者固如是乎觀其答黃繚之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所以或翕或張也彼非知道者安能洞徹之而惠子何如人也矢口而對恣意而談止能堪人之耳目而不能屈人之心志宙天地之無言觀惠施之多言何異聚蚊成雷而必不能震驚萬物也有其才而不能善用其才是欲熄響而振聲欲息影而走形不知本也以强辯止辯亦猶是耳有道術者必不如是

南華眞經註疏傳神集後序

復圭子曰千古以來知道德者未有不透南華南華者所以筌蹄道德也晚近交人不惟不究道德即南華眞經四字鮮有知其說者先哲云湛爲道德浮爲莊華也南華也南華即道德之莊華也又何以云眞經天地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丹經云天上太陰一月一度而與太陽會此常經也人間少陰一月一經而癸水至此眞經也丹經又云度人須要眞經度夫南者火也華亦火之精神也此南華在天爲太陰晦壬朔癸之火候在人爲眞經期前期後之火候莊老題爲南華眞經者所以點破流俗就已取坎填離之妙竅耳非得天仙口訣者安能知之非眞有道氣者安肯信之彼其出入造化洞徹人物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以有物之後而追窮無物之始不過欲人知性命之淵源始終天地間凡有形質者皆爲幻惟有一道眞耳胡爲合南之倫與搢紳先生悉絕絕朝露之溟涬不知人生寄蜉蝣於天地既無長繩繫白日當求大藥以引年自古神仙留有接命法第非大德大行之人知法則雨用者不可與口傳耳予觀世儒止知爲利祿以蔽眞僞不思化與爲神奇坐待無常之至甘各章之後疏者通也彼其精神有隱藏處吾爲通而露之其筋骨有屈曲處吾爲通而直之其脈落有間斷處吾爲通而聯之俾後之讀南華者一展卷咸識上升之有路登彼岸之有筏即儒者有以詆譎議之者莫不翻然悟莊老思返有爲於無爲進仁義爲道德乃還古之美意也曷常與吾儒異哉然則五經四書者世人之先師也道德南華者祖宗也二經註疏者子孫也子孫象貌不必盡肖祖宗然而精神血脈未嘗不肖者此可與眞儒道難與俗儒言也

崇禎十年八月將望日程以甯拜序

南華真經評註

莊子序

莊子六本十卷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五字

余嘗讀莊子謂其言雖無會而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詎不稱文章大觀哉乃說者曰其語多

列子遂意為附會之書不知此以言乎說劍盜跖等篇則可耳至於叙事汪洋挾肆要渺抑塞齊殤犧牛楚相秋水逍遥抑闔諸章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大要出於老氏也彼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天下後世言道術者不

蓋深於易而莊則深於老者也他遊譚不經者無論其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肫意粹然無謀於世詔間有

詆訾孔氏而陰實尊崇之何其滑耶大端九經若江海然汪洋浩滌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靈萬聖淵孚深藏明月照之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

地莊子則其中灘潔澹澹瀲洪濤層起而恣態橫出如蜃市宵鐙不可方物然詎能出江海外乎

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不可少莊生之謂矣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莊子傳老氏之神模九經之意而變化之變其刻畫不在一字一句之奇也後世學莊生者得其句法章法而深嚴之體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詒之理未臻也得為莊子也歟哉

眷人云大造之寥廓清曠風日悠揚卓絶則倘古人之藩籬乃壯夫

者負靈秉睿符彩琪瑤竭生平
精力以從事焉著述乃不能棲約
恬敏架學飛才成一家言以特
立千載之下與古人並驅齊駕
而徒傷藩籬拾咳嘯以為也又
寧不能為莊生負擔竊笑哉要
而論之莊子者九經之庶子老
子遂有鶡冠子士貴誼稱鶡冠
子遂有子華子華子稱程子程
子遂有關尹子關尹子稱老子
老子遂有文子文子稱計然計
然稱范蠡范蠡稱陶朱公陶朱
公稱猗頓猗頓稱魯仲連魯仲
連稱鬼谷子鬼谷子稱蘇秦張
儀蘇秦張儀稱公孫衍公孫衍
稱龐煖龐煖稱李牧李牧稱虞
卿虞卿稱呂不韋呂不韋稱李
斯李斯稱韓非韓非稱浮丘伯
浮丘伯稱荀卿荀卿稱魯穆生
魯穆生稱申公申公稱瑕丘江
公瑕丘江公稱董仲舒董仲舒
稱劉向劉向稱劉歆劉歆稱桓
譚桓譚稱陳元陳元稱范升范
升稱尹敏尹敏稱戴憑戴憑稱
張霸張霸稱桓榮桓榮稱桓郁
桓郁稱桓鸞桓鸞稱楊倫楊倫
稱楊厚楊厚稱任末任末稱王
充王充稱王符王符稱崔寔崔
寔稱仲長統仲長統稱徐幹徐
幹稱劉楨劉楨稱應瑒應瑒稱
繆襲繆襲稱傅嘏傅嘏稱王粲
王粲稱衛凱衛凱稱阮籍阮籍
稱嵇康嵇康稱向秀向秀稱郭
象郭象稱王弼王弼稱何晏何
晏稱鄧颺鄧颺稱李豐李豐稱
夏侯玄夏侯玄稱毋丘儉毋丘
儉稱文欽文欽稱諸葛誕諸葛
誕稱鄧艾鄧艾稱師纂師纂稱
伏琛伏琛稱戴逵戴逵稱袁宏
袁宏稱羅含羅含稱湛方生湛
方生稱殷仲堪殷仲堪稱桓玄
桓玄稱卞壼卞壼稱周顗周顗
稱戴若思戴若思稱郭璞郭璞
稱葛洪葛洪稱鮑靚鮑靚稱葛
巢甫葛巢甫稱葛望蘇葛望蘇
稱葛系之葛系之稱葛洪葛洪
稱葛玄葛玄稱鄭隱鄭隱稱葛
洪葛洪稱陶潛陶潛稱顏延之
顏延之稱王僧達王僧達稱王
曇首王曇首稱王洽王洽稱王
濛王濛稱王羲之王羲之稱王
獻之王獻之稱王珉王珉稱王
薈王薈稱王恬王恬稱王治王
治稱王脩王脩稱王恭王恭稱
王忱王忱稱王愉王愉稱王爽
王爽稱王國寶王國寶稱王緒
王緒稱王愷王愷稱王佑王佑
稱王穆之王穆之稱王華王華
稱王鎮惡王鎮惡稱檀道濟檀
道濟稱檀祗檀祗稱檀翼檀翼
稱檀憑之檀憑之稱檀超檀超
稱檀韶檀韶稱檀和之檀和之
稱檀道鸞檀道鸞

南華眞經評註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遣。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非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赦。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奉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評註序　馮夢禎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與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熠火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嬙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累累爭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竝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而單宗郭氏。迺頭一顱六宮無色。昔人云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秋水至樂篇。遂以名已然。不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遊多變。掩戶日讀莊文郭注。沈酣濡首。廢應酬者幾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與家人性。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氷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

南華真經評註　司馬遷

莊子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南華眞經評註目錄
卷之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卷之二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卷之三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之四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卷之五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卷之六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卷之七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山水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游第二十二
卷之八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卷之九
莊子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之十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三槐堂藏書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一 共九千七百二十七字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內者對外立名

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 當其分逍遙一也豈 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

放無爲而自得故經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夫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逍遙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咱咱之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自生於大處大處亦比

天圖是溥糠之圖編

莊周洲曰鳥飛下一起字便是神特

何孟春曰齊諧之書未必有此蓋其戲劇耳

陸德明曰逍遙遊者義取閒放不執拘繫自得

郭象川曰樂其天也

郭象曰莊子內篇以至小爲主

南冥者天池也天池者何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大則

司馬云摶扶搖而上九萬里

國語云北冥有魚其廣數千里未有能名其脩者也

莊周云南冥者天池也

爾雅云海大魚也

莊周云北冥有魚其名爲鯤

司馬云鯤大魚也

莊周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莊周云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莊周云鵬之徙於南冥也

莊周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莊周云鵬之徙於南冥也

莊周云鵬之徙於南冥也

莊周云鵬之徙於南冥

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語最精緻物之于役擾皆感也不覺人觀物故自見

野馬川日野馬氣也塵埃言精氣之厚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以飛以息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本如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

其視下也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此等異照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眞大故耳夫貿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貿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當一也若乃失乎志生之生而營生於至當

適適也

則聚搏酒名故其翼之厚也

之人意

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難垂矣之風其不能無有待故起之飛不能無用故也積之厚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恭遠也風不積則天閼不通故其性各有極也尚知其極則大鵬之逍遙也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逍遙之人意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衆人未嘗悲也

不亦悲乎

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尚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及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本當以大役小而必以小笑大故衆小之殊各有定分非謀欲所及則小笑大悲生於累累可以經矣夫舉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之二蟲又何知

經則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

由哉若謂世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擯無爲者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夫日出而作於天下而爲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而不與萬物之從流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玄鳥無所投其命而不與萬物爭其時亦無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眞君之德也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于自宅之名而無住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利莫能與焉歸休乎君子

無所用天下爲均之無用而莫相有之明天懷語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魚鼈各足于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共職性自得而已矣最亮其于逍遙一也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不信此知之聾盲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肌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之所來但知之聾盲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之謂乙通一也是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是以襲殺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國民事便謂足以懼殺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廢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於絕塵之外而推之於禮聽之表耳豈子者不以外物內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大體哺乳雲而窮理極妙者雖歎聞堂之裏而去同門海之表故乘雨儀而實賜乘矣無形而不載則乘萬物而不順則浮御矣遺身而自得歸藩然而不待坐忘行忘若鬼佛本正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願之豈當信此哉連叔曰然瞽者無

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不
實則所在皆通死生無變於已況溺熱之間哉
故至人之不嬰乎衆辱非辭之也推理直前而
自然與吉會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
肯以物爲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寫名者非名
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夫堯之無用天下寫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適天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歸宗堯而堯未嘗有
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

窅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
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
堯也自迹觀冥則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特求四子於海外而據
堯於所見內謂與物同波者矣其所以逍遙也
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要近而至高之所會者
反下也若乃屬然以隔高爲至而不夷乎俗哉
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
無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
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
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

其藥能令手不拘呴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
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
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
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
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
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

王介甫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

鵬鵬大者學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

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楊川倅曰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趣直發端耳得其所以遊者則此書無往非逍遙篇也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行非彼美已而惡人

而彼我 二千九百九十六字

均也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同天人均彼我彼外無與嗒焉解體若失其理四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喻其寂莫無情耳夫任自然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機役生若死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于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游

常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喪我者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女聞人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與共聞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自取焉則天籟之獨見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大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萬竅怒呺而風之所由生也夫隱氣者萬物也夫隱耳物之生也莫不現然而自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人矣故謂以大塊爲名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皆風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長風

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動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鼻似只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此聲之
舉衆竅之所似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
者此略舉衆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
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鄰于變萬化唱和
分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濟止則衆竅虛實及其止則衆竅虛
實各得則同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
之刁刁乎此聲之動靜有不同而形之動靜亦不同而
動靜雖不同其得青一也豈知而形之動靜亦不同
手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
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此言物情自得之耳無
已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
者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
之也其厭浹于微老而愈洫有如此者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此
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
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而
形聲相異自然渾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
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自生非
然不如所以然而然則
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我自然生
故自然者即我之
自然豈遠之哉而不知其所爲使凡物云云
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別有一物主宰乎衆
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即衆
未遇爲天譯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
出焉此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
說此重明
天籟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此蓋知
之不同大言炎
炎小言詹詹此蓋言
之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此蓋寤寐
之異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此
蓋

劉須溪曰此數語甚明不須解說此似不爲而自生也

之乎其有私焉有所私也有所不爲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爲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

莫爲臣妾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爲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夫臣妾但各安其分耳未爲不足以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之自高地之自卑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過哉無端而當也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皐夔不能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眷幸之路以下自

王屋洲曰齊物之意

劉須溪曰以知代爲賢者猶以分爲臣有

王屋洲曰齊物之意

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益馳困而不反人所哀則此眞哀之大也凡所哀者未嘗以此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未嘗以此爲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是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故人各自有師之而自當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長者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明夫是非者舉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以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聖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但所說異于吹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以爲無言邪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其未嘗有言邪以爲無言邪則其以

劉須溪曰以知代爲賢者猶以分爲臣有

王屋洲曰齊物之意

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畢品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忘其所從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爲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

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眞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道惡乎往而不存皆有言惡乎存而不可皆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了道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于榮華而止于實當見于小成而滅于大全也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自是而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莫若以明夫無是無非則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指喻指者以我指喻彼指也非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非

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涌亂則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卽欲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非也可乎可乎已者可于已者也不可乎不可不可于已者也道行之而成成也無不然也物謂之而然然也不然於然惡乎然不然於不然惡乎然物固有所可各可其所可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夫莛謂而楹橫也厲惡病也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貌矩哉故衆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

道通爲一也其分也成也夫物咸此一爲一也我之所謂成而毀也成而毀復通爲一夫成毀者生于自見而不見彼故無成與毀爾無是與非也唯達者知通爲一爲其分也成也夫達識而悅縱隨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貌矩哉故衆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

上鳳洲曰齊多奇

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于一豈不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同衆狙之喜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之自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兩行任天下自是非之謂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嘗忘忘其彼此能忘其彼此猶能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嘗忘忘其彼此猶能

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愛之所以成愛有所成道虧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

非程子曰同彼我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撫弦者各有所成未能忘愛也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往而不存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

程子曰有作爲便非成眩無作爲便無成眩

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也夫盡無成有之與無盡有成乃至有成與虧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者皆其盛者也幾盡也夫

以因而自用其故謂之道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于一豈不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同衆狙之喜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之自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兩行任天下自是非之謂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嘗忘忘其彼此能忘其彼此猶能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嘗忘忘其彼此猶能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不翅其盛故能久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于衆人欲使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明之同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封生談道術終于昧然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綸亦卒不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于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舉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不明師謂不成則舊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陋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

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人集

我者也故滑疑之擾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舉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于物而萬物皆自用則就是就非哉故舉世皆欲用知之異曲而從之奇之自用則用舊殊歷然自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爲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此以無爲是而彼以有爲非是非不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欲謂之不類則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遺之又遺之以至于無遺然後無遺無不遺而是非自夫矣雖然請嘗言之

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是非好惡隨未定也

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也則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有無之有無乃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于秋豪也若各指其性分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性分冥其各足于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得大其大也有性足者非大則歸大山亦可滿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夭壽不貳則大下無大矣無小也無小則大下無小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大矣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知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爲一

矣且得有言乎萬物爲形同下自得其得也已自一矣雖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于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明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

之所安無陋也則道之所適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之進乎日者乎

以明德對重明艾乃三子之妙處也夫重明發天六合俱照無有遺艾而不光被也而況德之艾之願而代使從已乎至道宏放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幬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曲深自若皆得其宜則彼無不宜而我無不信也超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所同未必是所異不能非而彼我莫能相正而彼無所用其知不知彼消嫌至人當知之境點之未解也王倪曰至人固不知利害則至人神矣無心而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淵與物冥者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雖

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死生若一利害千死生意不足以介意

曏者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無所避就不喜求不怒不諫而直前不取不辭而直就緣道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凡有開論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此無謂也

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雞。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也。聽之者孟浪而求雞炙。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也。聽之者孟浪也。猶不能使萬物無惑。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會于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死而不推明也。今罹謫于方閒。而不自知。而不推明也。今罹謫于方閒。而不自知

故謂之弔。儻卓識而不識其懸解。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矣。既使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

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若而皆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

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竟莫能使同乎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闇。吾誰使正之。而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

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相待。是非之謂。爲化聲之相待。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

天倪。因之以曼衍。任其無極之化。事物以化。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

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之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曰。吾有待而然者耶。言天機自運。特而獨得者。就知其故。而不知其所以然。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

責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若責其所待而尋責無極。卒至于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吾待蛇蚹蜩翼。若待

我矣。惡能正之。同之既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不足信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與故相非耳。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亦不足據耳。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

之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求有不得。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

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曰兩非彼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也則本末內外暢然與得正然以哉故任而不助則與山已莫不自謂吾安識其所無適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則宗物于外喪主于內而受尚生矣夢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以得有哉

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故將賢其耳自快得意而言不知周而不知周也則與物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而不知周也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懸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未必非夢也不知胡蝶之夢爲周與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今之不知胡蝶與周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天賢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吟適志而其分定非由無分也此之謂物化

一與于此而分心于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歐陽公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爲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

王介甫曰齊物論其微意正欲以不齊齊之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

者以其齊也

劉須溪曰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看得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有是非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與廢由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

齊爲上

楊用脩曰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二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也。而知也無涯。夫舉重觸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筋，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乎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為也。又為知以養生，則生之主也。是故雖負萬鈞，奇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田于知而不知止者，眞大殆也。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眞大殆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則事理盡矣。而已矣。養生主尚寫一，故刑名違己，而全生在緣督以為經，順中以為常也。可以養親，養親以適，可以盡年。苟得中而冥度，則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未通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其節理之具，自道牛理，又合音旨。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所好者非技也，故耳。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閒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其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郭象川曰庖自得之謂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文惠君曰善哉

郭象川曰介雖人與其所知天定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郭象川曰安命

能兩存其足則是却其無所奈何也介偏刖之名天也偏刖而生亦可養公文軒

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形內因而形骸外弊矣善乎偏刖而已哉人之貌有與也

而足其行日有與有與也之貌未有疑其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適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要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無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郭象川曰人不知

自得之場因養生之妙處仰承平天地之間逍遥乎

平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滿而自放于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吾之爲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

至人無情與衆賤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婦其先物施惠不在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忘其所受名有本分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薪盡而火傳不滅心得緒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不知命之所以生也

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前薪盡而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陸龜山曰逍遥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楊用脩曰秦刀聽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

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哉

焦漪園曰按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感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啫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

劉須溪曰看他為出顏子以語不過二三十字便是淨土聖凡

人間世第四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之變故世世異宜世世無心而不倚其累也

不自用者為能隨變而不倚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輕用其國夫君人者動輕人一忽則法戶滅一喜而輕也則輕發蹇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

不見其過莫誰輕用民死者以國量

無所依歸

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

輕視之若草芥也

民其無如矣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諫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是以救彼惡夫

尼曰諫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是以救彼惡夫

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

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

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捄物也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起難故知其所存于己者未定

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眞寄妙當于羣才功名歸于衆人之所行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之所以流蕩者名故也

蕩乎名知出乎軋知之所以捄出者爭善故也

雖復榮路其所矜無非名善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相軋知相則軋知相則爭興故
遣名知而後行可盡也而名起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
必有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繩墨人不後
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
應物順信著于天地不爭
歸於天通不違故德合
而大合興應而後始可以
與通也通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
則名與己爭
名而反害之若殆爲人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

不官惡用而求有以異特能悅賢惡鄙而後服便爲明君也苟爲明
君則不若無賢臣彼往亦不
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
其應自來則無
往而不可也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
其捷捷有寂然不言而
捷滑人之勢而角其
而且將熒之不能復自
使人眼眩
而色將平之其言揣捷
使人眼眩
且將菑之自投解
不服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已以從
彼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
救乃更
順始無窮未嘗安故
未信而誅
未信而誅
雖厚爲害且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文字之 成
而一言適而則可乎曰惡可言未
不二也
孔揚言衛君元陽之性虎
而性揚于外強梁之
充
容與其心夫頭強之貌大以
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適其
喜怒常人之所不違其
取適因案人之所感以求
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不善之蘄乎而人善之（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皆自之公當耳一無所求于人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推己性也）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命若嬰兒之有性）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爲是之謂與人爲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此下十人今而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有謫之旨）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雖無心而應者自彼耳不強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寄直于古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爲徒（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有性）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罪則無矣猶師心者化則未也）夫胡可以及化（化則未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張三衛以適彼非無心而何之天下也）有而爲之（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道集于虛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未始有回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入則鳴不入則止（鳴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無門無毒（使物自化而應者自彼耳不強應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爲無毒者也毒治也）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罪則無矣猶師心者化則未也）夫胡可以及化（化則未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張三衛以適彼非無心而何之天下也）有而爲之（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道集于虛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未始有回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入則鳴不入則止（鳴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無門無毒（使物自化而應者自彼耳不強應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爲無毒者也毒治也）

歸震川曰以上格心

不會十經此爲以應生之日而見爲不息也故外敘孝至而內已困矣並能化物哉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聞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宜之累是爲物之化也再穿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肯暇來有不由志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彼世之所謂知者豈謂見而見哉若人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若固欲賢可以得賢而世不知知之自知見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見自而求諸靈臺之明見耳而青師曠之聰心神奔馳于內耳目竭喪于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節者未之有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而不急不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大事無小大事不成則必有人道之不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歸者不成則怒成爲懽者不成則怒成爲懽者不能見也事若不成則怒若任之于彼而莫足以患心者然由謂其于將大然由謂其于將大然由謂其于將大

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通。不通。故當任所遇而困。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化。而乃信道不篤。而說惡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丘請復以所聞。凡

忠之以言。遂以言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皆過其實。傳兩不大中。故未

交近則必相靡以信。信驗。視其得救。故以其信。達。則必

其信之也莫。莫然之。則傳言也。效乃成之。則悔厚至。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

有疑則傳言者憂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溢言。溢。過也。言怒之溢。常過其實也。凡溢之類妄。傳者妄作。以妄則

其信之也莫。莫然之。則傳言也。效乃成之。則悔厚至。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

有疑則傳言者憂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溢言。則幾乎全。雖閒其常情。而勿傳也。必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

全也。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

好成。常卒乎陰。欲勝至

好成。常卒乎陰。欲勝至

溢言。則幾乎全。雖閒其常情。而勿傳也。必

潛畏。潛。畏。皆怒之甚也。大至。則多奇巧。潛畏。大至。則多奇巧。

厚有別。常卒乎亂。溢。流蕩也。

辱有別。常卒乎亂。溢。流蕩也。

緻。慎。無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剛。其作始也

簡。其將畢也必巨。夫頻生于簡。事起于

簡。其將畢也必巨。限。此以至于言者。風

波也。行者實喪也。行之則實喪矣。夫風波易

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無他

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遊心。謂物以為意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遊心。謂物以為意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盡。循。理之謂。

盡。循。理之謂。

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

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就利。則

知。其情不自吸。

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如民過之由已。故

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愼之。正女身哉。

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愼之。正女身哉。

反覆與命。俱形。莫若就

反覆與命。俱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形不可入和而不同蹶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者還與同入和者形順入和者自順化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若遂與同則是顚也若不與同則是彼也故其勢不可行而害生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與之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有參眞僕緣僕僕然而拥之不時則校其患馬之不怒則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覺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爲文木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若以自用傷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幸與不明之耳唯爲予大用濟生之大用使

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櫟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宿備其以爲社自衆不趣取于無用而已。日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而見辱痛也。莒乃以討爲不知己不乃以爲社者。且幾有翦乎。爲本自以無用爲用。則疎不爲社亦教不近于前後之害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以無保爲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夫無用者。衆所以保全也。汝以社稷求之。非此。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并不材爲不祥。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願。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稷求之。無乃近也。南伯

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于官。故百官御其

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嘗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遊。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知此。皆巫祝知其然。後乃能無用爲用。則幾乎以知之矣。巫祝不材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并不材爲不祥。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願。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稷求之。無乃近也。南伯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糊口。鼓箕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無用。故不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任作役。故免人間之害。處不材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

歐陽公日倒論一句更明

與遊其門曰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面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天下之自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何如德盛德衰自然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為治亂易師哉治自我成故曰來世往世之間耳臨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自之自然而治

德充符第五　德充于內應物于外內充外應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少敵孔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自得而足也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形骸忘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莫能離而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

劉須溪曰絕好形容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違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彼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脫順乎無假人謂日變然死生之變大也

劉須溪曰王先生子休作子大下之王固奇見作王駘之上愈見先生亦人天一語是前子得力處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乘注不當之極至常季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若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

官天地府萬物之不足喪故四其所同而同之不足有故因

王介甫曰指奇

足猶遺土也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也故生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未始有我也一段觀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爲寢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遺上吾未見足以攖吾心也

體夫怪變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志知而自得

彼爲已以其知攖已以其知攖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動而爲之則不能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攖不能平往而與物遷之

故王駘之聚衆以不鑑也

常季曰彼爲形骸而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

攖未攖

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地唯舜獨正幸能正生生生之主不生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爲衆木之傑耳

非能爲而得之也 受命於天8唯舜獨也正8言物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節則唯爲聖人及凡不正者皆來正耳若物皆有責全則無責于協人各自正則無入於九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遺名譽死者乎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所謂入人明日亦用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也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8以不正之正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8笑其徒務治物不能正生8幸自正

幸能正生8以正衆生8幸能正

王介甫曰其爲子產諸都等開仕與否自爲意若曰形骸猶與竟爭事8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言

自願者而欲輕棄在位與有德者計子之德故不足以稱形骸之過耳 申徒嘉曰

過乎8申明向語而歸咎之心予產曰子既若是矣猶未去乃眞過也

今子之所取大者8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8不亦

甚乎

則塵垢不止8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8則無過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自陳其過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知過自以知不

可奈何8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

彀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8命也8非善射者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8笑其徒務治物不能正生8幸自正

幸能正生8以正衆生8幸能正

王介甫曰其爲子產諸都等開仕與否自爲意若曰形骸猶與竟爭事8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言

自願者而欲輕棄在位與有德者計子之德故不足以稱形骸之過耳 申徒嘉曰

過乎8申明向語而歸咎之心予產曰子既若是矣猶未去乃眞過也

今子之所取大者8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8不亦

甚乎

則塵垢不止8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8則無過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自陳其過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知過自以知不

可奈何8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

彀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8命也8非善射者

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而此而最之耳 彼且何肯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于羿之彀中

彼且何肯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于羿之彀中也

且8猶保之出單豹之處8豹本死于中地則中中不免于中地則中中不免于中命且而況區區者各自以所遇而不

以物爲事乎8其情漠也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

產同師於伯昏無人8子產謂申徒嘉曰8我先出

則子止8子先出8則我止8羿也8善射者名與則其明日8又與合

則子止8子先出8則我止8羿也善射者名與則其明日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8子產謂申徒嘉曰8我先出8則子

子先出8則我止8今我將出8子可以止乎8其未邪8

質而問之猶使必不遜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8子齊執政乎

常以執政自多故語其不遜8故語以明其計位也 申徒嘉曰

門8固有執政焉如此哉8申徒嘉曰8先生之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8笑其徒務治物不能正生8幸自正

幸能正生8以正衆生8幸能正

王介甫曰其爲子產諸都等開仕與否自爲意若曰形骸猶與竟爭事8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言

自願者而欲輕棄在位與有德者計子之德故不足以稱形骸之過耳 申徒嘉曰

過乎8申明向語而歸咎之心予產曰子既若是矣猶未去乃眞過也

今子之所取大者8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8不亦

甚乎

則塵垢不止8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8則無過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自陳其過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知過自以知不

可奈何8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

彀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8命也8非善射者

亡予8言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 彼且何肯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于羿之彀中也

且8猶保之出單豹之處8豹本死于中地則中中不免于中地則中中不免于中命且而況區區者各自以所遇而不

以物爲事乎8其情漠也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

產同師於伯昏無人8子產謂申徒嘉曰8我先出

則子止8子先出8則我止8羿也8善射者名與則其明日8又與合

則子止8子先出8則我止8羿也善射者名與則其明日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8子產謂申徒嘉曰8我先出8則子

子先出8則我止8今我將出8子可以止乎8其未邪8

質而問之猶使必不遜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8子齊執政乎

常以執政自多故語其不遜8故語以明其計位也 申徒嘉曰

門8固有執政焉如此哉8申徒嘉曰8先生之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8笑其徒務治物不能正生8幸自正

幸能正生8以正衆生8幸能正

王介甫曰其爲子產諸都等開仕與否自爲意若曰形骸猶與竟爭事8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言

自願者而欲輕棄在位與有德者計子之德故不足以稱形骸之過耳 申徒嘉曰

過乎8申明向語而歸咎之心予產曰子既若是矣猶未去乃眞過也

今子之所取大者8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8不亦

甚乎

則塵垢不止8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8則無過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自陳其過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知過自以知不

可奈何8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

彀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8命也8非善射者

亡予8言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 彼且何肯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于羿之彀中也

且8猶保之出單豹之處8豹本死于中地則中中不免于中地則中中不免于中命且而況區區者各自以所遇而不

以物爲事乎8其情漠也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

產同師於伯昏無人8子產謂申徒嘉曰8我先出

則子止8子先出8則我止8羿也8善射者名與則其明日8又與合

則子止8子先出8則我止8羿也善射者名與則其明日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8子產謂申徒嘉曰8我先出8則子

子先出8則我止8今我將出8子可以止乎8其未邪8

質而問之猶使必不遜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8子齊執政乎

常以執政自多故語其不遜8故語以明其計位也 申徒嘉曰

門8固有執政焉如此哉8申徒嘉曰8先生之

此論德之喜子而逸子 申徒嘉曰8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8命也8非善射者

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8命也8非善射者

彀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8命也8非善射者

善射者名 也 彀張弓

善射者名 也 彀張弓

善射者名 也 彀張弓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那。形骸自忘。形而遺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遁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遁乎。今子與我遊德內也。非形骸外矣。

丸者也。故忘形。今利。

乃稱。已悟則厭多言也。

仲尼曰。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師也。

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

曾有丸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若

全德者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

便宜生。

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

諔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有心者為人。其弊也逐至乎物而不返。

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于外者。未乎非常之名者也。夫師人

所生也。故學者非為華藻也。而若乃忘其

必然之理。至人之所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

余何故以為已之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

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

可乎。欲以直理冥之。冥其無迹。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

不冥也。頓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名迹也。斯立而順物者非名迹也。非為名也。非為名則

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天不為覆。地不為載。使能常覆。地不為載。使能常載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能常

來也。猶有鄧足者。有則一足未足以盡其德。吾自生而終其

有則一足未足以盡其德。吾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青其不謫。不及天地也。

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 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人鳥不亂。行而萬物之林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與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未經月已覺不至其有遠徙 不至平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委之 悶然而後應 寧厚不足其有 汜而若辭寡人而去。辭人辭寡 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邱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適見狶子食於其死

母者。食乳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 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 刖者之屨。無爲愛之。所愛足故用 全也。無以爲 武爲木 爪翦。不穿耳。全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傷其形 形全猶足以爲 爾

之不停。故才全者。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 隨所遇而任之。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 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使日夜無郤。郤閒也 於兌。兌。耳目 與物爲春。春生之 是接而生時於心。順四時而俱化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

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爲。至樂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者。成和之脩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哀公其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充之貌者顯。哀公猶自以爲通形骸忘貴賤也。公惡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大癭說

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偶情一化。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于順物。則物忘其醜。長于逆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所不忘也。誠忘。忘形者并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不忘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于自德之場。而知爲之使。故聖人有所鬥。鬥于自然之場。而無爲之才。爲之而無不至焉。才盡全也。不至者。才不盡全也。商。此四者。自然加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四者天鬻也。天食也。既受食

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隨流而遊。物無能離。或以免難。或明或晦。或行或止。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不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不免。皆非我也。又奚爲哉。庇之而自庇。生之而自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者。物不能離。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哀公其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充之貌者顯。哀公猶自以爲通形骸忘貴賤也。公惡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大癭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何以謂之人。莊子曰。然。惠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然猶有情之所生也。然猶有情之所知哉。

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然猶有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于爲離曠而弗能也。然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而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哉。雖臺駘之于順物。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物之所不忘也。形者。物之所不忘也。理之所不有也。故不能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位。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段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爲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

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末明生
生理之自然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生理已自足下形貌
之中。但任之則身有無以好惡內傷其
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但
足以傷身。以其生之自分也今子外乎子之
神勞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于自生之極。則勞矣。倚
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
困也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吟且瞑。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
非情之所生。而見他共
舍。皆在無情中來。又
何用情于其間哉

隆放翁曰德充符須是虛靜充盈睟面盎背
莊子乃舉殘醜諸人翻空立說所謂
索之形骸之外也
宗方城曰造語練淨筆氣清妙與列子文章
相似

晉郭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人之所
爲者。情自然之謂也。夫
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而
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
知而知自知耳。

知天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
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
故天能爲物。凡所有者。不可
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
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在者博。在上者
者寡。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
莫能器之。而未具備爲人之所
爲不敢照。照則偽成矣。偽成
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

而寧假倒置以助之痴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偏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以無涯自困則一綸之中知與不知固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雖然有患。雖知盛衰若遷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人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動無不適也且奚足以定之哉。生者則遷物而當也其所待者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非生有生天也必效益之人也終始之人也終始者自然也人皆自然而況真人乎。非人為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後天下之人皆自然耳。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凡寡不雄成。不侍其成而處物先不慕士。擬心直前而攀士自合非攀士而慕之也不悅生不距。泰然而應物之欲也物不能撓其天機深根寧極而已矣。深根寧極而化其固不知惡死。惡死惑未若遷知任天之無患也其入不距。泰然而應物之欲也物不能撓其天機深根寧極而已矣。深根寧極而化其固不知惡死。惡死惑未若遷知任天之無患也其入不距。泰然而應物之欲也物不能撓其天機深根寧極而已矣。深根寧極而化其固不知惡死。惡死惑未若遷知任天之無患也其入不距。泰然而應物之欲也物不能撓其天機深根寧極而已矣。深根寧極而化其固

劉須溪曰勿庵助正此之謂

然而往倾然而來而已矣。寄之乎理故不志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無定也忘其所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乃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昔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安其志其容寂。雖形而無其顙頯之頯大朴凄然似秋。後物非為之說暖乎似春。生物之意也喜怒通四時。大體通合萬變喜怒同感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而物不宜故莫知其極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無心而物不宜故莫知其極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無心而物不宜故莫知其極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害。則傷德而累當矣

行名失己。非士也。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身不眞。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墮以從物。故不得自適。而爲物所役。

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役人。物役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而非無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于陶。而非同守。張乎其虛而不掔。至人無喜。轉然無情。

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轉然無情。乃至于實。

崔乎其不得已乎。不以物傷己也。與乎止我德也。居必然之極。

滀乎進我色也。無所不適也。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所不遊于世。

似好閒也。緜通深法門。悅乎忘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機自得。

連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無羈。與世同行。故若隔。

以刑爲體者。繩繩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故蹙蹙救寬。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涯。不得已之勢

也。曠然無情。乃至于實。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物。萬物不

能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眞人不相勝。故曠然無情。

天爲徒。無有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彼者人也。

心而順彼。彼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

一也。其不一也。一。其非好之也。一無常。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物。萬物不

一。冥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無不。

夜旦之常。天也。其有書夜之常。死生命也。其有

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變豈直君命而已哉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

歐陽公曰兩鼠字已怪夜半又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各有修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使我形爲我勞我爲我佚我爲我息四者變矣而我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故生死變化之不可逃猶晝夜之不可逃然皆生死與生皆命也無所逃於天地猶旦暮之有晝夜也特以人之所知而非其所以知也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情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乎變化者也故不暫停然已涉新也

正陽洲曰三四節半截論修

歸藏川曰一衣不之多

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變而不可逃故以全天下之所待乎此玄同萬物而

楊用修曰凡子不易有太極者

而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

所不在也故在高爲無高有深爲無深在久爲
之極說曰大極無窮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
言非常之極上下無不俯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
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
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
不息堪坏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能此言非淺也
以明其自得耳自得之于道乃所
未得夫不能爲得也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
道內不由于己境外
道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所得其生又何患于生
之不得而爲之哉故爲生累不足以全生以其
生之不得而爲之則偽其眞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
生故氣色全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
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

王勃謂曰卜者有聖人之才即是謂此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已外天下
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猶事也朝夕所
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生謂生理不惑死不惡死故所
生矣而後能朝徹朝猶遺即安之意徹猶忘也忘先後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猶者也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
以無係無惡無死無生殺生者不將也生生者不生也其爲物無
不將也故無不迎也迎其自迎故無不送也送其自送故無不毀也毀其自毀
不成也成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攖寧夫物萃物而不見其生以其
不寧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惡乎聞之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惡乎聞之
之參寥參寥大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于名表故雖
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于參寥亦玄之
又玄參寥聞之疑始疑始者蓋階近以至遠所指以

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祀有病。子輿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不以辟。蹶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夫自然之變者。夫造物者耳。予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淫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淫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淫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者未有能遠陰陽之變而罪焉。死生。晝夜之師者也。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

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人耳人耳。躍。但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不可說。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已之無係。與于金照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死生。而惡之哉。故乃七重而後無名。九重而後捉無是始也。子祀子輿子黎子來。

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與
爲於無相爲。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
斯相與于無相與也。本常相爲于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倡乎足運
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與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于其間也。孰
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無所
有。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薄有。能薄有。則無所不任。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能薄變任化。無所窮矣。故免。三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親而無愛。念之逝情也。莫然
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
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人哭亦哭
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俗內之迹也。有死生。志哀。故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大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毋以治于。脩情而往也。若乃登平名。
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脩相敖。直體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
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
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
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明有象。
自極遊外之我。而不冥于內。吾也。未自極冥于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

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解仰萬
擾而淒然自若。夫是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
累也。是故視其與萬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遁物
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變。則莫能謂之生志
而自得矣。曾西曾聞至理之
無此。是故非子將明達純之所宗。以釋天下之
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
謂之。故超聖人之內遊而寄方外于敦。宜忘
其所寄以尋遊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
而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具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
內之近事也。遊之
于天地之一氣。故寓之。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
之自縣。賚之自附。此
氣之時架。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若疣之
自決。羅氏胡曰

王風洲曰假于
異物便是固遊自散。非所惜也。夫若然者。又惡知
地水火風之論
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曾
無往不可。故不知所適。
物託於同體。假。即此。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
與物之俱往。則
而冥往也。反覆終
始不知端倪。五臟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
故能放身于變化之途。玄同于反
無爲之業。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
復之波。而不知
終始之所及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爲之事。而共成
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彼又
其所以顯示于衆人者。皆其
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曰。然則夫子

何方之依千貢不開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
問其方。問所以遊外之意。
問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
也。世豈
覺之哉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待桎梏明所
者依內。雖人
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鞏生忘而後能應務。
遺之。急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
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
與汝共之。雖爲世所桎梏。明己恆自在外也。夫遊外
其不皆然也。俱不自
知耳。故成無爲也。
問其方。問所以遊外之意。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取給。相造乎道者。
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于由無事以得事。自
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
莫不皆然也。俱不自
知耳。故成無爲也。
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天下莫不
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子貢曰。
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
者。又安在也。曰。畸人者。畸
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異其于由無事以得事。自
性各足。而帝王遵成焉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
小大。以人理言之。則
君子小人。各以自然爲天。
侔于天者。可與
謂君子矣。
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
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
動而以天行。非知之所
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夫已有所簡矣。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先。不知所以後。
以生死槃怠而
自化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
爲物。不違化也。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轉
化。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之已化而生焉。未知所在。
者耶。夫死生猶晝夜也。
胡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也。則無以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知已死之後。
避而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有乎。其夢者乎。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常覺者。無往而
宅而無情死。形骸之變。爲日
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
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所謂吾之乎。
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

以爲覺則爲知人干者之非夢邪亦爲知其非覺
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
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志
適矣設不及笑
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
樂存懷則不能與通推移矣今孟孫常適設哭
而不哀與
化俱往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于推
化俱去故乃入于我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
上至于子祀其故一也所載之喪異故歌哭不
同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
濟之謂也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
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言其將以形骸自脫頽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進法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非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理亦在
鑪捶之間耳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與變化爲體而
此之三人亦皆間道而後十其所
務也此皆有須治鍛而爲器者耳
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邪能改者亦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
生邪夫率性直往者亦自然也滴諏知我之自然當不
忘而所以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志
適矣設不及笑
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志適矣設不及笑
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通推移矣今孟孫常適設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于推化俱去故乃入于我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故一也所載之喪異故歌哭不同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也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骸自脫頽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進法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非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理亦在鑪捶之間耳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與變化爲體而此之三人亦皆間道而後十其所務也此皆有須治鍛而爲器者耳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能改者亦自然也滴諏知我之自然當不忘而所以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志

奇

應帝王第七 大宗師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有上德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是又衆是人非人之有哉其知情信任其自知而已故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之君名同泰氏皆世事之法耳非所以遺名忘法所以遺者無所以遺名忘法者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如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而已

王荊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解大紳曰意致縱橫詞語淨盡此首尤標其超德圖曰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化而已矣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之君名同泰氏皆世事之法耳非所以遺名忘法所以遺者無所以遺名忘法者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如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而已

王荊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解大紳曰意致縱橫詞語淨盡此首尤標其超德圖曰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化而已矣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之君名同泰氏皆世事之法耳非所以遺名忘法所以遺者無所以遺名忘法者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如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而已

王荊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解大紳曰意致縱橫詞語淨盡此首尤標其超德圖曰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化而已矣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之君名同泰氏皆世事之法耳非所以遺名忘法所以遺者無所以遺名忘法者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如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而已

王荊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解大紳曰意致縱橫詞語淨盡此首尤標其超德圖曰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化而已矣

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會猷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斃也。）而曾二蟲之無知。（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有存而不待教乎）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鄙爲天下。則非其道。故能出虛常通。而無狹滯之患也。）汝又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皆放之自得之場也。）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莽眇。草野之貌。故能出虛常通。而無狹滯之患也。）以處壙埌之野。（莽眇。草野之貌。）故能出虛常通。而無狹滯之患也。）汝又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皆放之自得之場也。）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無何有。莫知所在。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斃也。）以處壙埌之野。（莽眇。草野之貌。

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下爲而自用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矣祥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波流故群帶而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

曰杜門不出以閉其生機也夫人九竅特虛機發於踵故以踵言之

曾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山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權機也杜權誠見其杜權誠謂之將死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地文名實不入名實不入任自然而發則天機之審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機發而善不在焉故彼乃見之曾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山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太沖莫勝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心而玄同萬方故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無往不平混然之以管閱天地文是則其閱也是殆見吾善其見得深故似不齊猶見其淵也

水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有九名此處三焉淵名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被雖流之與止淵但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入其靜默也夫至人之則

行捨之則止行止唯命與而安坐也

與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流離卻如其極者當淡然自得而忘爲也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發變化無窮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理自矣祥與變化無常極也吾與之

不知其誰何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尸然應世而不藏也

因以爲名實入名實不入任自然而發則天機之審也

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

去華取實堪然獨以其形立形骸也紛而封哉雖動而不散

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雕琢復朴

爲謀府自謀也無爲事任自然無爲知主心

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無爲名尸名者物之賓也

亦虛而已虛任其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復雖天下之應而無勞神之累南海之帝爲儵北

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忽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忽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焉

羅勉道曰此篇所以應爲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又曰篇中無雄矣卯者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言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窅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實天無淨翳四氣朗清一同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卽所謂壯德機壯閉藏不可見也壯德相對與昨日所見略不同也壯權正與壯德相對

褚伯秀曰南華一經其言也滿激籟號呶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終與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排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之天下不爲有餘散之不爲不足也夫眞人之所造斯道之所以欽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不爲不足也夫眞人之所造詣卽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讀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照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七十二字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以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此自性命不得不然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五藏之情

而棄之是通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其性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性有長短不可以小大而相拘也多方則憂其所不及而棄其所已有矣是以堯憂驩兜舜憂三苗禹憂共工此皆多方以乱天下者也

夫曾史性長于仁耳而性不在仁仁已爲矣天下未常不仁也曾史之仁仁已爲矣天下未常不仁也曾史性長于仁耳而性不在仁仁已爲矣天下未常不仁也曾史之仁仁已爲矣天下未常不仁也

夫

以合正枝乃謂枝爲歧

長者不爲有餘。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爲不足。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相非。彼而損益之。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拇者。夾之則泣。枝於手者。乾之則啼。二者或不足。故泣而夾之。以爲有餘。故啼而乾之。使各自得。不可以相非。彼而損益之。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也。夫駢於拇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情。

之情性。但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

當仕之日。

安其天性。不決驅而歧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兼愛之道。何尚之道。高。今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于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止謂此爲仁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養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養。由有高之者也。若貴富可尚之道。則人安其分。將量力而受任。豈有決已枝彼。以養隋非望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

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

其衆情逐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成然自得矣。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無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成然自得矣。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無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夫與物無傷者。非仁也。而仁道行焉。今鵠鶴固長。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

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仁也。而仁道行焉。今鵠鶴固長。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

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與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皆有無爲之道。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藥夷之事。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皆有無爲之道。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藥夷之事。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天下。夫鵠居而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成然自得矣。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無

馴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與世常有繫累而通其途則殉之海也所遭者或時
異唯變所適其途則殉之海也所遭者或時
有繫累而通其途則殉之海也所遭者或時
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于足踩泰而居形者不
役則夷殉哉無殉也故乃不
殉其所殉而迭與世同殉也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
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
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
皆殉之

[illegible]者生也今殉之太甚[illegible]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人下皆以生則雖不殘爲善今均于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論也

雖通如會史非吾之所臧也以此係彼爲屬屬于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明也不自之于我而屬之于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聰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于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爲善則損之此于其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爲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己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謂善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己效人者也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尚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于失之也同是適人而已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不適自適者也

離朱自任目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尚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于失之也同是適人而已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不適自適者也

歐陽公曰語至刻急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

知者優柔有餘得雄辯守勝之道自經而子未有成片文字枝葉橫生首尾救應自爲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但論筆意亦大宗師也

豬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脩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

歸震川曰通篇只一意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義臺路）（義臺路）（義臺路）

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存矣禽獸事之不可廢者備矣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宇斯道之至也一而不黨名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諸之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于內無所求及之而無所望之而自足于一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于一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性而止無存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

無害故物騈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

以善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知故能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道也及至聖人聖人非所以造也世云

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人之造云

乾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爲華棄殘廢矣世睹貴之非其貴也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頭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之注不失

閒扼鴟曼詭衔窃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弱而態作者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之過也其過皆由乎

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

之過也其過皆由乎

劉須溪曰此篇雖短淺亦有機軸老筆遒迭皆不費力

茅鹿門曰死字活開創法門

胠篋第十 七千六百六十九字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未耨之所剗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邪

所謂知者不過爲盜守資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南華眞經評註 卷四 胠篋 十三 竺摩藏書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

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脀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脀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

孰不得聖人之道而爲盜

孰不得聖人之道而爲盜

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大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捨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川竭谷虛丘夷非以虛谷而谷實淵而淵實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乎寡欲息盜非以止盜而盜止也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平而無故矣非惴息盜爭尚之說故都去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榮跖之徒亦資其法所利不得輕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也雖有鈇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鈇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嬰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自失之言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大巧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令人含其真也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夫以蜘蛛蚹蟺不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聚枝以不相能

欲使而天下皆自能則人乃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挽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準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于玄德也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纍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解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煽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棄多方故使天下之大惑者失其性也若夫法之所無用也之所用也若夫法之所用也之所無用也故使天下之大惑者失其性也

巧知不過于所知故羣性無不過德不過乎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建于性分之表

王則公門不欲陳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一世而止往者知者見之果之知

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其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所致斯弊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急則鉤鉅不可勝之以知而求其所已知者不求所不知而不知其分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已知而不知求其所不知此乃不知其分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楊川修曰篇中說田成子盜齊一事說的爽快透徹當時不諜聖人之法安在何怪非生之奮詞

汪西溟曰此篇直叙中間排比大約以盜形容聖人末言去知所以去盜論雖不經然文氣雄渾洶瀉可法

歸震川曰至聖至知反爲盜資絕聖棄知天下自安通篇一意

在宥第十一　五千零四字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陽性命不過欲惡不離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趍之故有治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在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無治乃不遷淫）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與桀其于失後世之悟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譬堯而非桀不如兩忘此所以能自得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怙於可長久）人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錯行（錯行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言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生民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之作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也）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賞）

不能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罰乃止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賞罰不足以勸善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勸善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

當理無愧悅之意

則致淫悖之患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矣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在任其所無所在則性命安矣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巧僞卷愉囊而亂天下也

必在此八者則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者則不能任自然也

天下之惑也不可解也

非由吾而過去也

天下之惑也乃終不可解

故曰以仁義攖人心則天下大駭矣

攖亂也

以禮樂飾人情則天下大亂矣

飾文也

何以知其然也

何以知其然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夫輕身以趨利棄我而徇物故大下何物不可以易之

故曰重生則利輕矣

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大下何

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天下不足以治也

治猶理也

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天下不足以託也

託猶寄也

夫有能無以易其所以治天下者也

所以治天下者謂性命之情

而後可以託天下也

而後可以寄天下也

南華眞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十 竺摩藏書

子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擢拔也

而龍龍淵默而雷聲

龍龍猶蠢動無知之貌

而雷聲出震驚動之自然也

神動而天隨

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炊累猶反覆動搖也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任其自動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吾欲慎無攖人心攖之則自然也人心排下而進上則上言其易擢

排之則下進之

南華眞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十一 竺摩藏書

老聃曰不可不可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

人心之動非有所使而自動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則上下囚殺無所逃乃安全耳

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約則剛強者來矣

廉劌剛隳其銳剛強則銳者來矣

凝冰焦火其寒凝乎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意想所生若乃不隨物而動不隨物而化則何冰炭之有哉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俛仰之間所動地也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可使縣而天而踰越也

猶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故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毀

而債驕債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南華眞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十二 竺摩藏書

蕩上下囚殺無所逃乃安全耳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隳其銳凝冰焦火其寒凝乎冰其熱焦火蕩也

寒皆意想所生若乃不隨物而化則何冰炭之有

熱亦然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道自見道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非黃帝之所以使物也

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

胈音跋自肉也

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夫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拘耳我寤斯迹而迹非我也迹非我也者遠于罪之迹也故聖人一也天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未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舉有拾愁之稅仁義之迹者故拾也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于自得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不止于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以供其求於是乎斲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彫琢性命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撓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駭惑衆人惡乎其所據而崇尚者矣其據而崇尚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民因于上夫今世殊死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由庸儒故斯謂不思捐迹反一而反復迹以治迹可謂無謂而不知恥之甚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桎梏接楫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曲楊以接楫爲管而桎梏用鑿枘爲用鑿枘桎梏之所施也迹非仁義者遠于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本知枘之所不入也知桎梏之所不施也則天下大治去其所以擾也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皆了無地天壯老之所以。無有何哉。民生物者無物而物
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乎已。生乎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形不邪也。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閒歸而不天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形不邪也。慎女內。全其
動故長生也。慎女外。守其分也。閉女外。守其
多知爲敗。知無崖故敗
彼至陽之原。我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
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于大明之上矣。至
陰陽有藏。但當之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取于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
致耳。身不天。乃能及物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
爲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爲極。能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爲遂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則情不遂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解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蟲害物之所由生也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過人之所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人之過也僊僊乎歸矣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過深遠使歸自然通放故遣使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

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亡任獨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若離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與物復知而復乖矣無問其名無閱其情物故自生閱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

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心欲出羣爲衆揚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易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發乎衆而爲衆主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照衆之千萬者我顧也而欲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有此爲往求三王生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稱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驪合乎大同其形容眞天地無異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能大同也提挈萬物使復返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返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以遊無端與化俱化無已則與日無始與日新俱故無始也頌論形

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爲爲累本能率其自德也不明於天道主者天道也即同乎天之任物則各當其任無爲而君不與焉各有官有所司君臣之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故物物而之則損而不貴于衆而衆人不能不貴于衆夫與衆玄同非求貴于衆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得有而欲離俗解軒冕貴取非分衆皆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天下同心哉俗影響之隨形聲耳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各得自盡也爲天下配問者爲主應故爲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返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以遊無端與化俱故無端也頌論形

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謂一非道不一故不一故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雖意不爲雖神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自順非天弗不神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然也成於德而不累自然內也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爲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薄於義而不積積則非由忘積也應於禮而不違非由忘積接於事而不辭應事以理接能否自任辭謝而動無所辭違亦乖於法而不亂御俎以效故不亂也特於民而不輕特其自爲耳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

耳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故物物而之則損而不貴于衆而衆人不能不貴于衆夫與衆玄同非求貴于衆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得有而欲離俗解軒冕貴取非分衆皆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天下同心哉俗影響之隨形聲耳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各得自盡也爲天下配問者爲主應故爲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返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以遊無端與化俱故無端也頌論形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難者謂一非道不一故不一故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雖意不爲雖神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自順非天弗不神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然也成於德而不累自然內也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爲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薄於義而不積積則非由忘積也應於禮而不違非由忘積接於事而不辭應事以理接能否自任辭謝而動無所辭違亦乖於法而不亂御俎以效故不亂也特於民而不輕特其自爲耳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

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者豈爲不爲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自爲而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以待物則事失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爲爲累本能率其自德也不明於天道主者天道也即同乎天之任物則各當其任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任無爲而君不與焉各有官有所司君臣之

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之

佐臥矣

泰少游曰此篇自無爲說到有爲復自有爲而返於無爲抑揚開闔變化無窮鴻蒙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

汪南溟曰此篇言安養天下只在養身所謂養身者不離夫人事而以天道爲主耳

歸震川曰以至道全身以無爲治天下則吾得長生之秘人安性命之情矣因民性有遷故法未嘗廢雖有爲而實無爲也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卷十七自四十九字

陸德明曰以義名篇

劉須溪曰以道觀言而實則其不是之是則宰之即此通其都之所由立矣則大一通焉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一不爲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得爲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

李贄從自上生得來皆是特立獨行

林紀爾曰說得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任自然之運動。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爲者自然之運動。以道觀萬物而萬物之情得。無爲者自然之運動。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各當其分。則無爲也。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爲也。以道觀官而各當其所以道觀之。無爲也。則天下各得其無爲應之。故通於天地者。萬物之應備。以其無爲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衆具所由。則萬物自得矣。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得其事。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者萬物之本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

通天道順則本本俱備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而鬼神服一無爲而萬理都舉夫子曰夫道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又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而新成此之謂也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然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爲此爲而此言而乃自然之情也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爲此爲而此言而乃自然之情也無爲言之之謂德不爲此爲而此言而乃自然之情也愛人利物之謂仁不爲此爲而此言而乃自然之情也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爲形容此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畛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齊故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得要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天心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不以生物自任也萬物不足以鐃其性不以壽夭貳其心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者謂之遊心乎德之和物無接而物不離也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者有所喪之也不以好惡入於胸中則是非美惡將何所容容納自然而爲公子大然不爲此爲而此言而乃自然之情也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爲形容此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畛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齊故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得要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天心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不以生物自任也萬物不足以鐃其性不以壽夭貳其心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者謂之遊心乎德之和物無接而物不離也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者有所喪之也不以好惡入於胸中則是非美惡將何所容容納自然

德而爲紀通下理而著德順與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神心章與之得也韜理無不容周物無不備事其於分不得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天心

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得要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天心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不以生物自任也萬物不足以鐃其性不以壽夭貳其心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者謂之遊心乎德之和物無接而物不離也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者有所喪之也不以好惡入於胸中則是非美惡將何所容容納自然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不以生物自任也萬物不足以鐃其性不以壽夭貳其心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者謂之遊心乎德之和物無接而物不離也忘其所受於天而不見其所得於己者有所喪之也不以好惡入於胸中則是非美惡將何所容容納自然

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明得與者非用心
乎也象罔即無也
曰知知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之師
明知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
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
問於許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語為天子事猶王倪
以要之欲因其師以
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危
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叔知給數以敏其性過
人聽彼過人則使人
設之慮偽于人也而又乃以人受天求復其
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于
彼知以禁之其過甚矣故
曰無過在去知不在于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
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舉變可一而與形可同
斯道也將遂使後世
方且為物絡物拿而制物
且為緒使事役之緒後世
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逐使後世指應
以動物令應工務
方且應衆宜將逐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衆宜也
方且與物化將逐使後世與
物相逐而不能自得于內
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
日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
祖其事類可得而祀故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

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
夫聖人鶉居無息而安也而穀食物也而足
鳥行而無彰
仰物而足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未為不閒也
下無道則脩德就閒未為不閒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昭火方也天
行其死也物
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故云歿世而上傺也
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氣之散無不之
三思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
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
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嘗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形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倪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故史猶無所載。伸尼不論。蓋以禹時天下而無事。故考其時而禹乃最優。詳其人則舜二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倏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于百姓。取與之非己。故失之不求。得之不顧。忽然而往。倏然而來。是以受非毀于庸師之士。而名列于三王。未足旌也。莊子四斯以明堯之無聖乎。寄遠述于高使棄而不治。將後世之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完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法詰。或以黃帝之謎。堯舜之譬。宣尼貴堯而賤其所書。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所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有之者。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生。生矣又何蓄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未形者有分。且

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夫德形性命。四變名其于自得。

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恒以不爲物也。

德。同乎大順。順者大矣。

順者玄而所以合之。

大。不同于初而中道有爲。則其德小矣。

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言其高顯易見。

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役役也。

皆失其常然也。

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

言此皆物之不能閉。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言有形者受不能與無形無狀者。皆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此言動止死生。

有治在人。在人而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

天物皆忘。非忘己。復何

所有哉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而冥乎自然將聞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可否

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扳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輔季徹扃扃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扳無阿私而不足以勝扳詩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親臺此皆自處高顯若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扳雖臺觀之可也多物將往物使物不止于本性之分而矯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八　三馬藏書

到雅溝曰其多以附之

敗自多以附之投迹者衆。充足使迹不安其本步也將聞勉鼈鼈然驚曰勉也汪若於夫子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棄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強也故因其自能而遂之則雖福之。則雖福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棄。皆也若然者。貴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溟涬自貴之前也不肯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捋捋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圃德不回也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沒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而輕挈

若甲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而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慧子貢瞞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

曰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九　三馬藏書

人善矣

注南波曰言未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備也斯人徒修純備而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下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卬畽失色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之廢也卬仰也畽猶仡也

曰反那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亦知乎也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事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德也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汪洋乎物之初也物物者與物化者之未知始也胡可以定之人也子貢問其假修之謂而服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十此人師治列子之心酣乎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昔所向名向終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道之日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眞渾沌術不治也蓋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解大神日問道有自可通之漢文字安行此人也子貢問其假修之謂而服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十此人師治列子之心酣乎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昔所向名向終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道之日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眞渾沌術不治也蓋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解大神日問道有自可通之漢文字安行此人也子貢問其假修之謂而服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十此人師治列子之心酣乎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昔所向名向終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道之日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眞渾沌術不治也蓋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解大神日問道有自可通之漢文字安行此人也子貢問其假修之謂而服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十此人師治列子之心酣乎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昔所向名向終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道之日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眞渾沌術不治也蓋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解大神日問道有自可通之漢文字安行此人也子貢問其假修之謂而服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十此人師治列子之心酣乎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昔所向名向終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道之日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眞渾沌術不治也蓋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興以亂。故治之則相反。時異事異。而皆是時措之宜。）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均治則無各是矣。何爲計有虞氏之均哉。計無所出之言是也。）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刺亂。故未虞氏之藥。）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明由下者。非因爲榮。）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不使能。（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民如野鹿。（故反真動之妙。）

端正而不知以爲正。（自得也。）實而不知以爲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用其自動故而不謝。）是故行而無迹。（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事而無傳。（各足其分故不傳教于彼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隨時而已。）大聲不入於里耳。（天下都惑。惟我有求智之偏。而終不可得。非委棄之。）所尚也。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嘈囋。則同聲動笑也。）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存懷。）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

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金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用之謂
故不知所之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繆其庸可
釋之而不推誰其比憂
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中額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
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
鳩鴝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
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
支盈以柴柵外重纓繳睆睆然在纓繳之中而

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爲得矣

唐晉川曰言道本自然不可雜以機巧人不
肯曉而反以亂道
歸震川曰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
性而脩是謂至德在夫知與累而已

天道第十三 武子參音學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本於虛靜恬淡寂漠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也有爲則勞無爲則逸逸則佚也佚則樂樂則憂憂則患矣無爲則俞俞俞者樂也樂則生矣生則有爲有爲則危危則反矣反則無爲也無爲則俞俞俞者樂也樂則生矣生則有爲有爲則危危則反矣反則無爲也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所以靜則無爲無爲則任事者責矣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也無爲也則俞俞俞者樂也樂則生矣生則有爲有爲則危危則反矣反則亂無爲也則俞俞俞者樂也樂則生矣生則有爲有爲則危危則反矣反則亂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澹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澹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之性而無所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之流進則仁理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十二不爲說

而無傷于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乃靜

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職則萬事安百官不爲萬民之所職則萬民靜而安

則有時而動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具業矣萬民不易其性則天下樂業無爲而彌綸乎成哉是故帝王聖人休焉

得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民

則止無爲也而尊自然爲物所尊奉

鏡也夫有其真而任其自然不洞明

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所以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也無爲也則俞俞俞者樂也樂則生矣生則有爲有爲則危危則反矣反則亂無爲也則俞俞俞者樂也樂則生矣生則有爲有爲則危危則反矣反則亂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澹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澹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之流進則仁理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十二不爲說

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職則萬事安百官不爲萬民之所職則萬民靜而安

具業矣萬民不易其性則天下樂業無爲而彌綸乎成哉是故帝王聖人休焉

則止無爲也而尊自然爲物所尊奉

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一也無爲爲德故明與宗本則與

故天和全而人和盡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者聖人樂是矣非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

不爲仁仁者兼愛之名耳兼愛故無所偏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齊者明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羣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

巧巧者爲之妙耳皆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

故曰

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地靜無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物各得其所謂天樂也聖人之心以虛靜推而天地之心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天樂者聖人之心以虛靜推而天地之心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天樂者聖人之德也

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開暢之謂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故可得而有餘也及其爲臣也亦有餘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則爲天下用而不足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下人無爲其能則天理自然耳天能運天地而不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之爲千用者事而有爲千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各能其事各當其能親事而有爲於其主上無爲於其主矣臣秉主用則非主

先而予從兄先而弟從長先一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倡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緣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先後之序因有物之所不能無也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之所以

取道屬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謂自然也自然與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不失其分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而分之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名名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改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所以得之報也天下也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所能之情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必由

其名名當其實故曰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然先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以下至形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

之序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大道順序之道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言此事於聲名下也昔者堯問於舜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放無告無所告者所謂窮民也不廢窮民恤加憐也苦死者嘉孤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而自行其能無相易也此皆不為而自然也堯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美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

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私焉乃私也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私焉乃私也

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私焉乃私也

日月有明星辰有列禽獸有羣樹木有立矣自足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自足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所名固在人與之名而弗受受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受其實名入之實也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所名固在人與之名而弗受受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受其實

歐陽公曰悲夫一語不盡有盡莊子語

泰則拙於抱朴凡以爲不信凡此十者以爲不信性命也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爲鶡冠子楚人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天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忘其世故不足以爲之賞忘其大也天下爲狹而不與之偕偕俱也與而不與利遷也而往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通乎德也宅禮樂以情爲文以悲爲用應於心也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輪扁曰世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歸震川曰虛靜無爲精神流通則人官效能事理得序端默而天下治矣名迹知巧言語記誦皆粗末也

天運第十四　式千五百三十七字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天其運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地其處乎自止也日月其爭自行也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無則無維綱有則各自張主也孰維綱是皆自然也居無事推而行是無事而推行是者運也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自爾自爾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也故不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二者但言不能自爾各自爾也孰隆施是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東有上彷徨乎兩維之間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賊之此謂上皇

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也自爾則無所猶問其故也但當任之帝王順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

上皇自處下所藏君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于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于其間也然至仁是矣故五覩六故賢愚遠近不失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于有親哉大

宰曰湯問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于忘孝之地然後至仁忘孝矣）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兩名而涉于無名之境然後于焉）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無視而仁愛以言之故郢堦見冥山）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使天下兼忘我易兼忘天下難使天下兼忘我難夫王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堯舜之德全其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適）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子江湖憑洽）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于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得適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

非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乎不自得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奏之以人之道也）復之以人（復之以人之道也）行之以天（行之以天之道也）應之以無窮（應于人而心無窮也）吾聞之也（吾聞之于師也）故調理四時（調理四時之和也）太和萬物（太和萬物之氣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倫經有條理也）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雷霆因其自作而驚之）其卒無尾其始無首（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僨起變化無常則而不常者極其變也）所常無窮汝又安知其所終汝又安知其所始（所謂與天之道）一不可待（不可待之以一故常也）安排而去化（安排而去化之以自然故常也）乃入於天（入於天之道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與人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于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郤守神（塗郤塞其竅也）以物爲量（大制不割）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日月行其道（日月循其軌）

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也）流之於無止（窮變而行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圖然忘志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有所窮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安委蛇（故息委蛇）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之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林樂而

無形（至樂者通而已矣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而不曳（自布耳）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極）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智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然）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也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也樂之至也）樂之始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畏）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與物化也）卒之於惑惑故思（思

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爲是）及其成也（故圖然忘志儻然去）儻然立（獨立也）油然行（自然之化）而生（陰陽之變）生有本（無知爲是）死有根（無所復爲也）孔子西遊（設孔老之言以明自然之化）於衛顏淵問師金曰（陳絕之狀思約而皆者九其八）以夫子之行爲奚如（望之深珠者而皆思其次雖人之治乃下乘也）師金曰（以制官四民以金法右之故可）惜乎（救行於今今之教人）而夫子盛以仁義之末（仁義門徑於古）以此多

乎（非救其弊）則更張（改也）奴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亂昔經聖無所拘）夫水行莫如用舟（所以通物也）陸行莫如用車（所以運物也）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古今周者之不可一也）

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李空同曰文造乙弦吹史傳之滑稽）矣古今非水陸與周（非舟車與今靳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暗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大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明丁谷暗宜隨法而化故曾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盡去而後慊槩古今之異猶狶狙之異乎周公且狙梨猵狙以便周公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周公以為惡今取狶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而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入者無主而不止心中無主之道也實則外物牛與牛鬬適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其內有其實若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其內有其實若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面假學成然要當由中出者天下不可多取猶猵狙多取者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陳舊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者失仁義之情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則醜人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非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主之道也實則外物牛與牛鬬適而過去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其內有其實若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其內有其實若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面假學成然要當由中出者天下不可多取猶狶狙多取者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陳舊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者失仁義之情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則醜人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非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

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攖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所以非自累者而各沒命于所是而不反之謂也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非若之不能不操而不舍也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而不知也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若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聞矣故宇不變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外物加之則小位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規字眞曰然則規老聃乘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化而變也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憯之以加吾其性故亂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者吾子亦放風而動依之德自立而行之道也又奚俀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失問仁義以適道之鄉其間容易而求適者無由得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俱自然無所偏尚名聲之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惠不若相忘於江湖而仁者忘仁之謂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字眞曰然則規老聃乘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化而變也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楊用修曰六經雜述總在虛無

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于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殺盜非殺盜自隱然非殺之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順也故非殺之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含乎當今之變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必有斷亂順則天下已有不順也

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同類之雖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與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布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道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者無自而可雖化者無方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

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夫白鷴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鷴以眸子相視

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各長其自然若緒

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

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黃山谷曰語不犯一字正意雖與化爲人已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意謂行乎天下遇猶合也合有機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迹

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于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殺盜非殺盜自隱然非殺之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順也故非殺之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含乎當今之變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必有斷亂順則天下已有不順也

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同類之雖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與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布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道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

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夫白鷴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鷴以眸子相視

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各長其自然若緒

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

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黃山谷曰語不犯一字正意雖與化爲人已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意謂行乎天下遇猶合也合有機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迹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五

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然推而至於有爲而兄啼人情物理達之世態人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之

丘瓊山曰言造化只是箇順故至樂自然感人總不必拘拘法則只要効造化以化人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六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六百六十字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一好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道遥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若有之則不能有忘故能有忘若無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濟然無極而衆惡生此天地之平也非夫寂漠無爲也則其平而衰其質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而道德之質也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也無而平易則恬淡矣恬淡矣休休焉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渾然與正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淡寂漠虛無平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成也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渾然與正

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動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所欲其魂不罷有欲乃疲虛無恬淡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若憒已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此天地之德也一而不變靜而一也不可變也無所於忤無所一而不變靜之至也其心豁然惟虛之至也乃無繫介之連不與物交淡之至也若雜乎淸欲則有所則竭物皆有高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淸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淸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爲也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常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上淡而無爲與會俱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夫遂物而不爲動人行也故能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變以爲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竭則無以應物無所運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弊則不能久動而無成以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況能神乎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變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所育無方其名爲同帝之不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淪于外則冥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眞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指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純純則歸百行同泰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虧純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徒事乎外飾則雖大羹玄酒之極厭閒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褚伯秀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覩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治巢許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一不一孔孟之爲修伊傅之爲治莊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一不一爲開老彭之爲聖爲賢者以其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

丘瓊山曰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箇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非子中最近時好

繕性第十六 六百三十六字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于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
滑欲於俗思以求到其明。已亂其心于欲而欲以俗思求明之。
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若夫俗蒙之民者必離俗而後知不蕩而性
去欲而後反焉。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
不失也。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夫無以知爲而
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悟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其性。知而非爲。則無害于恬。恬而自爲。則無得于知。斯可謂交相養。則和
理之分。豈能使出焉。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德無
不容者。非爲仁也。無不理者。非爲義也。仁義者。中而適任本
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
不由忠。則物
理之道。與世俱遷而聖人
之道未始不全也。雖道以善。善者蹈乎適之
稱。故有善而道
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仁義
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
不由忠。則物
念疎。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適任本
其迹則
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
節文者。其
迹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
屬。一志之所
樂。行之天下。則一
方得而舊方失
也。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
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
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
其性哉。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
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故至一也。遊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
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
釋而不推。順之而已。故
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于其所安而已。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澆。皆非聖也。聖
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
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蹈乎適之
稱。故有善而道
不容。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
故行立而德不
爽。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
故行立而德不爽。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
則性失也。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爲先
識。無復任性也。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知任性
則乃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
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
命之本。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大道以不貴。故
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則喪矣。道不能
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乎道。故交相喪也
以與相
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雖聖人不
爲。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故至一也。遊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
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
釋而不推。順之而已。故
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于其所安而已。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澆。皆非聖也。聖
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
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蹈乎適之
稱。故有善而道
不容。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
故行立而德不
爽。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
故行立而德不爽。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
則性失也。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爲先
識。無復任性也。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知任性
則乃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
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
命之本。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大道以不貴。故
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則喪矣。道不能
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乎道。故交相喪也
以與相
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雖聖人不
爲。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故至一也。遊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
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
釋而不推。順之而已。故
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于其所安而已。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澆。皆非聖也。聖
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
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蹈乎適之
稱。故有善而道
不容。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
故行立而德不
爽。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
故行立而德不爽。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
則性失也。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爲先
識。無復任性也。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知任性
則乃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
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
命之本。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大道以不貴。故
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則喪矣。道不能
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乎道。故交相喪也
以與相
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惜貴也。隱故不自隱。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興矣。何隱之有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矣。非彼無此。非此無彼。彼此一矣。愈得迷。愈失一。斯大謬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故無交興也。當時命大行乎天下。此漠漠之時也。則反一無迹。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漠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

與。故不爲軒冕肆志。淡然自貴。貴在身。不在外物耳。得之非我也。故不爲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在身。其樂彼與此同。彼謂軒冕。窮約之在身。其樂。亦無欣戚之有也。今寄去則不樂者。以寄來則樂矣。斯以得之非我也。故無憂而已矣。夫寄去則不樂。寄來則樂。矣。非與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

損意同議論醇極無疵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非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生而安有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

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海。海縣于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硏氣。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惠者不表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倫。貨小者堪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爭競。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之者。正之者。奚若先區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卑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倫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求者有由而反。各如其分。通達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然之途。則知分之所以發德者也。而逍乎自得之場矣。此泯乎秋豪之所以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毀。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

約仁義也。勞服也。

盡此矣。一域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鳧向之自多於水乎。

有物無量。

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無

止。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極而觀之。知遠大小之物各有量也。證驗今故。驗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遙。常也。掇而不跂。掇猶拾也。跂。短也。知時無止。通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也。故極而不以長爲跂。短。故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可爲。故也。

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知故之不可執。而固知其不惜。舍故而不可以長而捉。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其安若丁。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但是矣。若豪末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一物。天地不見大于秋豪。則顯其形象。豈有何以知知之定細大之定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大者不論管中窺天之所見也自大觀細者不明明點點反是也

明日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曰大則百官所不盡千細則有所不明直是日之所不燭也

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可同 此勢之有也。若無形而不可圖者哉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

不可圖則無此勢也

故不得已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

無形

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大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人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

不出乎害人。夫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衆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不多仁恩。無愛而不自多其恩 動不爲利。無理而動 不賤。

不賤而已 不貴貪汙。無欲 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所以與俗殊 不多辭讓。適中而已 事焉不借人。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各使自盡其力 貨財弗爭。各使分定 不山乎賢人。

非由賤之故棄之 多仁恩。

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于斯役 不多辭讓。適中而已 事焉不借人。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不多辭讓。適中而已 事焉不借人。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不多辭與。任理而殊 不多仁恩。無愛而不自多其恩 動不爲利。無理而動而無害 不賤。

不賤而已 不貴貪汙。無欲 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所以與俗殊 不多辭讓。適中而已 事焉不借人。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不多辭與。任理而殊 不多仁恩。無愛而不自多其恩 動不爲利。無理而動而無害 不賤

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自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者堯也然此二者各受天素不能有爲故曰趣操覩矣天下之極觀天下之極也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大順天應則是平讓之道也夫順天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爭讓之迹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夫其迹則爭讓之迹矣片紀滅也由此觀之爭讓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踰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任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以我爲非徧是非則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于是非無所適也付之天均謂之兩行兩行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生也是非其時有也將奚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若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焉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無時俗之所小大世或以爲不然故曰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所施無常一其無私德公而忘私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公而忘私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任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以我爲非徧是非則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于是非無所適也付之天均謂之兩行兩行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生也是非其時有也將奚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若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焉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無時俗之所小大世或以爲不然故曰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所施無常一其無私德公而忘私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泛泛然無所在兼懷萬物其孰承翼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任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以我爲非徧是非則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于是非無所適也付之天均謂之兩行兩行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生也是非其時有也將奚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若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焉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無時俗之所小大世或以爲不然故曰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所施無常一其無私德公而忘私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泛泛然無所在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不特其成成與不成常處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乎其形不特其成成與不成常處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不可舉年不可舉不可舉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爲乎不爲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爲不可自化矣河伯曰

然則何貴於道耶。以其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我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哉。達乎數理之知。適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不以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謂心所安。非不能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福。福安乎命。不使犯之。言察乎安。危。

矣。此乃聖人可以遊大勝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得。時也。（時即時命之間。故寄之來諱）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皆有所知各安其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無所用其心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於

所得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陵陽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個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往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李士表曰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托非言則道妙何以見乎將祛天下後世離物我爲兩者之蔽耳

諸理齋曰此篇問答一節深一節莊子一部

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會不出此
共平生命脉細究便見主於文字奇
特淵玄尤須此老之筆
歸震川曰一論大通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
論達命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
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

至樂第十八 一千四百二十字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樂是樂也樂是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今至樂無樂無以活身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入者）

（莫足以活身唯知指而任其所是者乃今耳）

（言不可以爲有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壽者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其形者自得之有損於性於形而得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去遠生生可樂而後生可樂生然忘憂而後生可樂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樂也）列士爲天下

則過當故不周

唯中庸之

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於身中而已

今反以不得爲憂反以思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

則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德爲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根督也今俗之所爲與其所之所樂舉莽趣者諮諮然如將不得已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棱而物耳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夫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果不樂那吾觀夫俗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那果不樂那吾觀夫俗舉無舉俗以經歸爲舉美美爲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百姓足則吾生全而已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皆有意爲之則有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爲之則有時而滯也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爲而出之也芒乎芴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爲萬物職職皆從無爲也而無不爲也皆自然故曰天地無爲而無不爲也皆有爲則無爲而樂至矣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歸之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滯於情理以自困矣

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至於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遺性。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意(有)(幾)。(變化陳)得水則爲鼃黿。得水土之際則爲蝡蛵。得水土之陰則爲青(苔)。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

於竈。郚奧之間。其狀若脫。其名爲鵔鸃。鵔鸃千日爲鳥。其名爲乾昧。乾昧之沫爲烏足。烏足得黃軦則爲食醯。頤輅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草。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食醯頤輔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
腐蠙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變化而無死生也

朱樂圖曰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數樣奇怪
健古跌蕩難湊泊

歸震川曰首言至樂在無爲只因生死關看
不破故多累次三段皆引達生死之
分者人生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
化終在陶冶之內何常有生死邪

晉 郭 象子玄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共十三葉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有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
也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知止其分物固其生生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生物也生之不能
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悲矣世之人以
爲養形足以存生故汩汩養之而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養之死地則生則世奚足爲哉而莫若任之
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性各有分皆在自爲
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
世世棄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而生。冥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倶不爲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偏爲。故能爲物。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在所以成始成終。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自然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處。故能御物。眞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全物而物往可之。請問何以。不論故無不可之。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夫奚。獨遠耳。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未足以相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常遊于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非物所制。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安于所分。而藏乎無端之紀。冥然于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壹其性。歸則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自造于自。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

生。知用者從感而來。動而不已。斯賊在。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性動也。則人民幾乎以其眞。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于知。用不在于性動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以處之。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倍蓄之至。故乃無所復失。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郭注故）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數言物類有性亦須後能耳）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謂能潛吾未底）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忘水（言以成性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視淵若陵）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四　（郭注故）

（郭注故）視舟之覆猶其車之却退于坂也覆卻（郭注猶不以）入其舍（經旨以其性便故也）惡往而不得（所遇皆閒）重者內拙（大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曰開之見周威公（學生名有）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生名有）亦何問焉（吾子與祝腎遊）何聞於夫子（學生學養生之道也）威公曰田開之曰（學生學養生之道也）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五　（郭注故）

（郭注故）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養其外而病（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于）立其中央（若揣木之無心而中繩是立也）三者（皆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取也）長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過十殺一耳便大慢之害）也（皆之死地而莫不自之慢過之甚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說自貶）鋭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名極而實當也）猿狙（猿狙）之便（便）衣（衣）以（以）與（與）（猿狙）之（之）（猿狙）之（之）（猿狙）之（之

之。曰。爲。謀。則。取。之。所。與。鉉。者。何。也。（郭慶藩曰：常儀曰：不
（閻人敬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
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詒爲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
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
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
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
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之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跗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也。猶無敵于外。不自全乎。）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隨水之
（出者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
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優能
則天下無難矣。用大無難以濟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緣督以爲經。不似人間世。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
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也。猶無敵于外。不自全乎。）孔子觀於呂梁。縣
（閻人敬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
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詒爲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
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
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
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
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之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跗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也。猶無敵于外。不自全乎。）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隨水之
（出者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
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優能
則天下無難矣。用大無難以濟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緣督以爲經。不似人間世。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
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也。猶無敵于外。不自全乎。）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隨水之
（出者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
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優能
則天下無難矣。用大無難以濟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緣督以爲經。不似人間世。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
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也。猶無敵于外。不自全乎。）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隨水之
（出者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
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優能
則天下無難矣。用大無難以濟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緣督以爲經。不似人間世。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
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德。譬之若載屣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蘇老泉曰。總是要完其精神

歸震川曰。養生先要棄世次全神守氣要志專要能忘次論脇所養者然又在祛疑在能斂順其自然忘其巧力又論至人至言

山木第二十 二千七百字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累竟不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得之不可以一方也。唯市南宜

陸德明曰。卷以名篇

徐渭仙曰。極浮眇之遊味

歸震川曰。不脫不黏能無累與世和同

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捨其國。故雖愛憐焉。緒賢尚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澡心而

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而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去魯之南越。服其遠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自貶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去其蕩除其胸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真謂欲使之南越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形倨。猶言帶守之謂。以爲君車。形與

物與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窮君之欲。雖無糧。乃足。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名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于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發。爲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猶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刳形去皮。澡心

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廣漠蕩然之野。今無有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已世雖險。其干虛舟一也。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自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

此爭解者以爲浮游之異術。逆之時空陋矣

語出列禦寇。其干虛已可見矣

北宮奢衛大夫名北宮以爲氏者其

郭象曰守一則社不能自足

谷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樸未性也。侗乎。其無識。任其神而已。儻乎。其怠疑。無所遂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無欣說。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從。其。彊梁。順乘也。隨其曲傳。無係也。因其自窮。則不得不窮。因其不得。則不開。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拔。言故無損而況有大塗者乎。

秦然無識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道存乎己之事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于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

既弘大而綏又心無常係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衆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于隨物而已

翛翛狀狀。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以有

與衆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于役知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子其意者飾知

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與千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意故因陳蔡以託意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惜功名以爲己成者本之當全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衆處之道流而不明。昧然而行耳君。得行而不名處。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

協用修曰雖子綽綽而後純之純。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從。

爲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得不開其不得不開

無責焉。各備任彼彼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寂然無應乃至人也孔子曰。善哉。離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栗。與于庶人之好也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

鳥也。猋猋狀狀。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既弘大而綏又心無常係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衆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于隨物而已是故其行列不

與衆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于役知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子其意者飾知

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與千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意故因陳蔡以託意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惜功名以爲己成者本之當全

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

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爲其累與。赤子曰。彼以利合。此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

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

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道也 小人甘以絕。飾僞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矣 其合必有故。然則有故而離矣 孔子曰。敬之。仁之。親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同無受。人。益。難。物之倫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卒今爲始者。下今爲始者。下同 無受天。損易。唯受之故易 天一也。皆自然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歌者非我也 其誰爲乎。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人。與天一也。然皆自 夫今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同無受。人。益。難。物之倫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卒今爲始者。下今爲始者。下同 無受天。損易。唯受之故易 天一也。皆自然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歌者非我也 其誰爲乎。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人。與天一也。然皆自 夫今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同無受。人。益。難。物之倫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卒今爲始者。下今爲始者。下同 無受天。損易。唯受之故易 天一也。皆自然 夫今

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 言與之俱逝之謂也。所謂不知不識 故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 言與之俱逝之謂也。所謂不知不識 故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

繫累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楩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郭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懼。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聲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

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同無受。人。益。難。物之倫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卒今爲始者。下今爲始者。下同 無受天。損易。唯受之故易 天一也。皆自然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歌者非我也 其誰爲乎。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人。與天一也。然皆自 夫今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同無受。人。益。難。物之倫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卒今爲始者。下今爲始者。下同 無受天。損易。唯受之故易 天一也。皆自然 夫今

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 言與之俱逝之謂也。所謂不知不識 故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 言與之俱逝之謂也。所謂不知不識 故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

繫累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楩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郭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懼。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聲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

之而走。避禍之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於人而人間此鳥之所以猶知也。社稷存焉爾。況之至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舊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覺其變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待。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不爲而自然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聖人蔓然。體逝而終矣。蔓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日徒見乎異性也。今見利。故忘之。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恒相爲利者。二類相召也。夫有欲于物者。物亦有欲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隨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在人間世。而觀於濁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神困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莊子以見罔爲戮。夫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假仲尼。假老聃。上揖擊乎三皇。下痛痛其一身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柳宗元曰。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

歐陽公曰。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逐物不恃美

歸震川曰。乘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累。虛已。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遊。安

貨順分勿逐物勿矜已此全身遠害之道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其爲人也。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也。貌而天。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眞。虛而物故眞物無道。正容不清而容物。夫清者忠于大素。令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無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聲絕迹而無擇自消已而物邪自消

劉須溪曰數語深隱而有意味不淺學人說而天天師上道字根已差矣到且不在道上說虛緣葆眞總其言說有此等首尾皆異

何足以稱之。子方曰。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近吾所學者。直土梗耳。非眞物也夫魏直爲我累耳。如至貴者以人前爲累也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嘗見我。今也又嘗見我。

是必可以振我也。山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盱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槃辟其步。委蛇其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禮義之辭。有斯術也。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已知其心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顏淵問於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子路曰。吾子徒見溫伯雪子。其猶未之見乎。夫人者。不形而神動。不知而德行。不言而心悅。不求而得。不勞而功。其名曰天鬻。天鬻者。天食也。天食者。視而可食。得而飽。終身飽。不以死為死也。薰然其成和。其解人之天也。其天人之謂乎。

王卅公曰日擊道存一見水矣相濕已多

臨慶川曰上三段論至人上德無待言備而道存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四子方　二十二　竺塢藏書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亦謂邪。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默。而回亦默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寓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也。日出東方。而入於

臨慶川曰順性命之自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四子方　二十三　竺塢藏書

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日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也人皆入焉。入則出。出入而無見其門。衆人之所同論。至人上德無待言備而道有也。人皆取焉。而不知其所以。一不以死為死也。故曰。天府。郭象曰。物各自取。而天府之量未嘗虛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光者。有而不見也。

臨慶川曰順性命之自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四子方　二十四　竺塢藏書

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日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也人皆入焉。入則出。出入而無見其門。衆人之所同論。至人上德無待言備而道有也。人皆取焉。而不知其所以。一不以死為死也。故曰。天府。郭象曰。物各自取。而天府之量未嘗虛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光者。有而不見也。

臨慶川曰順性命之自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四子方　二十五　竺塢藏書

今人未嘗以此為衰奚獨哀死邪。女待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有見者。見也。言女始見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女去。忽然忽之。但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女去。忽然忽之。但欲不及。女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慫然似非人。浪若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慫然似非人。浪若

之至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未始有而故有故遊乎物初然後有而故有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微妙仲尼必求之乎言意之嘗爲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其本之所必至陰肅肅至陽赫赫發乎地言其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形明其自開之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未嘗改而莫見其功自開故生有所乎萌乎萌聚也死有所乎歸歸散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後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畫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介介足恚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尚知死生之變所任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汝烏足以滑之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解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不脩不爲而自得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甕盎之蟲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喜全之與天地矣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王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

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哀公曰一國盡儒其爲不少矣莊子曰魯國儒者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外事全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裸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常釣也不以得失經意不以魚鼈內志非以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從終而謀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顚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興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則刻削也所謂仰其成俯其化也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名不得不去名去名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有名去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有名去名退乃可以及天下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悟之情當悟未悟其大情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其大情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其大情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其大情也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滿也措杯水其肘上而左手如拘右手如開發右手發而左手不知放可措之杯水也發之適矢復沓矢去速發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于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象人不動之至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逃乃可以及天下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悟之情當悟未悟其大情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其大情也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滿也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拘右手如開發右手發而左手不知放可措之杯水也發之適矢復沓矢去速發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于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象人不動之至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顙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
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
變（揮斥猶所放也八極猶所在皆明故審玄鑒之機而不損已爲物而放乎自得之地也）
（變猶動也猶近幽冥所故也）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自得唯射乎）
子三爲今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
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
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
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
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體
（無係主同彼非獨在我非獨在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
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仲尼聞之曰
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
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相去遠矣彼其名不足以友乎人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

汎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
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
人已愈有（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俱失也使人不損于已）
（剖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陋在皆明故審玄鑒之機而不損已爲物而放乎自得之地也）楚王
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微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也）夫凡之
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
（不以亡爲亡則有亦不足以爲有矣曠然無係乃常有也）
亡而楚未始存也（有亡更在無心之所
（指耳天下竟無存亡）

陸鴻漸曰不假言說不假脩爲要眞有所存
歸震川曰全德之人體道無迹循委順之理
遊無爲之境然知德者鮮矣無累無
繫無事爲先定其神志得失達存亡
至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此下六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

生也死之徒

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爲喜死也生之始就知其紀則未知也

死就生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是俱聚也

是散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惡或彼之所美故

通其神奇通其臭腐耳死生彼我無殊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我非不我應不知應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也

言自然非常則故循效之所由生也

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子問乎若若知之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明乎黃帝則知自然之異物繫乎可得而見也

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明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聖不言之標而後寄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有成理而不說 此孔子之所以使其辭必稱下辭 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任其自爲而已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物已神明不奪 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人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爲爲者後莫知 邈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寓待爲之 終身不故日新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 六合在無垠之中 秋豪之末莫在小非無 以容其質 天下莫不沈浮 陸長庚曰論理而後 通似老子 爲小待之成體 亦無 而有邪 溫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與天同觀 缺問道乎被 彼不知所以然也 可以觀於天矣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而精神定）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擴集知慧而自之自然也）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得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爲也）淵乎其若海（容受無窮之貌）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者終可謂魏魏）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于身而足）萬物幷往資焉而不知也（萬物之然不能任其自然）不論德（德者得也）不議（議論之則不至）至此衆人之所同論也（雖論之然不能不至也）彼至則人之所同知也（是人之所同知）不知則非至之所務也（務必用）解之而不知（解而不可知）

不論不議之辯（辯不論議）不知之知（知不知）之問（問知）答（答不知）之間（間答）其於道也（道）以（爲）過（過）矣（矣）

狂屈聞之而笑曰（狂屈聞道）此眞不知之知也（眞不知）其問（問）答（答）之間（間）其於道也（道）以（爲）過（過）矣（矣）

故（故）曰（曰）知（知）者（者）不言（不言）言（言）者（者）不知（不知）

子（子）以（以）無爲（無爲）有（有）天（天）乎（乎）地（地）乎（乎）道（道）可（可）以（以）有（有）之（之）乎（乎）

無爲謂天（無爲謂天）故（故）天（天）高（高）地（地）下（下）道（道）在（在）其（其）中（中）矣（矣）

有爲謂人（有爲謂人）故（故）君（君）臣（臣）上（上）仁（仁）義（義）下（下）各（各）有（有）其（其）職（職）矣（矣）

仁（仁）義（義）先（先）亡（亡）而（而）後（後）道（道）德（德）廢（廢）

道（道）德（德）廢（廢）而（而）後（後）禮（禮）樂（樂）興（興）

禮（禮）樂（樂）興（興）而（而）後（後）治（治）亂（亂）分（分）

治（治）亂（亂）分（分）而（而）後（後）是（是）非（非）爭（爭）

是（是）非（非）爭（爭）而（而）後（後）人（人）倫（倫）雖（雖）難（難）所（所）以（以）相（相）齒（齒）

然（然）以（以）相（相）齒（齒）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貴（貴）以（以）相（相）使（使）而（而）不（不）相（相）及（及）

貴（貴）以（以）相（相）使（使）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賤（賤）以（以）相（相）畜（畜）而（而）不（不）相（相）及（及）

賤（賤）以（以）相（相）畜（畜）而（而）不（不）相（相）及（及）仁（仁）以（以）相（相）愛（愛）而（而）不（不）相（相）及（及）

仁（仁）以（以）相（相）愛（愛）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賢（賢）以（以）相（相）教（教）而（而）不（不）相（相）及（及）

賢（賢）以（以）相（相）教（教）而（而）不（不）相（相）及（及）知（知）以（以）相（相）謀（謀）而（而）不（不）相（相）及（及）

知（知）以（以）相（相）謀（謀）而（而）不（不）相（相）及（及）此（此）謂（謂）大（大）同（同）大（大）同（同）而（而）無（無）

以（以）有（有）爲（爲）也（也）有（有）爲（爲）也（也）者（者）有（有）以（以）有（有）爲（爲）也（也）

有（有）以（以）有（有）爲（爲）也（也）則（則）不（不）論（論）德（德）不（不）至（至）明（明）見（見）無（無）值（值）

（值）謂（謂）道（道）不（不）可（可）聞（聞）聞（聞）不（不）若（若）塞（塞）此（此）之（之）謂（謂）大（大）得（得）

若（若）默（默）道（道）不（不）可（可）間（間）間（間）不（不）若（若）塞（塞）此（此）之（之）謂（謂）大（大）得（得）

（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東郭子問於莊子）所謂道（所謂道）惡（惡）乎（乎）在（在）莊子曰（莊子）無（無）所（所）不（不）在（在）

（在）東郭子曰（東郭子）期（期）而（而）後（後）可（可）莊子曰（莊子）汝（汝）唯（唯）逃（逃）物（物）必（必）

有（有）際（際）所（所）謂（謂）際（際）者（者）物（物）自（自）際（際）也（也）東郭子曰（東郭子）未（未）也（也）

（也）自（自）本（本）觀（觀）之（之）生（生）者（者）噴（噴）醷（醷）物（物）也（也）（噴醷物氣也）

（也）雖（雖）有（有）壽（壽）天（天）相（相）去（去）幾（幾）何（何）須（須）臾（臾）之（之）說（說）也（也）奚（奚）

（奚）足（足）以（以）爲（爲）堯（堯）桀（桀）之（之）是（是）非（非）（堯桀皆古天子之稱）果（果）孰（孰）有（有）

（有）理（理）（物無不理但當順之）萬（萬）物（物）一（一）也（也）（萬物本是一氣故難也）

（也）是（是）其（其）所（所）非（非）而（而）非（非）其（其）所（所）是（是）（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

（也）（也）人（人）倫（倫）雖（雖）難（難）所（所）以（以）相（相）齒（齒）（齒序也）然（然）以（以）相（相）齒（齒）

（齒）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貴（貴）以（以）相（相）使（使）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貴（貴）以（以）

相（相）使（使）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賤（賤）以（以）相（相）畜（畜）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賤（賤）

以（以）相（相）畜（畜）而（而）不（不）相（相）及（及）仁（仁）以（以）相（相）愛（愛）而（而）不（不）相（相）及（及）

仁（仁）以（以）相（相）愛（愛）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賢（賢）以（以）相（相）教（教）而（而）不（不）相（相）

及（及）賢（賢）以（以）相（相）教（教）而（而）不（不）相（相）及（及）知（知）以（以）相（相）謀（謀）而（而）不（不）

相（相）及（及）知（知）以（以）相（相）謀（謀）而（而）不（不）相（相）及（及）此（此）謂（謂）大（大）同（同）大（大）

同（同）而（而）無（無）以（以）有（有）爲（爲）也（也）有（有）爲（爲）也（也）者（者）有（有）以（以）有（有）爲（爲）

也（也）有（有）以（以）有（有）爲（爲）也（也）則（則）不（不）論（論）德（德）不（不）至（至）明（明）見（見）無（無）

值（值）（值）謂（謂）道（道）不（不）可（可）聞（聞）聞（聞）不（不）若（若）塞（塞）此（此）之（之）謂（謂）大（大）

得（得）

若（若）默（默）道（道）不（不）可（可）間（間）間（間）不（不）若（若）塞（塞）此（此）之（之）謂（謂）大（大）得（得）

（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東郭子問於莊子）所謂道（所謂道）惡（惡）乎（乎）在（在）莊子曰（莊子）無（無）

所（所）不（不）在（在）東郭子曰（東郭子）期（期）而（而）後（後）可（可）莊子曰（莊子）汝（汝）唯（唯）逃（逃）

物（物）必（必）有（有）際（際）所（所）謂（謂）際（際）者（者）物（物）自（自）際（際）也（也）東郭子曰（東郭子）

未（未）也（也）自（自）本（本）觀（觀）之（之）生（生）者（者）噴（噴）醷（醷）物（物）也（也）雖（雖）有（有）

壽（壽）天（天）相（相）去（去）幾（幾）何（何）須（須）臾（臾）之（之）說（說）也（也）奚（奚）足（足）以（以）

爲（爲）堯（堯）桀（桀）之（之）是（是）非（非）果（果）孰（孰）有（有）理（理）萬（萬）物（物）一（一）也（也）

是（是）其（其）所（所）非（非）而（而）非（非）其（其）所（所）是（是）人（人）倫（倫）雖（雖）難（難）所（所）以（以）

相（相）齒（齒）然（然）以（以）相（相）齒（齒）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貴（貴）以（以）相（相）使（使）而（而）

不（不）相（相）及（及）貴（貴）以（以）相（相）使（使）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賤（賤）以（以）相（相）畜（畜）

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賤（賤）以（以）相（相）畜（畜）而（而）不（不）相（相）及（及）仁（仁）以（以）相（相）

愛（愛）而（而）不（不）相（相）及（及）仁（仁）以（以）相（相）愛（愛）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賢（賢）以（以）

相（相）教（教）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賢（賢）以（以）相（相）教（教）而（而）不（不）相（相）及（及）知（知）

以（以）相（相）謀（謀）而（而）不（不）相（相）及（及）知（知）以（以）相（相）謀（謀）而（而）不（不）相（相）及（及）

此（此）謂（謂）大（大）同（同）大（大）同（同）而（而）無（無）以（以）有（有）爲（爲）也（也）有（有）爲（爲）

也（也）者（者）有（有）以（以）有（有）爲（爲）也（也）有（有）以（以）有（有）爲（爲）也（也）則（則）不（不）論（論）

德（德）不（不）至（至）明（明）見（見）無（無）值（值）（值）謂（謂）道（道）不（不）可（可）聞（聞）聞（聞）不（不）

若（若）塞（塞）此（此）之（之）謂（謂）大（大）得（得）

若（若）默（默）道（道）不（不）可（可）間（間）間（間）不（不）若（若）塞（塞）此（此）之（之）謂（謂）大（大）得（得）

（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東郭子問於莊子）所謂道（所謂道）惡（惡）乎（乎）在（在）莊子曰（莊子）無（無）

所（所）不（不）在（在）東郭子曰（東郭子）期（期）而（而）後（後）可（可）莊子曰（莊子）汝（汝）唯（唯）逃（逃）

物（物）必（必）有（有）際（際）所（所）謂（謂）際（際）者（者）物（物）自（自）際（際）也（也）東郭子曰（東郭子）

未（未）也（也）自（自）本（本）觀（觀）之（之）生（生）者（者）噴（噴）醷（醷）物（物）也（也）雖（雖）有（有）

壽（壽）天（天）相（相）去（去）幾（幾）何（何）須（須）臾（臾）之（之）說（說）也（也）奚（奚）足（足）以（以）

爲（爲）堯（堯）桀（桀）之（之）是（是）非（非）果（果）孰（孰）有（有）理（理）萬（萬）物（物）一（一）也（也）

是（是）其（其）所（所）非（非）而（而）非（非）其（其）所（所）是（是）人（人）倫（倫）雖（雖）難（難）所（所）以（以）

相（相）齒（齒）然（然）以（以）相（相）齒（齒）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貴（貴）以（以）相（相）使（使）而（而）

不（不）相（相）及（及）貴（貴）以（以）相（相）使（使）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賤（賤）以（以）相（相）畜（畜）

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賤（賤）以（以）相（相）畜（畜）而（而）不（不）相（相）及（及）仁（仁）以（以）相（相）

愛（愛）而（而）不（不）相（相）及（及）仁（仁）以（以）相（相）愛（愛）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賢（賢）以（以）

相（相）教（教）而（而）不（不）相（相）及（及）賢（賢）以（以）相（相）教（教）而（而）不（不）相（相）及（及）知（知）

以（以）相（相）謀（謀）而（而）不（不）相（相）及（及）知（知）以（以）相（相）謀（謀）而（而）不（不）相（相）及（及）

此（此）謂（謂）大（大）同（同）大（大）同（同）而（而）無（無）以（以）有（有）爲（爲）也（也）有（有）爲（爲）

也（也）者（者）有（有）以（以）有（有）爲（爲）也（也）有（有）以（以）有（有）爲（爲）也（也）則（則）不（不）論（論）

德（德）不（不）至（至）明（明）見（見）無（無）值（值）（值）謂（謂）道（道）不（不）可（可）聞（聞）聞（聞）不（不）

若（若）塞（塞）此（此）之（之）謂（謂）大（大）得（得）

若（若）默（默）道（道）不（不）可（可）間（間）間（間）不（不）若（若）塞（塞）此（此）之（之）謂（謂）大（大）得（得）

（得）

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于下賤則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周則未足以爲道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能曠然無所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之無不往知道之無不在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達而愛彼無窮也　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此告無爲故也寥凡吾志寥然空虛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而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志已鬱矣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之也吾已往之不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窮曰不知又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之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之可以高可以下之可以小可以大之可以多可以少之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

許石城曰只是形容道不可見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之不由于知也乃冥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也（不知故問問之而無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道也。雖知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絕學去辯于自然之意也）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實無而假有之應者外矣）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若夫落天地遊塵埃以人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南華眞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八 藏外道書

眞西山曰其文多如此故寥已不足為與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于道絕之則夫者。其唯不學矣）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若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

南華眞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九 藏外道書

（陳碧川曰明此復有此義）

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地常有乃無未有之時）判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思求不了。（無古

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于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顏淵問乎仲尼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與形化而形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而且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去無心而順化乃舉聖之所遊處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所無心也安與之相靡自化耳非豬迎之而順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順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鞅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仰也夫陽之師天下之雜和者能和之而況其凡乎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而已唯無所將迎無心故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于物迎也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山林皐壤素善于我而我而樂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不足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邪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爲哀樂所寄也不知所過而不知所不過

歸震川曰通篇以無知無爲無脩立論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八 共八千四百五十七字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共六千四百五十二字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畫然猶知無事擧然猶仁善擁腫之與居擁腫猶臃腫也擧掌也擁腫而掌之與居北也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而住思其辠智今吾全而任思其辠智今吾全而任思其辠智今吾全而任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後以致斷弊）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雖壽）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守其分也）抱吾生（無損乎其生之外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耳心與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閒之）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而不能相得將有閒也）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吾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骸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蜩越雞不能伏鵪卵魯雞固能矣（奔蜂小藿豆蜩大蟬也越雞小鵪鶉卵魯雞大雞也）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子謂公曰趎之倜儻而問語皆來之衆且猶氏所謂汝病中正聞此）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挾三言而來故衆）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吾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熬熬乎（熬熬猶敖敖也）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繆而捷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捷將外揵（揵閉揵也）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偏韄猶不可況外內俱韄乎將耳目聽惑于外而心術流蕩于內雖繁手以救之猶繆以韄之弗能止也）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里謂鄰也）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開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其性能勿失乎還自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能止乎知也能已乎無迹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反諸身而能脩然乎無節也能侗然乎無知也能兒子乎無欲而能兒子乎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任自之自見非係于色也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行無所適也居不知所爲縱體而自任也與物委蛇委隨也而同其波物來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未能自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曰非也是乃所謂災梁解桊者能乎明自解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與物其心以人物利害相嬰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言便可得而至乎此言而至邪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非以學者自爲而至也

南華眞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六　三塊藏書

開至言通可以爲經學者可得至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于失得人災由于愛惡失得無自而來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者人見其人物物名自發而見而不見彼所以泰定也

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物名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定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恆得人脩而不見彼所以泰定所以常泰有恆者人合之天助之常泰能反居成體助也人之所舍天助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

以泰然而自得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者知其所不能知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到矣所不能知而知之不可强也故曰知之盛也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謂强欲必敗理終不能備物以將形順其成形而湛而形之心心自生耳非虛而出非漏而入虛者心之虛者隙之間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耳非假中敬不虞以生天理自有萌通而非人也

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謂暢靈臺者有持也自爲而敗惡之若命敗不可安之若命成不可其成不滑其成不滑而是人也不足以滑成

不動于物其持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其實非持持則不見其誠已而發飢矣作每發而不持者也失也不見其誠已而發飢矣作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已業入而不舍事不留其分內每更爲失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無心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有志乎期費者唯賢人也役而販賣也人見其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之中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者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天門之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出乎有不能以有爲有大有之名從有名耳竟有之本生以無爲門門則無門也有不能以有爲有大有之名從有名耳竟有之本生以無爲門門則無門也

跂猶之鬾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人爲窮謂終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有泰外而鬾者不能自容容人不獲容則去也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他人厄窮於志鎖鍥爲下大志之所擾其大疑且無所容鬼大而鬾自以爲安鬼物窮者物貶其形死生出入皆歘然自爾無所由入門其安在乎歘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也有不能以有爲有大有之名從有名耳竟有之本生以無爲門

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喪其
之乎以死爲反也
反也是以分已然已分矣其
大日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
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
或分而言之故謂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非
也著賊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
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有生賊也直聚氣也
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是之移

者之有脆胲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觀室者周
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屏廁則以偃溲廁寢廟之是移于屏
廁矣故是非之移一波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
已著于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移
不盡然俱非千胸中故謂之公故昭景
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盪動也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
動謂之爲以性自動故謂爲爲僞此乃眞爲非僞爲之僞謂之失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目
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知
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治動而效彼則亂名相反而實相
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名

得其實則願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善中取譽矣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聖人

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于天即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即是能天蟲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郤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物必逃之以天

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故聖人以斯爲游盡求無爲于性物之外哉

王元之曰此篇問答體而自分兩截滔滔中時出奇句

劉須溪曰逃名養生以無爲宗使人不得而名之

歸震川曰首論至德之人次言脩身俟命次舉生死學術之辨次言去累完德末言遺毀譽好惡死生不得已而應世也

徐無鬼第二十四 參千四百三十九字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盜竊欲長好之乎

徐無鬼 姓名 出山人 女商 士女商 人名數 武侯 君名 之子 之字 之字

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拂好惡則耳目病矣 耆欲好惡內外無可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其言少厭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超然遠貌 其言 狸德 狸之德 中之質 視日 亡其一 吾相馬 相馬之法

規是圉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圉人之言何遽哉 唯物所好之可也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槩勉以強耳故愁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無思則忘 各得其所好則無思 各得其所以喜 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 踉位 空貌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欣其側者乎 所至樂也 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 眞人之言 聲色臭味 聲色臭味 聲色臭味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實喪其實則喪情相反雖欲偃兵其可得乎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夫成美之方成耳成美名也凡成美者成于前則偽生于後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偽形必作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偽形必作成固有伐成則變固外戰失其常然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鼎讙兜讙高擾也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則失耳無以巧勝人有所能則非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無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不知則雖知非吾爲善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攖者未能已則莫若能已則莫若脩已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無所用非偃也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襄城野名七聖者名也生而物迷矣雖欲之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曰若則無物淫矣無物可以爲天下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昏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者亦若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中民之士榮官貪祿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農夫無草菜之事則不比（能同則比事同所以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惰）賤則不積貧者憂（物得所者也）權勢不尤則拳（權勢生變遊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

爲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了何爲復相非乎）了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俱亦以陽召陽）律同矣而横（自以爲是）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常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音之君已（魯遽以此拿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其來相能爲其事也）且若是

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子魯遽之拿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吾自是也）惠子應（此爲至）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也謂之善射（不期而中期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誤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惠公孫龍夫子所學）

惠子曰可（惠子以莊子之言爲可）莊子曰（安中者非射而自是者非）

閩未始離於岸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舶未入夕未離岸已共人鬨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人先一針造怨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而非子何爲自未得道而安行也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日盡手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至言妙論而無所用之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

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危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則事領于已而舉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恂驚貌蓁叢也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捷速也矢往疾也給續也搏也速而狙俗能搏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貴若有道之人生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志巧遺色而任夫素朴南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爲彼所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下足以救之則其悲稍大而消然無心格橘其形所以爲日遠矣仲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尼之楚楚王饗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必于會同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盲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為不言則雖言出于口故為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鄧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解猶長凡人聞之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言耳是以有窮三尺未足言之辯此二子彼謂不道之道彼謂二子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仲尼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

其大歸莫過于自得故一也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言其分非王如何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故一也故名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舉故凶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即受之無所以成大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汎然都任是故生無爵有而無之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有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名不立功非已為故名不立名歸于物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小矣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賢出于性非言所為而況為大乎夫大愈不可為而得耳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唯自然乃得耳夫大備矣天地大備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知其自備者不合已而求非棄也反已而不窮反字我理自通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之摩大人之誠不為而自誠故曰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矍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女何足以識之而梱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牲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于不意故也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所為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于天地耳邀遇也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謀不與之為怪怪異也循常在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斯不為也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斯順耳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何也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吾以是泣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無幾何而使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恐其說故不如狸之豚借也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衢然身食肉而終留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也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之原故也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偽以為之且假夫貪者器仁義假斯器以狥其志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賢制不止乎一人譬之猶一覩也物萬形而以一劑制之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人之知賢者知之矣外賢則賢不偽則有

媛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媛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媛媛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意形骸豈知我之以謂媛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圈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通變應世之才而徒一非之則非者非豕蝨者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徒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徒以其目擊而道存之用衆也至人之心有天下之所以有天下出于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反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至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舜好而致之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于民則家滋形物以目視目以耳聽

郭象川曰無窮

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耳目心意也）若然者其平也繩（未能去繩而自平）其變也循（未能絕迹而玄會）古之眞人以天待之（居無事以待事斯閒）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無事愈荒）古之眞人得之也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生爲生得失未始有常也）死之也死（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死爲死得失未始有常也）藥也其實（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雖庸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賤有時諸能常也）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

郭象川曰以後論大體無識

不能忘知（則福之長也多端矣）其反也緣（功久守其住則其不作而成）功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爲已寶（爲有其知能）故有亡國戮民無已（皆有其心而備之所由生也）不知問（禍之所由生也）故足之於地也踐（不知問心而備之以救過也）故不知問（不知問心而備之以救過也）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雖少（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爛）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大（眞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知大日（知大日）知大均（知大均）知大方（知大方）知大信（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大一）通之（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大目視之（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適其一時之用不能使各得其分則萬方均也）大方體之（體之以大定施不持也）大信稽之（稽之以大定施不持也）大定持之（眞不能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施不持也）

郭象川曰以明宜時人後其用

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適其一時之用不能解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故曰（解去也）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失形者磨之而不磷）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失形者磨之而不磷）只風與日相與守河（損矣而不自覺非不自覺所以不覺也）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眞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眞守河）請（特源而往者也）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則無意）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則無意）於明也殆（十分所以爲審）耳之於聰也殆（故目之於明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有意則無殆）禍之長也茲萃（萃聚也荀）

郭象川曰以後其用

也（用彼知也）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而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應物宜方）而不可以無（各以其分）崖（萬物雖頡滑不同而各有其實也）頡滑有實（萬物雖頡滑不同而各有其實也）古今不

代各自有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搉而揚之有大揚搉也圖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若問其大搉圖揚有至分故志已仟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爲而惑若此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眞西山曰勞人捐已騎人捐已近君反爲災人歸反爲苦總不爲物所攖爲眞不惑

陸放翁曰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願冥乎富貴之地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就交結意畫非相助以德相助治也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宅也言此者反抑彭陽之進相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謂我於王王果曰我惡乎哉夫子自有眞也而後有俗彭陽曰公閭休奚爲者邪曰冬則不若公閭休彭陽曰公閭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擁鼁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何人也曰聖人也聖人不惑愚之至也以不惑宅也言此者反抑彭陽之進相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願冥乎富貴之地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就交結意畫非相助以德相助治也

豎嚱半奇麾怪遊涉此者即可新耳目長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歸震川曰忘形去累不狥物不拘方黜聰明巧知收斂志言不求福不阿世聖人之道無常尊局識見狥物變則拘泥祿而化卑轉而離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泯然失其所以爲高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不以爲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不喪我故咸不言而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靡之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各歸其所而一間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欲其擇楚王而從閒休將奉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綢繆所謂玄通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皆洞照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指作而以天爲師指者自指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其名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者愛惡加焉生而美

人由乎閒知則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之所有知而哀也而一間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將奉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綢繆所謂玄通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皆洞照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指作而以天爲師指者自指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其名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忽然無時之間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環中以隨成料理自成與物無終始日虛後化故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閩閩者閩閩所常見閩閩者閩閩所常見閩閩者也閩閩所常見閩閩者閩閩所常見閩閩者也閩閩所常見閩閩者閩閩所常見閩閩者也

輔萬物之自然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有日者爲有死有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也無內無外　無內無外　無內外也　魏瑩

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衡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忘也

山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

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游於其間不亦悲乎君曰然客出而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劒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管

猶一吷也會不足聞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同與民自藏於畔進不樂推其聲銷名也退不樂推其志無生也其

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與世違而心不與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避世無水而沈也是其

船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

申南宮傑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

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

者其於佞人也差問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逃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鹵莽滅裂輕脫）勿滅裂（鹵莽滅裂輕脫）熏鑿（不盡其分）井汲（井汲如何貨則）勿深耕（不盡其分）耘耔（耘耔如何貨則）除草（不盡其分）其禾繁以滋（不盡其分）其實亦（不盡其分）多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不盡其分）少而報予（功盡）予終年厪（厪子終年厪）予爲之（厪子爲之）人之形（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有人之形（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人之情（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則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於（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物也（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將（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入於（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無窮（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子（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往（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而（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無（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所（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窮（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子（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行（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而（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無（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有（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窮（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子（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而（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無（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見（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根（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動（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也（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勃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可（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止（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可（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畜（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來（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可（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閉（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出（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可（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隨（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可（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聚（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而（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可（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散（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道（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通（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德（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不（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同（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其（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於（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物也（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將（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入於（厪子爲之人之形而無其情）無

郭象川曰不能入于無知識之自盡而無所洗此則常見皆以為然也

郭象川曰道無分別

郭象川曰因性自為此各得之

聞其生。止其出者。為能視其門而遊其樞。人皆尊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其知。則物不生。我非大疑如何。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下本之然也。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

靈卬是無道之名

大史官名大弢人名伯常騫狶韋皆人名

所以為靈公者。

諸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一作溷

溷。混也

此無禮也

史鰌奉御而進。所博幣而扶翼。以鰌為賢。博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故博幣而扶翼之。而奉御之。

鰌。音秋

此其所以為賢也。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私德。亦可謂善於救仲尼問焉

狶韋曰。夫靈公之為靈也。死。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無靈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得為。而愚者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于自然也。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無私于天下。則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天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其所。故民無遠心。化光至公。故主無所積。所以能合萬物而兼覆之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一物而兼覆之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珠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大陽則有時而廢

故國治。珠賤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大人賜。而能備。則有時而關矣。豈性命之謂乎。

無五官殊職。君不私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各止于實。故無不為。各自為。故無不為。實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而隨時。隨時淳淳。變化有所拂者而有所宜。于此為廉。于彼或以為宜。自殉殊面。各自信其所是。不能歸也。有所正者有所差。正于此者。或差于彼。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無棄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各異以為同也。此之謂丘里之

言言于自里則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謂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道而足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形而足邪因其大以號而謂之則可也可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其不及遠矣今名名之辭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比哉名已有矣故謂道猶無可得而比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歸有名故謂之比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同此者或編道能生之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然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過此以往至于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非無能有之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不過極也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

爾無所窮此議之所止極于自爾窮無所窮此議之所止故無所窮也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謂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道而足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形而足邪因其大以號而謂之則可也可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物有自然非物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蓋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指不盡而自圓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物自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爲而過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爲則虛無使使之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指名言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其實至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自生制不由已死不可徂念然自死制不能禁已死不可徂念然自死生非遠

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爲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之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恆不爲而自使然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不能皆然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通故不能使有而假名之曰道或

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準一隅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之長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于自爾非默而議也

曾南豐曰此篇精到之語卑與內篇無異

陸儼山曰人當求道不可以名利役役大道泯然不必求起止不必言有無

歸震川曰一言至德感人二叙道本統同三指見道息爭四指得道避世五言學深造六言化先正已七言道本無分別八論靈公末陳至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九 三六七萬四千九百字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外物第二十六 一萬七千六百字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精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未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紘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行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而遺陷于憂患則所在皆憂也蠭蟑不得成螽之命螽虻不得成馬之形非漚夫平體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故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設者高而闊也慰睯沈屯而通利則和若利害存焉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衆人焚和人衆而大而圜則多小而明則

知於是乎有儻然而道盡咄唶無於逃形者矣

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鮒魚之辭也其不當理無小有大何公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於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知使我容知斯爲君子矣退受其也底然改容而問曰棄可得進乎明其可進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一世爲之則其通萬世爲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容自有略無那及之事也惠以歡爲驩終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矣惠之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開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者閉

閒塞 及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順之則全聖人蹈
時淺川曰知於
記 踏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奈何哉其載
焉終矜顧矜不可恃故有也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
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
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
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
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
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
剖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
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策不能避剖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無
居其所能而不爲謀之不用其知而
而明衆謀魚不畏網而畏
鵜鵜能得魚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
而自善矣去善則善無所善善無所
不善而自善也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況然無智而自能
悳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
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物事情
惰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和順之理然也莊子
曰人有能遊且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爲也任所不能不得強爲故聖人順其
故則同爲皆得也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
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
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所以爲貴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遇而
不僻當時應務所在爲正順人而不失己本無我故
不學效因彼往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承而用
之則天萬物各至其
我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
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
止則跲當通而實則理有不泄而相將跲也跲則衆害生生起也物

之有知者恃息凡恨生者無知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而殺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情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情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常通理有人則顧塞其竇無情任天竇乃開胸有重閒閒空也心有天遊遊逍遙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爭處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攘亂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物而通也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深殺修德者過其當名溢乎暴夫暴則名美干德謀稽乎誅誅急也急而謀後考其謀知出乎爭平住則用知柴生乎守柴塞也官事果乎衆宜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夫事物之草木之生皆有由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皆臧可以休老非不老也寧可以止遽非不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發故使者超然不顧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聖人也卽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遁高下各有等演門有衆城門名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蔡嵇而孝夫眞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堯舜之
於竅水諸侯乎之三年徒秋因以賠河其波揚揚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于忘聖無所
也

蘇潁濱曰外物不可必人多自苦此皆俗見
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性達至于此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

不知大道

歸震川曰狗外則伐生損道則有釣利者有
盜儒者去矜泯智無爲高行貴在得
意忘言也

寓言第二十七　九百三十一字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惟虛受之從故日出日入新也因物隨變唯彼之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而然之分盡則和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引耳有吾連叔之類皆所謂藉外論也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之切也　父之譽子諛者多不信然時有信者則以常情見疑故借外論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己雖信而猶常疑者緣不受寄之人之聽有斯累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非也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三異同處而二異說其所以是非如何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　以其不說者俱與其所信者俱與其所信其所是故俗共重之雖德不配年不階外論十信其七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可無不可而任其自然之分者能無天落萬物皆種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卮言　時也　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之　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其信是不可常　卮言日出和以曼衍所以窮年　夫自然有分而曼非無主不言則齊言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付之與物而不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若於其才居然自齊若不能同彼我以齊之則已不窮矣　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　據出吾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自此彼也由彼有可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自然而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而任其各自可　故曰無言　言彼言耳　終身不

而已若使人心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為聖人就用天下也人之已矣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當言未之當為也利義之耳故無不當而未嘗而未之能及也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也我用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蘧立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故定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謹敬蘧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洎及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縣係于身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乎抑悵盡色養之自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蘧蚳蚊虻相過乎前也彼猶無係也天無係者視蘧蚳蚊虻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外催三年而成物與物同也五年而從不自專也四年而物同彼也三年而通通我也六年而鬼入外形骸也七年而天成無所復為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謂而安九年而大妙妙言不可以言傳也

歸震川曰無所縣係則無哀而豈約一視也

歸震川曰必須九年

惡同故無往而不安此言久閒道御天頤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積累日去以至十盡耳生

有為死也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由

震川曰生而學延有自入也死而復生陽乃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而生陽也無自然而然得自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而生陽也

自也夫生之陽逢以其終逆終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足自足也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理必自然不由知非命如何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還命之名以明其自陽而後命理全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非相應而無靈也則幸相應而無故也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動運自爾無所稽問子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知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似影形而非形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所指而柱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于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直白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唯唯即歎息之貌）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人將役役而疏遠之貌）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各得其所自與故悅而忘其反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夸矜於故也）

蘇東坡曰此莊子自叙其作書之旨末以老子爲宗略取楊朱

子爲宗略取楊朱

歸震川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段言拘係者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無之迹末貴韜斂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善卷人名）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地名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人）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捲力之貌）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亶父音擅）

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狀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狀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悉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開顏閭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帝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閭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援絕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兩臂而不爲則君不快也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悉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開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帝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閭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遣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喻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

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大昏孔子孔子推琴喟然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興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孔子曰士志于仁無非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退高風流世與夫貪利沒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代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于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賄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閽閽然皆修其德樂其生乎周以亂世不爲苟存吾其湔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厚行矜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殷性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賄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閽閽然皆修其德樂其生乎周以亂世不爲苟存吾其湔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厚行矜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纖恐爲人所窺易歸震川曰此篇歷引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而樂志者

盜跖第二十九　叁千七百〇二字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鴈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縲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老少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取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捷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

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日若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蓋明因衆之所欲士而士之因衆而爲用已歸於跖不可強也子張問

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貌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貌之名利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既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尚行則行矯厲士則故茂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月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知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迹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賜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討其慮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堪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

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遁志其業可謂亂矣俊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貧財而取慰貧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視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終身不免而失之者

韓文公曰識倕列聖戲劇夫子蓋欵貙莊老而逸

王荊公曰語鋒略與史記日者傳相似其文肆

陸秀夫曰此章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

歸震川曰此篇凡三段皆言不矯行傷生以求聲名富貴有激之談也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十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 八百六十九字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劍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人以安五藏此劍一用諸侯服矣此天子之劍也王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淸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以有道士包之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人以安五藏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莫敢不賓從而聽君之令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而下決腸者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於前無所用於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之以上殿坐定宰人上食王三環之劍者乃旋斗而自擊於前上斬王頭而下決王腸於是王乃說之今夫子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
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案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
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
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
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旁上決圓
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
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
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
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
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
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
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
服斃其處也

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蹈
厲而理道疎識者謂非莊生所作
歸震川曰舉大明小諷諫之例通篇一意

漁父第三十一 七千五百十四字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若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同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情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擾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利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
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
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
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
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
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
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
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
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
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
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以有成惜哉子之蚤湛
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
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
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子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無非盡其所懷而窮理盡性以致命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其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韓昌黎曰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熟讀莊子者不能辨

孫莘老曰此篇較盜跖說劒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歸震川曰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惟守其眞而道存矣○通篇一段問答

列御寇第三十二 七千五百八十九字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貴漿之家而五漿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伯形諜成光舉動便辭而成光儀也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鑿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夫賤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物輕利薄可而無求于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皆不適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衆字之訓也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竢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物無限量

豫山興也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興也才又無謂也必將有感則興本性動也與汝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人人爲小言相軌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人無其能者唯聖人氏之地呻吟詠之謂祇三年而緩爲儒風通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翟殺怨其父地名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爲我相之實矣緩怨其父之助翟故遂激自殺死而見夢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彼爲我相之實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以下推子辯也夫造物爲保報其性不報其人也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使彼習彼其爲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彼自美其儒又化弟已能自化能已能順已已以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者不知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賊不失其親也亦人之并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捽音卒

從世俗之未功．因欲分別善惡不順於乎　郭象川曰儒混於而有之．不亦妄乎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觀物之謬．以爲學文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間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遁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夫聖人無安不安．順百姓之心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所安相與眠於物．所以爲衆人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郭象川曰忘言以落天地本當．應其至分而已．朱注漫學屠龍於支離古人絕

益擊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事在于迴解

郭象川曰忘其安有　郭象曰遺功．遺身．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　聖難必然．陷不必之．斯至順矣．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理難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無求足．兵恃之則亡　不得已而用之．以怙淩爲上者．未之有也

郭象川曰通解　順於兵．故行有求　物各順性．則平通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筴牘苞苴以遺．竿牘以問．敝精神乎蹇淺．小智小知其殉．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大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道物．所得淺．

王夙洲曰水生乎無發泄乎大　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性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夫事下然後功高．故高遠悟談者猶豢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　圾危也．夫以民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遺高逝于萬世．今師鏡于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主．且皆開後世人亦無以爲安．方且飾羽而畫　凡言方且皆開後世．從事飾畫．非眞也．從事華辭．以支爲旨　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出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後世人君．將蒸仲尼之遺軌．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不自知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于體中也．彼宜女與．彼．百姓也．安．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眞．此即今之見驗．子顧與效彼．非所以養已也．誤而可矣　正不可也．今使民離實學僞非

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明不謂當時也）難治也（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施之非物物也）商賈不齒（要能施位故于事不得不齒以其不能施位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人情也）雖以士齒之（士君子乎）神者弗許（神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許謂許而夫與考父者謂同于唐許之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于爲德非眞德也夫眞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而況大乎（金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爲內刑者動與過（過而傷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人情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金木謂刀鋸斧鉞）雖以士齒之神者弗許（神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許謂許而夫與考父者謂同于唐許之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于爲德非眞德也夫眞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而況大乎（金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爲內刑者動與過（過而傷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人情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金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

靜而當則內外無刑（靜而當則內外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訣之（不由川也）宵人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于內金木之外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上耳）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釿（言人情狡猾之反有如此者）故其就義若渴（渴者其去義若熱（熱但爲難知耳未爲殊無述）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安搜之有途亦可知也）

爲因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悠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于受役也然天下皆窮于所短而恆以所長自困）緣循偃佺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未曾

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
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
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矣夫取
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隙以嬰人
主之怒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譬必有
所試于鄙民不違命日學之以合義夫
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或聘於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爲孤犢其
可得乎（犧牛養生者畏而辭聘餵開生而
犧牛死莊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
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
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以
也不明萬物之自應而欲以
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以
其所見受使多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
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于形骸也
自得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
乎（夫至順則用發于彼而功藏于物若待其
所見執其自是蜂役人人其功之外也

楊升菴曰外篇唯列御寇寓言爲最學者牽
於所聞遂傳爲僞不敢論竟不知其
妙在何處則與耳食者何異哉
又曰吾讀莊子列御寇至巧者勞而知

者憂數韻調絕倫實諸子所不及者
誰謂外篇之非眞耶

天下第三十三 弍千六百五十七字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爲其所有爲則眞爲也爲其古之所謂道術者
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
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師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於外所聖王所以生成也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
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

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稱通
所服膺也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
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
養民之理也民理因然故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即
何之四名也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
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未不離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爲備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
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
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
聖不明能明其迹道德不一百家
又未易也各信其偏見察焉以自好天下多得一
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
姓寄情于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
淡漠焉配神之人恣其迹好惡用典法故國
異政家殊俗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

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所長不同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該未足備任也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破析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見一曲者乎是故內聖外王
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人難
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道術將爲天下裂裂分
天地之純也 道術
所以備天地則
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不修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曜於數度（勤儉則庶故不匱也）以繩墨（矯揉也）自矯而備世之急（物而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夫指不復度衆所能也）作爲非樂命之曰（解大津曰生不歌死無服墨子令百姓不足則以鬬爲是也）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令百姓不足則以鬬爲是也）其道不怒（但自以鬬爲非也）又好學而博不異（物物皆同乎己也）不與先王同（先王則恣其墨異然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墨子徒見禹之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天下也如耳未覩其性之適也）使後世之墨者（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也）相里勤之弟子（苦爲書理之法）五侯之徒南方之（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墨者苦獲已（物皆以仁力推情爲愛今以勤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于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訾毀也）以觭偶不作之辭相應（觭偶法而爲之大過雖欲巨子爲聖人（巨子最能踐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爲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意在不絕世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爲是爲之大過故也）至今不決（爲欲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絕世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爲是爲之大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腓無胈成墨而不顧萬物之情）其行則非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無皺意）

夏湯有大漫（漫無文章）文王有辟雍之樂（辟雍天子之學）武王周公作武（武樂名）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重）諸侯五重（重）大夫三重（重）士再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物皆以仁力推情爲愛今以勤）恐不愛人（物皆以仁力推情爲愛今以勤）以此自行（物皆以仁力推情爲愛今以勤）固不愛己（物皆以仁力推情爲愛今以勤）未敗墨子道（但非其時而守其道）雖然（雖欲爲法）而非歌哭而非樂（雖欲爲法）而非樂是果類乎（雖欲爲法）

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其大于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墨反之故爲下）今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爲其眞好重聖賢不將求之不得也無逆也但不可以從人）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爲眞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忮逆也）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也）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爲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發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也）請欲置之以爲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其于以活民寫急也）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而調）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聒調之貌然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不辱）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不明其自化而強以之則其功太重也）日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爲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斤高大之貌）曰

君子不爲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爲救世之士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本能經虛涉曠）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各自任也）趣物而不兩（物猶所趣故一）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泠汰猶放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譴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慎復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殉）推拍輓斷與物宛轉（法家雖紗猶有推拍故未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瞻目恣情苟免當時之患也）魏然而已矣（任其立

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于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功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于譽譽生于有建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夫塊不失道如土塊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泯照所以爲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適得怪焉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以實自建也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太一而已不兼他物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物來則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嚮常無情也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皆全者不知所得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不離乃復歸於嬰兒知其明守其黑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

馬未合主道故爲詭辭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任之道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萬物以爲道其風窢然惡可而言逆風所動之聲之常反人不見覩不順民望而不免於魰斷而魰所無主無尚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韙是也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爲不知道也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不至也以本爲精以

以治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處之分守其分則無爭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神明泯照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爲自也夫雖自著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不知過分也

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

自建之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計也無爲也而笑巧之自成設無爲者同理俱無故無費也無爲也而笑巧者自爲鉤繩規矩而方圓之自成萬物各得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鉤繩規矩而方圓之自成設無爲者同理俱無故無費也

皆求福已獨曲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責于工倕也能人無責福福已足

曰苟免

於谷隨物故物皆也以深爲根理根爲太初之極不可爲之淺也以約爲紀去甚泰也曰堅則毀矣夫至順則歸金石無逆則毀歸正理也銳則挫矣進躁無崖爲銳常寬容無爽也至順則全注堅也注通則歸水氣於物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也不削於人全其性也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芒漠無形變化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趣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任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累于形名以雜語爲不信故不與也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與世俗處形骸于物其書雖瑰瑋其言通至理正當非已無是非故迷物而行以與物合還與物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其辭雖參差而諔詭非已無是非故迷物而行以與物合還與物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有也上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子通以與說他人無異案其辭明決正然爲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
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
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
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
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
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
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
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施惠之能其猶一蚤一虱
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
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
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
而皆云莊生之言以莊生爲辯者之流案此
篇敘評諸子至于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
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
體致眞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詹梁之子均之無
作或能于興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
其思沫于後世使性不邪淫不陷賢
于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蘇老泉曰序古今之學問猶孟子末篇意自
列其書於數家中而序鄒魯於總序
前便見學問本來甚正
丘瓊山曰此篇直序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
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爲經
精神命脈隱中自見史遷稍湊泊班
固便遠甚
歸震川曰先叙道術根原後別諸子而莊生
自爲一家末歸惠子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十 終

藥地炮莊

藥地炮莊卷之一

天界覺丈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內篇

無內外而有內外。故先以內攝外。內篇凡七。而統於遊。愚者曰遊。卽息也。息卽無息也。太極遊於六十四。乾遊於六龍。莊子之御六氣。正抄此。耳姑以表法言之。以一遊六者也。齊主世如內三爻。符宗應如外三爻。各具三諦。逍遙如見羣無首之用六龍首尾。蟠於潛亢。而見飛于法界。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逍遙遊 古作消搖 第一

支公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郭子玄曰。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

劉須谿曰。莊子一書。其宗旨專在遊之一字。

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能識其所以遊。則大略可觀矣。林鬳齋曰。遊者心有天遊也。論語形容夫子。只一樂字。詩形容周南召南。如南有樛木。樂只君子等。亦止一樂字。至芣苢一詩。

詩形容胸中之樂。并樂字亦不說出。此詩法之妙。

楊升菴曰。逍遙。盡性也。

弋說曰。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安得逍遙乎。子曰。知者樂。

炮莊總論

浮行者　曆伯升較

炬藥者曰。蒼蒼滿地。蒼蒼者希。咀片破塵。水火自熟。只如息陰。大樹是藤。藤開手生風。怒號作怪。少不得夢此怪。現提此怪。刀後此怪。與變此怪。戴戴此怪。舟逸此怪。豈相繼弄愚出神怪。終不了。不如且歸。十堵。權教洗耳。登峯不見。一片迷雲。南北幸相磁針。屋脊常駭日月。鱗羽面前。寄信。水旱不愛。粧糠飯龍飲。風總塵咽喉。說此杵鏡。鼓文章。權此瓠。樽墨汁。寫此瓠。樽墨汁。寫而止。笑後還悲。且道。銳鉢射山。在甚麼處。乾峯一拳。曰在近墓。雲門曰。扇子跨。跳三十三大。觸着帝釋鼻。孔。廣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怪猶未了。放在一邊。今日三脚鎚中。如何下個註脚。免得說傳。歸。莊不可莊。且莫遇者勿怪。

憨曰。莊生自下註脚云。樂未畢也。良又繼之。視

杖人曰遊于未始有之初則已亦無有又安有人又安有萬物之相待又何有小大動靜長短得失之爲累始于鯤鵬之化終于大樹之塊然極不能化者亦能自得於無何有之鄉如神人之自神視此又何物不可化以共遊于未始有無之天哉

虛舟子曰聖人遊於未始有無之中故隨萬物之相待而卽以擊之怒之培之徒之笑之悲之卽以遊之息之而化之矣是隨大小長短得失之代錯而本無累也仁智

交圓從容中道是眞逍遙

正語曰篇首兩端表法而圓中正中時中可悟矣似乎舉大化小實是本無大小而大小時宜各適也無已而無所不已喪其天下卽藏天下于天下曾知不落有無之提宗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待曾知不落其不落之正旨乎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莊用大魚之名鵬卽鳳也。鯤古鳳字。楷作朋。鳳飛象鳥明從。約幾日。怒飛形容其鯤化。海運描寫其冥徙。

此表一收一放。兩端用中。體用雙冥。何分小大。

管見曰怒而飛與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艸木怒生亦此意老子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欲免於二气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以前求之正曰安知不爲冥魚未形以前所役耶西天有自然冥諦外道莫將莊子承招薛更生曰冥非海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易之冥豫之乎莊生亦怕人錯認急

冥升太玄拈出冥字知之乎莊生亦怕人錯認急忙指注一天字來夫既已化矣又何以徙分明印出後天坎離豈非剖心瀝膽之言

石谿曰忽然道個北冥魚不過如乾象龍以譬廣大妙心楞嚴曰無邊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虛裏然不變化徒溺法身死水乃化鳥而怒飛怒字是大炮轟不肯安在生死海中有過人底憤懣方能破此生死牢關從自己立個太極生生化化去也南冥者離明也喚離明作南冥可參

絲線從指弄不犯情波意自殊

杖人云看他南北兩冥換出一天不妨視下界界雖洞穴潛首尾曾見吞龍鯉迴七金剩一明珠波斯能鼠龍女能含悞你齊諧志怪何如一何奇哉

愚曰死水沒透頂出南華天亦是池依然蓋覺因視下而太息曰是其東西指南爲北不知其幾千里猶是焦冥陡上怒作甚麼

林慮齋曰鳥飛下一怒字奇周五老曰後邊小鳥下一笑字更奇大中曰杖人求天下大傷心人來總撚去往往笑倒若是常啼善哭面是常啼善哭面一片血踐此齊齊耳法至今時非一怒字如何肯切骨入道然非一笑字如何能化其道蒼天蒼天笑不得時也是一怒

怨中舉鯤鵬云若道有分別本出一體若道無分別又是兩形畢竟如何評論聖桃子云竿頭

誠爲能空也可乎以無而空其有以有而空其無以不落而雙空以法位而空其不落有知一用二二卽一之妙叶本冥者乎笑破漆園老叟不得走索捕風化作金山爲王眞是一番怒笑

潢。三千。乃三十分之一。六月乃十二之半。南北配坎。天。此一合皆然。但不可執此耳。謂用九用六者。一說也。奇偶妙叶而已矣。上下妙叶而已矣。方圓妙叶而已矣。

嗜曰堆嚴毛利。使亦是摩般若色空。野何非馬。惟視下者知之。

觀我氏笑曰。觀鵬變化一身中。大塊焚來恰負。風轉目憐心都。能卻滿溪水流落花紅。

圓宗曰事與然。佈網。莫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市路將安歸。圓宗大師犯憂實。儻勉落。聽此句者。不知鵬背上。三十三天。有現個送位。

新歌再唱。更妙。前跨。諧自可賣。重言不怪。

杖曰以海運乃見其鯤化。以馬埃乃指其鵬飛。扶搖天風。卽大塊之噫氣也。兩間惟是風力所移。轉氣化所移。遠通近取。誰能若是。生物卽指鵬。妙。憨曰現千丈身。猶嫌其小。顛倒石來。何等自在。

憨曰鵬圖南。知北遊。一南一北。豈不交繩成仇。耶切忌間取。卻泥白打之遠。有人下語云一字兩頭乘。憨曰前後三笑字。早已翻筋斗去也。

曼昭曰蟪蛄于大椿未見力不足者。浩然養氣。又配又集孔孟。

陶石簣曰。扶搖而上。形容其高。視下蒼蒼。卻以上比之。又突入野馬塵埃。此倒插法。無端一物。以往來爲遊。鵬飛迅速。六月乃息。世界亦大。遼廓矣。譚友夏云。野馬塵埃。以無所指而妙。郭註謂鵬之所憑。則失之矣。奇人仰天荒唐。致想。又代天向下一看。更想得荒忽。

集曰六月息。非一去六月。亦非一住半年。而息字拈得奇。正兩相照。人以一呼吸爲一息。六月息又與海運相照。六月天地之氣相遇。如呼吸。故云息。謂乘此大塊氣機。轉盪時候。怒飛也。乃見動靜不失其時。

杖云蒼蒼言遠。非言天也。形容九萬里之上。非人所見。所可見者。野馬塵埃耳。世人徒見塵埃糠粃。又孰見神人之遊于天機自然乎。有此鯤化。乃有此海運。有此鵬飛。乃有此風培。形容其大而神。又不可得見如此。眞筆端造化也。人只去解天解風。何曾夢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盃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盃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培風。背負青天。其取此而放矩乎。

（廿過）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廿過）與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崔云。蜩之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果飽貌。郭云。二蟲。）

薛曰。世間惟風力所轉。而風斯在下。正是喚醒世人。篤切處。頓超之與漸積。雙冥一參。

石谿曰。愚人執大鵬爲實法。故又拈小鳥以別之。

莊叟本旨。

人匹之。不亦悲乎。（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晦用修云。古作蠓蟲。今演名蠓墳。）

郭云。物各有性。性各有極。是故統大小者。無小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生者也。苟有死生。則有方無方。皆繫也。蔬水曲肱。本自無窮。無極。學而不厭。晚作放之使遊。得乎。

生則椿之與蚶。彭之與菌。均短折耳。故遊於無大無小者。無窮者。無窮者也。冥於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雖欲放之使遊。得乎。陶曰。此莊叟本旨。

人匹之。不亦悲乎。（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晦用修云。古作蠓蟲。今演名蠓墳。）

郭云。物各有性。性各有極。是故統大小者。無小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生者也。苟有死生。則有方無方。皆繫也。蔬水曲肱。本自無窮。無極。學而不厭。晚作放之使遊。得乎。

生則椿之與蚶。彭之與菌。均短折耳。故遊於無大無小者。無窮者。無窮者也。冥於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雖欲放之使遊。得乎。陶曰。此莊叟本旨。

兩奚字是小鳥不跋大鵬之大。是小鳥大悟處。佛法無多子。我性如是。性豈有大小哉。

愚者曰知芥舟乎。留有餘以爲用。善用者用其容。

者也。培風負天。將以何者爲翼乎。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仔細笑來也。

我者其天乎。不得宰相至尊何用。不知。徵篇則頑。

天頑海頑虛空耳塞上塞下。亦膠盃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郭又云。鵬所以高飛者。翼大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得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若失乎知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難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圖南非好高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耳。此補莊言外意。

劉云再舉鯤鵬。與前所以言鯤鵬者又不同。此段之意。在冥靈而大椿附之。因八千五百說及彭祖。

偶然偶然。其所以爲鵬者未之言。言之在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列子作般渦同。夏革。革棘聲相近。夏革。革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二蟲何知一段。言小大之辨。言客自爲適也。）

支公曰。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鴳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遊。無窮物物不物於物。則逍然不我得。玄感不疾而速。

（既曰知有即得。又曰大悟無道。正有說有說無時。是有待耶。是無待耶。杖人曰。抽出遊字正是無待。愚曰直饒抽出亦只兩橛。緩筋。譚云御風何與致福。此便可思。前云彼於世未數數。此卽云彼其致福。從此悟數數然乎。各天。道藏曰培風上者半年一息。御風行者半月一返。折半破三。又言御六氣有秘。卻不妨疑者。實門曰十五日前不問十五日後如何。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是致福耶。正辦遊遨耶。漆園遊子。半旦點得三三卦。請問實是六爻如何喚作六爻。若是定執六虛卻又錯過六爻。有者說是無實無待而大與大而無待者。殊矣。大小各適之說。一向混同。說跟得此一辨。學者有與其云金烏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是麼。答多。四條大于須彌。以比魏文火浣鼈修短須是則三山街上。實仰天笑。與放鵰同例也耶。此處混沌笑不得。有辨者否。歸子人耶。漸近自然。過曲跨多。總不抵。怎免揍子添蛇足。）

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飲。豈忘烝嘗於粢糧。絕觴爵乎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愚曰大小各適之中。不礙椿天菌壽。亦不礙椿久蜉一視。亦不礙鵬高于鴳也。故曰于菌也。不礙鵬鴳一視。本無大小。大大小小。單見本無大小者。是至人全見本無大小而雅言大小時宜者。是大人。

故夫知（去聲）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猶然。笑貌。）

郭云天地以萬物爲體。萬物以自然爲正。薛云自然亦是增語。郭云乘天地之正。卽是順萬物之性。薛云亦隔一層語。以斥鴳比宰官。以大鵬比列子。

乃莊文本旨。乘天地以下。乃漆園自道。郭云無待常通。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愚曰又字費力。此猶隔一層語。知自然無待。亦是增語乎。聖人只說隨分自盡之當然。豈有待哉。惟眞自然。不說自然。

劉云其自視也。其視下也。語不待辨。而笑隨之矣。鵬者遊之始也。出門萬里。始見天色。及其至此。鵬何足言。洽然則在人世是非之外矣。孰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此是竿頭進步法身向上事乎。

陶云至人無己而無所不己。辨而爲氣。卽其功。散而爲物。卽其名。何大何小。何修何短。何來何去。謂之遊哉。直禪於無窮。強名之遊耳。郭云順物故理至理至則迹滅。故無功。聖者物得性之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然則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遺賢。累雖狀極于鯤鵬。妙至于御風。終對待中事耳。非逍遙之本致也。

孫月峯曰。譬不勸是無名。未致福是無功。無待則無己。

野同錄曰。無名而名。名無所避。惟無己而無所不己。乃能因物付物。功蓋萬世。謂之無功。尼山稱堯蕩蕩乎民無能名。達巷稱尼山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本自逍遙。何容贅言有無。

虛舟曰。夫焉有倚而萬物皆備於我。此不落有無之眞無功也。至誠神明。尊于一切而不摩詰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以名空不避名也。此不落有無之眞無名也。至誠神明。尊于一切而不離一切。故曰乘正而遊。

正曰人知息爲無待。而不知遊於有者爲眞無待。乘物以遊心者。無無者也。有卽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也。拈出者巧指耳。造閉耳。學易乃不爲黃葉所惑。

蕭伯玉曰。不賓無而壞相方爲識法根原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云爲之出於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乘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返也。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舜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也。若

也窺它不若王山陰曰後世多咏子陵不咏許由以皇帝少而官多也夏楷曰田畯家斗酒雙雞便起爭揖亦謂以蠅笑鵬可乎又有簞食豆羹見于色者亦談莊子亦咏許由將謂鵬蠅雙笑可乎李長一曰孔子仁夷齊至德泰伯而逸漢仲舉默爭札若是乎貴讓也孟偉言孔子之祖弗父何讓有宋于厲公遂知後有逸人讓豈易能哉終非窺豆一語可削色也孔登小曰登高聊一醉吾輩能持德公林甚高諸葛乃拜之足不離釣磻客星更可思高士傳以無名爲上亦以無名爲上。供養無主之魂也耶。抄在讓皇帝者觀到箕山又有洗耳在後。搬演痛快昔謂莊子爲隱書今謂莊子爲讓書豈不更爲大學加一圈光。

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固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諸侯。苟安無累。何苦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苦耶。將如王維所云。掛瓢洗耳。聲非染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耶。愚曰。未夢見在姚康伯曰。堯中許由之毒不惜愚其子而博讓天下以成其高乎。虛舟子曰。虞賓在位。同其福慶。貽丹朱者至矣。使以傲資居上。安必其不早開南巢牧野乎。哉杖人曰。秦伯逃

阿彝忠曰子長以許由冠列傳而錄出顏淵得孔子爲青雲乎。竹垞曰莊子以許由亦得非子爲青雲耳。子子爲青雲耶。子雲不信有許由而稱誠齋謂子雲不曉事。韓退之曰稱許由以教讓也。是許由亦一青雲也然。何孟子曰仁而已矣。是則同是孟子之青雲也。劉石丸曰野鳥紛飛。皆大地自長髮盡只青天。

挂瓢洗耳。未免多事。請觀皮冠致疑。與擊壤一歌。相去何遠。

賀長白曰。論以此身還乾坤。則劉伶還多了一鍾。論以乾坤生此身。則許由寧贅在一瓢。聖人中道而立。可以用造物。可以忘造物。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愚曰。此言惟不用天下。乃能用天下。後言能平治天下者。即往見四子之神人也。可知堯許一人原在名實主賓之外。而不屑屑。本垂迹。歷然於名實主賓之場。

浮山曰。衛將軍韓非所云茅茨越席。堯黧舜黑。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耶。將如樓暘叔所云申呂許皆四岳後。堯咨四岳。實有讓事。許由亦一諸侯。苟安無累。何苦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苦耶。將如王維所云。掛瓢洗耳。聲非染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耶。愚曰。未夢見在姚康伯曰。堯中許由之毒不惜愚其子而博讓天下以成其高乎。虛舟子曰。虞賓在位。同其福慶。貽丹朱者至矣。使以傲資居上。安必其不早開南巢牧野乎。哉杖人曰。秦伯逃吳。自文周未嘗齒及四五百年後一布衣起稱爲至德。若非孔子。難乎信矣。吾因謂丹朱商均皆至德也有信者乎。生爲帝子。以必得之天下送人而毫無爭心。先自戕。悔其德貌爲不才以成就父志。豈非大孝子仁人乎。可見許由不受天下而先化丹朱矣。愚曰正好互相糠粃。

僧問沙門眼。長沙岑曰長長出。不得。僧曰未審出個甚麼不得。岑曰會見日夜見星日舉人不會。岑曰妙高山色青又青。愚曰上嚮人稱相逢。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而悠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炮一 遊 十五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音薄）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音侵）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招高士之魂。慘滄經營之中。有傷心此畫而擲筆

長嘯落花同舞者否。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音異）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音囂）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音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即皸）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音屏曠）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由是觀之。泰山頂上。分別吳門。不辨柚子用大耶。太湖畢長吉曰。舟州九點。煙海水歪中。瀉象耳峯坡句曰。我繼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是仁是智。能用大否。愚者曰柚。

執肯以物爲事。矣。莊子又曰。聖而不可不爲者。物也。不矛盾耶。除非陶鑄堯舜。乃能用此轅絖。愚者曰柚。

者少。乃曰形山一寶。妙不在高等。閒鏞兒難縮不破。現前蝶時。御是路上三十三天。雖見其順。周遊一百十城。步步不煩。破鯛海雲。經過塵埃。愛說西山與氣。多歸馬連巢。但貪月地孤峯。可惜泉嚴異草。果有閒意。南大塔風。華寶者。李弟瀾。場倒清瀾。閒寶。有鳥。但見飛龍。安定堂中。閒我。

後。四子亦是粃。醜不如隨分醜。盲挺。禍從來雜。免且將。弧持。燒。作舍煙。曰願。祝。天下。五穀常熟。

頭一曰。首言海。連天地智者樂。也後言。鼓鉢射。山仁者。壽也。左。壽曠曰。山大大。者。舉而聖。天山。避。舉而仙乎。陳。蓋。曰。朱子武。夷。擢歌。知音者。少。末後吟云。九。曲將。聽。眼。豁然。桑。麻雨。暮見平。川。漁。即。更。設。機。

陽。宅（音杳）然。喪。其天下焉。（接輿。楚人。陸通。反曰。載。乃遠。載。林希。逸云。時。是也。女。即汝。之。讀如。汝。女之。爲人所求。甚。靡。弊。即汝之。誤。而不。信。載。）

精至也。資。貨也。章甫。殷冠。討馬彪云。王，倪。縞。缺。破衣。及物也。接輿。合鼓也。引此三者而上。其一鼓。結。射之山。天而。堯用其陽。以表法也。

郭云。神人之視山林廟堂。其心無異。莊叟欲明至德之人。世無由識。故託之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無物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不載。則飛龍斯御矣。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堯舜者。其迹耳。必有堯舜之實。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埃糠粃耳。天下自宗堯。堯無心也。

炮一 遊 十六

宵然喪之。寄言四子。以明堯之不一於堯。

杖云汾陽堯都也。藐姑射在寰海外。忽見汾水之陽。以明堯心。即姑射之神也。正欲學者悟之。曰本迹。曰迹。曰非本迹。曰非非本迹。寄之四子。

愚曰。農山三立。顏子得喟然之髓。時集三聖。孟子點龍馬之時。有合此符者否。戰國功利。熾如油膏。何來漆園。乃有閒夫。冷眼傷心。偏製藥丸。沒奈何畫一帝堯。畫一許由。又畫一藐姑射。有賞鑑家。知此畫下筆之先者否。不畫許由。安能寫帝堯之骨。以拍世人之背。不畫藐姑射。安能寫堯許之眼。以

惑曰。柏樹現在庭前。躺道西來無語。一枝圓夢相似。誰用着天地同根。此圖漆園。螺螄相去乎。少。莊子怒笑曰。總沒交涉。聊且仿佛。何爲大家回到不設。機巧而閒方耶。果然。于九六遊息得個入處。則桃竹。正好燒香者。然于萬世且尋得個出處。則瓠

封之。能不鮑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湝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蘇子由快哉亭記曰。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胸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其武昌九曲亭記曰。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俞貞木引郤子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即是出人間。大死甦來。隨分納些些。亦本分也。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亦本分也。此四語。上下皆收。

出人間。大死甦來。隨分納些些。亦本分也。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亦本分也。此四語。上下皆收。

東坡曰。遊於物之內。而不遊于物之外。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眩亂如隙中之觀鬬。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山谷曰。委而去之。脫桎梏。長途倦暑。憩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有枕之杜生于道周。逍遙甚矣。而不自知也。以其亡者涉雞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攖。豈在彼哉。須溪曰。逍遙卷記曰。瑞世變衰。而犬羊肉之行求蓬累。如卷。具。是矣。然則莊子亦若是乎。曰遊。

今日爲不足。焉知後日之苦今耶。聞此者憮然而須又曰首爲惠子二難自譏自解。以喻托喻。如以夢說非夢。非夢說夢。舉此見彼。未嘗拘拘問答。至末後著其生平之言不忘。若以爲相譏。眞痴人說夢也。

猶是半提。辭妥曰。李長者華嚴論云。普門曼殊總是表法。非實有也。隨云即仲尼顏淵。亦是表法。非眞有是人。何其婆心徹困耶。

三一曰無所可用。正在無用有用之中。若竟膠無用之盃。是暗痴也。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然有小休歇。有大休歇。俗人執着。且激向那邊去。因此執着那邊。更是執着。呼蛇容易遣蛇難。不見兩端用中。舜下註脚。置樽于堯之血脈。方向盤山會裏翻箇石窮曰。莊生眞見堯之筋斗。只解成佛。不解度生。是拈于用大也。吾杖人欺而遣放。是眞逍遙處。索性替盜跖滿荷得說破。言下正顯聖人中道。隨分自盡其實。而已。名不可得而好。亦不可得而避。此正訓也。聖人萬世爲我。好學不厭。全身天地。私亦是公。此所謂無針鋒許。滲漏也。達士至性。爍破今古。平寔澄泊。退處旁觀。手筆揮洒。爲天地開花。一眞無避時乎如此。則如此。我何咳乎。身無俗累。讀破萬卷。遊山水間。得解人談咏。此福是堯舜釋迦之上。不可得矣。乃者刀兵水火。剩一峯頭。讓汝明窗批點。鵬鴳大可憐生。且與落花流水。說逍遙遊。何嘗有生死人我是非。或問莊子無己乎。曰說以自遣耳。功名原無長才。自然夢想不到。已最難克。不如由我曠觀。休那曰。蓮池臨了說名根不得斷。鈍阿羅漢入滅盡定。其孤高之我。即名根也。李禿翁曰。貪生怕死。好名三者正互相救。聖人看破。用以設教。虛舟曰。幸此三者正互相救。不則無憚好利好盜而已。莊子戰國養生。拋卻功名。而著書望知己。非名根乎。自知有孤高之我。故寫虛無以解之。口說寓庸。猶未能庸。奇才難忍。惜此一簣。中庸不可能也。適得而幾。其實。證矣。不自欺而遣放。是眞逍遙處。索性替盜跖滿荷得說破。

嘗云爲善知識妄想方大。菩薩留惑。佛不捨五濁。安能免哉。

唐豹嘗言施愚山提戒懼是一息尚存之樂事。愚聞之曰。青原白鷺諸公何幸而入此逍遙遊耶。夫德業才學。皆以享其性者。皆性之所爲也。然或執一節。自矜所長。不能忘我。傑中有傑。相形相猜。轂轆不休。長量短。計愈深。迹愈懸。而情愈不樂。何也。內見我。外見人。而不自證其心體之廣大也。復以自知者。知至之入幾也。乾知大始者至之。而與幾也。有以樂天與發憤爲兩截者。豈知眞逍遙者乎。

齊物論第二

郭曰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

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庄荊川曰通篇論本無是非。是非皆人所作。

而齊矣充其擾寧而符其鏡應矣。止有一事。

寔。餘二則非眞。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豈

執三因三智乎。要在最初一念覷破。

愚者曰因是已。此是非無是非之主中主也。

此之謂以明。誰明此因而得樞窩之應乎。中

庸二字神明二字。理事二字。折攝離微。即是

交盧相奪相融。皆十玄門。誰物物乎。誰齊齊

乎。誰論論乎。莫若以明。乃能不惑。

二十二

南郭子綦音其隱去聲下同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搨焉。

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姬乎。形固可使如

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之知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夫。匿也。噓。息也。嗒然。解體貌。偶。匹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爲耦。

郭曰同天人。均物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焉解體。

葉秉敬曰吾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相應。蓋不見

有物。物化而合爲一。我不見有我。喪而同乎萬

鯤鵬蠅蚋。權教胡蝶暫存養虎解牛。祇爲狙公作怪。須知病症藥性。莫責招牌。聊且環中寓庸。夢醒自道卻問。以了生死作門戶者。殺人多少。若許殺活爭雄。更是訊盟搆鬪。但令窮盡自休。耶雅道聽風颺。墮耶覓奈何南行一參。存秋度歲耶究竟其實。是誰物論如何。看得藥地拾一。

古方。舉起看曰。字經三爲。爲爲成焉。

道家曰形神離則死。又曰大患推吾有身。易言不離。不能起火候當。三番乎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始現全身。自是平日用功經悟如斯。非故洗洋。不可致詰。憑者曰。換起便行。

三支子綦至我且奈之何哉。是澄其源。一支也。自言非吹也。至此之謂以明。是清其流。一支也。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末消歸自己分上。

結款一支也。有權有實。頭正尾正。必寄言于是非者何。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言者載道之器。利害極大。爲齊物論而說也。

三一曰。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轉天下之是非。引入勝地以救之。

非即以藏天下之是非。又何妨頭上安頭乎。別正因本覺也。物所以爲物也。提了因始覺也。物之自得也。推倒虛

空。墮緣因爲究竟覺。正以隨分覺也。處物之川也。養其生之主而遊乎人間世。物論不齊而齊矣。充其攖寧而符其鏡應矣。止有一事。寔。餘二則非眞。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豈執三因三智乎。要在最初一念覷破。

愚者曰因是已。此是非無是非之主中主也。此之謂以明。誰明此因而得樞窩之應乎。中庸二字神明二字。理事二字。折攝離微。即是交盧相奪相融。皆十玄門。誰物物乎。誰齊齊乎。誰論論乎。莫若以明。乃能不惑。

二十二

南郭子綦音其隱去聲下同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搨焉。

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之知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匿也。噓。息也。嗒然。解體貌。偶。匹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爲耦。

郭曰同天人。均物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焉解體。

葉秉敬曰吾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相應。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爲一。我不見有我。喪而同乎萬

杖云。莊子以世人爲物累。不能出生死者。以有我也。眞吾無我。子游只見其似。故曰固可使。今非昔。總是疑情。曾未知吾已喪我。我何可喪。所喪者妄執之我。見也。狙公胡蝶。是旨然無已之方。引人聞籟耳。若執狙蝶爲我。見更起狂風。

圜覺曰。若知我空。無毀我者。物論何足累耶。愚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喪貝勿逐。而無喪有事矣。怒飛嗒焉。原非兩際。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讅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郭云。大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塊然自噫耳。物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吹萬不同。天籟也。天籟豈有一物哉。耳遇之而成聲也。眞吾無我。子游只見其似。故曰固可使。今非昔。總是疑情。曾未知吾已喪我。我何可喪。所喪者妄執之我。見也。狙公胡蝶。是旨然無已之方。引人聞籟耳。若執狙蝶爲我。見更起狂風。

圜覺曰。若知我空。無毀我者。物論何足累耶。愚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喪貝勿逐。而無喪有事矣。怒飛嗒焉。原非兩際。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劉云寥寥描摸。不過山木二物。以七八者字而形容之。

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讅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郭云。大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塊然自噫耳。物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吹萬不同。天籟也。天籟豈有一物哉。耳遇之而成聲也。眞吾無我。子游只見其似。故曰固可使。今非昔。總是疑情。曾未知吾已喪我。我何可喪。所喪者妄執之我。見也。狙公胡蝶。是旨然無已之方。引人聞籟耳。若執狙蝶爲我。見更起狂風。

圜覺曰。若知我空。無毀我者。物論何足累耶。愚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喪貝勿逐。而無喪有事矣。怒飛嗒焉。原非兩際。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劉云寥寥描摸。不過山木二物。以七八者字而形容之。

同。天籟也。天籟豈復別有一物哉。耳遇之而成聲者。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而自生耳。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謂之天然。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非有爲也。或謂天籟役物以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

劉云寥寥描摸。不過山木二物。以七八者字而形容之。聲不可勝數。于喁明帶前後皆活。調調刁刁。又畫中之遠景。而獨不聞。而獨不見。呼應最奇。舉不可見不可聞者俱一筆畫出。

陶曰吾有我即有耦。吾喪我則耦忘。耦者是非之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首即道破。集云聽聲如响。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爲籟。音響無從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月峯曰以聞起。以見收。

杖云。怒而飛。是鯤之氣。化爲九萬里之風。此則滿天地間。皆此風力所轉。噫氣所吹也。後又曰怒者其誰耶。可參可參。

渠無我則死。我無渠則餘。渠如我則佛。我如渠則驢。智山用之。今有知其萌烹其菌者否。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鬬。縵者。窖（音教）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音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音佻）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杖云此處便有佛莊之別。以惟心之旨觀之。則與佛無異。若以自然因緣觀之。則外道無因從此分矣。仔細看來。非因緣。非自然。非自然也是賊。械詛盟。與賊過梯。不見黃面道習氣如瀑流。我皆不開演。四十九年之化。早漏流也。吾儕奈何。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分明是有。不見其形。試坐地且知恩。交光微運。池不當謂妄心在內。動：駁端慈不當取相合一計。不知七處八還。

劉云。大小四句。便盡是非。底蘊。自大視小。小何足道。然是非偏從此起。知之則知善待之矣。

伯玉氏曰。火能熟物。指熟物而謂之火乎。然火有熟物之利。有焚物之害。而或棄之。或取之。守其子而不知其母。則熟物之利亦失矣。心與無明。不相離。得母召子。法本自妙。人自接于羣粗耳。

譚云。夢醒二境。入微。樂出虛六字。形狀更深。尋常說喜怒哀樂。又從哀怒中狀出。虛歎變熱。喜樂中狀出姚佚啓態。正日以心鬬之所必至。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故屢歎之不足。

杖曰。根與境會。識生其中。自己詰難。聊臆疑耶。僧問一椎便當時如何。曰未是性燥漢。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朕。兆也。）劉云。咨嗟之不足。又太息言之。世人或自謂如此識情。旦暮得此以生。看得甚平。竟不識眞宰有情無形。

杖云。此正明我見本空。以對物有我。物不自物。由我而物。如我不取。物亦無有。知此非幻成幻。亦近于自然矣。而不知其所使者。幻也。似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作則竅呺。濟則竅虛。曾格此非我無所取之我爲何物耶。蓋就人業識中。拽轉他鼻頭來。使尋取眞宰耳。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音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音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奈何否。六和十直奈何否。五位三支奈何否。若不奈何。早被惑亂。樂地曰。正去奈何。已惑亂矣。雖然。若非行到水窮處。那得坐君當起時。

荊川曰。莫錯認主人公。執情形者錯。滅情形者又錯。湘洲曰。將謂莊子眞宰是冥諦神。我外道耶。晝水印空成何功果。慈人莫向慈人說。說向慈人慈殺人。

杖曰。心如工技兒。益如和技者。業識難緣。芒與不芒。獨奈何哉。

姓。坡曰姓鄒。泉曰且道這一點重多少。公無對。今代坡語曰。芒。

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賅備也。芒。

閒神偶之類乎。不落有言。不落無言。只是個勳儉不自滿假便。覩鏡船。視生死如蠅蜣。莫若以明。一刀兩斷。非生捏起喉嚨自作話言。誰奈何之且與一塊木頭教他吹萬自己。

劉云。求之造物而不得。求之我身而得其情。五行相生。亦相剋。物論未足爲冰炭。即一身五藏有自爲冰炭者。四時之更衰旺也。有在四時之外者。憫其心隨形化。教以自證自悟之法。但隨所見而師之所無奈何。

昧也。

其成心。未有不得師者。不知自身內事。而取之於外。是無爲有也。

薛曰成心者。現成天地之心。一毫不待加添也。歷盡涕訛。一切仍舊。陶云。法塵之起滅。等聲塵之萬殊。究取從來。樂出虛。蒸成菌耳。使之以莫爲宰之者無朕。生滅紛然。寂滅宛爾。此所謂天均乎。受成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識眞君也。眞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正曰兩說皆因現量比量而豎此義也。且問此說現量者成心乎。未成心乎。不見大智論曰。惟善用心。即二識。曾奈何否。愛之則是愛鐵。棄之則是棄金。若不自己奈何。一番爭知不被佛祖遮何兄非子瞎。

楚石琦禪楞嚴曰。緣見生明。暗曰緣見生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忽然悟得根與塵。初不相到。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獨且奈何。莊子又曰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作話言。誰奈何之且與一塊木頭教他吹萬自己。

長沙岑之偈。不許錯認昭昭靈。去之識神爲佛性。然則執老莊之昏昏默默爲本體乎。是無記也。執血肉爲心者。陋矣。執空遍爲心者。庸距是耶。何以擊空盡不痛。擊身則痛。刺身不死。刺心則死耶。相宗破入識廣深密經提出白淨識爲九識。楞伽約爲

得。聖學愼獨于未發。而明徵于中節。而已。莊生曰吻。原是設難滑疑。使人自奈何之。

御泠氏曰。楞嚴先以見精與緣心對舉。次又剔出因明立所之病。總欲破妙明之與見。精次又剔出因明立所之病。總欲破發業潤生之無明。而破及生相之無明也。惟至八地。見思惑乃斷盡。而復言回眞向俗。留惑潤生。何耶。絕△後△重△甦△乃堪語耳。破相非破相也。乃破識也。非破識也。乃破△執△也。戴淵盜也。一變而爲良臣。豈二物乎。謂其轉盜爲良。則曰轉△識△成△智△。謂其寔是一物。則曰識△即△是△智△。大慧嘗欲一刀兩斷。而又曰

識得知解起處。即與知解爲儔侶。眞園頭問家親作祟時如何。梁山曰識得不爲災。曾一奈何否。

信解行證。則識神即佛性。不然。則佛性即識神也。

學人若墮大乘語句面混說。則聖凡不分。邪正不明。或信性而不信相。終墮斷坑。或信相而不信性。必墮常邪。起信論言生滅相。有粗與心相應者。有細與心不相應者。凡夫粗中粗。權菩薩粗中細。細中粗。佛細中細。然說即心是佛。又說非心非佛。又說箇理佛。又說事理不二。遇緣即宗。誰粗誰細。若不自己奈何。安能化△粗△爲△妙△而粗△妙△變△化△耶。

杖云相刃相靡。固已可悲。心與形化。芒乎無本。益可大哀。此莊叟痛與世人提撕生死性命大事。然則人豈獨無一不芒者乎。不芒者以知天眞之獨存爲可據也。天眞自存之心。豈未成乎心者得而是非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如鷇則微音。鷇則報音。可聽之爲準。鷇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

鷇爲初出卵者。人間禽音。

集云吹字與噫字對。見得不是風力所轉。任其生滅。惟聖人獨立于是非之表。爲能照之以天。而知道通爲一也。自言非吹。至此謂以明七百餘字作一長行。其文與意。如草裏驚蛇。倏忽莫覩其蹤跡。非其正眼。未易窺也。言非吹。至莫若以明。爲一層。樞始得其環中。又結之曰莫若以明。爲第二層。方點出道字。以作活眼。次以愛之所以明。結成形成心兩成字。此後遂出滑疑之聖人結前達者知通

之義。如此細細深觀。方知波瀾血脈。步步有落處。

指示的別。非荒唐也。以質直而言之。有大必有小。百物不廢。卽天地之德。敦化川流。亦有大小。大莫載小。莫破。原無世間。是非。故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莫若以明。明因物付物之公是也。大圓鏡智。照之以天。喚作天籟。得麼。中峯本曰。舍塵勞無六度。雲居齊曰。馬見自影而不驚。以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起信論解曰。滅心相非滅心體。滅心痴非滅智也。不必捨波求水。雖然混之不得。大死活來。方許受用得着。試以易證。自有天地。見太極隱矣。彼方圓對待流行者。是何物耶。書後書。前何不一照。直下自盡而已。必無兩層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云。欲明無是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行。郭象全提因是明證歸曰。彼悍然難于春秋冬夏以自爲天。以爲我得不爾。不秋不冬不夏乎。狂惑不止。隱怪無懼而已矣。

彼無是。所以玄同也。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行。郭象全提因是明證歸曰。彼悍然難于春秋冬夏以自爲天。以爲我得不爾。不秋不冬不夏乎。狂惑不止。隱怪無懼而已矣。

時。行耳。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虛舟曰。四時五運。迭四方立極。周者其之黃帝樂之。五方如來非示五種中道耶。此處奈何一番。方知因是行窩曰。自從博得環中趣。閒氣臨中

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宜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不當。迫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無心者與物冥。未嘗有對于天下。非樞要乎。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本無是非也。故能曠然平懷而乘之以遊。

劉云。有彼方生得此。故曰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彼是生而是非死也。是非生而彼是死矣。是特未定。反覆無窮。惟立于萬物之表者。看得破。正曰至善統善惡。公是統是非。能明此因者誰耶。

莊生胸中。只是放在一邊已耳。看得不過如此。故能放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陶云。莊以無是非看世人作胡孫。已作胡孫。不悟用方者圓。可謂通乎。不知即方是圓。可謂悟乎。范仲閻曰。手用力時。渾身俱在兩手。豈分左右。然肝必不混腎肺。必不混脾。脈絡井然。試向義皇圖上看。兩行通一現全身。

弄胡孫人。亦大倨侮矣。兩行即通一。郭云任天下之自爲。是非爲兩行者錯。無朕之宰。即無物之物也。各當其分。即公是也。

徐云公孫龍與莊同時。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似順便破之。

湘洲曰。不用寓諸庸。乃勞神明而張弛迭用。代明錯行之中。即是貞一。曾知有子克家。太翁受享之爲兩行耶。曾知政府宰御。紫微無爲之兩行耶。曾知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兩行耶。世出世法。知與無知。究竟無竟。莫不皆然。劈破三玄作兩邊。一任衆狙怒悅。

王者勸人公務。皆是使人以私自勸。禮順情實而復言無欲故靜。無亦朝四暮三耶。法行則知恩。無亦先怒之以朝三後悅之以朝四耶。然則立一不可到者以困人。而徐解其困以悅之。是何芧耶。或問淡飯難甘。如何曰登山餓火。突難防。如何曰竈門枚。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兩端。兩行也。用其中于民。通一不用而寓諸庸也。

一不可爲也。故藏于不用而約于兩行。揚遏順天。爲之耶。故聖人和以是非而休乎天鈞。你前。

而張弛迭用。代明錯行之中。即是貞一。曾知有子克家。太翁受享之爲兩行耶。曾知政府宰御。紫微無爲之兩行耶。曾知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兩行耶。世出世法。知與無知。究竟無竟。莫不皆然。劈破三玄作兩邊。一任衆狙怒悅。

王者勸人公務。皆是使人以私自勸。禮順情實而復言無欲故靜。無亦朝四暮三耶。法行則知恩。無亦先怒之以朝三後悅之以朝四耶。然則立一不可到者以困人。而徐解其困以悅之。是何芧耶。或問淡飯難甘。如何曰登山餓火。突難防。如何曰竈門枚。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之兩行。卷一乎。杖人曾云汲汲尊中。要彌縫使其淳。此是陶淵明底仲尼。一氣貽穉兒。各存性情妙。此是鄭所南底周易彌縫各妙。非杖人之兩行。參一乎。然非剜爛復反過無我。剜即使義文再訂。恐信不及。

湘洲曰。以不自用爲用。則明矣。可不可。猶如道然。孟子所謂踐也。裂繒斷錦。以爲服。衮非成而何。斷木伐石。以爲屋。舍非毀而何。

迂曰。指頭喻人。偏會遠指。莫會隔岸。青山忘卻屋中白飯。愚者曰。莫認指頭伸。近在此中。何妨隔岸。青山。供養屋中白飯。與人啟蒙。有而和之。不徹琴瑟。休乎天鈞。你前。

以名則此物矣。不必究其自然。以名則此物矣。且原來也物哉。

論之天地一指。耶自非絕後再蘇。此指亦是戲語。

通曰。賢者貴人。無己畸才作怪。不止聰曰適得而幾矣是解肌。

湯也。庸夫鄙倍。或山後學情傲。滿前。聰曰適得而幾矣非結胸。

湯耶。不見道直。須大地火發始得。

進求退由。非孔子之兩行參一。乎使民不爭。各用所長。非管子

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汨)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古善琴者。枝。杜也。策。杖也。擧杖擊也。堅白之昧。堅白馬之辯也。綸。琴絃絰也。)

郭云聖人無我者也。使羣異各安其所安。則已不用于物。而萬物之用矣。則雖放蕩之變用有萬殊。歷然自明。

劉云世人看得一邊道理。便主張一邊。愛之所以成也。黨禍始此矣。又云物我皆爲無成。混同縛繞。急欲喚起痴迷。枉勞心力。爭是非也。不必註解琴絃。但覺其隨物着情。語意動蕩。豈可問夢于夢。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爲人。不在深思曲說。惟疏其溝封。恍如面談。無限開豁。

王陽明答陳九川曰。實無無念時。念如何息。只是要正。

石公答石貫曰。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

陶云念卽無念。故曰未始有物。

杖云。未始有物一語。三教宗本。但人所證有淺深。

薛曰。滑疑之耀。用晦而明也。史記載晏嬰沮孔子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合陳亢太宰而知之。孟子亦言衆人不識也。

正曰。世教定公。是方外歸委。化立法防奸則貴明。托寓藏身則貴晦。有知明貴明晦。晦藏明晦。本自代錯者乎。此謂以明。苟況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決曰。以疑激參。此通塞之幾也。以疑藏奸。盡爲所欺矣。然生死性命。必當疑至不疑。乃所以決之耳。故曰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立。

正和歌時。正鼓琴時。還起得一念否。然則衆人亦用指頭騙人也耶。疑否。無絃扣筋。亦是虫囓木文。搆壁破琴。雖免浪隨風。是愚者曰。莊子原是雙關雙疑。鼓琴不鼓琴。聲皆本全者也。成虧亦何碍焉。子玄猶是半徹。然則滑疑之耀。謂何漫道彈琴傳妙指。須知三五爲度。廓曰。若不從無念處石破接傳。

臥輪能斷百思。想六祖不斷百思。想若到樂地。伏予一頓一斧。趁出何故。只爲錯認祖師意。趁茫然趙兩頭。一泓清水照燭鬚眉。類之不齊。混之不得。去來皆偏于今。卽費是隱。納不悟因是耶。莊子知止其所不知。且覺省事快活。思不出其素位。立地卽超三祇。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蘆居雖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盡是土。無寸土。紅塵甜蔗。鹹地曰此是物。如何是齊。因而曰苦以調水火。甜以養脾。蒸薤如何知得是正。若不穿破念卽無念。早是不正了也。一個擧物物。一個擧不物于物。便成這仇。此論如何會耶。坎全奪離而爲坎。實不壞坎。離全奪坎而爲離。實不壞坎。且道如何是眞。一。如何是用中。朱子于發未發處疑了一生。到老始悟。莫看得容易。但取緣督爲經。掃實快口耳已也。

涉江曰。日月星辰且奈何。故又以成時。苟是其人。必有非錯之錯言。以聽較擧者之邪正。淺深何妨牛鐘食器。可叶律呂也耶。聖人藏智于物。果然易簡。生鐵秤錘。無我見。牛斤八兩不相欺。

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豪毛至秋而與細以喻小也

劉云。大秋毫而小泰山。莊子嵩欲在中間。又不肯說出。此是他占地步。使物自得之

羅念菴曰。執感以爲心。卽不免于爲感所役。心無時息。則於是非亦有時淆矣。虛而暫息也。是非之則斯亦不可得而欺

許孚遠曰。立個是字。便有彊界。薛曰。無適焉者。極其遠。

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自知未了。名之爲淺。若執爲了。卽名爲偏。莊子乃

執偏淺耶。故意換人眼睛耶。項羽破郿沛公入關。籍楚撥亂而遠得天下。且問此是何因。

開章喪我。方指出心風之狀。乃起論曰。夫言非吹也。三箇內是。

處去不得云爾。因是已。猶云因而已。正曰。因物付物之因。君臣道合者也。神無方。準不亂。準卽是神。法位必混不得。豈賣無星秤子教市偷耶。消心放下。故澆一杓冷水耳。先言空。後言本空。夫言本空者。謂不該于正用也。旁窺繫鈴解鈴。遂以消疑之耀。造險雄諆。危矣哉。道理學問。則總殺之。荼毒詐慤。則總赦之。相沿煉詐煉佞。煉狠煉潑。以爲迅峭門庭。而且藉口于至理之弊。遂至于此。其奈之何。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三箇以明正是。佛且奈何。故又總論之曰。夫道無封。有畛者也。春秋十日並照。聖人懷之以天。心學學何用。春佛清和任時。早施四喝。可謂漫血。剖此平懷。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嗛苦簟。林希逸曰。嗛。慊也。國語曰。嗛嗛

之德。不足貴也。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苦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于日者乎。

宗一。膾一。胥敖一。三國名也。十日拘此。藏言末封。十日并照。火起生風。德進于日。言用晦也。

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物之表性表。雖有理存。而聖人未嘗論之。論之是引萬物以學其所不能。外而八畛。囿於自得。升菴最賞萬物恣其分域。爲道無封。

之早知秩矣。蹈襲桂曰。春秋律易。謂時之節乎。中也。天火下暴水土。謂心必泯于下學之事也。壞庵頌曰。東西虛隔本平懷。日月中間放小齋。只一室頭無上下。但苗山木一齊栽。

大慧杲問張無盡曰。司馬光何人。張曰。君子也。慧曰。公爲何論他。張曰。當時要做笑翁曰。且喜發蹤爲萬世作齊物論。大慧曰。余喜正惡邪之心。與生俱生。之以未流胡盧繩蹉過四枝脚點地。

此卽有謂無謂無謂有謂滑疑之耶。特地抖亂使人自醒耳。此一醒。早負王倪。

夏一曰。指爲玄。今皆障之。昔指爲奇。今皆庸之。昔指爲妙。今皆眾道之笑翁曰。人各有懷來。各當其時位。終非無謂而發也。

炮一 齊 三十九

書。莊子以一懷字寫出春秋。因是非轉是非藏是非。卽謂之無是非。故曰天均。是謂大定。看他特地表章春秋。以明齊物論之無是非。

張四維曰。莊子指百家衆技。各見不能相通。譬山林遇風。而聲則殊。肢胲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自己。則物論本齊矣。至天地間正經道理。自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正曰神聖葆光。因其秩序。統類而物論自齊矣。孔子世家。括論語。大有見處。敘子貢不可聞。顏淵喟然二段。乃敘獲麟作春秋。鄧定宇曰。若他人作。必敘兩段。于作春秋之後矣。余謂

莊子到今套成打油矣。只管庸詎知。只管非非又非非。帶累般若。愈見惡道。

龐伯玉曰。舷伙之後。惟恐其不持去。忽得橘皮湯一盞。反覺爽口燥脾。耳但空心服之。亦損至高之氣。人須以時消息之。自題氣牘何如可也。笑翁曰。既苦世間是非。又苦出世間是非。獨守橘奇依然死水。柔之何哉。橘皮湯後請醫醫。

缺王倪總不知。遭與簸瓢消遣。火萬年流水一樣騎。

炮一 齊 四十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喜與雌雄。雄。牝牡。沍。凍也。河也。鷇。鳥穀也。

郭云。無心而不住。故曰神。寄物而行。非我動也。故曰乘雲氣。有晝夜而無生死。故曰騎日月。夫惟無

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故能與
變爲體而生死若一。
劉云。從淺入深。由是非及好惡。從好惡說利害。從
利害入生死。所謂齊也。
林云。既曰我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
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
知止其所不知。更妙。蓋謂不自知。便是眞知之體。
非謂經務之不用知也。般若無知者無所不知。非
無知也。一眞法界。比量皆是現量。疑至不疑。歷然
寂定。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
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
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
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
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
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李奕一日。東坡以萬尺趙筠筤竹。而俗人笑之。笑人年有盡。而神傳之筆無窮。參萬歲而一成純。萬事盡然。而以是相蘊。難妄言之。勿妄聽之。但看箭埋千尺節。自知花笑萬年春。

弋說曰。泣婷之喻。快哉。予謂戚夫人翦奴。初嫁時。又太異。初嫁時之未必不欲笑也。未知人亂後。馬嵬悔嫁時之笑否。悔亦且笑。

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
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
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
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
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
其夢也。且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
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
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滑疑攙出湯面。姑許妄言妄聽。仔細看來。長梧子只是黑豆辟殺又服冬葵。

觀我氏頌曰。飛虫引隊月光中。道是仙娥下蓋宮。汝笑渠時渠笑汝。請君瞠目問虛空。

喀云。自欲以滑稽之酒。爲其臍合耳。卻來帶累聖人。試其滑涽。

鄒然曰。世間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且玩世以率其胸襟耳。不令世間敗興。如何可玩。其名爲吊詭。妙在自己笑寫。使後人無從下口。其實乃自占自憐而已。然則眞是其人自覺自讚哉可。不是其人。則自讚爲增上慢。自寫爲卑劣慢。能細察否。

李屏山以睡語序圭峯。渭若士演枕中記。是占

疑惑也。時夜。司夜寤也。鳴。綠色。肉甚美。滑。滑。未安之謂。

長梧。封人。名。氏。孟浪。向背。沒溜。無所趣舍之謂。聽熒。

也。寤寤猶察察也。弔。至也。詭。異也。一曰自謂其說而弔之。郭云。弔當卓詭。亦是昔時方言。如世說數瓦弔。

昔云。似則似。是則未是。試思莊子要人齊他怎麼。

磁州罵祖云。知而無知。不是不知。而說無知。南泉曰。始得一半。弋己毒龍顧尾句曰。可能有事關心後。得似無人道面時。

夢尊參耶。還是遺夢佛儒耶

莊子果一死生耶。何故著書設教。

林云。夢覺二字拈得透。此處看得到。則衛玠之問樂廣之對。未爲深遠。此亦學問中大事。如樂廣之言。則高宗之夢傅說。孔子之夢周公。又何如耶。佛亦有夢。是故佛法十喻中。夢喻第一。非止唯識比量而知之也。參參。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黠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者正之。既異乎我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他人。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于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云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適也。忘年故玄同生死。忘義故彌貫是非。死生是非。蕩而爲一。至理暢于無極。故寄之者不得而窮。

集云欲拈化聲。故設何謂天倪之問。蓋聲出于化。

之類皆是也。舊作佛儒。

悟解作佛儒。

乃無作無爲之端倪。

正曰聖人著其應該藏其究竟。究竟原不可究竟。而即以應該爲究竟。寓諸無竟者。寓諸庸也。物物幾幾皆是相待。即是絕待。此莊子喉中旨。惟其曼衍不妨。寓滑滑

莫認着耳根圓通耶。故又化影。莫認影事耶。故又化物。化聲化影化物。又曰必有分矣。分即是合。物已耳。雖寓于滑滑。卻不滑滑。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焉知所以然。焉知所以不然。

鵬過窓漏。雞飛玉檻。籠中起舞。竹下忘知。化聲相待不相待。果無辨耶。

諺云。振于無竟。埭身在此。安身在此。薛曰。有一轉語。移來作頌。鴉鳴蛙樹上。不墮悄然機。

龍知盡壁者多。蝶笑曳尾人。著青紫柏曰。指正屈時。屈固無待。指正伸時。伸亦無待。不知漆園正著書時。指待心耶。心待指耶。張元長曰。卓老七十五雜劇。常測亦自笑何爲。蘇東坡學士院中書平時交遊。風良苗亦憐新百十紙。退衙蠶給與。皂此意欲何爲哉。但是不可已。

諺云。我與若與人而俱待他彼又何人則爲有亡。是俱結成幻。

琉璃世界王維植。白公榮飲酒語。從此脫胎。

愚曰。設爲三個人。擬出四料揀。樂府收中吾意解。意不若。

山谷東坡實虎溪之三笑。而王子充辨其非。景。

曾棗曰。是何等夢。見陶陸遠公之真身。無相眞笑無聖也耶。

曰同在化聲物我歷然。

曰同異歷然。有無歷然。皆蛩蛩距

然者邪。吾待蛇蚹（音敖）蜩（音條）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蚹。蛇腹下鱗可以行者。

劉云待有所待甚精。相待之無窮。而筌無所待。則俱空。

潛艸曰。蘇子瞻令叔黨摹其影。不施眉目。而觀者知其爲子瞻。以燈取影。而神出焉。此叔黨之妙也。莊子是書。至誠之影者也。後來襲取此筆以賣書。何異望猧而夸張顛。

薛曰。添此一喻。亦非偶然。寫諸無竟。猶嫌未是剩。絕。尚屬分別影事。此論主乎自掃蕩耳。消歸物化。

方了。

涉江曰。若倚物化。又是一病。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音許）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音教）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栩栩。喜貌。蘧蘧。驚動有形貌。

郭云覺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非一切抹殺然。

圓。何妨于莊子末後句中。喝破影事之病。

杖云化聲化影。化物。不相待也。蝶不待周。周不待蝶。夢不待覺。覺不待夢。此莊生不知吾何以喪我。而物亦不知何以自化也。閱兩間景。翻恨造物冥化。諸子各出一奇。以盡變相爭。讀聖作。當虛心以從經。覽百氏。當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偏。私智鑿起。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李本寧曰。劉子玄因仲任問孔。而工詞古人。拙于

用己。莊生齊物論。翻空以息衆論。而後明環中寓庸。春秋懷之。其曰議止于極。物定語也。旬非正經而知物。則雖託于無得無失。又孰知其所矜所諱耶。三一曰。物論不過同異。統類有無而已。湯若士曰。人知情勢爲至理。抑知理爾勢爾。情爾潛艸曰。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轉情勢之至理乎。眉公曰。春秋之法約而旨詳。蓋統不賅類也。焦弱侯曰。孔明器即道老明有即無。佛明色即空。二氏之長。皆易所有。心自本無。則言者誤之耳。藥地炮至此曰。維世重紀綱。遂功言權變。凡夫聽理不如利害。辨士貪奇。必貪頗

倒達人遣放才子標新破相者逃玄核欺者據物不可以質測廢通幾豈可以通幾廢質測乎突出難辨便捕亦痴自非神明其故何能因其代錯而化歸中和也哉不則安用齊物論而且爲齊物論夢話所惑亂矣眞具眼者試齊齊看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養生主第三

三一曰莊叟時無生之旨尚未西來老子之學流爲養生家言故莊叟立論詞之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

石公曰立命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無生則非養之所能生矣衆人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非深達生死之理惡能養生

小修曰其獨尊無二曰主管攝若帥曰督虛舟曰陰符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輕命滅裂藉口貪生何如正告曰養其生之主乎天理不落生死而生所以爲萬世造命者此也

恐人知不則弃髦古人矣苟無其物則根既不存塵無所附根塵絕待心境一如是謂大同唯大同者而後能出世入世無可不可中通曰極物而止

愚曰此篇發明慎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藏消盡善惡名刑郤子最賞提刀四顧有旨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者解牛鞭羊曾見以無物齊之曾格此乎物物無物吾三世之定萬世紲權也眞午會不虛哉不曾男中通記

胡嫂也笑盆曰莊子自知不好收拾姑妄言之妄聽之貝當說夢可耳均曰莊子又棄去轉夸了生死一流非夢幻也抽卻此論正有事在陰三日盡道春多雨催殘花易空不知春臨凌尤得綠陰中

權與參曰畫家不消畫公千方缺處也畫是解時作字參或無神補白情盡不可點理正妙白筒井老讀書負上慧能作合卷者女優扮淡粧子一曰但愛法其空自關鄭法化筆是空悟

通宗曰畫與法法畫見莊生畫法風又卓畫夢蝶

是間兩行貞一不背子昌智時閱此論謹識之以終卷

埋菴曰大學格物南華齊物楞嚴轉物皆無心異同也學者曰既不足非創過高之論以矯之則閱塵無所附根塵絕待心境一如是謂大同唯大同者而後能出世入世無可不可中通曰極物而止

恐人知不則弃髦古人矣苟無其物則根既不存

愚曰此篇發明慎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藏消盡善惡名刑郤子最賞提刀四顧有旨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者解牛鞭羊曾見以無物齊之曾格此乎物物無物吾三世之定萬世紲權也眞午會不虛哉不曾男中通記

身心慶萬世之安曰法乎天理自一神丹箕奈人人欲過何今以啓手足者不忘講堂者忻忻肉還父母者合作火把誰不享此竈門照此婬婪試問外生無生安生主在甚麼一搏孤負忻忻不管正經作上張亂刀硬作上張亂刀堆作此一爐守最是智將莊生冷笑曰現造不過牛繩忽聰見我親盡年成者教得一牢

藥地炮莊卷之二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養生主第三

三一曰莊叟時無生之旨尚未西來老子之學流爲養生家言故莊叟立論詞之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

石公曰立命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無生則非養之所能生矣衆人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非深達生死之理惡能養生

小修曰其獨尊無二曰主管攝若帥曰督虛舟曰陰符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輕命滅裂藉口貪生何如正告曰養其生之主乎天理不落生死而生所以爲萬世造命者此也

恐人知不則弃髦古人矣苟無其物則根既不存

愚曰此篇發明慎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藏消盡善惡名刑郤子最賞提刀四顧有旨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者解牛鞭羊曾見以無物齊之曾格此乎物物無物吾三世之定萬世紲權也眞午會不虛哉不曾男中通記

胡嫂也笑盆曰莊子自知不好收拾姑妄言之妄聽之貝當說夢可耳均曰莊子又棄去轉夸了生死一流非夢幻也抽卻此論正有事在陰三日盡道春多雨催殘花易空不知春臨凌尤得綠陰中

權與參曰畫家不消畫公千方缺處也畫是解時作字參或無神補白情盡不可點理正妙白筒井老讀書負上慧能作合卷者女優扮淡粧子一曰但愛法其空自關鄭法化筆是空悟

通宗曰畫與法法畫見莊生畫法風又卓畫夢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經八脈。以任督主時呼吸之息。背曰督。腹曰任。督陽也。任陰也。中奇經中之總。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總。束也。

管見曰。或引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滅身為證。則是為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刑也。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為于無為。豈常情所能測哉。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名刑。不為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

炮二一 主 二

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乎天理之自然而已。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

三一曰中之名。因過不及而立。中之用。不以過不及而限也。故有圓中。有正中。有時中之說焉。以緣督為用中。則時中。即正中。即圓中也。中節之和。即未發之中。豈有兩截三中之賢耶。宗鏡提自證淨分中道。又說不斷不常中道。不假不定中道。又載中論玄樞五種中道。將緣何者以為經乎。

正曰陰符云。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公則無私。惡皆化為善矣。二祿非淫。禪革非貪。刪述非夸。才辯伊周非行竊。術若志于仁矣。無惡也。證知大本化育。而時出經綸。自然不縱欲不絕欲。而從容中矣。聖人以至善之體統一切。以中節善用貫有無。故名教刑書皆是天理。坱損不得者。正所謂不執相不破相而享因物付物之定相者也。

薛云有涯之生。生滅之生。非無生之生也。故有涯無涯之知。知見之知。非無知之知也。故無涯有涯何以隨無涯此內外景秘密之旨。非但不識生且

炮二一 二

不識知。連下兩殆字凜然。

杖云此主全在緣督以為經。故能為于善而不近名。為于惡而不近刑。慎獨之妙也。治己治人。曾無二致。可以養親。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易之觀我生。觀其生。即觀天下。涉江曰。杖人添兩于字於為字下。政見督之緣。乃顯獅子捉象捉兔之全力。

愚者曰。既說身。又說生。于何分疏。年何以為盡。所以立命也。插入養親一語。令人誦之手舞足蹈。仰天涕洟。蓋必養其生之主者。方能得親順親耳。孝經曰。孝無終始。通于神明。曰孝無始。則有在髮膚

亦自養者何如。讓生用穀之一刀耶。何如生節無生之識刀耶。五味在和。醯鹽俱化。鑊湯爐炭。恰好遊刀。

依乎天理。刀解中節。怵然爲戒。四顧善藏。你看這位講學先生。烹卻鎖地白牛了也。

技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爲慶讙。目無全牛矣。不逆而先慢官。止神行矣。且喚庖犧納皮角。不妨吞盡九牛毛。

杖曰是刀還有利鈍也無。若善用雖榮刀竹刀亦具神解。不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三達五中。是鼓鑄爐動刀甚微。善刀而藏。慎獨水火。何妨百淬。諸人要識此刀歷劫鑪中君取。吹毛用了急須收。勝與善刀而藏之。誰利鈍。

之前者。曰孝無終。則有在祭葬之後者。養傳天下。人心綿萬古之主中主。以事其親。其達孝何如耶。方知孝經是金剛硎。水火鬼神。沒奈他何。兵刑地獄。豈能比其迅利。大經細經。皆明可悟。常統常變。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觀我氏頌曰。解得千牛刀不傷。到頭須解薤刀藏。等閒丁卻英雄事。廣額堪兒是法王。

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陳平宰天下。亦如是肉。庖丁好道。蓋用刀上事。文公雖有悟處。止見一邊。養生之主。何曾夢見。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恢恢遊刀。總在善藏。末世從閒道覓。飯盌何異在墻間。觀朱陸將謂鄉子。

九年以十年爲率而用之。九年者其久也。礪石也。

譚云。分明蒲團上坐一庖丁。徑將解牛作山水絲竹。是何等心耳。從來寶刀詩歌。寫不出無厚二字。每至于族數語。凡性命道德文章事業小心大膽俱已拈破。

杖云。緣督爲經。率性之道也。以無厚入有間。發皆中節也。涉江云。讀此提乃知中庸之智仁勇。是無厚之刀刃。五倫九經是有間之全牛。又拈出慎字爲致中和之本。眞神解哉。豈與倫變壞經者比。

薛曰。庖丁之語。當作三句看。所見無非牛是俗眼。全牛是智眼。有間是道眼。能見全牛者有成竹于胸中者也。通身芭蕉。剝而不壞。其間安在。惟刃知之耳。三百八十四畫。畫畫都是游刃之地。與時偕行。喫緊在善刀一語。時時緣經。卽時時奉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郭云。始乎適而未始不適者忘適也。自放于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皮骨相離聲。騞然。大音也。砉。擊也。謋。解也。奏。進也。技。與也。進乎技。謂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官。司也。官知止。謂目無全牛也。神欲行。謂依乎天理也。窾。空也。肯。著骨肉也。綮。結處也。軱。大骨也。十九年。以十年爲率而用之。九年者其久也。礪石也。

公文。姓。軒。名。宋人也。

陶云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防患周慎。豈期畜
樊中哉。雖王不善也。何若無心順物乎。
集云驚問者。從形骸起見也。右師曠然澹漠。安于
所遇之偶。當曰天使獨曰人有與者。言無損于我
之本來面目也。
袁小修曰。陶徵士云。田間豈不苦。庶無異患干。此
所以縱浪大化也。
愚曰。庖丁以全牛爲有間。右師以介獨而全天。一
全一獨。取譬妙叶。只是怵然之戒。有誰肯顧。不妨
驚之。庶幾稍慎其獨耳。依然收歸弔哭。嗚呼。哀哉。

六

老聃死。秦失（宋本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
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爲
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云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
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友都是讚歎不及。
曹大文曰。通個便是教蓋天算。竹關題大士曰。人只念教苦教難觀世音。何不念教安教樂觀世音。安樂二字。今古北邙一隊。廟邊都便檢息。故現出許多水火刀兵生養活劍。是個漢便于此處轉身翻個筋斗。始悟第一冤家。即是第一惡人。熱閙場中。打一合戰。便是一瓶廿路滾矣。

不見大上燒慧航。踢倒落伽山。不許娘浪。要人浪裏下脚耶。
杖曰哭者以人。視聃。弔者以天。視聃。豈貶詞哉。雖然。即讚嘆老聃以驚醒世人。何嘗不是縣解。已縣解矣。又極無知之處。倘若依然不是也。安順隨緣。一付付梁。須還他手眉是膳始得。
速勺曰薪盡火何以得傳。直教莊生向死灰中猛然躍出始得。

焦曰。佛典言火傳于薪。猶神傳于形。火之傳異薪。
猶神之傳異形。人見形朽。便謂神喪。終期都盡。可
乎。然含生趨生。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
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
金不出乎鑪。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
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反哉。知死生
之一者。乃爲善養生者耳。
陶云。庖丁言養生之理極矣。又推到未嘗有生死。
方爲探本之論。以結主字之款。新盡火傳。如楞嚴
波斯匿王不妨淺解。

七

凌滄虛云。逍遙遊曰。杳然喪。齊物論曰。懷之。養生
主曰。安時處順。托出三個聖人來。與他安名。
弋說曰。莊子用世才。蓋謂錯節處。勿輕試。于肯綮
處乃可下手也。齊桓公苞茅聲罪。膠舟致討。入楚
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范蠡賄
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譖樂毅。而以騎刼代。入
燕惠王之間也。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
也。王允用呂布。入董卓之間也。仁傑謂姪不耐姑。
入武曌之間也。李愬破蔡。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
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問可入。投筆定

揭暄曰。莊子以養其主之冒而實養其生耳。弋說一端也。夫盤根錯節。利器自別。董公之斃義帝。侯公之迎太皇。則間自我造。子房君章。幽求鄒侯。皆善處人骨肉之間。强之將笑臥龍無間。耶彼固以刀頭讀身者也。鞠躬盡瘁。入天地之間矣。曾知繳環。剛逃。入萬世之無間者乎。

絕域而有餘。無間可入。臥龍定三分而不足。藏器于身者。胸臆有氣。眉宇有色。吾意所至而人備焉。意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莊生周末四顧無下手處。只得卷而懷焉。

杖云帝者天命之性也。糸解者生死無涉也。指窮于爲薪。是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也。火傳是緣督之經。天地雖覆墜乎。眞我原冥極而無知也。三一曰不知其盡。故哀樂不能入。學薪不厭而神之火傳焉。事究竟堅固。堯舜至今在。世人戀肉我不知此心亙古今。外道煉識陰。以駭蛣蜣。看破

忠曰不知其盡也。一句憤然再不犯手。既已破神滅之陋見。斷見更預清神我之痴見。常見四顧之刀。呻于曾練。苦于來丹矣。聖人主養萬世之生。卽以萬世之生自養其主。批天順理。隨緣達經。不知其盡。各安自盡。所以時乎樂。爲哀樂不能入之樂。時乎哀。爲哀樂不能入之哀樂。固樂哀亦樂也。其同忠者。食養則食貴。食貴則貴。不食貴則賤。不貴賤則均。均則一。一則忘。忘則虛。虛則應。無應故無傷。無傷故無死。無死故無生。無生故無滅。無滅故無盡。無盡故無窮。無窮故無極。無極故無物。無物故無我。無我故無不我。無不我故無不天。無不天故無不人。無不人故無不物。無不物故無不化。無不化故無不神。無不神故無不虛。無不虛故無不實。無不實故無不眞。無不眞故無不道。無不道故無不德。無不德故無不得。無不得故無不成。無不成故無不全。無不全故無不備。無不備故無不具。無不具故無不足。無不足故無不滿。無不滿故無不空。皆食養之道。養道養者。養佛自養。非犯輒耶。不則賊人刀耳。柴頭一吹。章上教火。造作此。斬傳個其壓便打破鎖。本來不如。明說不知。主中主不發斷也。

又荒緣督之經矣。故曰及盡今時。野同曰滿。空皆火。物物之生機。皆火也。火具生物化物照物之用。而有焚害之禍。雖內鑽燧發之。必賴灰斗養之。置竈與缸以用之。倫物協藝之竈。夫非卽用卽藏者乎。別言天命者。神不可知之冒總也。別言性者。心不自知之率。泯也。其實流行一切中。聖人表此心之條理。用中于民。物物不過乎物。斯中節而兩忘矣。貪慾忿諍。則敝。斷而錮之。則敝。常人遵法安心。可耳。浚高者執偏鬬勝。昧于秩序。而匿不可知。以貶詒乎。濡其首。不知極也。濡其尾。不知節也。

三一曰。莊叟以無爲自然爲宗。以逍遙爲趣。獨不欲幻妄視人間世。必曲盡其情僞。使免下手處。只得懷焉。

黎久曰。敬身寡欲。而不必逃乎生死者分也。致中和慶延後世。而不必免于興亡者數也。人盡人之職耳。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虛舟曰。人間世將有天間世耶。將有不落天

樂地謂曰。易簡險阻。平地風波。卻曲迷陽。如何下足。誰知竈子痴差別智。是究竟覺耶。養虎養鳳。只爲心便。鋒能不擇地。自無翼飛。牆屋漏。致盜竊。開明堂。設大戒。也是事不得已。到底醫門多疾。墜生招箭。假此五濁。鄰免刀痕。不若支離。備其薪火。

人間之世耶。華嚴法界。品化書別搆一天地。祇溢言耶。法界量滅。乃可語禪。無禪可語。止有一寔。正因了因。藏于緣因。何世可出乎。因物付物。隨分自盡而已。然非窮盡。安能不惑。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

薛曰以弦歌陋巷之人。忽思經冠之教。是何心行。孟子曰禹稷顏子同道。信是與道子一簞圓山曰生死之關。一輕卽了。人間之事。輕用卽礙。今有以了生死而輕用不見過者。曾達此

義否耶。劉云未達人氣四字。未易以言語設如人未習水土起居自不相入廣中俗法。先以衣投水。可參譚云未達人心四語。是聖賢身世關通有用之言。名知者世之所用也。指爲凶器。最喚醒人。愚曰看它連用四個且字。情勢易感。理非一端。孟莊農足浦淵路。注似蜂非作說。嗟乎客嘲者。憐

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乎出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江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澤若蕉。旨對無所華也。一曰拍故反獲進之以道。曰未定者。猶言自家未玲瓏洒須溪曰。存諸己者如神明。人自來叩。不言而信矣。

脫在何暇及它。

大學釋論申藏恕之喻曰。唐太宗云。卿等勸朕納諫否。德宗問李泌曰。迺使朕胸懷自暢。卿等亦納諫否。德宗問李泌曰。迺使朕胸懷自諫。而其氣愈和。此所以喜得卿也。郢惲之諷廢立。盡。豈同魏徵裴度之諫東巡。豈同薛廣德袁粲楓窗曰。石介茅拔距脫之詩。韓范于園鄉聞之。拊股曰。怪鬼壞之。可見藏身不恕。安能喻人。徒令鬬捷耳。杖云此篇獨以孔顏之敲唱爲首。見非聖人不易處此人間。即有藐姑射之神人。亦用不着。曾知藐姑射即在曲肱簞瓢裏麼。

塩梅者。上既少矣。下又無耶。惲。李泌之學。徒曰管仲同國奢侈。仁義包羞忍辱。豈能怪矚齒者之避嚙。與避世者之支離乎。温公開方長不折之對。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然温公亦不能免羞矚也。放卓以正心誠意。貞孝宗同甫不與然同甫亦不能有所弘濟也。或問如何乃達人氣。愚曰。學宮慣用牛心引漆

又云指出其病。即一藥也。如云年壯行獨。輕用其國。蓋爲剛復自用之君。百沸一劑。舉龍逢比干。以下拂上。蓋爲忠才不善用者繆刺一針。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爲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僵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人曰國名。今京兆鄠縣。死而無後爲厲。宅無

宏甫曰順而能達帝王之政。逆而能達老莊之術。才識相配。必本領宏深。精魄有用。用不敢盡。安重以不虧疎其氣。非的然以爲美。遂厲而致之也。

蕭伯玉曰。或見一時之功。卒犯物忌。一試不中。淺深爲人所窺。雖欲改轍不能矣。適欲致禍而反若可喜。此輕用其智之患也。功德雜揉。皆緣于不得

出世乎。群如幻胶。胶空總不能免于方圓三角也。惟此名實。足透物情。本以箝情。乃能隊載轉人間世乎。無我有鄰善功位。雙超藏人間世乎。學而不厭。正在兒孫得力耳。一向鬧熱天涯。猶是師心。依然只現迂腐身。同汝奮戒。

化外無心。先天爲師。自然善後。愚者曰。止是耳矣。大似抱橋洗。漾王伯厚曰。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嘆寒。豈患其善。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豈患其盡。愚曰。止是耳矣。太村便宜。蘇老泉謀論。有理勢利激諷五。注湘洲曰。太多。利用刀。飛用鎗。布用敕。敕總用。梗。若當機擇一而用。則此四將。

張文端曰。處心不可無。若則偏。作事不可執。盡則窮。盡處一徹。則無盡。

炮二一 世

已。非能增而益之也。荊公溫公。皆以道法扶世。然進之不顧其安。而卒至于壞。達者自量不效。則擢幢折牙。何爲蘇而復上乎。豁懷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正曰一個世界。總是一個聖人之心。以表法言之。治者人卽天也。始者性相一如之幾也。太子者兒孫得力。孫得力。室內不知也。終言無用之用。遯世無悶。本不動者也。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逴因案人之所感。

十二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拳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須彌四器耶。顏子欲內如嬰兒。外盡臣禮。口擬典。故曰太多。愚曰。將謂孔子取諸是及化沐浴而朝非及化乎。當時魯衛齊楚。其效安在。此處更須別具隻眼。

金剛有師。暴虎馮河。豈不頑耶。盧有文王帥者。誰能四面尽生。

于泰。還以尺正。泰理與智混。乃卓生中主。若知三拜俊位立齋戒。亦是一床席。

既曰聽之以心。又隨揣之當思。如何是聽之以氣。曰放下着。或問顏用舟曰。維縣一編病未已。季札問途間其子。東坡與客月中題。照我泊然心不起。汝聽得否。愚曰揣心揣氣。聽個揣腔。物物布用敕。敕總用。梗。若當機擇一而用。則此四將。本遯侍個揣腔。

炮二一 世

不如此。心體本無。正用卽得。盈虛消息。現前歷然。在己分中。有何委曲。有何巧妙安排。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本易傳來。大然中節卽之謂。

或以有志者。卽去異端而任獨也。齋戒

十三

且施一頓當。離此人間結集。

此是撒急檔案。切莫饒口屢渡。許業梅屋標談曰。優孟學孫叔敖則肖。今人學孔顏何不能到。曰心學滑稽易。口耳學盜賢難。莊生聞此。決定發哂。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

郭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

焦曰。人心自止。橫執以爲不止。是猶之馬伏槽櫪。而意驚千里。卽供默山林。祇滋其擾耳。本義曰。氣非志帥。氣之動。止于符。則隱者亦不復覺矣。

杖云。氣也者。外其心志。虛而待物者也。符也者。叶乎神靈而不昧者也。

北山錄曰。求那跋摩告宋文帝云。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風雨順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匹夫有願。挽回仁心。則從齋戒始。元伊世珍曰。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卽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入道易。天隱子以齋戒爲漸門之首。袁小修曰。楞伽是達摩印心之言。諄諄戒肉。豈謂悟大乘者無用此粗戒爲乎。先祖廷尉公示齋戒屏。曰神明其德。卽是齋戒。燦燦顧諟。剔可敦思。人間世發揮蓋本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有以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有以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是一宅耶。是無實衆耶。臨濟曰。有一人不離家舍。常在途中。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且道是一宅。是坐馳。

荊川曰。狗耳目內通。可以楞嚴合參。近溪曰。不從聞見起知。古德曰。卽此見聞。非見聞。會合參否。

藥地曰。千聖棒喝。馬飛萬古機環。過三十二應不起于坐。切忌瞻彼闋者。終是陳年滯貨。絡絡索索滿地生。焚然林立。皆安名無門無毒會。會否。神農到口知重輕。名還其名。本自在。入遊其樊。彼不怪。心止于符。感何碍。山川應接無人解。郭子玄曰。自然之報細。故難僞。聞此甚深。化粗爲妙乎。只恐粗者相欺。依然毒發。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有以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有以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闋。音缺。闋也。紐。音忸。結也。終也。

郭云。入遊其樊。謂放于自得之場。當于實而止。入則鳴。譬宮商應而無心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不得已。理之必然。體一至之宅。而會于必然之無以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僞。

則鳴。譬宮商應而無心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不得已。理之必然。體一至之宅。而會于必然之無以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僞。

郭云。入遊其樊。謂放于自得之場。當于實而止。入則鳴。譬宮商應而無心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不得已。理之必然。體一至之宅。而會于必然之無以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僞。

劉云。絕迹易。此妙語也。難可別解。至于無行地。則絕跡不足言矣。化處自然。且不涉方便。而何嫌忌之有。虛室生白。又從知見上形容那。無知見處。俛仰萬里。不疾而速。政應集虛。諸家以坐馳爲非。非本旨也。又曰。無門無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樊者外也。

陶云回之未始得使爲人使也得使之爲天使也。
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
性無也若以止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
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于地者也
譚云狗耳目而外心知着內通二字方可與語
正曰善分別于第一義而不動豈必墮黜作死馬
醫乎不昧同體之仁以善用差別之智是謂仁智
交圓卽是轉識成智
集云乾坤其易之門聳身于陰陽之外其無門乎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猶醫以毒攻毒聰明睿知
神武不殺其無毒乎顏子之衞一請亦是冷灰爆
豆政搔着孔子癢處孔子便將一塊通紅熱鐵千
鎚百煅迸出火星四爍如閃電相似遂將堯舜義
蘧授記宜其喟然一歎謂循循善誘博我約我恩
大難酬也顏子自謂墮肢體黜聰明夫子乃使之
狗耳目而外心知豈非倒一說鬼神來舍證上吉
祥止止爲帝王爲仙佛豈更別有秘密
葉（音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
況諸侯乎吾甚慄之（諸梁子高名）
夫心而聲律身度矣
荊川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
則無人道之患陶曰安則行溢則患
集云清心約物亦是做事人充之則爲澹泊明志
寧靜致遠畢竟親見夫子來朝受命而夕飲氷不
敢輕自放過問得婉痛苦切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叔孫氏謂陳大夫曰吾國有聖人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聖人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得君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得君曰吾滋駭矣洞山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去聞時始得知有知者乎隨黜非符也隨黜其聰黜可以知符若執以爲道又是聾塡楞文正公曰老樹頓聰雨齋山終不言

指天指地排場早以桑弧蓬矢

劉云甚敬而不急此五字足以殺人便盡情僞可
憂始此矣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
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
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
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
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劉因唯諾說曰物無無對者亦無無陰陽者而聲
之所發禮樂之所由生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古
今時變事物倫理聖人何嘗加損于其間哉惟盡
夫心而聲律身度矣
荊川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
則無人道之患陶曰安則行溢則患
集云清心約物亦是做事人充之則爲澹泊明志
寧靜致遠畢竟親見夫子來朝受命而夕飲氷不
敢輕自放過問得婉痛苦切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劉曰葉公憂在利害夫子以生死別之從根本下鍼君親一念豈以如臨乎上而後盡分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即心是帝至聖至明瞞昧他不得無可奈何非衰颯也慷慨明達談笑有餘黃文成曰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仁原不落生死所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

杖云此篇逗出忠孝至性以事心不踰矩而處世又何義命之能奪此眞人間世之張本推重孔子至矣何暇至于悅生惡死何暇兩字警痛沉切子其行矣決斷臣子之心斬釘截鐵非前後測度之言所能及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射卻生死方了得脅肩諂笑起一念寓公曰黑月白月須臾莊子揭磨雲懷寶銳三昧以臣事其君子順其父以宗旨曾知自事其心與行事忘身之爲自性戒耶十字街頭結制催有石橛子自敢承當急水灘上曰推瓢許竹篤兒全機活脫何暇至此說事可矣

王元美曰莊子能寄之鄒子儷門口雖忍癢參巧偏詞駁人不應幼安語惟經典君平以卜盡忠隨人傳之本無一字張橫渠詠老子曰立言爲恐異風喪豈知言立異風詠莊子曰早知懸解人間世爭知懸解不言中詠竹節曰船師從我來脫去頑容中與指真容笑答曰不欲溢言爭奈大川曰溢言偏

能行之滑稽曰莊子以對論能言禮意嚴君不嚴去道能以對路行之能伯甘則淳咀忠孝難方知大覺金仙事竟墜斷止是事心一句對畫丹青夫子其行可矣文成公曰人定天無夢心消鬼不疑拳山山頂上棄杖有誰知

達人了悟多以詼諧解脫才士形容擺闊必作狡猾能無落耶況陣圖乎知是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羅念菴曰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深沉不耀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範可免溢言

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味此幾維仲素曰人若一味兒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墮故潛艸曰人間溢言傳殃切切乎中黃曰明不觸物孔子惡訐有旨哉韓魏公于小人之欺終不道破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味此幾維仲素曰人若一味兒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墮故每事自反是一帖清涼散葛稚川曰與人言度其所知若辨者惜短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張橫渠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不尤人者學之至也陳履常曰士夫視天下不平事勿懷不平之意切齒扼腕而遇事決發必有過甚覆溺之患呂東萊曰吾少褊急誦躬自厚薄責于人而忿懥渙然視世間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朋而用裕資深陸子壽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樂廣曰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張矣錢公良曰心之鄙者不可語達觀質之愚者不可

雖欲反以險機
猜人子長壽劑
趙發奸奇取樂
若在唐宋其機
緘乎笑錫曰子
長返歸道家能
爲韓翁吐氣固
知笑門一棒老
早血攜名山愚
者曰氣息奄然

陳平曰我多陰
謀道家所忌然
明西伯陰行善
始偏嗣耶
馮曰袁盎讒殺
鼂錯以龍吳楚
兵而兵不能盎
脫歸逸刑而卒
殺于刺客始卒

因梁亦明矣水
懺曰叠十世爲
高僧忽一日墮
高廣大林錯途
以人面猪報之
嗟乎誠高廣林
者毋乃偏詞蔽
積太重乎
還不得動不得
已不得畜此靈
田躡牛力苟爲
不知其然孰知
其所終深洋近
島達官風鴻不
入憤家託養薪
火中賊不打貧
兒且得一牢通
乘遊不用急物
報避不及委蛻
與會火裏再鑄

語通變學道自不妄語始旨哉此段提出忠信二字眞是州里蠻貊之大輿哀樂不易施乎前無自欺參前者也

杖云此中便自有正有偏有權有實就中道破其故使人自悟其妙于言外也誰謂莊叟絕物棄世不近人情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譚云陰陽二字入妙戲法眞情郭云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圖害彼不復循理寫得徹透無勸成與美成在久俱徹髓名言忿設無由無由猶云不根巧言偏辭所謂風波易以動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獸死不擇音 音蔭 氣息茀 佛物二件 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杖云與爲无方劉繪吾國與爲有方則危吾身道是如意子又觸不道是如意子又背棄竟作陵生始得

張四維曰應以比丘得度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得度卽現宰官而爲說法莊子云彼且爲而與之

鉗爐炭明如日

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劉云氣息茀然並生心厲未死之間未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爲戒殺放生文證佐尅核至而不肖心應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世情險阻此段似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譚云無作報打覺此心不用安排復攝末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氷二字上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

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天殺。如言天生刻薄人也。副墨）

呂曰與之爲嬰兒以至達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于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因機（嬰兒。用現量之知。無町畦。無分隔也。無崖。無彼岸也。無疵。乃純。）

點化。勇貨亦可導之。何非無厚入有間乎。

葉秉敬曰。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獵較是也。和者義之和。和之以天倪是也。子曰賜能敏而不能訥。師能莊而不能同。子長紀子貢作說客。殆戰國托之歟。能訥能同。則就不入和不出也。

晁迥曰。以簡傲爲高。詔訣爲禮。刻薄爲聰明。聞茸爲寬大。背失之矣。人間世提出戒愼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莊耶。

陳于陛曰。天下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上齷齪富貴。止如醉人酒風。正可耐一餉耳。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集云。天生通身殺氣。適足以知人之過。此世上聰明刻薄奇險人病症。最是難醫。莫若就。莫若和。去其縱然抗立之形也。復曰不欲入。不欲出。微乎微。

乎。以其德天殺。一旦彼且爲嬰兒。忽然露出赤子之本來。漸到無町無崖。談何容易。所以至此者。俱攝在正汝身三字內。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佛言直心是道場。黃貞父曰敬以直內。謂以常惺惺圓應萬務。直非徑情之直也。此篇難言情狀。無不寫出。如佛度世。多少方便。蓋遽老能使南子識其車音。自信正身經驗。

湘洲曰。子革引祈招告楚靈。正是嬰兒達無疵法。或問戒愼正身。尚管帶否。曰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杖云入于無疵一語。是九轉靈丹。隨機利導。如禹治水。行所無事。可以殺其奔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不則流爲揣摩縱橫之術矣。

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音成）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愼邪。（蜃。蚌蛤也。僕。御也。）

黃山谷曰。養虎牧羊。是謂觀其所養。解牛承蜩。是謂觀其自養。養盡物之性。自養盡己之性。

陶云傳其常情。無傳溢言。專對之秘密法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止健之秘密法也。精于世故至此。

譚曰至人處物。如處英雄。心下意折。不爲忘身二字增長粗直。

德山麈談曰。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是以民情爲矩。安得不平。

杖云養馬者正如保赤子。雖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使不得望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懼其不爲

缺銜毀首碎胸者幾希。妙哉斯言。誦至此。令人下泣。因見絜矩之道。非止愼獨一概。其中有予有奪。能殺能活。如神禹下車而泣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可以思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之意。又高所謂散人。又惡知散木。是與之之詞也。惟散人然後能知之。語不犯正位。蓋若此。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爲棟梁。俯而視其

仕以非孔子歟。天之所下通諸子。則不足爲矣。或問孔子比莊子何如。曰若人遭得沒蹤跡。菩薩的心方許見得孔子笑箕曰。彼亦直寄焉。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中四字也。一說字。或或令泛起高聲。下山虎跌成越調。騾撞撇手自作。承當絕後再甦。默存不得。幾死乃今得之。

爲門戶則液樠。音壘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相。音食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惡知。散木。匠石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音餘一本作喻之。不亦遠乎。音液。津液也。橘然也。診。古占也。出。

劉云兩段若複。而敘致各自一趣。橫看成嶺仄看成峯。溪迴路轉。各有神仙窟宅。推開物莫不然。一語想落天際。見之夢奇。又診其夢更奇。其相物匠石之意又高。所謂散人。又惡知散木。是與之之詞也。惟散人然後能知之。語不犯正位。蓋若此。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音庇其所藾。音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爲棟梁。俯而視其

之。爰同叔曰。解縛喙木藏身處。開見蹇絲到地時。

漆用子綦曰。絕無人間榜嚴選。愚實兒彌陀指示六方。不用當機有知其旨者否。

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音矢）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音呈）三日而不已。予嘗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音善）傍（音單）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軸解木紋散也。咶酒曰醒。杙橛也。樿善也。傍近也。高名即高明大家也。或曰宜作庵。庵屋也。）

（高門。相全一邊。謂流人于河也。古者天子養有解。祭祀解養也。適不肖行一跌粉碎。一時傳以爲神。陳章村樹往往擊鼓香供以爲神。附人皆信之。嗟乎莊生所貴神人。蓋其天年者。將在此二者之外耶。升菴曰王右軍忠謨甚深。可惜爲書法所掩。伯敬曰右軍之以書法支離猶軸。泥頭之木築支離也。竹岡句曰天地陽心久托孤獨緣自肖下紅塵支離藏部人間世。破碎人間有世無卓左車曰尼山環檢能仁轉輪。正是予右熱腸。故有如許栖皇赴湯蹈火之態。若如世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人擔持。彼貧士失職而不平者。其將灌歸。笑翁曰莊生止謂無其力量。勿代大匠斲也。正爲貧士作歸宿耳。鬼公武曰五宗刓于瓜剖之世。士無可奈何而哭笑者也。笑翁曰備。）

郭云天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爲之視。聰爲之聽。知爲之謀。勇爲之悍。夫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樂推而不厭。乘物而無害也。劉禹錫因論曰。樂于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樗櫟賢。惟理所以曾何膠于域也。

愚曰前段是言人間之均辭蹈。此指出神人。正是發揮中庸不可能也。

支離疏者。頤隱于齊。肩高于頂。會（音噲）撮（子括切）指天。五管在上。兩脾（音毗）爲脅。挫鍼治繲（音戒）。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會髻之撮。會髮爲髻。近頂。作曲頭低。故曰指天也。管猶之臉也。五藏之腧在上也。作高髻低。皆形容之詞。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鼓筴播精。筴籤繲撮之也。作高髻低。皆形容來也。）

（仗曰孔子嘗以不見周公與不見鳳爲吾衰世降今楚狂卻以親見孔子呼爲鳳今爲無德而道衰此亦子若知己一奇會。不然何知其吾行卻曲而不傷乎足之蟜環哉。來世往世。倒論語一句更明。既上天。鳳何下地。河馬化爲洛間有世無卓左車曰尼山環檢能仁轉輪。正是予右熱腸。故有如許栖皇赴湯蹈火之態。若如世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人擔持。彼貧士失職而不平者。其將灌歸。笑翁曰莊生止謂無其力量。勿代大匠斲也。正爲貧士作歸宿耳。鬼公武曰五宗刓于瓜剖之世。士無可奈何而哭笑者也。笑翁曰備。）

精足以食（音嗣）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指天也。管猶之臉也。五藏之腧在上也。作高髻低。皆形容之詞。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鼓筴播精。筴籤繲撮之也。作高髻低。皆形容來也。）

支離其德。不以神聖自居。甘心碌碌。與世浮沉。如此處莊生自寓。亦爲孔子寫眞。誰識孔子是能挫鍼治繲。彌縫此天地人心。鼓其筴播其精。刪定爲羣聖之大成哉。

杖云支離亦傲人間世乎。非傷盡偷心者。孰能知之。

王石攻曰。薛文清極讚魯齋。整菴特救脂殼耳。榛蕪中有人。支離而播羣聖之精。其功不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列仙傳云。楚狂陸通。接輿。姓陸。通。字。或曰接輿。隱于方地。今黃城山。楚詞山木實及漆。青子。膏火。脂燭。）

乾龍忽乘坤。飛耶。竹知此無翼。而見耶。

尼山歎鳳鳥不至。屈平使鳳皇。前驅。蘇李錄別。曾來見稀。朱穆。送交。陽可呼。風。誰知其無用之用耶。遠公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鳥乎。然則。留侯之赤松。鄭侯之衡山。皆支離其形。而以長藏其用耳。涂。毒曰。鄧侯大。巧人。不能化良。姚魏白牡丹。

房白封留。何不立韓後。只此一。竭。又不可少。王。介甫晚年曰。無人寄燕劉之德。問余求田意。最高李廣前王。戎以鐵椎藏身。又取胡廣與常。樂老。而錄伯敬。呵之曰。勿爲所。誦。只此一呵。又不可少。方默笔。狂趨避。不得與。青本色。眞風流。然無極世人不。悟漁父爲屈平之化身。又豈知。楚狂爲尼山之。敬佶射耶。

弋說曰人間世。見世之不屬于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極呆而慣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利齒。道自己十分有用。識者觀之。反不如散樸惡木也。

孫淇澳曰。人當患難。非寥廓不足以自消其心。宋虎曰。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輩覺。便敗人佳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至。時世逼人。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客氣。日日增長而不自覺。管東溟曰。乾三四介于相軋之衝。道在我位不在我。賢豪不相師而相夷。凶人不相容而相制。又不能決其潛也。將潛則以立異訾之。將見則以干譽議之。弗援猶忌其以立德名世。不尤不怨。猶虞其以得志加人。此重剛不中之變態也。遯世不可。治世不可。媚世不可。憤世不可。執經扞格不可。離經自廢不可。然舍進德修業。亦無它法也。故孔子諄諄焉。不龍而處。惟潛无咎。惟友可潛。老莊潛者也。人生未世。早知其意。正已晏逝。亦省能少展。此深于痛世。而垂戒于君師臣子。無此才德。不可強試于世。莫若如不材支離。寓社寓疾。以自全。正莊子之自道也。噫。又孰知世人之不材。世道之支離。世禮之如社。世患之如疾。而神人正當以此自寓。其神以轉移此人間世哉。又云三代之聖人。是孔子成之。三代後聖人。是孔子生之。此處鬳郭子玄曲爲之解。爭奈天短不能高揮大袂何。聖賢出處。密相激揚。此莊子藏身弄眼處。幾個能自疑自悟耶。

劉叔導曰。散木見夢于匠石。無情能爲有情之語。

衰鳳作歌於接輿。懷德而爲懷刑之懼。是知世衰道降。如彼艸木禽鳥。日從箭鋒劍鋩中全身遠害。可爲寒心。安得不別搆一天地耶。又曰昔庾太尉束帶以禮翟道淵。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桓宣武遠征還。語劉眞長曰。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夫管領烟霞。討求松桂。吾輩自安其無用之用可耳。狂瀾既倒。砥柱功高。應須讓一輩人。正未可以裝束單急笑之。孫太初詩曰。挽回滄海全無計。領略江山自有人。炮不得已。亦聽人炮。一眞

黃山谷曰。以宙觀世。以宇觀人。間三藏五燈。咳嗽一聲已竭。或問如何是宇。曰六合方圓。如何是宙。曰千生萬火輪。如何是宇宙合。曰十字中貫一毫頭。遮曰。此猶是揣摩。極則或問。如何是人間世作麼生。又曰船子迫底。

藥地曰是猶頭造符出售提提傀儡影恐認不真不免裝面舞雖自供玩弄自雲與五祖曰不及一籌汝怕人笑柴賁士出門旬日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之達人亦怕人笑耶符在那裏低頭歸毫水中泥塑既洗不清覩破英雄眾人又爲佛補所謀還須自己一充軍道如何是眞面目

德充符第五

李湘洲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莊子此篇大意與孟子同

虛舟曰孟子言擴充言充實之美莊子曰充實不可以已此集虛充實一貫之符也忘形乃充忘形之虛莊且以乃充踐形之實踐形乃充忘形之虛莊且以破相宗剔醒皮相一輩耳

三一曰形神之離合事理之顯晦惑人久矣惟見性者乃能充之子思曰吾性無須眉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杖曰子提到德充符益見莊子一副心肝手眼迴出千古一篇中重疊拈出種種敗缺不堪爲天人所共棄者與孔老人主宰相酬唱占其上風其中良有深意于此窺見則內外雜篇不待索解而自了然矣蓋世道愈趨愈下善少惡多吉少凶多治少亂多故拈此可驚可畏可痛可恨虛虛寔寔聊寓宗旨于萬世下或得一二疑悟悟知其解幾希之脈不至斷絕眞如五家別唱賺殺天下人皆不得已成此機用豈好爲奇特欺籠萬世哉究竟

孔子兩腳如車輪遊行天下何嘗見孔子如此者不動魯國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足跡命物之化以守其宗如駢拇而舞軼絕塵也說此莊子拈出孔子之法身而形容其化身所謂中魯國者誰乎將引天下而從之者誰乎莊子化栽鉆爲胡蝶又化胡蝶爲王駘孔子不知王駘孔子又化焉誰杖人予此

不覺捧腹絕倒

吳曰嵩少斷人臂陰州折人脚將謂不以講相見如來耶

甘蔗曰人知克己是葛藤還知由己亦是葛藤麼

艸山曰泥土塑像不肯燒香必待裝金使來拜大宅誰知野血又成積

愚曰硫家證辭亦是怪楷者徒抄此二句豈是當年先生禿脚宋一踢哉

辰曰死生亦大矣在莊子中一語與常言無異彼驚窄豎拂大驚小怪無非此中意旨直發端耳古德曰一百引衆官急須着眼

汪扶光曰世人若王兀者忽見孔子踢之曰丘將以爲師則敛容降心而呼曰王先生舉寫甚

少不得一喝

凌曰吾師于開首結尾必出一番大議論曲盡立言之意然後又使他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師前謂能自作主更須有自由分出身路始能縱橫而超拔異類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愚曰兀與刖全右神轉耳）

譚云不教不議虛往寔歸師友之間必有此一段

意思方深厚雖然倘有人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恐王先生亦奈何他不得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劉云不與之遺遺外也立無假烏所待也坐馳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710

英之智則不立。聰明者英分也。不得雄之膽則不行。管子曰。金心在中。萬物得度。黃元公曰元氣者。天地之膽也。驅役雷風。蒸煉水火。而卒不受雷風水火之所傷。故拈出勇字。

迂叟曰。草木之青。松柏獨在。舜獨正生。以正衆生。此卽差等爲平等。而揚遏順天也。性則本同。心佛衆生無別。明不必向外求佛也。今執此以賤壓菩薩爲得意矣。萬物一體。貴體仁也。執無別者。不許異于禽獸矣。偏詞易于錯會。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音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子六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中。言舜端之所直。乃必中之地也。故曰中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劉云。自狀其過。從刖足嗚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人人自言吾無罪。不當亡。未有肯自言其罪不當存者。其情沉至。使人感動。

林云。自狀過。不狀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不怒。怒而入。見德人則忘之。情詞眞實。

譚云。先生之門。壓倒貴倨人無倚傍處。笑是惡俗。怒是褊心。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

友授記居士。居士以玉帶易記。老僧其奚子畧之。舊作賊也何。如申徒子產之藏中。實凡珍御。羅奴自拈玉帶。納衣兩手分付。凌滄壇曰。寒山拊掌。恰得揚眉。回劍雲下。太煞純否。李義山論告詩云。卻須下和雙刖起。一生無復沒堦趨。爲常之曰。莫使陸沉強。卻低頭趨跪。虎抱靴不事白。其子偽足者。堦

牧遊曰。全付骨。知音衆。半一雙。眼笑老難者。子宜曰。卞和知。璞中之玉。何不。剖而獻耶。嗟然。曰。識璞爲難。偶用楚王證明耳。寧可失卻一雙。脚。不可孤負一雙。眼。芝翁曰。楚王更奇了事。剜。卻自己眼。且斷。它人脚。又一個來了。看。這斯又作個其。堅來惑亂天下。人不少。趙州狗子。慣上。門去咬人。老僧。

踢子產以大象。一脚沒泥。三脚。俱陷矣。莊叟亦。許子扶弱不扶。強。

慈曰。王生目張。廷尉結襪。正要。踢出朝廷公卿。脚跟。黃石脫下。一隻履。正欲燻。定古今豪傑脚。跟有開此眼者。乎。凡者曰。伸脚。卽作縮脚裏。

元公曰。子聽。王郡。佛印開納。女人謂子瞻爲。佛印所謾。殊不。知佛印爲子瞻。所累。老僧以納。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
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
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賓
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
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
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
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云仲尼非不冥也。顧行則影從。言則響隨。順物
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

方赤城曰。黃貞父戲擬漢太公辭太上皇詔。鍾伯
敬戲擬曹謙責黃祖殺禰衡書。將以解桎梏耶。莊
生得戲擬之神者也。今曰生時安生。死時安死。本
一條也。可還可。不可還不可。本一貫也。請以解老
子之桎梏。

愚曰曾知以解桎梏之說。而桎梏人者乎。以天刑
人。以人刑天。而中道條貫明矣。此善用桎梏者。固
戮民之願也。世人不知。便爲莊子黑豆換卻眼睛。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
與之處者。思而不得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
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
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
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
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
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也嘗使于楚矣。見適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
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其愛所
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翣。資刑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
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
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
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唐云言人之與處而不能去。如雌雄之相戀也。
杜云此又似哀公以國餌孔子。爭奈碧潭之龍。非

香餌可得。又云哀公無端設一空釣。特地釣出孔子之心肝五臟。熱血滴滴地。又能冷然使人毛骨氷冷。奇哉莊子。神于虎頭寫出魯司寇三月大治。齊人歸女樂三日遂行之妙。不煩點染。此莊子痛惜不自禁處。特出德友。是德充符之平水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音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音和）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音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劉云。自死生至寒暑。略舉其物。而不可壞者。盡是矣。知不能規一語。深妙。兌即老氏塞其兌之兌。最是要義。所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昌黎說築河堤。障屋留。如何得似此語妙趣。下面時字。即上面春字。接者未嘗辭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視境緣欣然不存于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不可形容。此亦德之至矣。在莊子由曰兌如醫家脫症。或問脫何以醫之。曰先王至日閉關。誰能出不由戶。請合而思之。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辰曰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莊子又曰。水澄則清。鬱閉不流。亦不能清。正當合參。

蕭伯玉曰。樂之貴賤甘苦。時爲帝也。惟水。不在禁。例。水惟一味。無別異耳。此法性功德所以無量也。留書曰。水流不色。與物同理。高下大小。自德至洽。平者言其德。物不能離。恐無其實。是不形之平法。譚云如養丹畜火。令胸中平平平焉。水停之盛。不形之德始全。山谷以箭鋒相喻。猶門外語也。德已難言。又云不形。只以水停四字寫出。試看海天浩渺。一旦晴空。魚龍潛影。日月生焉。至德之心。亦復如是。

愚曰坎之五曰坎不盈。祗既平。有悟水平之盛。習

劉真無聊。庸突西施。天豈知得逃天也哉。

劉靜修曰。近世士夫多以頃慕惟得自號。非眞然也。非讓托也。取莊子之愚。而予意止以自利耳。鄭所南曰。愚衆所鄙也。寓而納之其隱于道乎。世今之世。莫人其爲人。凡凡訥訥。素無怪其爲愚。而喃喃屑屑。個个亦化而爲愚。然有天甘遊者。有身其因者。子之不甘于愚。乃所以全其靈于愚也耶。莊子曰。不失于兌而生時于心。亦自解而自全耳。有知八十和好。三頭六臂。爲才子之自全處否。

王梅溪曰。不善者宜惕。會知有不能惕而做。則素者乎。書怕玉曰。孟光不說。蛛絲無才。因隙。果隨因陵遲。步巧于用短。自弄人不能。

石曰。孫綽以水喻性平。論其質耳。不息而能停。不盈而常平。曾見其傾欹倒岳。供是和平也耶。

貴圓悟推橙瑞入水。微出水深。魚聚。樹高招風之伸縮。今將何以徵莊子之伸縮耶。呂梁漆上過三淵不敢蜕住。許元慶

復菴畫浪軒記。言崩嫩泅凸之狀。手摺之無有也。因曰一切法常靜。無有起滅。相且問鼈模媽。濤乘風破浪。可得與平懷過夏者。同例而觀否。

石攻曰。支公謂簡文有遠體。無遠神。桓溫板橋。並角奔馳。而簡文爽然不動。實无以南陳治魏。羅夏統而勞若無人。胥成其晦者也。于此平字。猶隔一層。傳九疇曰。須借柱邊。實得力。莫將水

全。

險而不失其信者乎。虞集天心水面記。可以喻其體。方正學觀海樓記。可以喻其用。若信不及此水亦險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音稅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說音養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闉跂支離無脤。無脤也。跂而守城門。無脤也。按郭子脤。即

郭云。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夫忘形者非忘也。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四十

郭曰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雖下愚鄙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始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正曰此如佛說心不見心。本泯者也。而硬說無情。弄巧成拙。彼欲顯靈知之自然耳。聖教則曰情不可滅。亦不可任。必

白雪齋曰。聖賢雖是遣情。難是遣情。難方便遣情。未得。更除方便。太無端。且道此遣情者之情。能無否。耶。由此觀之。以天一部莊子。亦太煞多情任。知爲衆妙。聖人之所遊也。知爲衆妙。此雙膠接商之僞也。皆天所鬻而還貴于天。老子貴食母。黃山正命食有不負此多情者乎。何啻何妙。情生于識。猜斷命根。猶以遣空。

節之以享其中和。

何晏言聖人無喜怒哀樂。鍾會等競述之。王弼曰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故體冲和以通無。其同于人者五情也。故不無哀樂以應感。聖人之情應乎物而不累于物者也。謂之無情過矣。又曰聖人性其情。衆人情其性。不性其情。安能久行其正。

郭曰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雖下愚鄙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始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正曰此如佛說心不見心。本泯者也。而硬說無情。弄巧成拙。彼欲顯靈知之自然耳。聖教則曰情不可滅。亦不可任。必

白雪齋曰。聖賢雖是遣情。難是遣情。難方便遣情。未得。更除方便。太無端。且道此遣情者之情。能無否。耶。由此觀之。以天一部莊子。亦太煞多情任。知爲衆妙。聖人之所遊也。知爲衆妙。此雙膠接商之僞也。皆天所鬻而還貴于天。老子貴食母。黃山正命食有不負此多情者乎。何啻何妙。情生于識。猜斷命根。猶以遣空。

節之以享其中和。

何晏言聖人無喜怒哀樂。鍾會等競述之。王弼曰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故體冲和以通無。其同于人者五情也。故不無哀樂以應感。聖人之情應乎物而不累于物者也。謂之無情過矣。又曰聖人性其情。衆人情其性。不性其情。安能久行其正。

郭曰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雖下愚鄙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始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正曰此如佛說心不見心。本泯者也。而硬說無情。弄巧成拙。彼欲顯靈知之自然耳。聖教則曰情不可滅。亦不可任。必

節之以享其中和。

何晏言聖人無喜怒哀樂。鍾會等競述之。王弼曰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故體冲和以通無。其同于人者五情也。故不無哀樂以應感。聖人之情應乎物而不累于物者也。謂之無情過矣。又曰聖人性其情。衆人情其性。不性其情。安能久行其正。

其要而中其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陳普曰。不善之善。始如鸞鳳。後如豺狼。以絕情也。

胡康侯曰。執心前之性體者。于用處不復究竟。以爲塵妄。欲拔本塞源而殄滅之。故其說流遁失中。莫可致詰。其應務顛倒錯迷。不堪簡點。

袁中郎曰。初學道行人難行。其後亦行不去。鮮克有終。故曰道不遠人。賢者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若打倒自家。與世俗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

陶云知約德工。聖人所遊耳。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方羽南曰。看破虛空釘椿。則發與未發不可兩橛。而發時之中節。不中節卻不可混。朱子以嬰兒至老無一息非已發而未年起望洋之歎。趙孟靜難之。陽明曰。亙古常發。亙古未發。今亦難之耶。蓋穿透甚深。而原不壞淺說之相也。如以語爲發。則默爲未發。動念爲發。則靜時閒時爲未發。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豈可執心不見心之所以然而廢正告乎。

亟埋土中。曾堯臣曰。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心易曰。舍用無體。只在中節遊者時乘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弋說曰。見牲不眞。雖有目與瞽無異。而人反不覺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其虧欠。視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故曰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又有詭譎陰險者。自詐其計局。自多其雄成。故莊子又爲解其嘆膠。彼郤克于齊。以跛見受辱。雖臞于楚。以盭肘致討。華元睢目幡腹。貽譏謳者。蔡澤舅鼻魋顏。見笑唐舉。伍胥重帷而見公子光。自猜其貌。魏武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況凡庸者乎。後之兀者如孫臏習鑿齒之流。何可勝數。德之不充。雖支離其形。曷益哉。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王性海宰官出家。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雪浪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道與之貌。則殘形皆可踐形。無人之情。則曼衍著書。皆可陶情。須知回互。勿矜一往。

濁世不可莊語。此危行言遜之寫意乾筆乎。末世不肯成人之美。不如着弊垢衣以自穢。甘爲世之賢士所笑責。而暗受聖人之歎息可也。

林孟鳴曰。聖人中道。爲庸俗所汨。奇才初必越之。久乃自失。而時勢或不及。還則惟有別路孤行。自僞自消。已耳人不知而不慍。何嘗不望知己。

余奉人曰。蔡澤頤按頰。不失英雄而孔何敬容膠鬢熨衣。終墜兒女心腸。人生後世。與其求人人說好。無寧順天之本色。韓修武代張緝曰。浙東百萬戶。不盲者何限。若緝自謂獨盲於目耳。人不修道完眞。而飾外欺人。是猶坐衣冠於糞土也。

藥地炮莊卷之三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大宗師第六

王荊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王文成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不覺則遂淪埋。

羅近溪曰。論語知之次也。是知也。兩則正對照。從聞見起知。非眞知。直下了了。方是眞知。

王龍谿曰。見在可知者。行著習察。還其知之。不可糢糊。其不可知者。滌玄去智。還其不知。不可兜攬。良知非聞見知識。而聞見知識。莫非良知之用。文辭。道之華。才能。道之幹。虛寂。道之原。無思無爲。良知未嘗無虛寂也。沉守虛寂。則異端矣。有物有則。良知未嘗無典要也。循執典常。猶拘方耳。錢緒山曰。味入者明出。塞入者通出。憂憤入者以自得出。羅念菴曰。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蓋有殊資妙契。而不知反躬實際者矣。紹聞編曰。多聞擇善。多見識之。猶元氣之資飲食。一多相貫者也。懲咽廢食。則專科蜮行。倒倉之單方耳。野同錄曰。旁通一綫。各各就路還家。憑者更有一言果到。不疑時。耶裘飯相從。歌哭有分。點智不學而能。正智便用不出。會疑此否。如郭象曰。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具。知與不知。開會俱全。信得及否。直饒信得。亦削不來。如曰心不是心。物不是物。天不是天。到此際。盆出入皆成坎窞。此處未定。則

師。物還其則。與奪非拘。臨際方圓。本自通寂。隨見增外。而定人生死。事札圓。樂且定。後世之作。亡本無內外。豈可虛實構分。而爲連環巧閉所惑乎。只爲疑所疑。始幽黑。遂帶累封。度與隨赴。不一爲物。惑卽爲我。惑不惑人。惑。亦一爲天。惑毋論。雖世出世。數實可一惜測。況卽趣源。日月夜觀。影事。配成鬼。星恰遇。深淵觀。林父行

二十篇尾之三。知。兩端叩竭之。無知。智受用不。着矣。生死鬼神。鑄空吹影。旋毛。星點交網旁羅。隨分舉起。觸處崇。覺知天知人。資俟謂何。又況牛尾巴乾屎橛。花藥欄盥脫丘。甘爲所謬。好不自任。惟有儉心。死盡自享萬法。森羅。不妨當面。燈準。慶快商天。紅日已西笑曰。庸距知。

編案曰。不知其故。何可養乎。不

大宗師應病子藥神在知症知症神于知故
孟子曰故而已矣易言幽明之故故是何物
至誠默識而神明通之則言有言無言分言
合言共本言自根皆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
之繫解也不則言人言天言天人合一不落
有無皆行名失已亡身不眞之知孽賈券也
知則不爲一切琦辨奧理所惑而我可以轉
之不知則一端閘合而他端又紗縠矣突有
詖鋒跲而膨膨恐所不免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
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
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之天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
而後有眞知（眞字六經不載見于內經化爲變安也古眞字卽其字）
郭曰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其故雖區區之身乃與
天地以參之中知與不知閘相與會而俱
全矣

劉云天之生猶言聖聖繩繩者然養其所不知養
字最妙向上一兄永不再見晦其神識若無知然

以知亂其所不知者不以不知亂其所當知者此眞能主鑄鍾者也不能養生養死而以戮民楔楯不能攖寧定當而以兩忘波通者儼然大宗師耶斬斬倫倫能知者陳他十年倚不知者盤爲萬段
以食字患字當字定字剗出眞字文王十剡後不標算卦面是風馬兒不向那邊討箇居曰了得那邊事向石頭抽刀與石室室曰須得那頭頭曰汝要那頭作麼太顛曰若知轉入此中來會定當否真言除夕從頭起須信雞鳴喚醒人劉覺岸曰幾曾見蓮花不生于汗泥者乎環中詩曰蓮花與汗泥生小不相識頌八遷辨見者沽香山曰向道春歸無覓處誰者遇來行履笑曰登梨若此龍頭狐尾抱山曰萬物解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程子到此豪雄登高不慄只是坐作理法界不能入水入火別轉一機或問如何爲他別轉曰睡覺東窗日已紅郭象曰陸行非避濕遠火非避熱與莊子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有何干涉抱山曰且以洞山無將謂无安而行有言必賴學問以蕃之耶曾疑此眞知而定當否若有一絲疑是眞再知遭教曰有眞知有假知有偏知有外智有內智有眞智而又有眞際安安際眞定定當否若嫌此摟摟請問諸州衙有知是病無知本是病何謂無知之知何謂知而無知何謂知卽無知付定當否若是道不來且念上大人

所謂養也知有所待而後當如人用法隨所附會
故曰未定在
陶云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師未成乎心者也
不特死生去來是其影像仁義禮樂是其名相卽
知之一字亦兒孫邊事耳惟眞人然後有眞知惟
無知之知能登假於道然則無知之知亦濟道之
舟筏矣而況於知乎
集云寸思知天知人學者膚襲說過莊子恐人錯
認不眞故曰所爲者跡耳非天之所以爲天人之
所以爲人也不免兩橛故曰有患復轉語曰庸詎
知吾所謂乎吾所謂眞知乃天人合一者也故復
以天人不相勝結款
愚曰或以祖父兒孫比道之於法比空刼之於今
時乃拳影耳在人默會此非喻可喻也祖父生子
生孫遂爲分體而道則生之而與之同時者也且
說無我備物爲體因物則而理物爲用本冥何言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
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
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云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登高

不慄。言知之登至于道若此遠也。陸行而非避濡。遠火而非避熱。無過而非措當。故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而未嘗喪生。

李湘洲云。不逆寡。不知其寡而逆之也。不雄成。不知其成而雄之也。不慕士。不知其爲士而慕之也。不慕古之眞人。是渠筆端造化。獅滾球。杖云。自此下。歷狀古之眞人。

毬門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洗脫人名言心道之習氣。世人強爲配合注解。何啻韓盧逐塊。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音教）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音厄）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郭云。息以踵在根本中來。機發于踵。常從極上起。

大慧答向侍郎書曰。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佛夢金鼓。高宗夢傅說。孔子夢奠兩楹。亦可作夢與非夢解。

劉云。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學語之流。蝦跳不出斗。諺云。其息深深四字。仙靈秘奧。上眞形體如見。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情髓名言。人人自愁墮落。

郭云。與化爲體。泰然而任之。去（反）執（音致）凄然似秋。煖（音暄）然似春。喜怒適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音洛）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唐作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音沱）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孤不儕。古賢人。路。光。貢。漢時人。耳長七寸。尸子名佼。魯人。秋。殷人。荀子。戴北負石沈河。顧。朴說。

郭云凄然似秋。殺物不爲威也。煖然似春。生物不有疎。趙州云。老僧使得十二時。故曰天時非賢。吉凶與民同患。故曰不通利害非君子。

爲恩也。喜怒通四時。不用喜怒。消息元化也。與物有宜。無心於物。涉江曰。能與能奪。能殺能活。如聖人之用兵。又轉一語曰。樂通物。未忘物也。有親使役於人者也。生殺在手。不隨人脚跟轉。眞用劍刃上事。

高忠憲答劉總憲曰。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

分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有殺身以成仁。言仁者之志也。未見蹈仁道之大也。

以害世。事有殺身以成仁。言仁者之志也。未見蹈仁道之大也。

仁而死者。言仁道之大也。

集云其心志志字虛用。奇謂不可得而窺測。惟有一志耳。其容寂。雖未到夫子燕居之容。覺淇澳之咏。淺矣。其顙顙更奇。與前息以踵相照。猶文王繫艮云艮其背。卽繼之以行其庭。行亦踵也。其奧密可思。

一志耳。其容寂。雖未到夫子燕居之容。覺淇澳之咏。淺矣。其顙顙更奇。與前息以踵相照。猶文王繫艮云艮其背。卽繼之以行其庭。行亦踵也。其奧密可思。

王季重曰。可以死。可以無死。豪傑知之久矣。死而不足了吾事。則無死。事了。則死還其死。

王石攻曰。災非无妄之所能免也。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大畜者所以享其无妄之時中也。

杖云亡身必眞。方是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若狐不諧諸子。個個是菩薩。於大千世界無處不是他。捨身命。度生處。知此正是自適其適。能役人而非役於人者也。生殺在手。不隨人脚跟轉。眞用劍刃上事。

愚者曰。漁父篇中所言聖人與物推移。卽屈平之言也。知之而致命于其時位。又何嘗不自適耶。莊生戰國發歎。宜其翛然也。身遭昏亂。歷盡坎坷。忽

誦麗公雞豕之歎。果然先幾不當。以食事人。饑而噫矣。木榻北窗。翛然何有。鴻漸鵬怒。不妨支離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音敬）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眞以爲動行者也。故其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不與。原自妙叶特地離之。使人靠膊耶。桂丁枯樹甘草復活。一任花開花落。栽樹卻忌東風。

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清。淵淳意。與乎止我德。正容悟物也。悅。順也。日緩道作也。阻世。阻世法之厲資也。連閉者。連琅巧閉也。

四番開演謂之眞人。然則天人師在何等耶。已乃專示人了生死。將謂有生死可了。與無生死可說者。誰堪作宗師耶。眚公曰。既不能橫趨而去。又不能盡地爲牢。只得放開眼孔。看這軲轆鋼

劉云。以刑爲體。最是入用端的。如金制木。禮爲翼。小修曰。刑爲體。殺盡安居也。禮爲翼。隨順世行也。譚云。刑禮一顛倒。先王用刑制禮。初心被此老覷破矣。看莊毒眼。殺字上加一綽字。便見無厭足王。

知爲時皆不虛造。好之也一。只是純一。

唐云。無好惡無同異。無天人。故曠然而冥。

炮三十一 宗 九

妙用。郭云。丘者所以本也。物各有足。足于本也。付嘱錯。互相推拼。鼓鄉飯氣。撐拄。拄。依舊可憐生也一種時命大窘。博坐草。異畸才不可。中庸不可能。且推敲子桑之戶與他大叫一聲。

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于本也。解雖明白。恐非其旨。此喻語不作喻說。詳道云。姑射山。隱弁丘。具茨山。崑崙丘。丘喻德。山喻道。許孚遠曰。南華之言。不可泥于常調。疑者闕之。而已。

迂曰。特地處魚于陸。而復放之江湖。以自爲適乎。今之以兩忘

立竿者。水來而魚枯矣。倒竿者。又縱舊壁陸矣。安得不譽康德以化其道。

集云。此形容眞人之全機大用也。其狀義而不朋。純用乾元。何處着肝膽血性等字。妙在說眞人似說。庸陋人。處入泥入水。秘實顯權。正于似處描寫。

一化之所待。將以化其道耶。何爲推倒剎竿耶。個影子耶。眞知化者。卽一切是化。何待之有。夫遯世而遊于物之所不得遁。本自兩忘。何用又況毋乃坐在實所。復跨化城乎。說雖然。引子過。曲數板尾聲。亦是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但請

唱和。大學以聽訟結知本。智證傳引易利用獄。正證貪坐無事甲裏。自謂委化。忽經爸髮許事。兩忘任何處耶。睦州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你道莊子慳吝。還得已麼。

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造語造意。卽造造化。你道漆園甘破漆桶也未。雖然。只一訐字。

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于人最切。故提生死以化之。

徐汝廉曰。聖人無意識而有仁智。無知誘而懷道

濟者也。知天命則知吾身原無鳳鳥河圖也。化矣。

正曰。徵顯無間。皆天命之流行。聖人統天。始終條

理。所以善萬世之生死也。豈徒達士快語。以不可

知自委而賣弄乎。賢才好學。衆人當分。不欺則安。

命矣。莊生偏顯其眞。故作此四種形容耳。常理腐

而脈聽。極物苦其動蹟。虛空則枯而荒。惟有生死

三十棒少不得。遠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沒藏身果可據耶。可據耶。曾知吾身之遯于地水火風乎。曾知吾天之遯于虛空乎。曾知太極之遯于塵毛龜甲乎。此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也。且道四等一化。如何分別石牌人水則乾。出水則死。是誰之過。試問道申。通作何。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云。言生死變化不可逃。先擊無逃之極。明必變之符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冥。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不得矣。此恆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矣。

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

朱子錄范文正家書曰。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運來往。如此心氣漸順。五藏亦和。藥方有效也。

永明曰。有力者無常之大力也。故莊子致嘅于藏舟。老莊自然。何別曰。若夫得自然。曰天地間事。實緣何窮得自然。曰之不可思議耶。曰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所以然是不能思。議迷者不知其。恩纔動者曰。相。梁竇上收科。正遇英君慶太。平。

山仲尼興嗚于逝水。了本旨者。念念恆新。物物各住。相因而不相到。即不遷也。

劉云。兩藏字已怪。又夜半又負走。何其奇也。身心之際。深而復深。所失多矣。藏之又難。遊于物之所不得遯。達人大觀。

李湘洲曰。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生不可求。死不可逃。何如任其去來而無所藏之得耶。

張二無曰。一日未死。誰能以死自休。一刻未病。即須一刻茶飯。聖人文以禮樂。正爲萬世調劑飲食。而善藏其生死之疑。始也向上一著。口挂壁上。

正曰。聖論以無所得爲入空入有之方便。則一寔。爲何物耶。大智度論曰。體理原紗。衆生自粗。惟善用心。即紗通玄。曰直下無心。即出生死。惟悟心自本無。乃出乎出生死之生死。楞嚴之繫緣生死。與識精元明。兩俱看破。方知遇緣即宗。在善用耳。不爲分段之生死所惑。豈復浪生而憂死。不爲變異之生死所惑。豈以嫌起滅而廢當務乎。修多羅以神表法。而會于惟心。事歸一寔。則過去未來無安排處。現在事圓理畢。不起一念矣。即是三際俱斷。杖云。此非叟點醒生死人情。使之返。已知宗而相。

何處曰。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曰猶言耶。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咸以辭通。感以情通。咸以中實。誠通感以中實通。孔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曰。變而不可知之謂神。設有罣礙。以問孔孟者吾即孔孟決然不答。或問程子程子曰。賢是疑此而問。是陳談者東問。龜山廖談曰。花事看開。紅紅白白。同此一切現

耶。向五一路。平聖不傳。筆者勞形。如猿捉影。距知有夜半負走。

正曰。從生爭死。念念遷流。如水瀑布。當前現前。不遇之諸行。即知夜半負走者。

求大涅槃。亦生死本。然則如何得出生死。曰覆梅止渴。聽鐘辨鐘。

小參曰。知止其

所不知至矣。然非可強止也。故曰以明。且如以生來死去爲問。是惡人強止其所不知者耶。笑篇曰。未免強而不止。

成毀萬濮以入生死爲破滅者。誰以出生死爲破滅。舉竟如何破滅。舉竟如何成得佛耶。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合。境婷紅黑兩邊奪耳。且問直下說有說無者是何物耶。莊子言不死不生。又言善吾生是兩箇耶。一味耶。急須決眼。勿通嫂鬘。

白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將謂是有情有信。可得不可見之本來。體性也。耶。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面山曰。法身是大病源。既是法身。如何有病。有疑始者否。

妙喜曰。舉實法者。以透過法身

忘于大道也。大塊載我以形。又從凡夫分段生死上頂門一針。四個我字。可悲可痛。自己七尺憑造物驅之。全然作不得主。故歸于寔地。安之曰善。我生乃所以善我死。悲夫。有道者。我載造化。不靠造化。成我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拈來便用。何勞之有。不知老之將至。逸個甚麼。是以復有藏舟之喻。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豨音許韋音吾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即義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丕音得之以襲昆崙。馮音憑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音悅得之以相去聲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豨韋即豕韋。顓頊大彭之後。夏封于豕韋。曲育。豕彭城。氏母。謂神理也。維斗四維也。堪坏一作堪坯。昆崙。神名。堪輿。家言西王母。戴勝虎齒。有尾。穴間。後人名之也。憑拾遺曰。其實半人半假。其旨則所謂莊子援拾鴻濛。其實半人半假。其旨則所謂莊子援拾鴻濛。其實半人半假。其旨則所謂莊子援拾鴻濛

一心。乃能復見。精入研極。乃通參兩貞一之故。不
受惑亂。諸子以兩末三回挑剔。聖經是中理旁通
阮霧靈曰。儲泳云。生神于陽。成形于陰。鬼神造化。
皆備于我。知此則知鬼神之情狀。十仙四禪八定。
是出世死法也。佛于聲聞緣覺之上。斥小褒大。雖
分五乘五教三界十界。寔一心也。圓滿菩提。歸無
所得。種性豈愁其缺少耶。法住法位。止有一寔。隨
分自盡今時之事。明矣。或爲貪福所昏。或爲好奇
所炫。寸木岑樓。空花亂墜。幾人能具超宗眼耶。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

陳大士曰。糯可爲飯爲酒。而烹煉成青碧珠。可爲
瓔珞。米之本分。原無瓔珞。而可爲瓔珞。謂必爲瓔
珞。乃成米之量。則又說之難持者也。
或問十三得仙耶。愚曰。漢志老莊在道家。神仙
在方技家。附玄牝耳。守尸鬼窟。大乘訶之。專氣所
伏。氣聚終散。自是外道。朱子注參同契。亦以閉居
無嫌于養生。良背行庭。坎離交濟。宇宙身心。同具
此理。何分于因物付物之大公耶。已一生死矣。何
用言之。其實生卽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淡者
欲。少嗔恚。陰平陽秘。恬愉自得。非致中和之湯引

也。非好神仙者也。巡東海禮八仙。夜見大人。其迹類禽獸云。嗤神仙而豹胎乎。是寓言耳。蓋雄才大略。無可發抒。特假此以遊遨。萬里夸張海外曰。當今皇帝作神仙也。郭象曰。遊外以弘內。其後脫韁者不欲人解。故以不容致詰者藏之。蜀梁黎丘是彼不達。非干我事。

井珠隔綆。告范文正。推照惜東

耳。馬見尾而不驚。誰入此定。

袁圖對傳。皆所爲也。一何自耶。或執後。或執先。或執有。或執無。或執一邊。或執中央。何生曰。無貴無賤。無中無邊。超衆圓矣。常七曰。執超焉圓而不明其中之終序。條理。是安能善吾生死之禮。道耶。平公曰。心氣理三耶。一耶。道專性之耶。一耶。信不知。一百年。柿二百年。兩較信否邑

曰。遊不得。

或問氣母曰。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且閻浮生兒識父者誰。

郭曰。生不由于己。爲而爲之則僞。其眞生矣。首楞曰。諸無所得。此十三得。得個甚麼。誰向燭體明照叫冥始。

瓔珞。托勞蛤蜊叫冥始。

資蓬岡坐不發。彙船開窗望天。便覺爽快。此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馮豫曰。

演武殺神仙者

告之則不信。神奇之則驚。其將惠盎四番。改絃新
鼓也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
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
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

高士文谷曰。本世以無言名高。者知之乎。文長是論最否。自己雖耳聞明。當得輕生死否。不什死盡偷生一味說輕生死。更是瞞本。安得不以生死爲大事耶。末過櫻寧莫笼莊子。

什知見獨疑始。即是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根。因耶。正作自己。打撒耳子。採成事。剔不清。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杖曰。不見盖源曰。服藥盡驗切須忌曰。

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杖曰。

炮莊　宗　十七

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

於作爲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云自然之理。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七重而標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劉云攖者外榮寧者內寂。已是杜撰。其下卓見得意前無古人。大槩不出面目唇舌。妙在子孫二字。

唐云外天下外物。外生次第亦有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即死死者未嘗死。生生者未嘗生。

龍谿曰。無閒忙。則無生死。毀譽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

副墨曰。世梦擾擾中而成大定。所謂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求成者同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聰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深沉。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語言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

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譚云。後世腐儒便謂有聖人之道在。何用才爲。莊子專掃此一輩。

袁小修曰。仲尼不詳言生死。而諄諄善心善事。則不必求出生死。而生死之理在其中矣。

杖云此中原無次第。而人於此中又自有次第之累。於此次第指點之。正不妨與教義相參。直下勘破。又不妨如宗門頓悟。莊生於此又露出內秘外現之手眼耳。攖寧疑始安名最奇。此中便有亭毒含德之妙。又云見得疑始透。而無有始可疑。又何次第可聞乎。此神于推原。使人恍然自悟也。又曰。妙在攖而後成。只此可會通內七篇旨趣。外天下可通逍遙之堯讓許由。外物外生。可通齊物之喪我。朝徹見獨。可通養生之薪盡火傳。無古今而後入不死不生。可通人間世之無用爲用。殺生不死。生生不生。可通大宗師之天人不相勝。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毀。無不成。可通應帝王之虛而委蛇。而未始出吾宗。宜其爲大宗師也。又曰。於謳聞之玄冥。遊遊之南北二冥。方於此點睛。

愚曰。攖寧即動定。文王八卦。艮震環冬春。而序卦

觀。覺之必寐。父兄子弟。各夢其天。卽聚散之極致。
適來自常。適去自順。而且歌焉泣焉。學者先明。歌
死與慟。生之義。而後可與究。歌慟併化之神。
杖曰儒者以修身爲本。至能易簀啓手足爲全而
歸之。若莊子則以外生爲宗。卽天地覆墜不與之
變。撓而常寧。疑而無始。佛法未來。乃有創見。安得
不謂儒宗之別傳乎。
黃貞父不信易簀事。謂曾子一生所行中禮。必不
至此時而易也。形容者烘染耳。愚曰啓手足。亦是
實弄作家。彼比干者。爲不全而歸之耶。言外生以
養生。吉無生以達生。不過生于憂患。雪上加霜。以
奪爲予。夜半烏雞帶雪飛。亦神馬鞭影耳。黑豆眯
眼。遂作異見。過牢關者。了知此事。卽忘其知矣。若
矜了悟爲能事。何謂糅解。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此古之所謂糅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
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
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
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
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
哉。勾贅。如贅瘤也。拼躄。病不能行貌。拘拘。攣曲之甚。
劉云。偉哉。有平視造物之意。陰陽之氣有沴。其心
閒而無事。古今名方也。拼躄鑑井極妙。畫意。子豈
更駕哉。超甚。
朱震青曰。秦佚三號。未免怛。化。原壤貍首。終是不。
情。夫朝之必夕。衣冠佩履。乍去其體。卽動靜之大

生浪死果如何。免耶。薛曰。宗倒造化自有樂。適生身之妙。且道。國須溪所云未生前皆在夢許。合此三句。那一句是獅子返鄉。愚曰。吐。劉曰。本是語乏。無繩作病死結。六字漚泊酒脫。盧曰。此須溪漚泊耳一部莊子。只是覺而寐。昔焉逼病兼來問。安馬曰。日面佛。月面佛。你道漚泊得妙麼。愚曰。寐語過日。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逆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悖（一作捍）。宍彼何罪焉。

劉云。又以前偉哉爲問者語。發明陰陽大父母去來順逆。不惟作末後一段話。未生前皆在裏許。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面拈出善吾生二語。與前後天下遺然哺覺。）

二十二

炮三　宗

何玄子曰。自有好進者而知足。知止稱焉。有輕生者而養生稱焉。有貪生而無生稱焉。聖人常享其中。冥升不息。不驚愚而爲怪。起居無異。異則息也。

論衡曰。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位無定時。無繁簡。無拘放。中庸所謂致曲與從容。

至日中何事乎。禱久矣。梁木之歌。猶嫌叱避。

陳文烈曰。無生苦葬茶也。達生稀葛酒也。善吾生。一貫之飯盎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孰能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音挑。徒堯反。）無極。相忘相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要悟卽易。要速卽鑼打鼓弄琵琶。一彈不及。仗人去後。無可與語。庶以病爲藥耳。陳晏昭爲方爲序曰。端端晨晨。歌自以爲樂。而聞者悲。諾皐。歐憤不惜身入鼎鑊。以殘濫賤人。乃弔吳天而信矣。桮山曰。琴歌送歸鴻。未免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其言。可謂平原餘髮。猶動也。傳曰。使湛動也。傳曰。使是神仙不死之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

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以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家語曰。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可悟浴沂風雩。是禮意也。而狂者專襲其倚門而歌乎。

須云。問疾之外。復出此一段。奇甚。若徒謂弔死。淺矣。從夫子聞之。畫出編曲鼓琴於子貢之前。又從

炮三　宗

二十二

招魂皐蘭。衍爲嗟來之歌。平分宋玉半坐。至我猶爲人猗。且悲且笑。此眞自得。非隨人後。踏步者。

正曰。主靜或撓于勢。主敬或泥于貌。惟至誠無成。

一也。登天。遊霧。正是顚。實揚。休。養生。送死。莫安于禮。其意在此。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一擊牧。陳明卿曰。子房善學禮。淮陽。其不同衆人。根原。仕學禮二字。左。忠毅曰。漂母知禮意。與石公同。爲仙人。情韓信不如子房。頓悟。耳。休那曰。孔子學禮于老聃。莊子說出方外。爲孔子寫出禮心。不見孔子呼子貢曰。莫我知也。夫子桑可也簡。故爾一串穿起。桁。放別傳。方信自古以固存。卽是神仙不死之

掌鹿門曰。賈生鵩賦。造化爲娘。陰陽爲戾。通用莊子。太史公贊之。爽然自失。只爲自己一場圍。治。甘此嗤嗤者。空。然則莊子何嗤嗤耶。多少人被他圍治。

譚云。妙在定交光景。千古更無二路。桮山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殤哉斯言。石隱寄石龐曰。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音決）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郭云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釋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世情之通累也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指孔子世或執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冥其所寄以遡其遊外弘內之道則莊子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劉云前兩段問疾一言死生之變一言死生之理至此弔死獨言所以不死者

月峯曰禮意猶圓阮籍謂禮豈爲我輩設則太放潛艸曰禮運云禮本于大一伊陽伯曰主一之謂敬忘敬而無不敬是禮意者知止而大安也

濟歸曰老子言禮與儀爲類孔子之禮不與儀類

杖云此夫子解其禮意也原始反終故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朝聞夕可猶有疑耶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陶曰池沼江湖皆水魚造水而已方內外皆道也人相與忘道而已謹定內外豈通方哉

正曰統天御天以養人者聖人也竭人侔天者君子也畸人侔天者狂狷也人先不肯學道及乎以聞道爭戮爭畸則又不肯忘道尹諧淆正帶累多少

杖曰李禿翁未嘗以才識膽全予人杖人獨以三字全予莊子次則孟子也如曰丘天之戮民也千古上下誰敢用此戮字加於孔子如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惟孟子能言之無此毒手何能殺活鼓舞

濟歸曰莊子小孟子膽大使莊子見當時之國王則

逃之不暇。敢犯此鋒哉。莊子不過慣討便宜。閉門作活。繞火爐邊說大話耳。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于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劉云。死者化矣。不知化之將及已乎。未也。卷然若身化爲物以待之。苟非無情。何得不哭。言化未化之間。適可如此。

諶云。人哭亦哭。世外達人。原只是一嬰兒情事。夫已有所簡者。此也。曙欲不深。歌哭難免。人天之事。不得良友切磨。憒憒一生。是篇纏綿懇匹。三致意焉。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曰善。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曰善。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坐。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通。此畸人者。殆天人之小人耳。測者乎。莊子出。首孔子。今日卻挫敗也。一鄉同宗共案。且爲一狀領過。化名寓曰。夢爲魚。是誰使之。化其道曰。魚爲其蠅之翼耶。禮樂其天之翼耶。去化者曰。阮籍。落魄裂楮入隨。後人之造適乎。正恐擊魚爲以巧安排。無乃太前乎。笑曰。排不及手指十箭不得。忽池黑。

爲學道者。其可輕視臭味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杖云。逍遙遊中。以許由寄堯之外臣。見堯之能外天下。大宗師中。以許由寄堯之外道。見堯之能忘仁義。須知意而子與許由正互相整。

薛曰。許由一生敗缺。不與覆蓋。特識得師之一字。故借而點出。乘成者。合乾之時。乘時成而隨遊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曰善。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坐。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音惰）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或曰意面子問與坐忘一段。當置在南伯子葵前後。）

集云。顏子心齋坐忘。乃自通一消息。夫子曰。果其賢乎。猶恐坐在無事甲裏。拈一同字。不落邊際。何處着個好字。所謂一化之所待。安得有常。卽是無住。生心。正與他枯木上生花。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此時卽已密付。請從而後。猶云未後句也。異日子貢見夫子。倚于門。曰。賜也。終日馳騁于外。而夫子內支離其形。倚于槁木。而夫子內隳其知。二子之於夫子。奚若。曰。吾黨二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杖人云也好。與他一喝。柄置曰。久雨不晴。漏碎遠磨眼睛。如今晴了。處處鳥啼。古今舉道洗手。夜明符。幾個知天曉。（或曰此段當刪。）愚曰。此是火燒旁邊大口。到此不覺眞情迸出。無所回護痛呼一聲。將謂白馬。叠照叫苦苦。非大宗師耶。不然。從說玄妙。與天地隔一塵。

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可見坐忘後。忒殺精進。在韓持國論克復曰。道何克復。之有。程純公曰。公之言。道也。克己復禮。所以爲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進。道。約公曰。學者知求道難。求道矣。能得師難。得師矣。能自見難。自見矣。善用其心難。善用其心矣。忘見難。忘見矣。亦無忘見難。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虛舟子曰。各理掀盡。止此一寔一眞。曰命也夫。表其窮盡而至命也。天乎人乎。非衰颯語。求其至此極者不得。痴兒飯袋。破矣。不死不死之法身。亦推倒矣。若歌若哭。寄其自得。歇卷曰。莫之致而至。孟子貶矣。求其根柢。子奪之。子奪之者。歟。非以天司命也。理欲境盡。則理名亦窮。性習染窮。則性名隨盡。卽理爲性。卽性爲命。

且聽詩自爲命。方勺曰。遇之。哭詩三十首。樂天飲酒九百首。豈真樂所能入乎。乘屬塘歌東野食薺之苦。謂之無福。取廉頗飯安若泰山之詩。謂之聞道。則未世隨人裝聞道面目者。皆被他瞞矣。桑戶到此。更添一哭。長盧歇曰。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知。如何是安閒法。曰君歌詩者九。豪度曰。生悅立

俱窮俱盡。三歸于一。而一者茫然無不在。不立。君靜方公巡漸時。天台祠會。舉石簣此條。且問命亦不立。是何等地位。黎羹鼓琴曳縰商頌。與南熏解慍。袞衣歌豳。有殊趣否。一者茫然無不在。豈懸指一影事哉。文成曰。道家說虛。從養生來。佛說無。從出離生死來。聖人只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這些子意。曾知莊生自破。佛亦呵無乎。生死晝夜。本自安順。素位時措。學誨絃歌。正是行起解滅。何用帖一命字作弄放憨耶。

或問疾病昏憒。平昔工夫何在。袁石公曰。覩人在

平日莊生所謂善吾生者善吾生也悟明人有病。
亦知痛苦臨終亦或昏憒皆不足論臨病時愁人
倖入三塗的種子噫爲己知幾之學不講遂以生
死爲門面者多矣不知那昏憒的卻是自在
弋說曰是非得喪榮枯延促等相皆後生死來命
徹則徹此牧羊鞭後之旨也苟安自謂安命躍冶
又欲衒命將聽之乎善吾生者善吾死善字難著
釋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
莊以生死屬之吾劉聰聞爲須遮國王韓擒虎聞

爲閻羅皆不懼況其卓乎眞乎貫誼曰生爲明帝。
沒爲明神廣成黃帝便當卓乎眞乎次如伍員潮
頭關羽鹽池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賊千秋血食
者也不悅生不惡死生死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
先生死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
者道爲命之權輿也儒以命爲歸復之地而此從
命處進步隨轉一語云有患夫無生無死則然獨
惺而不爲命所限制汩沉則奚患哉
歸震川曰安命然後能示貧賤貧賤然後能任死
生今人耽受享而求道眞悞矣

湘洲曰透得貧富關過方了生死子曰未若貧而
樂莊子終之以此正是學者頂門一針
譚梁生曰夫子道學多在貧富關切處晉梁見肥
智者不免嗟來甘餓自非大道若論至剝膚貴賤
猶後是以五福有富而無貴六極有貧而無賤貧
爲君子之常賤特衆人之見
俞吾體曰知命知天知禮知地知言知人記者以
學爲章之始以一知貫天地人爲之終
潛艸曰命者無生無死之一也神不可知而盡心
者知之即能爲萬物造命矣四聖開易尼山集成
其爲萬世造命信得及乎匹夫極其誠明一言一
事無非造命信得及乎史遷傳屈原曰人窮則反
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此固屈子之呼命抑亦子長之呼命乎寓
林曰子長讀莊歸之寓言可與讀騷矣莊是易之
變騷是詩之變通于騷可以怨通于莊可以羣鄧
定宇取伯夷屈原傳事論雜錯究不出桑戶一聲
是若歌若哭亦所以養其性命也然則詩書禮樂
山川朋友聖人以之養萬世之性命如此大恩反
信不及何哉

應帝王第七

三一曰中庸末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張南軒曰帝王者聖賢之餘事孟子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莊子只以一應字攝之肫肫浩浩淵淵時出鏡波天光不容擬議杖曰莊叟欲帝王以神化移換人之肝肺而歸于無爲乎世風日下矣君道全在師道中惟此退藏于密乃能吉凶同患南北中央之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高皇曰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奸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故以衡稱此聖人所以易簡而確能其事也

杖云以己出經式義度人未嘗不欲確乎能其事者而縱欲以法令教人則未免如使蚉負山也此中全在密爲指點耳出經度人者又何嘗不是教人非人猶云任天不過如此知始入于非人又掃卻任天者正神于盡人即天者也

鳥避矰令鼠避鑿乎

天根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止有一覩不分南北中央人人具足試照照看照見些甚麼耕牛走馬即是無首龜食冢盤鼈正是莽蒼之爲無端幕郤廉衝之飯四問而四不知特縣混沌之壺三輔一場逃走毋乃冢藏白澤反惹奇妖直須打破鏡來與汝鼓腹

首以四不知終以七日鑿竅悟

四不知之鑿之乎智鈌老漁唱鍼傷牙

聽而歎曰倏忽兩枚缺齒舉竟智波渾沌王必生兒落艸披衣目其吾而接其與天根必避子陽而陽居必乘其耳夢水下饋通遭無名末季成蹊不出要宗然後告報曰鑿死鑿活用免則那開關渾沌鍛酒蒸餅總是灰趙簡之而已宜四問而四不知也惟有帝從中

出還東兒西享兩觀北是則鼿混沌開闢而制定釜鼈薪水與人應時當分之衣食麻鞋過日享天究竟告報穿衣喫飯者曰盡此一報行牛馬行是天下當家兒若欲迷人狂醉自偷便宜行業鑿者不放汝在

玉殼芥生四臣不味朝不受禮逆則必誅揭密不得宜方外何論最憑者曰論最多矣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鐘鼓靜鞭聲

千江月圓月缺總是日光正午常打三更疑始無始久矣日吾若曰誰能其事何內何外應經變而治天下是縣道也接輿只好自失而走

道邊一喝未始出于非人那邊一喝又來始入于非人決不是敗種無生何消說神鬼神帝有人云留缺不喫一粒來接輿吞盡十方風將以

爲奇特耶。陳經正曰。盈天下皆我。不知此身之爲我。程正公曰。他人食飽。公無飢乎。馮理曰。有奇特事。每夜半室中有光。正公曰。聞亦有奇特事。理請問正公。曰。每食必飽。且問二昔與接輿何如。愚曰。確。果淡漠矣。何故又厭羅隱曰。髮植于頤。日以臨之。甲冠于指。月以鑑之。本自不垢。本自無私。笑翁曰。原來斛者只爲厭煩。杖曰。何處是淡。淡纔要遊心。心淡便不淡。纔要合氣。氣便不淡。纔要順物。心已私焉。這裏須天根自悟始得。莽曰。拿托日月。胸開卍字本是至足。卻在安閑雙峯曰。三十年關窗。既已告窮。卻來賣富。玄居曰。從天降下。貧窮從地湧出。富貴你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既還作此計較。歷大宗師廬帝

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爲一作胥。莊。開泉也。法也。崔本作胥。古文爲字作首。當以此而說。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莽渺。輕虛狀。壙埌。猶空曠。

皮膚美曰。有惡雀鹿者。揮帚結罟以逐之。夫帚罟既可以驅物。卽可以取物。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可馬上治之者也。王安石初慕孟子。又慕商鞅。不學其具以取之。故善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欲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賈誼過秦論。歎仁義不施者也。以武一切用文持之。陸賈說漢高。所謂物自然而自私其智耳。

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硋其心哉。

錢緒山曰。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

或假借聖人之似。而逐外者遺內。或窮索聖人之微。而養內者遺外。

羅念菴曰。無樂乎專內也。求豫于外則以此先之。

故欲攝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

指其時與事示之。未嘗處處說寂。未嘗避諱涉于事事物物與在外也。

野同曰。人知曹參以黃老治齊。爲順物自然耶。人知漕溪判分武侯以申韓治蜀。爲順物自然耶。人知潁亭守漳行經界。爲順物自然耶。知白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賈誼過秦論。歎仁義不施者也。以武一切用文持之。陸賈說漢高。所謂不可馬上治之者也。王安石初慕孟子。又慕商鞅。欲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以致亂。則不知順物自然而自私其智耳。

杖曰。問治天下。呵爲鄙人。不太反常耶。反者道之動。此正莊子之不經。而剔出六經之大本乎。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郭曰。百工短長皆易。林云。能者卒遇愚朗才行變換。

本義曰。天德不可爲首。嚮疾彊梁而可以學道乎。

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物徹疏明。屬垣之耳。察淵之目。而可稱學道不倦乎。聰明人主毒氣。足以土崩瓦解者。可以省矣。

龍谿曰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乎。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也。

石公曰舜放四凶。舉八愷。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即是無爲。

杖云以何功則能蓋天下。以何化則能貸萬物而物自喜。此不測處。如何立而遊乎。老聃又討一個極難題目與陽子。更是勞形怵心作不來也。不如各撒手罷休去。免使列子與季咸再三撈摝不得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加瀴。沃。沈。瀠。洄。屈。之。潘。爲九。

禁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于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

眚。目翳。瞀。目不明。

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物徹疏明。屬垣之耳。察淵之目。而可稱學道不倦乎。聰明人主毒氣。足以土崩瓦解者。可以省矣。

龍谿曰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乎。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也。

石公曰舜放四凶。舉八愷。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即是無爲。

杖云以何功則能蓋天下。以何化則能貸萬物而物自喜。此不測處。如何立而遊乎。老聃又討一個極難題目與陽子。更是勞形怵心作不來也。不如各撒手罷休去。免使列子與季咸再三撈摝不得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加瀴。沃。沈。瀠。洄。屈。之。潘。爲九。

禁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于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

眚。目翳。瞀。目不明。

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物徹疏明。屬垣之耳。察淵之目。而可稱學道不倦乎。聰明人主毒氣。足以土崩瓦解者。可以省矣。

龍谿曰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乎。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也。

石公曰舜放四凶。舉八愷。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即是無爲。

杖云以何功則能蓋天下。以何化則能貸萬物而物自喜。此不測處。如何立而遊乎。老聃又討一個極難題目與陽子。更是勞形怵心作不來也。不如各撒手罷休去。免使列子與季咸再三撈摝不得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加瀴。沃。沈。瀠。洄。屈。之。潘。爲九。

禁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于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

才省作卿上卿當以度量勝耳。此巨源之爲其妻畚也。郭泰見袁閎覽不輟輕見黃憲歎曰場之不清渢之不濁此林宗入叔度之壺耶。大慧呆語張子韶曰法性不寬。波瀾不闊生死命根不斷。佛法知見不忘安能四稜着地入泥入水爲人取毬曰浮盛沈水洞始作憑。既已蹈洞。驟製其新而去之使白力以出而洞者善遊矣。盧曰初奪其境次奪其所見。末乃奪其所倚之法。今倚莊子委蛇者何以奪之耶。杖曰莊子以礦示現若生于摩騰時必能破委蛇混沌之疑。如馬駒之踏殺石頭之滑殺矣。若生今日又當何如。嚴曰看見東坡學沒而死之說耶。莫寬呂梁作傷。老曰知雄守雌。莊曰衆雄無雄。奚卵焉。惠施存

也。淵默。水喜無心順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故常。淵若。略舉三異以明之。波流九變而居極者自得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則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則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之。不清渢之不濁。此林宗入叔度之壺耶。

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

程子曰。百官萬務兵革之衆。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在我都無一事。此咸中常寂。艮背之學也。

晁文元曰。我願以無所住之心。退藏于密。令人不可窺測。

李士表曰。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機以動微。可見而言未始出吾宗。則示無所示。彼之起心役見有盡。而此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見吾三機猶立我也。虛而委蛇。我亦忘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置樽中衢。總逃不出。

雄而無雌。知炮製否。學問寬仁以雌其乾直方敬義以雄其坤。析以制佛魔。攝以化人天。知炮製否。或問獅子爲甚以毬受制。曰理因物化。譬刃淬海爲其卷而意剛。曰水火不知功。猛虎爲甚怕雨傘。曰疑殺人。易曰藏用。此日應而不藏。楞嚴十六銍照用同時。雖能分背而耶。井悟火藏空。陽燧如何應秦皇嚇得宮人悠。貞觀三處空唱酬。卷破石來波亂流。盧室又妨人服像。何以故。恐驚甘卓影。遂失連多頭。資測曰。太虛陽光。久視反隱而字下簡中人乃常用。閉門譬竅。塔垂倒影。兩銍對隨。爲無量銍。光之爲用。互映

尸。主也。府。聚也。

歇菴曰。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辟諸鏡然。照。卽其物。物卽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希微澹泊。所照故實。不可二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陽明子揭之曰良知。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

曲附變化豈有窮乎。通檢曰。心物相照。明暗果何體哉。破鏡曰。鏡凹照人。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杜曰。鏡問人不瘦。鏡凸人不肥。更打甚麼鏡。還我舊面皮。笑曰。幸不自見耳。醜適荅曰。古鏡火爐偏干証。疑始擾事休閉閉。無心用心背手物。照水鑑喝誰利鈍。渠地曰。今時亦收古銅爐。鈍置壺中君不得。且磨端州蜜山石。照用萬古常作墨。已而曰。盧同月蝕詩。昌黎和也拙。

待之其善。棄之者善。在止于至善。此中具備。忽渾沌之用。鑿死鑿活。鑿得破否。不妨畢以磨鏡。

諺云。變舜以前。劉子鄉手反自以爲報德美意。可惑可慨。爲帝王者不可不知此意。

支公曰。正當得

虛舟曰。體盡無窮者神。用心若鏡者明。莊子賤明貴神。其寔神明果二物乎。渾沌與倏忽果二物乎。坡曰。誠明合而爲道。黃帝不能分其孰爲誠。孰爲明。譬一六合而爲水。神禹不能分其孰爲一。孰爲六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迹之不流也審矣。有目自行。則衰衮疾走。常得大道。無目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于定生慧矣。直指本體。則非思慮所及。而豈有定慧可言哉。急口耳人生受享心鏡之用。祇是善用其慧。而無見得。則本自大定者也。子

華荅季。沉曰。仲尼。天也。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嚮矣。或曰天勞仲尼乎。法言曰。天亦自勞也。可悟盡其所受乎天。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事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一作混沌俱純

爲也。

管見曰。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交化也。

楊廉夫曰。老子言渾沌于物未鑿之先。鑿則死矣。壞老人談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錢琦曰。日月無弗照也。不啓戶牖焉能取照。雨露無弗潤也。不治畎畝焉能取潤。理事無非心也。不教學問焉能享心。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仇。爲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張方平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早已鑿矣。果大丈夫。肯被誰愚。果大丈夫。甘心襲此保社愚人耶。

姚康伯曰。金生水。而水還養金。故其位爲子。子者孳也。木生火。而火還燒木。故其位爲午。午者忤也。北坎南離。習明用中。逍遙怒笑。雙寓于此篇。終畫圖以印之。

袁小修曰。混沌之鑿。與孟子惡鑿之旨妙合。

卻正法眼藏。濟云。或有人問你。又作麼生。聖使喝。濟云。雖知吾正法眼藏。在這瞎驢邊滅卻。聖使作禮。且道。七日而混沌死。與正法眼在瞎驢邊滅。是同是別。是雖作禮。臨濟說半斷報化佛頭。可惜白拈胭小洞山說法身是大病源。何故當頭觸犯。有人錘此香紙。爲阿門販鑿誠。翻會見乖張。急須荼子封關。安

凌滄虛曰。應世不符出世之心量。帝王祇雜霸耳。出世而不應帝王之用中。是隱怪無憚也。

虛舟曰。能出世。乃能入世。能入世。乃眞出世。此無馬。此論其事與時位耳。折中曰。竭兩用中。藏天下于天下。此聖人之鏡也。然非兩末背翻一遭上下。錯綜一周。安能明百家之長短。確然不惑。而隨時隨位。事所當事乎。有開必先。俱不得已。

杖曰。天命之性。即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道。即神動而天隨也。修率而莫顯莫見。即淵默龍見。機發于踵也。予懷明德天載無聲臭。非渾沌而何。于此透過晦昧之空。始可冥天命之性而率之。不則倏忽一念。迷己逐物。爲聲色所轉。斯失其天命之德性矣。

又云渾沌非知見所能到。孰能以知見鑿而死之。雖鑿以報德。又安得有死地。爲倏忽所鑿而死者。則非渾沌也。莊生特憫世人之迷己逐物。爲聲色所轉。流浪生死。而失其天命之宗耳。悲夫。縱鑿者。與執定不鑿者。生機不活處。皆死地也。莊子移人心。全在儵忽處指點。

頓人間食息。因有劑斗折衝。自維其救鑿者。而豈知制折之更鑿耶。因有雄心意識參。自維其救鑿者。而豈知雄雄之更鑿耶。又況桔槔較靈。反以餧狗裝腔。何異駝賊油鍋。紙上妙米卻忘正告。利在迷雲。惟有衝心石敢當。十字中節。只識衝鼓隨者。及盡今時笑曰。脅鏡可也卻亦去不了。厭亦無所逃。

鏡曰。一身之內。廬纖如此。毋乃太杜撰耶。兩間萬古。儘作一團。毋乃太糊塗耶。試問心不用而用小心。一番雖奪。君火與相火。一番雖奪。神智與分別智。一番雖奪。善待否。謹報德否。鑒得死否。任他倏忽。使是業識混沌。較證混沌。便落空亡無記。七日假死。活計橫生。自失則透。萬刻形氣雖免。語

識神。炎上便產精魂。寒兌黑山下。坐善待否。謀報德否。鑒得死否。智者曰。權應見佛。佛亦是魔。問了答了。直下翻身。翻君更蠢一杯酒。西去陽關無故人。愚者曰。切忌傚鄧林拄杖子來報德。

教家曰。寂感應。似如來藏。死是說易非懼心也。陰陽是有。則太極落無。落無落筒無極則太極落有。此與西天有見

正曰。南帝識王。北帝情君。中央黃庭。正位居體。務眞黃婆和嬰姹。換名字耳。以精氣神言之。精神皆氣也。精足則神氣足。而精氣又統于神。三本兩交。而中五藏六。此臟腑經絡之符于易。度者也。十二經有原。而心無原。以心不用而用小心也。膻中爲心主之宮。北根司焦。火之命五。臟五志五制五養。腎家以心爲君火。命門爲相火。道家以命門爲君火。心思爲相火。一身茫茫。曾鑿過否。何以善待耶。潛老夫曰。小心命門火根于腎。北坎也。以表種識。君火屬心。南離也。以表分別之識。精無人。以水體。內景也。神無我。以火無體。而因物爲體。外景者也。腎水好下流。故引種智。使其專精向上。心火好炎上。故抑分別之智。使其旋下而學事。水火交濟。剛柔互克。陰陽和平。顯仁藏用。此所以享精神之聖也。故曰心之精必親己而疎物。心之神必用外以爲內。因其親己。故引其專精入以會通之。因其用外。故引其遊六合之大以含養之。學者偷心頓有不在外不在內不在中間之無着乎。疑始無始悟入還須悟出。南北坎離之用中。原不可須臾離。

文中子曰天統元氣地統元形人統元識此質論也以費表隱言之大氣舉地于天之中以濁藏清而人受中以生非一大徵耶天動也躍體圓轉不息而秩序不紊地靜也而氣舉四游時時發生萬物不落動靜之理即在一靜一動中寧別有耶禮曰人者天地之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必物物而呼之具資卒荒矣然而神明統御豈言所能及哉廣深密經言證自證分白淨識爲九識約爲八識而五根歸于三細則分別識思量識含藏識也姑割截而鑿出之耳寔一心也總是阿賴識總是如來藏地水火風轉于空而用于見識皆氣質也皆靈知也聖人貫混闢虛實形神而明此中理旁通即化其氣質而泯于中節之用矣盲修欲滅之偏狂則委之皆非中也玄談超人而又超天超邊而又超中李蔚贊曰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果然乎哉噓噓天竺以生來死去爲參外道有無四見矯亂不可究詰故佛明心宗以正之又悲世溺情欲而濁智流轉也故提惟心于識之上此是離微折攝化相爲玅之機張士特所謂按析解剝也世士不達佛之因時說法而一心

爲宗性不壞相事理不二自己于身心天地參兩貞一之故一生駸駸賢者循牆未能窮盡何恠其爲清涼大洪難而外之不即被天下老和上舌頭諵淹殺蠶甕無吐氣處甚且莊攘夸脅互相欺賣佞闢皆非而莊亦受寃矣用心若鏡埋沒多少陳丹衷曰莊子隱吐閉氣耳應帝王云猶禪立君臣綱宗也往窶來碩利見大人隱不自隱豈犯正位曾知大林寺之啞鐘天皇寺之畫像乎杖人舉孔提莊衛道苦心其誰知之

藥地炮莊卷之四

極丸學人弘智集
天界覺杖人評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篇

褚云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爲郭象所刪修。焦氏筆乘曰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陳恢弢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曰陳成子弢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

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爲田。常其爲假託甚明。迂葬曰。以斗斛權衡爲駢枝而欲去之。贅三層未始有之混沌頭上安頭。非續鳧斷鶴之甚者乎。上不敢爲仁義。下不敢爲淫僻。非鄉愿最巧者乎。憤而行仆罪路耶。還是奇才難忍。藉此玩弄生波耶。末世以猾媮悍忮之我。而見飴以沃戶矣。莊子寃哉。人情惡理拘。而才士好奇翻。得此培塿縱盜之滑油。合衆人之咻以爲快。理士膠拘。核亦不稱。豈能以非墨之守。勝習輸之攻乎。以故好修常屈。正理常晦。目爲迂腐。險鬬偏鋒。羣殺機。哀哉。哀哉。故曰竊仁義與竊混沌。其竊一也。竊仁義者。百姓直道。猶權衡之。彼無所逃也。彼竊混沌以廢天日之權衡。而羣教爲公然潑悍爭奪之跖嬰兒。其將奈何。明收荀子之性惡而賤其體。專取告子之食色而去其勿。貌倣墨子之兼愛。而遺其親。狠縱楊子之爲我而不知足。則將奈何。于是簧鼓以膠目塞耳必不可能之法。而實巧遁橫肆。使人不敢詰。其更奈何。洪荒不知父。今知父。是不反本也。弱肉強食近于禽獸。今有禮讓。是不古也。仙定鬼窟。則

泰浮行者
蕭伯升較
壽昌翻刻會元
吉澗若士潤讀

之十日而笑曰。不過翻字法門。惟爲強項魔王。頭心調達路較些子。壽昌曰。且喜有喫棒分。乃云若士十日悟。翻字法門。較似兩數開卷便放。相去多少。駢拇一指。黑豆漫天。獵犬無蹤。枯槁僵衡到此。趙州曰。正人說邪法。則邪法亦正。邪人說正法。則正法亦邪。你道正法亦邪。卻個機衡到此。愚曰。覆

蘧元盤擊埋葛曰。王燮詰是屬提。韓逃之是異供養。王新建許朱子晚年出家。一卷楞見達摩。正好送他上學。只此眼。方可以機衡此膏。愚曰。喚作錯行得麼。二祖市珠時。如何曰。我貝袈石。費力殘羹漚飲。結鋸不休。名爲勾賊破家。實是教採升木。所以古老一刀倚天。落肥刑書必鑄。鬼不敢號。至今斗斛牙行。重新官印。然後街頭布袋。許乞一文。愚者曰。放待冷來罰。試請孟荀莊列。申韓惠乘同住一室。各出錄錄。推將決之。先輩云。莫執一說。合觀自明。子思特地指出代明錯行之輔。你道幾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甘贊設粥。請南泉念誦。泉曰。椎大乘爲白牯。念摩訶。甘佛袖出泉粥。後同典座。行者何在。座曰。當時去也。泉便打破鍋。喜曰。因緣湊着。經曰。因緣湊着。死冤家。出入行藏。豈讓他此橫。紙架彼按金叉。佛袖使行。夠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笑曰。何故犯手傷鋒。我則道典座來日不

待正名立教。乃曰子爲克家之督。政府宰民幷宰君哉。泯揚過者。本泯者也。善貫有無。以中正而統其餘者也。豈曰婦而生子。爲失女之體乎。何如明其貞體而爲女爲婦爲母之一貫乎。權衡無我。物自有則。節性率性。制天用天。裁成卽生成也。有物有則。卽無聲臭。偏離而執之。膠有錮無。皆駢拇枝也。礙仁礙義。是則不通。假公濟私。寔可傷痛。劉須溪曰。竊誠可歎。而天地之間。盜所不免。易宜曰。泰否一包。雜卦一決。張弛代錯。所以貴裁成類辨之井竈也。此裁成者必

明竊之可恕不可恕。而正用者。必明盡善未盡善也。故曰法以事斷。禮和其情。自反太平。物則付物。是眞天地宗。是曰仁義行。果喪其驕妬鄙吝之我。則莊子者界茶消飯者也。如或未然。中節權衡。不可不一稱之。卽此救蕩。各問胸堂。卽此解拘。方肯通看。

適葬曰。天下自有此反激之機。口不可禁。索性窮盡一偏。知其不過如此。而聖人之中道明矣。

徒善徒法之不可。孟子已言之。莊子專救賢智之過耳。嗟乎。世界亂多。人生患難多。吞萬古風。

吐一口氣。寓可以快。猶詩可以怨也。烏能戒鵂不啼。虫不號乎。舟以濟人。亦以覆人。帆檣櫓權。在乎柁手。漩浪風雲。在乎知性。豈徒曳牽夸平穩耶。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

杖云倏忽于渾沌中弄出一個駢拇枝指。疣總欲使知性命之自然。不殉淫僻之行。以失其天眞之神化耳。一篇反復抑揚。處處與人點破。就中殺活之機。妙在自聞自見。自得自適。則天下無不聞無不見無不得無不適也。

潛曰。五藏歷然。五常原自歷然。五藏渾然。五常原自渾然。而聖人之中道明矣。

自渾然方本不多。多亦是一。圖書小衍爲萬法歷然之約本。秩序變化之端幾。人自不聞不見耳。

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乎。而離朱是已。多于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
史是已。駢于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
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
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
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
所去憂也。

駢。併也。枝。歧也。言辯者如彼。敝人德。擢。選取好名曰也。竹史切。股。脛。以爲曲。句。曲也。跬。半步而得也。一曰跬。入文也。敝。跬。譽。是毀譽。跂。是歧。

生生存存。如如當當。皆正正也。正者是甚。正其正
者又是甚。不見在宥篇中之物物乎。物其物者。即
是不物于物。蹉過一際。重玄。所以駢駢贅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于
拇者。決之則泣。枝于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于
數。或不足于數。其于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
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呴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
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
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
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
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
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呴。煦。俞。聲也。又憂悅。屈。折股體以爲禮。索。索也。撓。亂也。

正爲伯夷立儔。
身殉天下。可憐。
亡羊補牢後之。以身殉盧蹠者。
嗜乾何如。其以身殉貪戾者。天下之嗜乾。又何如耶。
曰。臭皮囊自殉已矣。何其爲人多憂也。君子殉仁義。賈爲身。家。盜賊殉貨財。亦要行仁義。若曰身殉天下。放心。但屬伯夷。即可得名。吉陽。描矣。正使聖人死。大盜止。又誰不殘生損性

字無義。贅二十八言。贅太多。
且道堅辭相聘。巖視軒冕。何故又貶伯夷之背。泥中曳尾。路傍纏腫。何故又慕盜跖令兄之度。此真盜大易潛。邃之奇貨。明釣三百金五十擔之奇利。而踏個。惠兩跖稱悖。以殉其旦暮遇。聖之大名者乎。中舉教人反用。貪嗜。藏果然快。絕。正好殘生損性。與好翻轅。嘻曰。封窩痢哲。

季彪余子曰。莊子天下篇不列孔孟駢枝篇終于楊朱耶。究竟身殉虛空。虛空殉身耶。陰推陽挽。是誰啼乾。

余全人曰。戰國時儒理腐而厭聽。莊曰生爲殉。舒死爲決疣。死猶愈於生也。則殺人者之心亦淡矣。戰國毀先王而莊曰剖斗折衡則民不爭。則毀者之心亦息矣。盜跖滿苟得。其時此然。比戶誅之。誰爲天

走。莊則面吐其情。此罪狀乎。抑功案乎。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乎。莊子苦心于救世而放膽于爲文。譬用兵焉。六經堂堂之陣。莊子掩旗鼓而襲之。入帳斬將。囫一軍而不敢譁。何等雄傑。世目以爲荒唐。又目以爲逸生。是眞不善讀莊子者。

如此乃苟全耶。故罵仁義以媚小人。尊道德以媚仁人。自造秤幹。高下其手。果然絕世聰明。多方妙用。汝等都被語脈轉了。何能夢見。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

駢枝不齊。皮下還有血脈上篇提一怒字。外篇提一愧字。是天地眼有說起面赤。自開自見者乎。教得一半。

柳子厚曰。嘻笑之怒。甚于裂眦。怪情矣。憑者送無盜曰。痛入黃泉。無避處。收歸白日未生前。

力。解民之惑耳。揚遏順天。隨緣乃當。一味貪冒洪荒。爲渠魁三窟哉。噫。

且夫屬 音燭 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扁。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

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

爲臧獲者非。奢。音丘。靡王傳。喻皆從之曰殉。臧與奴。假立二人。劉德曰。格五。棋行塞法也。挾策。執箸也。

正曰亦知駢枝不可斷。邪。乃歧其將指哉。除此四殉。將殉虛空乎。將借虛空以殉饕乎。天其跖。跖其天。常羊干戚乎。相繇九首乎。止爲不能順性命之理。而中乎常然之節。故繼此權衡成章。以省民之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俞樾曰。古書識味人也。按淮南子作申兒。尸子曰。膳兒和之以薑。人主上食。

舊判曰。孟專言仁義。莊專言道德。其寔莊子所言仁義。其字義與孟子殊。有本仁義。大仁義。小仁義。礙仁義。假仁義。單從自受用立說。仍是爲我窠臼。章大力曰。仁偏以愛己。義偏以裁物。則仁義惡矣。澹歸曰。孟言仁與義對。孔言仁不與義對者也。

陽明曰。用規矩爲方圓。則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遂執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又曰中只是天理。變易從時。如何執得。須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抄此二段。置駢拇後。請一權衡。正曰。不淫僻則仁義。不仁義。卽淫僻。事不兩立也。果雙掃而一念不起乎。若倚本空。又縱人敢爲矣。管子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比觸搥記。法何所避。老曰去其太甚。莊曰適得而幾。仲尼不爲已甚。非同途得妙耶。兩不敢爲。可以磨慎獨之刀。勿偷坐鄉愿之窟。莫惟迂人一點。

地出首曰。混沌生我。是混沌爲嘛本矣。如不得已以權衡托聖人。聖人托戀太姥。五藏五常。血遊今古一任盜者盜。豬者豬。而汗不厌。背參不敢。歐枕冀神矣哉。笑曰。汝無始來習氣不除。此巧慧也。卽巧敝也。人盡不免責。則面亦矣。黃面瞿曇。透故以猫兒藏鼠。信香火藏溫地。使人過而後愧之。莊生早洩此機。後世引以讓短。豈知當嘯善儀。深雖賣肝。耶不得已。又轉一語曰。汝作馮會耶。

杖人曰。人身有駢贅。或可治。不可治。使心性駢贅。固可相忘不治乎。安知仁義政刑。非治民。侈于性。命。不情者乎。仁義與道德相去幾何。道德與性命。相去幾何。得意忘言者默識之矣。阿劍曰。諸方盜法攻擊。何以捄之。杖人曰。非所知也。邪正眞僞相奪。正是激揚機用。使于鏤湯爐炭。絕其偷心。不得躲跟。踏翻生死窠臼。此乃慈悲相爲。正打傍敲也。不見易以變化不測之神。摩盪交錯。爲吉凶悔吝。始能生其大業哉。尼罵僧、覷他、僧曰。你、不看、我怎知、我看你、噫。世間豈有人境。是非爲孤起之能所。

境沉。智與理泯。心不見心。忘是本忘。將以擲筆爲忘。筆乎。以塗鴉爲張顛乎。雙奪雙融。謂之無事無理。乃事理不二之急口也。首楞嚴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然則聖人所表之權衡。豈非究竟堅固之中道哉。物呈帝則。知而無知。出入以度。不落動靜。權衡付之萬世。心天本不可欺。粗守雖異。顯遯雖暌。但絜常然之矩。而盈虛時乘矣。深幾神明。惟心體物。頤不可惡。觀其會通。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簡。森羅節序。本不動絲毫者也。如此反復充類窮盡。又盡冷地看莊子曰。百家往而不反。知愧者誰。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音洛）曰。我善治馬。燒（音陶）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馬。縶（音田）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陸。跳也。燒。鐵剔毛剃甲也。雒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縶。阜棧。櫪也。橛銜也。衔曰橛。縶曰絆。）

而嘯。（音笑）

芙蓉楯曰。佛經言教外還有爲人處也無。投子曰。寅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楯欲進語。投以拂拭其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楯即開悟。再拜便行。投曰。且來閒。黎楯不顧。投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楯以手拂耳。莊子喊口則不無。只是不能以手掩耳。

莊生自越門快耳。其實上古鼎肉強食。未必可係羈而遊。

季彪子曰。秦末舊無小人。而君子包之。否未許無君子。而小人馮之。勢分而各有欲。則君子小人并多事矣。明道曰。新法之行。吾黨亦當分任其咎。惜乎無有以素樸告之者。一曰。捉定素樸。即是蹩躠。惜乎無有疑此者。

馬蹄第九

馬。世世當有善民。治天下者。全賴有善法。善本不絕。誰來取宗。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音田）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音兮）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音別）躠（音薛）爲仁。踶（音題）跂（音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音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鄭玄曰。犧如莎。刻畫引得齊義。子尾注女器。皆牛形。畫飾得齊義。）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填。填。）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音戛）倪（音詣）圉（音因）扼。鷙（音至）曼詭衔。竊轡（音秘）而馳。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

（遲頓也。顛顛。專一也。蹩躠跂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故抑而相指之。注。遲慢。徑衍也。摘僻。多節也。須溪云。摘如摘埴之摘。僻如鞭辟之辟。）

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又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繇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蹝跂好知爭趨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忘者曰月譬是馬繇自明介倪猶睥睨也睨曲也驁出衒也衒街也

迂說曰荀子云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正救顓頊率性偏委氣盾之病激言性惡重禮也別性于生前且騙情禮雙遣耳錮于虛空變成奇貨離即斷常愈玄愈幻荀子曰匿則大惑畸不可爲毋乃似之現量無大過矣果能禁比量耶積一日成萬世奈日用何聖人故申本來之秩序差等事物使享各當莊子云緣于不得已是也禮義以中節而名祗是公平而已且問冬至立春候不差秒歌舞板眼待思量否發而中節心法雙忘非膠致也平在自反暫歇過關用之物物還其本事以空藥世以紗醫空其火候耳正義曰中節之比量即是現量即是不起一念物則各住于法位三拜依文作自了語展演出格偶然後不爲例

炮四 馬踏十三

本子乎不惟莊子即婦非之愚民亦寧見絕聖棄智之本子者也魃若過否哀中郎詩點子夜作被內被外引得點子竟睡不着

呂覽曰或獻閉于宋元王王令閉中解閉兒語弟子解之解其一不解其一獻閉者曰彼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更巧于我

楊大復曰黑黃白馬同作馬白馬非馬白馬唸透天棄地入捖孟亙不問石石不答瓦齊事生程馬生人戟矛相若不相若無已詰相與爲閉解一而不解一也聊以作莊子之引

將爲去聲胠去劫音篋探本音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豈有不法聖人哉死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胠篋第十

須曰慢世立物可以存髮可以諸俗抱曰漆園扃鐍謂得一簡慢那咬曰且須呼剌蝲切忌嫁金翹

趙州問一婆子什麼處去婆云趙州又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連打兩掌師休去無準範曰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半塘石揭州是非長短俱成戲子鼠竊終難假狗

僊批簽者曰鼠則容之狗則難假

杖人拈金剛經云辟如漉茆布衣提三尺劍假爲義帝發喪之師于諸暴虐王候手中奪得天下及見沙中偶語殿上般劍乃思制作法度始證天子之貴又于沛豐見諸父老乃悲歌慷慨泣數行下此皆英雄到事切所作始有此眞情激眞及懷眞慷慨決非後人

炮四 胠篋 十四

死。而大盜亦決不能止。資盜之智。亦決不能去。乃矯之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問莊子。必將何法。始能擊盡聖人。縱盡大盜。吾恐莊子到此亦將如鴻蒙雀躍掉頭曰。我弗知。而去也。知莊子之毒最深處乎。大盜竊聖知。則能得天下而久守其身。龍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音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果有能竊眞聖知也。果有能竊眞聖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逃于誨盜之罪矣。

自以爲聖知而自賊也。嗟乎。莊子之意。正欲聖人勿自恃爲聖知。利器不可示人。潛行密用。無使大盜得而竊之。不然。則烏知大盜門下。更無有操鑿之雄者。而乘取之乎。祇如野道士竊假符印以驅鬼魅。既不能驅鬼魅。又反遭其害矣。可知眞聖知。決不可竊。可竊者決非眞聖知也。果有能竊眞聖知者。決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胠。列也。開。張之江中也。）向秀云。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眞而忘其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不日新。事棄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云。閉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正曰此止是自反一法。大有之揚遏順天。遏神于揚。此天地萬物之生機也。莊子去名傳名。奇在懲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旨在去欲。勿彰聖知。

炮四　胠篋　十七

咽廢食。後之偷逞者。可授以廢耕奪食之利器乎。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攓（音隨）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爛（音濫）亂天下者也。法之無所用也。（繩與繩同。校。案也。攘。撰之也。）

呂曰。所謂絕聖棄知。非滅典籍棄政教也。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果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然後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燔。火光消散也。）

白苻曰。遁上遁下。管子惡之。語無爲以求名。太公知其害。曹立之云。愚不肖患在一時。而邪異禍在百世。始于駢。龍別囂。以有無。矯亂名。寔。便于頰適

炮四　胠篋　十八

詖遁而無憚者。資以誣正而荒逞焉。浸假至今。直須窮盡莊禪本旨。申其大乘。容其偏眞。而賢智者不惑。則化歸中和矣。以滅爲無。善惡俱絕。非鬼窟則死水也。卽有是無。可破破相。而誤髁縱脫。大決率獸矣。安得不嚴名寔。申韓因以慘礉。可無憂乎。然後知環中寓庸之味。正是不執著不斷滅之適得也。重子陽經陰權。韓嬰貴當。賈誼別事。郤詘限勢。總歸中道成章。徐幹不憂異術。而疾惡內關。可待陽明發明乎。莊生能窮跖、讖正。可助決事比。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鈎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于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于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于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王戎問名教與老莊之自然同異。阮瞻曰。將無同。正曰鼓萬物而不憂之化體。則在聖人同患中名教。則自然也。若別本體自然。並無自然。人勉強而自然。此則自然之理。自然之候。因表自然之法者也。法久自然弊。不以法必弊而不明法。亦自然也。掃法爲高之弊。更百倍于法。久之弊。此亦聖人知其自然者也。楞嚴非因緣非自然。雙窮而中顯矣。薛君采曰。古之人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之賢智者。役愚不肖以養己。今之人寫賢智。縱愚不肖而以無憚自養。嗟乎。防胠篋者何以憂之。

石塘子曰。孟子憂告子禍仁義。莊子毋乃助之乎。然不憂也。人皆以人心自藉也。小人以理責人。而後暗收其利者倍。是則仁義忠恕之說。固小人之所護者也。人仁義。則己受其施與讓矣。人忠恕。則足以容己矣。津津管鮑者。望人爲鮑子。而己爲管仲也。君子引理與身。推利與人。自托至矣。人力不大于舟。然能行舟。以托水也。人亦以人心自藉也。何患禍仁義者。不愈顯仁義之神與。權衡包決曰。田常盜齊。孔子沐浴請討。放舍身命。定此公案。齊宣是田常賊種。孟子乃說以王天下。

稱引湯武。置周何地。不與孔子之仁義悖乎。戰國之勢在客。莫是籍此傳食。以自著孔子光明。祗圖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耶。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妨盜耶。涇凡云。公卿止講名哲保身。乃是莊子誨盜。士子止講傳食諸侯。乃是孟子誨盜耶。楊朱宗禹。墨翟宗禹。亦是保身傳食。適可而止者。孟子詆爲無君父。毋中剋核過甚耶。後世猶則蚓狂則獅。若以適可爲中行。去鄉愿幾何耶。如謂絕聖棄智。必須死盡全心。果可死耶。誰肯死耶。將以摧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

一魔曰。置。我待衆生成佛盡。乃發菩提心。世尊使阿難問調。遣思出獄否。曰。我待世尊入。方出。你道這兩個。牽牽在何處。後人錯認。且封鎖弄。咋見鮑老斷曰。博浪一椎。解沙丘之魂。漁陽三弄。碎吉利之胆。何兄判官。猙簿。生滋鑄成。閻市高臺。千秋萬歲。早是衆生。度盡不可思議。且如王烈發宇。創之菩提。陸機化戴淵之地獄。弦能下鳥。砲到成凹。一春一秋。天日曝此利器。愚他生死疑僞。總脫不得這道。魂遞吮。內道場。只如此籌。容引許多鬼魂。贈謂。假皮囊。天權哄過日。又豈知莊子特地打婦。巾明此不可解之。遺堰。作一張窩。家銘補之。告示耶。世尊之前。包許一笑。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定其性命之情哉。

宥。寬也。毗。合也。喬詰。直也。卓鷙。行不平也。在如持義。圉中之圉。宥如寬緩。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定其性命之情哉。

宥。寬也。毗。合也。喬詰。直也。卓鷙。行不平也。在如持義。圉中之圉。宥如寬緩。

陳維立德曰。拱手高談性命。而漠視君父之安危。此陳同甫之所傷也。性命人所以生也。君父有安危。而惻然與之同安危。至于痛涕。其人生氣盎如也。安有盜跖曾史之行。而可倚。晉法位之聰明。即以泯其朦鍋。給勤生之盜。竊即以養其雕戕。此萬古不變之時用也。祗爲一場磐礴解衣。故被風吹別調。

醉來撒潑。醒來自解。割雞焉用牛刀。前言戲之耳。依然在這裏。想當見有陶淵明曰。但恐多釀。誤者當恕醉人。東坡曰。此淵明未醉時語。必以洪荒蠻三代。則不安其性命之情也至矣。亦是燒米鋪地。去其火氣。噓室曰。將謂棹吃腦飯。向威音那畔耶。要且冒容啓告。將謂人

中道成章。奈不聽何。有一斛卷。經席便圖攘臂相爭。忽然推倒卓子。大家且討一個散場。

艷山曰。茅塞頑庸。盲泪此中道。溫飽而日寒。堅壞溝。必以逆境。乃可順理。境淳更酬。金剛始到。奇人投俗。竟無憐者。負此天地。又何用苟安此性命爲哉。不見道大鵬欲展摶霄。翅那幽窺六合。雲片何心隱講學時。張江陵忽來天衢出接。何不起坐握手。何不起坐握手。曰。方外人不爲禮。張公曰。你見在方內。如何說方外。張元長曰。衆儒無知。己江陵必縛心隱。隱亦自謂就江陵之縛。卓吾曰。不然于知己。必死于

偏衰。各竊其說。以詆姐護。短爲性命。惟聖人以天地萬物。古今經緯爲性命。故範圍而各安之。而人不知也。不大拂人之情。亦不狥人之情。何嘗專恃賞罰。何嘗不用賞罰。賞罰以示人。此在宥者正欲藏天下于杖云。利器不可以示人。此在宥者正欲藏天下于不治。藏不治于人心。使有力者不得竊之而趨。使無知者不假求而自足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慎獨可同參

正曰。因欲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遂至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厭緘詘盥。煅煉成獄。舉天下思慮不自得。喬詰卓鷙。何暇安其性命之情。此無他。以不知中道。耳。因而曰。性本不淫。何用法度賞罰。于是乎縱盜滅理矣。此無他。以中道不成章耳。情田順竇。使各安其生理。在之也。平恕悲憫。嘗不見人過失。宥之也。中道成章。須知無爲有爲之君臣道合。君用于臣。臣奉其君。謂之本在本宥焉可矣。

不知己。杖人曰。隨難自制。是死于不知己也。死後馬侍御不變交情。是又被就一真知己也。使當時有大手眼。知識過于彼者。彼必盡心而入。盡人中道。何至偏錄葬送耶。然人各如是分量。定易定評。一轉語結卓然始安其性命之情。莊子之發端。始爲此乎。可以托天下。寄天下。嗟乎。說過不少。嗟乎。

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卷上聲 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去聲 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辭一作懷。懷等不申舒之狀。憺靜。擇擾也。炊或作吹。吹猶鼓動升也。向云。如廓埃自動也。

杖曰。此千古正論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今盡越于下。又何能遡于中上哉。將欲與之。必固奪之。重玄廣開而奪之者。是皆細細與之。左盤右錯。使妙盡此治而不治。不治而治之妙也。婆心徹困。更有過于莊夫子者乎。更有過于莊和上者乎。

崔瞿問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音綽 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

解紛者不容捲。教誨者不搏撓。批亢搤捣。形格勢禁。則自爲解。其今更以上下囚死。賈批亢搤捣之方。將何以教其循環耶。三界長時循環。十方無礙虛身。

藥地炮莊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拔音）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于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異音）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斤音）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脅脅大亂。罪在撄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聲）也。桁（杭音）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支音）攘臂乎桎梏之間。意（饫音）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梏（古音）拲（券音）桎（質音）梏（古音）之納（芮音）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蒿音）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摽。引也。劇。傷也。駢。併也。枝。歧也。天。非高直遠也。施。延也。桁。桁楊。械也。拲桎。梏。皆手械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掻（音）擺。引也。劇。傷也。駢。併也。枝。歧也。天。非高直遠也。施。延也。桁。桁楊。械也。拲桎。梏。皆手械也。）

杖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同言。以利命如水火不同以利與命同言。利與仁。此非不言命與仁。乃罕器。理欲不兩立也。使聖人不言命與仁。天下將安歸乎。孟子得此意。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當春秋戰國時。盡天下皆功利爭奪。孔孟嘑嘑已不中用。而莊孟同時。既不助孔孟昌言仁義。而且以三代上之皇帝。皆罪之以仁義攖仁心。天下豈不大駭。爲狂逆無道哉。當時知以非聖人之仁義爲罪者。唯孔孟之徒能之。如彼時之尚功利爭奪者。已不知仁義眞足救戰國之弊。又何知嘗責仁義之攖人心者。功過所在哉。或以嘗責仁義爲是者。以此時唯縱橫合并之術爲適用。無事仁義之迂闊也。又何知莊生之旨耶。亦唯孔孟聞此深欺之而不欲言之。恨天下不足以知之。或惕然取其意而洗心于密。以自慰其憂勞。如熱惱場中。且以一服清涼散。致太息也。

潛艸曰。易言仁利命。以卦象罕譬而喻。正恐玄談爛漫。荒高廢務。故以雅言畜天下而泥之。

史記云。處四凶以變四夷。東坡曰。非殺之也。高忠憲曰。舉十六元。放四凶。正是艮背行庭。正是權衡之帝則。所謂既竭力而繼之。仁不可勝用也。知至者以知還物。正所以去天下之駢拇。而安天下性命之情也。止爲徒法徒善。不盡其用。故莊子反言以巧醒之。誰知相沿專賣鬼眼睛耶。

屈子遠遊篇曰。
晉氣孔神兮于
中夜存虛以待
之兮無爲之先。
朱子每謂此言。
庶成佐黃帝不
過如此。猥混漠
曰。不可使執玄
子之交以爲天
地之心環中守
曰。是處無非天
地心。特子復處
自相侍不許剝
削安知復引得
節傳經剌針。
如何是特室。曰
切忌面壁。如何
是至道。曰佐右
殺館得。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窮窮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音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

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
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于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
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音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

自不小也。平心論義。黃尤爲上古第一田橫王公。記爲旅譜之神。又何善不遊無窮之門也耶。一笑。

蘇云。山經。廣成子治屯蒙二卦。運日月。黃帝師也。
所種者稊。雖瘠。十不生稊。所種者稊。雖美。田不生。
穀。窮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物本無終極。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
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處和。故不見其分
成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能盡死其
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取者人
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眞我也。
杖云。心無所知。則抱神以靜。而內自愼。精不搖而
遂于大明之上矣。無所見聞。則神將守形。而外自
閉。形不勞而入窮冥之門矣。心無所知。非絕無所
知也。我守其一。不爲知所敗。則與天地爲常。而遊
無極之野矣。無所見聞。非絕無所見聞也。以處其

昌（白物也。緡。滑合也。）昏。皆無心之謂也。

物（藏起也。物將自壯者。不矜治。猶以擾之也。李淳風生死小紀也。百）

實。正也。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穀氣多也。明有。佐殺。雙。

愚曰班特破升舉之飯耳。然以乾餅子繫綴死。鉈又不如淦過止渴。

和。任物自壯。則與日月參光。而入無窮之門矣。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自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民之放（音倣）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一作昆）意（音噫下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音隳）肢體。吐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音幸）溟（音泯）。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

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肢體。吐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

閱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自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肢體。吐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

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聲之于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鄉。（與嚮同）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

得有有。視有者昔之君子。視無者天地之友。

郭云。心欲出羣。爲衆擾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是衆人也。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夫與衆玄同。非求貴于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

非獨有者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也。

王弼荅裴徽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莊未免乎有。故恆言其所不足。

呂曰。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己矣。

正曰。一種險教。止逼人鹵莽出頭。其成就人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生平也。萬有餘喪矣。棄灰之酷。立法終于自弊。孤注之勢。有時可以脫險。誰能于一樣敲腿。判出俟命徼倖之兩種中庸耶。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畿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于義而不積。應于禮而不譁。接于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亂。恃于民而不輕。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嚴君平曰。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無。有不無不有。乃生無有。道無而事有。體無而用有。事中節而享其化矣。眞體道而事事無事矣。

胡寅曰。何晏執無。裴頠膠有。矣知理者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紫柏曰。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象察爻。未始無心也。老不敢爲天下先。不敢非有心乎。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白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卽無心亦未嘗無過。然則初心之人。如何用功。

杖云。前段以先天命天。不治而治。在也。後段以後天奉天。治而不治。宥也。彼豈絕物哉。敷陳詳明。精微潔淨。妙出六經之神化。誰敢謂莊子不經。

正曰。人心僭驕不可攖。故黃帝以治身爲問。大學正心章。以身有所心不在而指之。廣成其謂身心一如乎。舍身取心。自古所病。全提不許分開。破執妙于軒轅。泥乾炙身。牛車愈醒。恐猶有錯會者。天下即是身心。身心即是天下。君臣道合。正堪拊髀。潛帥曰。屑樓一屋。本統天人。因生死而專格心所以心物所以物。天所以天。不二不疑矣。直下是人。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觀物之應備。故通于天下者德也。行于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奎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老子作通于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黃帝經曰。在天爲玄。玄生神。在地爲化。化生五味。在人爲道。道生智。正曰。聖人觀易。止就天地指點。而太極在其中矣。舍一無萬。舍萬無一。辟如全樹。體其全仁。而根幹枝花。各中其節。豈必執樹未生前之核哉。聖人理太極之家事。惟以不昧同體之仁。善用分別之智。使天下各各安分正用而已。惟其不能觀畜。故誘引于有無兩端之上。若悟本兼寧執此乎。然不知時各用之。時互用之。時偏用之。猶非眞悟兼中到也。

虛舟曰。曾知天地之兼技事德義乎。禮運曰。禮本

可存執持之執不可滅毀亦猶人生予取火候之也耶是謬喻矣

于大一。協于分藝。是無爲有爲之合也。通于一。萬事畢。所謂玄也。通于萬。一事畢。所謂重玄。重玄然後君臣道合。妙叶于兼。楊誠齋曰。中正立而萬變通。然後無思無慮。此猶言學道之火候也。思兼慮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庳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

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連

上文疑卽老子。下文夫子卽孔子矣。

碧虛曰。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唐曰。

夫子多指九子。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音遼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音通于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德曰。素其位而行。逝者如斯夫。

非生提作一個招牌。後來遂有三際俱斷。萬古拙長作門對子。是個漢見曉卽雲宿矣。何用更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于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近遠。口義作近遠。一本作修遠。

孝曰。今之愛守道遙。無事寢者。倖素逝也。電火中轉物。劍刃上翻身。是眞素逝也。君子志學知命。素位從心。時時位其位。卽時時素其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音歸。遺其玄珠。使知智音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噤反曰閉。詬口垢反曰恥。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有狀北望重。卽明本冥也。

杖曰。以黃而帝乎中。而不爲四方色指之所變易者。唯罔象爲能也。居乎北之靜。而遊乎南之動。有幾不遺其神性之珠。而與之俱周旋哉。如更使知見聰明。而力索之。不亦將心覓心。何自而得。故不居于人我之山。而忘乎動靜之際。則自得之也。此一小喻。不數語。卻勝前段長篇。

索吾。世有貿椎而還珠。剖腹而藏珠者。還者失珠。藏者見遂得珠乎。請問莊子如何發付

愚曰。佛前女子入定。文殊盡其神力。不能出。下方罔明菩薩。于女子前。彈指便出。覺範謂與莊語。獅乳驢乳。有辨者麼。若云此以象罔爲玄關。則罔明亦黑路。若云出不出之本定。則得不得本玄也。未可低昂聊且軒輊。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朔音）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寧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

這洗耳流專爲其師而放逸師。相傳如爲三皇由水之影。轉乎。曾知爲聚父者。爲聚父父者。的不是兩代也。于依汝作兩層。言之。相非不親也。于父則已殺。

親喪三年。雖非爲其。故曰天不如。屋屋不如衣。大而無當之天。不能與細而切用之天下。權准兄知之乎。

利筆所在。金鼎鉉求說成事。逸豫之嘘。冷笑久矣。只聽得云暗拜了退。

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絓（公卦反）。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藉也。南面之賊也。（圾與岌同。椄與接同。）

義曰。尊知火馳。是最大病。惟愼獨可免。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

且問形後之性。與天命之性同。吾。崖。欲曰。動是誰。叔是誘動。

馮亦曰。無落吾事。偲偲乎治天下而不悅。夫治天下。卽堯舜焉之耕也。或問閒先行。蹊曰。如何是道。蹊曰。萬頃良田。曰。學人不會。蹊曰。春不耕。會。蹊曰。春不耕秋無穫。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大聖人鶉居而慤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華。地名。封。人也。）

愚曰。孔子遇儀封人。奉以木鐸。堯隨華封人。則三祝而退已。你道讚歎得及否。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偲偲乎耕而不顧。（通。鞋。古。從。犬。）

泰初有無。無有無。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乎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綿綿。反成也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易說卦物得以生明萬物之始也有無者無名萬物之母也有無者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徼

杖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妙于贊伏羲之畫。與堯舜之精一。夫子之一貫也。一而未形。描寫輕妙。留而動。動而留。此正造化之無間。天命之生物也。鳴非謂言也。合喙鳴。喙鳴合此喻陰陽開闔之義。與天地合德。鳴卽隱。隱卽見。合卽見。卽隱也。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僥音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作留一捏之狗成思。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縣寓。若天地義。待易。見應帝王。

焦曰。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白曰。忘乎物。又忘天。曰兩忘。是謂忘己。是謂忘其兩忘。無落吾事。依然物。物而已矣。

將閭勉百免作務免一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轍作轶一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勉觀觀然驚曰。勉也汇若。于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

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兒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輯和也局局笑觀觀觀誠觀

義曰。搖蕩。從風說來。書曰。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若介反介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泛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一曰視其所以。一曰所以者何。則故而已矣。合喙鳴。喙鳴合。未知中否。嘗得血流无川處不如喊口過殘在。屈讓曰風從牖中入。酒在盃中。搖蘇其聚蓄下。偶向冥理笑。盧前曰笑豈止此。卽畢第一義。亦惟有局局然笑耳。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大笑之。未知中否。

行之。不士聞道。若存若亡。上士聞道。大笑之。未知中否。

地名。乃殺得盡然。雖如是。釋迦也殺不盡。大唐土也殺不盡。雲則不盡底。須是放卻從前見解玄妙理性。永斷奇特清潔。動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淨處又合作麼生。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殘室曰。喙鳴合。吾且道了未了。盡不盡。如何商量。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于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沈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

郭曰。獨弦哀歌。過人甚矣。彼實沒弦聲者。何以過之。不爲所驚。

李奭一曰。不善則國。善用則道。渾混沌如丈人。未始全于神。適以假于佈。奚道不可執。子貢不免爲囿所惑。

杖曰。三段波瀾。丈人自得之言。外使莊子爲老圃。亦必結構不如此矯。

郭曰。於于或作於吁。項項。自失貌。

炮四 天地 四十二

郭曰夫用時之所用。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子貢迷于此人。若列子心醉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爲世事。故知其非眞。徒知修古抱漵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潛云。六十四卦。卽是太極。何足以識之。天何言哉。不識卽眞渾沌。而欲識渾沌以爲奇特。皆假修渾沌遁天竊高者也。愚固勸人受用天地。切忌另求渾沌。

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於于或作於項項。自失貌。吁。

郭曰夫用時之所用。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子貢迷于此人。若列子心醉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爲世事。故知其非眞。徒知修古抱漵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潛云。六十四卦。卽是太極。何足以識之。天何言哉。不識卽眞渾沌。而欲識渾沌以爲奇特。皆假修渾沌遁天竊高者也。愚固勸人受用天地。切忌另求渾沌。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適遇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昭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逍遙遊一帝堯。盡一許由。盡一堯盡一狼狽。此處盡一聖治。盡一德人。易曰。盡一神人。易曰。惟幾也。惟深也。惟神也。中庸三謂論語三知。何故如此諄芒耶。苑風又將何如。雪峯因玄沙來。三毬一時脫出。沙作臥勢。峯曰。你將常用幾個。曰三卽一。一卽三。

杖曰。舉一明三。目擬鉄兩須是其人。爭奈逢穿耳客多一則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混照曠冥不在之外。）

門無鬼。與赤張滿稚觀于武王之師。赤張滿稚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稚曰。天下均治之爲愿。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禿而施髢。（音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髮長也。修飾也。無心在上。如標枝。）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于親而尊于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今者以天地未分前惡故作連環。豈特二衍鍾乎。且放下着。又放不下。更增煩惱。安得不以天地未分前作鳳沸湯耶。知而故犯。是何檻囊種說誰其比憂。亦是個人生子。此處須自悟一回始得。昭覺曰。指溪佛祖不存性命。又曰豈顧殃及而孫。且圖眼中出屎。將謂釋之而不推耶。推取火而視之。

與夫一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黃荂。則嗑（音呷）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折楊皇華。（皇華。古歌曲也。二曲今作乘雅。雅。其歌譜本云。）

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背而笑。所惑矣。

魏冰叔曰。人有偏好。及立定一意。要人從我。皆能召諛。彼諛者。我好忠義。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朴。便投以簡朴。甚至我直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責善。投以直諒。件件與諛事相反。卻件件與諛字神妙。比嗜慾之好。更易惑人。然則何以免此耶。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厲。頭癩也。）

杖云。病以無鬼者不可醫。厲人之門。喜有心鬼。能自創而恐其似己。一喻妙甚。此亦解惑一方法也。

有公曰陸汝撫倒輪床。喝散人。衆物咸奇特則不無。只是還有兩句告報。不可假借。不可獨行。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雕琢其樸。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慘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鴟鴞之在于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之盈于柴柵。音責外重纆繳。音約睆睆音玩然在纆繳

一喝不作一喝用。何故者忙。到此點鐵成金。馬鈴鐵舌。悉者曰。莫若釋之而不推。

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于囊檻。亦可以爲得矣。音責慢惰。音墮悅。音說。音稅。音脫。音拖。音駝。音柁。音舵。音惰。音墮。音隋。音橢。音妥。音綏。音隨。音髓。音遂。音燧。音隧。音穗。音邃。音祟。音歲。音碎。音誶。音睟。音粹。音翠。音萃。音悴。音瘁。音淬。音毳。音脆。音膬。音竁。音贅。音綴。音畷。音輟。音啜。音惙。音掇。音劣。音埒。音列。音冽。音洌。音裂。音烈。音捩。音栵。音鴷。音哲。音浙。音折。音舌。音設。音泄。音屑。音薛。音褻。音渫。音絏。音蝶。音牒。音喋。音堞。音楪。音揲。音疊。音跕。音諜。音蹀。音鰈。音耋。音迭。音秩。音質。音跌。音佚。音軼。音逸。音失。音室。音悉。音膝。音漆。音七。音戚。音蹙。音促。音卒。音猝。音捽。音出。音黜。音絀。音怵。音恤。音血。音穴。音決。音訣。音缺。音闕。音蹶。音厥。音撅。音橛。音蕨。音獗。音掘。音倔。音屈。音詘。音曲。音麴。音鞠。音菊。音局。音跼。音蹐。音脊。音即。音鯽。音稷。音積。音績。音跡。音蹟。音迹。音亦。音奕。音弈。音易。音益。音液。音腋。音掖。音射。音麝。音石。音碩。音蜀。音贖。音屬。音燭。音矚。音囑。音足。音族。音鏃。音束。音速。音粟。音續。音屬。音蔌。音觸。音促。音蹙

則靜靜非對動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也。
東坡荅畢仲舉曰陳述古好論禪而見鄙爲淺陋。
嘗以龍猪肉解之。爲出三界。遂作佛乎。尙與僕輩
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
者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也。循理則酬酢萬變而未嘗
動。不則雖稿心而未嘗靜。良知之體本自寧靜。卻
添個求寧靜。本自生生。卻添個欲無生。非獨聖門
致知不如此。佛氏之學亦未必如此。將迎意必也。
只是致良知。徹首徹尾。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所謂斷滅種性也。
高忠憲曰。聖學不全靠靜。精神短窮。須靜養豐碩。
舟曰善貫動靜。八卦惟艮表止。而子曰動靜不失
其時。樂記動靜之間。邵子會焉。老莊從坤入。守中。
非時中也。佛體圓中而立處卽眞。乃時中也。
魏善伯曰。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未除也。自謂性
朴。必鄙野苟且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昏散
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拗矯僻未除也。人各一弊。
而取似美者自寬。非自欺耶。惟平心乃能自見。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
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
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
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于上古而
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
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
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心。以畜天下也。（變酵。吹整卽翻。个口義本。作醱。訛也。）

沈括曰。易妙二畜。坡曰乾所少者學問。艮畜之。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
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
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上之遂復有隱其善不善者否。枯樹屈前岩路。多顚拂乘氣淺恆振恆若揵刀之所不免者矣。龍肉猪肉請自平准。
魯岳公曰。務嬌而返之示創。則曰翻案。務因而申之以明守。則曰拾瀋。殆亦習氣使然。而創與守。兩失之。張三聘曰徒費口耳。無神身心。乃說給耳照心非動將謂先統後乎。妄心亦照。將謂波卽水乎。無照無妄。將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乎。何不百年故靜也。皆故正也。試問君臣道合。喚作有君有臣耶。喚作無君無臣耶。都是剩語。

君臣道合。總是一心。莊生于此話作兩橛。不曾消融。何怪後來截作許多層數。而只覆頭上安頭之大帽耶。三墮縱橫。未許悄地參見。
郭曰。工無爲于刻本而有爲于用斧。主無爲于親事而有爲于用臣。柳州演梓人傳。手笑相忘。方圓同用。不見

智永演爲心成。頌乎嘯曰。黃帝創立萬古法。經綸亦被踢一腳。神農百神天下。許炎帝何曾動。幽頗馳萬物用人羣誰知漆園。駕漫之生殺。衝環九洛。網言上下四維之字。縱探九變。網言右往今來之宙。攝末于本。攝本于末。一念原无。階級時乘自具。羅經。透過書前貴後。和盤托出。方圓華嚴樓閣。彈開毛刺全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正曰。靜敬入誠。用在循理。正窮理時。有二心乎。有爲聖人所作。而詭隨又抹撥道理以媚之。故儒明性理而徵其固有。何如達人口中一句證明。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云。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正曰。狂愚專謂食色爲性。道理爲聖人所作。而詭隨又抹撥道理以媚之。故儒明性理而徵其固有。何如達人口中一句證明。

杖曰。序數存焉。別即是總。此莊子之六經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音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因任者。因革也。原省者。增設也。迕。悟也。）

正曰不用九層。姑作兩句。一則森然辯別之名分

下綜其義理謂之序。陳殷亭曰。倫之無象處是性。性之有象處是倫。潛伸曰。圖繪有無。詳要在乎中節耳。眡爲天無先後。不曾窮盡。諸家所以折衷。雖微便爲諸方蠶繭。知所先後。此顯先也。知無先無後之爲最先乎。此密先也。知顯即是密乎。到此始不爲巧言先者之所惑。莊子對戰國之症。消機下之辨而爲此層累界畫。耶果設天命亦是金殼重重顯至精。抹去九變。約爲貴隱兩合君臣互用。便只五位三玄。因而不言貴隱。只言出入。因而計其出入。只言用不用。本自妙有。叶韻此輪者否。莫以一乘騙最璞。何妨九折過羊腸。

主伴不見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然須三番山水。乃知廿苦輪緇。裂歷同時。是謹義察。

來矣鮮曰。義圖左右銷文幷上

時位也。一則於穆浩淵之神明變化也。究不可離。
即器是道。故雅言以畜之。天道不可驟語也。遠人而偏言天道。正是辨士一曲之人。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天王之用心。吾不傚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正曰。繫傳只從天地說起。而先後在中。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吾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老聃中其說而大。泰音 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作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唯音 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反 竭 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微經六綱。名也。六經。六綱。爲名也。六。曹心易曰。玄士矜高。法士持格。則剿天地。僞帝王。供客氣而已。大人至至人而不住于至人。故立政府而後能公。享無爲之性。正是緣于不得已。其所以然。豈憂煽卻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賢反 顯 而不敢息。今吾覩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欲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音 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闢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于泰。凡

呂曰。邊竟非遊于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襲之。夫子曰。天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舊棟（作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棟卽楝。一作桴。周禮用之。）

正曰。棟不與偕。龍無首也。定字明知止無縛無脫。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紫柏曰。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文殊師之。楞嚴會上選觀音當機。無敢議其私者。實相般若。正因佛性也。觀察般若。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緣因佛性也。語言文字。如春之花。乘花覓春。非愚狂耶。明其所以然。卽文字可也。離文字可也。如其未明。卽文字與離文字。亦不可也。

將謂達磨奇特。誰知偷抄輪扁文字。後來偷抄者。以不通文字爲不立文字。世豈識之哉。笑曰。閉卻兩片皮。是寫了也。

聲曰。以事觀之。卽有不識卽空。如何免得。藥曰。實體自容微細。史空心正。貫轉輪人曰。起心卽助。敬下卽忘。如何相應。藥曰。高低自信。絃歌合。甘苦超于弄獅。勤曰。心口手俱不知。又云有數存焉。是誰數得出。藥曰。屈指圖書畫不得。當空日月自知時別。曰。了事師情可。耳因聲妙喜剝。枝不解。吞語傳者曰。吞卽

齡事。余曰。直須吞得下。屑得出。始了。

生此六合七尺。

秘本一切現成。

東牆卽破。徹底。

此前原自歷歷。

聖人只是抄書。

客耳。龍自信。

蔑魚。服氣不愁。

玄家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且置。

但問書是何物。

所爲讀書者又是何物。知甘苦否。

僧問法幢。如何是和尚家風。曰。

自讀書人請進。

曰。書。

門外。今入堂中。

僧問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且道如何是此經。喜昌經曰。學而第一

季廣子曰。庖牛解牛。從容中道。乎輪扁斲輪。行所無事乎。但惠文君一悟而得養生。桓公達無轉語。豈桓公智出惠文下乎。留此一段以待後之真讀書者。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愚曰。黃帝表新洛。陰洛。卽九洛。也。虛舟子衍。河圖爲洛。書足證易範。皆用九洛。中一旋四倍八。而綱維具矣。此非人思慮所及也。莊子所謂本數末度。其備乎。質測運處。岐伯云大氣舉之。佛以空配四大。攝于見識。會于惟心。此篇答在問處會否。

商大宰蕩問仁于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于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至富國財幷焉。至願名譽幷焉。是以道不渝。前章衰鬱。此章衰幷。

杖云古今之人物。在皇帝堯舜周孔之化育中。何嘗不兼忘天下。何嘗天下不兼忘先聖哉。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見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夫至樂者至此三十五字。原是註。誤作大書。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無端崖問嚮得帝釋天曰如是。可情巫咸不會祖師禪卻墮講師業飯。笑翁曰野馬塵。湯而不動旋風假山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麗天而不墜。風陳群道但抄。窒論足以答天運乎。妙在巫咸招不作滑語。劈破三玄作兩邊。而令天下不敢違。此方是真祖師禪。

李處子曰。支者枝也。生而必極乎。干者幹也。持以爲常。極字常字。尚解不通。何言運乎處乎。聖人參贊化育。不外覺理陰陽。會知覺理之逆不得順不得乎。豈照下上。莫是下風。舊養耶。律曆同時。備此者誰。詰曰過孝不及。孝巧于齒中而貴慚口齒耳。不可爲夷俟之閒。歷因而帶累爲贅之手足。迂曰。老而夷俟杖叩其脛。及乎醉死。登木而歌。孔子反若弗聞而過之。何其躁。赦偏枯。重小失大。衆是包荒親故耶。敏并固有道耶。與是其人則得耶。詹司寇若見衆騎者。當比尹諧之例耶。抑弗聞耶。載爲籍口者多。古成說正不可少。翁山曰。扣壓而原壤不置一語。與楚狂邊而避之。有同異否。此處不明。何能兼忘。一扣一避。何謂兼忘。杖云。情乎此老生于禪宗佛法之前。使生于宗教之後。則又何如。

一種沒絃琴。是誰彈得妙。不知。成連島上。惑過幾人。

宋祁曰。名天以上帝而配之。未必個個方趾耳。與食息如人者也。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蠢然寫金石。入匏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風未始來。雕未始舞也。百工懼行而限參其間。何怪也。有如祁考來格。將見堯與閼然于堂上耶。然則莊子正恐人

炮五 天運 十二

望卻 音隙 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于四虛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窅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 音標 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于懼。懼故祟。 祟音歲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故愚而載與俱。乎。謝逸之琴無作容。極伊之笛不交言。知其愚故道乎。一部莊子。成于寓而此篇以樂寓言。是亦相印也。今亦無按劍者矣。莊子曰。愚故道。愚者曰。愚故寓。北門成舉合止之節。制有狡氏裘。蒸風之南來。自有衝天志。不

農父曰。荀子偏言立于禮。莊子偏言成于樂。聞諸鹿湖夫子云。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蓋禮乃建中于中節之和。樂乃和合其未發之中。書訓而詩興之。春秋衡而易統之。皆禮樂也。禮運學畔。成于播樂。以安天運。愚故載道。兼并妙矣。曾聞楊椒山之言元聲乎。乃冒總也。損益節度。以定清濁高下之旋宮。則九洛五常之帝則也。

孔子西遊于衛。顏淵問師金曰。又夫子之行爲奚如。師經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 成音 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

炮五 天運 十三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 朔音 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是非其夢耶。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于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向如來行處行。門庭施設何妨。應時通變。天地以萬物爲芻狗。王人以天地爲芻狗。聖人以至人爲芻狗。爲得夢者否。

捲曰。必欲劍衣冠爲裸祖與衣獵狙何異。嫌鑽鼓玉鉦爲芻狗。而遂其爲鬼魅也。可乎。昭昭。莊生顛倒英雄。若弄芻狗。亦是貪坐無事窟。自奉承其芻狗而已。切忌效顰。必且斷味。

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音查）梨橘柚耶。其未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紇）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音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魯太師名金。狗。結縗。喪服。）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覩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遙之虛（音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貨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

杖曰。眞個只可行于周。不可行于魯乎。果然。莊子何以責天下不爲三代以前耶。多少人作夢眯會。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于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覩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遙之虛（音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貨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

杖曰。眞個只可行于周。不可行于魯乎。果然。莊子何以責天下不爲三代以前耶。多少人作夢眯會。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于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覩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遙之虛（音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貨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

杖曰。眞個只可行于周。不可行于魯乎。果然。莊子何以責天下不爲三代以前耶。多少人作夢眯會。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于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覩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遙之虛（音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貨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

杖曰。眞個只可行于周。不可行于魯乎。果然。莊子何以責天下不爲三代以前耶。多少人作夢眯會。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舉之觀。去聲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于陸。相呴呼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子又何規老聃哉。

王志遠曰。恂恂常常。不縵不縵。見之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老子教孔曰。去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嗋。殆非眞老聃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所以反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陳倉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以下。仲云可刪。

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借慧於蠶動蠕之尾。鮮規。明視也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子貢蹙蹙然立不安。鮮規。明視也。

郭云。百代之弊。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

於此。復何言哉。正曰聖人裁成揚遏。正爲此自然之弊。不可委也。將曰法必弊而廢法乎。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有始弊而大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惰利口者執其一害。終弊者姍笑之。素無識學之賢者。又附和之。或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或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苦。至于不可爲。則付之天命。可歎也。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

杖曰。老子時何嘗有儒墨之名。語意俱無倫次。後一段又當刪。人以莊子謗先聖。皆僞篇之過。

世人要見白鷗。風化之老子歟。五千述祖原是孤雛雙飛要見鵬鯈魚化之孔子歟。六經與化爲人。正是寫怒獨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老聃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鵠鯈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仲尼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是子貢之鴟視也。近溪曰。子貢到老信不得孔子。且說得邦家。愚曰。邦家亦鴟視也。學實是常。學不實。非孔子不能。

鵠。鵠化生。鵠也。風化。風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魚傳沫。濕生。細要者化。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佛所謂四生。本此。

寶猿山獸狀如狸而有髦。曰類。自爲牝牡。郭璞注引莊子。烏鵠鯈魚。牛而生也。傳沫。魚不交。但仰其吐沫也。

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烏鵠鯈魚傳沫。細要者化。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魚傳沫。濕生。細要者化。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佛所謂四生。本此。

杖云六經皆先人之迹。而所傳者先人之神。誰能如白鷗之相視。雌雄迎風而化乎。不與化爲人。又安能化人。互相發明。此不傳之秘。此眞莊生鷗視孔老之語也。知無自而不可。迹卽是神矣。

愚曰。有弟而兄啼。說得妬忌出于胞胎。可發一笑。然則薛包趙禮。盡被賢聖薰成者乎。可發一痛。

知有爲之病。在刻意矣。知刻意無爲之病乎。意巢可無乎。酷言無意者。非刻意乎。雙破雙融。化用質有無不落。遂太平乎。只爲意不肯乎。故爾意句相對。聊用塗中解渴乎。借問博山如何是一際平等。答曰。乾三連坤六斷。

杖云收拾歸吾衆。龍中治天下之病。妙妙。金剛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法者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拈云。金烏大治。玉兎藍田須要得他個出身處。色然無耳而聞。雷奚化無目而向。曰。還有知他底神應麼。陳子嘉作意賦。從子文康問曰。者有意耶。非賦之所處。若無意耶。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愚者曰。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王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約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刻。削也。峻其意也。

心易曰。循天之理。表修治之經。適民之所當爲。此平之至矣。意何用刻。若標四無。早刻意矣。

愚曰。修治者。帝王飲食也。無爲者。帝王之味也。亢則過。而壽則享也。聖人統乎亢。潛天壽不二。龍虎濕燥。各從其類。本治本忘。豈不休乎。故曰聖人休。休焉此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

一句有意無意之間引後世人刻意作此口角者幾多少

恢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可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忤。音悟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

正曰聖人拈休休爲宰相經。卽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歸而聖動而王。何如不落動靜之中正乎。杖云聖人以德具衆美而不自居。乃能爲休休。非若枯槁之士。未透此牢關。以畏事而休休者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

四達並流則荒唐無用之言。亦是同帝之劍。而況其非荒唐者。故又曰。必知亦是同帝之劍。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吳有干溪出劍

管見曰。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爲亢。孔孟爲修。伊傅爲治。彙許爲閒。老彭爲壽。迹亦似偏。然有不累。有無不溺。無因時利用。故爲聖賢也。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純素謂眞。則刻尙爲假矣。徐簡齋曰。楊綰清儉在位。士或敝衣求合。

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此東萊所以賞徐邈也。和洽曰。儉素過中。處身則可。若崇難堪之行。以簡殊塗。必有疲瘁詭激。則容隱僞矣。杜正獻公曰。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朱子曰。事至過當。便僞。和洽是也。刻意病矣。然須窮盡無意。無無意。乃可謂之誠意。

正曰精通合倫。乃體純素。可悟精義。卽是何思何慮。

涉江曰。世無眞病。安有眞藥。果其尙志貴精。何妨刻意。今全無刻意學問者。而預以此放散之乎。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篤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固。固則物必失其性也。

編曰。信行容體。說禮有味。卓行有城曰。

他說樂在禮前、知恬交養。卽仁智交則。

山谷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始非俗人。澄凡曰。古今人惟狂獧不俗。虛舟曰。世人俗于嗜慾。而講學人之鄙吝相媚。護短忮懻。逈之方外。今方外人之造險鬬狠以爭名高。俗何如耶。俗無首便是無恥。俗忠恕便是鄉愿。俗剛毅便是隱惟。雅俗對稱。一步深一步。亦各以其所好而稱之耳。道無眞俗。而法有分別。莊子正欲爲俗人而爲此語耳。誰看破乎。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音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反云心與心識知相連。

正蒙曰。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可知戒愼恐懼者心也。不覩不聞者性也。思不出位。內外兩忘。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兩忘也。不修乎

教家言離俗歸眞。又言恐向俗。俗乃偏行而相矛盾乎。又製寫。撥卒。又製寫。俗乃偏行而相矛盾乎。莫是統俗交病而中蔽。蒙之耶。或問一師。如何是恬養。知曰明徹落。如何是知養恬。曰瑚璉撐月。或舉問慧者。如何是恬養。知曰已在言前。如何是知養恬。曰不落何後。劉云恬恬不知何指。而使人有省。名曰繕性。將無言性者皆若此。其俗也。胡休復曰。虎丘以石慈山以泉。二山亦假有熟氣。而入世俗之味。愚曰。今之訂莊得無二山之熟氣乎。

文滅質。博溺心。則伏羲不當畫六十四卦。黃帝不當作甲子干支。矣。且問天地列許多日月星辰。七十二候。人身生許多經絡竹節穴道。是文是質耶。如何博。

人惟狂獧不俗。虛舟曰。世人俗于嗜慾。而講學人之鄙吝相媚。護短忮懻。逈之方外。今方外人之造險鬬狠以爭名高。俗何如耶。俗無首便是無恥。俗忠恕便是鄉愿。俗剛毅便是隱惟。雅俗對稱。一步深一步。亦各以其所好而稱之耳。道無眞俗。而法有分別。莊子正欲爲俗人而爲此語耳。誰看破乎。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音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反云心與心識知相連。

正蒙曰。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可知戒愼恐懼者心也。不覩不聞者性也。思不出位。內外兩忘。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兩忘也。不修乎

如何約。諸韓子成與子貢再一烹炮君。涉江曰。莊大奇。你道部書數十萬言。是文滅質否。博溺心否。民更惑亂否。隱故不自隱。其錯何如。農父曰。隱不違親。眞不隱。絕俗北窓。獨縫誰致此。曲一杖輞。環處處林谷。皇編當絕處處。簷下天下一呼吸。何必駢途哭。遠地曰。人多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智

身其身人其人。是兩忘也。宗一曰。別傳多互換說。妙以破執。而又破其破。則幷心性亦掃矣。陽明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是互換否。

研園曰。孔子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虛學者博非其博。則道以支離龐雜而晦。約非其約。則道以虛無玄寂而畔。莊禪以空虛轉換人。而後予以飲食耳。半路誤殺者何限。大決傷人又何限。

正曰。文質博約。乃天地間一用二之幾也。人心苟庸面好勝。因以奇救庸。而遂有奇險鬬勝之禍。因以反本救之。彼奇險者。卽借拔本塞源之說。掃法

而便逞矣。管子曰人不一事。著業不得不多。文質博約。乃貫混闢表裏者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宋晝隱逸傳云。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目耶。因知

義惟晦道。非曰藏身。長白曰。豪傑有所約結。不如舍去。而狂者語以爲高。陋士飾以自固耳。

杖曰。能存身于道。即所以存身于身世也。深根寧極之待。即莊生不行于時。萬世卒賴此言。而見先聖之大全也。天下何能窮吾之不可窮乎。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上聲）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耶。

否。故曰節性率性。下學而上達。見性而緣生無性。蓋達上而學下乎。陽明曰。今是說性。非見性。性三一合耶。

姚陟仲曰。醫俗難于醫病。而病乃俗士之參苓。性宗今爲俗宗。而安俗反爲見性之飯盌矣。

杖曰。危處其所而全其性已。又何爲見性已。又何爲不爲哉。又曰。道固不小行。而小者未嘗不行。德固不小識。而小者未嘗不識。如孔子之於七十子。各行其所識。而千古之下。亦各識其所行也。得其全者。非莊子輩又何足以知之。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大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于水乎。

愚者曰。何處非沃焦。歸墟乎。中衍曰。人皆謂源一而流分。會知源分而流合乎。水出于山。山各一谷。漸合而溝澮。漸合而江河。歸于海。則大合矣。豈非流合而源分乎。然則源一之說奈何。曰源爲流之源。流則源之源也。地形如胡桃肉。凸者爲山。凹者爲海。海各歸地心。地心轉出于山頂。猶人身之血也。自非格物者。以費表隱。何能決信。

河伯曰。然則無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向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杖云。正說得妙。又落在粗淺去。可惜涉汇曰。又道不期精粗。

足以窮至大之域。

杖曰。原始反終。乃知幽明之故。正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不可故。乃深于故哉。語大莫載。語小莫破。

又誰知大小之何從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音罕）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音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總。須知約分。悟壞一而分殊。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殊貴賤。若不相打。爭顯世皆能貶他向二蟲圍山窮蛩虛富彌勒若不解碎。怎顯得枕籍橫頭。石秋水之白作耶。注杖子曰。爭似我穿卻底魚。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白公）

舊義曰。舉天地之全。無以異於稊米。然而毫末之積。高于丘山。貴賤有時。而善用爲貴。常變互異。而倫物家。常豈得聽其相非而不決耶。透過反衍。須知公衍。

正曰。以道物俗爲三種觀。又以差數公分。趣操爲三種觀。約分易簡。亦槩具矣。人非執別而迷總。即執總而惡別。聖人豁然。即別是總。所以不壞行布而另求圓融。

（溥年梨。早年發。彼接梨如越火釘加發者。是何師乎。驅而聞之。）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

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末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履繩同。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無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附代也。施。用也。不代其德。是爲代施。劉曰。大蹇者。一步又退一步也。

杖曰。即道無生死。物有終始也。不恃其成。物正不位乎其形也。此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之妙旨。

末是畛。河伯何不曰默默乎。河將若汝安得規我哉。且夫擠乎小大之家。師乎東西之門。只此一問。通得海若不敢廁�True吐出實際理地。

既委造化。何用學道。故要急曰。然則何貴于道。

河伯曰。然則何貴于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理。達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如牛浪咽。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洋洋自得。以天自居。非反其眞之士。

諸曰。自始至此。凡六問答。漸近漸激。至是如風驅浪。漸靜。則波自消。非能遣之。

二一七七六

郭云人能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眞。眞爲眞在性分也。正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而邵子曰。一端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錢海石曰。明于道乃能知權。明于權乃能行道。鄧潛谷曰。伯樂善治馬。而馬死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也。不獨廢伯樂。又廢馬。安知非造化之權耶。欲脫罔。何妨自廢中土。本不知騎。騎法自塞外來。則伯樂久已廢矣。試問吾者。如何得廢。

時論曰。九卦履謙制禮。而巽制行權。貴用之中節也。可知禮卽大權。知立乃可與權。故爲之辨正權奇權冥權焉。

杖云。明于權者。便能轉造化之神。不惟不爲物所生殺。偏能生殺萬物。而機不可測。

愚曰。權無我。物有則。可立與權。何遠之有。正中者立也。時中者權也。惟無我而好學者方能知之。

夔憐蚿。音支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跰踔。莊子作踔引說文踔跰行無常也。跰踔其切。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無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鯈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水。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杖曰。爲小勝不如大勝。爲有勝不如無勝。惟神人則無大小有無。而不勝人而人自不能勝之。

寫天新語曰。速莫如火藥之彈。算七日而周地。是太陽四刻卽彈之周歲也。鼻一呼吸。日行四千餘里。愚者曰。更有一速于天者。本自如此。乃今知之。此莊子可憐處。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則無大小有無。而不勝人而人自不能勝之

寫天新語曰。速莫如火藥之彈。算七日而周地。是太陽四刻。卽彈之周歲也。鼻一呼吸。日行四千餘里。愚者曰。更有一速于天者。本自如此。乃今知之。此莊子可憐處。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宋當作衛。匡。衛作邑也。

杖云。我諱窮久矣。乃今始見窮命之有眞也。求通久矣。乃今始得通窮之時也。窮通皆有命也。不見其眞也。非知命也。窮通皆有時也。不知適時。非自得也。由汝知吾命之所制。乃見于眞能適時而不變乎中耶。

公孫龍問于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芒音）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喙（吹音）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几音）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蛙音）乎謂東海之鱉（音別）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音夷）蹶泥則沒足滅跗（音扶）還（旋音）虷（音孩）蠋（音觸）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音峙）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

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于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蚷（音巨）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音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音釋）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眞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音去）而不下乃逸而走（虷赤虫也蠋桑虫名）

愚曰公孫龍離堅白翻名實以困人不通大小互換耳莊子取其大小互換以爲玄而又欲壓之以爲名公孫笑破口矣按公孫龍子曰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說猶斜逕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多荊棘是則胸中了然矣前此白馬非馬之辯特逃玄設難以取娛耳亦安知非膠盆喻人而令其不惑也乎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濮陳地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愚曰知韋忠之嚇韋頤。傅瑕之嚇玄晏乎。知陶謙之嚇許邵。孫權之嚇張昭乎。莊子不能治事。而大言譏世。惠子故意嚇之。何爲不可。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丹鉛錄曰。曾晳狂者。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紱五曰。由此論之。濠梁一沂浴也。

歸曰一論大通之理。一論大勝之力。三論達命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王宗沐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曾不出此。愚則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淺言之。

紫柏曰。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不冥。冥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貫。無貫則無同。若然同而無待。異亦無待也。辟如一指屈伸。伸喻同。屈喻異。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

杖曰。白知之。則知天地人物之知。白亦有所不知。則知天地人物。亦有所不知。此天下之眞知也。惠莊一段激揚。知音有幾。

或曰。刪卻鴟嚇一段。秋水眞大觀哉。愚曰。莊子一書不過以大嚇小。以死嚇生耳。闊一步。不過以無嚇有。以不可知。嚇一切知見而已。此篇讀至風憐目目。憐心濠上。海旋煞可憐生。

西昌學人郭林校

樂地炮莊卷之六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視夫俗之所樂。舉趣者譆。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舊義曰必提富貴壽善四字作案。何耶。古人就所樂以鼓之。又就所懼以覺之。故攻苦以發憤忘憂。此一出入機也。造毒以困塞得通。亦一出入機也。

未流遂以大悟無道作狡猾矣。曾知大道無悟乎。路史曰。爲者敗之。而無爲之說。爲患不淺。二程所憂先窘閉不堪。後放蕩不堪者也。莊曰人孰得無爲哉。擊艸驚蛇耳。須知正訓消遣。各是一例。

一菴曰佛始言求眞常樂我淨。究言常樂我淨。何爲三番乎。接人無樂無我無淨。

先因所近而容其入門。已視所執而奪之于是更化而歸一寔。則至樂矣。本體不落哀樂。即在時哀時樂之中。節中其如匿道販機自誤何。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所易得哉。藥地曰。引得水鏡覆上。依然柴在山中。

張和仲曰。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夏君憲曰。婦人好蚊家功名。莊子一生曠達。必是被老婆逼拗不過。方得脫然不覺手舞足蹈。著此書必在鼓盆之後。

川此一劑芒硝。正好裁大用命。若作涅槃爲樂。乃是借鬼狀針。

炮六 至樂 三

曰。與人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也。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呶音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杖云。前莊子說善惡因果之法。以勸世俗之不善生者。此又說朝聞夕死之道。以勸世智之不善死者。其爲亡妻超薦乎。寔已超薦千古之無主孤魂矣。在人且偃然寢于巨室。此以涅槃爲頻婆果乎。非執斷滅靈性者比。亦非計狗寶神我者比也。

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杖云。冥伯之丘。言陰幽也。黃帝休焉。正以靜爲根柢。又妙是俄而柳生。滑介之肘。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天地人物。化爲一葉久矣。

柳生左肘。誕甚。妙甚。丁固夢松生腹。又何怪焉。曲柳而枕之。且清蝴蝶圖夢。杖人題觀化居。曰觀化者何人。化何以及我。觀影忽逢渠水穩。一天水。

炮六 至樂 四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婁。然有形。撽音若反吊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有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音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其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云。舊說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

元結作哀丘表。李華弔古戰場。袁山松道上行。殪張滿屋下陳尸。憲溪郭生作挽歌。李委吹笛。鴈南飛。誰非焉。撽敲髑髏乎。妙。作莊子不信一何。你道他如何。瞎蹙。

李孟白曰。隨人魚肉。隨天網尼。惟有佛法自解。始悟佛說法。解萬不得已。無可奈何。而自寬自解。并解諸衆生也。笑曰。一場寒蹙。

吳觀我曰。忘慮息念方名死。死後翻成畏命長。若道漆園談斷滅。君臣都盡有何王。

季彪子曰。尼山既以來知生焉知死。答子路矣。又呼之曰。海波之子。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是知也。此老婆心。正恐人深。

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迓）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鮲（音彼）鰌（音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聚（音狎）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實義設于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正曰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寔義設于適各中其節而已條達福持自無鹵莽刻薄之禍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蓬逕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機得水則爲蠙（即貌下有繩馬勉三字）得水土之際則爲蠙（音姓）螾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夕音）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反都括）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一作軨）生乎九猷（音猶）九猷生乎腐蠸（音儲）羊奚比乎不筍（音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生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自運化而言塵來如絲其名爲甕其水土相交之際水苦咸生于水烏也生于陵屯則爲烏足咸化云生乎陵屯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一作軨）生乎九猷（音猶）九猷生乎腐蠸（音儲）羊奚比乎不筍（音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生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一作軨）生乎九猷（音猶）九猷生乎腐蠸（音儲）羊奚比乎不筍（音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生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自運化而言塵來如絲其名爲甕其水土相交之際水苦咸生于水烏也生于陵屯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反都括）鴝掇千

（花鳥。鍾伯敬評之因命出機入機。道人與物同體之樂。愚聖睹堂心打狗則走。打案不走。情與無情。如何得一體去居士無語。愚指曰久竹生青寧。天風醉花鳥。舉世間王孟襲劉元白之調。亦太熟矣。安得不珍重老杜。久之杜亦厭矣。必取李賀盧仝長吉韓愈矣。久之復歸平淡溫雅者。妙也。莊子亦自知。滋宗與教儀與曦平與命。嘯與言亦一出入機也。要非化機入作佛魔。銀碗盛雪。擔升輕粉。具道是那一機。

楚石曰。門前種萬苣。萬苣生火筋。火筋開蓬花。蓬花結木瓜。忽然颶落地。撒去無數芝麻。且問與至樂篇。犬尾一機相去多少。

（扶云子貴不經。唯不經。所以爲子貴。此中亦別有一種不可解處。是彼之妙解也。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卜手卻是傀儡。

洋山云侯同君璧題云天風醉）

不賦其天。不忽。于人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雖達此覓不可得之。猶嗟耶。雖得此三昧。依位立之。猶耶。雖拿忘卻。者曰無生長生。止是達生。畜山。遣人曰各安生。理。乃是達生。聽之達耶。神曲任生。生。真用長流水。

世奚足爲。而爲不免。三關兩折之能移。何如一。何正平耶。如何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杖曰達生不爲物累則精全。達命不爲知累則神全。眞知物造于不形而止於無所化。則死生驚懼不入其中而神藏于天。氣守于形。莫之傷矣。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賦其天。不忽于人。此非知巧果敢之列也。世人賦于無知。不能藏乎無端之紀。忽于有造。不能處乎不淫之度。故天德日消而命亂。人賊日起而生亡。誰能自全于終始哉。

愚曰。乾曰旁通情也。利貞者性情也。觀其咸恆萃

萬歷戊午。世弱侯問覺杖人殺見達昌有何言。何杖曰過時棄。彼不堪拳人。焦曰不必各教。杖曰電光不可追。焦曰所得豈無證乎。杖曰說面不曾藏何勞。標月指。焦頓棄曰。大假現成語。一笑。杖曰可笑。太虛禪公不。面時。杖曰焦曰。元來作家。杖曰也不。

如吃粥已饑子。公教我作甚麼。參究。焦唉曰。快討點心來。杖曰。有甚麼喫參不透。有甚生死了不得。正好向這裏參透了。回頭轉腦。論教求宗。教保饒山倒。卓末夢見在。焦大喜曰。前見端。龍上堂。有個快。處。今日得師一。印證矣。愚曰。道遂離明卻說人。

是正平一句。曰。固原編脩大甘州。枸杞小。

編龍幼通列章曰。請方終無異。說。經教歌卻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狂。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喚畫作夜。更純莽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般或能。自是神通作怪。非于我事。若是學道之流。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覓花波中取月。

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復仇者不折鎩干。雖有忮心者不怨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民幾乎以其眞。

潛艸曰。董子俞予篇曰。上探正天。下詳得失。正天

豈氣數之天乎。開人之天者。以食色爲見成而任縱矣。開天之天者。庖丁信手依乎天理。而物物住法位者也。不厭其天。豈有奇刻造怪之弊。不忽乎人。豈有悖倫藐蕩之弊。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物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杖云此精一之功也。累二累三至五而後猶掇之。蓋其用志能分而不雜。故凝神愈精。足以貫攝天地萬物。唯吾掇之也。又如操舟者善遊數能。以忘其外水之險。而不傷吾之內神。則形生俱輕。與物同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注解在此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失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

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故讀如佛。高門。大家也。縣薛。縣薛于門首。閭閭。小戶也。縣薛。謂戶也。范云。）

郭云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于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于出也。柴立者無心也。中央適立則不憂其後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寔當者也。

子瞻曰。君子理養心故心行而腎從之。小人反是。愚曰。神統精。氣生精。神。而精足乃氣足而生神。故表以祝腎末段訓戒風流。又兼祝胄。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音悅。）說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慘女。十月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庇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豚（直倫八）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庇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庇者何也。（牢筴。豕圈也。糠糟。豕雜食也。楯。欄也。詩。發伐有苹。發伐。有苹。欄貌。所以捲物者。陸氏云。欄本或作楯。非。僂。曲脊。）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音返。）誅（音怡。）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音畜。）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苦結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則泆（逸音。）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峳（音會。一作崇。）山有夔。野有方皇。（徬音。）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矇。（莊公反。徐邈音。）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衣冠而見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愚按公紹曰。沈。閟也。阮。堅之曰。矇。目病。個作蝱。非誤耶。李軌曰。引莊子沈有閟。閟。神名。）

（赤衣如美女。郭璞注之。郭疑即陰就傳注之誤。陰就。傳說。太陰。雷精。太陽。戶向陽也。故屬之耳。倍阿。）

（鮭蟹。即白澤所云。門室精。鮭阿也。鮭蟹。阿培。赤喉。蚌蜃也。西北尤爲陰方。故曰泆陽。泆。逸之假借字。龍也。彭曰。說文。夔。神獸之狀。龍一足。郝。楚國語。木石之怪。變罔兩。罔象。孔晁。變。夔也。罔象。水怪。龍罔一足。如龍之怪也。）

（倣徨。往來。即白澤所謂彙忌也。管子言會見者。即委蛇也。山有峳。亦可。安知峳非傳說。而謂會稽之耶。牧之耶。莊子隨意安名。其必苦辨。）

管見云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所載鬼名。似涉怪誕。天下有道。其鬼不神。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則杖云桓公與管仲同田。見鬼。仲對以臣無所見。則公獨見鬼而生病。此管仲之毒也。皇子告敖又何知見此鬼者當霸。得非管仲藉此見鬼以起桓公。

作。鬻之心哉。此治國用兵之奇術。即莊子亦未必見及此也。此子達生立命。善鞭其後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矣。彼岩居水飲。養如嬰兒。與夫宴安鴆毒者。又何知生於生。死畏途而別有轉變能于先天立命。與天下人造命哉。

思曰。人情聞怪即駭。駭則肝發而氣上舒。或以恐伏之。或以喜引之。此治神之醫方也。有則俱有。達者造名。以鬼從類耳。奇在有名而鬼即因之。心幾自神。不可思議。惟聖人能知其故而不惑。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魏子敬搏鬬雞。銘取其義也。因歎猛鷙之不可恃。足以補此。

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

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曰此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天下無難。

孫汰曰故泰也。愚曰故者此故而已矣。此三句可與易之繼善成性同參。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而敗之乎。不然者又欲靡鐵絡而使馬者也。誰見鞭影而行。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韓嬰曰。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桎。拘礙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要。帶也。）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不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正曰。又須知不以忘腰而廢帶。忘足而廢屨也。曾知曳履束帶。乃本忘乎。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音擯）于鄉里。逐于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烏昔）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于聾盲跛蹇而比于人數。亦幸矣。又

縱生者惡矣。聞外生逢生而無決者惑矣。柴立中央而執者惑。掃北三段以驚而惑人者惑。何如哉。

季慮子曰。將師扁子鞭俗人。不知並鞭雖俗之人。聽鶉驚則不無卻笑跨門自詫。

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鳥止于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又惡能無驚乎哉。（鼷。小鼠也。）

杜子美遺興詩曰。淵明未聞道。達生豈是足。將謂鞭淵明耶。老杜自己亦是踵門而詫。淵明形贈影詩曰。我無騰化術。必汝不復疑。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神釋曰。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非醉車之墮耶。葉少蘊以爲未在。且謂葉與杜。其旨同否。黃山谷曰。俗人謂杜譏陶。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然則葉不許陶。毋乃自詫癡人。能說夢耶。

杖云觸忤俱非。如大火聚使人不敢近法自求出身活路耳甘露生曰同床作夢辨分路仰面看天柱賢副欲得居高無衆指。各人痛癢一人知。世醫拱手君相送國老將軍總不支那得徒誦無事日一人痛癢各人知。季盧子曰時乎乾三號惕時乎坤四則括囊潔身之列共此井收。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惟道德之鄉乎。

潛卿曰。若無臣民。君何貴焉。材固材。藏于不材。亦材也。成德達材。時乘化雨。傳倫物中。在己無居耳。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形去皮。瀉心去欲。而遊于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有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欲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

愚曰屈平不與上官奏艸。鍾會作四本論。擲與嵇康。便走。康乃使人至。此才不虛己。不免見有于人。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無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奢衛靈公

大夫也。上下之謂。設架編鍾也。彊梁。多力也。曲傅。謂曲附己者。隨之也。

如此患難。交遊弟子自去不勞汝辭。須知爲獸不可與同羣者。正是人爲不亂羣。必求無貴將逃雨耶。倘體服睛猶帶在。

辰曰林回十字。悠然無限興意。不待解。又別說相收之與相棄。益得情切世路交情車馬乃見。

姚康伯曰。老老大大。被人換卻身本。棄北天關。

陳鼓應曰。莊周以嬰兒喻曰。莊周以疾雷不及掩耳人然則孔子驚乎。曰殆也。王勃曰。禍源嚮兒設解。驚與兒掩耳自忘生英雄七寄有時失。何況人間兒女心強紳曰。畫風以欲求無貴將逃雨。此畫雷以耳也。林曰。遺嬰亦是畫意。

杖云一篇鍾賦。虛靈寂感。與時俱化。無肯專爲。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而虛己遊世。一之間無敢設也。

孰謂賦斂富有。而不通乎大塗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殆殆猶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則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子孔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于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若遇迅雷烈風。莊生定數在古廟中。

固不待物。（桑庫。陰人也。林回。般逸民。布。謂貨財也。是其命之謂。丹竈曰。熱冷。即丁寧。）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音決）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大布。布也。廣雅。帛也。係縛。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攬。把也。發。驅使也。王長。言其志發意得也。）

以貪生。杖夜愛。莊偏舉已而放世。寄景之間相去無遠矣。

或彈鋏。或扣角。或擊築。或撫瑟。或樂。倘亦有當于人之心。忽然憒逝。何問天人。正而待之。何分始卒。奚用端拱遠目而窺之。（畫介曰。管幼安。袁曜卿。但安坐。耳世好窺人。世又誰肯端拱遠目窺人乎。只此陳摶一段。入磧。窺鼓他處頂新。搬演又奔出矣。）

推琴反琴。抗于而舞。誰能觀此。三月不庭。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音標）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于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暑寒。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是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于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鷾鴯。燕也。）

正曰。物之爲物。天也。物則卽天。則也。聖人表其性之德。而薪水以學問。亦天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蹇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崔譔本作從。其令今。雕陵。陵名也。樊。山名也。運寸。可

相爲利者恆相爲累。以吾爲戮果能出意乎哉。僧問曹山何不自殺。曹山曰無下手處。超心曰大小曹山被者僧離破。

問一寸也。肢。大也。留。伺其便也。睥。睨也。睹。是也。以頃刻間照之。可見。

郭曰目能視翼能逝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爲利者恆相爲累以吾爲戮

呂獨抱曰吹胡求免故言出世世可出乎出心而已忘之于不可知耳不可知則本忘也入俗從令而已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此行賢不自賢之方乎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陽子。陽朱也。

張四維曰驕盈矜伐人神不與虛己循理天下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江適曰老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而驕妬生耳管見而山木卽樗櫟意又以雁不能鳴而見殺則世諦亦熟矣物之窮通係乎命分不以不材幸免也中間一路猶涉殺謔似之而非未免乎累結以行賢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

迫乃情見。雙能免耶。間取逆旅小子。超心曰惡貴美。曉爲因途路不得力逆旅小子亦未審其媸的。好與震威一喝。直教人逢大國水到渠成。

高座橫眠丞相綱。兀然消受卞將軍。蜀洛相逢皆士梗。烏知東郭雪中溫。當時敬曰侍御舍身莊嚴。伊川曰學士聽明。蓋世卽得。受不永炭同消。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儻然。失志。

數。昔朔。稱。述也。考索曰。子夏之後爲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

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靳見我。今也又靳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故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

淺見之人。兩片皮。猷忍不住。幸是魯多君子。不用拳頭。

此僕全坑無異土。好管主人公閒事作麼。

文殊問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不妨放過一著。

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兒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正曰。陋于人心。則禮義所自來。亦茫茫矣。

顏淵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不可察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六鍾震動。矣。且道吾有不忘者存。如何是不忘者。曰。日不記東西。

德山小參。令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將謂有長奇特。只好人而歎。

圓悟云。長自懇。德山小參不答話。使拽其出。只恁麼看。長自揭簾去。頭頭後有人點之。頭頭後衝下安排。憑者曰。也是一歎。

刹那生死。哀哉。尚享。交一臂而失之。六鍾震動。矣。且道吾有不忘者存。如何是不忘者。曰。日不記東西。

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也。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陰。至陽赫赫。陰陽赫赫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有不忘者存。

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智按唐塘蕩皆通。今吳人呼堤路爲塘。

温雪夜無言。孔顏老長有言。

無口過人要誠。非魚絕嘆者。東家點燈要誠。被髮而乾者。陸西家晒坐。

留書曰。立于北將方醫方來也。如龍如蛇。長爲之尾。不使易究。

執馬之宗。反問一句妙。向上源無開口處。回頭不覺錯旋轉。若猶不知。請問遊是則醯雞也歟。山曰。客車勞聲。下問影忽流中。一汎一覆。終不可少。

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于隸也。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許慎曰。般礴。猶盤也。謂箕踞也。贏。裸也。）

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汎。激也。謂乎其激。而遂變也。）

杖曰。皆易傳語也。寓作青牛水艸。以藏龍馬風雲。正曰。假至言以消心。或假至言以縱過。發此覆否。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于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非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句一作方）

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

（許但反）

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儃儃。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般。音盤。礴。音薄。贏。裸也。此言內足者之橫逸也。）

文王觀于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頎

（音祈）

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于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

（音廣）

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杖云。此獨揭出孔子一人會見子思一號。而無懌之中。庸股卻矣脂帽。孟子一號。而褐舉鄉原。剝卻鵝鼻布衫。號曰將已哉。）

（目卻曰。好貴則云似山。好山則云似貴。貴不住。畫豈特光淨紙。外爲有餘耶。李長蘅曰。勝絕處。每恍惚不自持。強欲從之。縱之使去。此人解衣盤礴。裸則裸矣。正恐亦畫不出。莊子一書。總是鈎奇。存疑曜聰。連篇多少因起。吟曰。儒向白畫頭上立。遠舉青與半天事。）

務也。缺斛不敢入于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于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偏朱聲。一蹄也。偏亦也。壞植散聲。言不蕩也。不成德。不利功名也。六斛四斗曰斛。缺與庾同。）

杖曰。殷至文王。亦非嘗之變。如此一釣。豈尋常之釣哉。文王之所以爲文。固亦循斯須之奇乎。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音鏑）矢復（音扶）沓。方矢復寫。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卽瞬）目之志。爾于中也。殆矣夫。（何承天云瞬目爲恂。智按恂旬恂瞬通。）

杖曰。揮斥八極。卻易。足二分垂在外。爲此不射之射。到糅崖撒手處。始得通身汗下。雖然。此喻甚奇。我常見修塔匠人。登九層簷上立。定不悚。此蓋習之慣熟。如走索踏竿。而神氣不變。豈眞能拋破死生而然哉。正以學道者。在慣熟此生死結交處。而無自欺耳。若草草領略去。他日觸發眞機。能不怵然于中乎。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周公之後。）

喻林曰。聖不自聖。與凡夫同。凡可亡耶。楚楚自見。豈足以存存耶。眞存存者。乃存亡之所不到也。

知白守黑之義。耳化作無爲謂。狂屈黃帝三身。爲三即一之證。有賦者否。可情。雲峯一渣。依然不知黑白。徐文長曰。老子守黑。莊子生白。將謂有背馳耶。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弆（音呂）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于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

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乎。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

宗鏡曰。益是益其知見。損是損其情慾。其覺簡。曰百川不竭爲學日益也。水落石出爲道日損也。今不知爲學日益。又安知爲道日損乎。大慧云。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如印水。下士如印泥。此印與空水泥。無差別。因上中下士。故有差別。今欲徑入。和印擊碎。始得。或曰第一句印空。第二句印水。第三句印泥。午。如何是統派。子。立曰日午三更。浮山遠公黑白未分前一着。如何。曰棋盤現。任閻正下棋時。如何。曰着着是先着。盧舟曰。或言不落黑白。或言知白守黑。或言白即是黑。此亦一趣三觀。否。三問何非三等。一答早已雙耳。沔南水鏡輔輔。說佳。若遇趙州。冷茶潑出。

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外不在兩間。語言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空。處服无所。從亦無從。道寔是非道故耳。

正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非執氣也。所以爲氣者何。邪不得已而理之。理因心知。心與理來。特因事物時位而顯其常變。聖人一眼看徹。故明

炮六 知北遊 三十三

炮六 知北遊 三十四

相去幾何。夫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
力果反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
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
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
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
音韜
天袠。
音秩
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
形之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
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
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本實曰果。作曰蓏。
果曰蓏。蓏曰荒。

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
曰在屎溺。
乃弔反
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
不及質。正獲之問于監
平聲
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
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虛舟曰。物與無物。際與無際。皆楞伽之百八句。雙
掃者也。金剛三句。法華歸實。尚有一着子在。何況
乎逃物。合觀之。妙于物際矣。肇論以物各還物。謂
物不遷。空印駁之。謂何不言性空爲不遷。蓮池復
駁空印之論。謂物各還物則是本空。肇曰本無也。
實相也。法相也。法空也。緣會也。五者一義也。何用
駁乎。外物。藥也。格物。茶飯也。
正曰。物無貴賤。浩浩其天也。物有貴賤。法位歷然
也。物有時貴。此盡變之川也。物有常變。此聖賢之
宰也。諸家偏執。即相爭矣。神明用之。寂歷同時。客
曰。何能同時。荅曰。一家調。然主自統。僕
周偏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與遊乎無何有
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閒
音閑
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
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
所終。彷徨乎馮
音憑
閎。大知入焉不知其所窮。物物者
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
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
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竪市。

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此至之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此去之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定哉。樂廣麈尾。确几與龐公會取未舉。托盤時有以異乎。先言無常者。以破世之常執。後言常者。以破頑空之斷執。照。婀荷甘曰。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婀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語耳。不過十玄門關。不徵易準。此處定爲人惑。也。公孫龍惠施。早窺一斑。而夸造爲互換相奪之

杖。而起。曝。剝音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他音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堌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于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乎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

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于是泰清中而歎。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正曰。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去。劉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由此觀之。以微言博趣爲名家。莫盛於此時矣。才人高人。不覺入其中者。爲其引人入勝地也。古德曰。若有定法可得。士亦難消。猶不了耶。東坡所謂匿形設械。推墮滉滓。非漆吏佣耶。莊生已數倍譎誤。髑。火馳不反。日出多僞矣。毋亦知其如是而且如是。以卮曼窮年耶。須是其人。是其時。

敘五曰。藏罕于雅。而隨民日用。抱蜀不言。而論事宜詳。此聖人之一貫也。問辯曰。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何從識之。莊生亦自曰。知道易。

勿言難。然如隱居放言。噤口不住何。舍其可知。而欲窮人以不可知。又窮人以不許其知而謂止於不知。連環巧閉。而又云周鼎鑄倕。卽指又更巧矣。然而棘端毋猴。窺日畫策。故是屠龍之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正曰光曜者明也。無有者神也。物格而以物佑神。

及爲無有矣。當是無無。

物卽神矣。無亦無矣。此知神明一貫者直下逍遙。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國之間。

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慘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因材而各自取焉。前一節。光曜問於無有。此言所以巧。所以有道者。正長得其用於有守也。

無有耶。水黑燈紅。捶鉤首守。東生西落。不失宅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古猶今三字。卽无古今。實是盡今。昭然昧然者。誰耶。大慧曰。這一個。那一個。更一個。應曰。斧丸。故奇。只在手裏。兒孫得力。翻父從來不出門。只此一語。昭然昧然。原非影響。

郭曰。仲尼言天地常存。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故自古無。未有之時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爲先物。而陰陽卽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爲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杖曰聖人見幾于未發之先乃能順理于已成之後故示上根以危微未兆示中根以隱見初分示下根以善惡已變物格知至又何物能逃于原始反終之故哉

集云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一畫以前萬象歷然一畫以後萬理寂然寂歷同時之家惟在子孫善理其家事而已明物之自然而物之則即天之則也原物還物是謂本定知其本定而不惑是謂不起一念

鼎新曰禾苗未出禾根本也此顯本末也深論之苗未而根亦未也禾之種乃大本也猶言天地未分前也種入土生芽而種已爛不可得矣于是上發禾苗下生禾根而全禾即全種全末即全本也是已分後之天地即未分前之天地猶畫後之易即畫前之易也此密本末也密顯豈兩截哉所謂物出不得先物也聖人與民同患而諄諄者耕田芸艸灌水除蟲自盡其人事耳豈曰全末即全本而委之天乎生理在生氣中貫混闢通顯密寂歷貫者也絲忽朦朧便失千里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猶葷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未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知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舊評曰使其言必窮于問使其議必愧于知使其說必窮于辯是莊之巧乎

心易曰生死如晝夜有何不了死固可怕怕亦要死所貴乎人者當盡人之職耳時然後言不必去言當爲者爲不必去爲曾知舞蹈王路之謂無爲乎曾知風浴六經之謂無言乎曾知各安生理之

謂全生適性乎。誤世敗教。豈論深淺。閒翁曰。彼深談不可知。而多方誤之者。亦一天地間之一種生理乎哉。彼亦自磨自整。以自傷已耳。既已大家磨碎。不妨同遊

杖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若不多方盡奪之。安能放下而自覺乎。杜工部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乎曾子則唯。省若無欲覺。雖每日聞鐘。誰發深省乎。曾子則唯。門人不覺。如杳仁在核中。未有浸爛之力。其仁中之根幹花果。皆隱藏未現也。佛稱爲悟無生法忍。忍者仁也。藏也。太極含二五之純粹精也。莊生亦是忍人。且問他忍得住否。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一作畏）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一作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俊。捷也。爽。起兀爽。一作俊。即俊壑。見洞靈經。秩。常。）

正曰。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易經三立。妙在三與。隱怪之述。捷于中庸。俎豆雖辭。自成古廟。至人羣行。奇人造駭。誰非終南捷徑耶。名不必杓。杓不必

避隨位自盡而適享其春秋矣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蘧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也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音旌）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迂曰一死生壽夭是虛談之大帽全軀保妻子是閒居之實情業已如此而騙人忘之又不耐其捨著而自欲忘之故嘵嘵如此又將誰瞞

正曰有飽則有饑無飽則無饑果能不食乎例曰有即無則食即不食矣人相食即是不相食矣有善食節食之中道焉使天下各食其力而忘帝力則玉食萬方謂之不噬粒米可也謂此生時安生死時安死之理爲無飽無饑無生無死可也

杖云古人舉賢任知如用藥庸醫昧病症方藥妄爲調治而民病愈盛繼治者治藥之病以藥醫藥也老莊一輩淺語是猶遣去醫病後世不達即藥與醫皆遣去是豈眞知藥症之所忌哉人有不善食而噎者遂欲驅天下盡不食可乎

南榮趎（音楚）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者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音闢）

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今謂趎曰全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蓖蠋越鵴不伏鵠卵魯鵴固能矣鵴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左顧一青衣童問悬。曰放不下。懶將去。棄石林以爲。從此出然耶。悬。曰將謂嚴陽放不下耶。石林鬻。慚子謂嚴陽將去耶。依然猶。慚一曰。慚簡甚。麼。悬。曰還我話頭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出入。可憐哉。嬴、僧近。七日也。宋愚。惛聵愚也。古人皆以七夜。表來復。通曰夜也。

郭云。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甘嚴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甘健者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甘嚴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甘健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益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捉。於握反。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管見曰。眞性如水。虛明澄湛。物欲蔽結。水凍成冰。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樂乎天。均陶大和也。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自適。生經自衛。學道造此而猶曰未也。又引前兒子以告。此師家作略耶。

必求其自解。始快耳。然南榮自知病病者未病。何故復飲藥以加病耶。開谷曰。人不識好賺段。卻作。層層授進。如剝芭蕉。雖然如此。曲中不是路。賺過換頭腔。路宜杖曰。病知居士安心處。若是詩人換骨時。悬者曰。未也。切忘住師家鈍智。老子曰未也。可惜後邊漏個只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正曰學其可學而不能學者自致知其可知而不可知者不即是者也

可知者自止不如此者不即是者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于靈臺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矣內

者行乎無名矣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辰曰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于外者常有期望及耗費也跂而立者人見其魁然而眞魁然者不跂也然期費而勉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且者姑與之爲雷同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衆人之人耳

杖曰如此說道理始令人讀之心神愈創而不服藏不虞以生心靈臺有持不可持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券者乎殺活權寔神出鬼沒矣券外者志乎期費如賈人與物窮而物入且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故無親而盡人則愈見券內者行乎無名天人本一也兵莫憯于志寇莫大於陰陽心則使之此處拈出心之出入鬼神爲是舉移是之秘眞千古不泄之機川也可惜人人蹉過幸得蹉過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出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潛艸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必自易象極

物來以費知隱是謂大定若不得此正印誰能決
宇宙生死而不惑哉
杖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善用中者能用陰陽不
善用者則爲陰陽之所成毀不知成毀皆陰陽之
功道用之妙無分而不通乎一也不知者惡其分
而有生死之異強爲之備又誰知強爲之備則反
失其道之自備于我也耶故於生之出而不知反
則猶夫死而見鬼也如出而能得乎生之本無生
則不必于死已先得乎鬼之爲神原不死也觀于
滅而有寔而不盡滅則鬼之於神何曾有二而不

一哉不在別處見即於有形而得無形則吾心之
見有定自不爲陰陽所寇而天地門戶在我心自
開闔川之則行舍之則藏欲求吾之本竅渾無朕
兆可得所謂未始有物者孰能以首生尻死而異
同吾之公族哉妙乎有生如黵之不知何所自也
忽而披然已移是矣然以公族之異而變其所祖
宗者有矣故亦強言其移是此不可知者不可不
知也如臘祭之殺有腲有胲如觀室之周有廟有
假此常分常合常移常是者也有本有師有名有
寔可攷其質因以死償節此妙于先以節償生也
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死是人之所歸使
生也能以死爲心則人之心終無死地爲不亡也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在人則視之爲聲音相貌
也誰知動之出之正之皆道之所司存乎莊子舉
臘之腲胲室之廟假猶孟子以動容周旋爲盛德
之至即形色是天性何曾以人事而妨天理哉觀
室之妙彼語自解也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室無
空虛則嫗姑勃谿此至仁無親動而無已之紗唯
虫能天兒子哼握同出于和順心于不得已者何
其神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又能爲天之虫以

御人天之本成天地之文其鼓舞此渾沌而不至
打死瞌睡也奇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
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
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黵
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
也請嘗言移是

末始有物者至矣。這一部莊子。是從那裏來的。日日容讓所有。矣這滿是界源。流佛子。是從那裏來的。借問汾陽。面劊一切是。有那個是無。汾曰汝問最分明。

莊子知人好奇。特拈以奇特之。約滿之十日自。愁內外戰堪。乃果此不卻是之

不可散也。觀室者周于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鴽同于同也。

（乃舉移是之疑在人自悟其偏中耳。楊大年曰。喚作奇特。早是不中也。我道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且怎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俱是夢言。佛與衆生。並爲增語。于此未明。敢保乖張不少。愚者曰。未也。爲是舉移是。試定當看。）

（秦以三戊祭腦。腦。牛百葉。脾。是指牛肉也。脹。屏。莊不厠。脹。漬。然。精。米也。或以秦者有臘之。試此問。陰符元會。關尹曰。陽不臘矣。則臘之名。著于秋冬。何者非託。揭暗曰。左傳三百餘年。而魔始久行于世。至秦始建而名月。未可知也。如佛于漢武時。已通中國。壓見于史傳。至明帝始載。臘字爲。僞耶。臘或爲。臈。

唯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音庖人籠伊尹。泰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讐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于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諰音習口一作謵作謵不飽一作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做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于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迂曰。財色名食睡五欲也。一曰起念即是欲。果可斷乎。果可任乎。一則曰無欲故靜。一則曰從心所欲。得無相悖乎。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當之一字。眞神。武刀藏正因了因于緣因。止有一事寔。是公當也。勿欺好學。隨分自盡今時。是各各之私當即公當也。鼓山曰。尋常謂諸佛無情慮。絕知解。一有情慮知解。便是衆生。余謂諸佛衆生。同此情慮知解。但佛之情慮出于無私。而衆生之情慮蔽於有私也。佛知解紗于常覺。而衆生知解滯于不覺也。一菴曰。楞嚴是不名見。固了了矣。聖人之欲。是不名欲。固了了矣。是謂至密。

可笑。直告決然不信。以天笞繫綴之。則駭而受制矣。又將奈何。

朱震青曰。心洗者以身爲潛形。神閒者以心爲圍識。虛致者以神爲礙影。心密于形。神密于心。至虛而止矣。錢沃心曰。朱公懼近來隨緣放曠之說溺人。故於空空何有中。逼取戒愼恐懼眞旨。苦心哉。愚者曰。川寔者虛。川虛者寔。故曰無寔無虛。祇歸寔于法住法位而已。法住法位。則隨緣當當矣。簞瓢曲肱。轍環刪述。皆其隨緣放曠也。聖人以當字養萬世。自不容已。是謂至密。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于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本作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相狗乎。夫狗。（支初改横）逸（數四交。不能拘相而交。）則以善搏鼠。今女（汝）君之食狗也。（侵入其乡中。王揄相而大笑。）中（王）比（夷）之狗也。（鬼默曰。自從者引得鬼笑。而隨行逐鳥鬼。存作後矣。你看無鬼一雙鬼眼。現成狗馬。可惜武支林般沿有相王註。王曰。謂源頭。由之因君其頭。支初改橫逸。數四交。不

使盡兩耕之錢。使彼自己上鉤。超然不對。妙甚。怎奈猩猩醉酒。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于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本作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相狗乎。夫狗。（支初改橫逸。數四交。不能拘相而交。）則以善搏鼠。今女（汝）君之食狗也。（侵入其乡中。王揄相而大笑。）中（王）比（夷）之狗也。（鬼默曰。自從者引得鬼笑。而隨行逐鳥鬼。存作後矣。你看無鬼一雙鬼眼。現成狗馬。可惜武侯不能拘相而交。）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爲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其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鼈（一作跧）之逕。跧（一作踡）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釋文。謦。苦定反。欬。苦代反。司云。無鬼。姓。綽。山人。魏之隱士。關龍逢。若志其一。言若亡其身。所謂望木雖也。直。謂。馬公。齒。曲。謂背。方。謂頭。圓。謂。位猶處也。跫然。行步聲。謦欬。喉中聲。）

新傳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于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釋文。芧。本又作茅。栗。本又作柔。）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無徒驟于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杖云須菩提問世尊云何應住。世尊云何降伏其心。世尊云善哉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意子答黃帝。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別拈云。須菩提見個甚麼。莫是尋常忽略。今乃冷覷耶。幸可憐生。猶要討個護身符子住。如云善護念。護是要人護的。護是能護人的。到此如何見得是發菩提心。既發心如何又要求住。又何又要求降伏發的心。求降伏發的心。住的心。降伏的心。是三是一。如何結款不然。要求住。轉不得住。求降。轉不得降。何足爲希有哉。黃帝再拜稽首。畢竟是個猛快漢子。

自遊復遊。訓錄內外。此病痊否。

炮七

徐無鬼

十六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爲天下。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瞀。病也。茂音

杖曰。黃帝之道。貴乎存中。而求見大隗于高山。則是心外有法。馳于物情。七情之聖。皆迷昧乎來時路矣。惟此童心。不從意馬之外馳。則如乘日輪之車自照寰中。天下不求治而自治矣。天下紛紛。皆自求其欲樂而不知反。能知此天師。不在山上。

方明陰曰。以子長之才傳儒林。寥落無色。及讀游俠諸傳。無不拍掌而樂。正性人誦伊川詩。閱而已。讀出師表。丁寧洋洋。則感慨而樂。人情好怪快。亦是個子知而故犯。遺時無所用于世。而故以此柄寄焉。

頑洞。怖快其深。閱之毛錐已耳。誰其憐之。

點睛只在末後一句。終身不反。悲夫。獨脫者誰。最喜曰。聖人不緊脫。緊者。亦不緊脫。子玄曰。不用一家之能。而之萬方。以雲時利。故內外此病痊否。

正曰言無爲自然者。皆曰黃老。按黃帝五十二戰。且登空峒。王屋。鴻堤。金谷。肆志昆臺。紫宮。投策鐘山。且占星日。作書銘。定律數。勸蠶鑄鼎。矜矜多事。而謂之無爲。孔子稱舜無爲而治。而舞封山濬川。命官敷治。至勤民事。而賦野死之。豈非爲即無爲乎。莊子別出其心而描邈之耳。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炮七

徐無鬼

十七

察士無凌辭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于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云。業得其志則勸事。非其巧則惰。士用各有時。

不遭時。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若不用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閒暇而歸者。所以悲也。通曰。囿于物者。三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歲者。十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爲物之能變者也。又添幾句曰。畸士無恢悗曼衍之說。則不樂。怨困無窮。闕激歎之言。則不樂。文士無波瀾標新之言。則不樂。迂曰。十八種各好用其所長。此難忍之物情也。仁以正念通之。義以分位宜之。禮以中節而中之。樂以兩忘而和之。此聖人之所以裁成天地。範圍曲成也。莊生故意排突。列于穢瑣之中。而證其不囿于物之自受用以爲高。隱劣顯勝之巧。有看破此身。着穿窬者否。夫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仁之至。義之至。中和之至。足以安頓萬世之終身不反者。此禮樂也。悲夫。庸人奇人。各各蹤跟才士好新不反。如我迂漢一句公道。亦不可少。

有閒知而歸者。德山謎曰。都是依神附木精魂。所以從頭棒喝去。或有一個獨脫者。與他商量。浮山遠曰。直饒獨脫底。亦是依神附木精魂。唉翁曰。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閒知而歸。悲夫。

杖曰。惠子是莊子之告子。有足以發難而定其是非。皆破五子之徧見。而出喻折伏其強辯。亦甚奇。即魯遽之非其子弟而自是其道。以調瑟改弦。曾無異乎音之君。則又何異乎以陰陽之自召哉。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于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音直）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音形）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于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于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高誘曰。楊也。調瑟于室。柱動者。應也。呂曰。唐借房聲。與鍾叶。律。故齊時鳴。鍾之而應。紹興本知洛陽。異得車聲。振之。地中有應者。據之得子者。堂淮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

杖曰。惠子是莊子之告子。有足以發難而定其是非。皆破五子之徧見。而出喻折伏其強辯。亦甚奇。即魯遽之非其子弟而自是其道。以調瑟改弦。曾無異乎音之君。則又何異乎以陰陽之自召哉。惠

杖曰亡子已出城矣。而求之於城內。以爲無子。可乎。又曰。既謂夜半無人。又誰與爲鬬。既謂不離岑。又誰作舟中怨。又從何處造乎。此何異容手把鋤頭。步行又騎水牛哉。不妨帶異傳大士。以快此引喻之奇。

（智按。唐。古與蒭通。）

生來死去。或作有見。或作無見。或亦有亦無見。或非有非無見。紛紜不可究詰。所謂九十六見外道也。然後諦聽。佛曰。三界唯心。

子以諸子共辯而未始吾非以自是正以各不自知其非爲是豈可爲天下之公是公非哉更引齊人不愛其子投諸宋而不保其全爲是又以愛外物恐其傷以束縛之甚相反也又求亡子不出域而不得竟謂之無是豈眞無哉夜半無人時謂與舟人鬬既與舟人鬬又不離乎岑此豈眞有哉諸子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但逞口給而全無實據西天六十二見外道耳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杖曰惠子死而莊子無斤可運矣惜乎莊孟同生戰國而兩家絕無一言相及此又天地造物留此一段諦訛公案與千古下之明眼於此運斤據款恐亦難于着手也雖是相思不相見未有疑情誰解參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得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杖曰鮑叔使桓用仲以覇天下知人之明已足千古及桓公欲屬國于鮑而仲止之此正所以保全知己不負桓公也然不知隰朋果如仲之所言乎果如其言則其功業不在管仲之下又當使桓公王天下矣豈特伯者之業哉桓公死齊大亂此決非隰朋之有足爲也果管子之言如此則又不當于此時與公言早將舉之大用以代己之不及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即昆反）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音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

三年而國人稱之。不亦見巧于國乎。擢擢搏搏。有戒心否。

三賀三悲。何非卉丸法耶。聊自解耳。何非棄羽法耶。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 音祖 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擢。曲折擧搜也。

呂曰。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

內有一悲。是斷。平地上人有一悲。是斷。高高立者有一悲。是斷。深深行者。辨得來風否。石破如此。宜貴。依俙仰天而嘘。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視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竊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愚。長三尺不得。語。弄丸乘羽需。布戲。言休乎知之所不知。反爲此紛紛外肯亦何苦。莫是盧同對陽翼。結交長篇開門語。

愚公之街。亦可行。書薦行。王貽過之。把臂何如。

人要許多癡福作麼。鴞鳴樹上。喵意在盜田鼠。棒鳴國葬。非以怪徵謀福耶。不見道鴞鳴樹上喵。

三年而國人稱之。不亦見巧于國乎。擢擢搏搏。有戒心否。

三賀三悲。何非卉丸法耶。聊自解耳。何非棄羽法耶。

內有一悲。是斷。平地上人有一悲。是斷。高高立者有一悲。是斷。深深行者。辨得來風否。石破如此。宜貴。依俙仰天而嘘。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女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之。而梱祥耶。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音酣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女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之。而梱祥耶。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音酣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女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之。而梱祥耶。

之于道。全而靈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靈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鄧止仲曰。澹定之極。備見深至。間溢爲崇。辯激湍之言。亦第以寫其孤往。而不與物相抹撥。

豁缺迥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爲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覩 與 譬 也。夫堯知賢人

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睧 音 姝 者。有濡需者。有卷 音 權 婁者。所謂睧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睧睧姝姝而私自說 悅 音 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睧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鼠以爲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 音 墟 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

以一規爲受用。莊子亦是暖昧之說也。貪曳泥尾。莊子亦是濡需之義也。遠想萬世之知。而近嚇河候之衆。使後人從此較跟。莊子亦是卷婁之病也。子嬰來智。子魚得計。子來直舉道器。

何休跨性海波瀾闊卻是奇談。踐後生。

透澈透色絕通。幅盡天量地無向背。是止棒頭。取證喝下承當。面純千眼頓開。未免依舊附木。將謂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使得計歷。是亦一規也。是亦終始也。莫舉箔中高背。安不如止調者氣力。

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視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仇 施 筆 記。言 卷 婁 爲 美 羊 者 羶。智 以 聚 衆 證 成 之。當 是 盛 美 羊 肉 器。

余嘗之師曰。神人惡衆至。聖人包衆至。平者多流憐。故曰繩變者多譎蕩。故曰循。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繩其變也循。其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于聰也殆。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滋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而已。不知問是也。

住。有時一向不去。樂也時爲帝也。以兩重門作四輪。陳解之也。悲。固然不知問是。恃源而往。究竟是不知。石抹曰。果物戮人。人戮物。爲風乘我我乘風。

劉西餘曰。醫用毒以攻疹。用和毒以安神。易則兩斃矣。愚曰。藥時爲帝有常帝焉。硝毒于參而有時貴于參。參貴于苓。苓貴于苓而能使苓不貴于苓乎。杖人曰。哭得倣痴得屎。雖有區區本何所用。

郭曰。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無意則止于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

循本曰。自鳥目下五川故字。申言其義。鳥目夜明。鶴脛長不可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說向親切。不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也。直是自有主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理相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狗外則不能審定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言禍則甚速。而反殆爲安。則甚難也。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日。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日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聖人明其正用于寒暑之中。自不爲寒暑所移。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圉亦不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于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曰。惑不可解。從而任之。

管見曰。儒墨楊秉惠五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于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功。

正曰。理家多不知無用之用。偏高在不知有用之用。用正人時有執見而不失其正。邪人則專藉玄談以自縱而已矣。知其故而不惑。乃能時中正用。

大力曰。天地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小周成歲。大周成運。徒好言大而不知大中之差別。難言不惑。

愚曰。七大不言大陽。有疑其漏者否。

蛇當路。巢龍陳。赤眼英雄別有圖。一自鴻門雖成穴。羣秦強楚爲先驅。秉地曰。關已跳了。別圖結陸。此一大揚摧。是有崖。是無崖。

遠隱東來。止求不被人惑亂者。解似不解。知似不知。不知。問不以有崖。不以無崖。莫是頡滑造惑以試人耶。壽昌推石悟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

鶴身跣山。祖師關東苑領云。白一曰寒暑無半至者。一曰寒暑用半而不盡。不早盛耶。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于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爲此。以顏。王果一喝。編裏鐵撅。王旦曰張師德狀元及第。何乃爾及吾門。然則退之三上宰相書。其亦受人之總鐵撅矣。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冬則擉測角切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之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于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方子及曰。凍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凍解也。暍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暍消也。慕用者假資權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待公閱休。蓋規之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若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循本曰。綢繆事理。輳轉處。爲聖人。爲能達之。合天下爲一體。周盡此理。而不言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艸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閻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

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暢然。舒悅貌。閒。亦作閑。適。與內篇老龠同。閒熟也。）呂曰。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恆成有恆之修。其精爲道。其贏爲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正曰。湯知心師而得門尹。登恆爲傅。所謂合也。得丹相之環中。隨成爲師。引名贏法。仲尼盡慮爲傅。所爲合也。此卽君臣道合也。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愚謂除日無歲。所謂傅而是師。卽無內無外。所謂師卽是傅。

愚曰。人無不以境轉。人無不以類合。聞登然而喜。望舊都而暢。熟故也。化人而不隨物現身。其轉物也窮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無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于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脊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于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孔子之楚。舍于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昔總）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于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其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于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三揩面一映。其于物也亦興之爲緩予。兩見而連綿者時乎用之。）

（以映息爭。亦蝸蝘之殺螻蛆也。爭映殺人能免。蠻觸之觸耶。連池曰。血氣之爭不可有義理之爭不可無。猶不信連池之映乎。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氣之辨。猶不信莊子之映乎。）

（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亦是陸沉。放筆過此以花。未之或知。亦是放筆耶。五祖演曰。若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觸着皆嗟。若昭覺動曰。若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鎖上漆花。）

愚曰。何遠之有。本虛發極自埋。子僕然則請龍山和尚果然燒。卷猶是泥牛枯槁。豈知莊生之映。

愚曰。華山之博大多說些實話。亦好。向虛空搥窟龍。喫磚頭作。古鏡。裝面書同。士負數見矣。趙州曰。一切仍舊。仍舊是人面虎。仍舊要休歇。仍舊猫來仍舊。

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虛。丘。山名。猿。貴猿也。梱。屋棟。褒。言紛也。陸沉。言眾人皆陸沉而隱。猶宜僚居市南。

郭曰。埋于民。與民同也。藏于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佳。音九。蕃。遽。兼度。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瘇癰。內熱溲膏是也。所與分耕同。

法也。棄。廢也。並遽也。溲。淵發也。升卷曰。耕不善曰鹵。莽。猛賁。謂粘氣散漫。上潰下漏。不耕曰。滅裂。耕

剛鹵之地。必加功。見所謂強土而弱之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于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不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一曾作物作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竊。淺也。竊。淺也。

杖曰。老聃游於無矩之矩。從心所欲而不踰也。柏矩是有矩之矩。從人所欲而不踰也。善游者矩與

無矩。亦猶是而已。老子待柏矩胸中迸出。使千古爲政。皆當出自本心。則無違世違人之病。皆能反求諸己。而不責人。天下孰得盜之爭之。而相欺哉。至於匿大重遠之出僞。世法心法。莫不皆然。汝能爲之。彼亦能爲之。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即汝能以無路截人。人亦能以無路截汝。末路更當代老聃曰。子之游已矣。乎天下亦猶是也。

肘後符。方有說話。分不然。爲人則禍生。不見道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師其有餘。資其不足。師傳謂何。無賦足王入大寂定。資將進歸。聖人達綱。釋直看到此。杖曰。證得拄杖子。拳舉事畢。證得拄杖子。打折臘腰。平叟曰。聊聊。修食其至。蚓竅。茶毒以鼻已之。蛟蛸門庭。此老久石破矣。然恐自

家反腎效尤不免。何故偏錄好變。水上拖襪。宏性需鼓曰。已乎。已乎。且無所逃。笑翁曰。看破則已矣。一頓藤條。又容竿木。

妄貨賢曰。貨而樂者枯木懷花。奇而英者咳唾珠玉。糊而琢者鐘鼓。避異各不敢其才。事事雖

專門生死招牌。其爲度大承遠。何如耶。直須打請頂門眼。無部

夫天下亦猶是也。初謂有多少奇特。窮盡而反一切依舊。便覺索然。寧可挑撓遊戲。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集曰。孰爲根。孰爲門。孰爲知。可謂善發疑情。現前參究者誰。必欲見見。即此是疑。見即此是疑。見即不疑。然與然乎。此謂疑始。此謂莫之爲。或之使。疑之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所假者乎。

仲尼問于大史大弢。伯常騫。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里（音禮）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循本曰。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實食衆人固不識。天下亦猶是也。只爲張楮作鷹成市。莫異本身。不如東坡招人說鬼猶藏于畔。

沱隨年記。更加十歲。近關兩出。不知曾見此門。

滄山果云。維摩不二門高。譬立萬仞。擬心則差。動念則隔。不擬不動。落在無事界中。諸人作麼生。人良久云。退後。

佛之一字。真非號而讀之麼。即心是佛。莫非丘里之言。豎非心非佛。莫非自殉殊而麼曰不然。曰何故不然。曰若然如何止得小兒啼。

僧問趙州曰。佛之一字佛不喜聞。浮山大師何爲勸人念佛。浮山曰。喚作竹篦子。僧曰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山曰。南無阿彌陀佛。僧曰。即此喚得了。山打一竹篦曰。喚個甚麼。僧曰。南無佛。山又打兩下曰。又觸又背。

金剛經云。佛所說義。無有定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杖人拈云。風急烏聲碎。日高花影重。至興闌則啼烏。猛坐久則落花多。可中卻有個冷眼妙人在。愚者曰。且請號而讀之。

孫不足。托。故使公得此處爲家也。方思善曰。里一作埋。古稱宅曰里。則作里可也。

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

杖曰佛欲言智則是文殊舍利弗之徒起座如欲言行則是普賢功德林之徒起座如說般若則須菩提等當機此寓言少知問于大公調與知北問於無爲皆得表法之妙非大權示現之密爲利導者乎以丘里之言合異爲同散同爲異喻之指馬之百體不得馬立馬于前百體合爲是馬此老子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如百體九竅共爲一體而歸于一心也大人能合幷而爲公妙于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耕鑿順則繫壤日歌此無名無爲而無不爲也自殉殊面有正有差總而觀之百材皆度可信形氣之大以道爲公一任其萬物橋起原不出雌雄之片合而肝有也大號極物虛寔同理讀其所自化原是意之所將爲至于或之使莫之爲未免乎可言可意況乎未生之不可忌已死之不可徂正是生死非遠而理不可睹只此或之使莫之爲不是吾人生乎始終所假之結根大疑情乎或能疑之極而致其曲則言默不足以載其上天之載矣萬物本無聲臭丘里卽是通方誰是調御天人大宗師乎

大公調現在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肫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集曰通一不用而寓諸肫于是肫有極物而已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不隨其所廢則斗斛權衡果是貞天地之關矣不原其所起則三層未始有頭上安頭當下推倒耶外物一棒打殉物者棒喫一棒打外物者莊子到此四顧曰更有下得手者麼快與我一棒

甕是水全甕是甘濯纓濯足不隨無始今日是也萬里者一步是也不原其所起也董穀冥影契曰舍萬象欲得太虛者權奇影事耳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

整菴困知記曰格物正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爲非且欲固執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雖名合一而實二之矣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理是也若但認取知覺之妙執爲天理則凡艸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

魏和公曰擬議變化奚啻霄壤乃曰擬議以成其

變化。故知擬議極其精詳。而變化斯極其神妙。細心人遇一物看了又看。而此中之蘊藉精微。俱看出矣。若求變化于奇怪荒誕之中。何其舛謬

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于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于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名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

大甯阿默。謂陽明言言默。有四偶。既到此處。開口不得。閉口不得。大難大難。

乘六曰。同人類族辨物。設以同而異。既要同。又要異。不相悖乎。晝夜寒暑。相反人生五藏。互生克。且問大公調安在。

終

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于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橋起。言起之動也。隨序。變化隨大序也。橋遲。猶相橋代。朝至也。如橋之供而圖也。

中峯曰。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合并爲公。道教務豈三乎。心泯于事。故物務者至。寔之地也。莊子終言物物而已。道不可致。而自化。

小令曰。九方皐相馬。見牡以爲牝。見騂以爲黃。旭平放于湘濱。仰人而問。正是陳蟠歷歷焉耳。倪偉吉上不當讀騷生悲。當讀莊以解之。若更深觀。轉增一悒。

藥地炮莊卷之八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音該）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

兩陷而無所逃。隱（音陳）蟫（音惇）不得成心。若縣于天地之間。慰暋（音頗）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儐然而道盡。

慰。暋。昏。悶。沉。深。屯。難也。口義曰。焚針之時。賢不肯均于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剖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昏元帝托體遲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賢以明月之識殺解像光。

洪邁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子瞻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朱元城萍洲可談曰。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

余季盧子曰。儐。德與馬頭碑云。九流六學。曷然理世之具。豈貧出世之方。惟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城耳。佛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而地藏深則曰將三界來與汝出莊子曰外物而又曰無乎逃物。儐然道盡是推知之。無可奈何花落去耶。不可註解。且去看月。

人身病生于火。然養此身者亦此火也。東垣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丹溪曰。氣有餘即是火。此盛者相摩否。經仲淳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水火交濟即享中和。

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以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云。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水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于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于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爍。若使陰陽錯雜。而不舒。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老莊羅漢。息火之藥也。聖人則以燧薪釜甑享其功。防其禍而已矣。

本一物也。有放下僨然者乎。蓋則安免。

白符曰。君子知常變之代錯而知常統常變。故止道其常。奇人窺常變之不一也。遂乃常其變而變其常。痂語云。爾夫忠孝即是和。豈以不見信愛而憤激悖逃也耶。先幾善處。自有批款之刀。泰伯許山。皆自盡者也。故聖人始終條理。使之隨分自盡而已。安物之則者。物其物。即天。其天而又何內何外乎。人不知此理。依位而立。徒計自便。以逃免累。

莊周于忙脚亂。于也。若貴汝小民也。何以不住不睬。通上通下。反來干鳥好原。即度不知非周。如何作色。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高林曰。王維湖湄明屈鬱。可者扣門乞食。是末知田夫乞貸之常。非屈體赴物也。如范史繁則一味枯酸耳。維又引無可無不可。宜其赴舉爲主家伶。此何能長揖陶公前耶。馬援稱讓高無可無不可。大似有神終不可測。用也。日生曰謝玄爲戴逵治宅。符載乞于頓十萬貫山錢。何異以升斗而忿然作色乎。

水官。常與。常相與之水也。補云。王是土字。

郭曰。此段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下段任公之鉤。言經世之宜。大小各有所適也。

呂曰。莊子貸粟一節。明養生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效。有餘鉤餌一節。言經世者志于活身而不務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鉛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追切）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亦遠矣（巨繩。大黑繩也。輇才。評論人才也。諷說。誦說已成也。縣令。小縣才。縣令。貧格。）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頤（音海）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白上傳語。下曰。臨。壓。一指按也。顧。頤下毛也。腮公濟私。何法不然。）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老萊子。楚人。末。卿頭。或云背也。）

謝士蔡曰吾三十年來止去一矜字直到已悟正須吐卻悟字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子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鳥去小知而大知明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門。旁門也。宰路。淵名。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鳴。一名陶河。子暗云。魚畏鵜鳴。畏其大也。此與非之彼與之彼。義由杖曰。網之害。吏大于鵜鳴。今所謂一網打盡出于人之所不畏也。此尤可畏。嬰兒雖無石師而有能言之石心使無能言之石心則寡杜與能言者處。寡杜終不能言也。）

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嬰兒無石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厠足。滓足也。墊。下也。掘也。

劉鶚叔曰。有用無用。相須而妙。叶者也。尚不以有用之用。廢無用之用。豈反以無用者廢有用者乎。有物卽有用物者。卽有容物者。容雖不患其少。而

亦不可不知也。況物之所以爲物而可不知乎。決曰。知其總。而安其分殊之位。則當矣。安其分殊之位。正。是不存知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遯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則變。況其他耶。只是借此爲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卽無住着。

而無以相賤故。易世則以無用之用爲君。則以無者之流也。且以稊稗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惟至人乃能遊于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曰。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

呂曰。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流遯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無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于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名貴己而賤人。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遯高不爲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因于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

荊川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耶。只是借此爲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卽無住着。正曰。以多生言君臣。則易世而變矣。彼君臣之名分。則原自萬古也。莊子所謂相與爲君臣者。無爲是君。有爲是臣。一說也。以有用之用爲君。則以無用之用爲臣。又一說也。聖人知君臣之本合。而遊乎時中。

目徵爲明。耳徵爲聰。鼻徵爲臭。口徵爲甘。心徵爲

心不大通都果
衆宜有交徹君
臣者乎銚銽之
善其事而也草
水之穿其天也
人善用而享其
神矣惟外物者
能格物不爲物
喫而亦不爲外
物者之所喫乃
徼乎物物之爲
天天也乃知至
于不知其然且
問如何是不知
其然曰其有出
山勢水無投澗
聲

知知徹爲德几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珍
切 女展
珍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閒心有
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謀稽乎誧 晉 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
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 晉 鎒 音 婦 於是乎始修艸木
之道楩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中珍或作踸踔也郭云殷當也胞腹
中胎也閒空曠也物欲不在四雖伏時水者後空在上
郭曰知恃息息不恃知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

山林之物木石
同壇不可作壇
話會法眼拈夾
山墟話曰我二
十年庶作墟會
又作墜生演溪
曰海棠花底三
年客不見海棠
花盛開卻向江
南見閩嵓始知
道到爲墟來
曾能始曰遊名
山聊免俗耳龐
伯玉曰今人之
遊都不關山水
愚者曰學道人
之遊亦不關山
水凡問陶弘景

運也
杖曰徹卽不壅壅卽不徹物之有知者恃息息卽
夜氣所生玄牝之門是天地根人之生也獨賴此
一呼一吸或息以喉或息以踵其息深深誰徹其
遊處乎余初見雞抱卵而生子見其卵中頭有空
處以爲不足不知此一膜之空慶卽天地有餘之
生烝乃悟胞有重閒其神如此吾心空處卽是天
閒靜能奪天地萬物之勝矣卽如草木之怒生
以得天時人事之疏通也性氣之間何難怒生而
倒植耶不見老病者之精神傷勞而得靜滅以補
完其夜氣踵息以還其玄牝之源也乎神人遊於
無何有之鄉本自不勞于世而世亦不勞于神人
也世道之交病已久又誰能獨相忘于道術而與
世俱相忘哉
滑艸曰禮順人情之大竇卽節卽適倫之經之卽
以植萬世之生穿萬世之息而遊萬世之天又孰
知其然乎故曰息機於禮樂大冥于薪火若作兩

見丘壑植欲就
之宗少文畫壁
臥遊是湖山水
不閒山水直蹤
不閒山水亦是
神者不勝
陳眉公曰山川
地大水大耳其
旋轉生滅多賴
風輪風輪則文
人之筆是也強
作解人漫無可
否則山川鄉愿
衆略然曰莊子
其噓風輪而勝
貌姑之山也乎
何必以道鋼非
子不如其降作
文人以供養後
世之遊山水者

噓莫引出山水
鄉愿耶不妨不
妨只恐磕頭迎
他他亦不來
楊慎別美蓉七
年曰蓉曰乎蓉
曰不打這鼓笛
楊曰恐陸則客
遊山水百無所
能也蓉曰別來
未久善能高鑒

槭何用知天
或問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何謂也
曰首楞言積想不已能生勝氣太白登高詩曰精
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管見曰火馳已可歎矣有
以山林爲善而閒放終身者猶之外僻也執之屋
漏之五岳乎
靜然可以補病眚臧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
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反曰其駴其合
語不道次各有
深意盧前曰陸
怪駴世狂狷亦
駴世時中合時
鄉愿亦合時衆
可不過而問

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郁然。疑。一本作然。晉城。一本作城。

筆乘曰。背城舊解曰病也。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背城蓋養生家之術。按眞誥云。時以手按其檢眼神之道。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得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于欽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

演音踐。門。宋城門也。踣。音附。仆也。河。濆名。踣。僵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荃。魚鉤也。蹄。兔罥也。

炮八 外物 十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荃。魚鉤也。蹄。兔罥也。

心仲曰。此篇總在一徹。徹上徹下。則物其物耳。何用外物。忠孝猶是隨幗。況設爲轉徙遊蕩之談。而遁脫之於洸洋。以曼衍遣放。又可使後世巧駴誣爭者。盜其荃蹄之機乎哉。松原晤語曰。熏天塞地。是一慾海。而乃鼓逞現成良知。肆無忌憚。行盡如馳矣。鼓躬葬曰。此爲維念葬所針而自解之語也。裴叔則曰。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世安得有得意忘言之士與之閒語。

化猶化法。法无定質。變化上咏。涸沙。直得是非。不立理事兩忘。金鰧透網。鵬搏九萬。若是蚖蛇。變娵牛蛙。拘墟。墻作拘墟。樂地曰。猶是荃蹄。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十。

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爲是之。異于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惡乎可。可于可。惡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四句。一句也。已言者也。應器而用也。止人之事用也。

郭曰。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曼衍矣。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

劉禹錫因論曰。造端乎無形。垂訓于至當。立言者也。放詞乎無方。指旨于至適。寓言者也。蒙之智。不

上天之絆。本不遠人。揭出人道。

卽天均也。毛猶有倫。故曰莫得其倫。倫。猶揭相禪。我曰環無非倫。貝爲睨。視倚作。故依違耳背手。摸枕。摸地覓天。本自曼衍。何妨藉外而寓之。

世鮮不說。說。迎。衆不聞。聞。貝爲曼衍。窮年耶。人曼衍。窮智。知。貝到。延乘。親父不爲其子媒。故依違耳背手。摸枕。摸地覓天。本自曼衍。何妨藉外而寓之。

勸酒卮。黃元公曰。棰輮者。環。何不若方圓。圓。伏羲早知人不可與直。故寓于象。憑者。原來易經是大媒人。

支。音伎。會稽儉。兼其味。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或曰。時無識者。所以莫辨。閒。結曰。作不了。語過曰。辨他作態。

須溪曰。曼衍窮年。兩語最想。不知吾言之汗漫支離。說所以

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

呂曰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疑不信猶爻不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不可與直言。故也。書中稱引古昔。以耆艾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爲子媒。藉外論之。人。人曷足重哉。

劉槩曰。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

博山曰。問來答去。鼠啣鳥鳴。雖有其弊。都無定意。豈但無益。恐成嫌悞。然則莊子寓言。能免嫌悞耶。

只見古人之言。不見古人行徑。嫌悞固矣。有身無眼。直饒坐斷兩頭。轉身氣急。猶在半途。更須知有全提時節。且問全提。免嫌悞耶。

杖曰。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而立言之係。重於天下萬世。其功德有不可較計矣。立言之難。又非一時功業可比。故莊以寓言重言卮言自述其旨。此亦吾宗門傍敲正打。與句中玄意中玄用中玄。乃爲語不滲漏。見不滲漏。情不滲漏也。立言豈容易哉。寓言豈容易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謼反五谷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正曰。莊言孔子但謝言語。而不能言無言之妙。惟當可而服人之口已耳。若使人心服不違。以定天下。此人不可得見。吾不能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不洎不及養親也。

郭曰。養心以適。不問其具。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鶴雀之在其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于其間哉。

正曰。員無哀樂於其間者。不妨說。吾樂吾哀。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鬼入。外形骸也。）歸曰。生而學死。有自入也。死而復生陽。乃自然而然。無自入也。愚曰。是自詰之詞。

衆罔兩問於景（音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音豚）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蟬蛻皮也。屯。聚也。一作搜。搜。音廋。）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音夷）盱盱（音吁）。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楊。炀也。）

東坡不信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以爲淺陋不入于道。反復觀之。得于寓言篇終曰。陽子居遊秦。遇老子。舍者避席。其反也。與之爭席矣。直接列禦寇篇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笑曰。莊子言未終。而味者劓之。以入其言耳。焦弱侯引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饋。川爲一事。今以寓言殆禦寇二篇合之。渙然氷釋。又按列子第二篇首載禦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正與東坡言合。郭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閎奕意修。危言游扈。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歸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段言拘係者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無之迹。末貴韜斂。

沈仲璉曰。譬諸小言。無聊中極思耳。到處揖忙人乞升斗。語期期不得入。高之則怒。深之則忌。平之則又睡去。故間以小言誰之。嘗語友人曰。欲寶音藥。先學弄蛇。今音藥已罷去。而亦無蛇可弄。始欺莊子負此奇才。不能忍俊。托之寓言。誠不得已。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之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傑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高誘云。幽憂。幽隱也。捲捲用力貌。南越謂弒曰殺。捲捲今武陵宜興有善卷墓。作捲。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荀子以蓋喻舍身。如來讓歌利王割截。則此說何

用。雖然。幾見富貴人肯合身乎。策士與富貴人喪身不少。還是閻人看得定。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荳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杖云道之眞。能治身。何不可治天下。未有眞能治天下。而不能養生完身也。察其所以之所以爲。妙。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杖云列子應先自笑。我何爲而有此妻耶。此豈我妻之言耶。我何由而致此人以此加我耶。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杖云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其屠羊之肆。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利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其屠羊之肆。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杖云列子應先自笑。我何爲而有此妻耶。此豈我妻之言耶。我何由而致此人以此加我耶。

杖云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杖云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利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其屠羊之肆。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杖云列子應先自笑。我何爲而有此妻耶。此豈我妻之言耶。我何由而致此人以此加我耶。

杖云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杖云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利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

不忍佛道之旭。飯而食之。夫園幸之偶見一班。直爲披裘諫公作讓法耳。所謂飯而食之者也。

憨曰。知屠羊說之飯食乎。莊子酣嬉相面著。爲萬世之遇。正是屠羊而說。

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董傳策曰。子陵當仕而處。以矯貪。伏波當休而出。以矯猾。夫邀功避難者。視二人爲何如。談理性者。類擯其人爲未學。彼豪傑士。顧又不能傚嘵拾瀋。何爲乎。請看莊子現屠羊說身而講學。

杖曰。屠羊一說。足以救活死麒麟。天下亂賊。直屠其胆。後世有以屠羊說之知。見自持。豈護三代良弼耶。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此公借其化身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茅。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在原思下。晚或何言閩者。徵未考。閩中附見後。始知貨富諸疑。非業題抑賜。故贊此云。然如石。貴取子貢。又自千里。

貨病何妨。可惜自家注脚。憨不忍爲也。罵太奴。罵奚固何如。件子曳緼而歌。又不若桑戶戴琴。若哭。太史公收子貢入貨殖傳。以爲孔子得勢。徒彰明乃奴耳。手。應者曰。知太史公是曳緼歌。

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三句。眞非大死一回者。不能吐出。

憨曰。此老破衲未盡。

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鄧潛谷曰。聖人歎美樂取。舉其長。不計其備。宋賢臆論古哲。求過于無過。摘其一。不計其十。康伯子曰。嫌豪爽惡風流。則責人人爲原憲。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

排皮爲冠也。縰。散麻絲也。匡。正坐。

克伐怨欲。則僻罪原憲。摇聖門之外。昔曰魏牟公子。難爲于布衣耶。必罪其不能自勝。而且罪瞻子重傷之說矣。熊伯甘曰。以我千世下之定名。釋千世上所各命之名。以未腊之鼠。蒙未剖之玉。而曰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三句。眞非大死一回者。不能吐出。

憨曰。此老破衲未盡。

亦是沒奈何滿。大地何其遜然。若撮見破沙盆。碗三斤到來猶。完此老破衲未盡。

遜然如此人不識好。聽其交僞。亦是石攻。不見道蘧蛇蛻尾蟬。結腰蝸蝸蛸。制虎。使虎執鼠。不如貓。

曰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无忝曰仲長統當獻帝在許時自言有田園舟車使令便可隱居適性呸此是天話人生那得快活享用何況亂世顏子六十畝已是天幸退之曰彼遇孔子爲師而自給如此何難陋巷愚者笑曰衣食粗足自是物理然衣食粗足四字內埋殺古今人王述曰足自當止然世上人幾時得足耶自須不恥衣食不忘溝壑乃能飣粥鼓琴耳山水詩書椒湯殺癢苦瓠甜瓜不可半邊素位

或曰不作善者相則天壽不二何至不能自勝而置僞乎答曰仁者壽無量現在是生何妨作善者相盡刹現誘君子情趨衆人直下頓然幾個乎繫梁努力加飧飯庸子西曰不能說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敬菴曰果處鈍說動靜之間故壽子筆天子研然堅子石穴子桑氏面所錯何如人研果之壽天始末有定也愚者曰此是自勝是甚僞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嚴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周道祖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然而長依廬山終身不娶勝矣兼曰莊語經理固不如就情誘情之捷消也富而可求執鞭亦爲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何等風流無生之藥因好高之情而對治之重生之藥

因順物之情而從治之一撥即歸中道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切桑紐）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窮於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繕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恭）伯得乎丘首（削然或曰嶄然扢然。廣武曰嶄然。共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音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

三者礙仁義也。
設爲三礙以藏一遂。竹知老子
爲強力忍垢之
相乎。愚者曰傷。

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廬。一作水。廬上曰。昧。中曰。畝。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于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音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王介甫魏了翁。皆辨夷齊無扣馬諫事。無殘死首陽事。據孔子二語。皆表其讓國也。餘于首陽。字法也。說家淺而狀之。子長拾之。愚者曰。何必以後世之愛情。其死。以愛情古人之死耶。紹作涼。豈有何不可。故王文燭作爽。爽十辨。燭一山又作反爽。爽十辨。
愚曰。校孫登焦先于水而觀其實。爲介惟棄系

之盛而觀其性。既關好高自有人來勘論者。蓋均以汨羅爲泰山。幼安以自若。勝海神不消勘。論原是家常茶飯。

孟子于陳仲子。先擧之而後蚓之所以砥俗而爽情也。其于夷惠兩不由而雙取其風。至于伊尹則藏之袖中。于天下不與三樂。定四海所性不存焉。陶不悟其言耶。以此而取。何非涼藥。

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悅音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閽周德衰。其並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孤竹國任遼西令支縣。今永平有孤竹城。論語逸民。姓墨胎。名智允。

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

劉槩曰。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近狷。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在所廢。不則二者在所裁矣。夫狂狷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至於貪生愛利。頗冥於嗜慾之地。狷者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

中峯本曰。情所起者愛憎。跡所由者進退。是四者

東坡謂周汝南詩曰。先生本全德。靡退乃一隅。因揣彭澤來。偶與時偕行。偏亦中也。苟可得已。四字點睛。
駉君平曰。言爲駉阮默爲淳工。進爲妖式。退爲嗜容。然則或呴或吹。或強或嘘。距有一路在兩纔中行乎。苟可得已。與寓于不得已。是兩種話。

乃流浪生死之執縛也。亦超越契道之捷徑也。蓋有合道之愛憎。有結業之愛憎。公私之分也。爲己而進學。爲人而建化。或退隱守道。或安分知時。皆合道也。若爭名逐利而進。放懶縱傲而退。惰四體不知勤。背四思不知報。反譏爲衆之勤奉公之冗。則非矣。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

愚者曰人苦貪根。自護食色之我。貪莫熱于富貴。富貴莫大於天下。此高尚所以幹萬世之蠱也。王

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死生猶寒暑。則窮通利害。何足以動其心哉。至于本體原平。富貴貧賤兩俱不受也。舜心豈着糗草玉食之相耶。然而人心下流。執平言平。何能平乎。治制折中情理。而教人取法乎上。僅乃得中。但言中行。鄉愿難免。思得狂狷。文以禮樂。放眼看來。皆病皆藥。只在知症予方而已。

咸池搔首可知慚。蘧蘧薛簪纓總不堪。跳出乾坤飛上下。依然前後各三三。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反石）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爲弟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

吾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餅之餽孔子復通曰丘得幸于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吾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于魯削迹於衛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

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及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瓜而乞者。皆離音羅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馳驟之。趣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綠青子盜跖之精。化爲鯪魚。以攻孔子。季路蝦之兩鬢顫潤。指之而膠。竹開口而咬乎。如來指。蝙。叱五醜子。鬼。毗刀箭。自生連。花仁者之勇。信得及否。莊子托夢胡蝶。亦是打發。鯪魚枕子之勇。信得及否。何不卽告以鬼。準。咬。猫曰。近日曲求作我實揩。因果。而付棍于。跖。橫打。億打告。跖。橫打億打告。亦徒然。我若見。跖。凡與開口而

咬。藏封與盜七縱。齊寶乞盜一飽。張融容自長吟。陸機頓令下拜。胡乃尼山老子。反之黃女倒覆之耗杖耶。且道。假瞞瀕豚一語。何如親過虎口一關。蝮蛇變作毒蛇。去二客一吼出。山虎羅睺調達。你仰我俯放下。堵刀問若過設。過卻先生。若灌譎低頭者。智長自曰。跖窓夫不慈孝與狂。

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焦氏曰。展禽。魯僖公時人。至若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老子路之死。百五十歲。不得爲友。是客言也。）

管東溟曰。孔子若遇牧野。必爲伯夷。若有盜跖爲之弟。亦必爲柳下惠。

俞邰曰。柳下之和。蓋不得已。其亦猶法深之爲竺耶。法深者。王敦之弟也。謝宣隔籬。故是下策。

（馬遷紀象。此舜宮。舜往見之象。舜曰。然。爾其熊。陶曰。我思舜。儀陶。矣。康伯曰。添此一句。爾其熊矣。爲不軌姦宄。妙其舜與人虎曰。編虎須者乎。

佚放殺暴亂也。非惡夫六王五霸也。跖爲不知。人未謂不知道。故曰蓋不有道。焉後世則知其人慈且孝。非陀。惡之有不如跖者多矣。

之弟。亦必爲柳下惠。

俞邰曰。柳下之和。蓋不得已。其亦猶法深之爲竺耶。法深者。王敦之弟也。謝宣隔籬。故是下策。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

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能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音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于理。不監于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去其所爲而狗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狗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

或曰。孟子養氣。而引勃鞮何也。戰國尚氣俠。猶東晉尚風流也。欲因其風流引之入道耳。愚嗟世好荒唐譯悠。而以荒唐譯悠引之乎。將謂世好盜而卽以盜引之入道耶。強盜固不易做。不得已而又以滿苟得引之。莊子爲得引之。莊子。畢是畫虎不成。且道有狗。

聽此話者。誰與結歡。尼山老子。亦沒奈何。自己歎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黃帝念客無觀我曰。眞是不肯畫招。

扶（音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禍也。鮑子立乾。（音干）勝（音聲）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音罹）其患也。（臧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子胥諫之。遂棄其故而餓死。臧聚獲。勝子。申生也。林回棄百鎰之寶。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累己也。或曰。爲其殺己也。林回曰。棄千金之寶。負赤子而趨。棄千金之寶。利也。赤子。天屬也。以天屬也。故棄利而就天屬。彼以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爲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于心。知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無足曰。夫貴之于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音協）人之勇力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

或曰。孟子養氣。而引勃鞮何也。戰國尚氣俠。猶東晉尚風流也。欲因其風流引之入道耳。愚嗟世好荒唐譯悠。而以荒唐譯悠引之乎。將謂世好盜而卽以盜引之入道耶。強盜固不易做。不得已而又以滿苟得引之。莊子爲得引之。莊子。畢是畫虎不成。且道有狗。

李頤曰。楊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又有說焉。先主禁酒。得釀具者。罪之。諸葛指路上男女曰。此人行狡。收之。先主問故。諸葛曰。有其具矣。陳如岡曰。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耶。只此一問。膾盡天下人肝。

曰義曰。故動以百姓自處。不放于禮度之外。是以足而不爭。此亦故推正不忘耶。故推故動。此中有強湯故縱科條在。

而樂之。體不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維。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非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有之彼

俗吾體曰。理破情。平不迷霧修

安。如毒蟲色所沉也。體澤則馮。言皆昏昏然如溺河陷身也。

邵子曰。盜跖篇言事無可奈何者。聖人無如之何。孫洪澳曰。形容盜賊心術。原是痛儕後世而譖聖人之不可及。繼以滿苟得。此何物乎。正畫出世間巧圖自護而吹毛賢者之情也。

潛帥曰。盈虛本然。何苦不知足耶。聖人知萬世人以情而養萬世人以理。理明則奪其羶華劍筆之勢。因情則足以勢其不驕。不倍之理。理懸日月。教鼓風雷。且以名我奪其利我。又以達我。消其名我。復以平我。約其達我。妙以大我。化其小我。物理即是天理。盜情止是人情。智力因泯於分量。才能各食其精神。自相克伏。自相扶推。蓍龜倫藝。鼓舞盡神。巢蜂穴蟻。謀羶即定。君臣蒙袂嗟來。鐵脊自豎。天下聞鶴。牽犬金谷。望塵天網。漏亦膽。寒而絃歌。蠶魚北窗。東坡醉。車淡味。不厭光明正大。何故不享康衢乎哉。辰翁曰。盜不能免。閻翁曰。不憂其盜。

嗟乎。世界糧疏堵耳。盡是搪料。燒料。到彼時節。天下自然休心。知足矣。方信盜跖現身輪。始做得善知識。

杖曰此未必是莊子之言。而爲此亦妙。世間原有此聖人。便有如此盜賊。不如此。不見聖人之心。不見聖人之癡。爲此癡而不懼此辱。始作得聖人。余昔讀西遊記。見唐三藏癡極。被妖魔弄。不知妖魔都被這癡極的三藏將金箍子收拾了。人間只聞有金箍咒。不知是何章句。予笑曰三十六個癡字。作一氣讀去。讀得熟。則此咒自靈也。呵呵。

表中郎言五教者。三教外有愿教跖教也。三教亡矣。二教盛行。聞子將曰。古鄉舉故士勉爲愿。今斲跑任達者。不夠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跖教而已。

三教皆收拾去矣。虛舟子曰。恨天下皆庸俗。則求一怪人惡人不可得。恨天下之險譎機械。則求如禽獸而不可得。此憤中作快語耳。豈知雌寬壁聽者認作錦囊耶。末法跖囊更巧矣。不起一念爲總殺。心自本無爲總赦古人自得中道。而法位隨時。今欲掃禮法壓聖賢。則曰不立一塵。欲逞譎智鬬險狠。則曰不舍一法。口口不受人惑。而反以惑亂天下爲能。口口出生死。而適教人以亡恥爲遊戲。實囫圇耳。曰我赤子也。且詬天下之學問。實鄙穢耳。曰我不蓋覆也。且姍天下之躬修。卻以不容詰究。窒人之正論。又以方人不暇。杜人之賢辯。庸人利其翻案。狎侮而護之。才人利其翻案。狎侮而護之。才人之世情已厭理之拘矣。理家又未徹源流。張弛而爲淵藪魚。故儕輩簒鼓偏鋒。合衆人之咻以爲快。是豈非媚萬世之巧鄉愿面縞混沌赤子之強盜。跖哉嗟乎。蓋爲總殺總赦之利器。不應比屋援苗。闕高以消心之方便。壞治事之法位。故衆妙之門。適成衆竊之門。便以官不容針之酷科。爲公然私通車馬之捷徑。是以古聖知之先明折中適用之條理。始受事法住法位之太平。就中醒人因循。故貴清涼之藥。而專門爭勝。迅峭日加。步步相剋。則適見反悖之語。而旁睨訛傳不可言矣。即以出世法言之。宗律妙叶。死甦自悟。須明大法差別。窮兩末之理。而適由中道行。始是眞空妙有。平懷泯盡。況維世正經。而欲尊襲洸洋以夸高乎。愼獨于未發。而明安于中節。光明正大。心即是矩矣。隱逸屈寓。則廢權之時位也。莊子特地現外道身。愼激反復。以挑醒正人之眼。苦心哉。

天界覺杖人評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敢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善。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尋）韓魏爲夾。（音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粗纓無文理也。）

炮九　說劍

（鐔。劍口也。鍔。劍口也。三環。閒其中而空也。一云鐔從枝向背。鍔從枝向刃也。）

（斃。頓仆也。把也。一云鐔從枝向背。鍔從刃也。三環。閒其中而空也。）

（慴。猶忽不見貌。脫。刀出鞘也。）

涉江曰。學者第一要作得主。不被外物轉。全憑飯依金剛上師。得此慧劍。八面揮截。安坐定氣。果畢奏否。

適葬曰。如來有一語三昧。正語三昧。愛語三昧。此說劍者愛語也。正語之理。久爲迂膠鼓。陳陳相因。腐氣令人噦嘔。高士屑之。才士厭之。因而爲轉語。隱語。反語。側語。機鋒所起。亦不得已。故達者不妨隨機接人。伏戎乘莽。先咷後笑。納牖過巷。孚嗃惕號。早見於易象矣。田中插鍬。床上推枕。劍刃上事。紅爐氷冷。

（藥地粽歌曰。繅雉琴忌不須終。又被風吹別調中。說道漁郎能即梳。船頭血浪聲叮東。聽此者莫髏髏。平調何如側調工。觀文隨水阨。馬道彼長空。有門荷鍤化身不少。能能能。能能者。果竟是能。）

（慴。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斷作六十九耳。若說下地本自如此。未出胎本自如此。豈不笑殺漁父耶。）

炮九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

（四）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吐雷反）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而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囑）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擠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匿不擇善否兩容頰（或作頗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

八疵四患今能免乎奇人尤甚

不擇善否兩容

如鴟偷拔其所欲此非末世偏言無毒無惡以藏無忘憚之身者乎早被莊子捉敗

重滿于僞其後攸乎爲用之可以休影使八疵四患者儉之且冤佛非之巧又當何如耶其生曰論有道之必以則無君子論僞之必不可以則無小人

凡屈勉強卽呵之爲人僞勢必公然縱惡乃可爲算乎若說調停又事兩容賴適請參

一眞法界爲主誠致行者知之不則以無眞不假無假不眞之旨總而反爲澆漓隨作鎔鑄充用于人理四字拈出要緊

洞明連雨獨飲詩曰試酌百情遠策能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此還其眞不還其眞後世專寫酒婆便爲洞明又早滿于僞矣

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眞祿祿而

樂地曰此下船之漁父與前篇之漁父如何相見耶前浪兩漸萬古招魂息迹真想擊波客地。

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盛湛于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于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

支詐與謝安集王濛詐問主人有莊子否。正得漁父一篇。謝君題便各使四坐通。支公先作七百許語。致精微。才藻奇拔。衆咸稱善。四坐各有懷。謝後相。謂自叙萬餘語。才峯秀逸。翩然自得。支曰一往弁語。故後自作耳。愚者曰。何用七百語。又萬餘語。相勝耶。一往弁語。早落半邊。知是支公一棒。否。一客曰。休影息迹。是漁父之異也。吾則曰。迹本自息。何破乎。行以物與人。還心自從。我若在還車授綏之時。使當覆在漁父之船。豈不便是潑天一棒。

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于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檢抉。擿抉也。齊民。猶言平民。眷秋後倫。朝戮不及等也。

愚曰論語寫下車不得言。楚詞遂去。攸然何極。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思。夫漿人特爲食漿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于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

炮九 列御 八

炮豙者戴曰。踐形固有方乎。間課已踩險矣。杖扉門籟。從來相熟。五漿先饋。亦一衆躁。蓋入是。寔免控飲糟。爲技成得耶。賢材急于自白。孰協唐許而能不叱其所不爲耶。只得以爲蹩蟞蛾。殺送此頑珠已爾。

杖。蹩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指者以告。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救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前言哭方。此言發藥。

無毒。何必杞憂。三山街人羅蛾封紙面鬻之曰。仰天笑。遊閒公子。驚奇市之。開則飛去。失笑而已。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音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良。良人也。或作娘。家也。）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非飲者相捽（音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古者謂之遁天之形。

東坡曰。茶欲白。墨欲黑。求黑嫌漆白。求白嫌雪黑。

愚曰。如此兄弟。自分離。把尊翁調停。不得。世間便有一種不黑不白之茶墨。高價傳家。豈不寃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音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簡以省文。方順。）

愚曰。知道易。勿言。難。正好自己一擲。何故累贅連篇。世舊四十九年說法。不曾設一字。知此即當一擲龜毛。聲人止是說事言事。事不厭詳。天何言哉。道不可得而聞也。有者曰。粗言細語。皆第一義。早是忍俊不禁。又當一分裂。有教不使。謀各絕。道能大同。總其別。海何曾拒百川決。

涉江曰。須知有刑天之遁。又須知有遁于天之刑。杖人與補竈曰。天下久爲庖

只爲此一盃天。酒前後請許多。客。方纔酣暢。忽見此父子兄弟。同異死生。激揚而醉者乎。侍者曰。何不以一盃分人。藥地一掌曰。醉不。

良。良人也。或作娘。家也。

雲居曰。二十年前。與化借一問。爲影。舜。我機思遲鈍。答不得。今則曰。何必與化。開曰。二十年答。得何必二字。或問與化如何答。曰不必。且與必不必。有優劣否。

法眼問子昭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摄萬象。不摄萬象。昭曰。不摄。摄眼曰。兩個。

甘節冥升。如此捏合。猶是鼠不分語。

矣。窮而奇矣。道大則世莫能容。數奇則不偶。彼握奇而用天下之數。以神變化行鬼神者。固自有人。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亢倉子曰。懷悲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

杖云。兵非干戈。即天下之數也。能不執一。則二三四五。能不必也。孔子所固毋必。不執一。自與天命流行矣。何不可藏乎。屠龍之技。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窶敝。精神乎窶淺而欲兼濟道（音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寧。簡。竹簡爲牘。相問道也。）

杖云無何有之鄉。非絕物之所也。於有而不見其有。于無而不見其無。太一形虛。而萬物森羅。本自甘冥。聖人刪述轍環。即此踐形。即此空空。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豈患宇宙之迷惑乎。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音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音國）者。商之所短也。一朘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杖云。嘗觀閭媚蟊李。乞墦登壠。孟子罵世。貫川吹毛。莊子更難相與。爲其曰談無是非。而毒更甚也。嗟乎生才具眼如此。無一知己。怪不得他。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鬱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忘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一作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音羅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眞人能之。訊一作訊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一作愼音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音早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音猝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杖云。大聖至誠待天下。未必盡以此觀人。然亦足以觀人。人自以爲有所得者。毫毛乍起。恐耐不得。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于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眹。及其有眹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音庇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人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音秩音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音瑰達于知者。宵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方思善曰。言人者。窮之極也。三者。達之必也。形者。表暴於外。府者。蓄藏于中。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眹。達命者。與天遊。焦云。佛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

劉曰。閒言瀉語。冷譏隱刺。不知誰指。而右今常有此人。

林屋齋曰。以我之能。訕人之不能。此吡人之心。不可與道大基。云。切不可道我會他不會。劉曰。正是怕他會。

君言悟道而閉口。默道而騙過一生。非決道耶。而可笑不若你之是一說也。人不識好。仕莫上

君子慎刑。故免內外之刑。聖人知縱。故離內外之刑。至人自脫而已。

山川險路去遠。來時艱深情一。陣風幸是春秋冬夏。任意擇兩手讓人猜也是。朋踪秋光暗藏春色。

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疑否。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治音）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音）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緯蕭。織秫也。酈聘重）

愚曰。其子得千金之珠。其父取石來鍛之。生平寶惜一時放下。寒天寒地。重心墮粉。正如此時。子順父乎。將返鄉乎。十乘驕稚。莊子者。固然可笑。莊子捏此容。花驕稚萬世。亦是驕萬世之睡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治音）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音）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緯蕭。織秫也。酈聘重）

出此以較得車而明其不爲利縛動耳。下段言遷死生。不作人間死後之瞻面也。問答之詞。支離取譬。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音資）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惟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杖云莊子未死。先將世人活茶毗之。亦敲枷打鎖。解脫門也。佛法未來。而莊子自作此茶毗語。亦奇。

長纓曳尾。不過樂生而已。獨踐聞生而瞋。變與此同耶。別耶。詹同文曰。前有一脊。酒後有三尺。墳。鳥喙蠐螬。亦是送孟小菜。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一作驗）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音）。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以方術道術連提。雖屬同門風世冤。到底入門須辨主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是兩堂下喊賢主懸然。愚者曰。殺。遷殺亦遷。仔細簡點將來。漆園寫賊。稍免何以故。賊爲特地招牌。各鋪真方貨假。憨憨者曰。且道裂得破。裂不破。杖曰。志于道。據于德。依於仁。游於藝。亦可與此同參。一笔曰。清任和時。亦是臨濟四喝。憨者曰。影現目光。肥正視難開眼。

迂菴曰。象勾安業。即是游心節用之薪火。指讀唯諾。即享柔齊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憨曰莊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洛書矣。故曰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管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聖之時。集大成而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也。此篇議論正與相同。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如不稱孔子。又誰能當此稱乎。

潛帥曰其數一二三四。不言五者。五在其中。從此千之萬之。故曰其數散于天下。鄒子曰。四常不壞。而一常不可見。蓋從小衍悟入。孔子只提中五。豈非以本數末度爲端幾。而即費知隱者乎。莊子亦曰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張

子默天秩天序焉。六合七尺。現在不欺。何不參此大體。

憨曰莊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洛書矣。故曰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管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憨曰莊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洛書矣。故曰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管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杖曰外道之不善舉嶽山者。以巍巍充假。爲苦行。不如此不能成佛。又爲知佛之所以爲識。雖然如此。人不識好。若非遠路胜徼回。語知脫業如甘蹄。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胼無胈。胈拔音跋雜音咂。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跂作屐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屈。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譚曰。世上溫飽而日太可厭生。故急稱之爲才士。只是心切天下。故曰其於王也遠矣。信知莊子非忘世不仁之流。

杖云。今日之宗教亦大類此。若不得提宗者出。則佛亦雖能獨任。奈天下何者也。不得全提正宗者出。則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此卽各物論相

出。則今日之販拂鬬險者。曾如別墨否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鈃音刑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音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去老少。而斷斷曰不知道。後世執總窓別。以告子販雄者。大輯在此矣。若知儻饰作總。亦可通鬼谷門。

捌峯曰。執三際俱斷者。非椎拍輗斷乎。不存知解。非不師智慮乎。超出兩頭。非舍是與非乎。罪過如須彌山。果能未嘗有罪耶。實是死人之理。無知之物。猶可笑而置之。若假哉斷知解以爲捨聖之刀。而哀

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窾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于觚。所言之韙。不免于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譏與諸同。諜言滑也。隧。磨幽也。窾。所動之聲。觚。斷。猶刳斷也。

藏一曰。當時嘗引楊墨而此敓諸子。不及楊。此固楊之流也。莊子其有所諱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非莊子之冥合乎。莊子以向上一着。神而藏之。形容相反而實相成。其說往往流於養生。以世人惟

愛生。故以此楔誘出名利之楔。亦猶佛知人之畏死。而終日爲生死之說也。聖人則因二以濟民行而已矣。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嚮。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于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高皇曰。古今以老子爲虛無。謬哉。老子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與萬物爲友。是執隨者乎。時人不識。爲好仙佛者假之。

弱侯引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寔。證老子之非沉空守寂。然只是愛討便宜耳。張

自問此心。究竟無疑乎。疑則別參。莊子到此。亦自不能答。只得芒乎昧乎而已。

元長曰。老莊討便宜。然先卻甘心吃虧辈人曰。不壞正法。任汝便宜。達士曰。得便宜處失便宜。杖云此處獨標博大眞人。而後自述其神化莫測。正以敍諸家。而竟弄其三不收八不就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平聲）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厄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方晲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司馬太傅問謝惠連。莊子五車。何無一言人多。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耳。舟車言是玄人不知耳。劉須溪云。惠施學問博贍。而莊子所謂天下新建。濵濵下天。新建所謂錦未鴈時。農天林地。錦氈鴈詩。芸芸天實地。非類類乎。要人本自一團。而肥遯之稱。皮言是。退之稱皮言。譎觚。舟師。駕牛鬼蛇神。不是爲其虛荒誕幻也。且以極子休之格。

太史曰。沈洋自恣。以適己。陸曰。何何是實。非過爲夸誕者。何以見得萬林曰。說破不可。非語。自非欺人到底。同矣。王觀曰。不辯子此。必辯子彼。熟處難忘。有道有子不免也。層樓檢風別錄本。蚺。種川披檢。猶著抱朴。豈非是。白彰年。是逢十開居之第樂歲。但曰暖風過檢。不曾指元字脚。反是濫語。寬皮。不關痛癢。

莊子疑惠施爲草竊而已。爲後繪巧矣。戰谷刀吐火時。遊戲總是虛幻。眩人。劉易曰。調施之調名實。不過小大長短虛實顛倒而已。其實易之反對錯綜。和之旋轉。出然推證。公因者能用之。程子所謂天上非堆。垛。畢竟是一團。而肥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窮于德。強于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也其於物也何庸。去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公孫龍談臧三耳。通爲一耳。丁子。蝦蟆。蝦蟆有一耳。丁子。蝦蟆。初生有尾。長則尾化。而後有耳。升菴曰。蝦蟆。大者長數尺。短者數寸。互換而顯其以小道。而是也。言三耳甚難。而是非也。若從其易而是者。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公孫龍談臧三耳。屈孔子高子高曰。言兩耳甚易。乎。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子高理勝于辭。韓嬰曰。辯有三至五勝。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故辯可觀也。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

不能近全也。道至于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教者。各是其是也。道德仁義。裂于楊墨。無爲清靜。墜于田彭。莊子欲復仲尼之道而非其時。遂高言以矯卑。復朴以絕華。沉濁不可莊語。故荒唐而曼衍。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眞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一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何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于言外可也。

焦云惠施與公孫龍語絕相類。范無隱云。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然莊生所述一曲皆道也。曾端甫曰。百家言皆成理。雖至中韓刻薄。鼓吻詆然。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然奇可在道。不可在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兼存而互抑其奇。不可獨行于世。獨行則亦箭與豕客共敗。互抑則雞毒與青芝同功。易曰。險之時用大矣哉。于睽也亦云。險與睽宜。無用而孰知其用之大也。潛帥曰。莊子首言怪中言畸人。末言倚人。畸倚皆奇也。佛曰。奇哉。以毒攻毒。惠施造惑以解惑。而大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暱庸。好勝而護短。是眞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幾。協藝樂業。足以竭其智力。彼究安能欺耶。莫奇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法住法位。止有一事。相即是性。豈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神化也。然惠子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盡述其奇。而提敗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子這一段。以神其一生之妙密也。誰謂天下此篇不藏天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箭上加尖。形容惠子平應篇曰。公孫龍惠施。非芥山毛海之昉歟。曰破象家取以祛苟庸之陋。解膠柱之拘。而後雙破以歸平定耳。偏才者巧以駭人。而製循者卒無以辯。亦不當也。苟欲會通一貫。深徵幾先。蛇糾鬼攫。不受疑惑。寧可不一過此關乎。方圓鑑曰。觀山河如手一葉。碩果之仁。天地也。小中本大。大中本小。矣。非惟片紙圖萬國。六合吹脣。而後徵也。書夜通古今。元會猶呼吸。長中本短。短中本長矣。非惟千秋在一字。黃粱畢一生。而後徵也。空廓隱隱。無非象數森羅。萬睹萬聞。原自無聲無臭。虛中本實

1899201
B951
4

實中本虛矣。非惟椰心內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
徹也。易爲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反對環中。方圓費
隱。莫破莫載。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曰前之習
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
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寔矣。然執之
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
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即大定
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即差等爲平等。豈
必夷岳填壑。抹撥寒暑哉。內外也。頓漸也。生死也
予奪也。猶亦是也。貞夫一者知貫則用中矣。兩忘

龍。皆川倒換機鋒。禪語襲之。愚謂不然。禪家止欲
寒斷人識想。公案龍翻名寔。以破人。惠施不執此
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
核物。究理。毫不可鑿空者也。豈畏數逃玄。竊冒總
者所能答乎。又豈循牆守當局思尺者所能道乎。
惠子相梁。事不槩見。其不屑儀衍一輩明甚。雪緩
葬期。亦忠諷之一斑也。梁既休牟。惠亦善終。彼處
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深
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主之壇。以五車藏身。卓眼

則至公矣。自盡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時
位其位。猶官肢持行之。不容迴避。不容造作也。歷
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派于統。
統派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
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
可能也。
揭暄曰。五老峯擬惠子與莊子書。五車吐氣矣。藥
地曰。正爲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藁焉。世
謂惠莊與宋儒必氷炭也。講學開口。動稱萬物一
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噓室曰。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昧。若不得惠
施麻物艷段。則大曲無淺遍囉哨。又何貴以本律
煞尾乎。噓噓。或嫌雪黑。或嫌漆白。大同異。小同異。
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雜碎。是爲變裂耶。可笑托孤
雙選。弄作岐頭一脚。情知兩邊不妨鬬劣。支
離雖然焚鈔。舞更郎當。帖終出冢。筆且歸魂。南渡
樂部有皐行孤。逆行孤。睡孤。正役。爲窮子拾父。所以
建鼓求亡。乃今柒性寄煞。纏聲了。此。獨絃哀歌之
曲筆。夢漆吏曰。前言戲之耳。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藏外道书（2）
作者=李一氓
页数=852
SS号=10482272
出版日期=